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二四七冊目次

行水金鑑一百七十五卷首一卷（一）（清）傅澤洪撰　清雍正三年刻本　〇〇一

行水金鑑一百七十五卷首一卷（一）

（清）傅澤洪撰

清雍正三年刻本

史247-001

行水金鑑一百七十五卷通行本

國朝傅澤洪撰澤洪字穉君鑲紅旗漢軍官至分巡淮揚道按察司副使是書成於雍正乙巳全祖望作鄭元慶墓誌以爲出元慶之手疑其客遊澤洪之幕或預編摹然別無顯證未之詳也敘水道者禹貢以下司馬遷作河渠書班固作溝洫志皆全史之一篇其自爲一書者則剏始於水經然標舉源流疏證支派而已未及於疏濬隄防之事也單鍔沙克什王喜所撰始詳言治水之法有明以後著作漸繁亦大抵偏舉一隅專言一水其綜括古今臚陳利病統前代以至

國朝四瀆分合運道沿革之故彙輯以成一編者則莫若是書之最詳卷首冠以諸圖次河水六十卷次淮水十卷次漢水江水十卷次濟水五卷次運河水七十卷次兩河總說八卷次官司夫役漕運漕規凡十二卷其例皆摘錄諸書原文而以時代類次俾各條互相證明首尾貫穿其有原文所未備者亦間以己意考核附注其下上下數千年間地形之變遷人事之得失絲牽繩貫始末犂然至

我

國家敷土翕河百川受職仰蒙

聖祖仁皇帝翠華親莅指授機宜

睿算周詳永昭順軌實足垂法於萬年澤洪於康熙六十一年以前所奉

諭旨皆恭錄於編以昭

謨訓尤爲疏瀹之指南談水道者觀此一編宏綱巨目亦見其大凡矣

四瀆古運河也沿江達淮亂河浮濟禹貢具載之矣
而今之運河則自元明始然元創之而不用明用之
以轉運荊揚徐兖豫諸州數十百萬之糧貢於京師
迄於今三百餘年守之如故不猶之乎古之江淮河
濟哉然是運河也亦未始不以四瀆之通塞為利害
蓋江出岷山淮出桐柏河出崑崙墟濟出王屋若不
辨析其源流而治之得其法安能蕩滌垢濁通山川
赴卑注海帖然無事哉然則四瀆治運河亦治相因
之勢也夫治之亦甚難矣黃水湍悍為中州病淮水
停蓄為高堰危黃强淮弱為清口梗山左泉源涸水
匱竭濟汶諸水俱不足以濟運而運河淺阻治之誠

難惟江漢朝宗猶存禹迹矣夫禹之治水疏瀹決排
以去民之患而今也無日不以壘堤為事亦無日不
以堤決為虞迨一旦有事耗官家百萬金錢若塡巨
海而治之仍不得其法今日決於此明日復決於彼
且今年決明年又決勞民傷財無已時何哉堤日高
河身日因之以俱高疏瀹決排之不講也僕本固陋
謬為水官寒暑風雨於泥淖畚鍤間者二十餘年
但因人成事無所建立深自愧悔用是積數年心力
目睽手披漁經獵史遠稽勝國之實錄近述
世祖
聖祖兩朝之
旨衆說附之管窺纂緝成書凡四瀆運河興廢
之由及疏築塞防一切事宜之得失緩急犂然悉備
匪曰學前人之故步即能萬無一失也夫運道有迹
之可尋而通變則本乎時勢黃淮當因地制宜而修
防則不離夫古法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吾願司水政
者三復斯編雍正三年冬十月朔閩山傅澤洪題於
淮揚官署之鑄錯草堂

行水金鑑略例

江淮河濟為四瀆見風俗通瀆者獨也各獨出其所而入海
見釋名自漢王莽末濟水入河元時河水入淮則三瀆并
為一瀆以入海矣而江則依然如故也爰自禹貢以
及史書遐稽近考四瀆分合之故瞭如指掌
江入海在揚州淮在徐州河在兖州濟在青州今江
淮之入海也尚與禹貢同而黃河既亂濟又奪淮並
在徐州入海矣漢水以入江而入海故不得以瀆名
而河濟猶稱為瀆若與字義不合
中國川原以百數莫著於四瀆而河為宗見前漢書河曰河
宗四瀆之所宗也見穆天子傳故先紀河河奪淮同入於海
河强而淮弱故淮次之濟入河與河相亂不若淮之
顯然流見也故濟在江後江固為江漢亦為江也江
漢體勢均敵二水合流所以如此其大不以漢附江
而泯其入海之實故於漢於江並言入海而同為瀆
也見尚書纂言江為南條水之宗河為北條水之宗語云日
月經天江河行地其殆並行而不相悖者乎故不得
以次言之若今之運河後之人矯揉造作而為之非
若四瀆之發源注海也故以此終焉
漕運自古有之禹貢於各州下皆有達河之路達於
河即達於京師也漢漕仰於山東唐漕仰於江淮皆
有運道宋都汴梁轉運便易元都北平始終海運至

元中開會通河歲運不過數十萬石迨明永樂後東
南漕運至京至於今不廢是錄所述運河昉於禹貢
迄於
皇朝其於古也不嫌其略於今也務得其詳
黃運兩河自康熙二十三年以前敝敗已極是年冬
聖祖南巡親臨河工指授方略首疏海口以導黃注海
次關清口閉六壩築高堰以障淮敵黃改新舊中河
浚淮揚裏河開人字芒稻涇澗等河　國計民生均
得利賴諸凡河湖隄岸閘壩應修應築
廟謨周詳盡善盡美兩河底績永慶安瀾誠足上邁神
禹下垂萬禩者矣謹自隨山刊木之年迄於康熙六
十年四月十七日
上諭而止始之以禹貢終之以
聖訓上下千古並傳不朽矣
禹貢一篇蓋言禹之治水其本末先後之序無不詳
備故古今言治水者必以神禹為宗導水九條皆治
瀆也茲不錄其始終四水而獨錄江淮河濟者以濟
運故耳
水經所載之水必表著其出某郡過某縣遇某山某
水注之某水出焉會某水過某方與某水合入於某
處有源有委脈絡井然間有疏闕酈道元又從而補
注之班氏地理志所不及也故昔人謂此書為禹貢

之忠臣班志之畏友洵不誣矣茲以水經亞於禹貢
酈注附焉自周秦以至漢魏參互考索庶覽者有所
依據云
史記河渠書漢書溝洫志以及兩漢魏晉六朝南北
史帝紀臣傳皆摘錄之新舊唐書五代史並不志河
渠然紀傳所有悉皆登載宋史備矣金元亦稱詳贍
河渠志之外如紀傳五行百官諸志攟拾靡遺諸凡
載籍中有關河務者亦悉登載
明自洪武開國至崇禎之末河事頗多今據實錄會
典明史稾以及直省通志府州縣志南河全考北河
續記通漕類編等書旁及傳記碑版稗官小說猶恐

未盡搜羅竊滋愧矣
禹貢導水皆入河海孟子言疏瀹決排注江注海又
曰禹掘地而注之海又曰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
也朱子言禹治水乃是自下而上了又自上而下又
曰禹治水先就土低處用工又曰禹只是先從低處
下手若下面之水盡殺則上面之水漸淺方可下手
我
聖祖治河先拆攔黃壩疏通海口然後從上面施功
上諭有云黃河底高灣多以至各處受險又云朕欲將
黃河各險工頂溜灣處開直使水直行刷沙若黃河
刷深一尺則各河水少一尺深一丈則各水淺一丈

如此刷去則水由地中行各壩亦可不用不但運河
無漫溢之虞而下河淹沒之患自可永除矣煌煌
天語直接列聖心傳大知獨斷功垂萬世治河者惟奉
之以為金鑑而已
勝國治河名臣若宋尚書陳平江其精神專注多在
運河若劉莊襄潘宮保萬少司馬兩河俱有成績莊
襄之論莫不切於水詳於治大略於河原其端焉於
淮達其委焉於治河察其趨焉於防河審其向焉於
諸泉稽其出焉於諸河理其入焉於諸湖權其蓄焉
於諸閘酌其積焉其歷久可行者尤善於六柳之法
焉潘宮保以為通漕於河則治河即以治漕會河於

漕則治淮即以治河合河淮而同入於海則治河淮
即以治海凡四任總河惟以築隄束水借水攻沙為
萬全第一義萬少司馬嘗言胸有全河而後可治河
如頭年下埽為次年之防一年積料為兩年之用以
舟牽舟以運濟運以少淺治多淺以下水束上水三
閘四隄五夫八埽十五治水之器諸法俱堪不朽迨
我
皇朝唯靳文襄張文端二公之行水也可謂不媿前人
矣文襄經理河工八疏言言碩畫文端甫下車首陳
三事切中肯綮
聖祖皆從之河乃大治然二公之功獨於中河最鉅張

清恪公在濟寧最有功於閘河其啟閉之法精密無
比劉莊襄有問水集潘宮保有河防一覽萬少司馬
有治水筌蹄文襄文端皆有治河書清恪有居濟一
得茲錄登載頗詳

河工告成之後二十餘年安瀾無事壬寅間覃懷黃
沁水不順軌屢築屢決迫我
皇上龍飛御極之歲河伯效靈功成彈指然猶廑
聖懷勤求善後特遣大臣總理一方開封沿河又設上
下兩丞分轄贊治一應工程俱動正項錢糧不勞民
力中州八郡之羣黎百姓無不感頌
皇仁諸凡事宜當摭拾檔案另為一集用貽近續云

貢賦出於農田江浙五府輸將何啻半天下其間太
湖吞納百川震澤在在汪洋受水之利亦未嘗不受
水之害若江漢鄱陽洞庭隄防應修應築急宜講求
此皆東南水利至於西北河渠溝洫廢弛已久史漢
所紀西門豹史起鄭國兒寬白公李冰之徒競言水
利者如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
而關中輔渠靈軹引諸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
定太山下引汶水蜀鑿離堆皆溉田無算何不尋求
其故蹟仿而行之俾轉運之繁苦不獨累在東南此
亦萬萬年之計也編集水利約若干卷容當續刻庶
為水政之完書

略例止

行水金鑑總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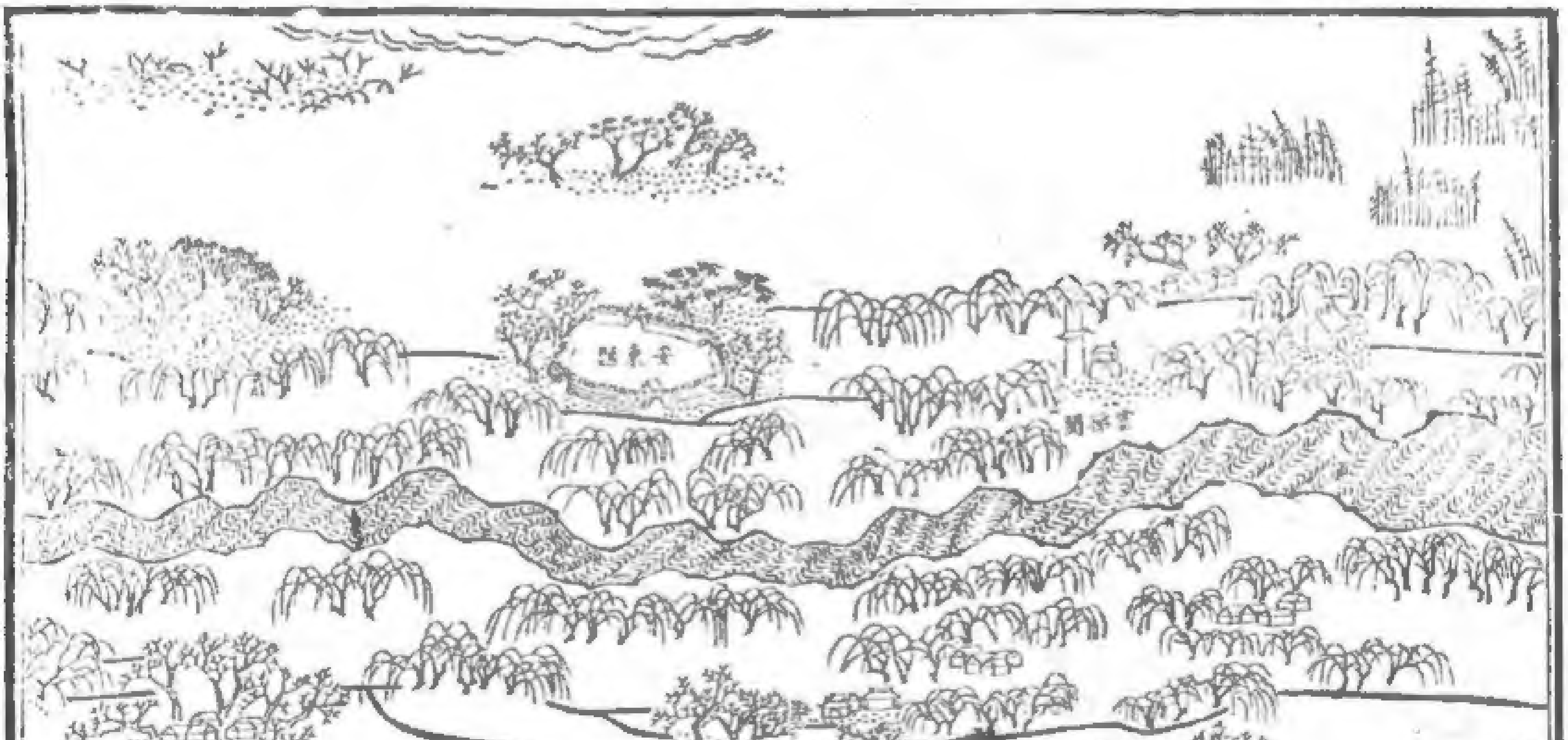
卷首
河水圖 併說附古今黃河通塞圖
淮水圖 併說附高家堰圖
漢江二水圖 併說附西漢水圖洞庭鄱陽二湖圖
濟水圖 併說附五水濟運圖
運河圖 併說附太湖圖清江浦圖衛河圖禹王臺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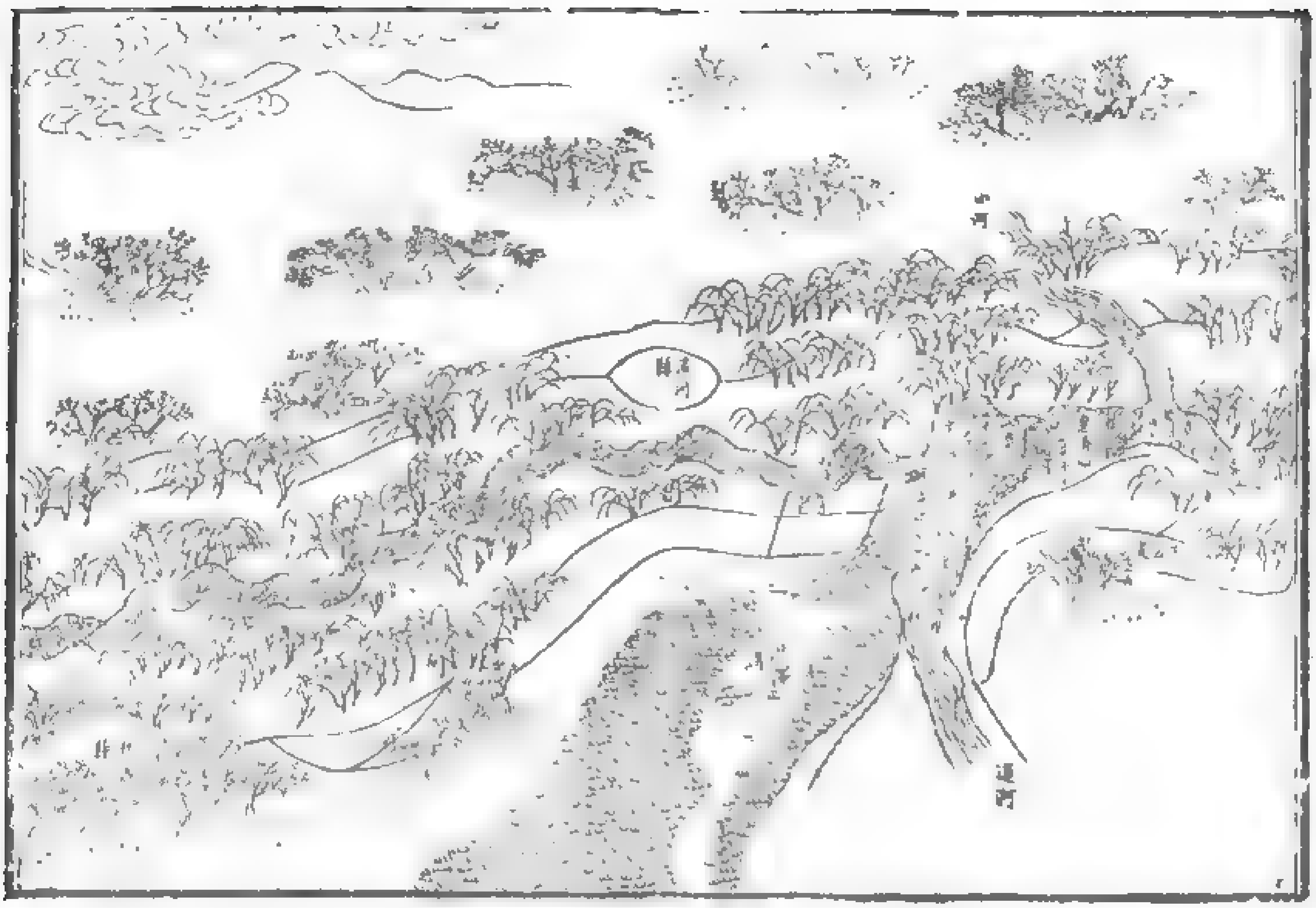
卷數
河水 第一卷至第六十卷
淮水 第六十一卷至第七十卷
漢水江水 第七十一卷至第八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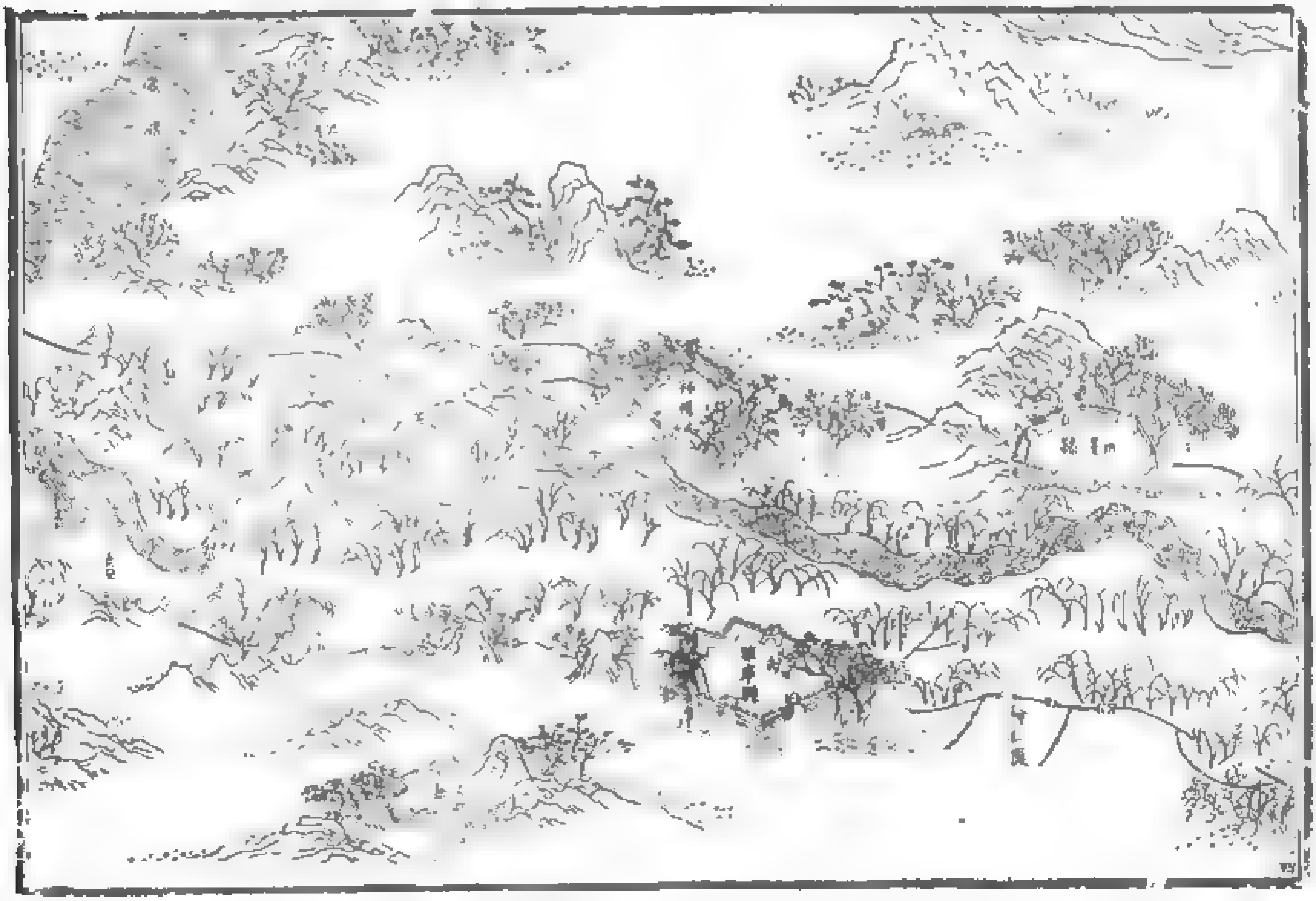
濟水 第八十一卷至第八十五卷
運河水 第八十六卷至第一百五十五卷
兩河總說 第一百五十六卷至第一百六十三卷
官司 第一百六十四卷至第一百六十九卷
夫役 第一百七十卷至第一百七十三卷
河道錢糧 隄河彙考 第一百七十四卷
閘壩涵洞彙考 漕規 漕運 第一百七十五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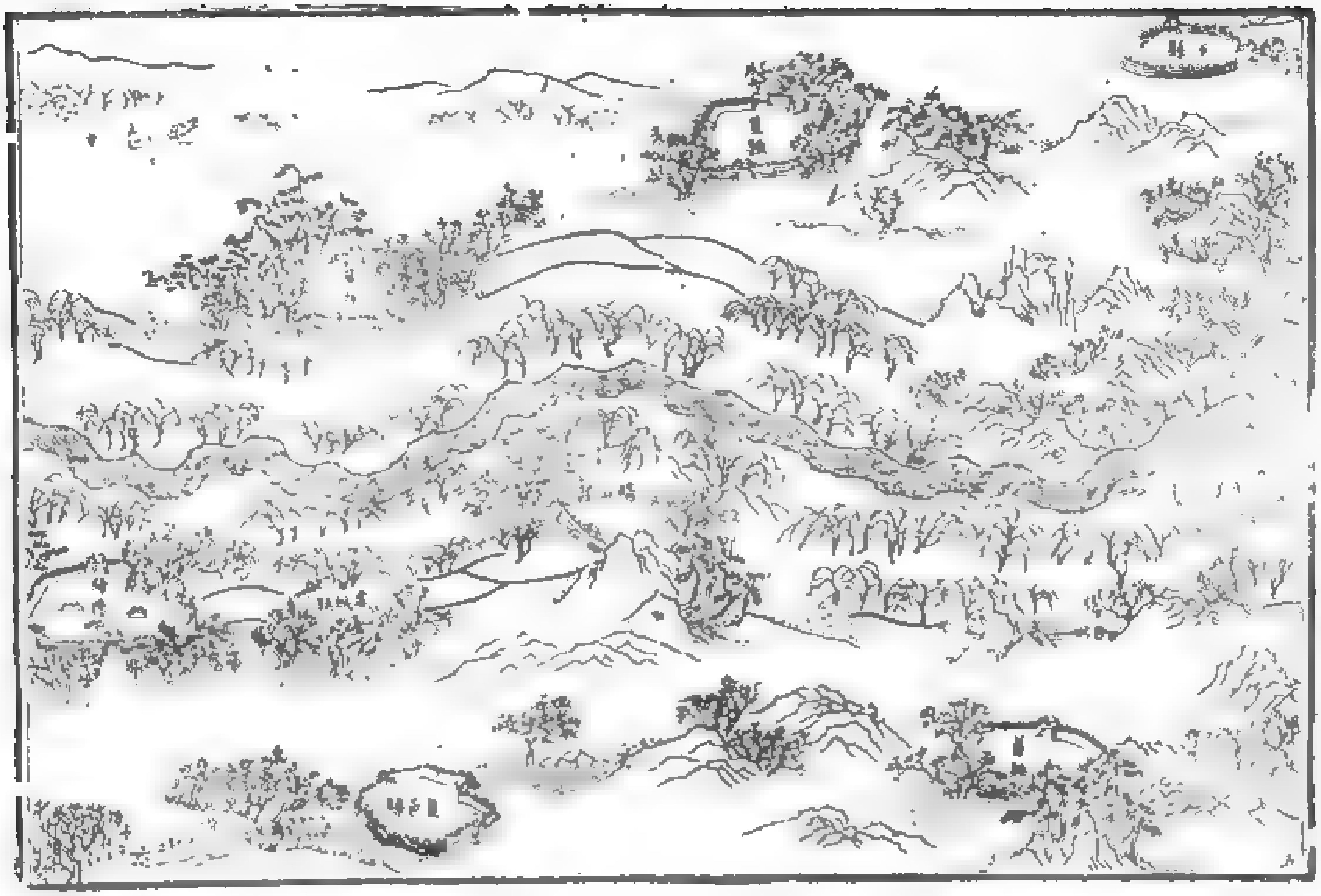
總目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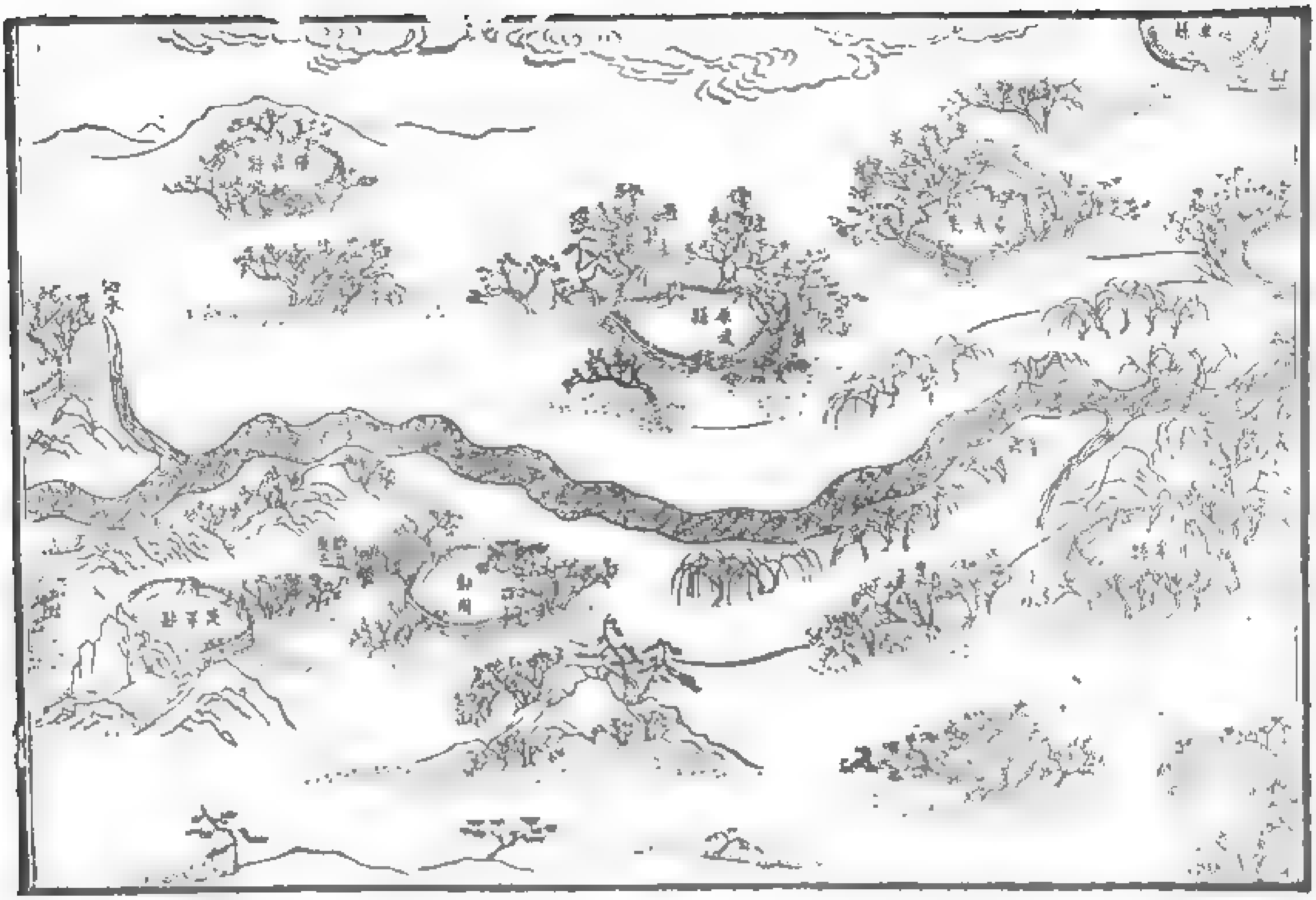
黃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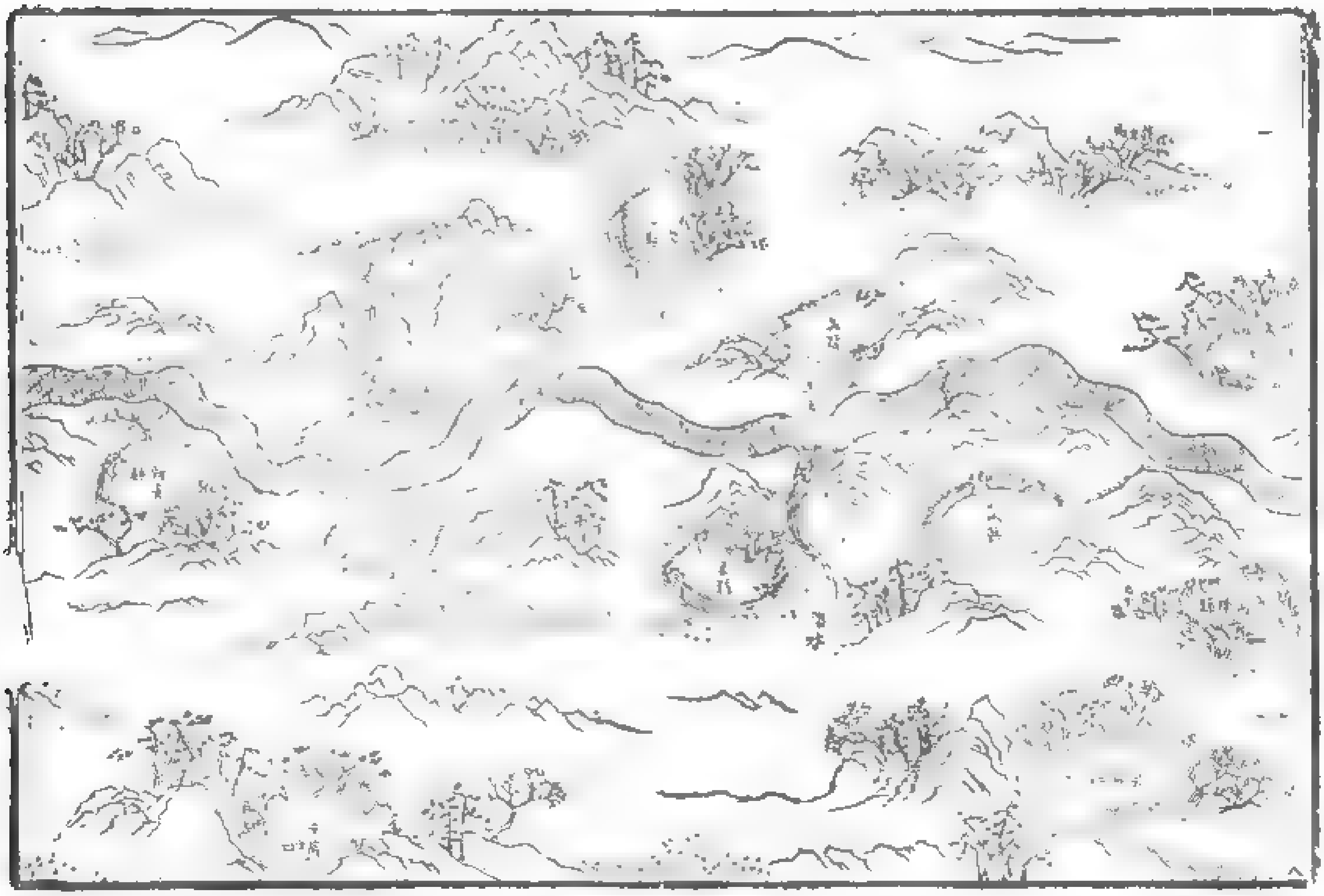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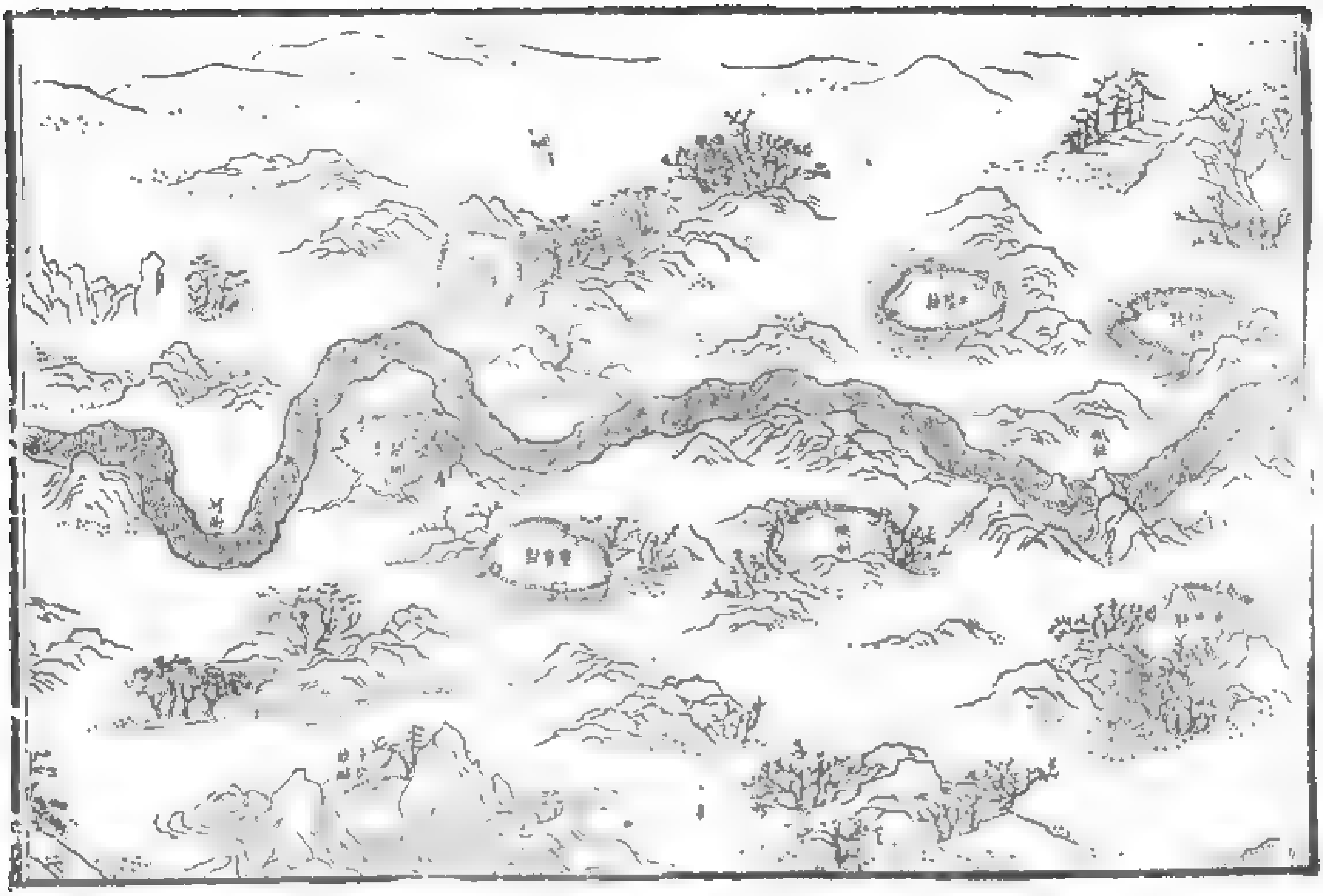

運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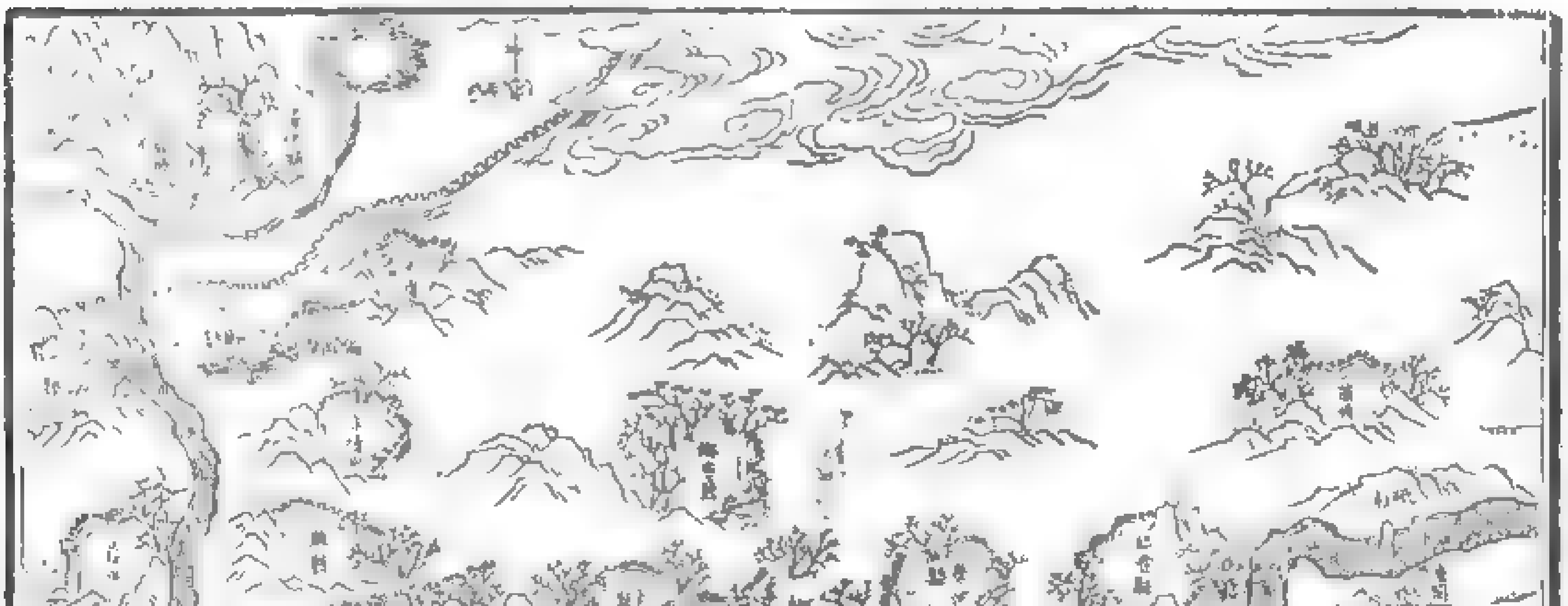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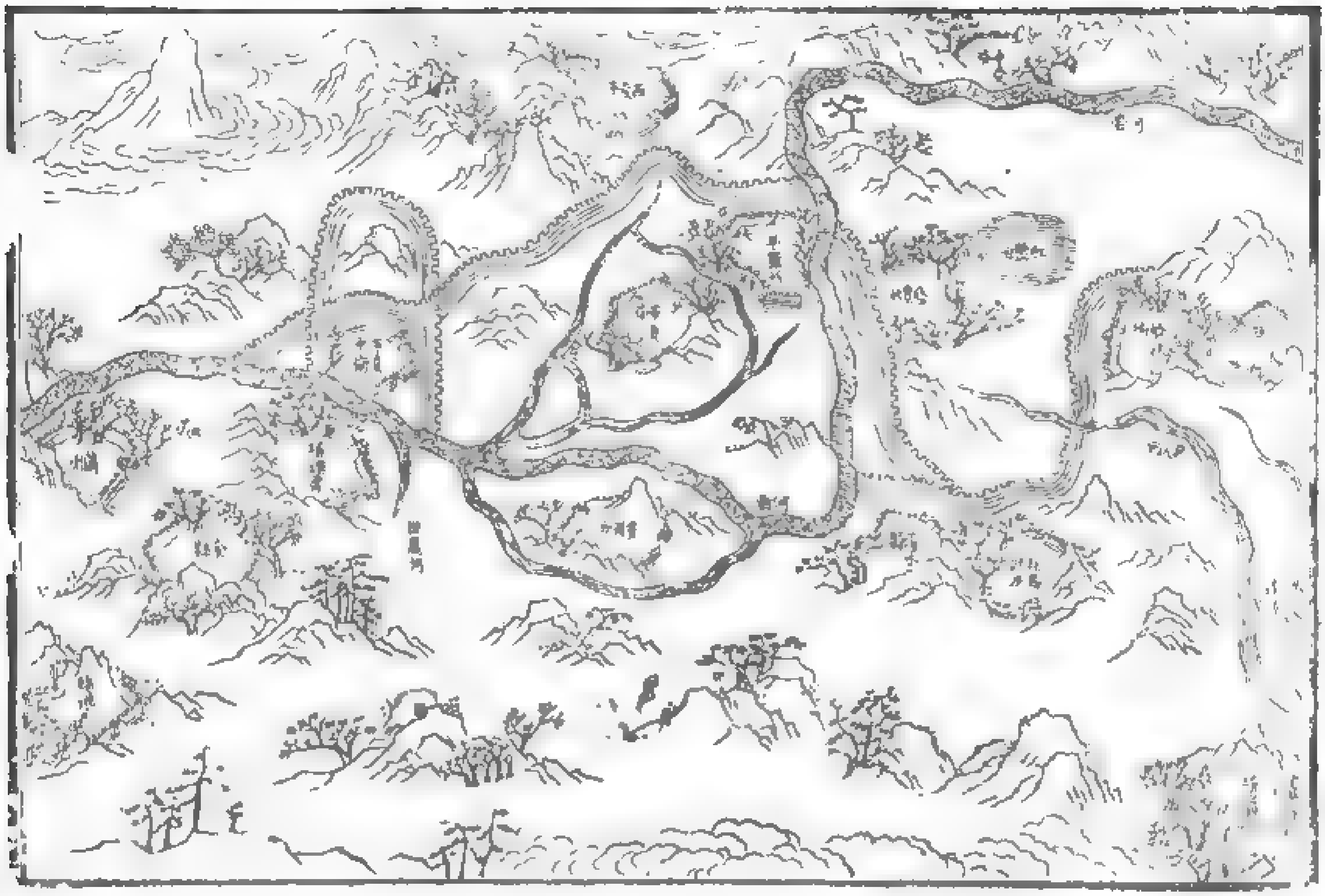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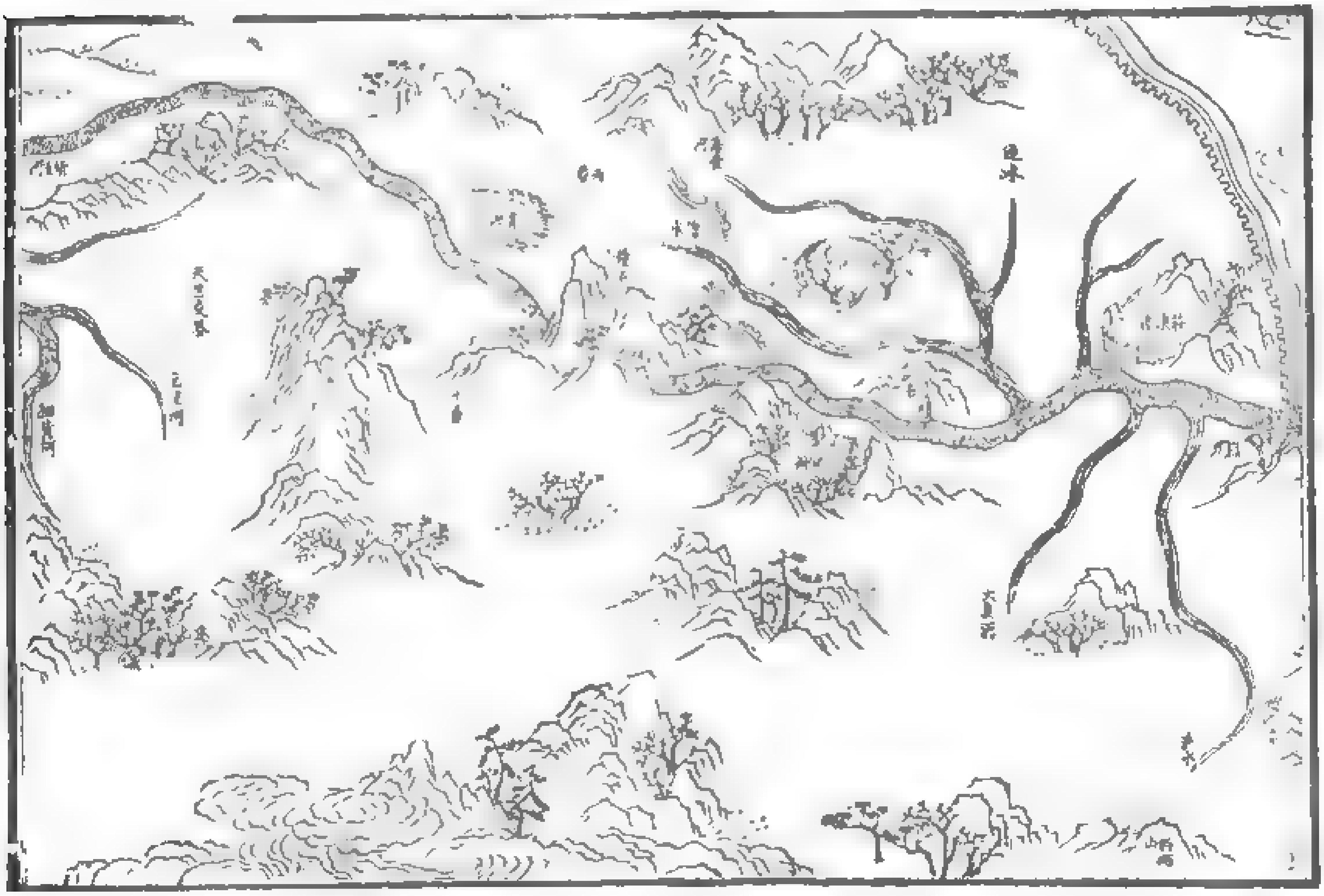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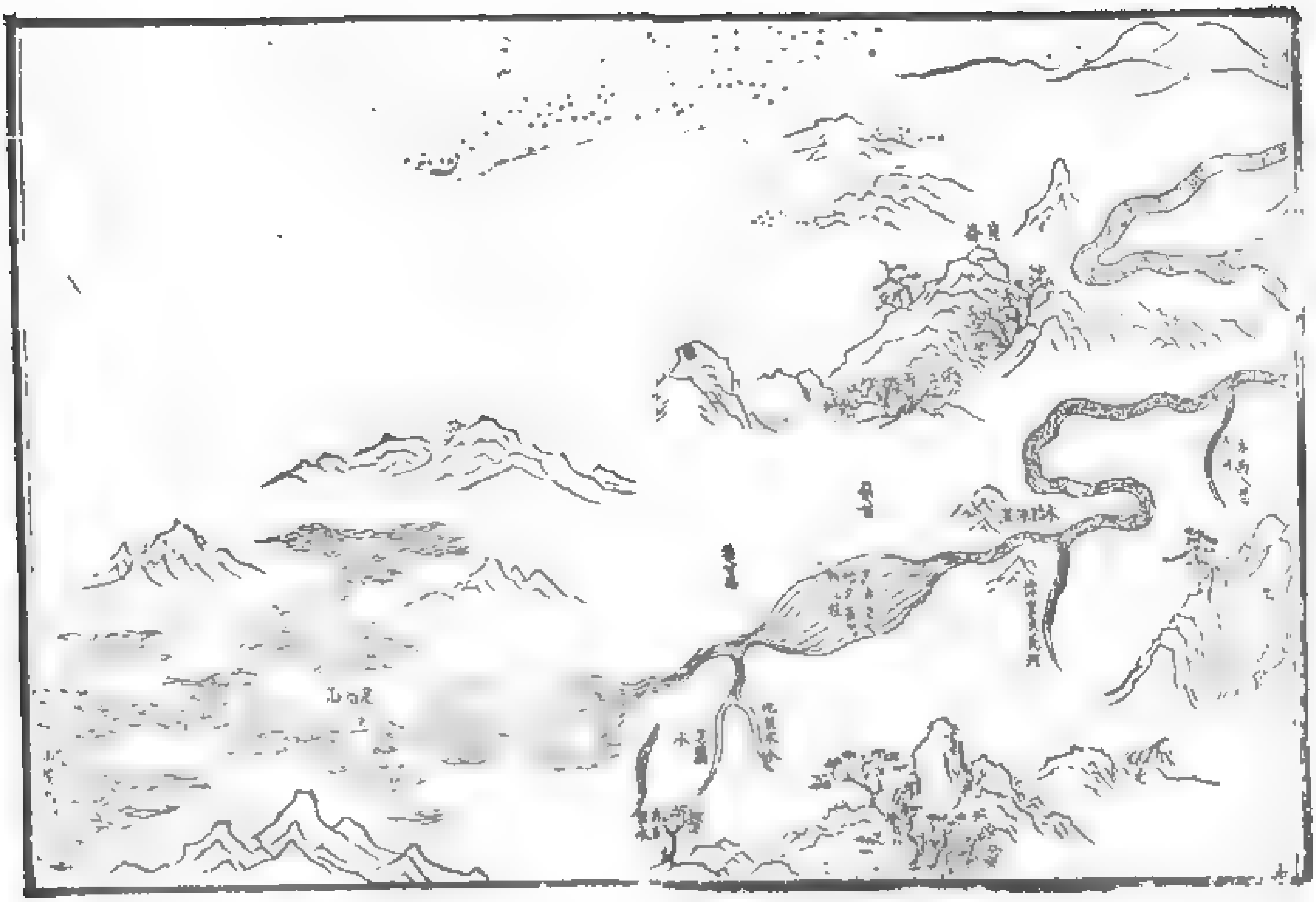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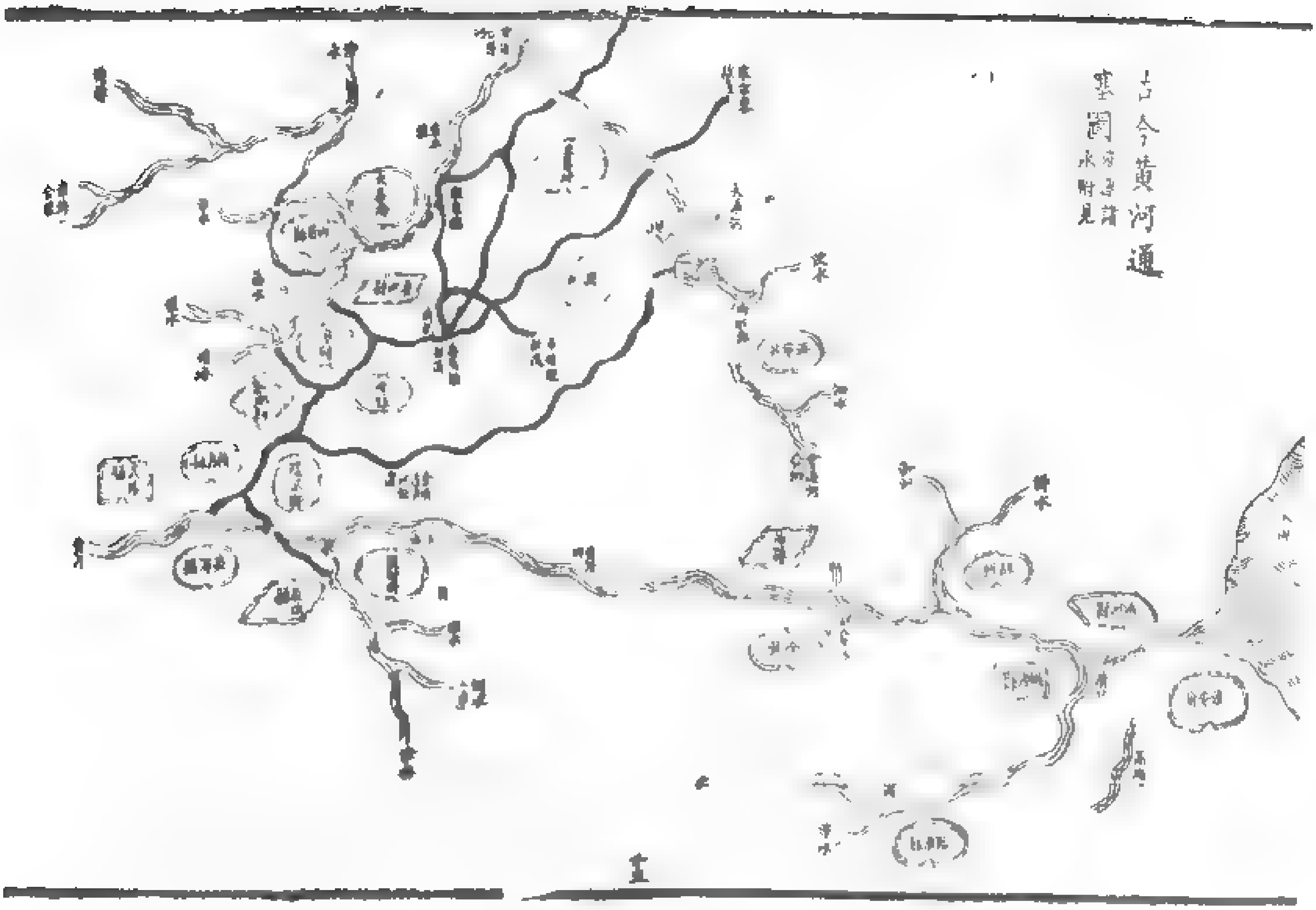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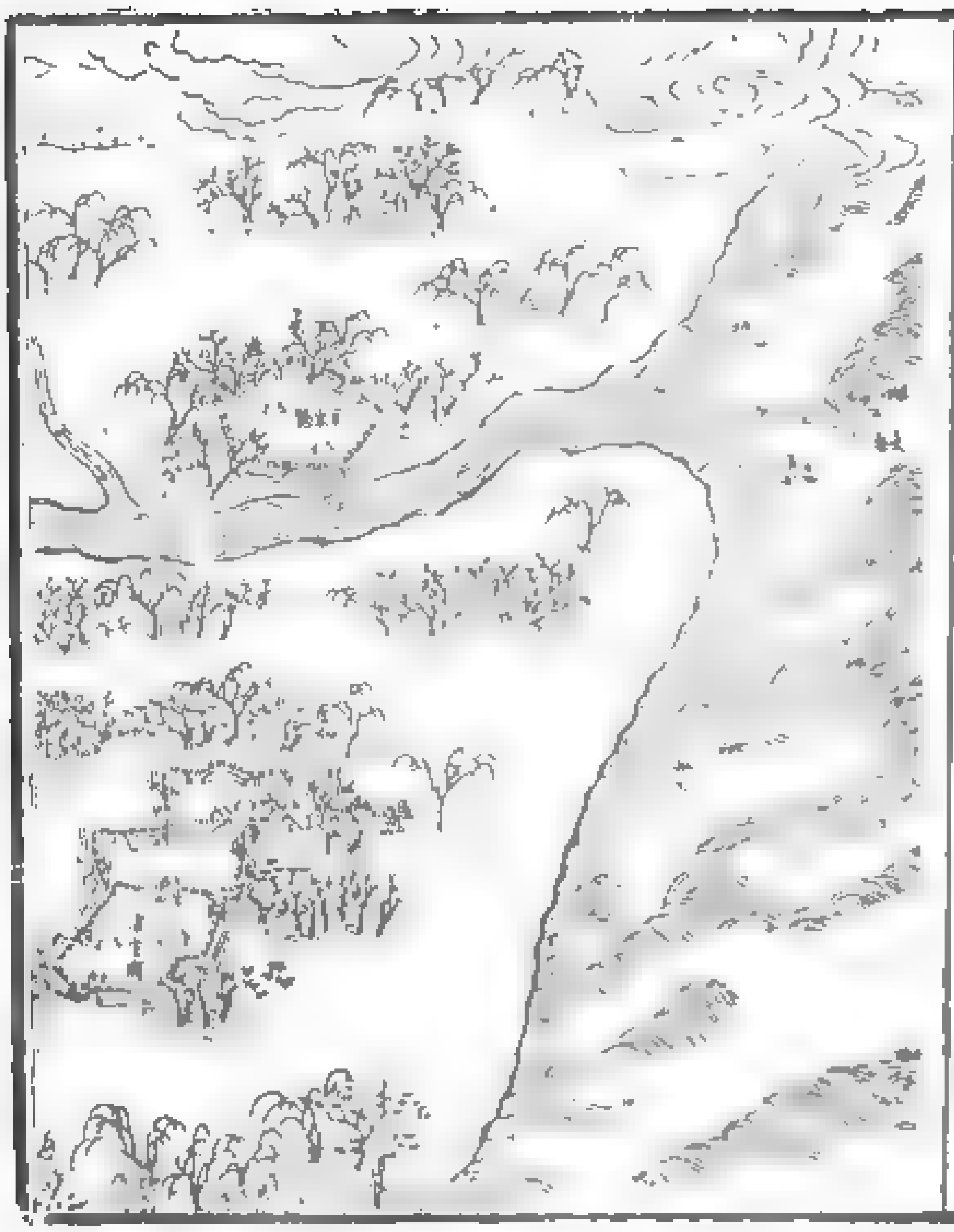


治黄河無他法逢灣取直
[illegible]以堤然疏濬亦不可少禹跡九河蓋疏其下流之
淤塞而已下流淤則上流必決故在宋則有疏濬黄
河司官明天順初令河道三年一挑濬嘉靖中奏准
凡臨河州縣各造上中下三等船并置鐵扒大鐵鏟
濬淤淺又奏准野雞岡孫繼口等處各置船器具於
河水未發之前督率挑濬載在史冊會典[illegible]間
創以堤束水以水攻沙之說而黄河遂不言疏濬矣
[illegible]皇帝上諭黄河自決處以下分沙壅河河水壅漲則
沿岸之危非此即彼朕知之最爲明切大哉
[illegible]如綸如綍司河者尤當加之意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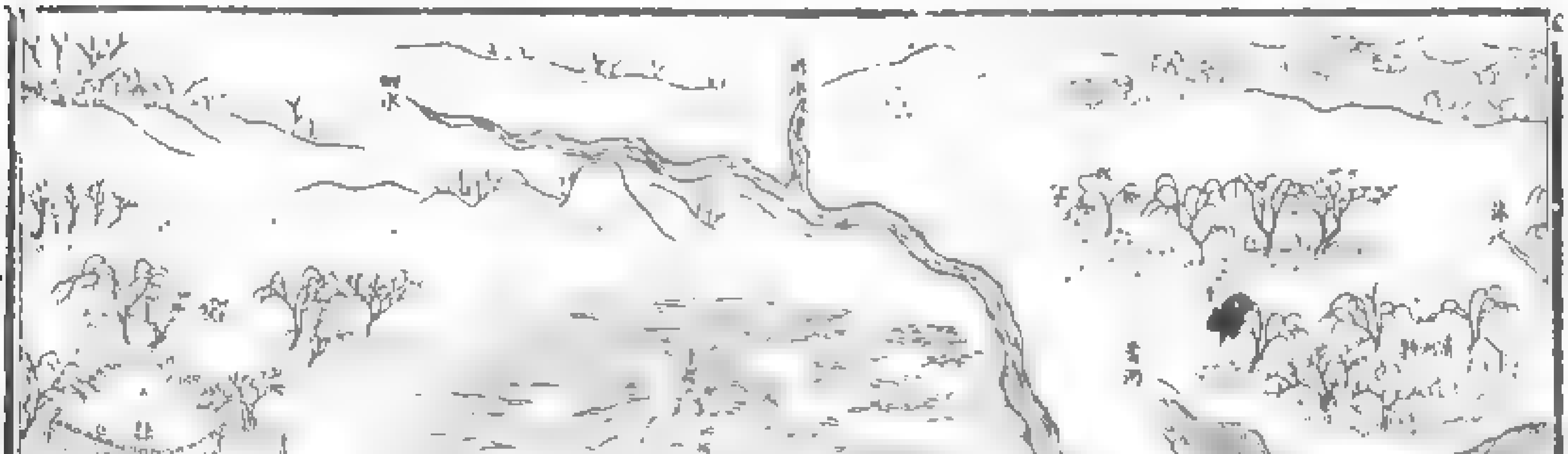


周定王五年禹河初徙王莽始建國三年河再徙千乘入海歷唐至宋景祐元年決橫隴慶曆八年復決商胡合永濟渠注乾寧軍入海是為北流嘉祐五年北流復決為二股河自魏之東至於棣州入海是為東流元符二年東流塞金明昌五年河決陽武東注梁山濼分兩派一由北清河入海一由南清河入淮而汲胙之流塞元至元中河徙陽武南盡入于淮新鄉之流塞泰定元年改從汴入泗至徐城東北合泗入淮即今通行之河也元時新北雖塞而山陽嘉所天順六年自武陟東徙原武而獲嘉之流塞弘治以前北流猶未塞也自築斷黃陵岡而北流遂永塞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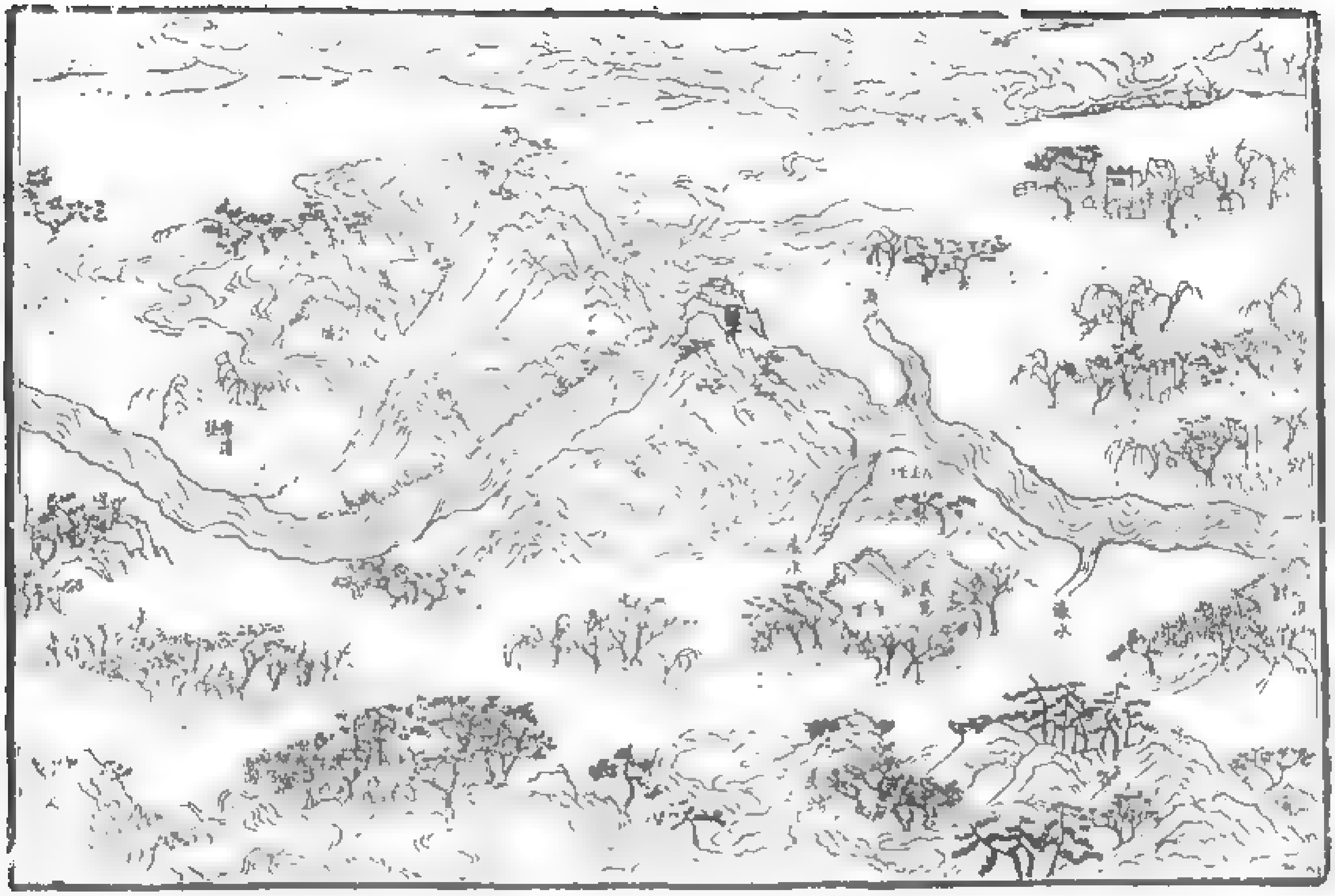
史247 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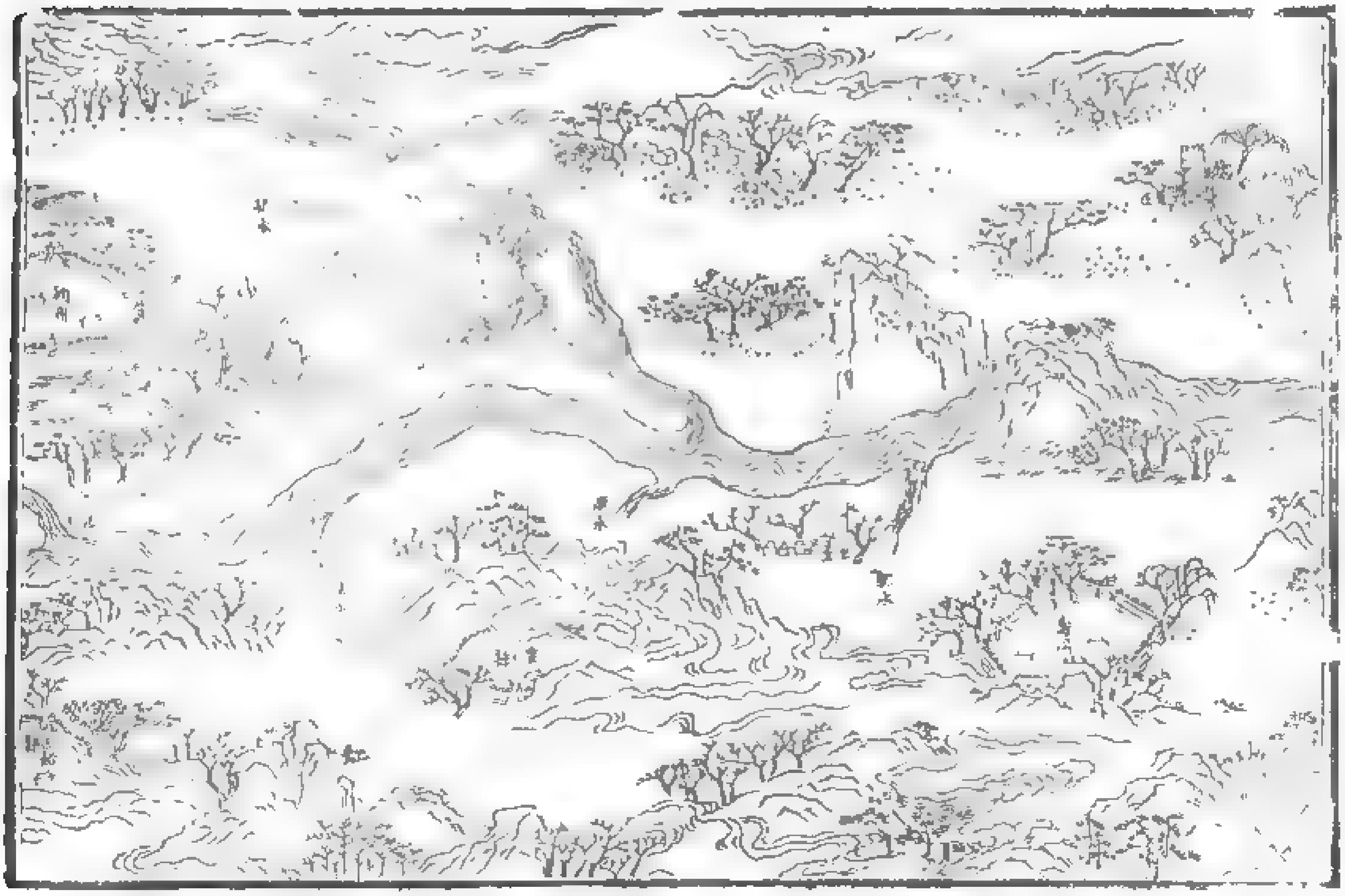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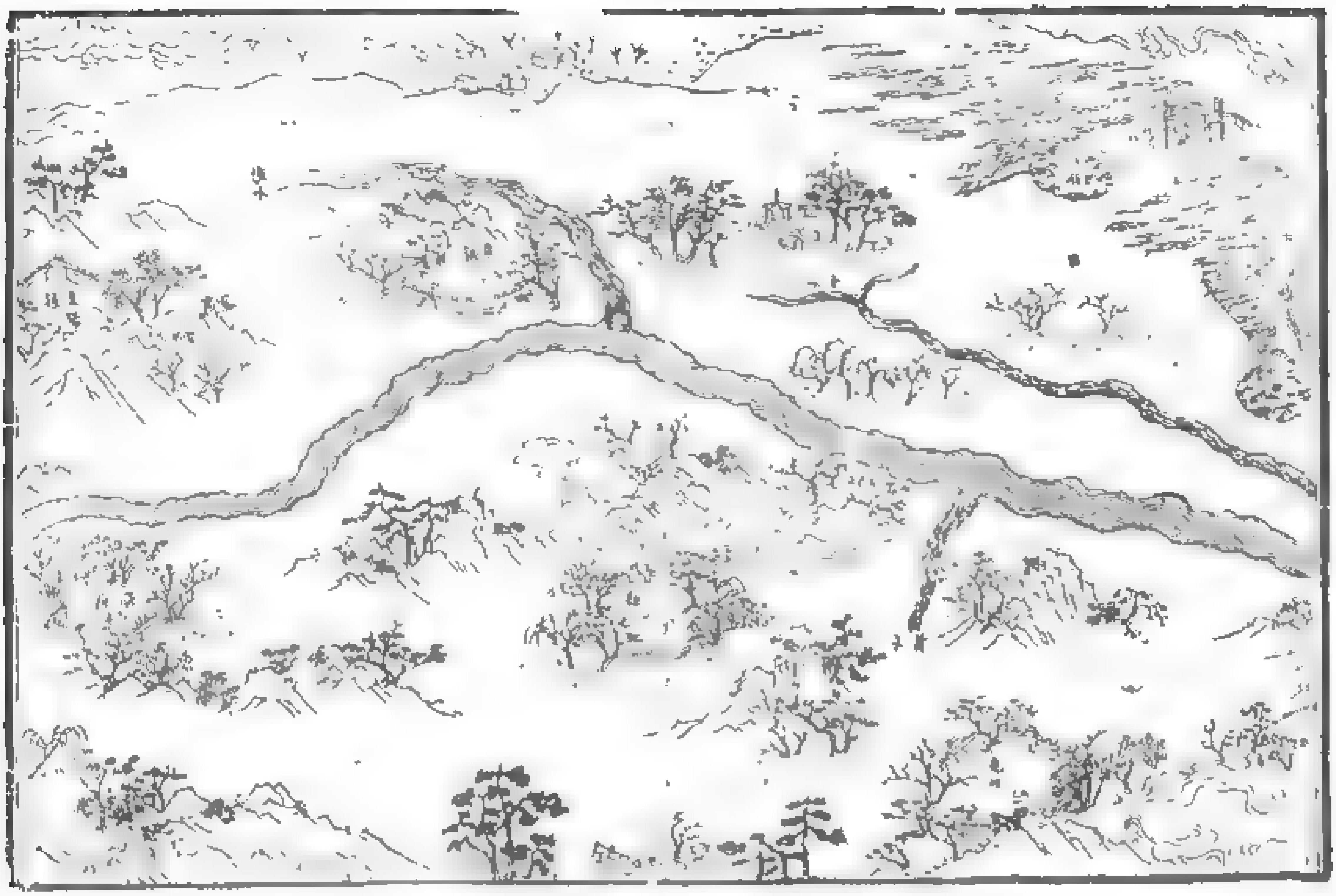
淮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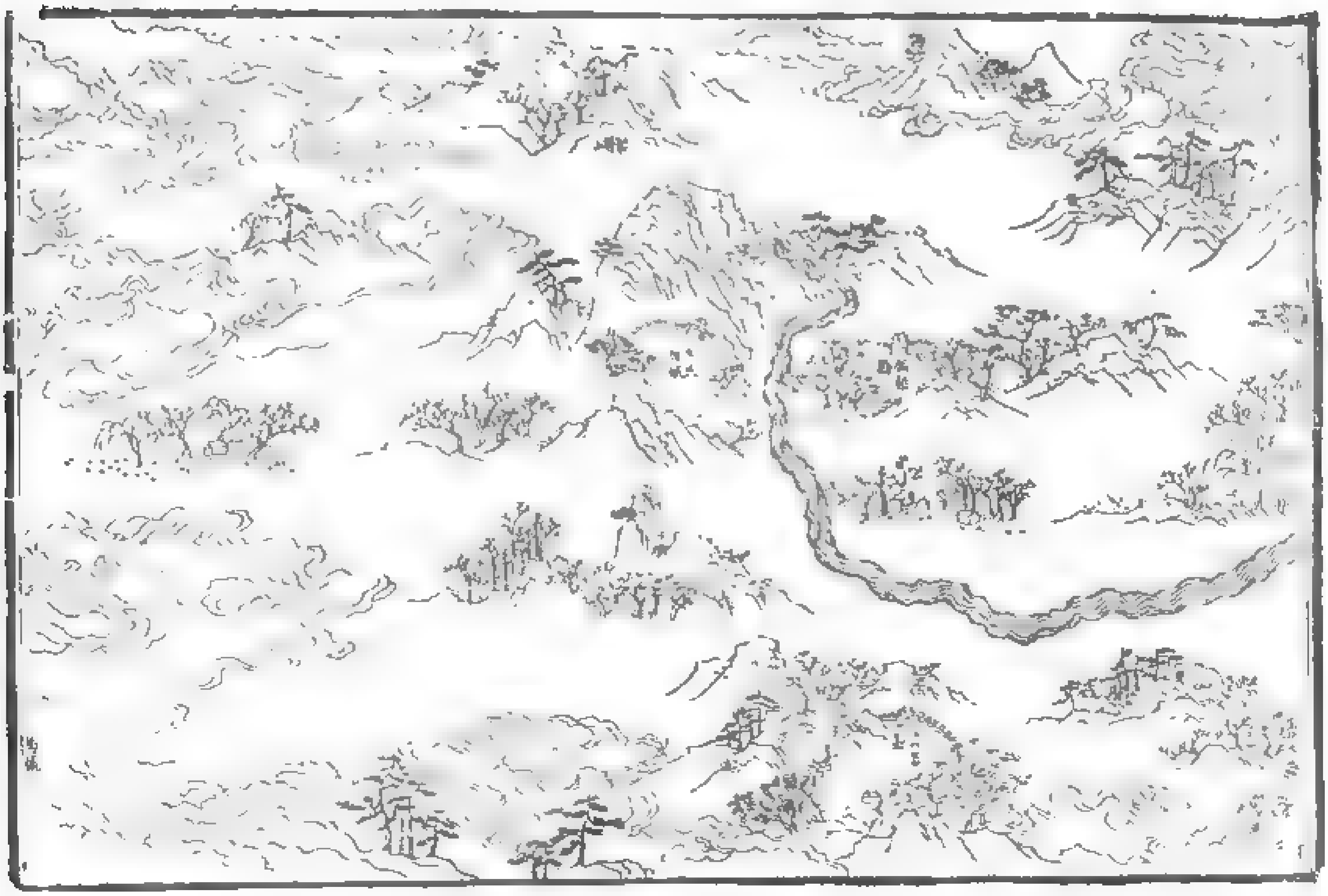


史217 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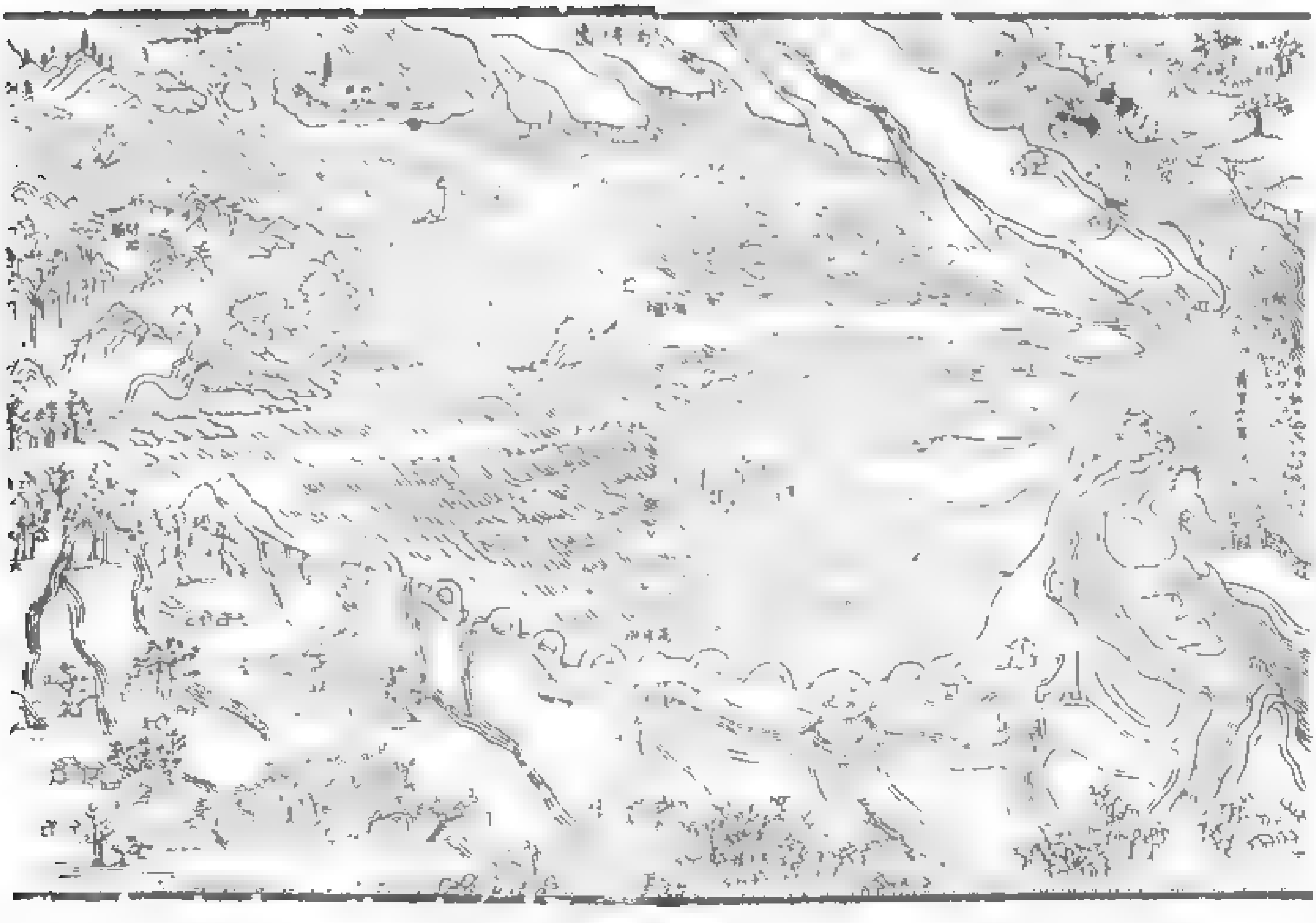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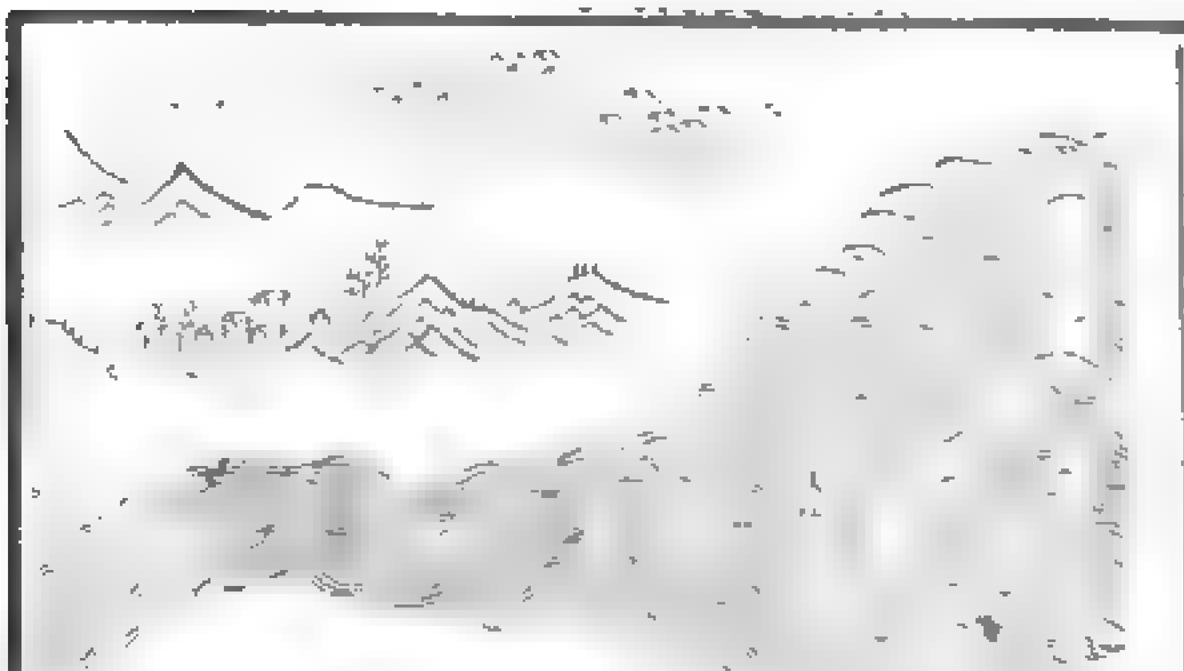




淮水會七十二道山河瀦於洪澤加築高堰以障之
又堅閉六壩導淮出清口以刷黃沙以濟運道誠當
今之至計也但高堰愈加愈高淮揚兩郡終有後慮
所以
先皇帝勤勤懇懇有保固高家堰第一要緊又有高家
堰堤作何保守堅固更有何修治善策之
上諭也司河者所當思患而豫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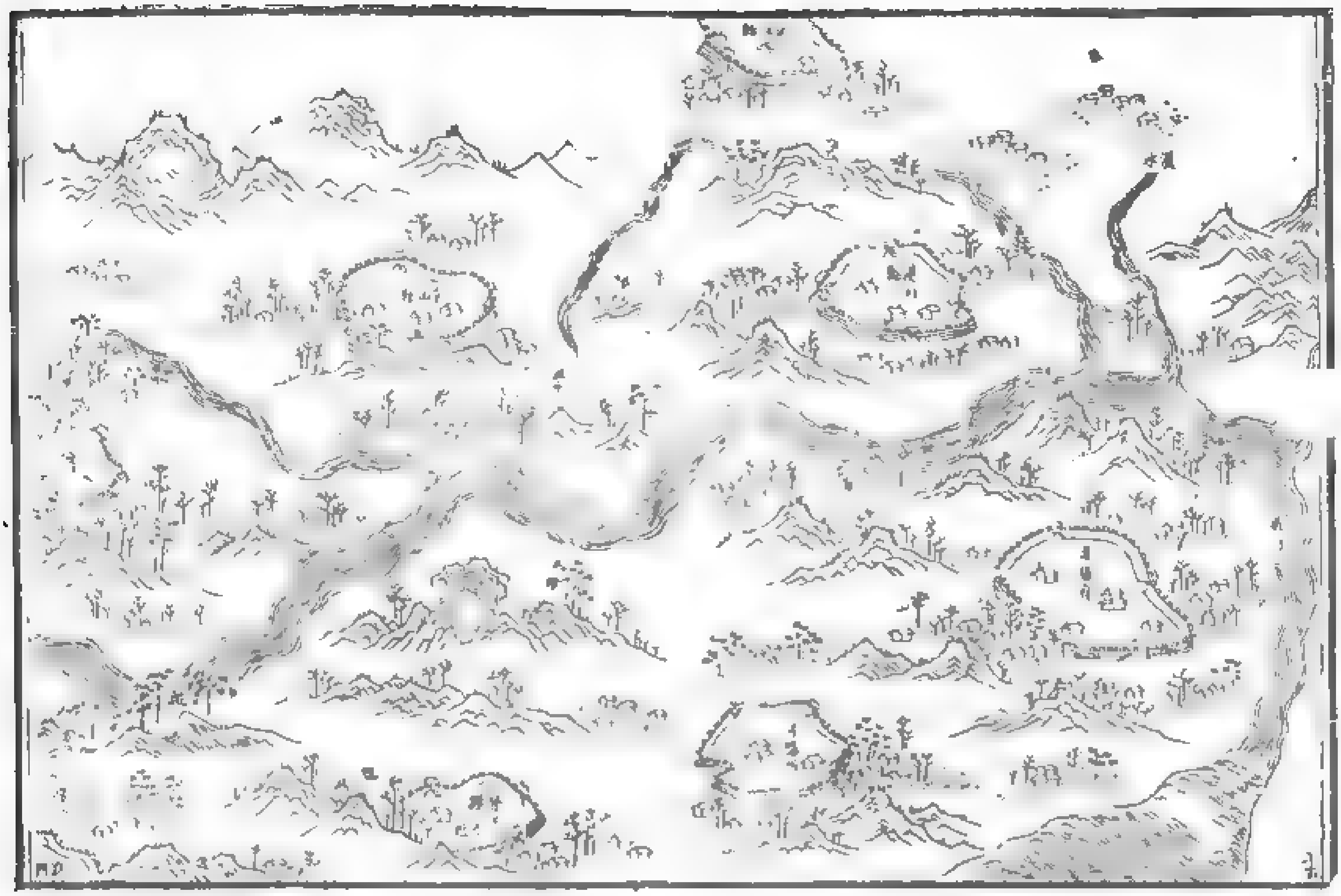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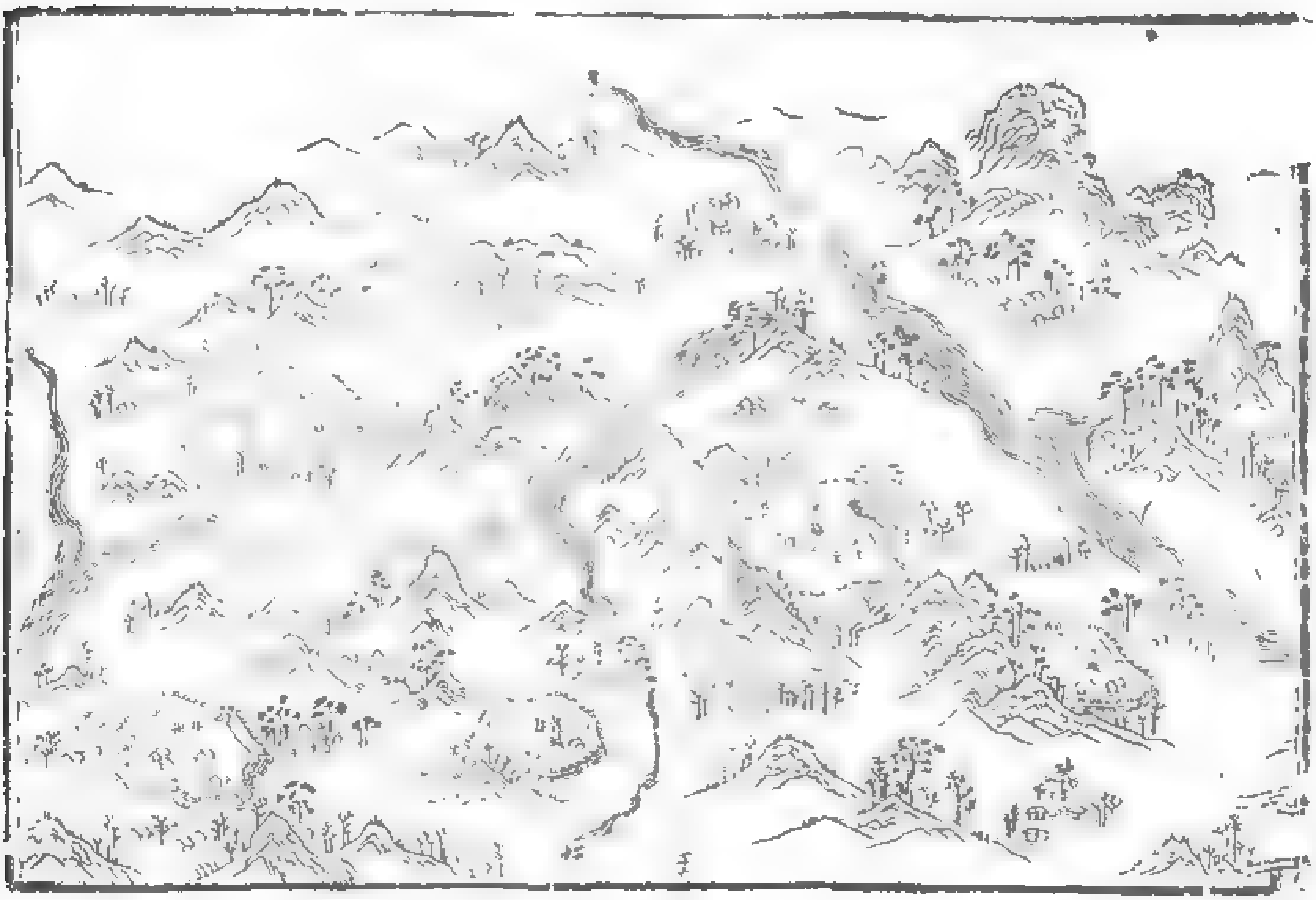
淮之所受山源之水汝潁淝渦濠沘爲大而僅僅於
數十丈之清口出以盡用以刷黃久待不築高堰蓄
湖水以助其出口之力然堰日高湖日漲水漲隄危
防守爲難則高堰之爲利害亦大矣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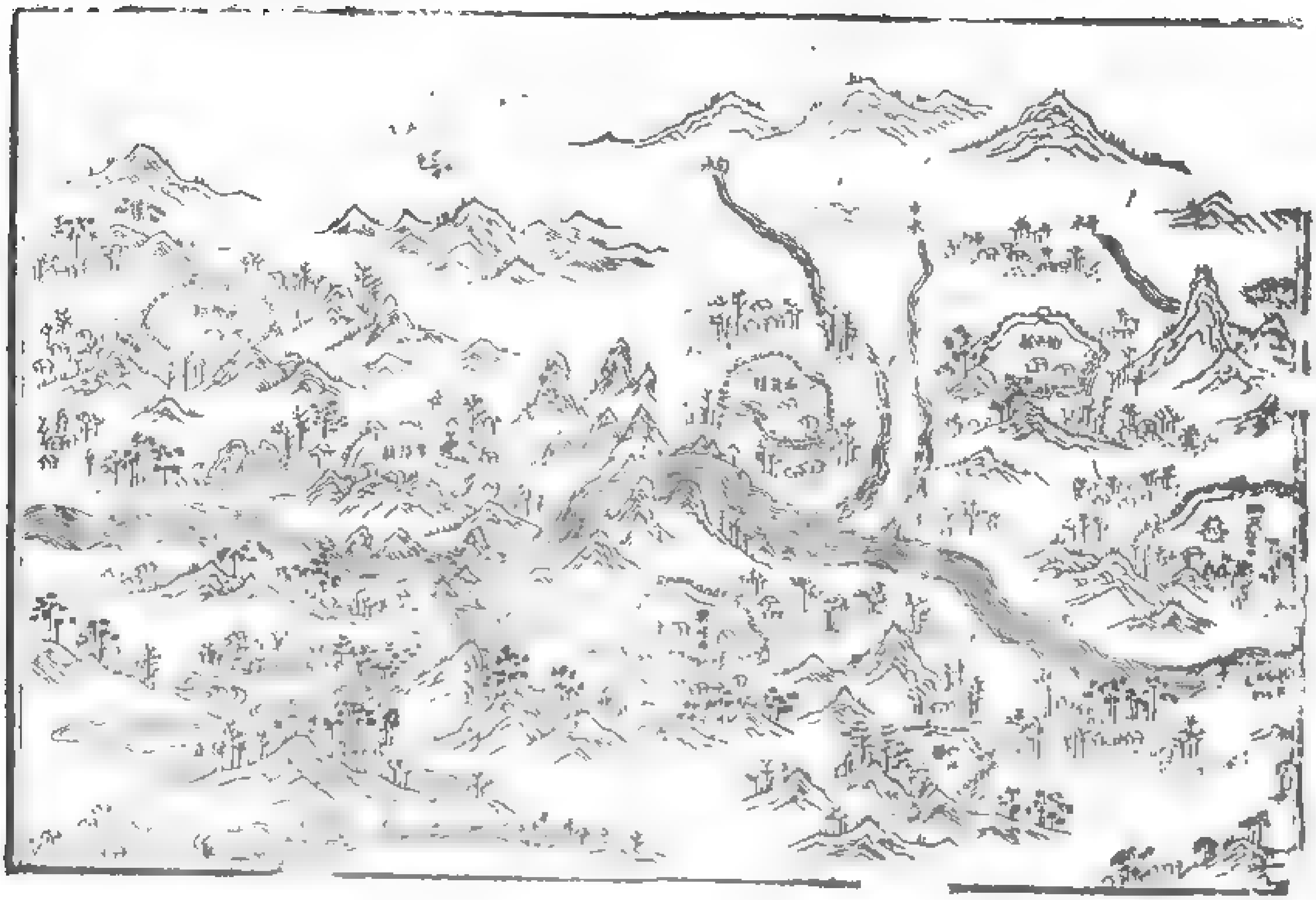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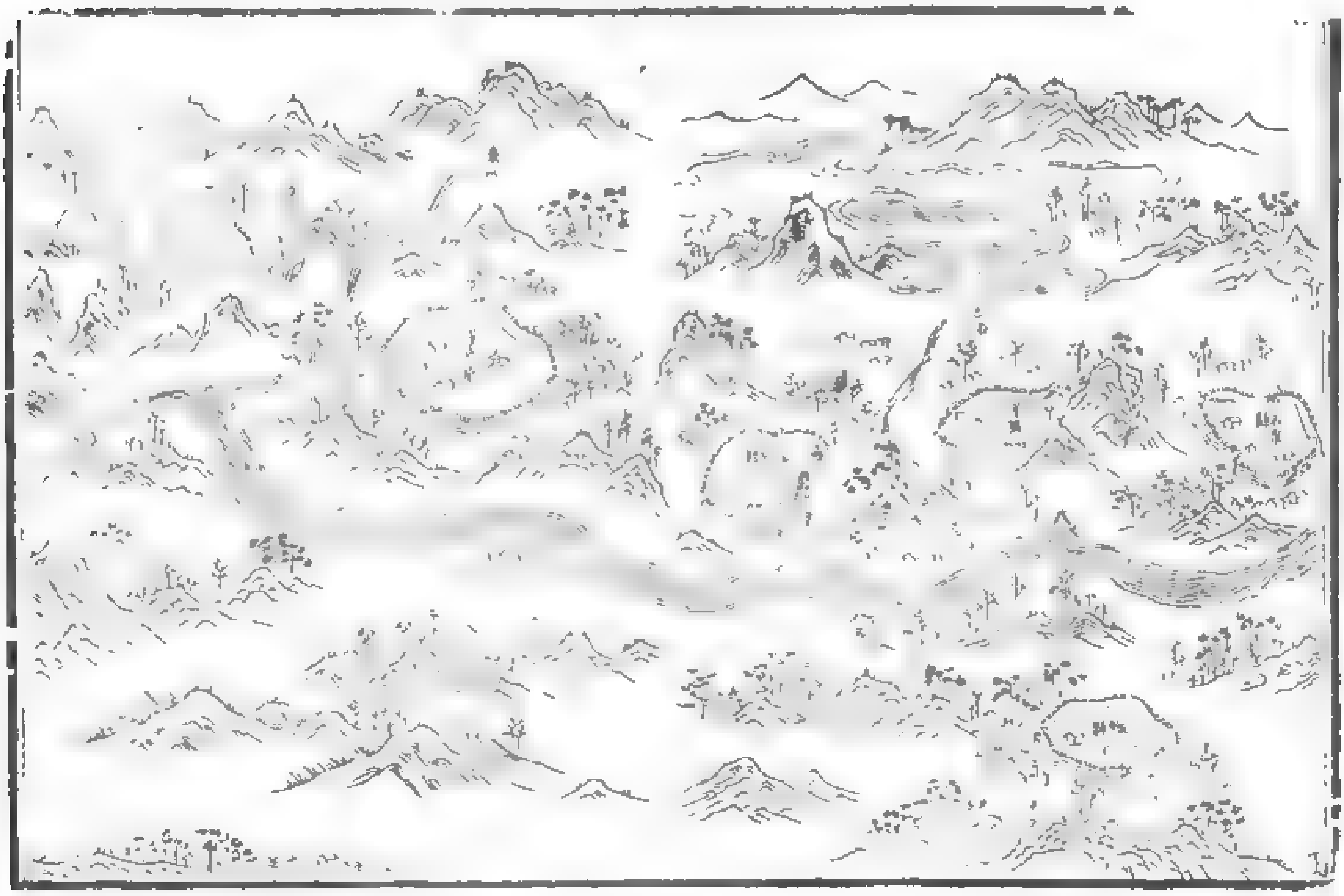
漢水江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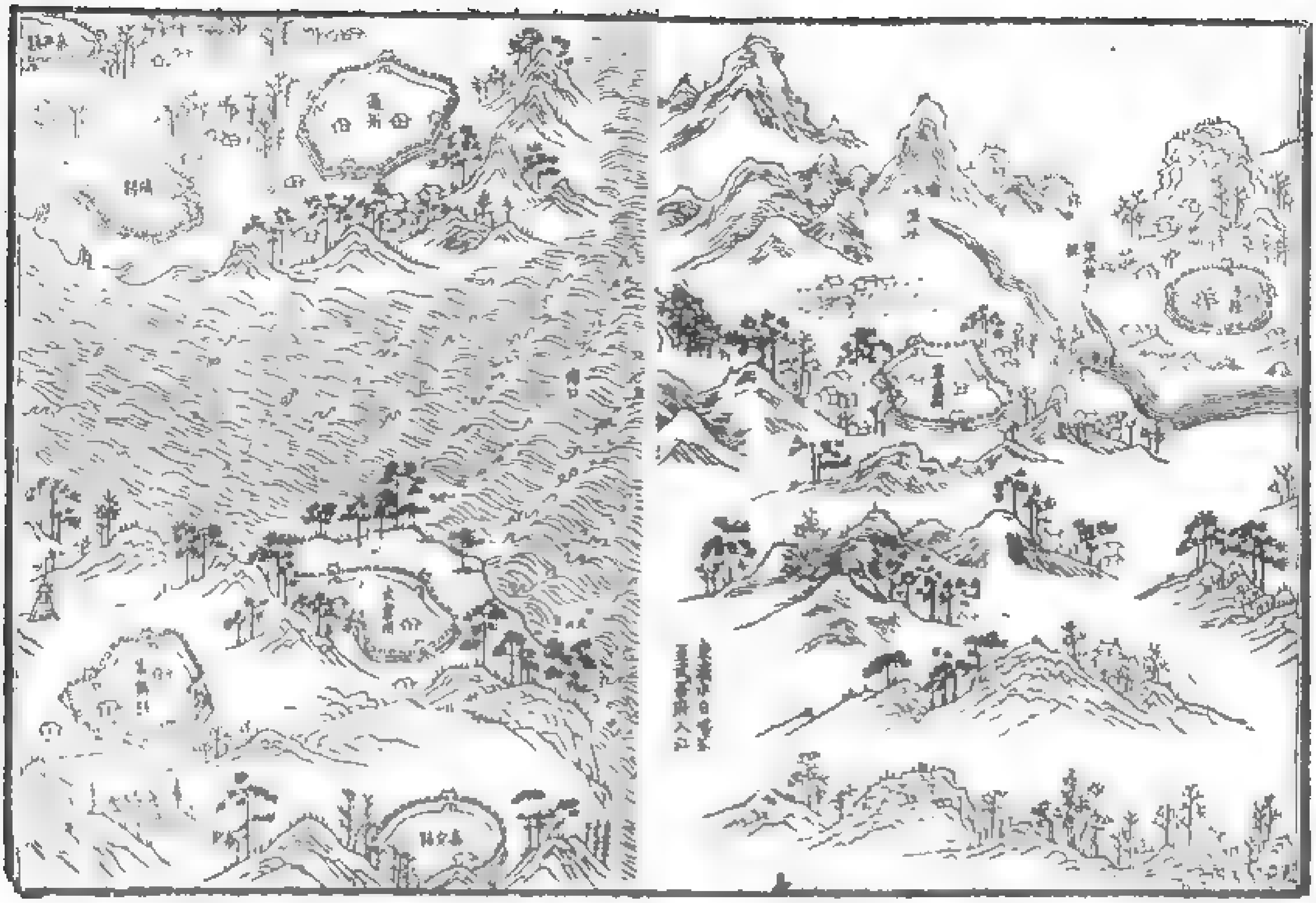
史247-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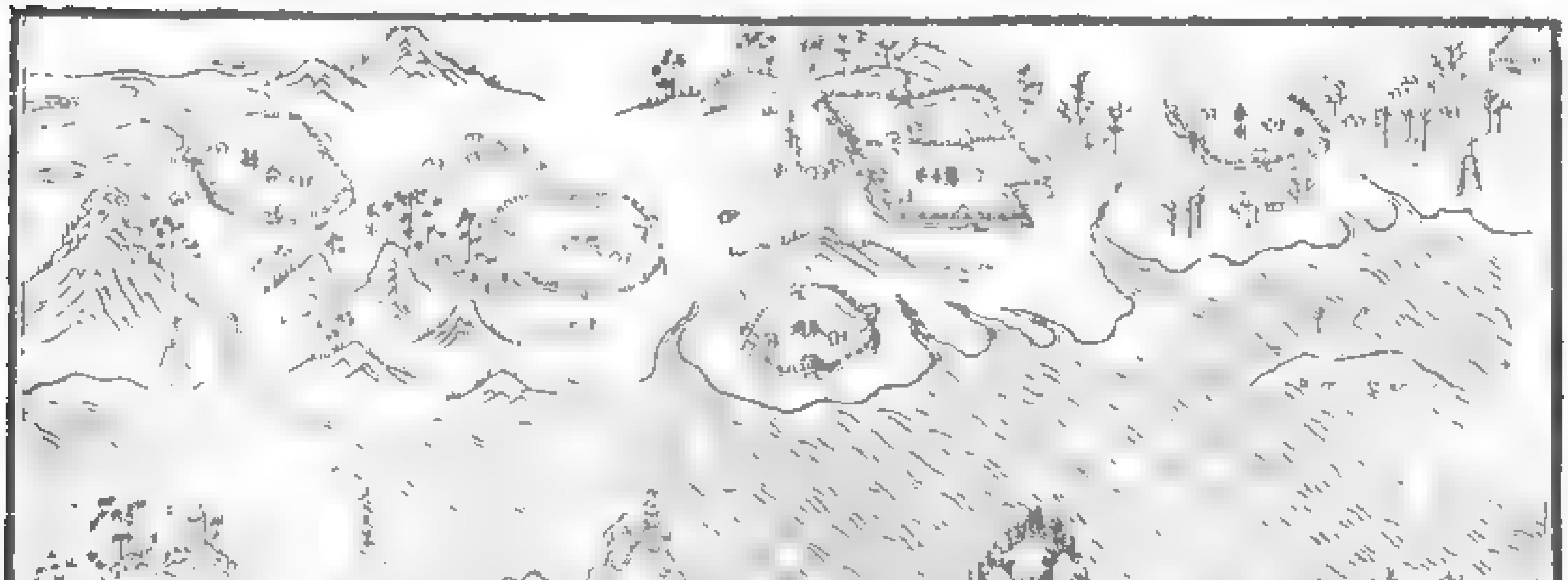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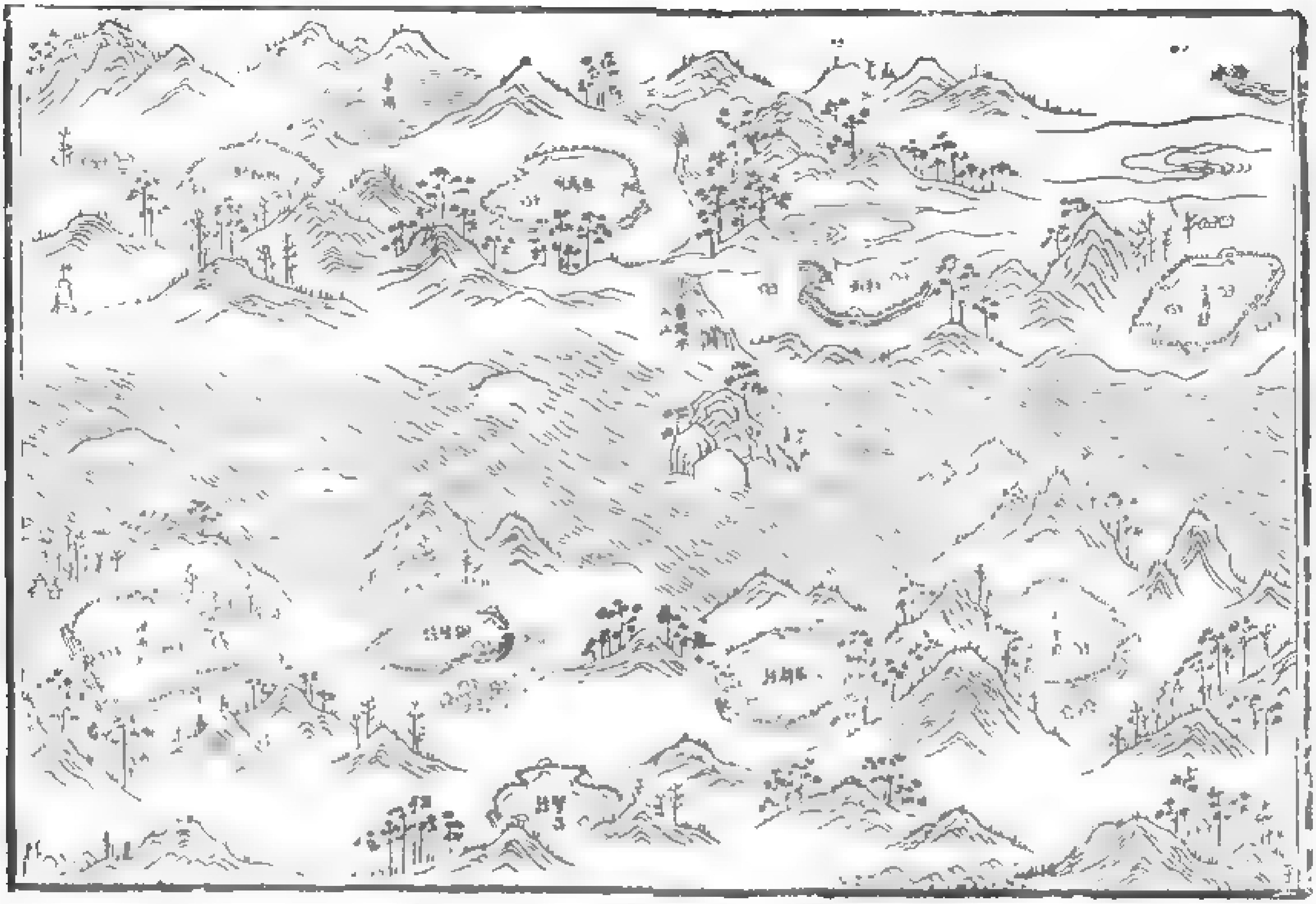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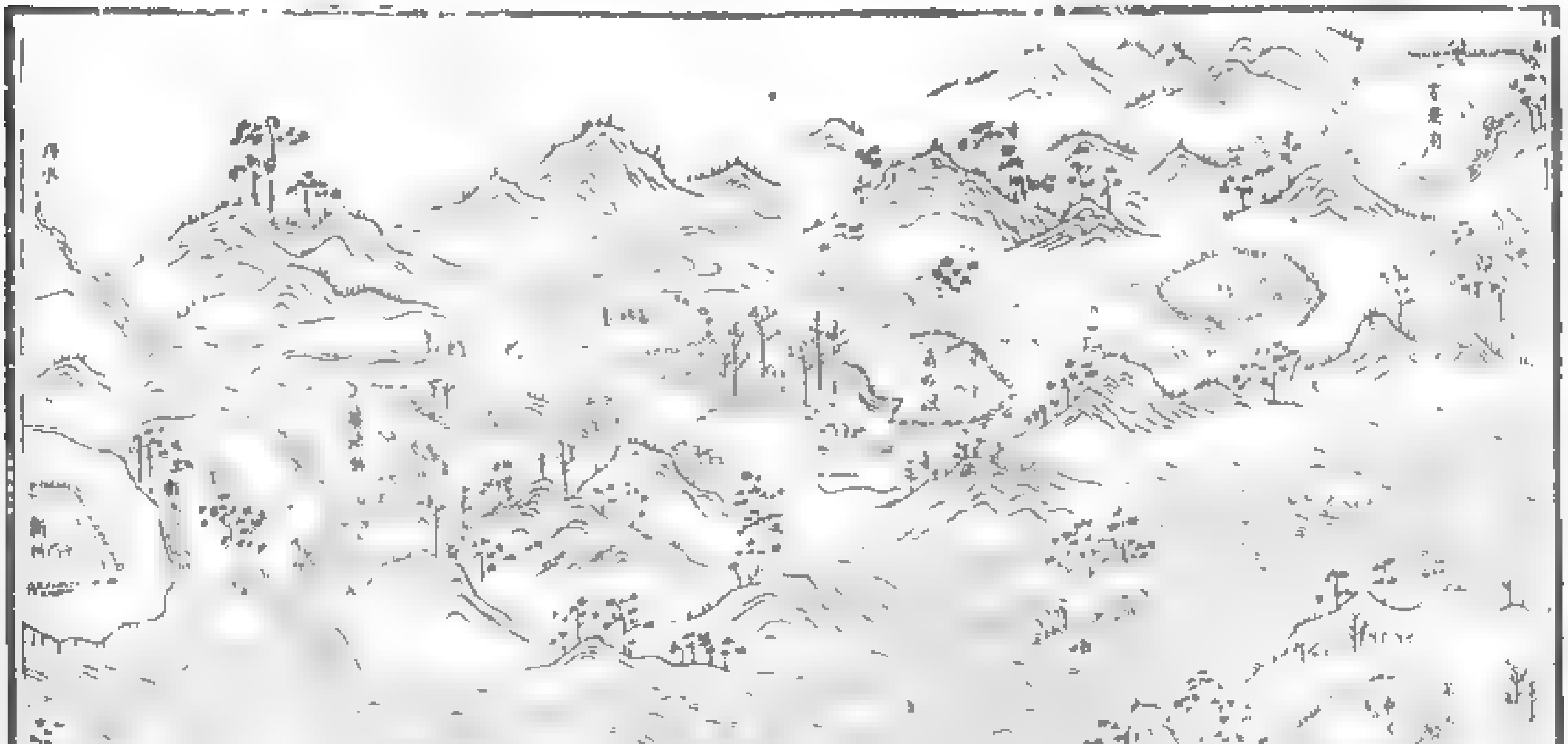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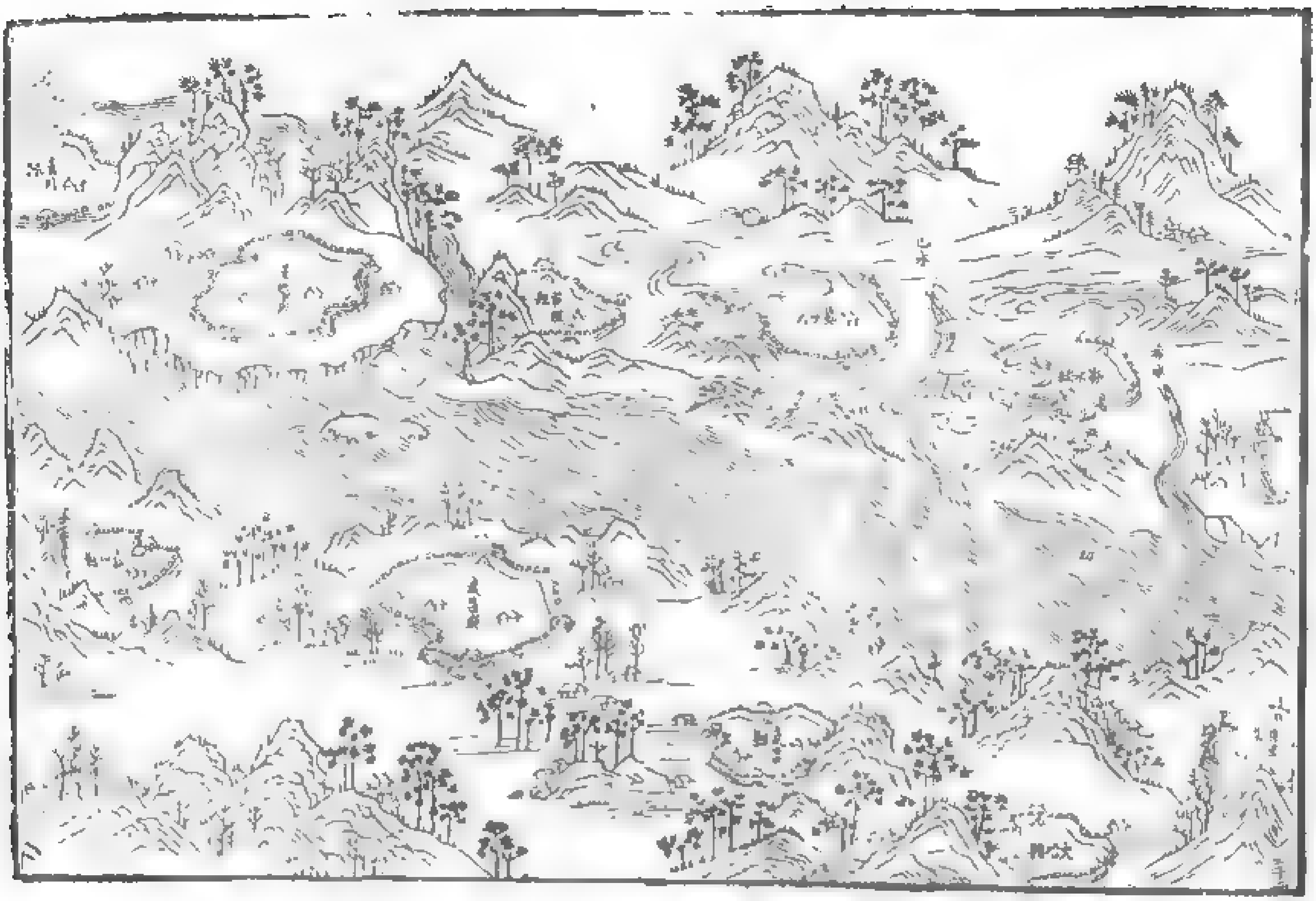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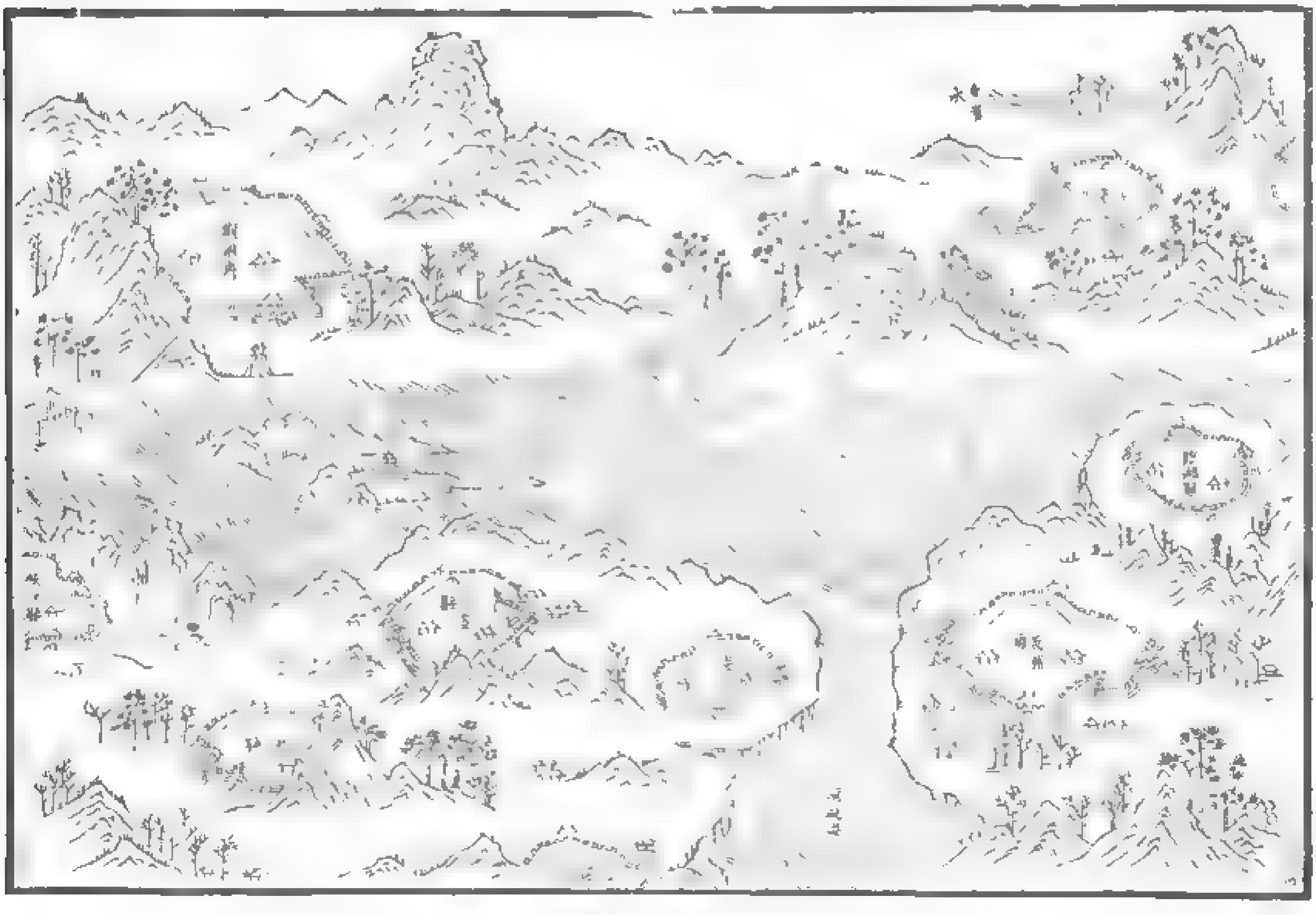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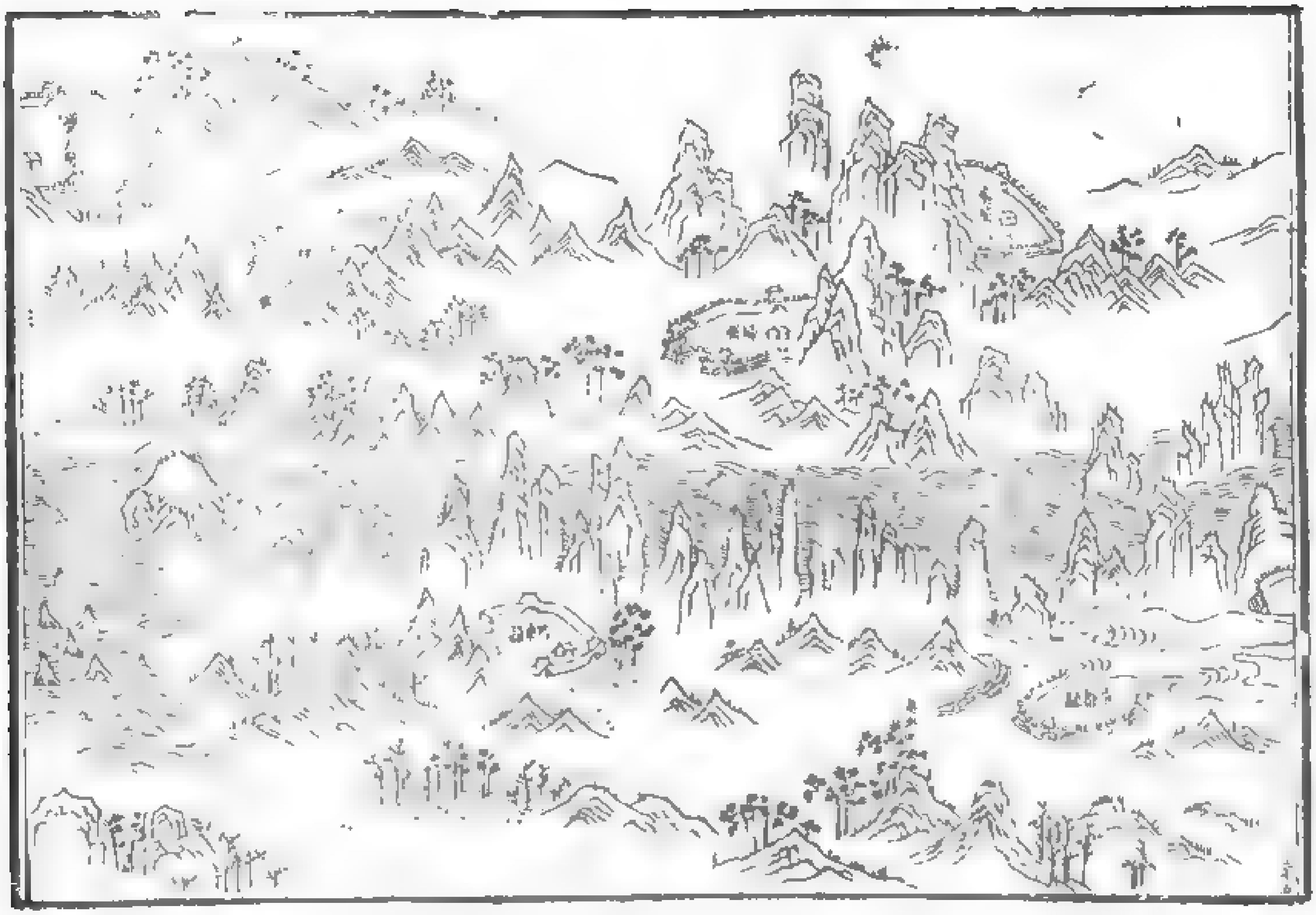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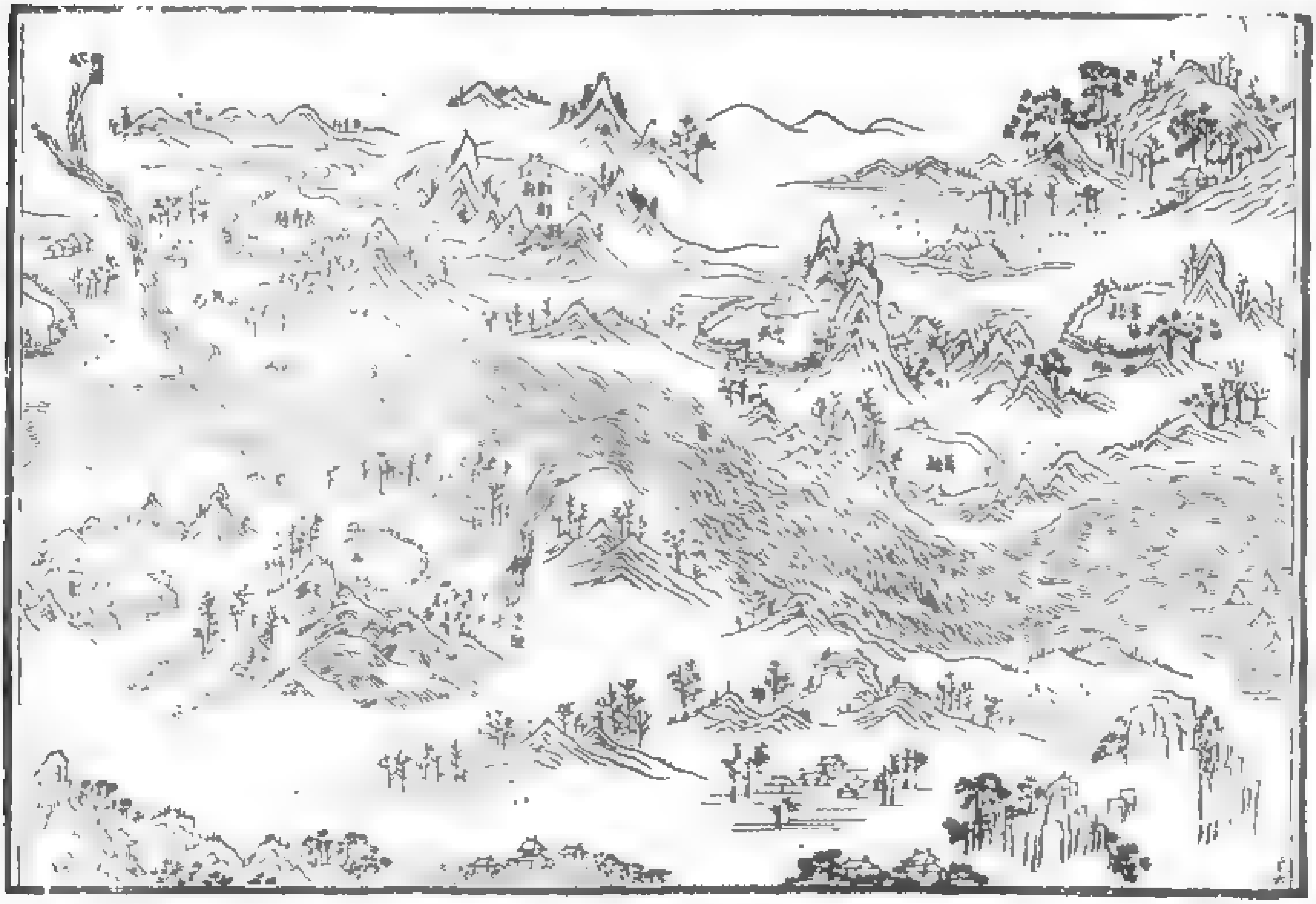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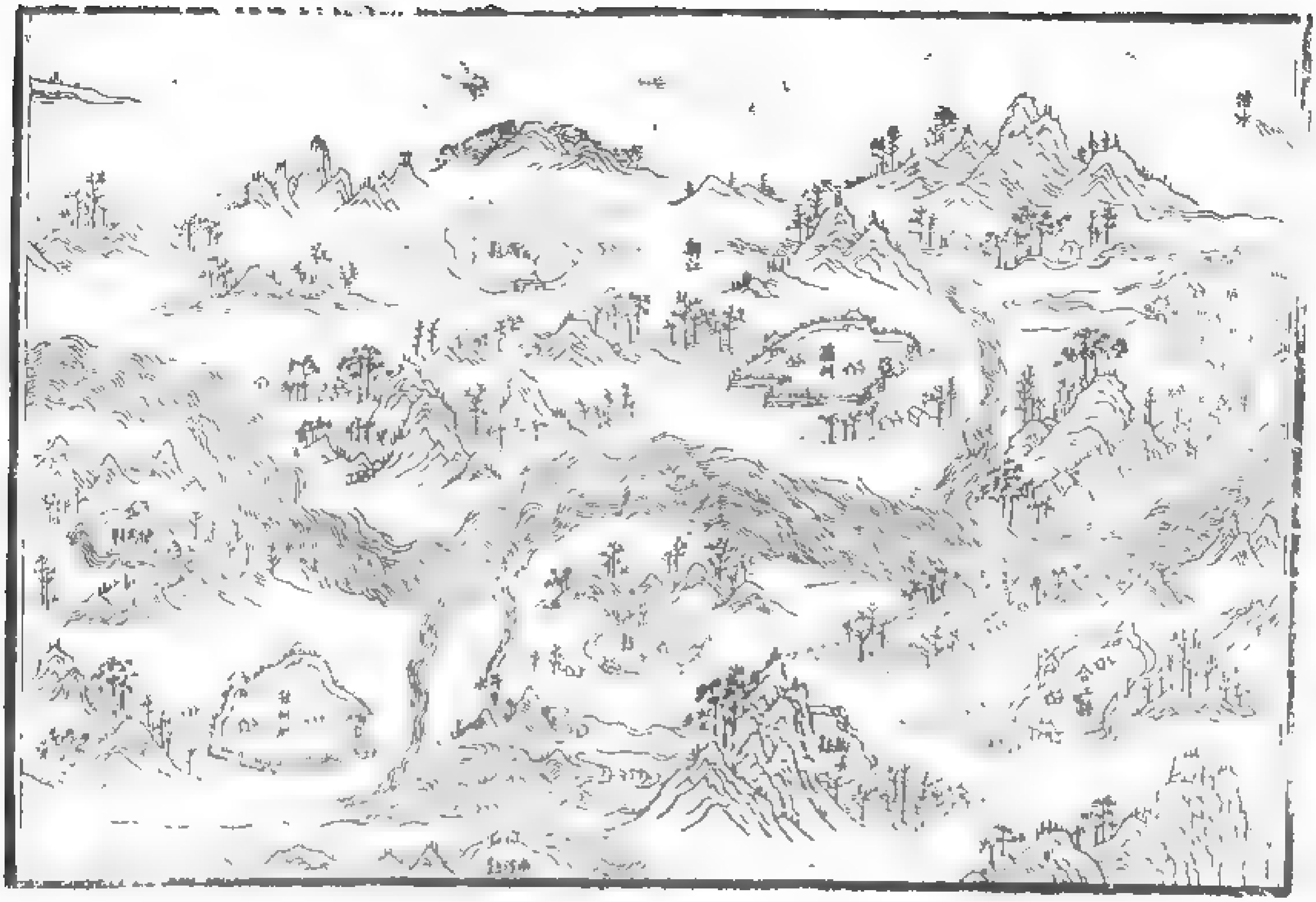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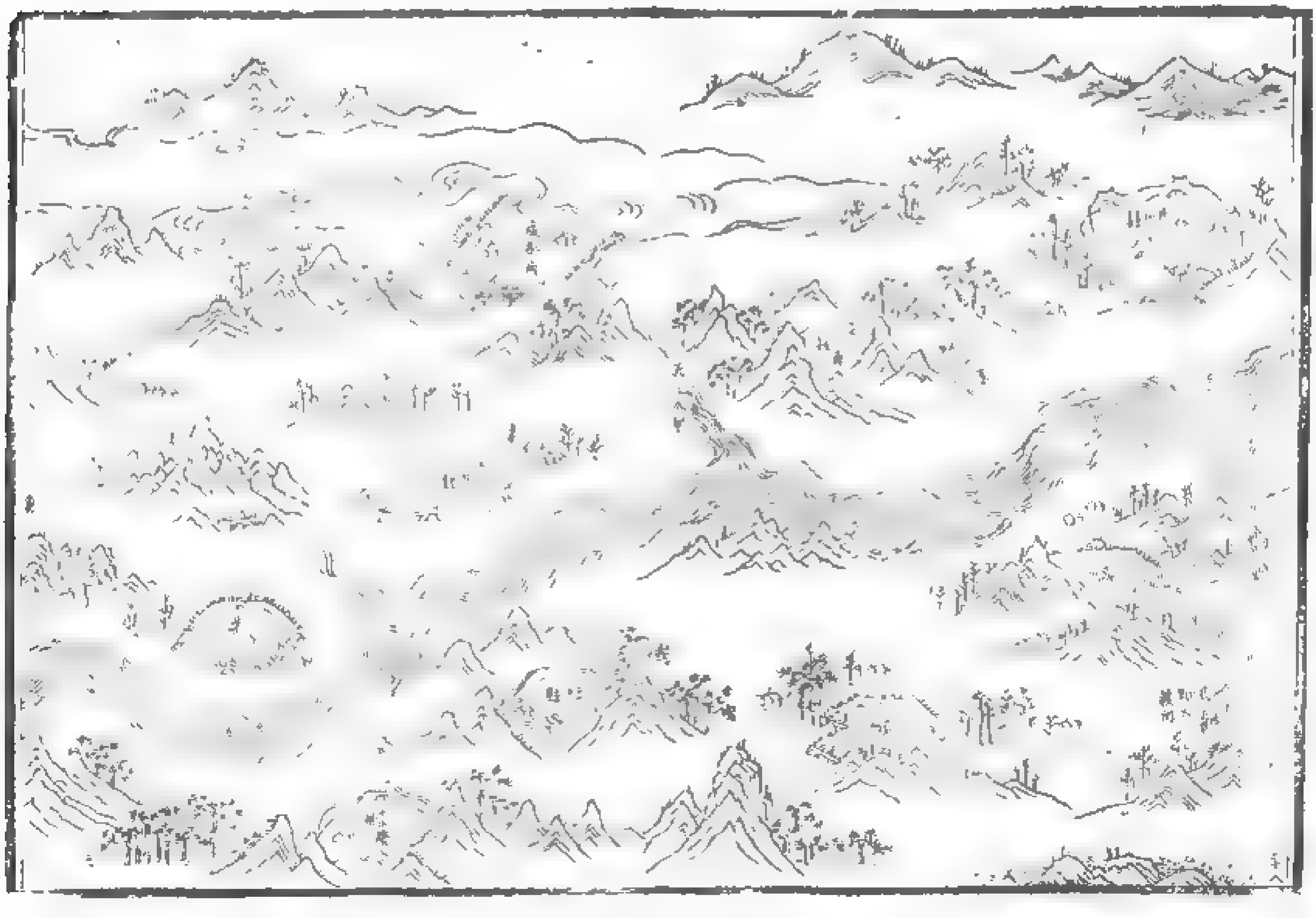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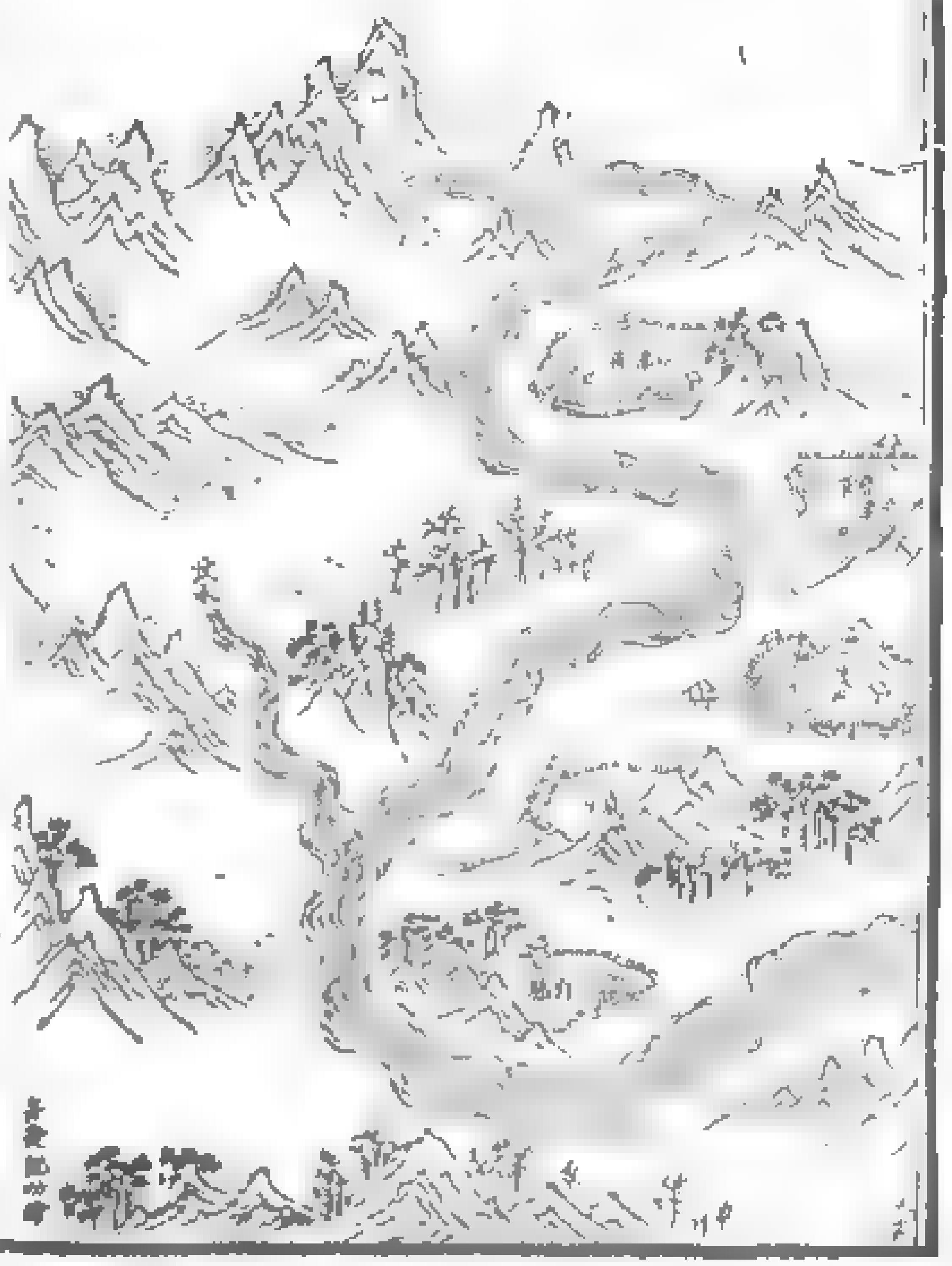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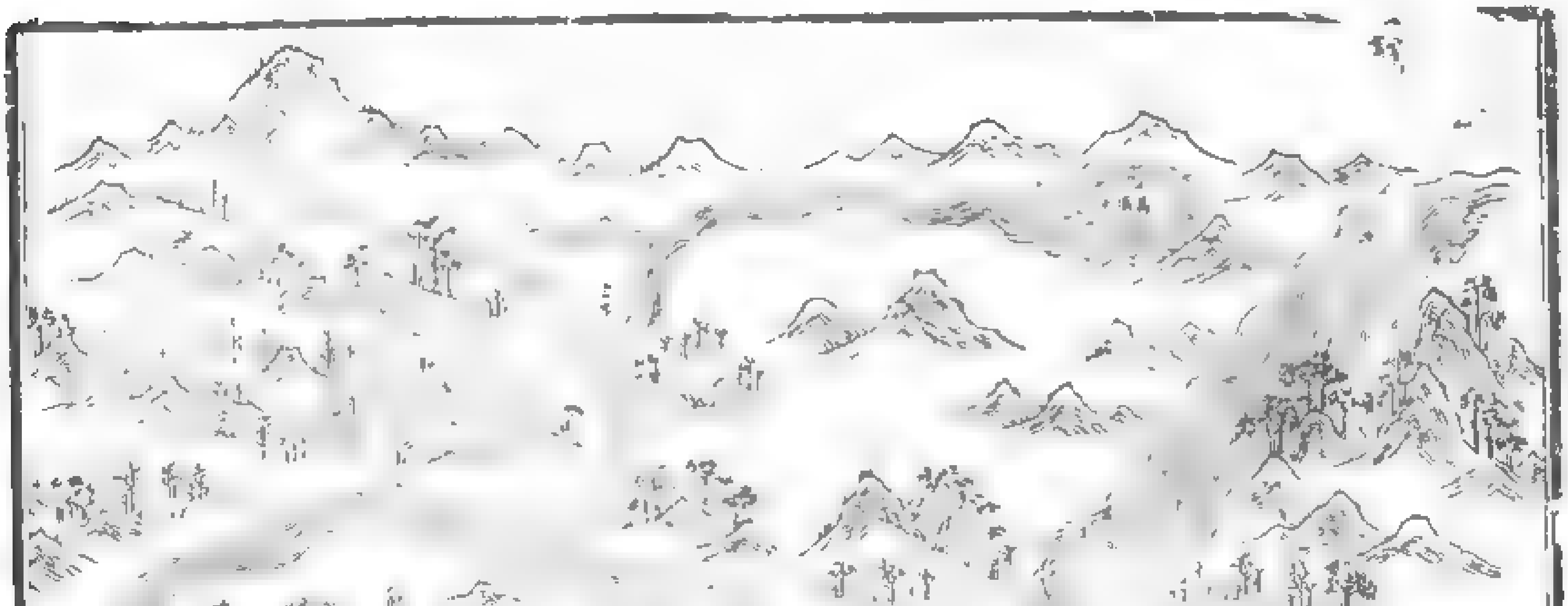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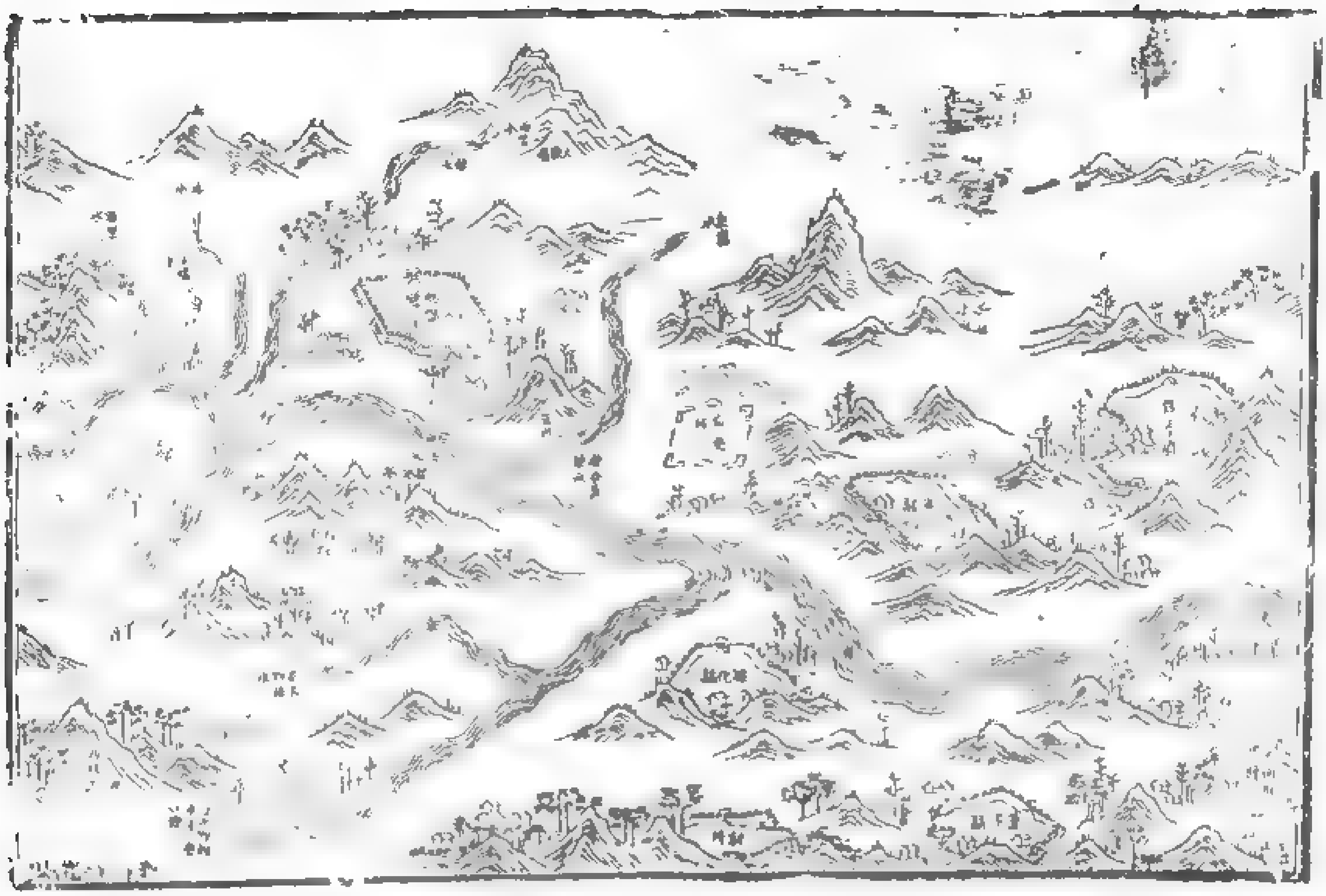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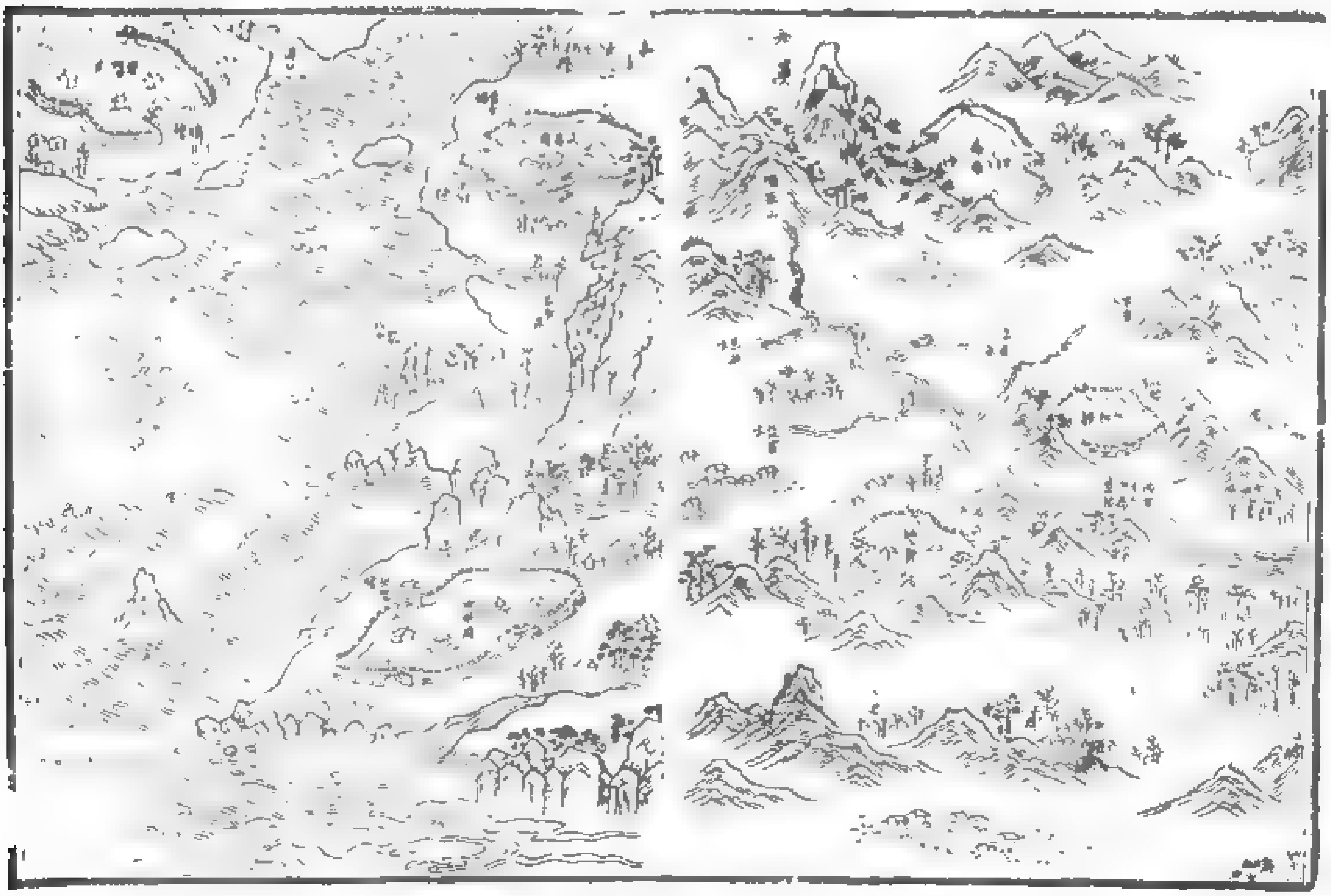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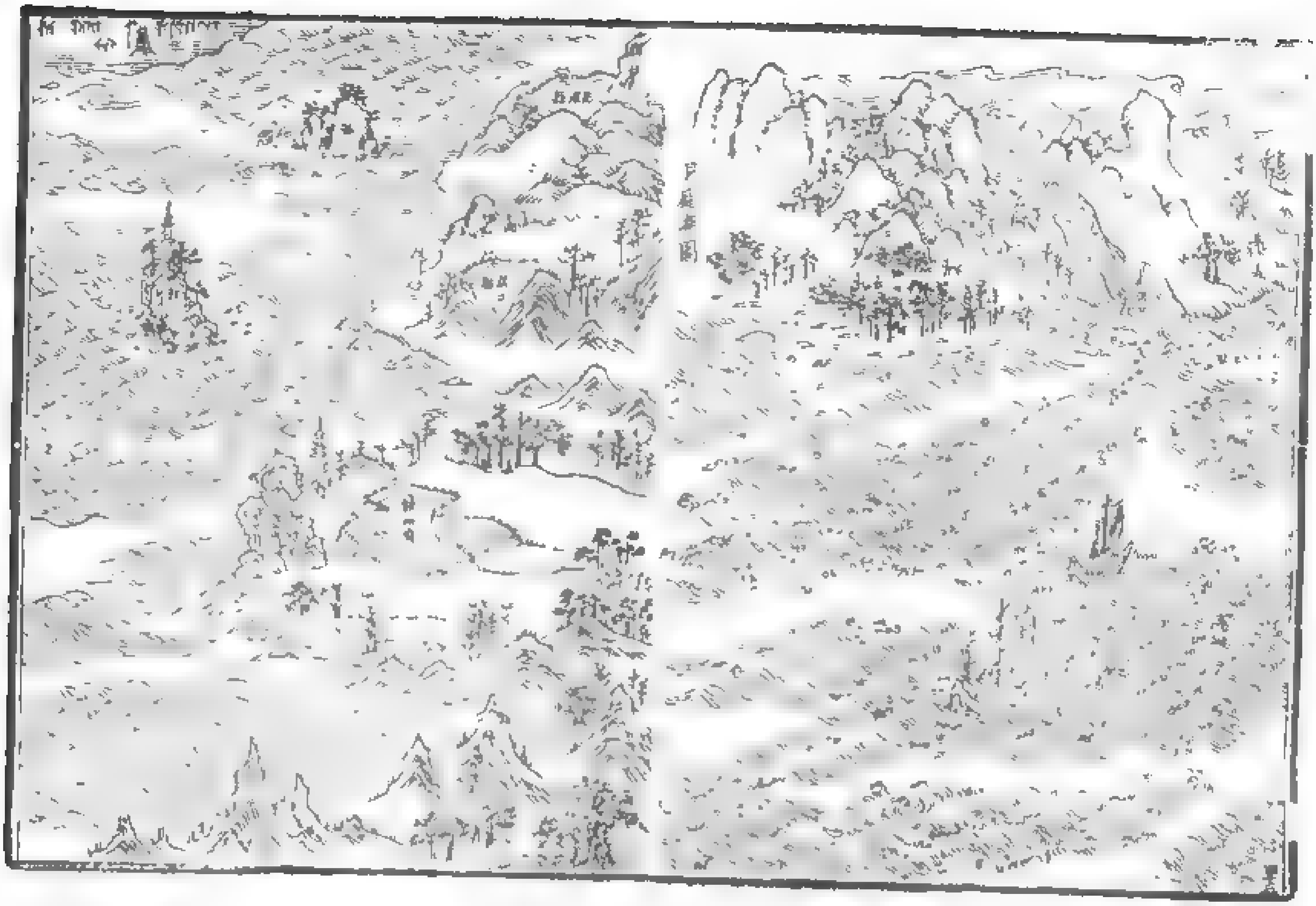
東西兩漢俱出西縣嶓冢而禹貢但言東漢不及西
漢蓋漢陽之西縣漢縣也漢川之西縣隋縣也不知
兩縣自二因誤指漾水為一說紛者至此淆亂極矣
所指兩漢即二江亦千古長夜鄭康成言左合漢為
北江右會彭蠡為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為中江故當
稱東為中江會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
北江段今之不明著之以為江漢之一則另門生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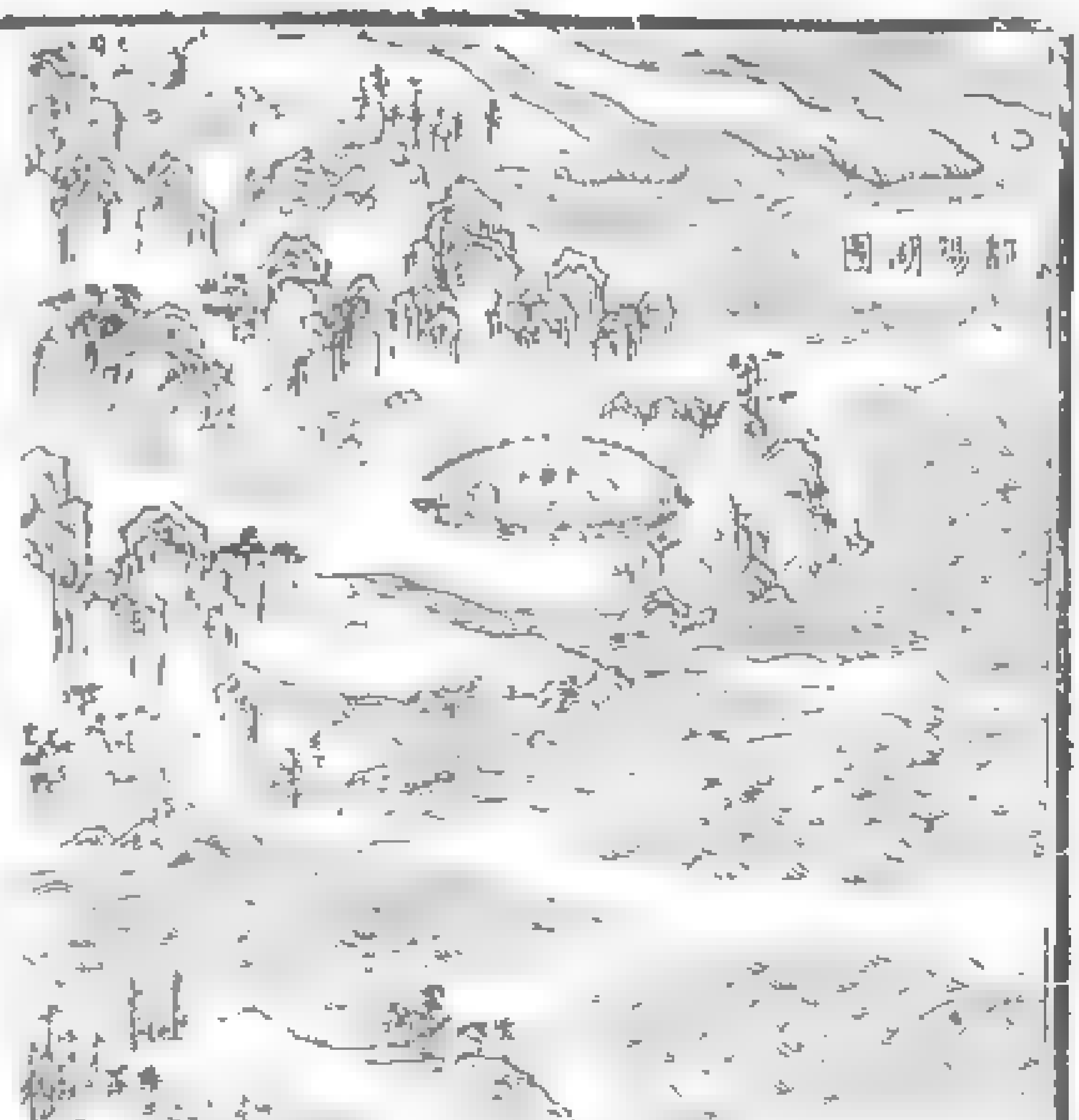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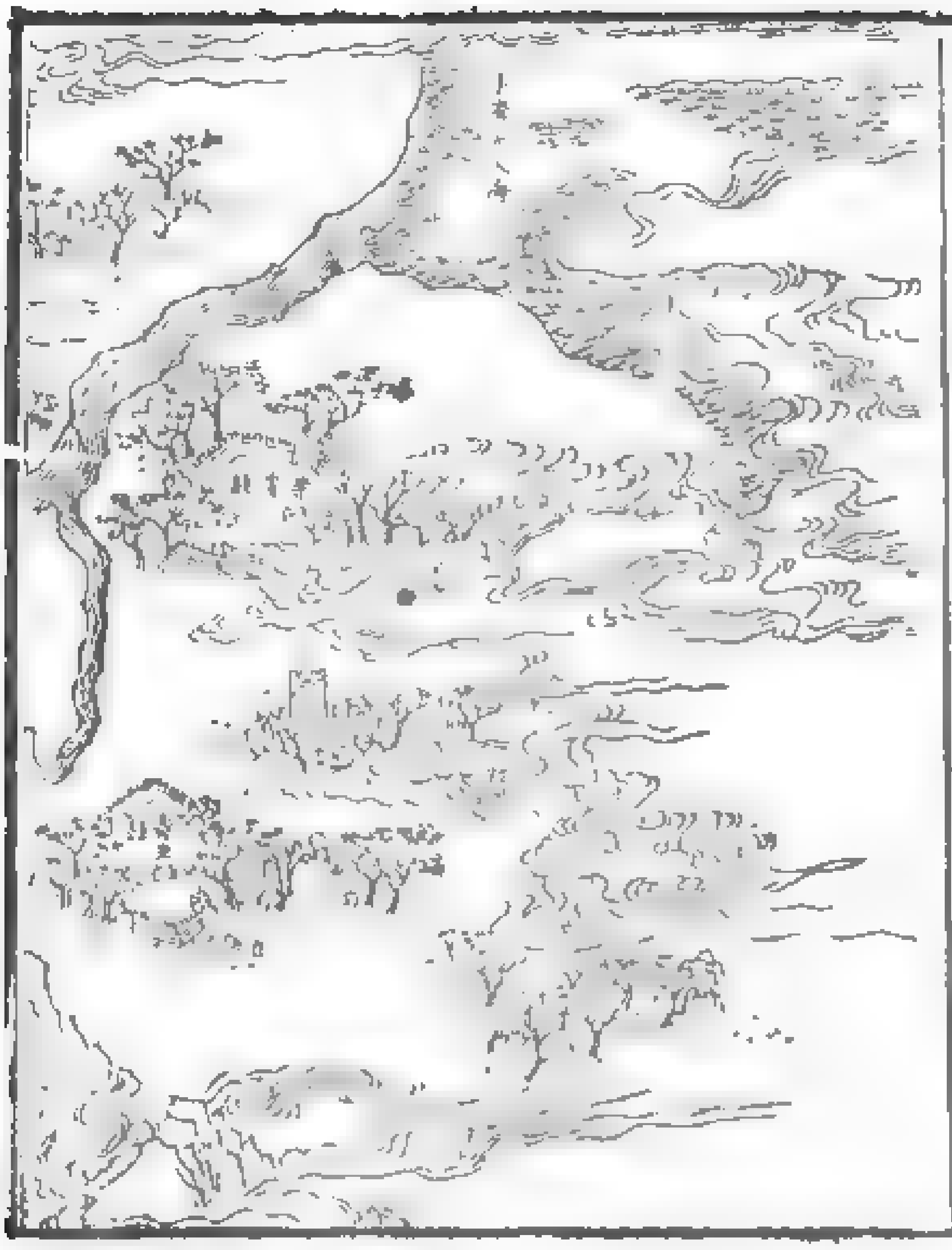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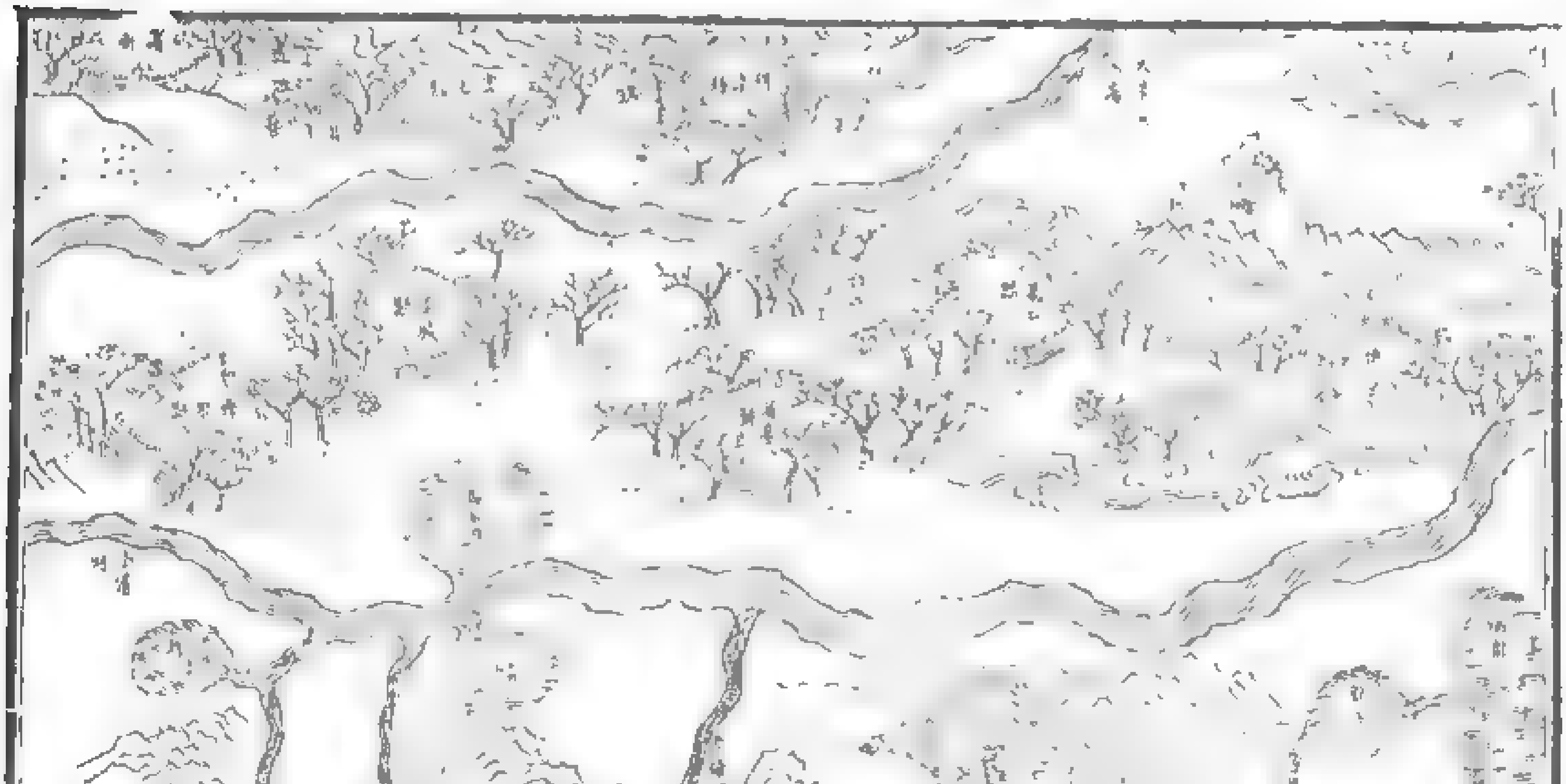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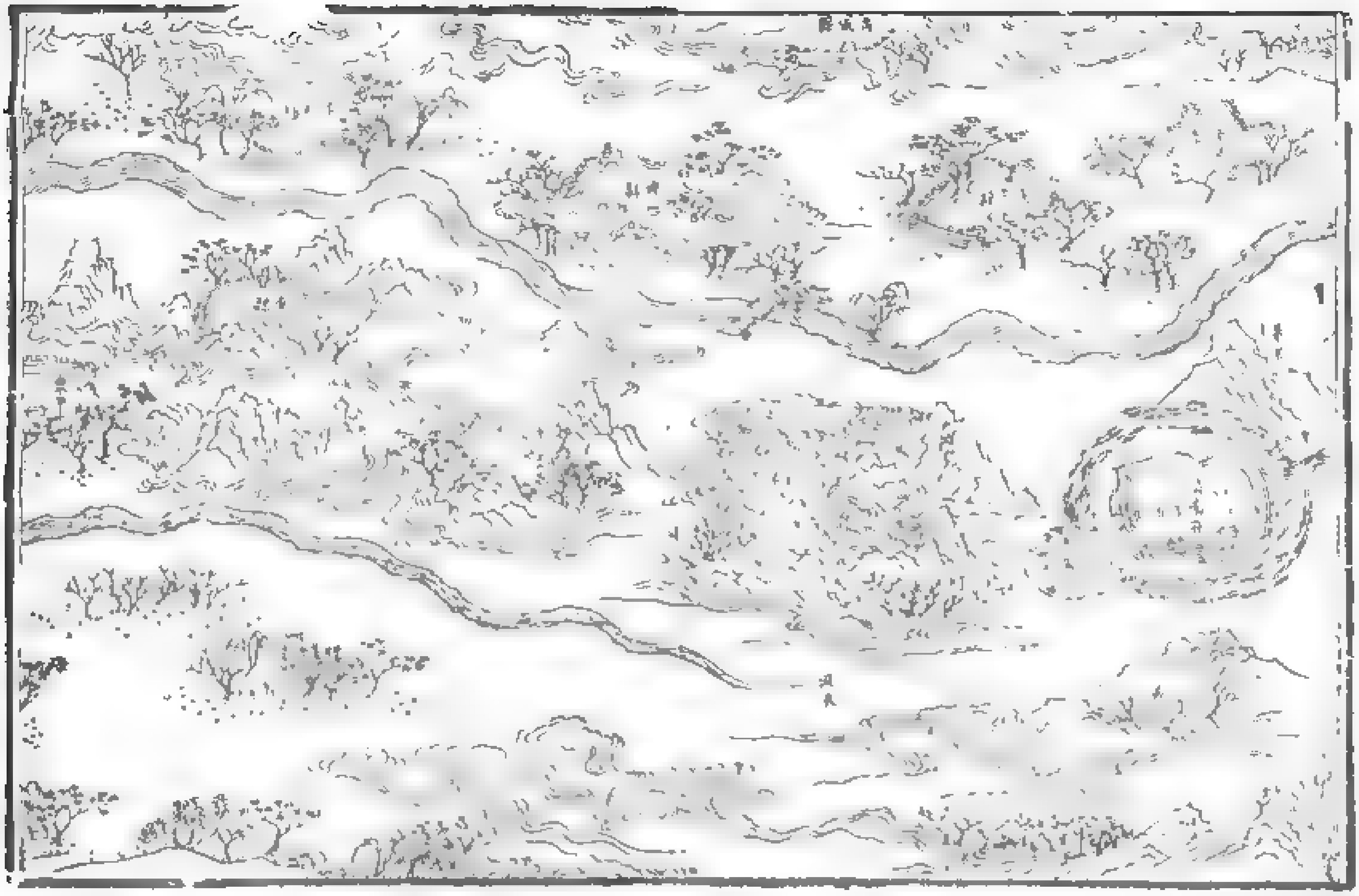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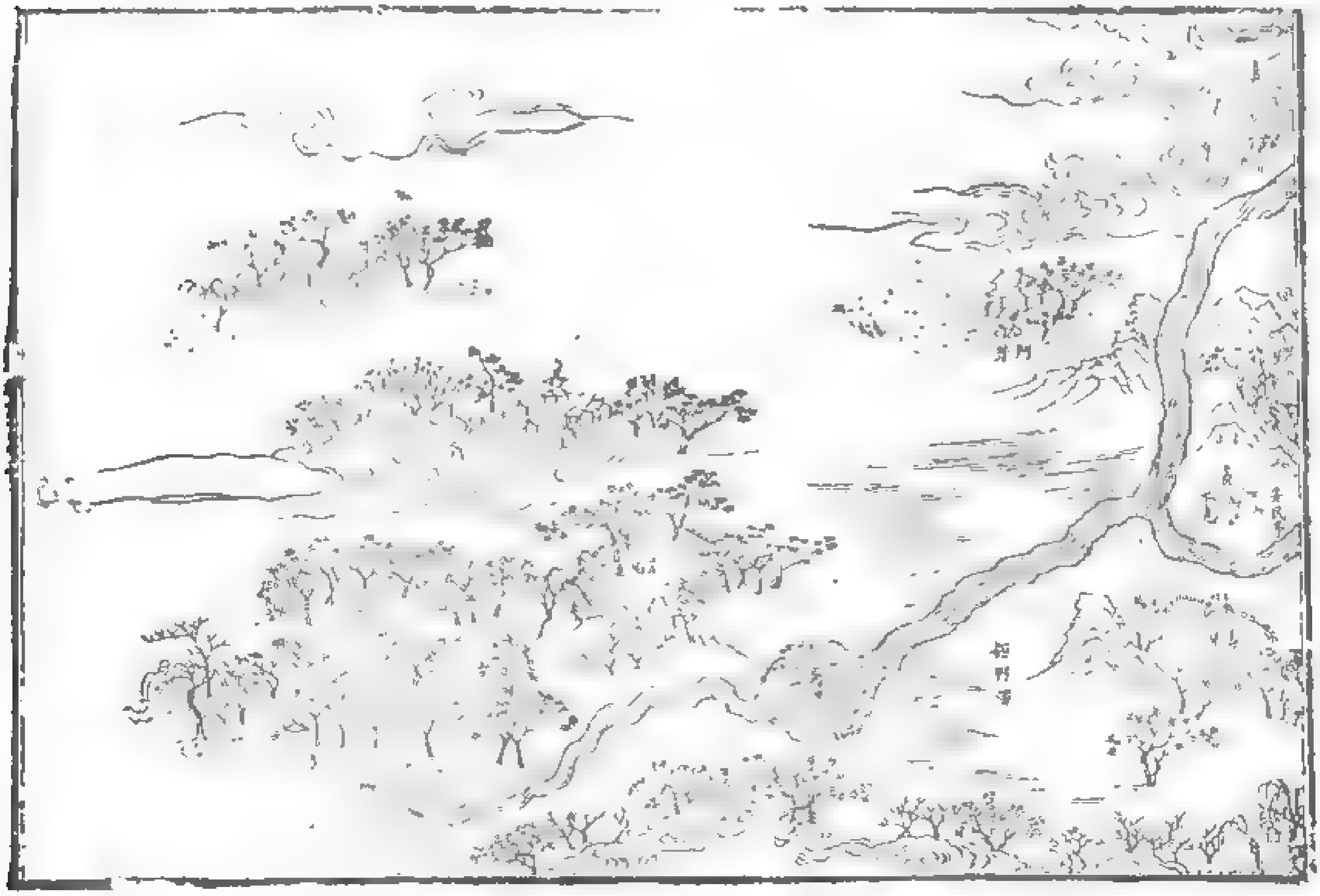
禹貢雖不言而漢然必另列爲澗則兩漢所歷之地各自了然洞庭湖在湖廣相傳爲神仙洞府之庭即九江也禹貢九江孔殷謂沅漸辰敘酉澧資湘九水會合故名鄱陽湖在江西水東南康饒州九江三府禹貢東匯澤爲彭蠡即此二湖雖然自爲湖曼數十百里之大川而漢之皆以湖之所稱也故並附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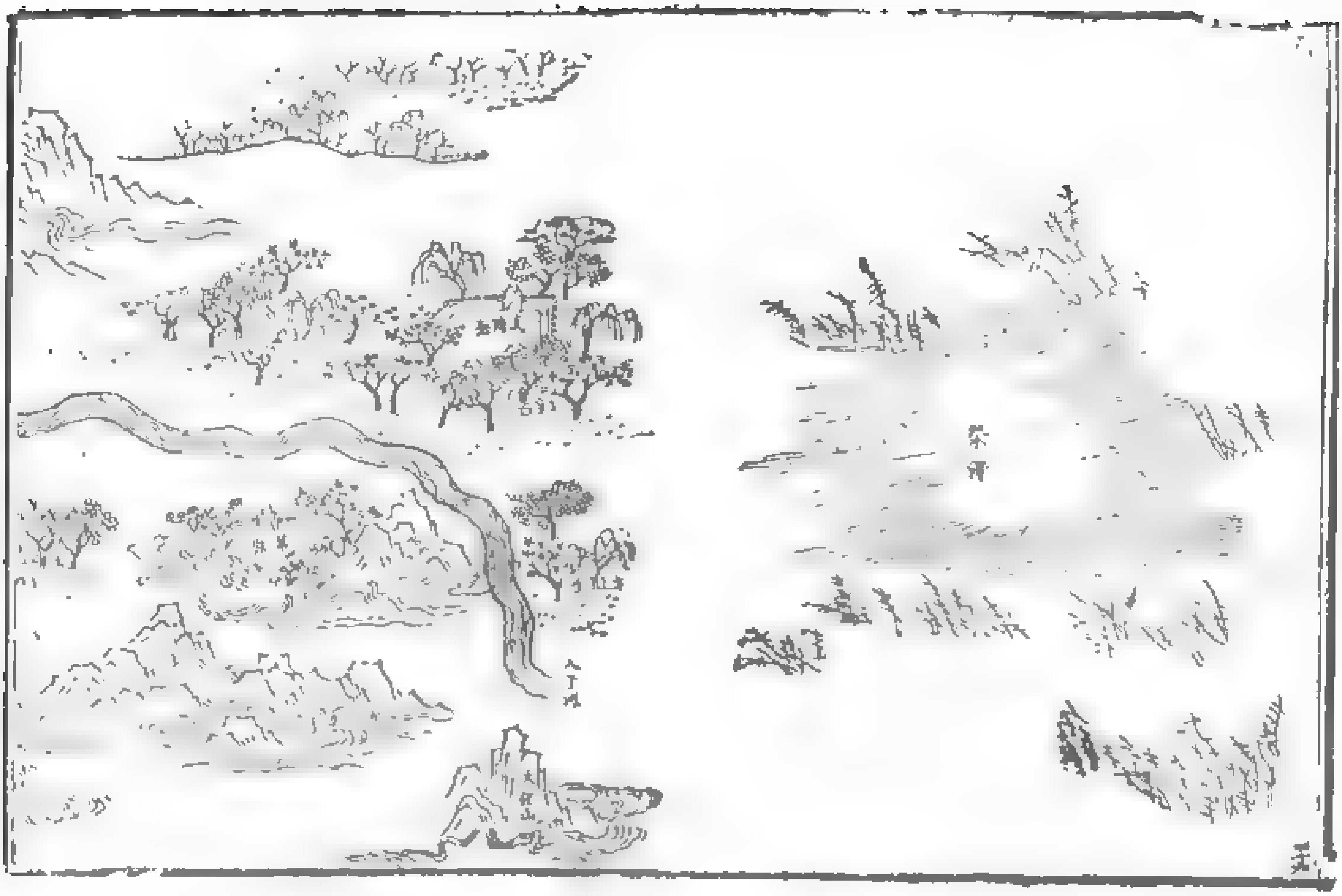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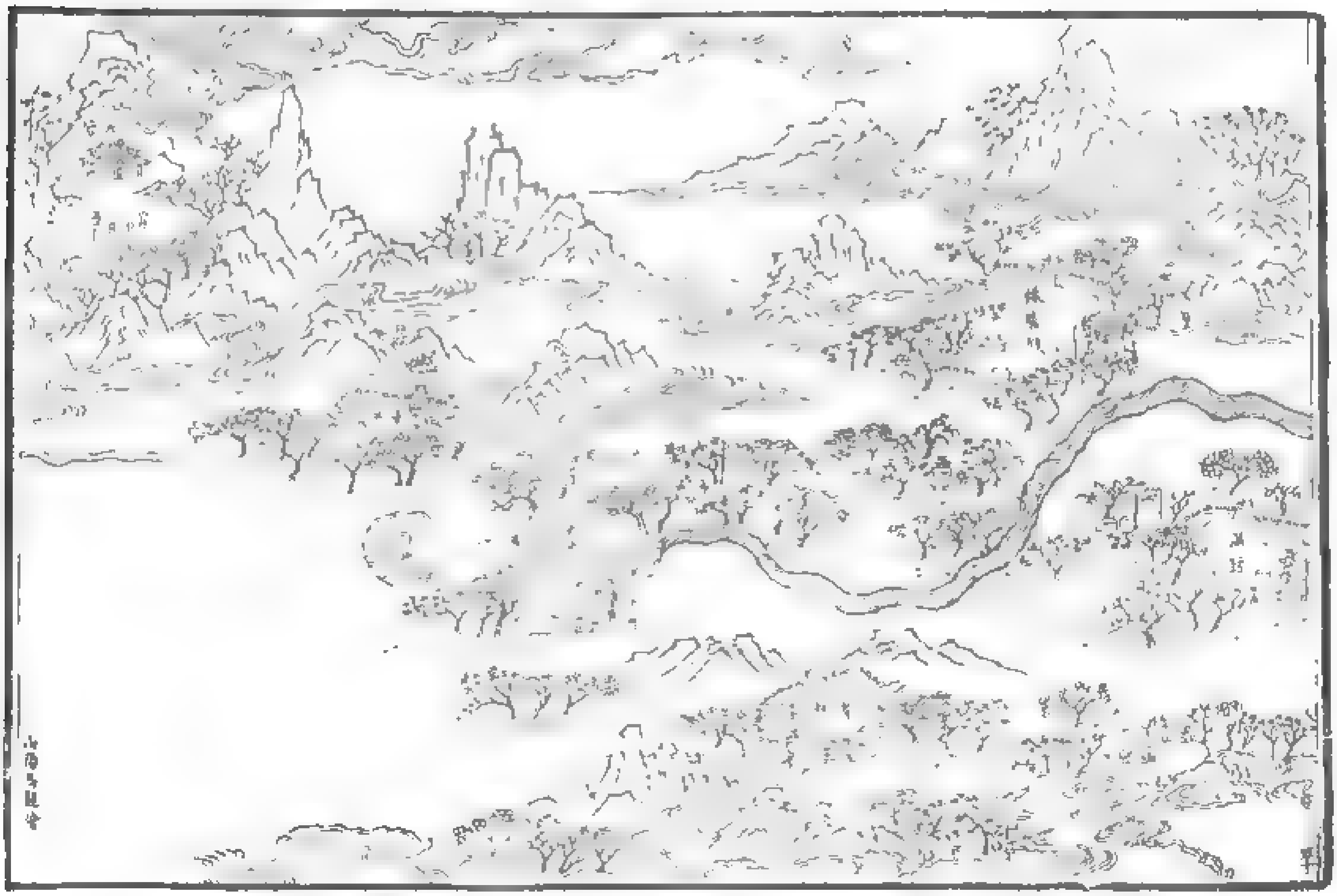
济水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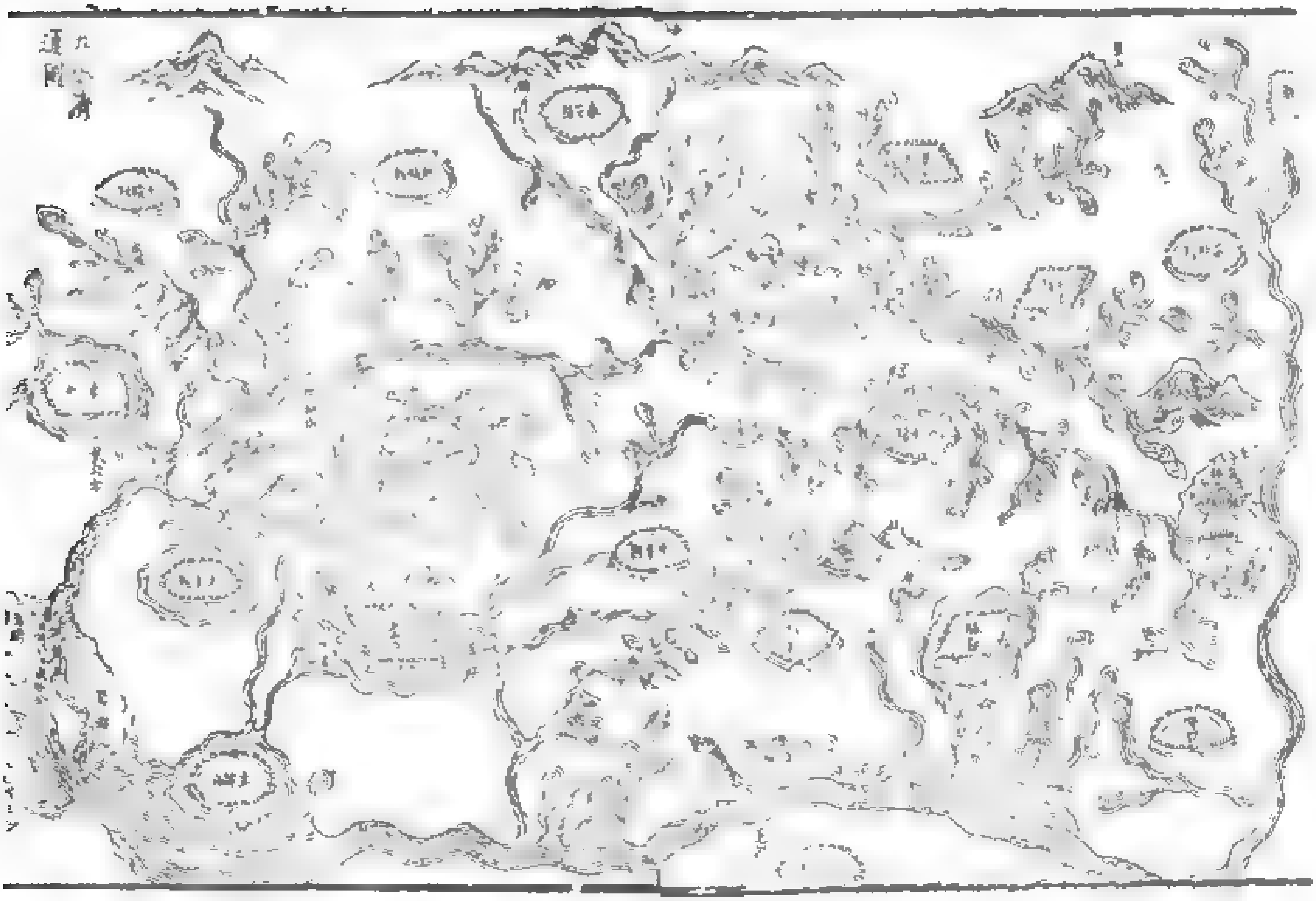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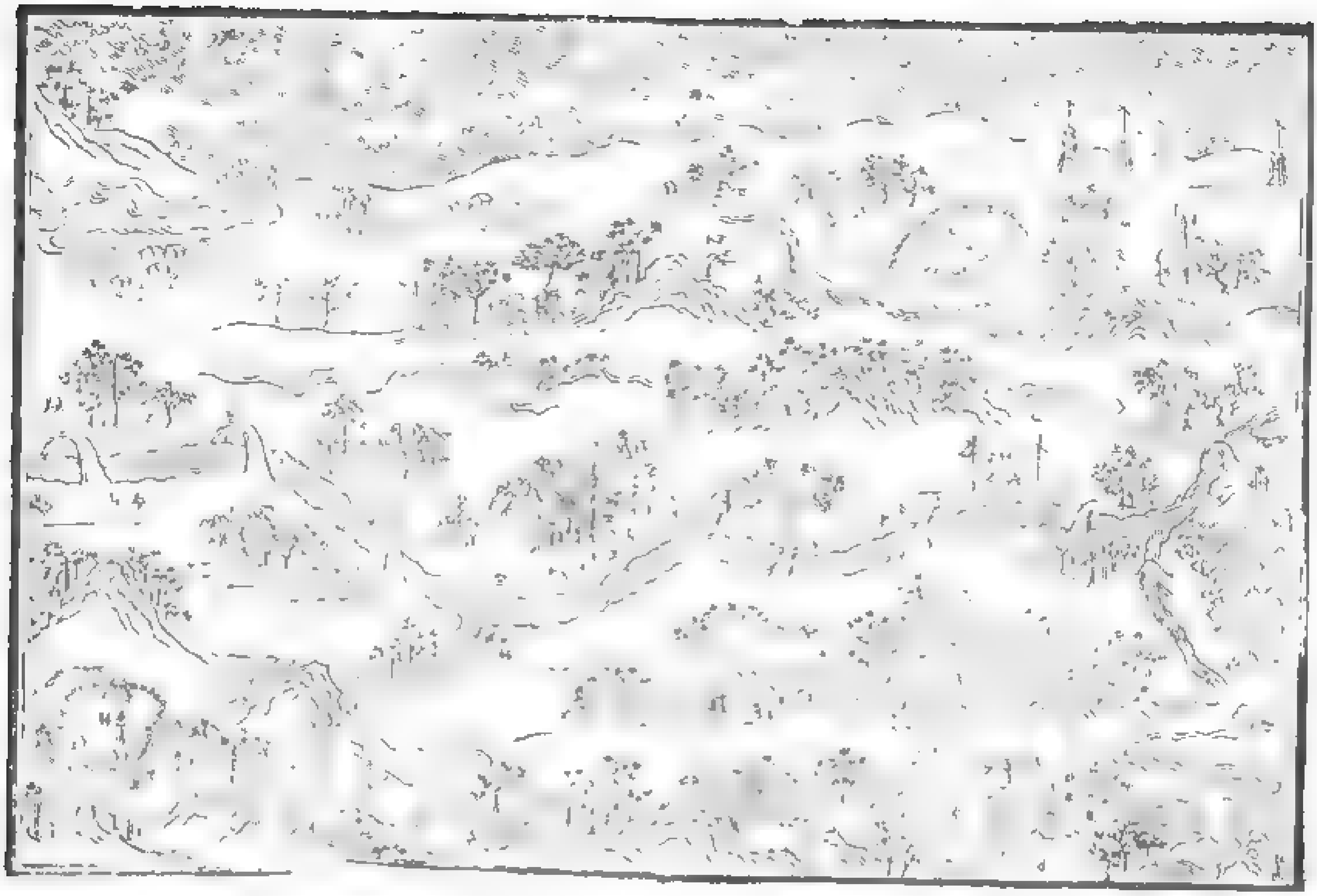
濟水一伏三見之說由來舊矣況存中言歷下凡發
地皆是流水世傳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之井乃濟水
所經蔡氏引以證濟之伏見今濟南兗州二府一十
六州縣共二百四十有八泉分爲五派然之水固以
之濟運自明初至今興廢不一恭逢
先皇帝上諭山東運河全賴泉泉流蓄微山諸湖以濟
漕運地方官相度泉源蓄積湖水俾漕運無誤其易
易可然則治山東運河莫先於治泉治泉雖非難事唯
有設官司專主泉政誠能人盡斯職河運道自不虞
其淺阻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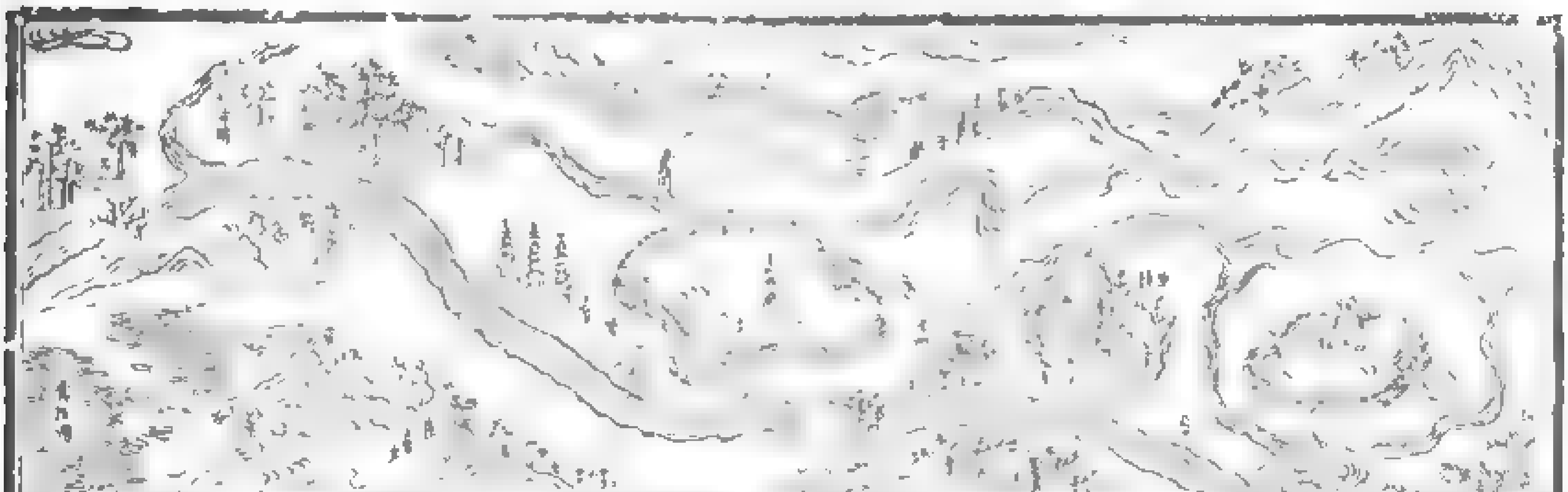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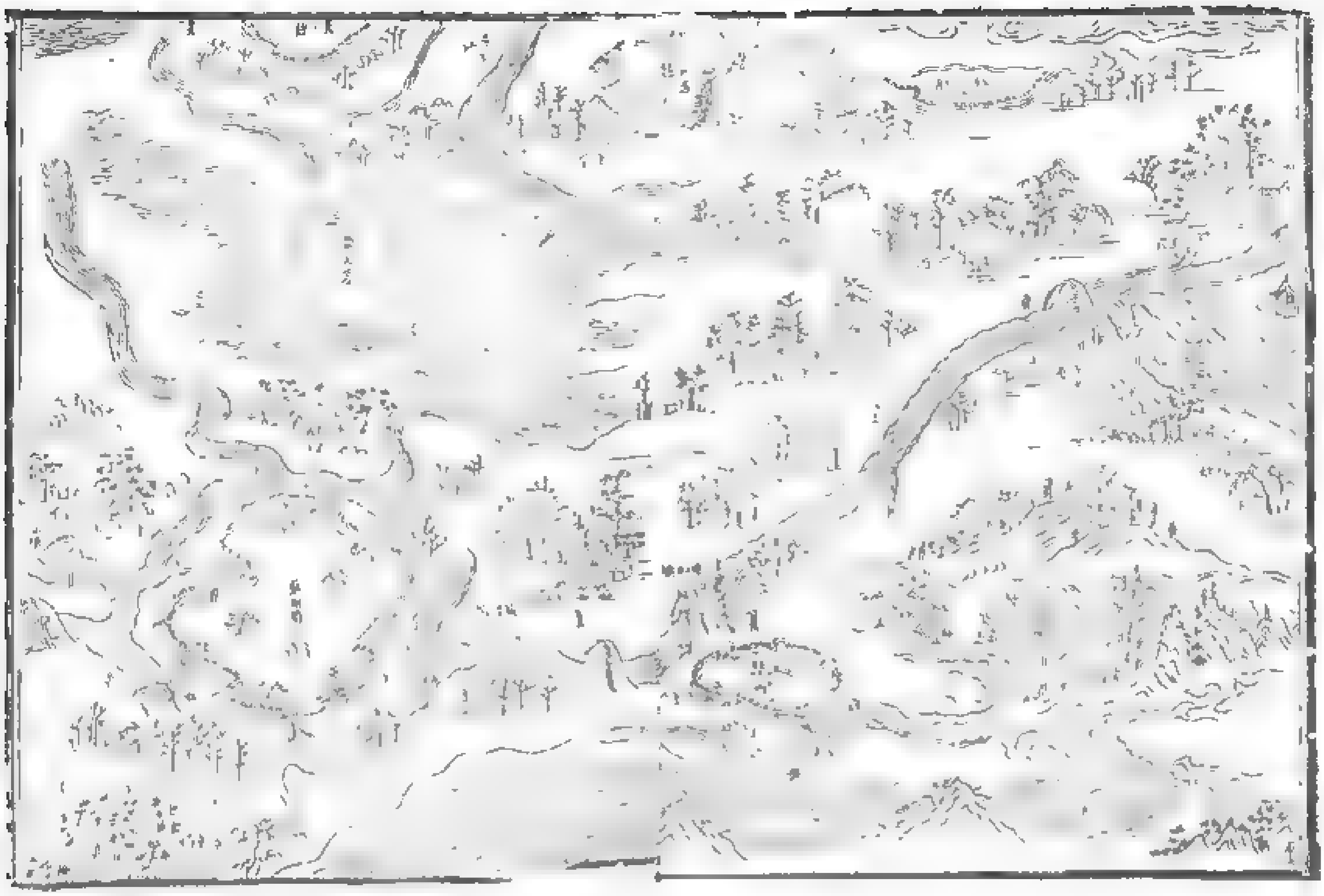
五水者何汶也泗也沂也洸也濟也汶水由南旺入
漕為分水口而諸泉之由汶濟運者凡百四十有四
泗水合洙水過孔林至兗州府金口閘以水雲水入
之而諸泉之由泗濟運者凡六十有四由沂濟運者
凡二十有七若濟寧之托基洸筆諸泉自入運者不
與焉洸水者汶之支流也至濟寧合泗沂合流同入
入于運而諸泉之由洸濟運者惟寧陽之[illegible]卯蛇眼
[illegible]九泉濟水伏見不常自自會通河而濟遂不可問
矣今兗州府之府河俗謂之濟河而諸泉之由濟濟
運者凡[illegible]有汶上西北漯澄滿溝[illegible]水[illegible]則有[illegible]門
閘前有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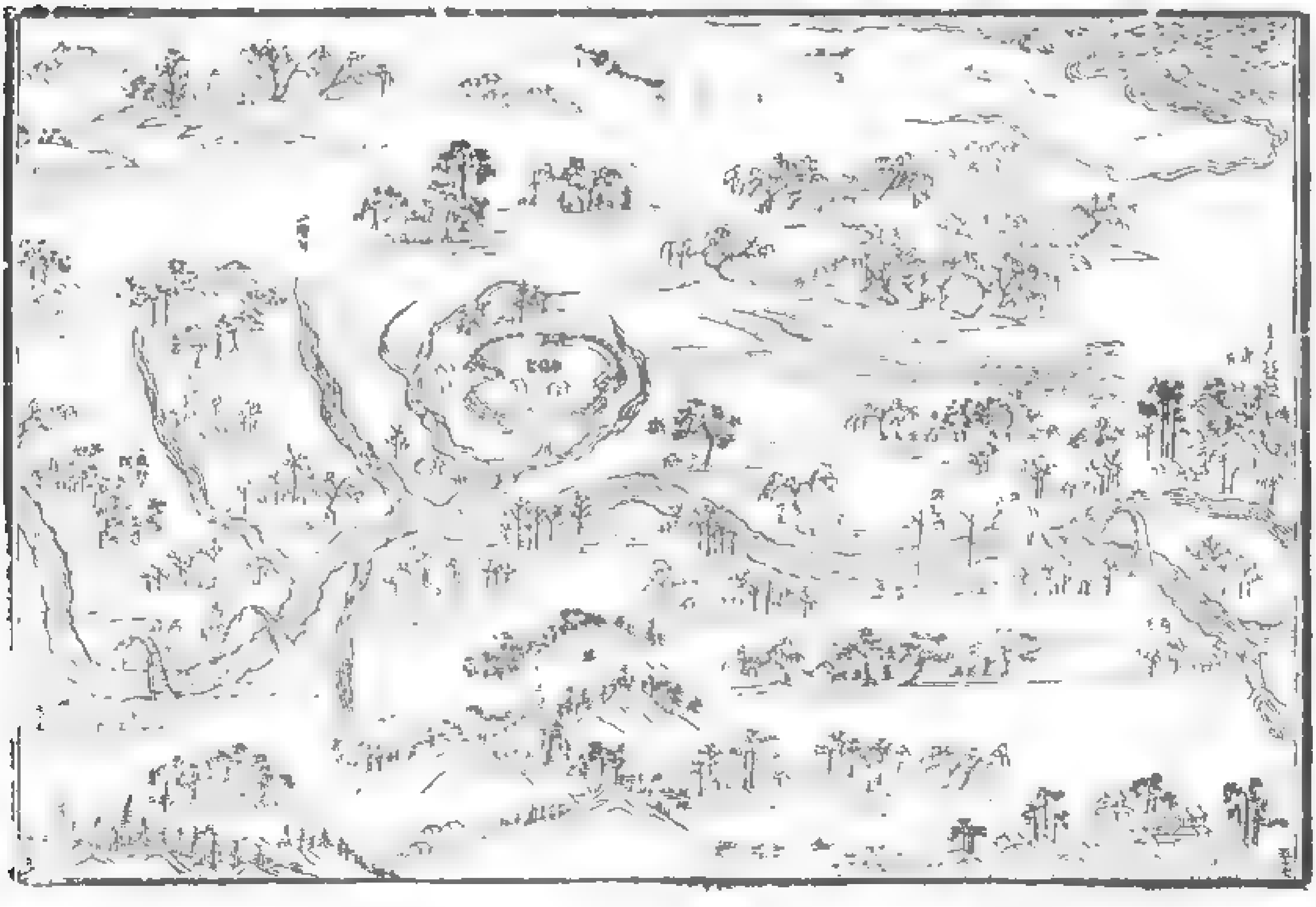
運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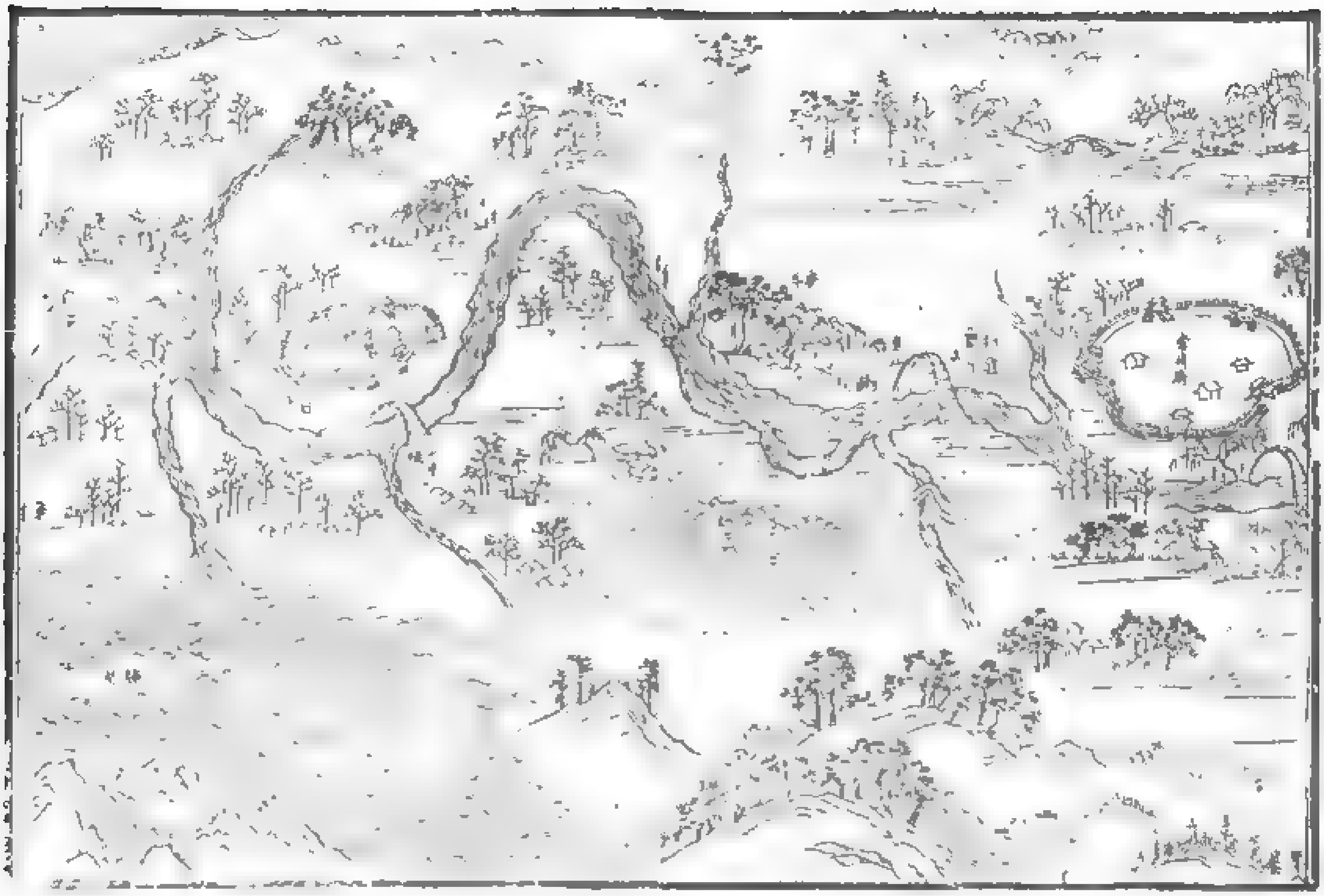
史247-0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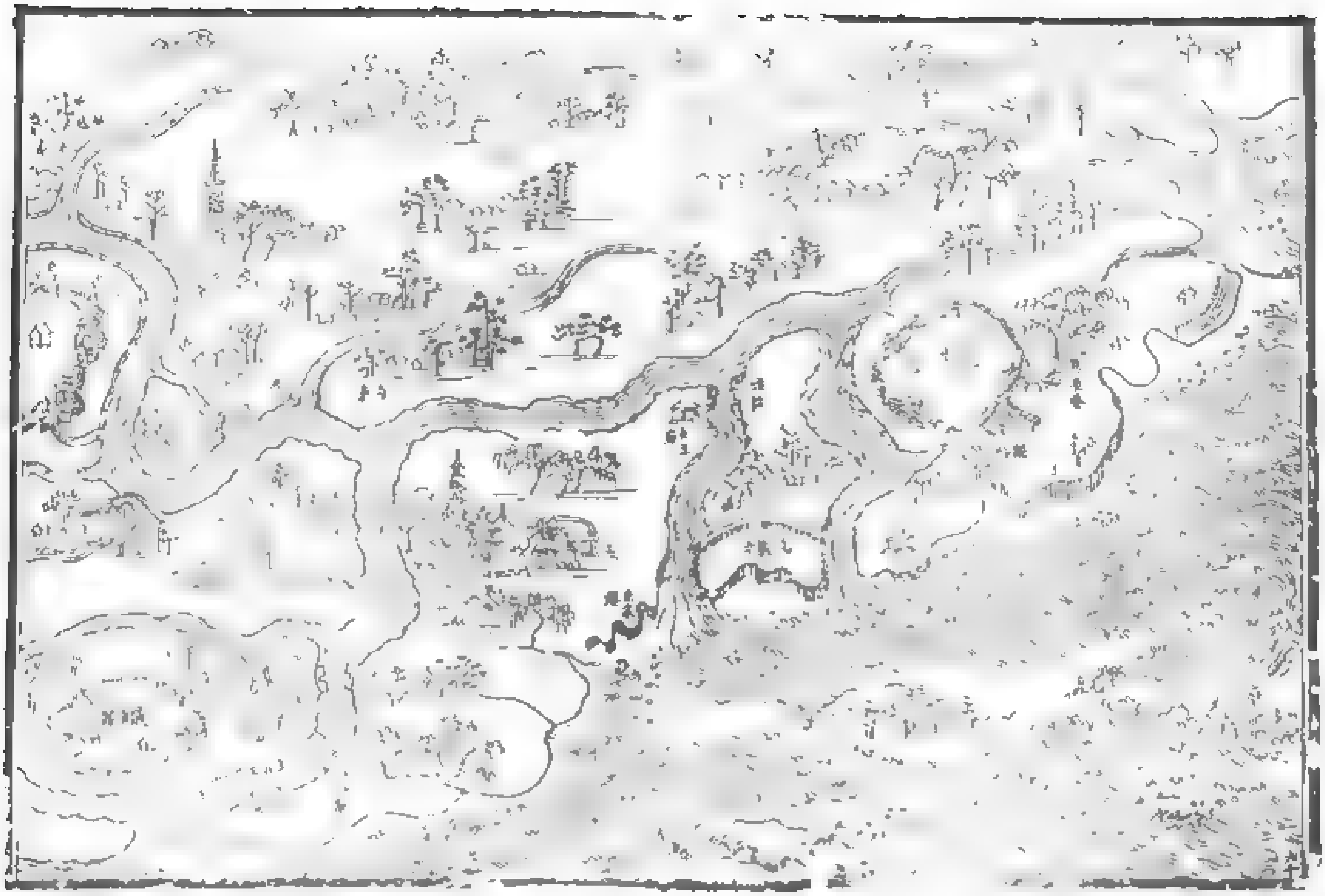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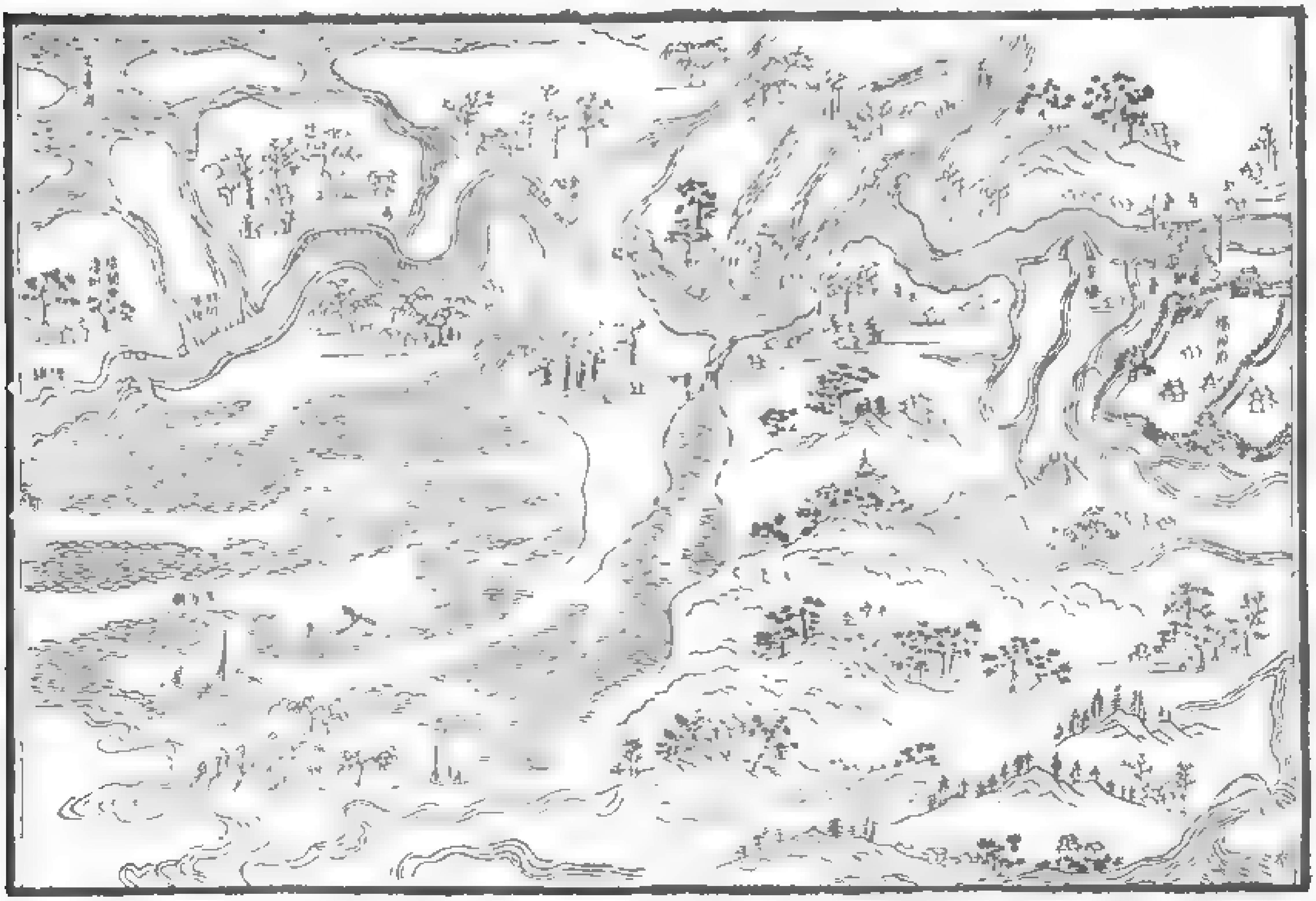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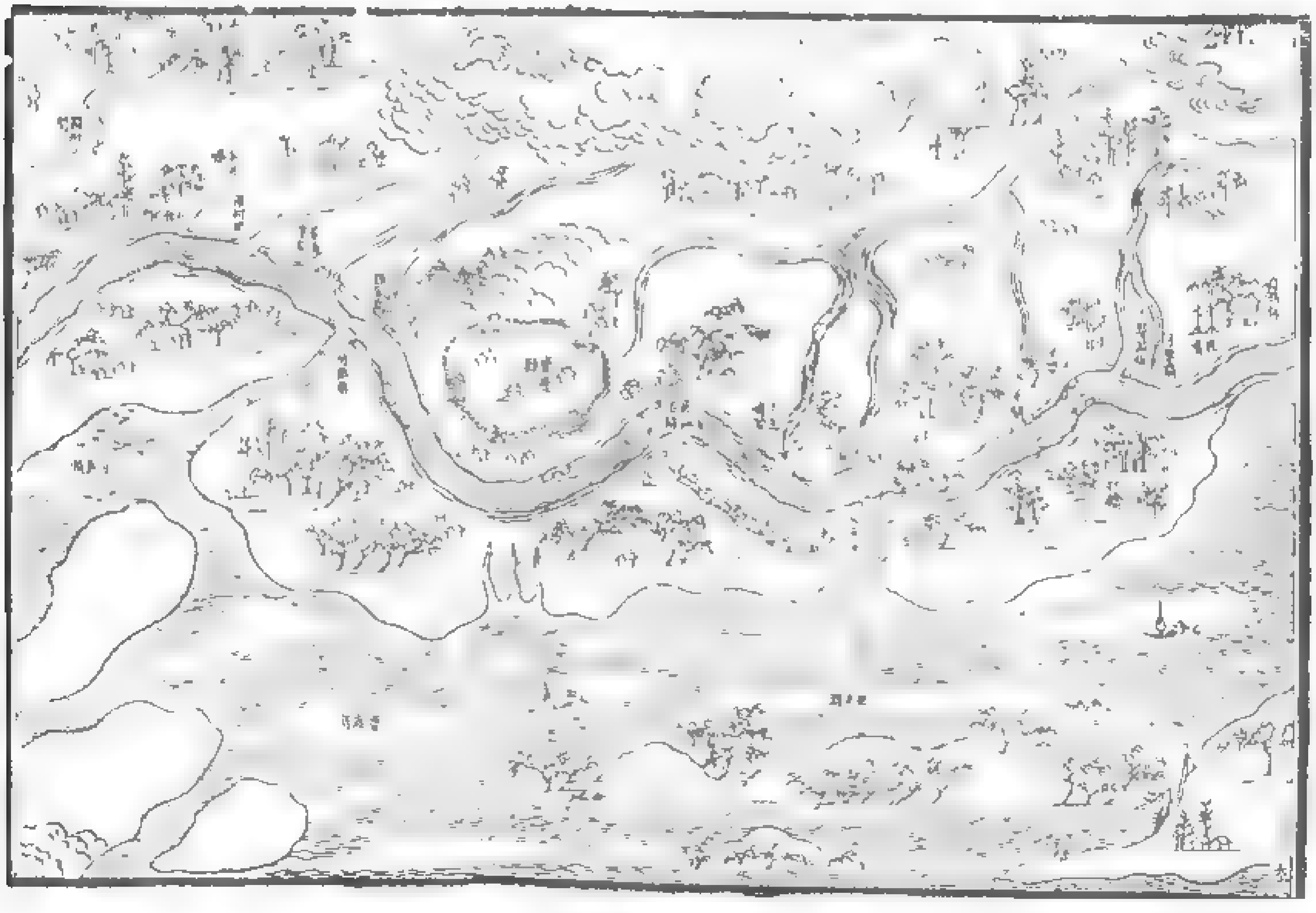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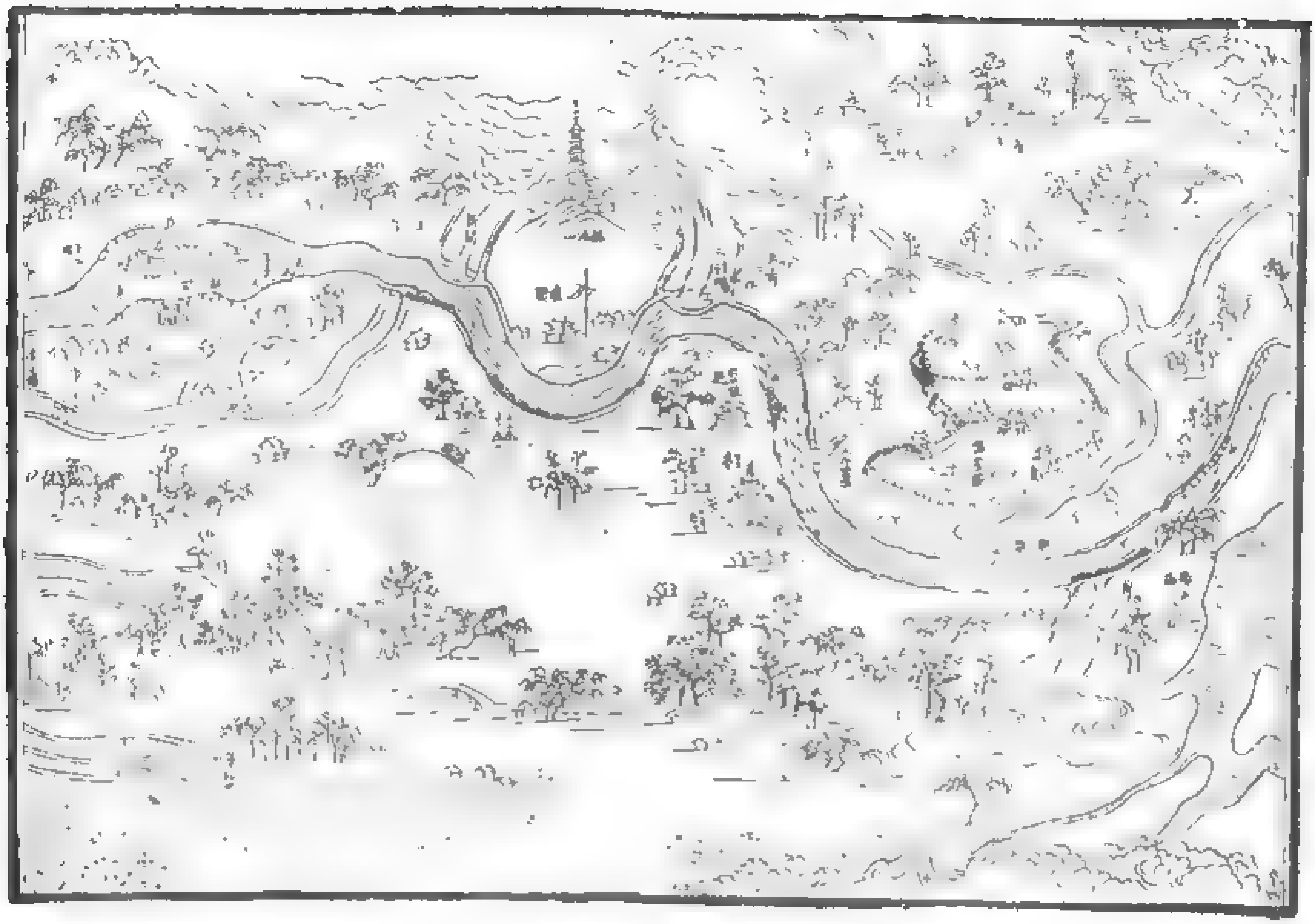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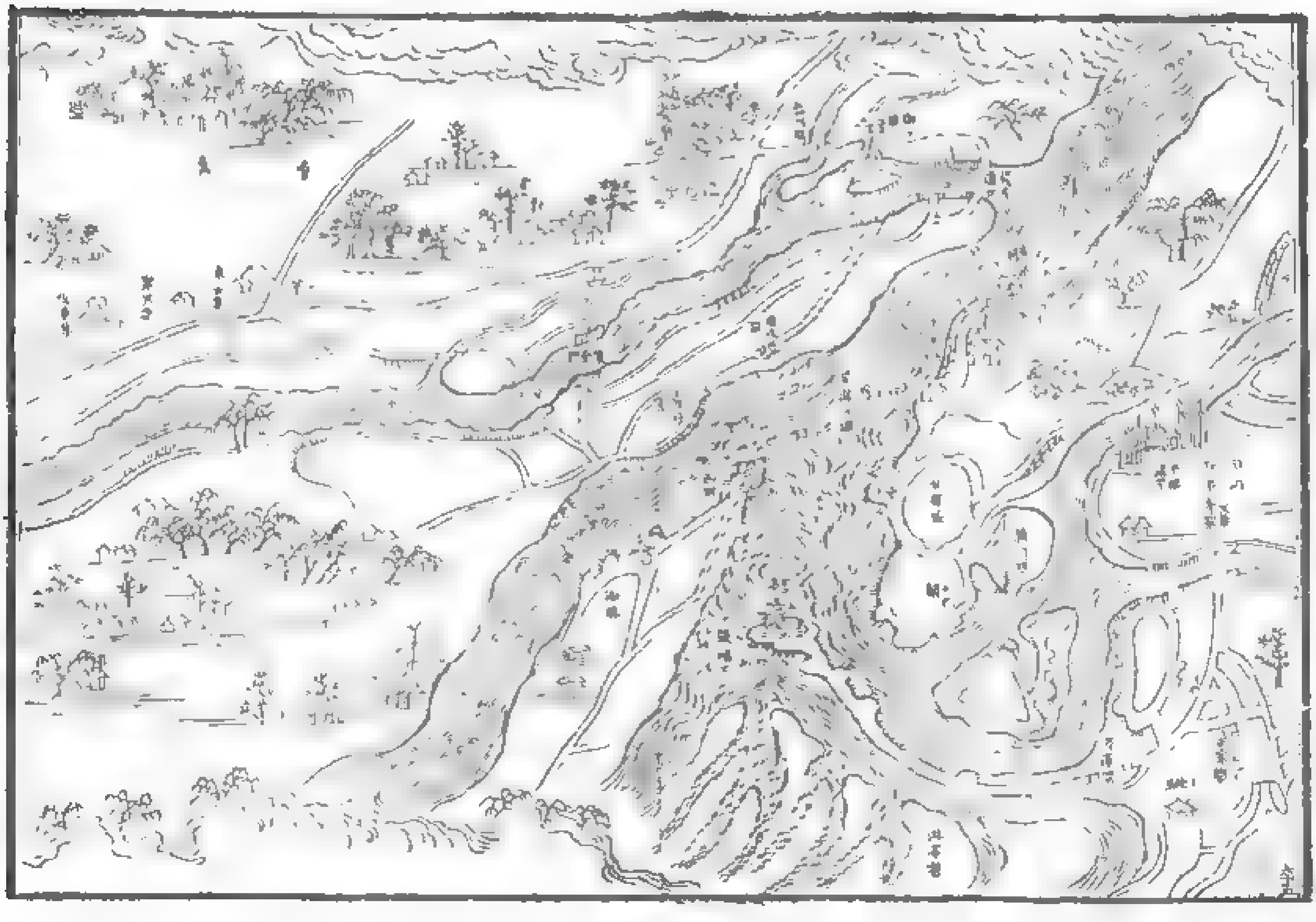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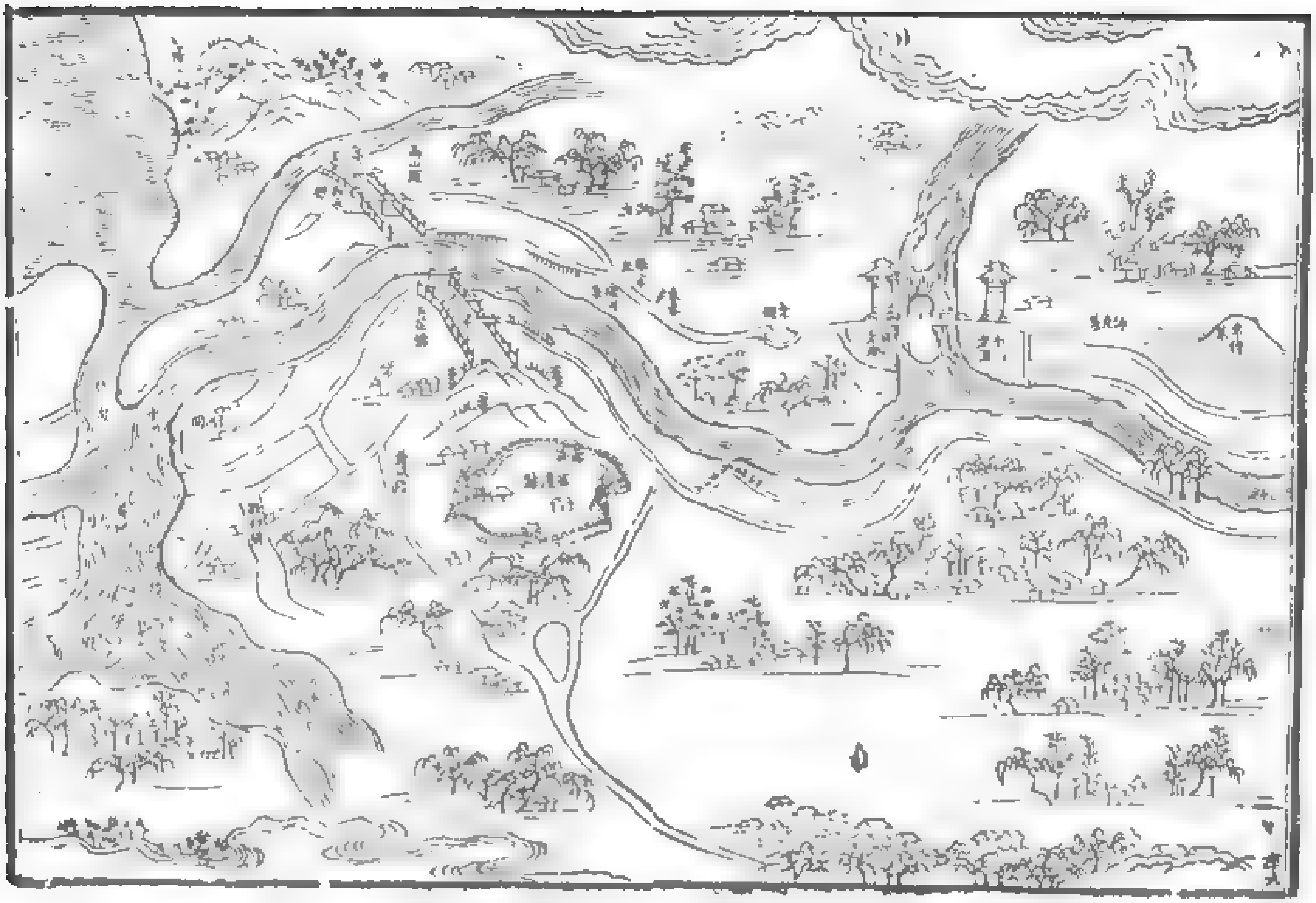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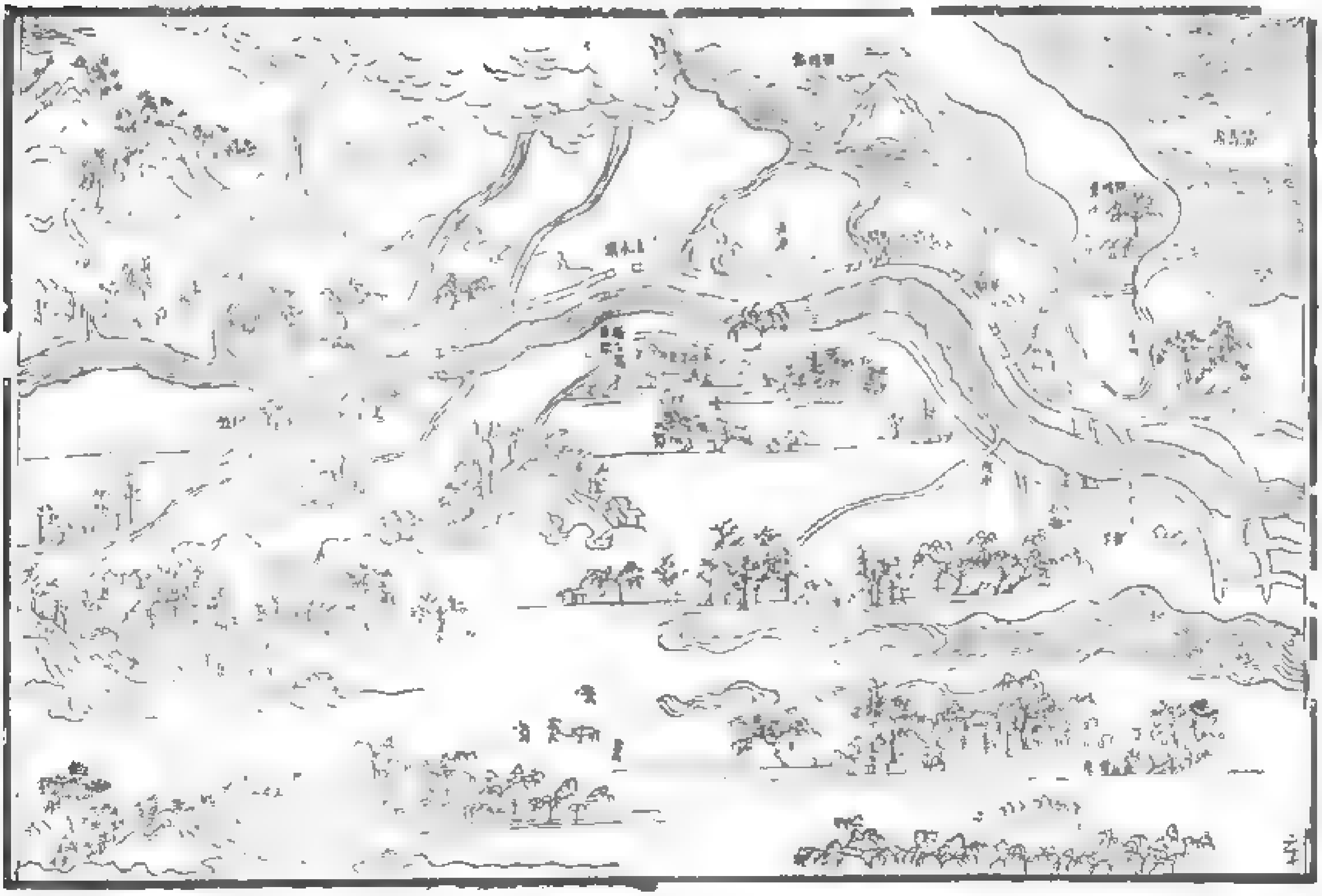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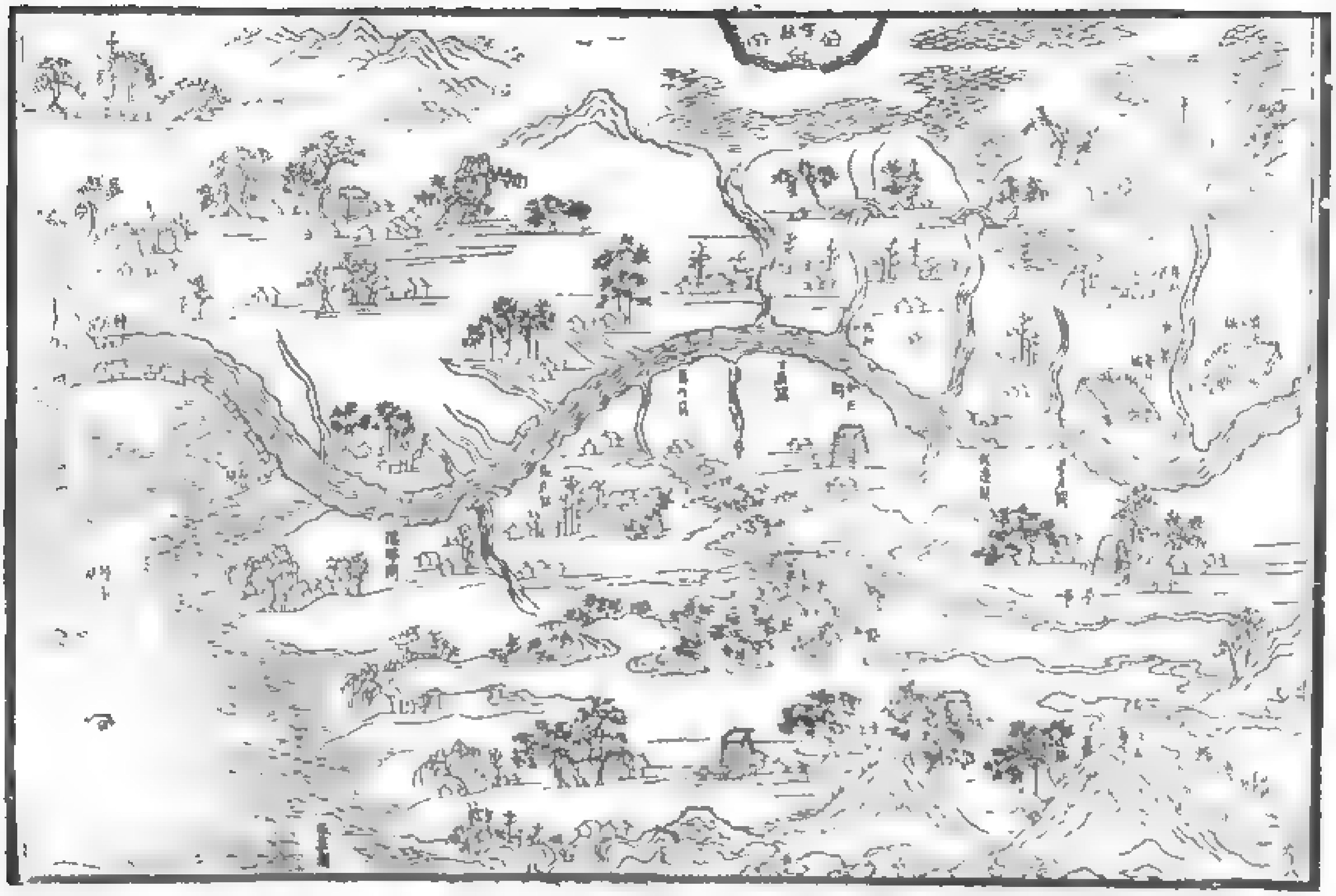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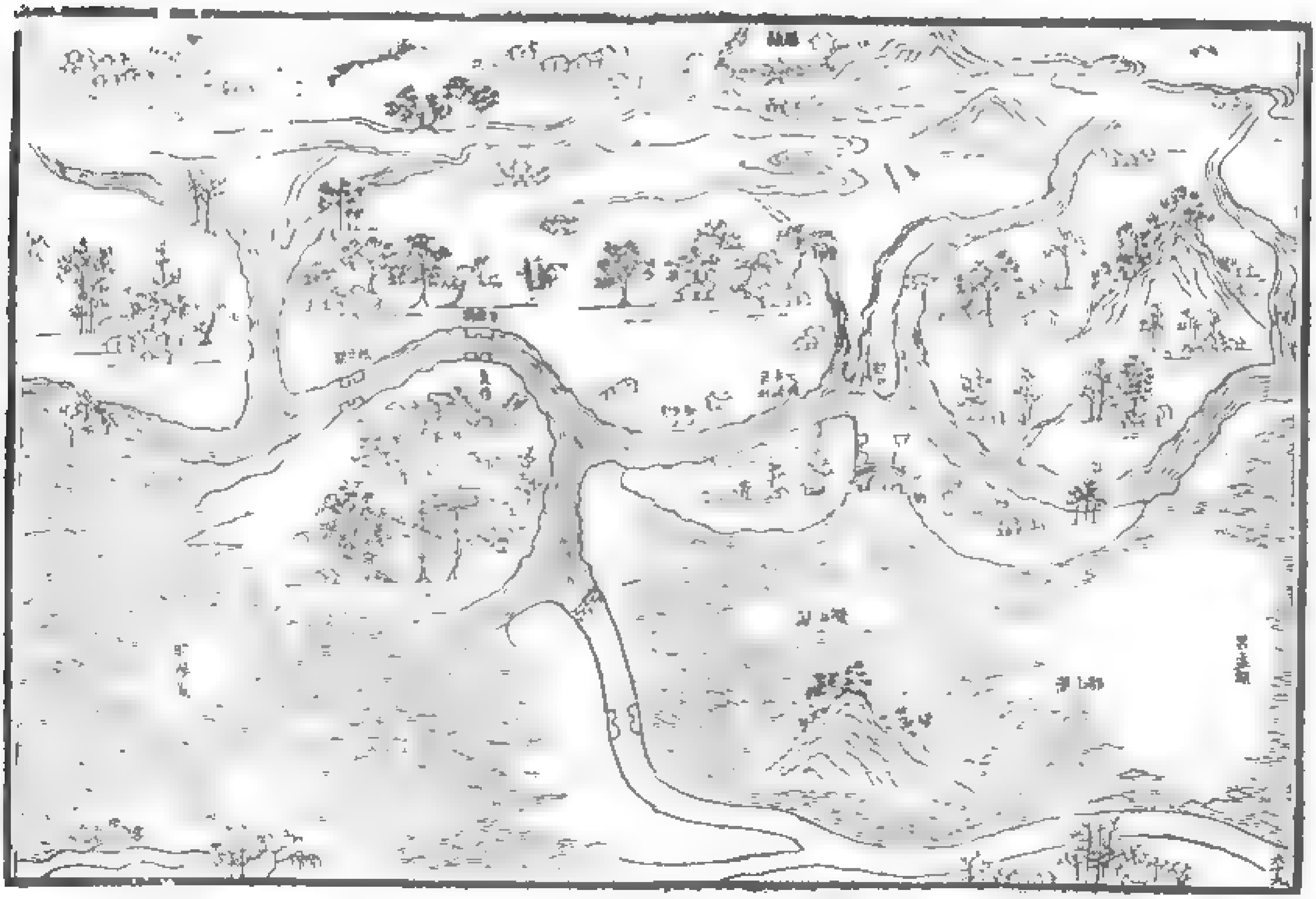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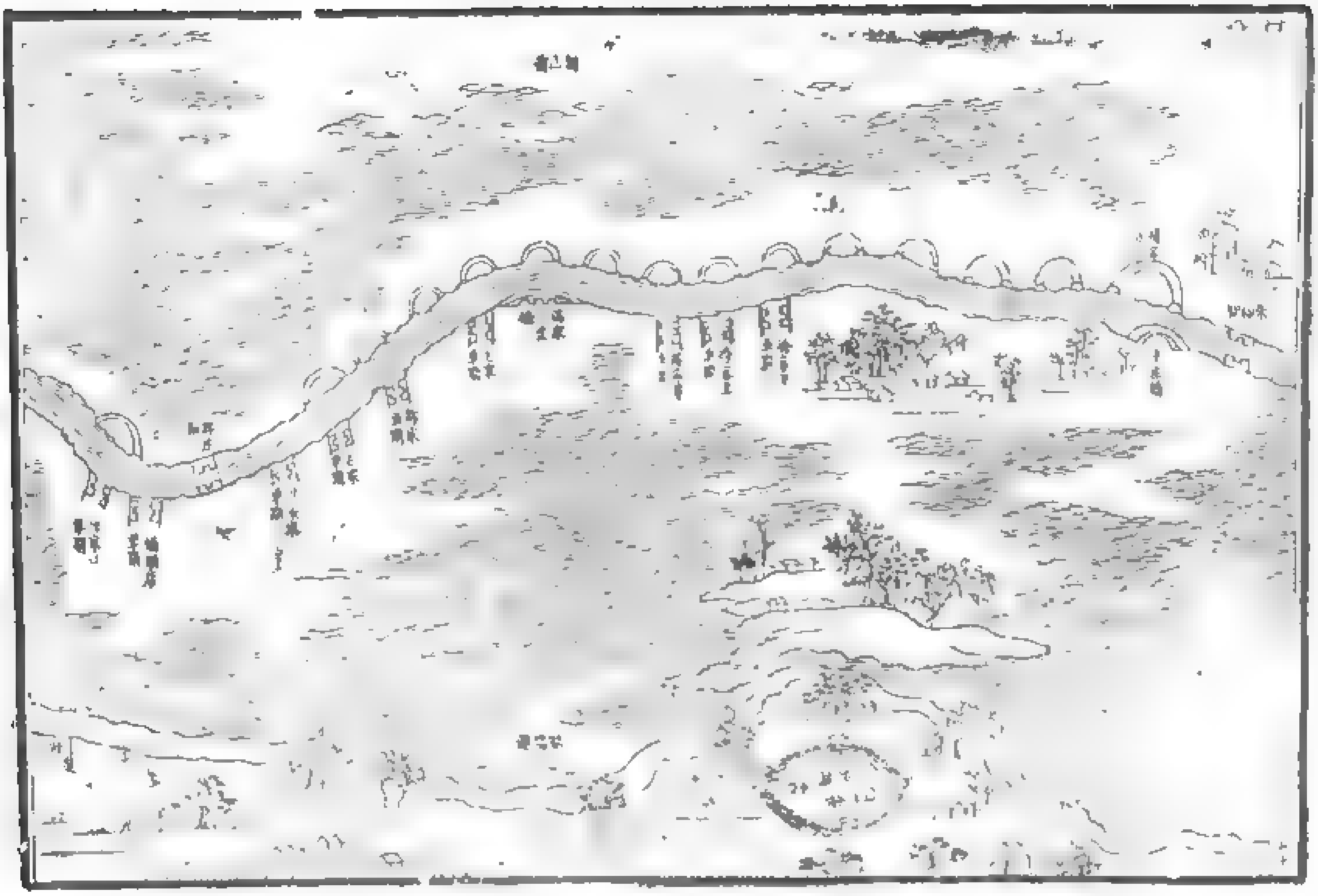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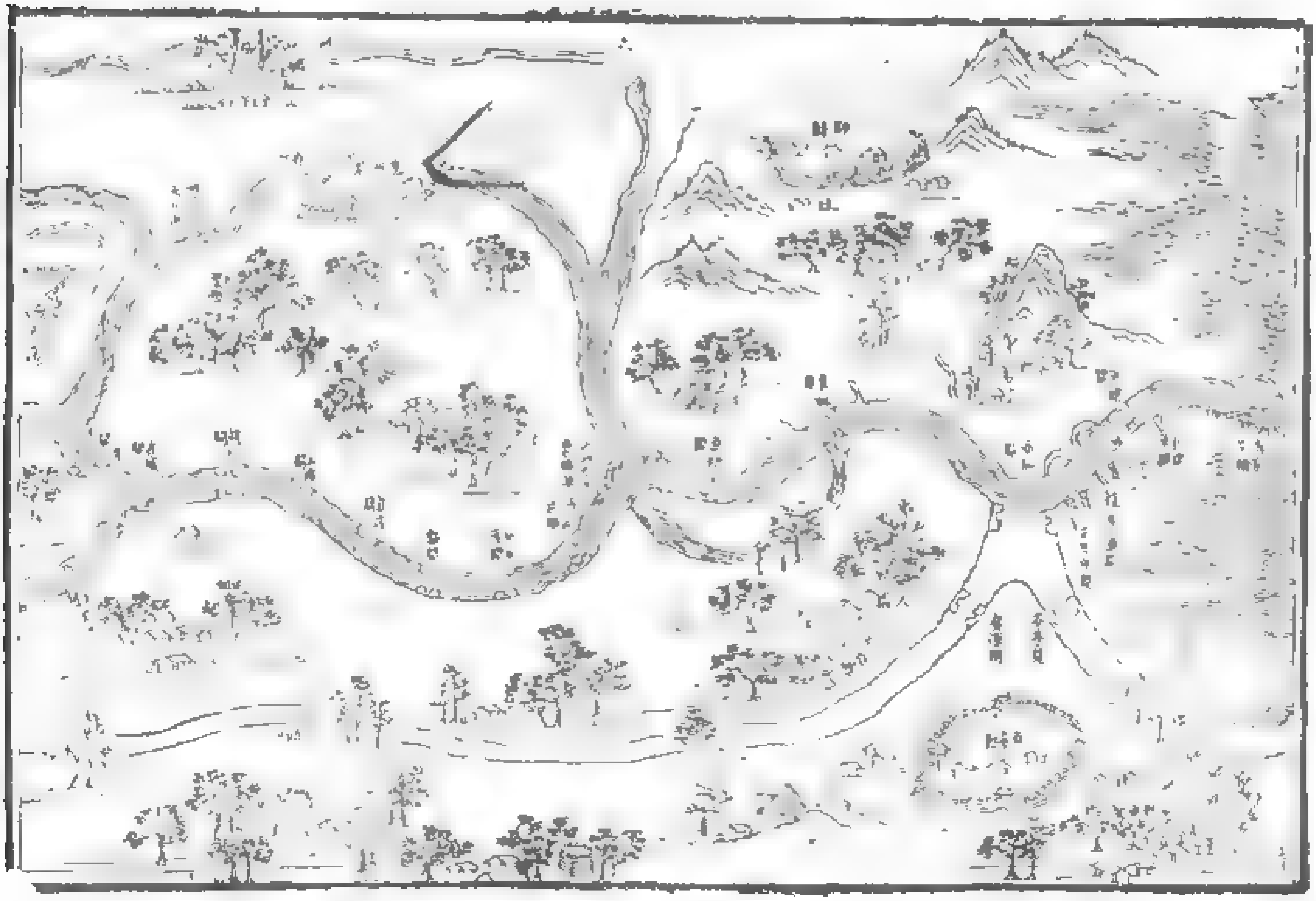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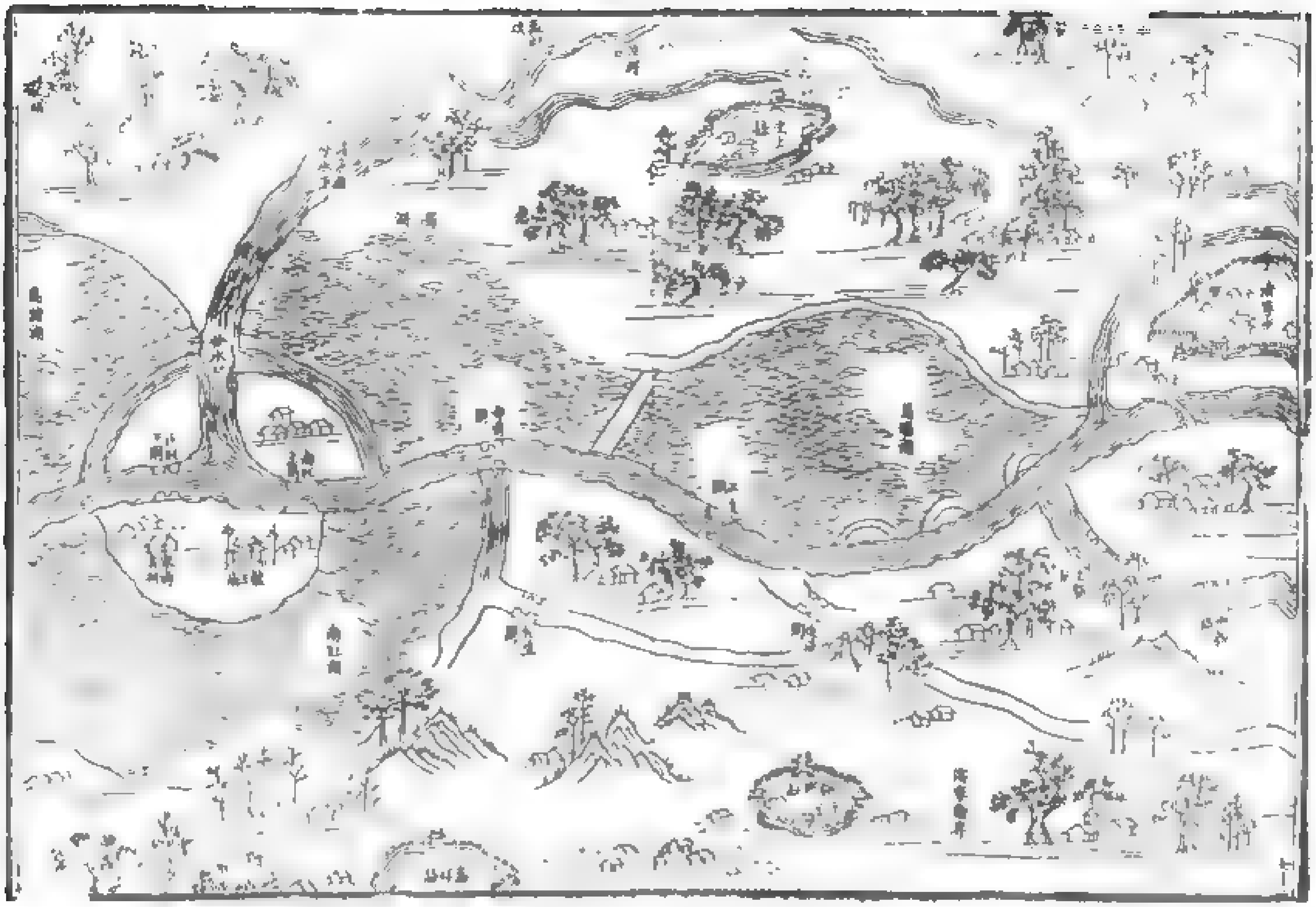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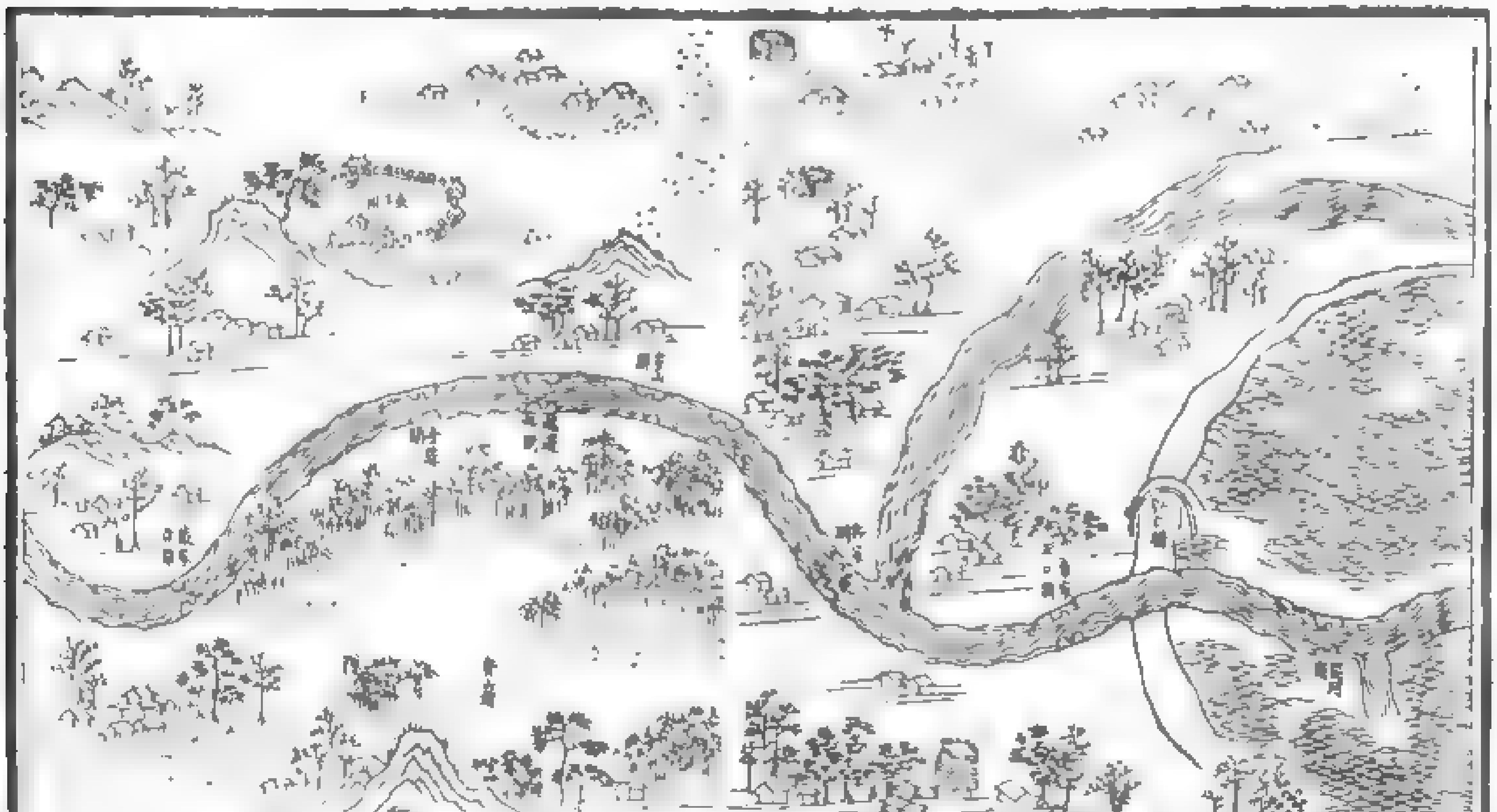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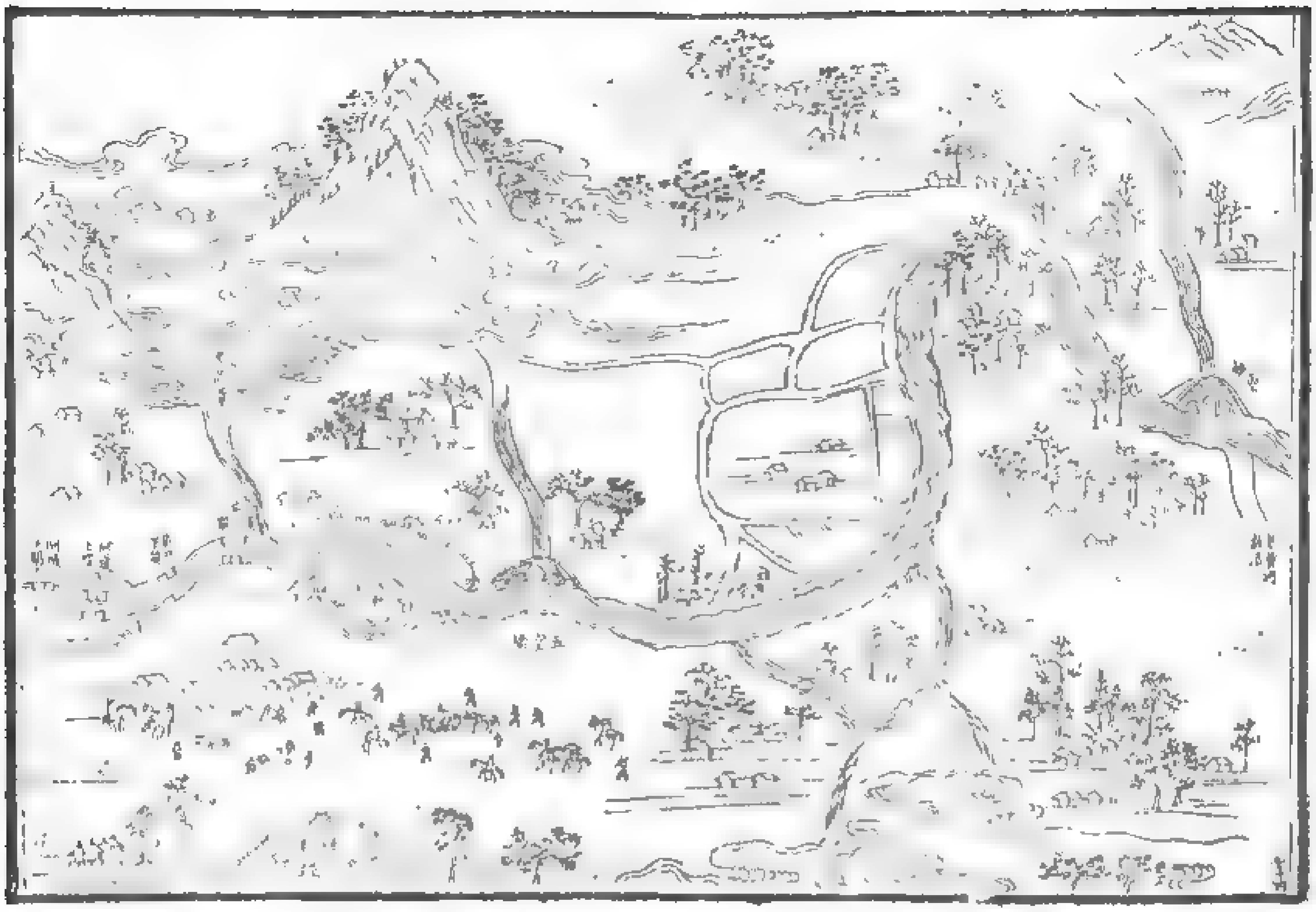
史247 0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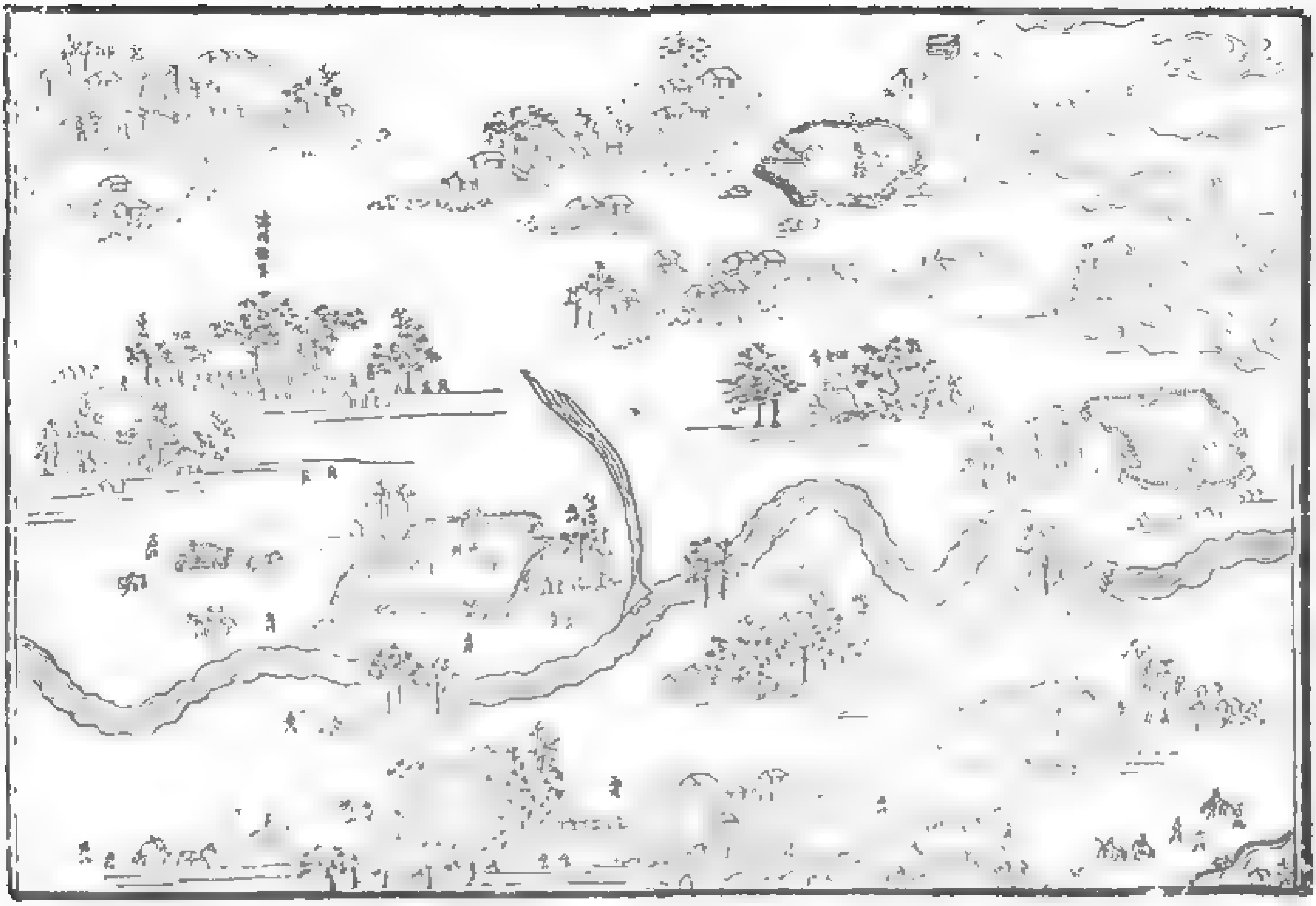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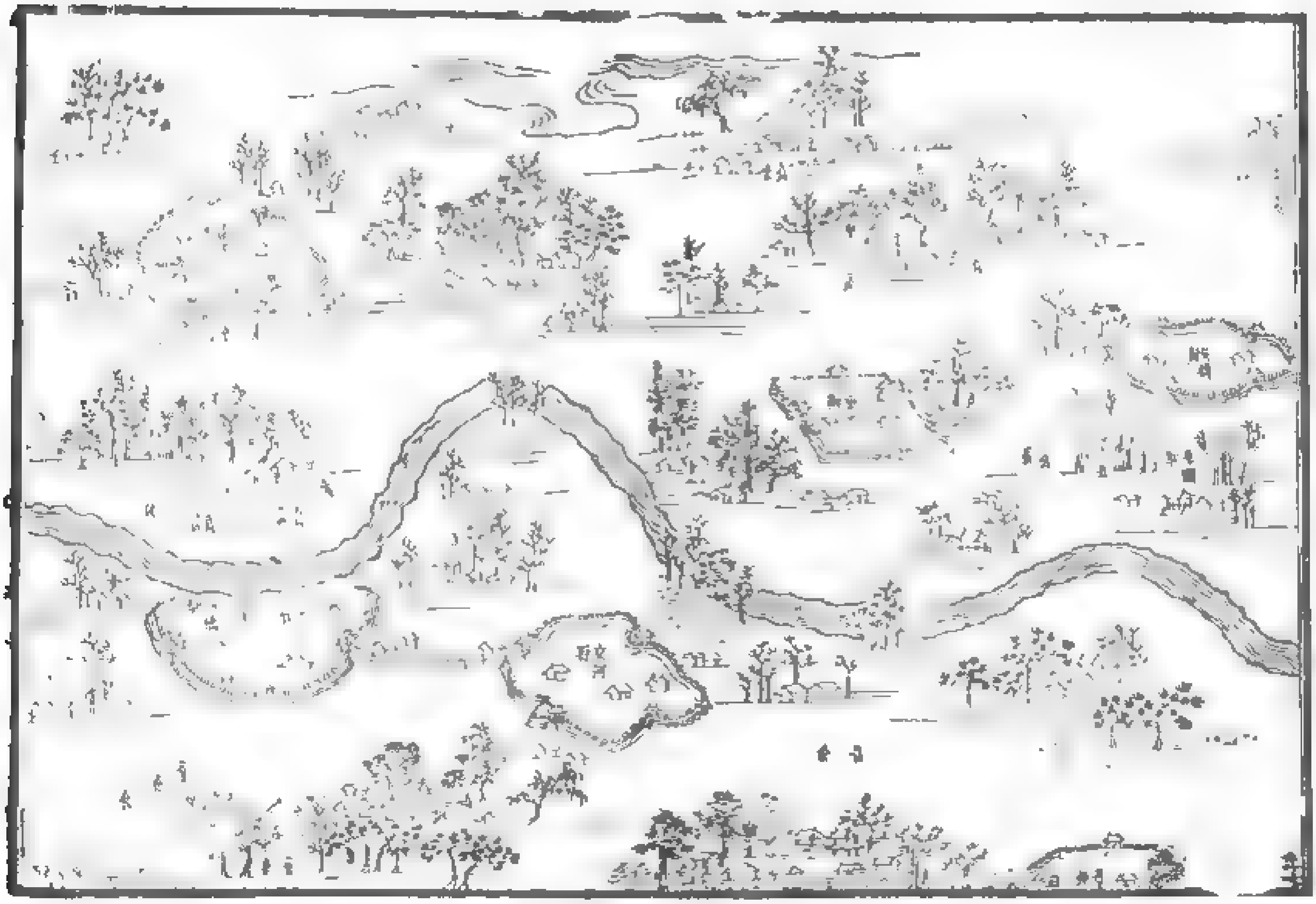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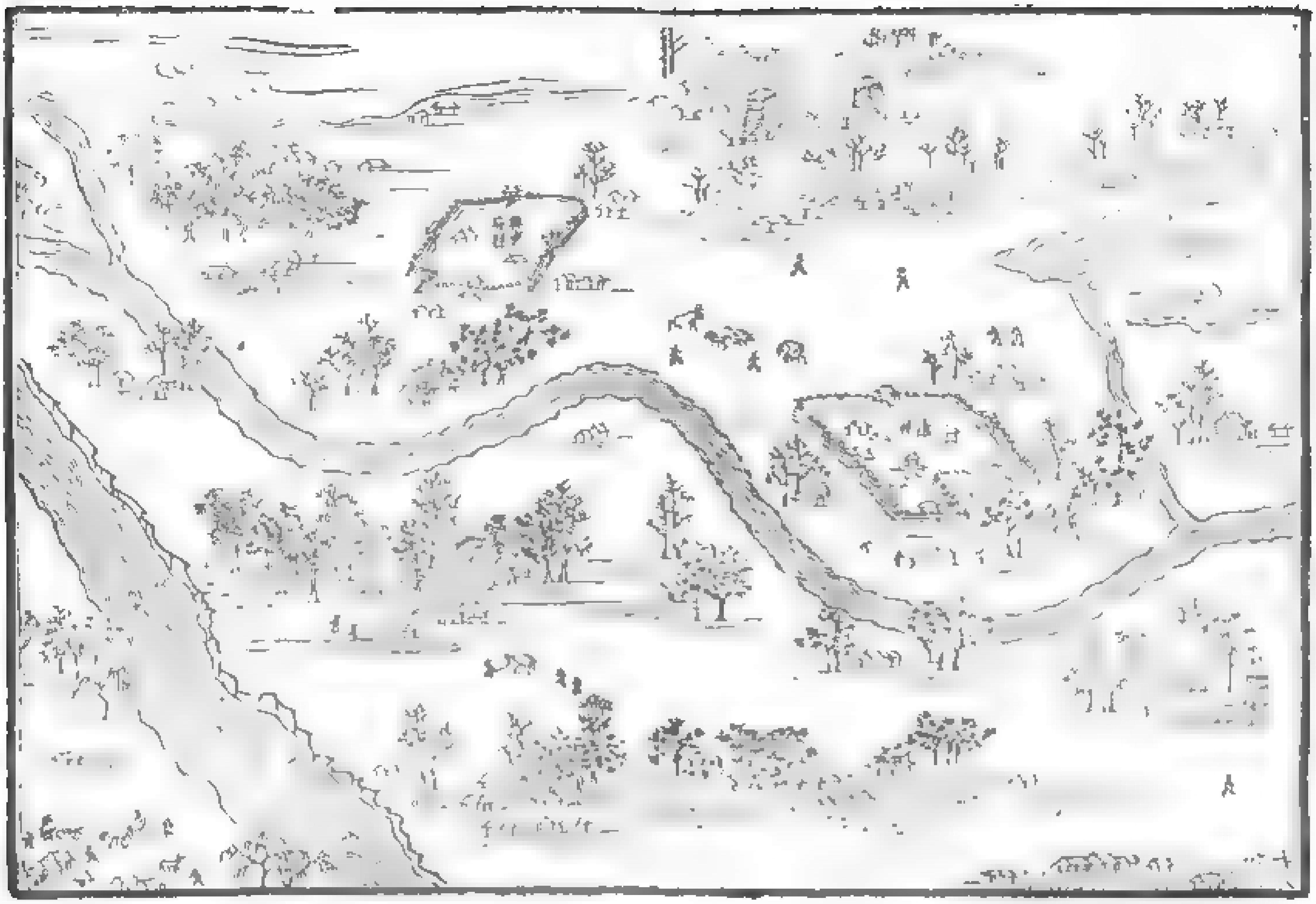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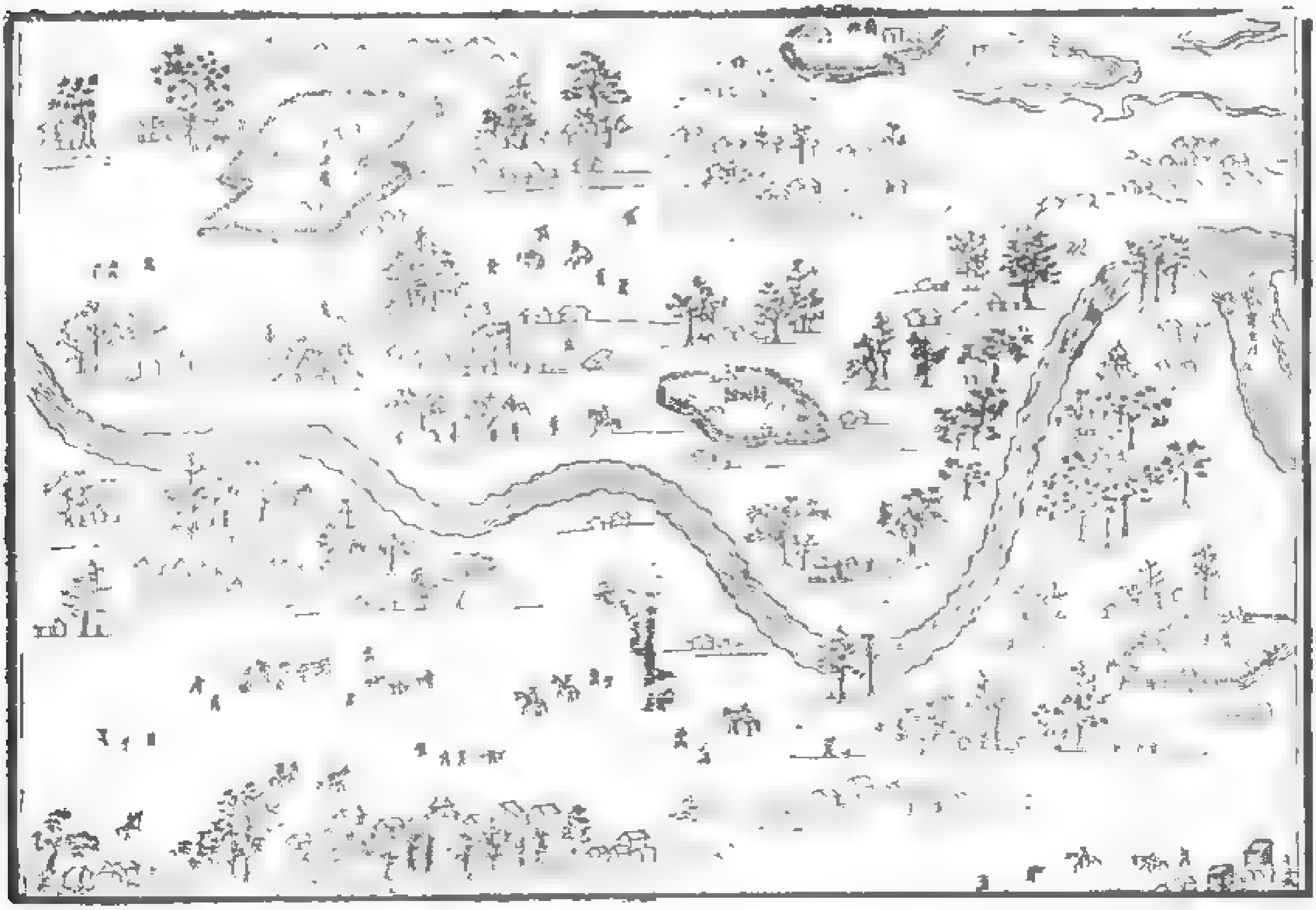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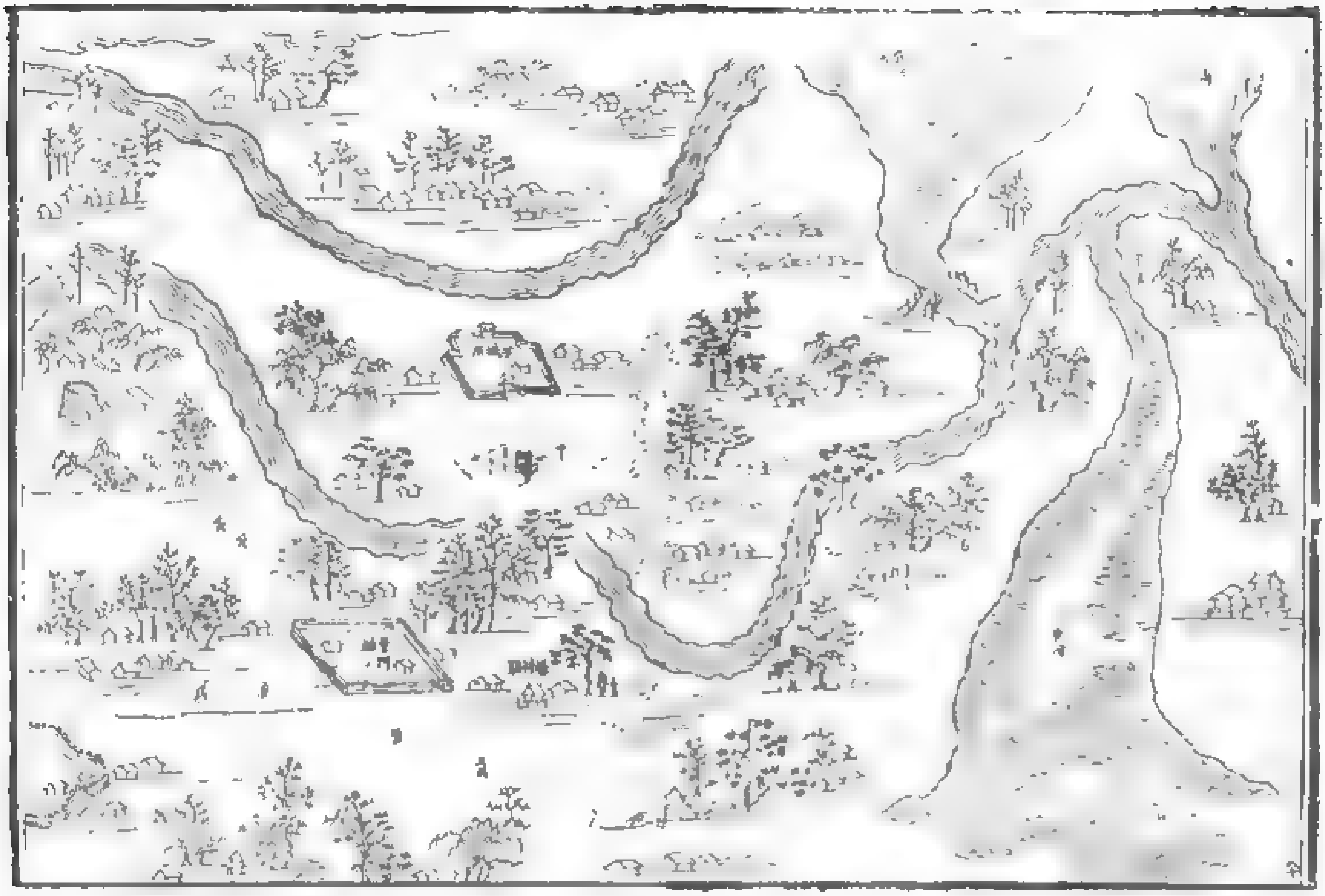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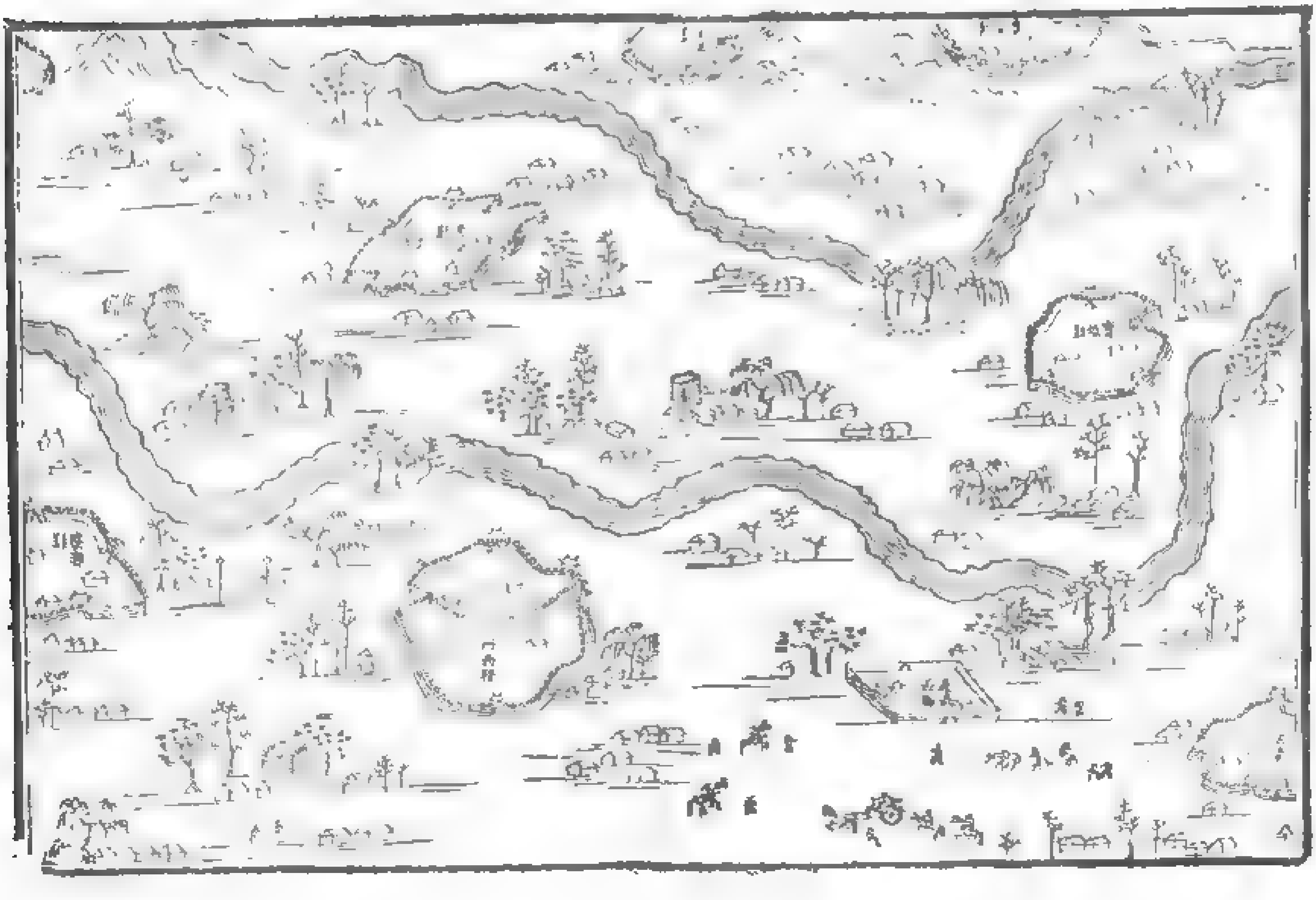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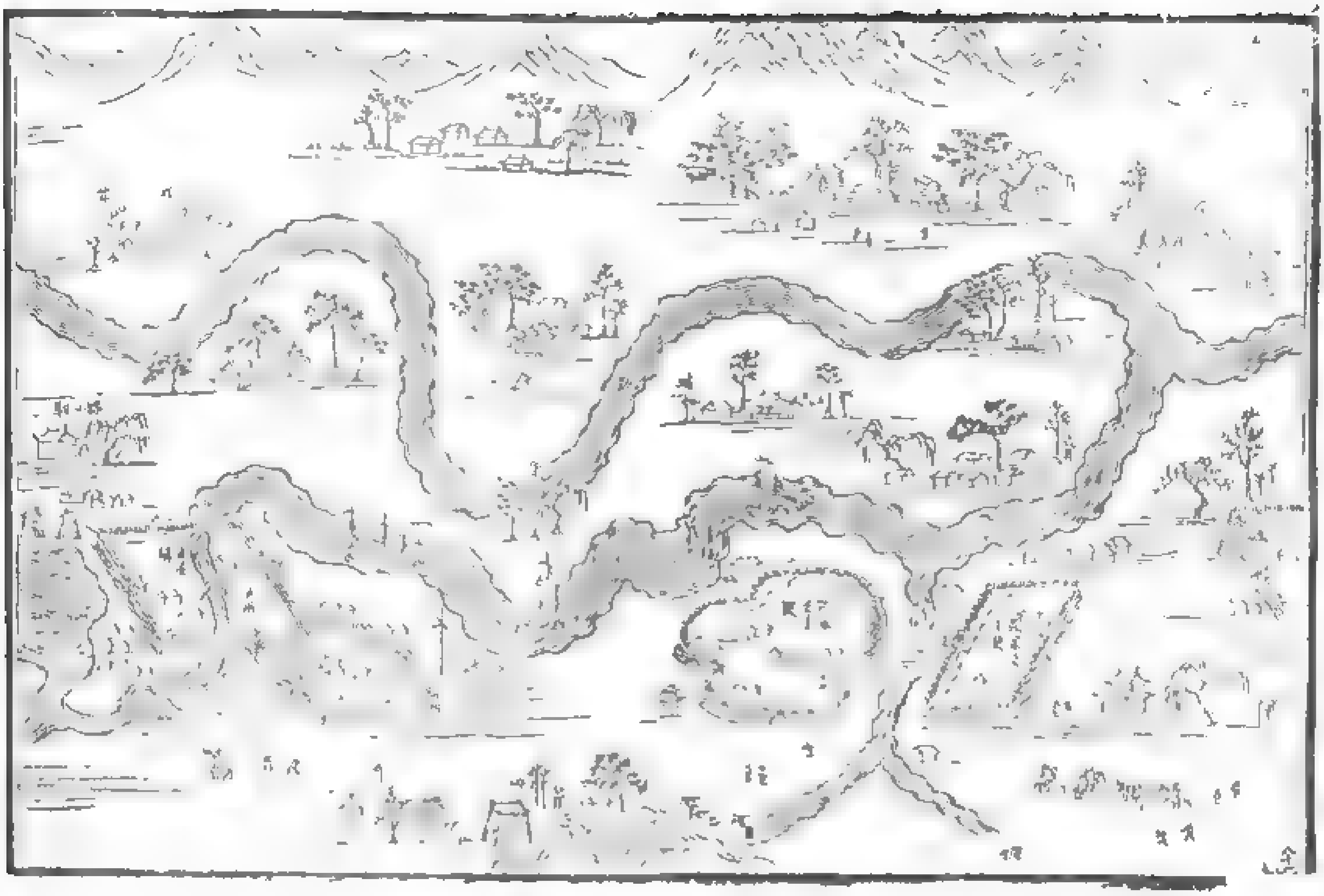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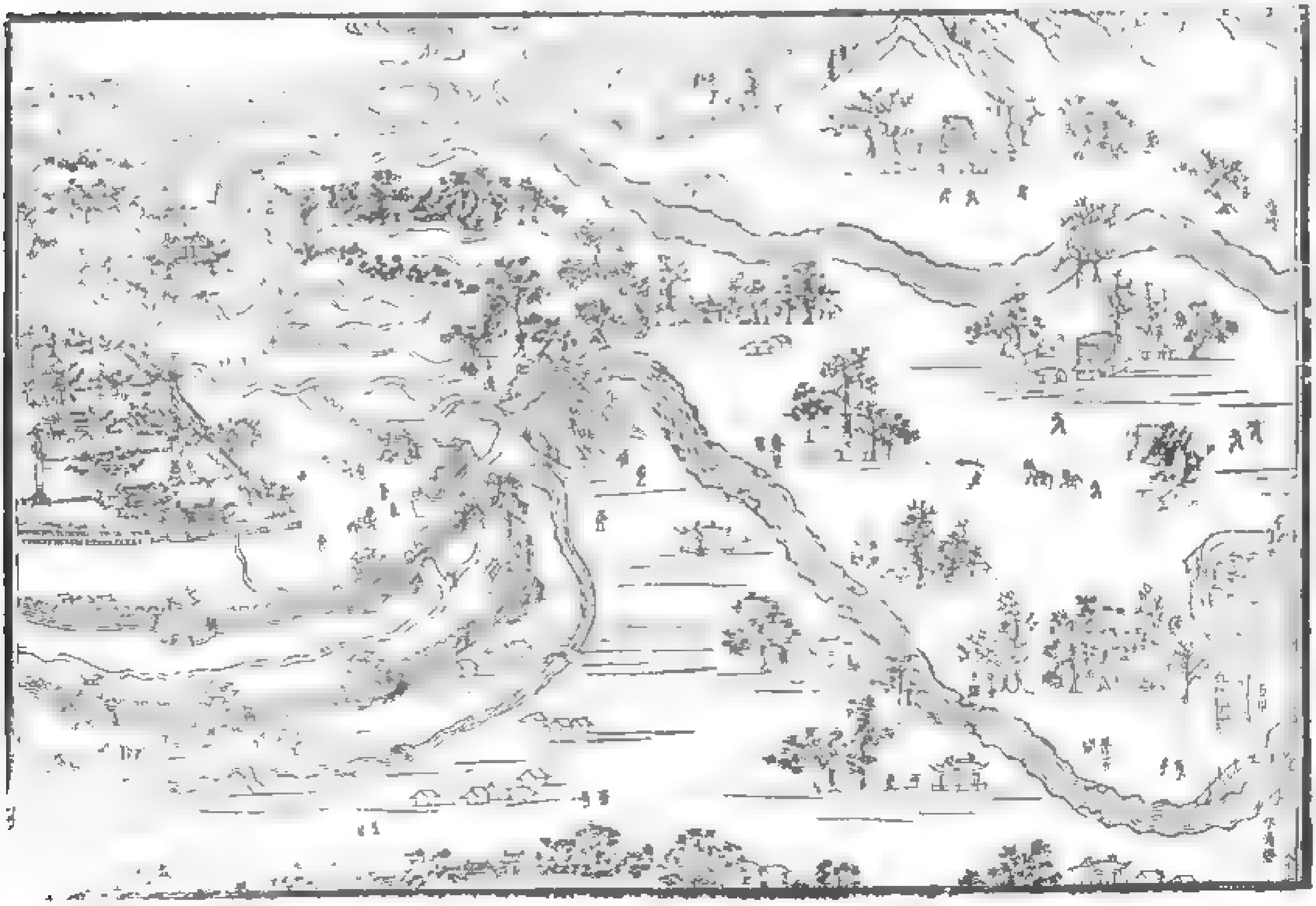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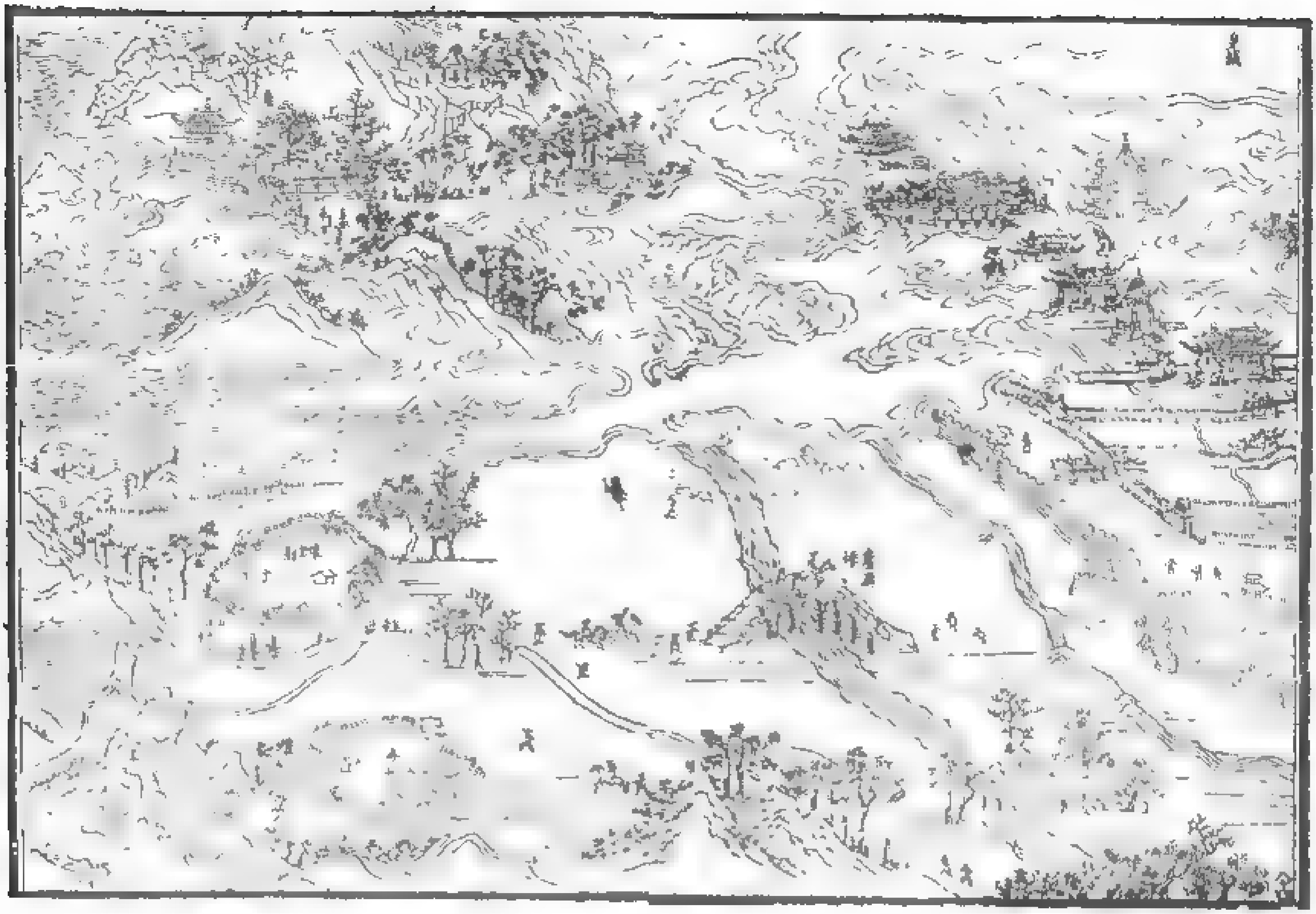
史247-0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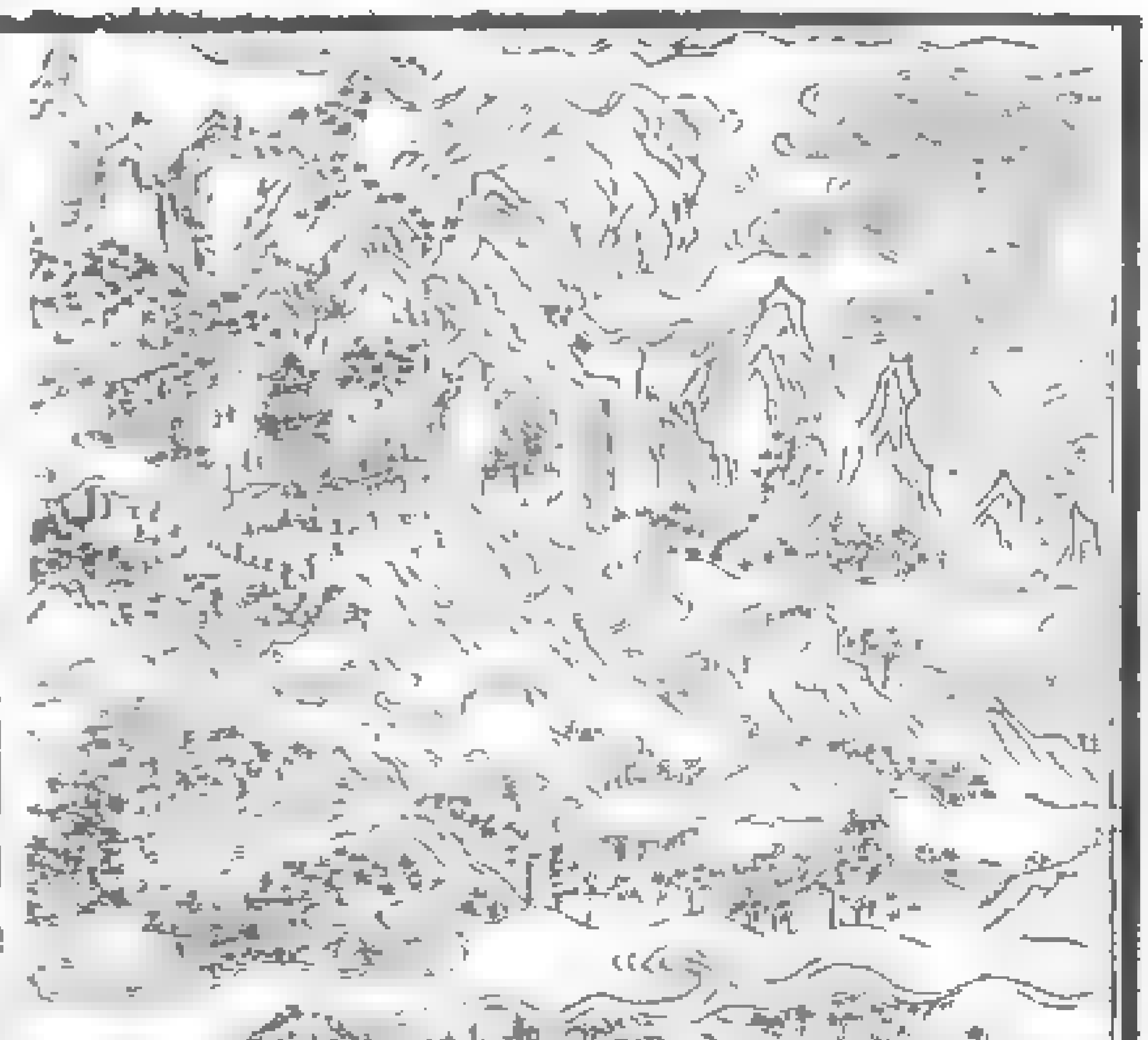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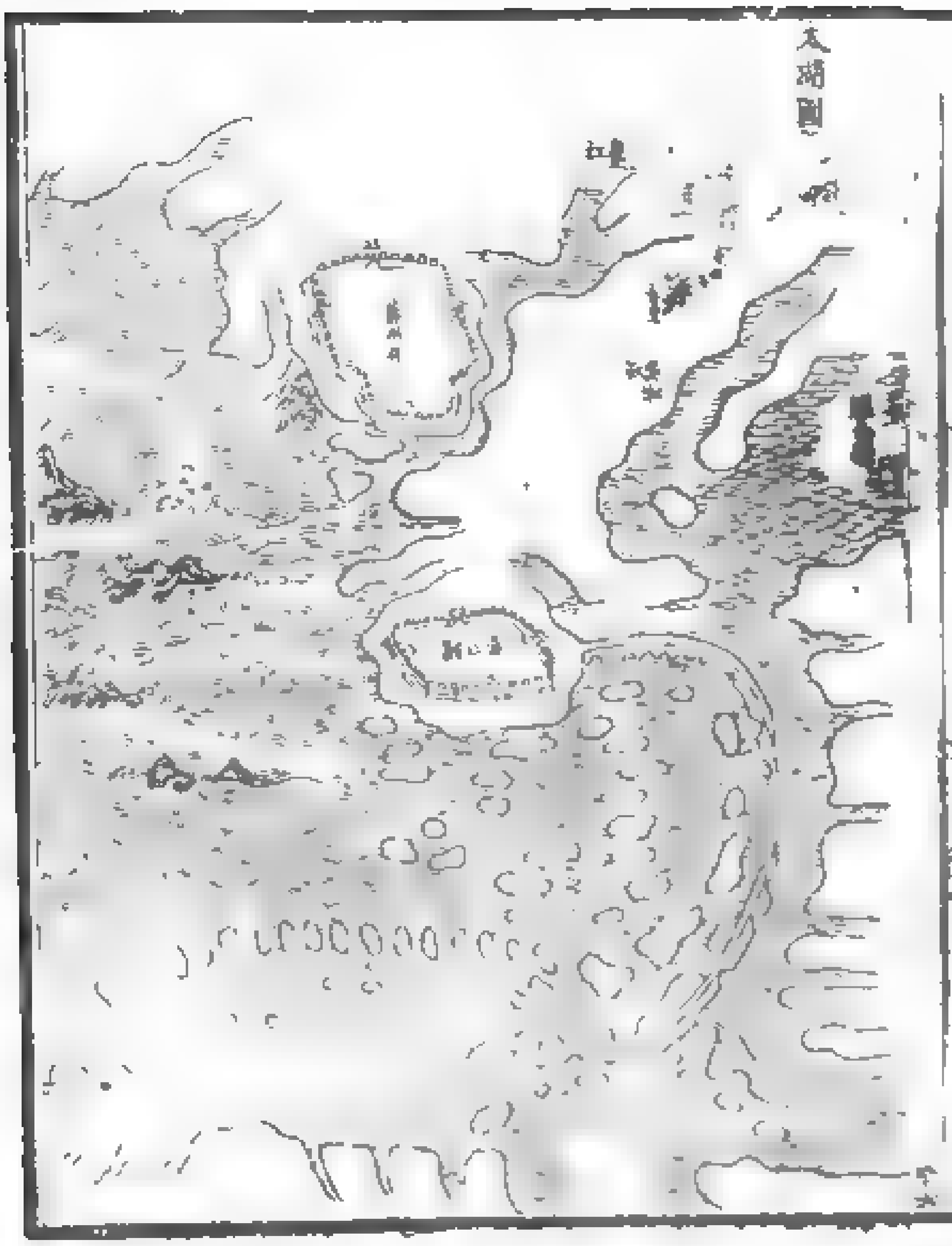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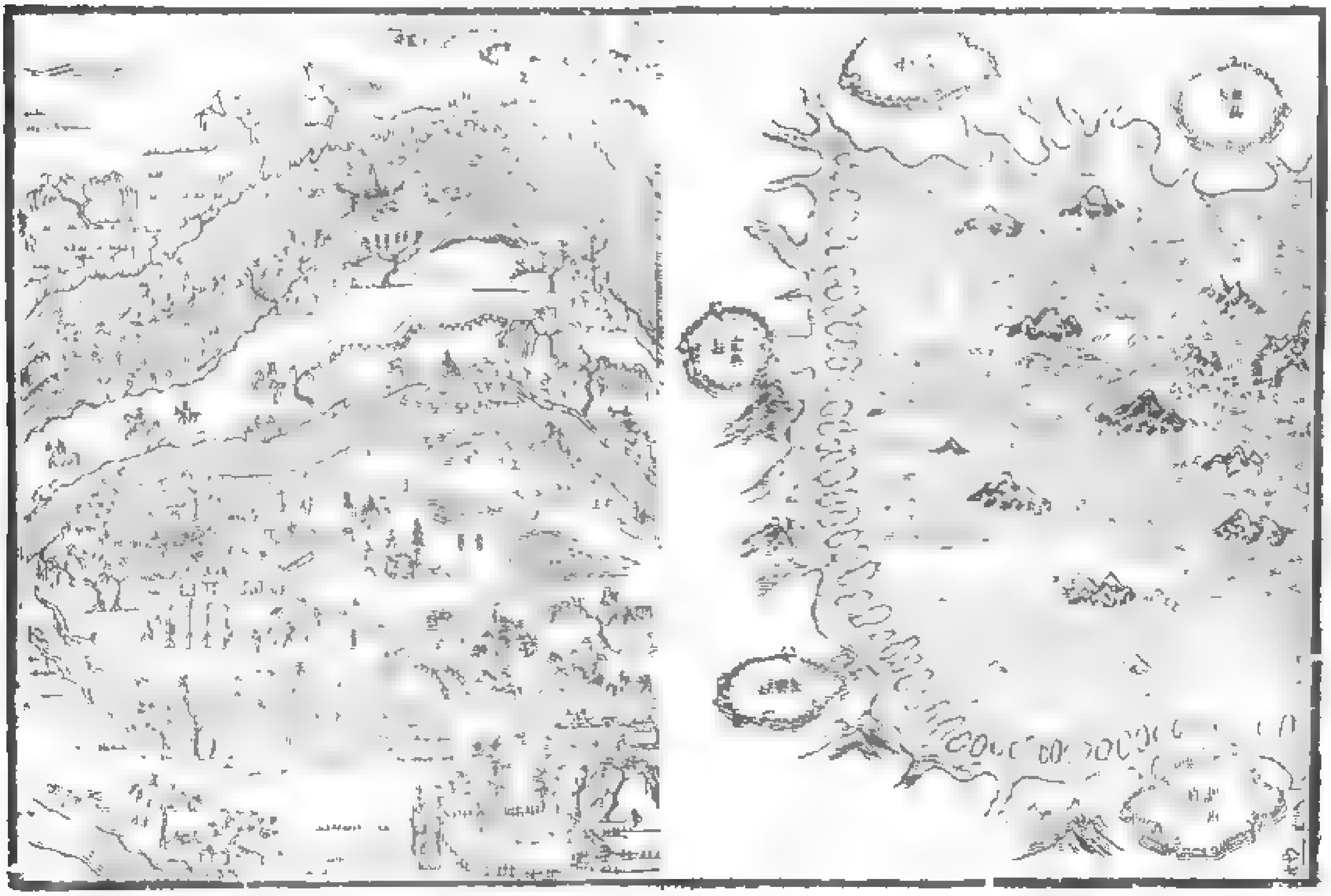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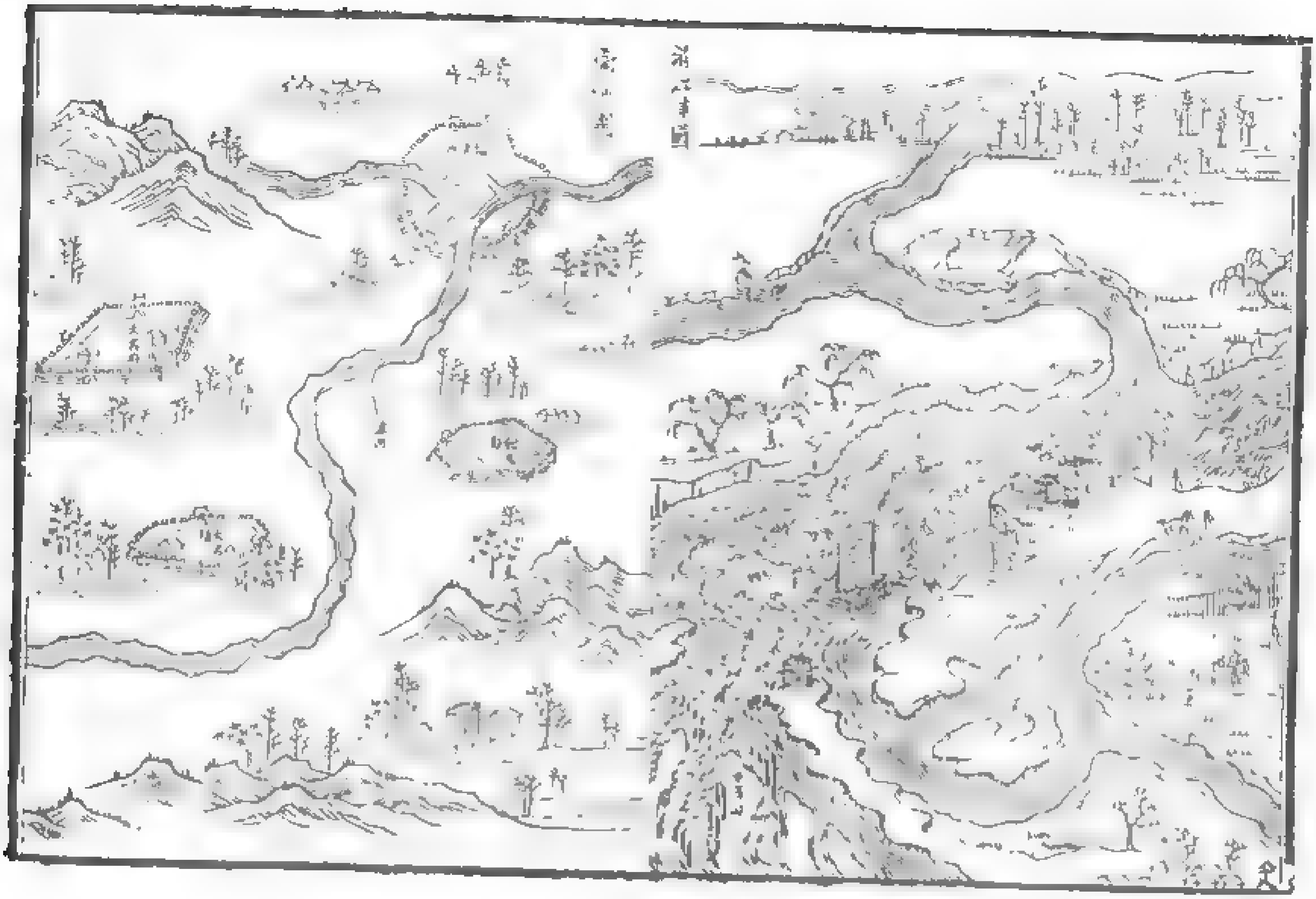
孟子言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行其所無事則
不與水爭獨黃河之不然而運河尤甚吳楚王貢
浮江漢自瓜儀溯流而上渡淮黃入中河運口緣中
河至山東閘河即元之會通河也明初宋尚書用白
老人計於南旺分水四分南流六分北流皆以智力
導引之[illegible]得[illegible]其淺澀[illegible]不負重[illegible]設水匱引泉源
分[illegible]以濟水之不足於是南接淮泗北通白衛
衡[illegible]尾[illegible]以通今水匱台相居多泉源大半
淤[illegible]大[illegible]栽去運[illegible]淺阻山東舊
政事[illegible]運河[illegible]自靳文襄而後二
十餘年[illegible]淮黃水漲[illegible]以築堤為上策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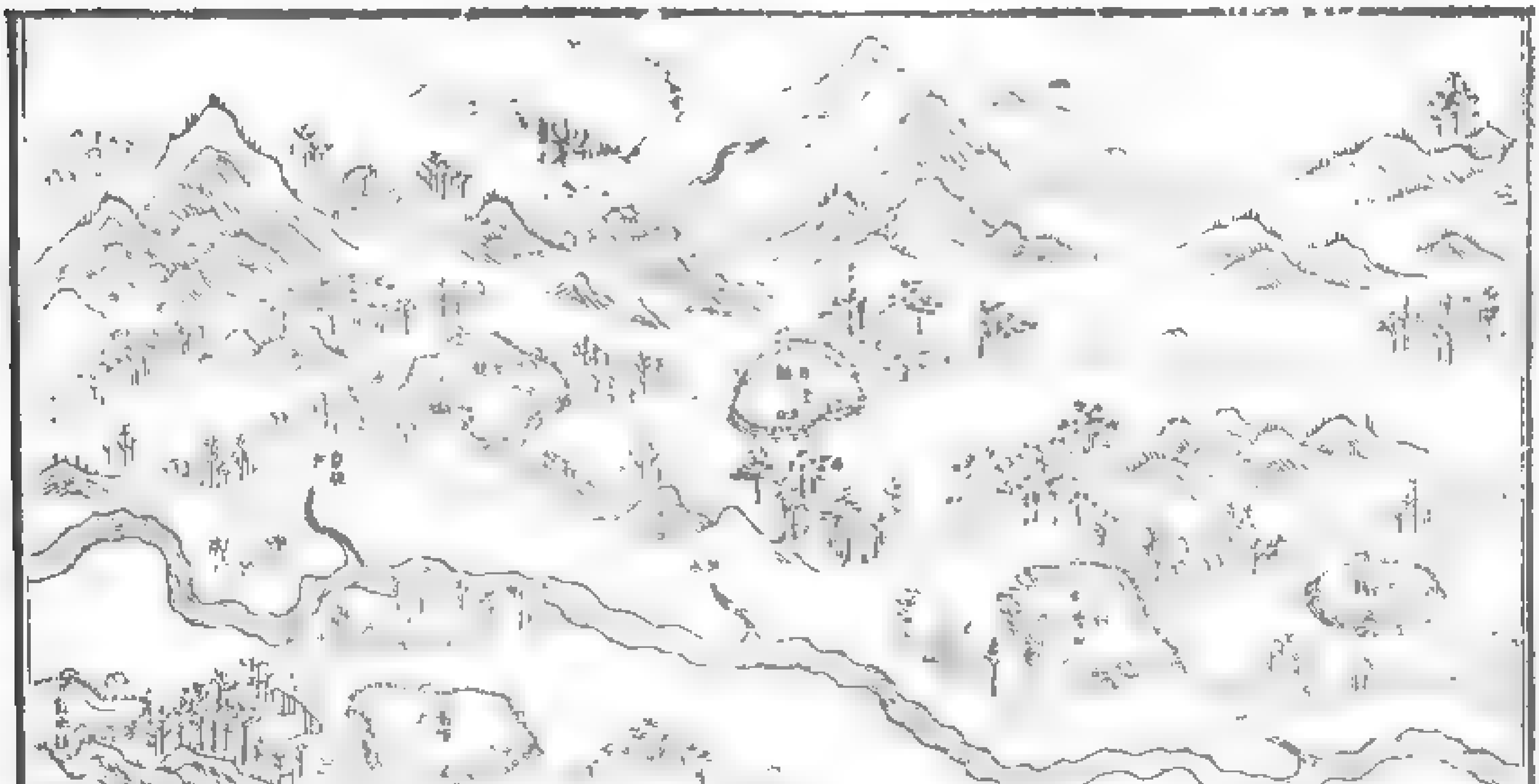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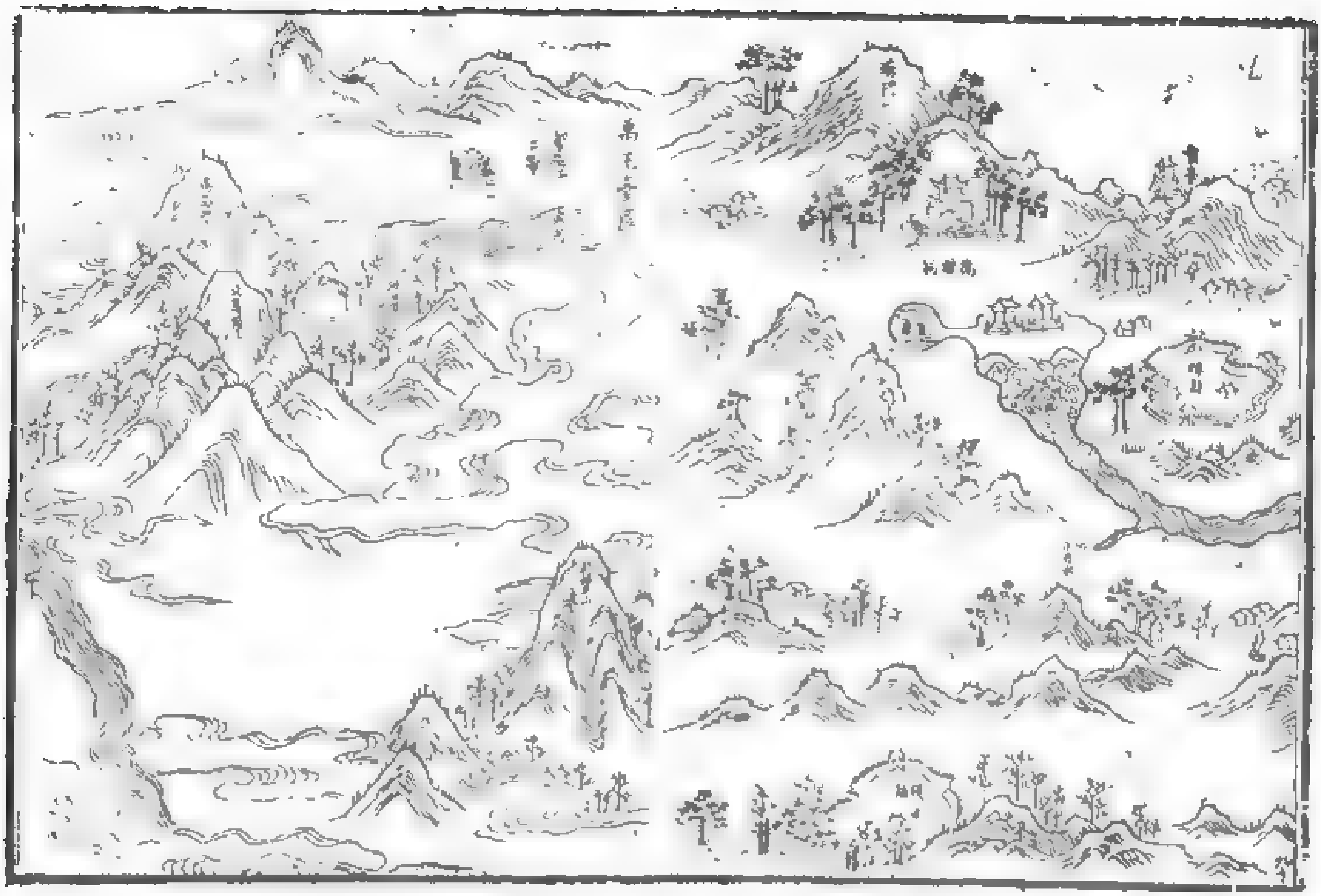
比挾沙而行水去沙停白淮至江河身日漸淤高堤在城堞民廬之上伏請
先皇帝上諭有云治河專以築堤終屬無益故爲今日而言江南運河之急先務唯有遵循文襄公濬船之法寬備器具分地更番以深濬河身使水由地中行而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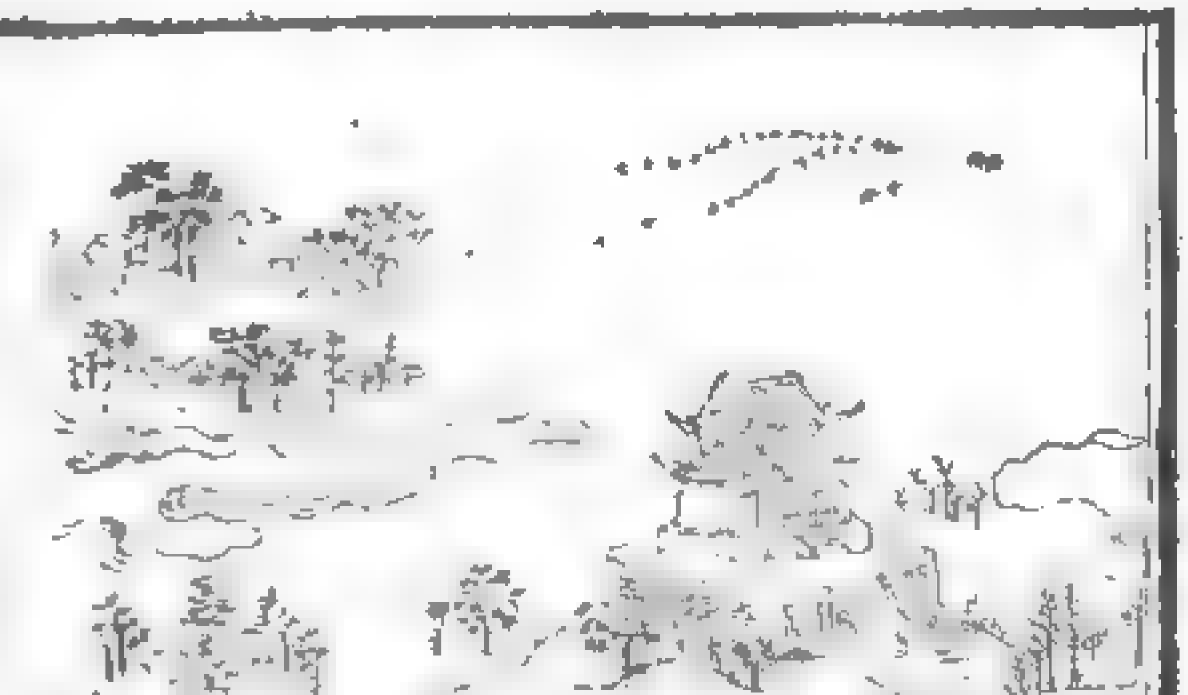






太湖吐吸江海包絡蘇常湖三州運河每與湖之消長為利害若依古制沿湖隄各置閘版以時啓閉備水旱官主其事為利更溥不則頗為三州之害清江浦明平江伯陳瑄所鑿為運道銜鎖總河及主驗[illegible]衙署皆在焉衛河自發源至汶河會流[illegible]諸水注之所歷州縣皆有[illegible]以濟運為[illegible]治水時鑿山引沭水從建此[illegible]諸州縣並賴之亦要害也冬自[illegible]之

圖



行水金鑑　卷第一

中憲大夫分巡淮揚等處地方兼理河務[illegible]傅澤洪錄

河水

導河積石至於龍門 禹貢

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則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南行至於龍門漢書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illegible]去玉門陽關[illegible]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illegible]

漢孔氏曰施功發於積石或鑿山或穿地或通流此說不然使自積石而下龍門而上果有鑿山穿地之迹則經無緣略而不載也 林之奇尚書全解

禹不言河源惟記積石吾第論其所記不必求其所不言也龍門而上積石而下地高而水不為患禹功所不加故不言也 傅寅禹貢[illegible]

導者循行之謂先儒皆以為施功故其說多誤洪水為帝都切近之災龍門未闢而先從事於積石舍近圖遠無是理也漢志金城郡河關縣下云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illegible]西域傳云鹽澤水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後

漢縣屬隴西郡志云積石山在西南河水出此禹貢之積石也段熲傳自張掖追西羌且鬬且行四十餘日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唐書侯君集等追吐谷渾王伏允至星宿川又達柏海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是皆河關縣西南羌中之積石自隋大業[illegible]吐谷渾於赤水城置河源郡以境有積石山名唐儀鳳二年改置河源軍在鄯州西百二十里[illegible]又[illegible]置積石軍在廓州西南[illegible]百五十里[illegible]而積石之名遂[illegible]四[illegible]氏謂與云積石山在今西平郡龍支縣南即禹貢導河積石[illegible]其曰地志積石在今[illegible]河關縣西南羌中今鄯州龍支縣界也[illegible]漢河關縣[illegible]帝神爵二年置後涼呂光龍飛二年克河關凡四百五十七年郡縣後沒入吐谷渾遂不復[illegible]積石又在其西南羌中當在漢西海郡之外是[illegible]當日大禹導河處龍支縣近在今西寧衛東南八十里本漢金城允吾縣地後漢為龍耆[illegible]城元和志積石山在龍支縣西九十八里南與河州枹罕縣分界[illegible]今臨洮府之河州積石山在州西北七十里積石[illegible]又在[illegible]百二十里所謂兩山如削河[illegible]其中[illegible]石河關千有餘里豈在其縣界[illegible]之積石乃

小積石山即酈注之唐述山耳大小積石之名莫明
辨於唐人魏王泰曰大積石山在吐谷渾界小積石
山在枹罕縣西北張守節曰河自鹽澤潛行入吐谷
渾界大積石山又東北流至小積石山李吉甫曰河
出積石山西南羌中今人目彼為大積石此為小積
石也蔡傳當云何曰引地志下當云今鄯州西南
塞外山也漢在羌中唐在吐谷渾界今河州枹罕縣
鄯州龍支縣界有積石山雖河所經非禹所導者[illegible]

[illegible]

渭按應劭云析支

東去河關千餘里可首積石南枕析支則縣距此山
亦千餘里可知矣自東晉後縣為吐谷渾所據遂以
枹罕為華戎之界故唐初太子賢注後漢書誤認龍
支之積石為禹貢之積石[illegible]

[illegible]

和中葉已知其非獨杜佑不審耳宋元平四年[illegible]
和上沙伊涼等州附河觀源曰此圖載黃河所出之
山乃在積石外與禹貢所述異蓋亦以龍支之積石
為禹迹也蔡氏承誤以釋經學者宗之故元都實窮
河源仍以廓州西南之積石州為積石[illegible]而至正
中修宋史河渠志亦云黃河自吐蕃西界之境至積

石經河州昔郭景純注山海經曰名實相亂莫矯其
失皆非勝是終古不悟此之謂矣漢志馮翊夏陽縣
下云禹貢龍門山在北劉昭注補郡國志云太史公
曰遷生龍門韋昭謂在縣北也水經注引魏土地記
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後魏志夏陽縣有龍門山隋改
縣曰韓城(今西安府韓城縣也)故括地志云龍門山在韓城縣北
五十里北河西之山東與壺口隔水相望與云同
州韓城縣龍門一[illegible]有龍門山即禹所鑿是河東
[illegible]山矣[illegible]河渭龍門在雍域不在冀域孔
[illegible]積石在龍支又按蔡[illegible]水之入[illegible]至龍門三千
餘里然實不止於此約計有四[illegible]二百餘里蓋禹

貢之積石更在龍支縣西南塞外二千二百餘里則
自積石至於龍門當有五千五百餘里也龍門以下
記河行方向甚詳而其上絕不言方向蔡傳云荒遠
其所略也今按龍門以上禹功所不加故數千里之
河經[illegible]為一句河自積石東北流至寧夏折而北至
[illegible]豐州折而東至東受降城折而南方向不一難於
[illegible]故略之非為荒遠也河自積石至於龍門所行
皆雍州之[illegible]不可謂荒遠宋人見朔方西涼不入其
版圖遂以荒遠目之[illegible]
河水東入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illegible]
河自蒲昌有隱淪之[illegible]重源出於積石之山山海經

曰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是山也
萬物莫不有焉禹貢所謂導河自積石也山在西羌
中司馬彪曰西羌者自析支以西濱於河首左右居
也河水屈而東北流徑於析支之地是爲河曲矣應
劭曰禹貢析支屬雍州在河關之西東去河關千餘
里羌人所居謂之河曲羌也東北逕歷敦煌酒泉張
掖南地理風俗記曰敦煌酒泉其水甘若酒味故也
張掖言張國臂掖以威羌狄 鄴注 敦煌今肅州西八百里廢 [illegible]

又東自河曲逕西海郡南 水經

漢平帝時王莽秉政欲耀威德以服遠方諷羌獻西
海之地置西海郡築五縣周海亭燧相望莽篡政紛

亂郡亦棄廢 [illegible]

又東逕允川而歷大榆小榆谷北 水經

羌迷唐鍾存所居也永元五年貫友代聶尚爲護羌
校尉攻迷唐斬獲八百餘級收其熟麥數萬斛於逢
留河上築城以盛麥且作大船於河峽作橋渡兵迷
唐遂遠依河曲永元八年迷唐復與鍾存東寇而還
十年謁者王信耿譚西擊迷唐降之詔聽還大小榆
谷迷唐種人以漢造河橋兵來無時故地不可居復
叛居河曲與羌爲讎種人與官兵擊之允川去迷唐

數十里營止遣輕兵挑戰因引還迷唐追之至營因
戰迷唐敗走於是西海及大小榆無復聚落隃糜相
曹鳳上言建武以來西戎數犯法常從燒當種起所
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內與諸
種相傍有得鍾存以廣其衆北阻大河因以爲固又
有西海魚鹽之利緣山濱水以廣田畜故能強大常
雄諸種今黨援沮壞親屬離叛其餘勝兵不過數百
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
羌胡交關之路遏絕狂狡窺欲之源省輸轉之役上拜鳳金
城西部都尉遂開屯田二十七部列屯夾河與建威相首尾
後羌反遂罷 [illegible]

又東過隴西河關縣北洮水從東南來流注之 水經 [illegible]

[illegible]

河水又逕沙州北段國曰澆河 [illegible]
[illegible] 西南一百七十里有黃沙沙南北一百二十里
東西七十里西極大楊川望黃沙猶若人委乾糒於地都不生草木蕩然黃沙周迴數百里沙州於是取
號焉地理志曰漢宣帝神爵二年置河關縣蓋取河
之關塞也 鄴注

又東北流入西平郡界左合二川南流入河又東北
逕川水注之 [illegible]

水西南出滥瀆東北流入大谷謂之大谷水北逕澆
河城西南北流注於河 [illegible]
東又逕澆河故城北 [illegible]
有二城東西角倚東北去西平二百二十里 [illegible]
又東逕石城南左合北谷水 [illegible]
昔段頴擊羌於石城投河墜坑而死者八百餘人即
於此也 [illegible]
又東北逕黃河城南 [illegible]
西北去西平二百一十七里 [illegible]

又東北逕廣違城北又合烏頭川水 [illegible]
水發遠川引納支津北逕城東而北流注於河 [illegible]
又東逕邯川城南 [illegible]
城之左右歷谷有二水導自北山南逕邯亭注於河 [illegible]
又東臨津谿水注之 [illegible]
水自南山北逕臨津城西而北流注於河 [illegible]
又東逕臨津城北白土城南 [illegible]
十三州志曰左南津西六十里有白土城城在大河之
北而為緣河濟渡之處魏涼州刺史郭淮破羌遮
塞於白土即此處矣 [illegible]

[illegible]
又東左會白土川水 [illegible]
水出白土城西北下東南流逕白土城北又東南注
於河 [illegible]
又東北會兩川右合二水 [illegible]
參差夾岸連壤負險相望河北有層山山甚靈秀山
峰之上立石數百丈亭亭桀竪競勢爭高遠望參參
若攢圖之托霄 其下層巖峭舉壁岸無階懸巖之
中多石室焉室中若有積卷矣而世士罕有津達者
因謂之積書巖巖室之內每時見神人往還矣蓋鴻
衣羽裳之士練精餌食之夫耳俗人不悟其仙者

謂之神鬼彼羌目鬼曰唐述復因名之唐述山下崖
有水出自唐述山溪水南注河謂之唐述水 [illegible]
又東得野亭南 [illegible]
又東北流得研川謂之研川水又東北注於河謂之
野城口 [illegible]
又東逕鳳林北
鳳林山名五巒俱峙 [illegible] 名鳳林川
川中則黃河東流也 [illegible]
又東與灕水合 [illegible]

水導源塞外羌中又東北逕石門口山高險絕對岸若門疑即皋蘭山門也漢武帝元狩二年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至皋蘭謂是山之關塞也又東逕白石縣故城南又東逕白石山又東北逕枹罕縣故城南又東北出峽北流注於河地理志曰洮水出白石縣西塞外東至枹罕入河 [illegible]

又逕左南城南 [illegible]

十三州志曰石城西一百四十里有左南城津 [illegible]

又東過赤岸北 [illegible]

即河夾岸也秦州記曰枹罕有河夾岸岸廣四十丈義熙中乞佛於此河上作飛橋橋高五十丈二年乃就 [illegible]

又東洮水注之 [illegible]

地理志曰水出塞外羌中沙州記曰洮水與墊江水俱出強臺山山南即墊江源山東則洮水源也強臺西傾之異名也洮水東北流逕吐谷渾中吐谷渾者始是東燕慕容之枝庶因氏其字以為首類之種號也洮水又東北流逕曾城北又東逕臨洮縣故城北又西北逕降狄道故城東有濫水焉馬援為隴西太守為狄道開渠引水種秔稻而郡中樂業即此水也濫水又西北流逕注於洮水洮水右合二水 [illegible]

水水出西山二源合舍而亂流東逕大夏縣故城南又東北出山注於洮水又北翼帶二水亂流北入河地理志曰洮水北至枹罕東入河是也 [illegible]

又東過金城允吾縣北 水經

金城郡治也南有湟水出塞外東南流逕龍夷城故西零之地也又東南逕卑禾羌海北謂之青海東去西平二百五十里湟水又東逕湟中城北故小月氏之地也又東逕臨羌縣故城北又東逕臨羌新縣故城南又逕西平亭北又東逕樂都城南東流又合來谷乞斤流二水左會陽非流溪細谷三水東逕破羌縣故城南又東與閤門河合即浩亹河也又東逕允吾縣北又東逕允街縣故城南又東逕枝陽縣逆水注之逆水又東 [illegible] 故城南東南入於湟水地理志曰湟水允吾東至枝陽入湟河又東流注於金城河即積石之黃河也 [illegible]

又東過石城南 [illegible]

謂之石城津闞駰曰在金城西北矣又東南逕金城縣故城北十三州志曰大河在金城北門東流有梁泉注之 [illegible]

史247 058

又東過榆中縣北
昔蒙恬為秦北逐戎人開榆中之地地理志曰金城
郡之屬縣也
又東過天水北界
苑川水出勇士縣之子城南山東北流歷此城川世
謂之子城川又北逕牧師苑故漢牧苑之地也有東
西二苑城相去七里西城即乞佛所都也又北入於
河也
又北過武威媼圍縣東北
河水逕其界東北流縣西南有泉源東逕其縣南又
東北入河
又東北過天水勇士縣北
地理志曰蒲......水
......山......十八渡水東北流......出
其中逕......十八渡行者勤於涉故因名焉北流......其
縣而下注河
又東北過安定北界麥田山河水東北流逕安定祖厲
縣故城西北
漢武帝元鼎五年幸雍遂踰隴登空同西臨祖厲

河而還即於此也又東北祖厲川水注之水出祖
厲南山北流逕祖厲縣而西北流注於河
又東北逕麥田城西又北與麥田泉水合
水出城西北西南流注於河
又東北逕麥田山西
在安定西北六百四十里
又東北逕於黑城北又東北高平川水注之
即苦水也水出高平大隴山苦水谷建武八年世祖
征隗囂吳漢從高平第一城苦水谷入即是谷也東北
流逕高平縣故城東又北逕義渠長城又北逕[illegible]城東
又北逕三水縣西西南去安定郡三百四十里高平
川水又北入於河
又東北逕[illegible]縣故城西
地理志曰河水別出為河溝東至富平北入河河水
於此有上河之名也
又北過北地富平縣西
河側有兩山相對水出其間即上河峽世謂之為青
山河水歷峽北注枝分東出
又北逕富平縣故城西
秦置北地郡治縣城

又北薄骨律鎮城 [illegible]

城在河渚上赫連果城也桑果餘林仍列洲上 [illegible]

[illegible]

又逕典農城東又逕北典農城東 [illegible]

又東北逕廉縣故城東 [illegible]

又北與枝津合 水經

水受大河東北逕富平城所在分裂以溉田圃北流入河今無水 [illegible]

又東北逕渾懷鄣西 水經

地理志曰渾懷都尉治塞外者也太和初三齊平徙歷下民居此遂有歷城之名矣 [illegible]

[illegible]

又東北歷石崖山西 水經

山石之上自然有文盡若戰馬之狀亦謂之畫石山 [illegible]

又北過朔方臨戎縣西又北逕臨戎縣故城西 水經

河水東北逕三封縣故城東十三州志曰在臨戎縣西一百四十里臨戎縣舊朔方郡治 [illegible]

[illegible]

又北有枝渠東出謂之銅口東逕沃野故城南 水經

枝渠東注以灌田所謂智通在我矣 [illegible]

[illegible]

又北屈為南河出焉又北迤西溢於窳渾縣故城東 [illegible]

西部都尉治有道自縣西北出雞鹿塞 [illegible]

[illegible]

又屈而東流為北河 [illegible]

東逕高闕南 水經

史記趙武靈王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山下有長城長城之際連山刺天其山中斷兩岸雙闕善能

雲氣望若闕焉即狀表目故有高闕之名自闕北出荒中闕口有城跨山結局謂之高闕戍上古迄今常置重捍以防塞道漢元朔四年衛青將十萬人敗右賢王於高闕即此處也又東逕臨河縣故城北 [illegible]

[illegible]

自臨河縣東逕陽山南 水經

漢書注陽山在河北指此山也南屈逕河目縣在北假地名自高闕以東夾山帶河陽山以西皆北假也史記秦使蒙恬將十萬人北擊胡度河取高闕據陽山北假中是也北河又南合南河上承西河東逕臨戎縣故城北又東逕廣牧縣故城

北流二百許里東流入河 [illegible]

[illegible]

又東過馬陰山西 水經

史記音義曰五原安陽縣北有馬陰山 劉注 安陽縣在[illegible]

又東南過朔方縣故城東北 水經

詩所謂城彼朔方也漢元朔二年大將軍衛青取河南地爲朔方郡使校尉蘇建築朔方城即此 [illegible]

[illegible]

自朔方東轉逕渠搜縣故城北 水經

地理志曰朔方有渠搜縣中部都尉治又逕西安陽故城又東逕田辟城南 [illegible]

[illegible]

又東逕成宜縣故城南 水經 [illegible]

又東逕原亭城南 水經

十三州志曰中部都尉治 酈注

卷第一

行水金鑑 卷第二

河水

河水又東逕宜梁縣故城南 水經

五原西南六十里世謂之石崖城 [illegible]

又東逕稒陽城南 水經

東部都尉治 逕河陰縣故城北又東逕九原縣故城南秦始皇置九原郡治此漢武帝元朔二年更名五原也西北接對一城蓋五原縣之故城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又東過臨沃縣南又東枝津出焉又東流 水經 [illegible]

[illegible]

水出石門山地理志曰北出石門鄣即此山也自鄣東南流注[illegible]東南注於河 [illegible]

又東過稒陽縣故城南 水經

地理志曰自縣北出石門鄣[illegible]西南隅又東南枝津注焉水上承大河於臨沃縣東流七十里北溉田南北二十里注於河 [illegible]

[illegible]

又東過塞泉城南而東注又東過[illegible]中[illegible]陵縣南又東過沙南縣北從縣東屈南過沙陵縣西河水屈而流白

宗水注之南入柏陵縣西北

繹紇山東南流東北出山，山之門，南出余，以太和中為何，那從高祖北巡，故以經此，縣在山南北去雲中城百二十里，縣南六十許里有東西大山，山以北河所水南流，縣水東流，故水出去之次

又南過赤城東，又南過定襄桐過縣西，河水於二縣之間，濟有君子之名

定襄郡，漢高六年置，桓帝十三年幸榆中，東行代地，洛陽大賈齎金貨隨帝，後行夜迷，道往投津長曰：子封送之。渡河，賈人卒死，津長埋之。其子尋求父喪，發冢舉尸，資貨一無所損，其子悉以金與之，津長不受。事聞於帝，帝曰：君子也。即名其津為君子濟，濟在雲中城西南二百餘里。

又東南左合一水

水出契吳東山，西逕故里南，而北俗謂之契吳亭，其水又西流注於河。

又南樹頹水注之

水出東山西南流，逕沃陽縣，左合中陵川，亂流西南與一水合，北俗謂之樹頹水。

又南太羅水注之

水源上承樹頹河，南流西轉，逕太羅故城南。十三州志曰：武縣在善無西百五十里，北俗謂之太羅城，水亦謂太羅河，又西南流注於河。

又左得湳水口

水出西河郡美稷縣，東南流，羌人因水以氏之。漢沖帝時，羌湳狐奴歸化，蓋其渠帥也。又西流，歷於呂梁之山，而為呂梁洪。其巖層岫衍，澗曲崖深，巨石崇竦，壁立千仞，河流激盪，濤湧波襄，雷渀電洩，震天動地。昔呂梁未闢，河出孟門之上，蓋大禹所闢以通河也。司馬彪曰：呂梁在離石縣西。今於縣西歷山尋河，並無過險，至是乃為河之巨險，即呂梁矣，在離石北以東可二百餘里。

又南過西河圁陽縣東

西河郡，漢武帝元朔四年置。圁水出上郡白土縣圁谷，東逕其縣南，又東逕圁陰縣北，東桑谷水注之。圁水又東逕圁陽縣南，東流注於河。

又東端水入焉

水西出號山。山海經曰：其山木多漆棕，其草多芍藥芎藭，是多冷石。端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河。

又南諸次之水入焉

水出上郡諸次山。山海經曰：諸次之山，諸次之水出焉。

山多木無草鳥獸莫居是多衆蛇其水東逕榆林塞
世又謂之榆林山即漢書所謂榆谿舊塞者也自谿
[illegible]榆林之[illegible]矣
又[illegible]水注之
山海經曰水出上申之山上無草木而多硌石下多
榛楛其水出焉東流注於河
又南過離石縣西奢延水注之
水西出奢延縣西南赤沙阜東北流又東黑水入焉
又東走馬水注之水出西南長城北陽周縣故城南橋山昔二世賜
蒙恬死於此山上有黃帝冢帝崩惟弓劍存焉故世
稱黃帝仙矣其水東流昔段熲追羌出橋門至走馬

水聞羌在奢延澤即此處也門即橋山之長城門也
其水東北流入長城又東北注奢延水又東入於河
[illegible]
又南陵水注之
水出陵川北谿南逕其川西轉入河
又南得離石水口
離石北山南流逕離石縣故城西又南出西轉逕隰
城東南流注於河
又南過中陽縣西
中陽縣故城在東東翼汾水隔越重山不濱於河也
中陽縣即今孝義縣界

又過土軍縣西
吐京郡治故城即土軍縣之故城也胡漢譯言皆謂
訛變矣
又南合契水
傍谿東入窮谷其源也
又南得大蛇水
發源縣首西流入河
又南又納辱水
山海經曰辱水出鳥山其上多桑其下多楮其陰多
鐵其陽多玉其水東流注於河俗謂之秀延水
又南過上郡高奴縣東

縣有洧水肥可𦢊水上有肥可接取用之
又南蒲川石樓山南逕蒲城東
即重耳所奔之處也又南歷蒲子縣故城西今大寧
之汾州治徐廣晉紀稱劉淵自離石南移蒲子者也
闞駰曰蒲城在西北漢武帝置
又南過河東北屈縣西
河水南逕北屈縣故城西十里有風山上有穴如輪
風氣蕭瑟習常不止山西四十里河南孟門山淮南
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
無有丘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

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實謂黃河之巨阨此石經始
禹鑿河中漱廣夾岸崇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若墜
復倚古之人有言水非石鑿而能入石信哉其中水
流交衝素氣雲浮往來遙觀者常若霧露沾人窺深
悸魄其水崩浪萬尋懸流千丈渾洪贔怒鼓若山騰
濬波頹疊迄於下口方知慎子下龍門流浮竹非駟
馬之追也又有燕完水注之異源合舍而流注河 酈注 [illegible]

[illegible]

又南得鯉魚 水經

歷涉夏入窮溪首使其深也爾雅曰鱣鮪也出鞏穴
三月則上渡龍門得渡為龍矣否則點額而還非夫

往還之會何能便有茲稱乎 酈注

又南羊求水入焉 水經

東出羊求川西逕北屈縣故城南城即夷吾所奔邑
也 酈注

又南為採桑津 水經

春秋僖公八年晉里克敗狄於採桑是也 酈注

又南過皮氏縣西 水經

赤水出西北羅谷川東謂之赤石川東入於河 酈注 [illegible]

府河津縣西有皮氏故城

又南合蒲水 水經

西則兩源並發俱導一山出西河陰山縣又東北與

北溪會同為一川東北注河 [illegible]

又南注丹水西南 水經

丹陽山東北逕治東俗謂之丹陽城城之左右猶有
遺銅矣其水東北會白水口水出丹山東而西北注
之丹水又東東北入河 酈注

又南黑水注之 水經

西出丹山東而東北入於河 酈注

又南至將谷係 水經

東北為泊水源所導之西南流注於河 酈注

又南洛水自獵山枝分東派東南注於河 水經

昔魏文侯築館洛陰指謂是水也皮氏縣故城在 [illegible]

門東南不知廷逕皮氏方留此門也 酈注

以今輿地言之河自大積石山東北流逕陝西西寧
郡西南塞外至河州西 [illegible] 十里入塞 [illegible]

[illegible] 又東北

逕州北合灕水又東北合洮水 [illegible] 又東北逕蘭州
西南湟水合浩亹水自西來注之 [illegible] 又東北逕

[illegible]

州北 [illegible] 又東北逕會寧北 [illegible] 又
東北逕靖遠衛北 [illegible] 蘭州 [illegible] 又東北逕寧夏
中衛南 [illegible]

又東北逕靈州所北 [illegible] 折而北逕[illegible]東南 [illegible]

又北逕平羅所東 [illegible]

北入於[illegible]西北寧夏[illegible]川西 [illegible] 又

折而東逕二受降城南 [illegible]

[illegible]州軍民衛 [illegible] 折而南逕合陽川東入塞其 [illegible]

又南逕府谷縣東其東岸則河曲縣保德州 [illegible] 又南逕[illegible]東又南逕[illegible]東

其東岸則興縣 [illegible] 又南逕[illegible]縣東又南逕綏德州東其

東岸則臨縣永寧州寧鄉縣 [illegible] 又南逕清澗縣東又南逕延川縣

東又南逕延長縣東其東岸則石樓縣永和縣大寧

縣 [illegible]

又南逕宜川縣東其東岸則吉州鄉寧縣 [illegible]

又南至韓城縣東北龍門山在其東岸則河 [illegible]

[illegible] 北津河積

石至於龍門之所經也 [illegible]

南至於華陰 [illegible]

河自龍門南流至華山北而東行 [illegible]

河自積石東北流至龍門則折而南流至於華陰則折而東流龍門之南華陰之南北即所謂龍門西河是也華陰者華山之北與山跨梁雍二州之間其北爲西河南則曰華陰也而說者乃謂河之折而東流其南則二華 [illegible] 以二華 [illegible]

河 [illegible] 華山 [illegible] 石分爲二華使河出於其間此蓋 [illegible] 之也然經但言南至於華陰則是河之所經 [illegible] 山之北而已安得出於二華之間 [illegible] 孔子之所不語況此也夫 [illegible]

酈氏曰河至龍門縣又南流二百里至陝州陝州之西北對河爲華州華陰縣本漢舊縣屬京兆尹太華山在縣南八里河經太華之北故曰華陰地接潼關故桃林塞河在關內衝激關山故名潼門 [illegible]

龍門縣今之河津也北三十里有瓜谷山堰貞觀十年築東南二十三里有十石壚渠二十三年縣令長孫恕鑿溉田良沃畝收十石西二十一里有馬鞍塢渠亦恕所鑿有龍門倉開元二年置所以貯渠田入輸殺至京以省關東之漕者也此即漢時河東太守番係之策史記河渠書所謂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償種而唐人當日行之竟獲利是以知天下無難舉之功存乎其人而已謂後人之事必不能過前人不亦誣乎 [illegible]

河水 [illegible] 又南出龍門口汾水從東來注之 水經

昔者大禹導河積石疏決梁山謂斯處也 [illegible] 即所謂龍門矣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鐫迹遺功尚存 [illegible]

[illegible]

又南右合陶谷水又南逕梁山原東 [illegible]

水出梁山東南流逕夏陽縣西北東南注於河 又南白原山東南出至河 [illegible] 之望也在馮翊夏陽縣之西臨於河上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侯以此問伯宗即是處也春秋穀梁傳曰成公五年梁山崩壅河水三日不流名伯 [illegible] 遇輦者不避使車右鞭之 [illegible] 曰所

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華閉門之華者曰君親總
素卒摯臣哭之斯諦矣如其占而河流 酈注 [illegible]
又南崌谷水注之 水經
水出梁山東南注於河昔韓信之襲魏王豹也以木
罌自此渡 酈注
又南右合陶渠水 水經
水出西北梁山東南流又南逕高門南又東南逕華
池南池在夏陽城西北四里許高門東去華池三里
又東南逕司馬子長墓大史公自敘曰遷生於龍門
是其墳墟所在矣昔魏文侯與吳起浮河而下美河
山之固即於此也 酈注

又南徐水注之 水經
水出西北梁山東南流逕子夏陵北東入河 酈注
又南逕子夏石室 水經
東南北有二石室臨側河崖即子夏廟室也 酈注 [illegible]
又南過汾陰縣西 水經 [illegible]
河水東際汾陰脽上地記曰河東郡北八十里有汾
陰城北去汾水三里城西北隅曰脽上有后土祠
封禪書曰元鼎四年始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是也
又有萬歲宮神爵元年幸萬歲宮東濟大河而神魚
躍水矣昔趙簡子沈鸞徼於此曰吾好聲色而是子

致之吾好士六年不進一人是過而黜吾善君子以
爲能 酈注 [illegible]
又逕郃陽城東
故有莘邑也太姒之國詩所云在郃之陽城北有北瀵
水城南又有瀵水東流注於河者即郃水也又南
瀵水入焉水出汾陰縣南四十里西去河三里平地
開源濆泉上湧大幾如輪深則不測俗呼之爲瀵魁
古人壅其流以爲陂水種稻與郃陽瀵水交河中渚
上又有一瀵水皆相潛通爾雅異出同流爲瀵水其
水西南流逕蒲坂西而注於河 酈注 [illegible]
又南逕陶城西 水經

舜陶河濱皇甫士安以爲定陶也然陶城在蒲坂城
北城即舜所都南去歷山不遠或耕或陶所在則可
何必定陶方得爲陶也孟津有陶河之稱蓋從此始
之南對蒲津 酈注 [illegible]
又南過蒲坂縣西 水經
地理志縣故蒲也秦始皇東巡見有長坂故加坂也
皇甫謐曰舜所都也 酈注 [illegible]
又南出雷首山西 水經
山臨大河北去蒲坂三十里尚書所謂壺口雷首者
也亦謂之堯山山上有故城又曰堯城闞駰曰蒲坂
堯都事有似而非非而似千載眇邈非所詳耳 酈注

又南涑水注之 水經

水出河北縣雷首山縣北與蒲坂分山有夷齊廟山南有古冢陵柏蔚然攢茂丘阜俗謂之夷齊墓其水亦曰雷水也西南流涑水又西南流注于河春秋左傳謂之涑川者也 [illegible]

又南至華陰潼關渭水從西來注之 [illegible] 會水 [illegible]

[illegible] 地理志曰舊京兆都之屬縣也左[illegible]云

華岳本一山當河河水過而曲行河神巨靈手盪腳蹋開而為兩今掌足之跡仍存華嶽[illegible]南流

潼激關山因謂之潼關濩水注之水出松果之上北流逕通谷世亦謂之通谷水東北注於河述征記所謂潼谷水者也 [illegible]

黃河自鹽澤西來豎逢潼關其面勢所向凡四大折或與北狄分境或當北狄來路其初一折由積石而運湟中則鄯蘭也是一折也及至靈州西南遂轉北而行凡千餘里北河西岸即為涼肅甘沙四郡是又一折也迤其北流千里而遙至九原豐州則又轉而東流故豐州北面正拄大河是又一折也豐州之東為榆林北境困抵大河而河從此州之東又轉而南故勝州北東兩面皆抵大河也自此而往直至潼關皆是河南矣此又一折也 [illegible]

以今輿地言之河自韓城縣龍門山南流與汾水合 [illegible] 又南逕郃陽縣東其東岸則榮河縣臨晉縣 [illegible] 又南逕朝邑縣東又南至華陰縣東汎渭水合其東岸則蒲州 [illegible]

又南逕雷首山西至潼關衛北 [illegible] 折而東是為河曲 [illegible] 此河水南至華陰之所經雍州文所稱龍門西河者也 [illegible]

卷第二

行水金鑑　卷第三

河水

東至於底柱 禹貢 [illegible]

底柱山名在西虢之界 [illegible]

河自南行至華陰自華陰東行至底柱則東字連華陰而言 禹貢集解

河水 [illegible] 又東北玉澗水注之 水經

河水自潼關東北流水側有黃卷阪傍絕澗涉此阪以升潼關所謂泝黃巷以濟潼關矣歷北出東崤通謂之函谷關崤之首北陽河有[illegible]河陽世謂之風陵戴延之所謂風塠者也 [illegible] 南則河濱玉澗水南出玉溪北流逕皇天原西有漢武帝思子臺又北逕閿鄉城西北流注於河 酈注 [illegible]

又東逕閿鄉城南東與全鳩澗水合 水經

水出南山北逕皇天原東述征記曰全節地名 [illegible] 其西名桃原古之桃林晉太康地記曰桃林在閿鄉南谷中其水入河北注於河河北[illegible]河北縣也 酈注 [illegible]

又東過河北縣南 水經

縣與湖縣分河蓼水出襄山蓼谷西南流於河 酈注 [illegible]

又東永樂澗水注之 水經

水北出薄山南流逕河北縣故城西又南入於河封禪書稱華山以西名山七薄山其一焉 酈注 [illegible] 今縣北一十五里

河水自河北城南東逕芮城 水經

二城之中有段干木冢魏文侯過其門式其廬所謂德尊萬古芳赫來今矣 酈注

又會槃澗 水經

水出湖縣夸父山北逕漢武帝思子宮歸來望子臺東又北流入於河 酈注 [illegible]

又東逕湖縣故城北 水經

湖水出桃林塞之夸父山廣員二百仞武王伐紂天下既定王巡岳瀆放馬華陽散牛桃林即此處也山海經曰夸父之山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其中多馬湖水出焉北流注於河 酈注

又東合柏谷水 水經

水出弘農縣南石堤山北流入於河 酈注

又東右合門水 水經

門水即洛水之枝流也東北歷陽華山山海經所謂陽華之山門水出焉者也又北逕弘農縣故城東城即故函谷關校尉舊治終軍棄繻於此又東得七里澗澗在陝縣七里故名又東合誰水二源雙導同注

於砮而西北流注於河 [illegible]

又東過陝縣北又西逕陝縣故城南 水經

河北對茅城津河南即陝城昔周召分伯以此城為東西之別穀廷之云城南倚山原北臨黃河縣水百餘仞臨之者咸悚惕焉西北帶河水湧起方數十丈斯水之所以濤波者蓋史記所云魏文侯二十六年虢山崩壅河所致耳 酈注 [illegible]

又東過大陽縣南又東逕大陽縣故城南 水經

地理志曰北虢也應劭說城南大河之陽也 酈注 [illegible]

又東沙澗水注之 水經

北出虞山東南逕傅巖孔安國傳傅說隱於虞虢之間即此處巖東北十餘里即巔軨坂春秋左傳所謂入自巔軨者也有東西絕澗左右幽空窮深地壑中則築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謂之為軨橋也傅說傭隱止息於此高宗求夢得之是矣又東南左右合積石土柱二溪並北發大陽之山南流入於河是山也亦通謂之為薄山矣 酈注

又東過砥柱間 水經

砥柱山名也山在虢城東北大陽城東也 [illegible]

河之右則崤水注之 水經

出河南盤崤山歷澗水東北流與石崤水合水出石崤山山有二陵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北陵文王所避風雨矣又北左右合西水亂流注於河 酈注

又東千崤之水注焉 水經

水南導於千崤之山北流注於河河水翼岸夾山巍峰峻舉群山疊秀重嶺干霄古文按地說河水東流貫砥柱觸閼流今世所謂砥柱者蓋乃禹治洪水也砥柱當在西河未詳也今按此說非是西河當在山以鑿之自砥柱以下五戶已上其間一百二十里河水竦石桀出勢連襄陸蓋亦禹鑿以通河疑此閼流也其山雖闢尚梗湍流激石雲洄澴波怒溢合有一十九灘水流迅急勢同三峽破害舟船自古所患五戶灘名也 酈注 [illegible]

河自西華陰遂折而東流以至砥柱亦謂之三門山山在虢城東北大陽城東也案道元謂砥柱是禹之所鑿其說是也至謂破山以通河此則過論河之至砥柱蓋舊有可通之道禹嫌其狹於是疏而廣之故有三門非是先鑿砥柱山以為三門然後導河而過之也後漢鴻嘉中楊焉上言砥柱狹隘可鐫廣之夫禹之治水未嘗不為萬世之慮使砥柱皆有可鐫之理

則禹鑿之矣禹所不能鑿而禹欲鑿之何其不思之甚也蓋河自龍門至於華陰東折以及底柱夾於兩山之間其勢最爲狹隘故古語云龍門之下河流駛於竹箭惟其爲高山所束其勢不得盤還則其漂悍湍激覆溺舟船是乃萬世之患也豈人力之所能勝哉酈元謂水流峻急勢同三峽破害舟船自古所患此說是也頃歲建劒大興役功鑿治衆難其費不貲某嘗詢於舟人云灘患不減於昔日以是知天地山川之險蓋有出於勢之自然者未易以人力爭也底柱舟船之患雖禹無如之何而況於碣石[illegible]河不能決於底柱之上蓋河自兩山中行也出底柱

則平原廣野又并受關東諸山之水水流益多水勢益大地形益卑水勢益急處夏以前皆都在底柱之上商初都亳亦在諸山中書所謂適於山降以德是也以後就水利反受其害以故殷數遷都至周之衰井田漸廢諸侯爭水利者築堤以包沃饒之利避水患者亦築堤以鄰國爲壑隄日多水日東日失其性而致奔決溢之害不小然決而南奪淮而行害郡邑爲少決而北則無復九河故道原野被害遠矣[illegible]

以今輿地言之河自潼關南北折而東逕閿鄉縣北又東逕靈寶縣北其北岸則芮城縣[illegible]

又東逕陝州北其北岸則平陸縣又東過底柱[illegible]

底柱之所經也[illegible]此河水東至

又東至於孟津[illegible]

孟津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爲津[illegible]

[illegible]在洛陽城北[illegible]夾兩山之間其流皆[illegible]其勢可以橫舟而渡也謂

按大陽縣南有茅津春秋時秦穆公封殽尸自此渡河不待至[illegible]陽始可渡者說非是大河津渡處甚多唯孟津以都近洛陽四通五達之衝故其名古今特著[illegible]

[illegible]又東過平陰縣北又東至鄴清水從西北來注之[illegible]

清水出[illegible]山之西嶺東南流逕汲縣故城北又東南逕鳳凰城東即汲縣之壺丘亭又東南流注於河[illegible]

又東與教水合 水經

出垣縣北教山南逕平山其水南流歷鼓鍾上峽懸洪五丈飛流注壑夾岸深高壁立直上輕崖秀舉百有餘丈峰次青松巖懸赬石於中歷落有翠柏生焉丹青綺分望若圖繡矣山海經曰教山教水出焉又南流注於河是水冬乾夏流實唯乾河也今世人猶謂之為乾澗矣 酈注

又與畛水合 水經

水出新安縣青要山北流入於河 酈注

又東合庸庸之水

水出河南垣縣宜蘇山北流分為二水一水北入河一水又東北流注於河 酈注

又東逕平陰縣北 水經

地理風俗記曰河南平陰縣故晉陰地陰戎之所居又曰在平城之南故曰平陰三老董公說高祖處魏文帝改曰河陰 酈注

西會湛水 水經

水出軹縣王屋西山湛谿歷軹關南逕苗亭西又東流注於河 酈注

又東過平陰縣北湛水從北來注之

又東逕河陽縣故城南 水經

春秋經書天王狩於河陽 酈注

又逕臨平亭北

帝王世紀曰光武葬臨平亭南西望平陰者也 酈注

又東逕洛陽縣北

河之南岸有一碑北面題云洛陽北界 酈注

又東逕小平故城北

谷謂之小平也河北側岸有一城相對置北中郎府河水南對首陽山春秋所謂首戴也夷齊之歌所矣上有夷齊之廟河南有鈞陳壘世傳武王伐紂八百諸侯所會處河水至斯有盟津之目論衡曰武王伐紂與八百諸侯同此盟故曰孟津亦曰盟津尚書所謂東至於孟津者也又曰富平津晉陽秋曰杜預造橋於富平津所謂造舟為梁也又謂之陶河魏尚書僕射杜畿以帝將幸許試樓船覆於陶河謂此也 酈注

以今輿地言之河水自陝州又東逕澠池縣北其北岸則垣曲縣 又東逕新安縣北又東逕洛陽縣北又東逕孟津縣北

[illegible]

孟縣 [illegible] 其北岸則[illegible]

[illegible] 此河水又東至孟津之所經也 自古論

河患者皆云孟津而下地平土疏移徙不常失禹故

道然吾觀孟津以上亦不能無患自杜預建浮梁之

後更二百餘年不聞為水所毀至唐貞觀十一年河

溢壞中潬城始見於史建宗而其患彌甚史不絶書

嘉祐八年大水漂衰中潬之城遂廢推原其故蓋隋

唐以來歷柱關洗之害倍於曩時延及孟津河身亦

淺水漲至不能容故也宋世北河漲溢水不通行今

南岸灘沙更多非止一中潬矣 [illegible]

[illegible] 其所以不至遠泛濫

者徒以夾河之山脈未盡地勢高土堅耳然上流之勢

[illegible] 則害必鍾於下流漢明帝詔曰左隄彊則右隄

[illegible] 左右皆彊則下方傷孟津之阨所謂左右皆彊則

下方傷者也至滎陽則左隄彊而右隄傷矣洛河者

[illegible] 從洛汭以東永無溢決其可罷孟津底柱於度外

乎 禹貢錐指

東過洛汭至於大伾 禹貢

洛汭洛入河處至於大伾北行 孔氏傳 [illegible]

[illegible]

大伾漢書音義以為今黎陽縣山臨河是 [illegible]

[illegible] 在黎陽故城大伾山在縣東南一里 [illegible]

洛既北入河河之南洛之北其兩間為汭汭之為言

在洛水之內也渭水入河之間亦名渭汭正其義也

[illegible]

自華山東行為嵩山伊洛瀍澗合為一川北流入於

河是為山川一都會周人卜洛蓋自古以為今居矣

導河南至華陰折而東行至大伾折而北行所謂千

里而一曲也 黃度尚書說

黎陽山一名黎山晉灼曰黎山在其南河水經其東

其山上碑云縣取山之名取水在其陽以為名也劉

楨黎陽山賦曰南蔭黃河左覆金城青壇承祀高碑

頌靈隋志黎陽縣有大伾山括地志云大伾山今名

黎陽東山又名青壇山山在衛州黎陽縣南七里顧

炎武肇域記云兩雉山一成曰伾孔安國曰山再成

曰伾今觀山形當以安國為是山上有青壇漢光武

平王郎還至黎陽築壇祭告天地百神劉楨賦所謂

青壇承祀高碑頌靈者也 禹貢錐指

河水（自平縣枝城北）又東過鞏縣北（水經）

河水於此有五社渡縣北有山臨城謂之崟原丘其下有穴謂之鞏穴直穴有渚謂之鮪渚呂氏春秋稱武王伐紂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師即是處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洛水從縣西北流注之（水經）

洛水於鞏縣西東洛汭北對琅邪渚入於河謂之洛口自縣西來而北流注洛清濁異流皦焉殊別（酈注）

又東過成皋縣北濟水從北來注之（水經）

河水自洛口又東左逕平皋縣南又東逕懷縣南濟水故道之所入與成皋分河水 [illegible]

又逕黃馬坂北（水經）

謂之黃馬關 [illegible]

又東逕旋門坂北（水經）

今成皋西大坂者也升陟此坂東趣成皋曹大家東征賦曰望河洛之交流看成皋之旋門者也 [illegible]

東逕成皋大伾山下（水經）

成皋縣故城在伾上縈帶伾阜絕岸峻周高四十許丈城張翕嶮崎而不平春秋傳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即東虢也魯襄公二年晉成公與諸侯會於戚遂城虎牢

秦以為關（酈注）[illegible]

南對玉門（酈注）

昔漢祖與滕公潛出於是處也門東對臨河（酈注）

又東合氾水（水經）

水南出浮戲山世謂之方山北逕虎牢城東又北流注於河（酈注）[illegible]

又東逕板城北（水經）

有津謂之板城渚口（酈注）[illegible]

又東過滎陽縣蒗蕩渠出焉（水經）

漢平帝世河汴決壞未及得修永平十二年議治汴渠命王景與將作謁者王吳共築堤修堨起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有餘里陽嘉中又自汴口以東緣河積石為堰通古淮口咸曰金堤建寧中又增修石門以遏淮口水盛則通注津耗則斷（酈注）[illegible]

[illegible]

史247 071

[illegible]

又東北逕卷之扈亭北 水經

左傳文公七年晉趙盾與諸侯盟於扈竹書紀年晉出公二十二年河絕於扈即於是也 [illegible]

又東過八激堤北 水經

漢永初七年令謁者太山于岑於石門東積石八所皆如小山以捍衝波謂之八激堤 [illegible]

又東過卷縣北 水經

[illegible]

又東北逕赤岸固北而東北注又東 [illegible]

沁水從之 [illegible]

東至 [illegible] 縣 [illegible] 水東出焉 [illegible]

[illegible] 曰文 [illegible] 武作 [illegible] 歌謂斷此口今無水 [illegible]

[illegible]

河水又東北通謂之延津 水經

是處有靈昌津昔澹臺子羽齎千金之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蛟蛟死波休乃投璧於河三投而輒躍出乃毀璧而去示無吝意初建武中造浮橋於津上採石為中濟石無大小下輒流去用功百萬經年不就石虎親閱作工沉璧於河明日璧流渚上波蕩上岸遂斬匠而還 [illegible]

又東逕燕縣故城北濟水自北來注之 水經

河水於是有棘津之名亦謂之濟津故南津也春秋僖公二十八年晉將伐曹曹在衛東假道於衛衛人不許還自南河而濟也 [illegible]

又東淇水入焉又東逕遮害亭南 水經

漢書溝洫志曰在淇水口東十八里有金堤自淇口東地稍下堤稍高至遮害亭四五丈又有宿胥口舊河水北入處 [illegible]

以今輿地言之河水自孟津縣北又東至鞏縣北洛水入焉其北岸則溫縣濟水入焉 [illegible] 又東至汜水縣北又東至滎陽縣北其北岸則武陟縣沁水入焉 [illegible] 又東逕河陰縣北又東逕

滎澤縣北其北岸則獲嘉縣[illegible]又東逕原武縣北[illegible]又東逕陽武縣北[illegible]又東逕延津縣北又東逕胙城縣北其北岸則新鄉汲縣[illegible]又東北至濬縣西南古宿胥口大伾山在其東北其南岸則滑縣[illegible]此河水東過洛汭至於大伾之所經也　凡二水並行一盛則一微自然之勢也宋元祐初蘇轍上疏有云黄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此格言也蓋上流宜合而不宜分合則流急而沙去分則流緩而沙停矣周之衰也王

政不修水官失職諸侯各擅其山川以為已利於是有滎陽下引河為鴻溝者自是以後日漸穿通枝津交絡宋鄭陳蔡曹衛之郊無所不達至定王五年河遂南徙無他河水之入鴻溝者多則經流遲貯不能衝刷沉沙故也宿胥之塞實鴻溝致之不然禹功歷千餘歲而不敝何獨至春秋一旦變遷也哉　河自孟津以下出險就平無會合(?)以伊洛漸有奔放之勢然南岸猶至滎澤山脈不斷頗(?)河地形高卬河不能決而南故廣武以東無河患禹但豬滎播而其事畢矣自鴻溝既開不惟害及禹河而豫之東境亦被其災漢平帝世河侵汴渠歲月逾甚(?)滎澤塞為平地(?)

此不辨濮(?)境後雖修治而決溢時有(?)遂滎口石門碑云一有決溢(?)則所淹野(?)數(?)之(?)害起不則此鴻溝之遺患也故黄文叔曰鴻溝出河實非禹迹後世之人妄鑿河為貫或不順地防或附屬不理流(?)故其勢易決盍非獨鴻溝也其下(?)水通河而酸棗決瓠淵(?)十里置門使水更相回注(?)紊亂衆(?)脈而禹迹益壞矣且所謂通淮泗者以舟楫之利也苟已通矣而何更用通(?)鴻溝哉其曰禹(?)塞淫水而鑿之者春秋戰國之世商権功利而忽遠圖徒(?)私徇欲而不顧大經策謀(?)之士託其名於禹而世不察也河渠書云滎陽

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其在春秋戰國之際明矣僅(?)此論善發禹貢之蘊并可以證徐州達於河之(?)昔漢武帝云河乃大禹之所導也聖人作事為萬世功通於神明恐難改更唯英主能為是言(?)周衰列國之君不明斯義苟欲便(?)轉輸(?)[illegible]引河至(?)貫汴境(?)以狃於一時之小利而不顧萬世之大害(?)穿渠之禍甚於曲防(?)貫(?)夏王之罪人也[illegible]

河水

北過降水至於大陸（禹貢 釋文降如字）

降水漢書地理志水經皆從洚漢孔氏但以為水名不著所在唐孔氏以為在信都鄭氏謂洚瀆為降而酈道元曰案地理志降水發源屯留下亂章津是乃與章得通稱故水流間關所在著目信都復見絳名而東入於海尋其川脈無他瀆而惟漳舊道遵與屯相亂乃書有過絳之說河過絳當應此矣下至大陸不異經說自宿胥迤於鉅鹿出於東北皆為大陸語之經絡脈勢盼矣酈氏此言較諸說差為可信今姑從之（尚書全解 漢鉅鹿縣屬鉅鹿郡一統志屬邢州今屬順德府鉅鹿故城即今王鄉縣治也後山並武不異名而子見一六大陸今冀州是也自此而西北降水故即今冀州是也大陸邢州鉅鹿泊也）

按宋張洎云降水即濁漳也字或作絳地理志上黨屯留縣下云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酈道元引此文作入漳云絳水發源屯留下亂漳津與漳俱得通稱也水經所敘漳水自平恩以下皆禹之故道河自斥漳又東北逕平恩曲周以至鉅鹿其西畔為大陸正義云地理志降水在信都縣案漢書以襄國為信都在大陸之西或降水發源在此下尾至今之信都故得先過降水乃至大陸鄭以降讀為下江反聲轉為共河內共縣淇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縣入河

北近降水周時國於此地者惡言降故謂之共北鄭胸臆不可從也渭按襄國今為邢臺縣界（名城傳明）絕無降源孔說非是酈注濁漳引鄭氏尚書注言降水字不當作絳是也而謂絳瀆為鄭所於謂師之降以淇水為降水共城為降城則謬又曰今河所從去大陸遠矣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以為近是今攷地理志館陶縣下云河水別出為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今館陶臨清清平高唐（東昌府）（屬山東）景州南皮滄州鹽山（屬直隸河間府）界中並有古屯氏河則知河行清河之東大河故瀆之西其為禹河故道理或有之然鄴縣故大河在東北入海地志有明文禹河既自宿胥口北行至鄴當復東行至館陶而與屯氏相接哉其非禹迹亦明矣　冀州有三大陸一在鉅鹿郡北班固暨諸禹貢又名鉅鹿澤呂氏春秋云趙有鉅鹿又名廣河澤爾雅晉有大鹿孫炎云今鉅鹿縣廣河澤是也此皆禹貢之大陸也一在河內修武縣古甯邑秦置修武縣其故城在今獲嘉縣西北左傳定公元年魏獻子田於大陸還卒於甯杜預云大陸疑即吳澤陵近甯是也一在太原鄔縣今為介休縣地班固云九澤在縣北是為昭餘祁并州藪酈道元以呂氏春秋之之大陸是也斯二者皆非禹貢之大陸也今按呂覽九藪既云晉之大陸又云趙之鉅鹿如謂大鹿即鉅

鹿則一澤不應兩見故道元以鄗澤當之蓋皆為唐
叔始封大陸宜在其境內而鉅鹿當戰國時實為趙
地故分為二澤也要之廣平曰陸是處有之其大者
則謂之大陸猶之高平曰原亦是處有之其大者則
謂之太原耳然晉之大陸在漢大陵縣界陸恐是陵
字之誤　然傳引程氏曰大陸云者四無山阜曠然
平地杜佑李吉甫以為邢趙深三州之地者得之今
按漢志鉅鹿縣禹貢大陸澤在北一而已而唐人所
言不一通典有二一趙州昭慶縣舊為大陸縣有大陸
澤[illegible]深州陸
澤縣[illegible]禹貢大[illegible]
[illegible]是也元和志有曰邢州鉅鹿縣大陸澤一名
[illegible]在縣西北泉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葭蘆茭
蓮魚蟹之類充牣其中澤畔又有鹹泉煮而成鹽百
姓資之[illegible]
趙州昭慶縣[illegible]澤在縣東一十五里即大陸之別名
深州鹿城縣大陸澤在縣南[illegible]里[illegible]
又陸澤縣南二里即大陸之澤是也故程泰之曰以
邢趙深三州之地為大陸自杜李始[illegible]唐鉅鹿縣
東境亦漢鉅鹿縣地澤在西北接昭慶界蓋一澤跨
二縣之境即謝周所云在鉅鹿縣北孫炎所云今鉅
鹿縣廣河澤者也而志家唯以平鄉為古鉅鹿求此

澤而不得遂言今無[illegible]豈知元和志獨詳於鉅
鹿原不在平鄉界邪宋河渠志云大觀元年河決陷
鉅鹿縣遷縣於高地又以隆平下濕亦遷之則二縣
地勢最卑澤在其間明矣[illegible]唐人
亦似知漳水即禹河故以南宮所出之絳瀆為北過
降水以深州之大陸澤為至於大陸意謂如此則大
陸在過降之後與經適合故不主鉅鹿而取陸澤然
枯洚乃漢時漳水之徙流實非禹迹即以為禹迹此
亦是河別為降不可謂之過也大陸在邢趙二州界
而深不與焉傅同叔云元廣河澤以東其地平廣綿
延千里皆謂之大陸是也[illegible]亦大陸矣　自大陸又
北始播為九河[illegible]如傳所言則九河當[illegible]所謂九河當禹以
北至今[illegible]相去二百餘里者將於何所容其地耶
程氏禹貢論曰古絳瀆自唐貝州[illegible]城北入南宮貫
穿信都大抵北向而入故河於信都之北為合北過
降水之文又曰大陸地志謂在鉅鹿縣其地遠在枯
洚之上流以此合當以深之陸澤為大陸則古河之
行只類者可用枯洚以應北過降水之文其遞深而
入府者可以討之至於大陸地今按程氏所稱故河
即禹河也據水經濁漳注云絳瀆北逕信都城東東
連廣川縣之張甲故瀆河水注云張甲故瀆東北至
修縣東會清河淇水注云清河自修縣南又東北過

東光縣西又東北左與張甲屯絳故瀆合又東北右
會大河故瀆然則信都之北爲絳瀆所入者乃張甲
河非漳水也安得謂入故河乎絳瀆合張甲又東北
至修縣合清河又東北至東光合大河故瀆[illegible]又東
北至阜城合漳水漳水即禹河故道漢志所云東北
至阜城入大河者也絳瀆至此始入故河非信都界
深州在阜城西北縱移大陸於此亦枯澤之上流河
之所行仍先大陸而後降水不與經相應况大陸在
鉅鹿班固孫炎俱有明文其可以[illegible]漢志邪[illegible]
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illegible]
出鹿谷與發鳩連麓而在南淮南子謂之發苞山故

異名互見也左則陽泉水注之右則散蓋水入焉三
源同出一山但以南北爲別耳[illegible]
[illegible]
東逕其縣南[illegible]
又東逕長子縣故城南春秋襄公十八年晉人執衛
行人石買於長子即是縣也秦置上黨郡治此其水
東北流入漳水漳水東會於梁水梁水出南梁山北
流至長子縣故城南北入漳水[illegible]故城
屈從縣東北流注水經[illegible]
陶水南出南陶北流至長子城東西轉逕其城北東
注於漳水酈注

又東過壺關縣北水經
漳水東逕屯留縣南又屈逕其城東東北流有絳水
注之絳水西出穀遠縣東發鳩之谷謂之絳水西出
穀遠縣爲濫水東逕屯留縣故城南東北流入於漳
故李欽云絳水逕屯留西南東入漳漳水又東陳水
注之水出西發鳩山又東逕屯留縣故城北又東流
注於漳漳水逕壺關縣故城西又屈逕其城北有壺
口關故曰壺關矣漳水歷鹿臺山與鞮水合又東北
逕襄垣縣故城南酈注
[illegible]

[illegible]
又東北過潞縣北[illegible]
[illegible]即濁漳水也故世人亦謂濁
漳爲潞水矣漳水又東北歷[illegible]大山潞水又東南流
注於漳水漳水又東逕磻陽城北倉石水入焉水出
林慮縣之[illegible]白水注之水出[illegible]關縣東
白杏川又東[illegible]石門谷又注於倉石[illegible]
谿水又北逕磻陽城東而北流注於漳水漳水又東
逕葛公亭北而東去矣酈注[illegible]
[illegible]
又東過武安縣[illegible]

漳水逕於縣東清水自涉縣東南來流注之世謂之
交漳口也（酈道元）[illegible]

又東出山過鄴縣西（水經）

漳水又東逕三戶峽爲三戶津在鄴西四十里又東逕武城南又東北逕西門豹祠前昔魏文侯以西門豹爲鄴令引漳以溉鄴民賴其用其後魏襄王以史起爲鄴令又堰漳水以灌鄴田咸成沃壤百姓歌之又北逕祭陌西又東逕梁期城南又逕平陽城北（酈道元）

[illegible]

又東過列人縣南（水經）

漳水又東右逕斥丘縣北即裴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列人縣故城南右合白渠故瀆白渠水出魏郡武安縣欽口山東南流逕邯鄲縣南又東逕肥鄉縣故城北渠道交徑互相纏縻與白渠同歸逕列人右會漳津今無水地理志曰白渠東至列人入漳是也（酈道元）

[illegible]

又東北過斥漳縣南（水經）

應劭曰其國斥鹵故曰斥漳魏太祖鑿渠引漳水東入清洹以通河漕名曰利漕渠漳津故瀆水舊斷於東北出涓流瀑注而已尚書所謂覃懷底績至於衡漳者也又東北逕平恩縣故城西（酈道元）[illegible]

以今輿地言之屯留壺關襄垣潞城黎城[illegible]林縣涉縣臨漳[illegible]成安肥鄉曲周[illegible]界中皆禹貢降水之所經也　漢志雖採古記故漳絳二水並存實一川也漳絳本入河及河徙後漳絳循河故道而下[illegible]酈元云派流間關所在若曰信都復見絳名而東入於海也然漢志信都之絳水則又有別志云故漳河在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蓋縣北故漳即禹河故道而絳水出其南則漳水之徙流酈元所謂絳瀆者也濁漳注漳水自南宮縣故城西又北絳瀆出

焉今無水故瀆東南逕九門城南又東南逕南宮城北又東南逕繚城縣故城北左逕安城南故信都之安城鄉也又東北逕辟陽亭又北逕信都城東散入澤渚西至於信都城東連於廣川縣之張甲故瀆同歸於海故地理志曰禹貢絳水在信都東入於海也蓋漢時信都之漳水從其縣南故地志以此爲絳水而自縣北之瀆曰故漳河其後漳又從北道故水經敘漳水仍自信都縣西東北過下博縣而酈道元云絳瀆入無水唐人遂謂之枯漳通典云清河郡經城縣界有枯漳水北入信都郡界是也此水乃漳水一時之徙流漢志以爲禹貢之絳水大謬而杜佑據以

今冀兖之界自後說經者動稱枯漳以證導河之所
過皆班固禹貢二字誤之也 [illegible]

又東北過曲周縣東又東北過鉅鹿縣東 [illegible]

衡漳故瀆東北逕南曲縣故城西應劭曰平恩縣北四十里有南曲亭故縣也又逕曲周縣故城東又北逕巨橋邸閣西昔武王伐紂發巨橋之粟服虔曰巨橋倉名鉅鹿水之大橋也衡水又北逕鉅鹿縣故城

東漳水又歷經縣故城西有薄落津衡漳又逕沙丘臺東紂所成也在鉅鹿故城東北七十里又逕銅馬祠東漢光武廟廟側有碑述河內修武縣張導字景明以建和三年爲鉅鹿太守漳津汎濫土不稼穡導披按地圖與丞彭參掾馬道嵩等原其逆順揆其表裏修防排通以正水路功績有成民用嘉賴題曰漳河神壇碑而俗老耆儒猶謂斯廟爲銅馬劉神寺是碑頃因震裂餘半不可復識矣又經南宮縣故城西今漳水既斷絳水非復纏絡矣又北絳瀆出焉今無水 [illegible]

[illegible]

禹河自浚縣東北流入黎陽縣界至大伾山西南折而北爲宿胥口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虛在朝歌界 [illegible] 虛止在黎陽界 [illegible] 時河已從西東宿胥口塞故秦欲決之以灌二邑水經河水注云白溝口東至淇河宿胥 [illegible] 又有宿胥口舊河水北入也淇水 [illegible] 東流逕枋城南 [illegible] 右合宿胥故瀆瀆受河於頓丘縣遮害亭東黎山西

北會淇水處立石堰遏水令更東北注魏武開白溝因宿胥故瀆而加其功故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即指此瀆也淇水又東北逕雍榆城南 [illegible] 又東北逕同山東 [illegible] 又北逕其城東東北逕帝嚳冢西 [illegible] 又北逕白祠山東歷廣陽里逕顓頊冢西 [illegible] 又北逕頓丘縣故城西 [illegible] 又東北逕枉人山東牽城西 [illegible] 又東北逕石柱岡 [illegible] 又東過內黃縣南爲白溝也 [illegible]

今按宋李垂上導河形勢書請自汲郡東推禹故道出大伾上陽三山之間復西河故瀆即酈元所謂宿胥故瀆也濬縣舊志故瀆在縣西十里亦曰西河蓋

禹迹漢時則流經縣東又縣北四十里有大齊村相
傳亦黃河故道也然淇水自東過內黃縣南爲白溝
而向北之河道不可得聞據本注云內黃縣故城右
對黃澤即賈讓所見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
有隄者也內黃故城在今縣西北澤大方數十里當
接安陽縣界疑此地亦禹河之所經河徙乃鍾爲黃
澤耳昔殷王河亶甲居相其子祖乙圮焉而又遷 [illegible]
[illegible] 通典相州治安陽縣
殷王河亶甲居相即其地元和志相州內黃縣東南
十三里有故殷城河亶甲居之蔡氏以爲河出而黃
安陽之間明矣自此而北則爲黎東之故大河洹水

注云洹水出山逕鄴縣南殷墟北竹書紀年曰盤庚
即位自奄遷於此遂曰殷也據書序盤庚所遷之殷
在河南與竹書異孔穎達云盤庚後王或有從河南
亳地遷於洹水之南者非盤庚也今按楚語白公子
張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
徂亳韋昭云從河內徙都亳也此必盤庚後王有自
亳遷於奄者又有自奄遷於鄴南之殷者故武丁即
位時殷都仍在河北尋復徂亳蓋亦圮而遷焉 [illegible]
[illegible] 禹
河行臨漳之東又明矣自此東北歷成安至肥鄉而
合漳是爲北過降水也漳絳至此并爲河矣及河南

從漳絳循河故道而下故東川復有漳絳之目水經
注漳水自斥漳縣南至銅馬祠東皆漢鉅鹿縣境也
昔殷王祖乙遷於邢杜佑云即邢州今爲順德府蓋
亦瀕河之地故其後盤庚又圮而遷於亳殷 [illegible]
[illegible] 禹河
行鉅鹿之東又明矣以今輿地言之河自濬縣西
南折而北歷內黃 [illegible] 湯陰安陽臨漳 [illegible] 魏縣
[illegible] 成安肥鄉曲周 [illegible] 平鄉廣宗至鉅鹿 [illegible]
大陸澤在其北即禹河之經澤水至於大陸之故道
也 [illegible]

又北播爲九河 [illegible]
北分爲九河以殺其溢 [illegible]
釋水載九河之名云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
鉤盤鬲津漢書溝洫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
曰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
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
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
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也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
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復知
也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
六者馬頰太史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鉤

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堙塞時有故道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illegible]

[illegible]

禹貢九河故道漢世近古止得其三唐人遂得其六歐陽忞輿地記又得其一或新河載以舊名或一地互為兩說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illegible]

許商云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今德[illegible]濟陽慶雲海豐界中有上河志以為徒駭妄也漳水不經此安得有徒駭[illegible]出鬲津之南[illegible]東光寧津南[illegible]滄州慶雲海豐界中並有胡蘇河元和志云胡蘇河在饒安縣西六十里寰宇記云一名赤河自臨津流經饒安無棣入海漢志東光縣有胡蘇亭水經注云清河東至東光縣西南逕胡蘇亭是也今寧津縣本東光縣地其西有胡蘇亭蓋即在東光者齊乘以為惠民之大連澱為胡蘇河得之[illegible]

鬲津最南最長較諸河差有考據今德州北有鬲津枯河[illegible]東逕陵縣北[illegible]又東逕德平縣北[illegible]又東逕樂陵縣北[illegible]又東逕慶雲縣南[illegible]

[illegible]又東北逕鹽山縣東南[illegible]東北逕海豐縣西北[illegible]又東北入海[illegible]齊乘以滄州北土傷河為馬津亦即漢時所鑿宋代劉雄處今按[illegible]天津在今武定府南東漢大河之故瀆[illegible]河在滄州[illegible]唐晉以後黃河所徙之道自勃海縣西[illegible]六十里東北流[illegible]縣東南六十里又東北逕馬谷山[illegible]南而東[illegible]雖是也[illegible]以為鬲津[illegible]二百餘里[illegible]縣西北五十里又東北入海[illegible]太史[illegible]

[illegible]當在成平之南東光之北[illegible]馬頰[illegible]在平原郡界又云安德縣有[illegible]德州治安德所領有將陵[illegible]宇記云[illegible]河[illegible]陵縣界是也而又云篤馬河即古馬頰[illegible]人皆[illegible]唐自有馬頰河出滄州[illegible]縣界東北流至平昌縣合篤馬河二水合流並得通稱以篤馬為馬頰不可謂謬[illegible]在一古字指為九河之第三耳元和志馬頰河在安德縣南五十里又在平昌縣南十里久視二年開決亦名新河近志平原[illegible]信界中並有馬頰河皆唐之馬頰也在鬲津之南與九河無涉太史[illegible]考而明之

統志云在南皮縣北此聽說滄州志又云從金河在
慶雲縣南二十里即鈎盤北派亦不足信齊乘以爲
太史等河在漳南清滄二州之間庶幾得之〔滄州今南皮 即今鹽山縣〕
〔滄州即清池 即今滄州〕簡絜鈎盤三河據爾雅次序以許商言證之
當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史記正義云簡在貝州歷
亭縣界與地廣記云簡絜在臨津金志云南皮縣有
潔河按唐歷亭縣今東昌府恩縣是也簡河在此則
出鬲津之南矣大認慶雲新志以縣南篤馬河爲簡
河亦非臨津今寧津北與南皮接界謂簡潔在此理
或有之齊乘曰滄州大連口東南至西無棣縣百餘里
間有大河沙河蓋即簡潔也漢志平原有般縣韋昭

曰音逋垢反師古曰爾雅說九河云鈎盤郭璞以爲
水曲如鈎流般桓也今土俗用阜音按般縣故城在
今德平縣東北縣南二十里有盤河後漢初平二年
公孫瓚破黃巾於槃河又瓚與袁紹相攻瓚引軍屯
槃河即此後魏志般縣有故般河水經注云篤馬河
自西平昌縣故瀆川派東入般縣爲般河蓋亦九河
之一道也通典古鈎盤河在樂陵縣東南元和志陽
信縣北四十里有鈎盤河寰宇記樂陵縣東南五十
里有鈎盤河金志寧陵縣有鈎盤河近志陵縣德平
樂陵商河武定海豐陽信霑化界中並有鈎盤八枝
自馬津而外此河亦有可據齊乘曰東無棣縣北有

陷河闊數里疑即鈎盤河按此河自樂陵分爲南北
二派海豐舊志云南派在縣南名鈎盤河東經霑化
縣北又東至久山鎮入海新志云北派在縣西北三
十里自慶雲流入又東北經馬谷山前抵土河口入
海今縣北盤河村尚以此爲名蓋北派即齊乘所謂
陷河也或曰陷河即篤馬河之別名許商云在九河
南齊乘指此以爲古鈎盤恐非然商亦就上流言之
耳鬲津出鬲縣篤馬出平原鬲在平原之[illegible]故曰
鼓其所欲開者在大河故篤馬河等其下流入海處
以爲[illegible]未之[illegible]受大河之[illegible]濱遠殘其所
之混水[illegible]流非即鈎盤之故道乎

絜九
故傳引爾雅九河六曰簡絜爾雅本作絜與簡各爲
一河以一字名者李巡曰簡大也絜苦也河水多
山石治之苦絜唐孔氏宋邢氏疏並同即朱子孟子
集注亦曰曰簡曰絜然亦竊爲潔矣至鄭康成言齊
桓公塞河蓋據尚書中候春秋寶乾圖之文云爾蔡
傳駁之謂曲防齊所禁塞河豈非桓公所爲亦足尋
好話頭其實癸丘五命特以約束諸侯勿自犯者多
矣奚有於河唯于欽齊乘曰河至大陸遇海勢大土
平自播爲九禹因而疏之非禹鑿之而爲九也禹後
歷商周至齊桓時千五百餘年支流漸絕經流獨行

其勢必然非桓公塞八流以自廣也論最確予因思齊桓公卒於襄王九年戊寅至定王五年己未百四十二年而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水經注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蓋下流既壅水行不快上流乃決理所宜然河之患始此矣善乎朱子有言禹治水只是從低處下手下面之水盡殺則上面之水漸平得之矣

閻若璩釋地餘論

卷第四

行水金鑑　卷第五

河水

漳水（自南□縣故城西）又北過堂陽縣西（水經）

衡水自堰分為二水其一水北出逕縣故城西其右水東北注出石門謂之長蘆水蓋變引葭之名也（注）

[illegible]

又東北過扶柳縣北又東北過信都縣西（水經）

衡水又北逕昌成縣故城西又逕西梁縣故城東衡漳又東北逕桃縣故城北合斯洨故瀆斯洨水又東入衡水衡水又北為袁譚渡（注）

[illegible]

[illegible]

又東北過下博縣之西（水經）

衡水又北逕鄡縣故城東又右逕下博縣故城西衡漳又東北歷下博城西逶迤東北注謂之九爭西逕樂鄉縣故城南又東引葭水注之（注）

[illegible]

又東北過阜城縣北又東北至昌亭與滹沱河會（水經）

衡漳又東北逕武邑郡南又東逕武強縣北又東北逕□陸縣故城南白馬河注之水上承□□東逕□縣北饒陽縣南又東北右合張平口故溝上承武強淵淵之側有武強縣故治衡漳又東南逕武邑郡

北而東入衡水謂之交津口衡漳又東逕武邑縣故
城北又逕東昌縣故城北經所謂昌亭也又東北左
會滹池故瀆謂之合口 [illegible]

又東北至[illegible]縣[illegible]別出北 [illegible]

[illegible]

故瀆之所縱絡也衡漳又東逕弓高縣故城北又東
北右合柏梁滹水又東北右會[illegible]清河[illegible]南通清河
西北逕衡水春秋雨泛漳澤津渚今觀津城北方二
十四[illegible]為澤藪蓋水所鍾也又東逕董仲舒廟南又
東逕修市縣故城北地理風俗記曰修縣西北有修
市城故縣也又東會從陂陂水南北十里東西六十
步子午潭漲淵而不流亦謂之桑社淵從陂南出夾
堤東派逕修縣故城北東合清漳[illegible]亂流北注澤陂
則南播津流上下互相逕通從陂北出東北分為二
川北逕弓高城西而北注[illegible]一川東逕弓高城
南又東北陽津溝水出焉左瀆北入衡漳謂之[illegible]洪

口衡水東逕阜城縣故城北樂成縣故城南 [illegible]

[illegible]

又東北過成平縣南

衡漳又東逕建成縣故城南成平縣故城在[illegible]又東
右會[illegible]津溝溝水又東北逕建成縣左入衡水謂之
楊津口衡漳又東左會滹沱別河故瀆又東北入清
河謂之合口 [illegible]

又東北過章武縣西又東北過平舒縣南東入海

清河自[illegible]章武故城西枝瀆出焉謂之[illegible]濊水東北逕
參戶亭北又逕東平舒縣故城南又東北分為二水
一水右出為[illegible]一水北注[illegible]謂之濊口清漳亂流
而東入於海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以今輿地言之漳水自鉅鹿又北經南宮新河冀州[illegible]東鹿[illegible]深州衡水武邑武強[illegible]阜城[illegible]交河青縣靜海[illegible]大城[illegible]至天津[illegible]注於勃海即古徒駭河之故道也 按水經者不知漳水即徒駭而以王莽河為禹河故云大河故瀆東北逕[illegible]之城縣西北漳並按至於大陸北播為九河按漢元城縣故城在今大名府元城縣東[illegible]沙[illegible]堰北去鉅鹿尚百餘里[illegible]九河自[illegible]自大陸又北之文不合蓋人[illegible]東光平原[illegible]故又以深州之陸澤當禹貢之大陸[illegible]以東南距兩縣可二百里禹河亦必不至此始分為禹津而南入禹縣也且古之九河並東北出平原武高城[illegible]之東[illegible]今為地可見蓋石入海及[illegible]東[illegible]入[illegible]合徒[illegible]渤海[illegible]以為[illegible]向[illegible]南宮縣界也要之九河所在後人未多附會其名為某河者未必即古之九河不名為某河者又未必非古之九河[illegible]馬邈云九河今既滅難明[illegible]自茲

距漢北亡入校郡道元云城地雖存川瀆多亡斯為實錄與事謀求近志雜亂者勿論即如孔穎達于欽準許商三河以為古亦未可盡信禹貢錐指

黃河自犂合以東已出險就平大伾以北地勢益廣行大陸則又鐘水之區也乘建瓴之勢注沮洳之鄉奔騰橫溢必不能免禹因而疏之順其性之所便從其地之所近而九河以名此在洚洞之際最為當機而扼要也計初時已盡今平九河必勢均力敵既而[illegible]之或淤[illegible]連或[illegible]之故[illegible]患之坊[illegible]凡[illegible]外塞過遙遠[illegible]之河於是起而發大難之端矣凡九河之壞也非一朝一夕之故則九河之與也扣豈僅一手一足之烈哉故曰神禹[illegible]

余嘗往來燕齊兩遊河間見滄瀛諸坊九河故道蓋皆北流衝漳注之河既東徙[illegible]入海北流之瀆自徒駭河[illegible]南清[illegible]有古河隄岸數重地皆[illegible]太史[illegible]在其地[illegible]之南有大連淀[illegible]東光來至滄[illegible]南至[illegible]東無棣縣北有[illegible]河[illegible]數里西通[illegible]東至海[illegible]

所謂鉤盤河歟濱州北有士傷河西踰德棣東至海茲非禹津河歟士傷河最南比他河差狹是為禹津無疑也[illegible]蔡氏集傳乃曰自漢以來講求九河皆無依據但王横之言引碣石為證謂九河已淪於海余案禹貢文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大陸在邢趙深三州之地謂之廣河澤此去海岸已數百里又東至海始敘九河則大陸與九河相離千里如是之遠而絕無表志不合禹貢之文其不可信一也王横謂海溢出浸數百里而青兗皆亚郡邑不聞有漂沒之處而獨浸九河其不可信二也今平原迤北滄清之間雖名堙廢邑相望而地形河勢高隱曲折往往可尋但禹初為九厥後或二或五遷變多寡不同必欲按名而索故致後儒紛紛之論

蘇轍疏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高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illegible]不兩行[illegible]古名[illegible]而禹抑疏之為九或曰禹[illegible]成九道雜河自行其一耳此安說豈有禹[illegible]力一至此者惟禹貢合法頗得其解夏氏引[illegible]論曰河水濁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競引河溉田今河不通利至三月桃花水至則決以其噎不泄也可禁民勿復引河夫引河且不可況分為九乎然則禹之導為九河也何居蓋河不可分謂其下流耳若入海之

處泄之愈速則河愈通利又何害哉今九河之下即為逆河殆謂自此而下即海潮逆入矣蓋名雖為河其實即海也海水內吞九河外灌不惟藉水力以刷沙而海之潮汐亦藉河力以敵之禹之以水治水所為不可及也又曰要以入海之所固宜分疏之使速泄下流速泄則上流不壅河之利也若未及於海則流分力弱無以刷沙適壅之矣故曰河不兩行兩行且不可況九河歟[illegible]

同為逆河入於海[illegible]

同合為一大河名逆河而入於渤海[illegible]康成云下尾合名為逆河言相迎受王肅云同逆一大河納之於海其意與孔同[孔氏疏]

逆河者既分為九又合為一以一迎八而入於海即渤海也[illegible]

逆迎也河分復合以注於海迎為有所受之也河入海處舊在平州石城縣東望碣石漢武帝時河從頓丘南東流入渤海其後大風逆河故處皆漸於海舊道堙矣[illegible]

逆河世謂之渤海者也逆河之地比九河又特窪下故九水領注焉雖其兩旁當有[illegible]其實已與海水相合不止望洋向若而已[illegible]

禹河自碣石入海此不言已見也逆河碣石今皆淪

於海尚書說
禹時河入海蓋在碣石地理志碣石在北平驪城縣西南計勃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而河入勃海蓋漢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所更注也而言禹時河入勃海何哉[illegible]碣石之東為滄溟經之所謂海也其西則逆河後世謂之勃海河渠書曰同為逆河入於勃海[illegible]蓋漢人以勃海為海而不知其為逆河蓋謂逆河在南皮浮陽河自章武入海不至碣石矣　章武漢屬勃海郡郡治浮陽即今之滄州故孔疏云郡北經碣石五百

餘里寰宇記碣石在東北至其州五百里河入海處遠在碣石之南禹行碣石不得入河蓋遠行通水之處北盡冀州之境然後南迴入河而逆上也近世學者皆宗其說斥酈道元之謬是何也碣石在盧龍縣南二十三里離海七八十里而河欲至此入海則必自今天津北行歷寶坻界轉東自豐潤遷灤州歷石城縣南又東過盧龍縣南而南入於海取道迂遠地勢益高無是理也[illegible]故濬導河無碣石之文以為河不至碣石入海是殆未有以蘇薛程黃之解示之者也誠知勃海即逆河而碣石負海當逆河之衝則紛紛諸說不攻而自破矣漢志云河自莞中積石山東北

至章武入海過郡十六[illegible]河乃自章武東出為逆河逕驪城至絫縣碣石山入[illegible]行九千四百里以經言之海又過郡二[illegible]行三百餘里也自禹告成之年下逮東周齊桓公之世九河已其八枝後數十歲為定王五年己未當魯宣公之七年而河遂東徙凡一千六百六十餘歲　地理志勃海郡莽曰迎河南皮縣莽曰迎河亭溝洫志亦云河為迎河入於勃海迎河即逆河說者謂莽多忌諱改逆曰迎也案寰宇記云迎河在清池縣西南二十三里從南皮來清池

即浮陽余初不解逆河何以在此地求之數月始得其故水經淇水注云清河自東光縣西又東北右會大河故瀆又東北逕南皮縣故城西又北逕浮陽縣故城西又東北滹沱別瀆注焉漳水注云衡漳自成平縣南又東左會滹沱別河故瀆又東北入清河謂之合口蓋莽時大河南徙清河自東光縣西行其故瀆然南皮浮陽不成平與漳水合水經東漢時作故指為清河實西漢大河之經流也漢人以九河播自元城之沙丘續東北至南皮浮陽縣而仍歸大河是謂司為逆河云爾不知禹河自成平東逕二縣之北未嘗由東光而北歷其西九河下尾東北出抵高城

柳縣章武之東同合為一大河以入海南北廣二百
餘里東西長三百里占地甚多非逆河縱而九河橫
東流至二縣之西為逆河所截而各注之也總之大
伾以東漢人不詳禹河之所經而以北瀆為禹河禹
河一差則降水大陸九河逆河無所不差矣逆河以
班志言之似為橫絕之河而鄭王以為迎受之河其
義較長然終不能指言逆河在某地至東坡始云逆
河即勃海薛士龍又因王横之言更定其義云逆河
皆漸於海而後經旨乃大明與鄭王之義亦甚協也
河之播而為九也勢至此不得不分非禹有意分
之也其同為逆河也勢至此不得不合非禹有意合

之也所以名逆者鄭義盡之自漢人以勃海為海而
逆河無所容其地啓人亦不明逆河在何處徐堅初
學記曰逆迎也言海口有朝夕潮以迎河水此義最
優至宋而程論遂出貽惑滋甚林氏曰王介甫謂逆
河者逆設之河非並時分流也其意以同為逆河而
釋之又指為九河之處如此則逆河即是九河矣雖
必曰聖人於其究問逆設為河以為碁予之患未至
則不為又耕之則不害民舍耕地以為門地之形
以逆設為九河凡河之道則不建都而不為聚落不
耕不收故謂之逆河蓋鼎門格言云逆河是閘渠通
海以泄河之溢秋冬則閉春夏則泄此皆歸今言之

誤以九河為逆河而經流其所也陳師道曰逆河者
為潮水所逆行千餘里邊海又有河口在西山來經
塘沽披潮口一名界河在今静海縣西北受滹沱易
巨馬三水[illegible]合御河東至獨流口入海此河在直
沽口西亦不得指為逆河明矣文莊濬又[illegible]當於直
沽入海之後依禹貢逆河法截斷河流橫開長河一
帶收其流而分其水以逆河為橫絶之河亦西漢之
誤以[illegible]由不知勃海[illegible]逆河而求逆河於勃
海[illegible]大史公云[illegible]書曰中國山
川東北流其維首在[illegible]一行
[illegible]紀曰北觀之

禹河從碣石入海上應天文下協地理漢武帝所謂
聖人作事為萬世功通於神明恐難改更者也殷本
紀載湯誥之[illegible]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
瀆已修萬民乃有居[illegible]江河淮
濟為四瀆四瀆者[illegible]注海者也[illegible]名曰瀆獨
也各獨出其所而入海也[illegible]河從千乘入
海[illegible]自[illegible]
中河從[illegible]不入勃海矣[illegible]正中又從而河全
不入勃海矣河南之濟久枯河或行其故道今又與
淮渾濟而入海淮不得擅瀆之名四瀆亡其二矣世
習為固然恬不知怪愚嘗為杞人之憂萬一清口不

利海口愈塞加之以淤澱而河淮上流一時並決揆
[illegible]陵洪澤諸湖衝蕩高堰人力倉卒不能支勢必決
入山陽高寶諸湖[illegible]而淮南
海口沙壅更甚於曩時怒不得泄則又必奪邗溝之
路直抵瓜洲南注於江至通州入海四瀆并爲一瀆
揆天地之經如南北之紀可不懼與欲絕此患莫如
復禹舊河於河之西徙口以達吳濬滑濬之間余
河新鄉獲嘉入衛河矣賈讓亦重之策將安所用之
或曰金溫樹可言蒲於新鄉縣西決河水使東北合
漳河至清州海口入海其說不可行乎曰今新鄉流
絕欲自武陟之東濬其故道約一百三四十里更於

新鄉縣西決河使東北流繫生地五十餘里勞費不
貲民何以堪且滎陽以下多決必潰右隄未開不決
左隄而北者疑此地北高南下新鄉縣西之故道去
清河雖近未必能導之使北也然則河竟將若何曰
封丘以東地勢南高而北下河之北行其性也徙以
有害於運故遏之使不得北而南入於淮南行非河
之本性東衝西決卒無寧歲故吾謂元明之治運得
漢之下策而治河則無策何也以其隨時補苴意在
運而不在河也設會通有時而不用則河可以北先
期戒民凡田廬冢墓當水之衝者悉遷於他所官給
其費且拔業之兩岸之隄增卑倍薄更於低處創立

遙隄使水至得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諸事已畢
然後縱河所之決金龍口注張秋而東北由大清河入
於渤海殊不須人力也蓋禹河本有可復之幾一失
之於元封再失之於永平三失之於熙寧至明昌以
後事無可爲居今日而規復禹河是猶[illegible]龍門終
不得飽也河之離舊愈遠則反本愈難但得東北流
入渤海天文地理兩不相悖而河無注江之患斯亦
足矣求如西漢之河不可得即如宋之北流亦不可
得而況降水大陸之區也哉嗚呼禹河其不復矣乎[illegible]
[illegible]
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

乘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以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
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
唯是爲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
及孟津雒汭至于大伾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
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厮二渠以引其河[illegible]
[illegible]北載之高地過降[illegible]
[illegible]入於勃海[illegible]
[illegible]

灑二渠引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於大陸此說不然據經但言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北過降水至於大陸初未嘗有二渠之說況禹之治水欲使水由地中行自高而決之於下流者也今乃謂載之高無是理也據經之所載既無二渠之說則大史公何據而爲此言太史公嘗曰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於言河渠則不知取正於書而自爲此說何也意者太史公未嘗得真孔氏古文書其所傳本或有異矣今當以孔氏本爲正（[illegible]）

太史公班孟堅謂禹灑二渠以引其河一貝丘一漯川至孟堅河書曰東爲漯川者乃今泉源赤河北出

貝丘者乃今王莽故瀆而漢塞宣房所行二渠蓋獨漯川其一則漢決之起觀城入蒲臺所謂武河者也

鼂補之河議曰二渠於禹貢無見（[illegible]）

河渠書曰廝爲二渠復禹舊跡是以二渠出於禹也及考之禹跡河自龍門至於大陸皆爲一流至秦河決魏郡始有二流予長孟謂指秦時所決之渠以爲禹跡也（[illegible]）

周定王五年河徙（[illegible]）

蔡傳周定王五年河徙砱礫砱礫不知在何處按漢洫志賈讓治河奏有滎陽漕渠如淳曰今礫谿口是也師古曰礫谿谿名即水經所云汳水東過礫谿考阿誰讀誤本漢書以今爲令又加石作砱殊足使人噴飯即以礫谿言之水經濟水東至北礫谿南東出過滎陽縣北又東合南礫谿水注之水出滎陽城西南李澤澤中有水即古馮池也地理志曰滎陽縣馮池在西南是也東北流歷敖山南逕虢亭北又東北過滎陽縣北山東北流注於濟世謂之礫石溪即經所謂礫谿矣礫谿口即南礫谿水入濟處也古之決口皆在大伾之東今元時所決御匝至明天順中河自武陟徙入以來而獲嘉之流遂淤漸塞矣滎陽今在[illegible]與獲嘉相對周時河從[illegible]在此郡唯漢平帝世河汴決壞謂徙從礫谿口則可然亦無砱礫之名也此說當必有所本須問王伯厚河渠考引程氏曰周時河徙砱礫至漢又改向頓丘東南流程氏疑即大昌及於禹貢論其第十一篇有云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漢元光三年河又徙從頓丘東南流入勃海卻無砱礫字又圖說莨蕩渠口辯引如淳注亦作今礫谿口不作砱礫則一字明係杜撰總無根據訛舛乖謬莫甚於此而學者宗之以王伯厚之淹博亦不能正其失而且累及於程氏地理之學哉何容易（[illegible]）

周威烈王十三年晉河岸傾壅龍門至於底柱（[illegible]）

春秋時河患見史傳始於此[illegible]

卷第五

行水金鑑　卷第六

[illegible]

河水

秦始皇帝八年河魚大上（[illegible]）

秦始皇帝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大梁城壞（史記秦本紀）

河溝者鴻溝也（[illegible]）據水經注陰溝本蒗蕩渠在浚儀縣北自王賁斷故渠引水東南出以灌大梁謂之梁溝於是水出縣南而不逕其北遂目梁溝為蒗蕩梁[illegible]為溝浚儀故縣在今開封府西北[illegible]大梁城[illegible]部也[illegible]引河水以灌[illegible]也皆知水之可[illegible]蘇代云秦[illegible]魏[illegible]決滎口魏無大梁其後[illegible]用之以灌魏故滎口水亦號為之滎門後[illegible]水經注[illegible]水自陽武故城南又南[illegible]封[illegible]又[illegible]故此故亦可決之以灌也[illegible]所引是溝[illegible]然[illegible]入河而其地則絕在大梁之北[illegible]攻魏決河灌其都[illegible]不可復[illegible]更開[illegible]山[illegible]地而東北入[illegible]則似[illegible]引皆大河之[illegible]流蓋蘇代述秦[illegible]又云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illegible]二口一在白馬一在黎陽

王橫以是謂賁所引者在此間決處即白馬口西山足即宿胥口也然史記明言引河溝則非大河之經流亦審矣

近世河徙經開封城北宋端平元年蒙古決寸金淀灌趙葵軍

明崇禎十五年賊決朱家寨隄以灌城

其所引者皆大河之經流也與王賁地勢水異嗚呼不仁者之作俑禍及萬世而未有艾矣

漢文帝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東郡

漢武帝建元三年春河水溢於平原

漢興三十九年至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四十有餘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於是天子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其奉邑食鄃鄃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菑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為彊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於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

河決觀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

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

漢武帝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勃海夏五月河決濮陽氾郡十六發卒十萬救決河起龍淵宮

元光三年河水決濮陽瓠子溝洫志言之甚詳而頓丘之決口及入海處與中間經過之地皆不可得聞今以水經注考之北瀆初經頓丘縣西北至是改流自戚城西決而東北是其縣東南也時觀在東武陽等漯川之道東北至千乘入海者也漯川狹小不能容故其更又自長壽津溢而東以決於濮陽則東南注鉅野通淮泗而北瀆之流微漯川之水涸矣及武帝塞宣房道河北行二渠則王莽時北瀆餘波仍為漯川頓丘之決口亦當而塞故志略之程大昌以為元光以後河無行頓丘東南北也漢世河兩決瓠子一塞於武帝再塞於王延世自是不復決而南軼者鄄入平原濟南千乘數縣乃高皆東北之分矣

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於是天子已用

東萬里沙（注）則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於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寘決河。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楗。（注）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皓皓旰旰兮閭殫為河。殫為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沸鬱兮柏冬日。（注）延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方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一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迂兮浚流難。搴長茭兮沈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注）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頹林竹兮楗石菑，宣房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注）

[illegible]

命駕臨河以問[illegible]遂刑牲沉璧以告陽侯[illegible]曰朕聞天一生水[illegible]德澤及草木以滋百穀淮海安瀾帆檣利濟汪洋之德功侔天地何乃[illegible]流而湧溢為害淹沒我田廬漂流我黎庶遂致平疇瀉野化作鯨波使我農民廢畊是損百穀朕之不德上干天和今乃責躬罪己修德肆赦以邀天眷乃敕司農出金司空調役下淇園之竹以為楗沉萬隄之石以為基必使金隄永固玉海安瀾神維有靈鑒朕不爽（注）

漢武帝元封二年夏四月祠太山至瓠子臨決河（注）命從臣將軍以下皆負薪塞河隄作瓠子之歌（注）

瓠子河決有蛟龍從九子自決中逆上入河濆沫流波凡數十里（注）

瓠子在雷澤黃河故瀆今呼為沙河沙河西北其口猶存土人謂之瓠問也（注）

是時方事匈奴興功利言便宜者甚衆齊人延年上書（注）言河出崑崙經中國注勃海是其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也可案圖書觀地形令水工準高下開大河上領出之胡中東注之海如此關東長無水災北邊不憂匈奴可以省隄防備塞士卒轉輸胡寇侵盜覆軍殺將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備匈奴而不憂百越者以其水絕壤斷也此功壹成萬世大利書奏上壯之報曰延年計議甚深然河迺大禹之所道也聖人作事為萬世功通於神明恐難改更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注）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

此聞道後館陶東北四五郡雖時小被水害而兗州以南六郡無水憂

于寘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

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

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 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

禹本紀言河出崑崙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睹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經所有放哉

張騫及後使者皆未嘗指于闐之山為崑崙武帝自案古圖書以名之耳故史云惡覩

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阸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其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

宣帝地節中光祿大夫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勢皆邪直貝丘縣恐水盛隄防不能禁迺各更穿渠直東經東郡界中不令北曲渠通利百姓安之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成帝初清河都尉馮逡奏言郡承河下流與兗州東郡分水為界城郭所居尤卑下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闊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靈鳴犢口在清河東界所在處下雖令通利猶不能為魏郡清河減損水害禹非不愛民力以地形有執故穿九河今既滅難明屯氏河不流行七十餘年新絕未久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流殺水力道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又地節時郭昌穿直渠後三歲河水更從故第二曲間北可六里復南合今其曲執復邪直貝丘百姓寒心宜復穿渠東行不豫修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發之晚矣事下

丞相史白博士許商治尚書善為算能度功用（[illegible]）遣行視以為屯氏河盈溢所為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後三歲河果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溢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餘頃深者三丈壞敗官亭室廬且四萬所御史大夫尹忠對方略疏闊上切責之忠自殺遣大司農非調（[illegible]）調均錢穀河決所灌之郡謁者二人發河南以東漕船五百𦨭（[illegible]）徙民避水居丘陵九萬七千餘口河隄使者王延世使塞（[illegible]）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上以東郡河決流漂二州校尉延世隄防三旬立塞其以五年為河平元年卒治河者為著外繇六月（[illegible]）惟延世長於計策功費約省用力日寡朕甚嘉之其以延世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

後二歲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壞敗者半建始時復遣王延世治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以為前河決丞相史楊焉言延世受焉術以塞之蔽不肯見今獨任延世延世見前塞之易恐其慮害不深又審如焉言延世之巧反不如焉且水勢各異不博議利害而任一人如使不及今冬成來春桃華水盛必羨溢有填淤反壤之害（師古曰[illegible]）如此數郡種不得下民人流散盜賊將生雖重誅延世無益於事宜遣焉及將作大匠許商諫大夫乘馬延年雜作（[illegible]）延世與焉必相破壞深論便宜以相難極商延年皆明計算能商功利足以分別是非擇其善而從之必有成功鳳如欽言白遣焉等作治六月乃成復賜延世黃金百斤治河卒非受平賈者為著外繇六月（[illegible]）

漢成帝建始四年秋大水河決東郡金隄（[illegible]）冬十月御史大夫尹忠以河決不憂職自殺（[illegible]）

漢成帝河平元年春三月詔曰河決東郡流漂二州（[illegible]）校尉王延世隄塞輒平其改元為河平（[illegible]）

王尊為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為害尊躬率吏民投沉白馬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堤因止宿廬居堤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尊終不肯去及水盛堤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卻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下有司考皆如言於是制詔御史東郡河水盛長毀壞金堤未決三尺百姓惶恐太守身當水衝履咫尺之難不避危殆以安眾心吏民復還就作水不為災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illegible]）

漢成帝河平四年三月遣光祿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行舉瀕河之郡水所毀傷困乏不能自存者財振貸（[illegible]）

其為水所流壓死不能自葬令郡國給槥櫝葬
埋已葬者與錢人二千避水它郡國在所冗食之
漢書成帝本紀

漢成帝鴻嘉四年秋勃海清河河溢被災者振貸之漢書
成帝本紀

鴻嘉四年楊焉言從河上下患底柱隘可鐫廣之上從
其言使焉鐫之鐫之裁沒水中不能去而令水益湍怒
為害甚於故是歲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湓溢灌縣邑三
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河隄都尉許商與丞相史
孫禁共行視圖方略禁以為今河溢之害數倍於前決
平原今可決平原金隄間開通大河令入故篤馬河

至海五百餘里水道浚利又乾三郡水地得美田
且二十餘萬頃足以償所開傷民田廬處又省吏卒治
隄救水歲三萬人以上許商以為古說九河之名有徒
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
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
此域孫禁所欲開者在九河南篤馬河失水之迹處勢
平夷旱則淤絕水則為敗不可許公卿皆從許商言先是
谷永以為河中國之經瀆聖王興則出圖書王道廢則
竭絕今潰溢橫流漂沒陵阜異之大者也修政以應之
災變自除是時李尋解光亦言陰氣盛則水為之長故

一日之間晝減夜增江河滿溢所謂水不潤下雖常於
卑下之地猶日月變見於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衆
庶見王延世蒙重賞競言便巧不可用議者常欲求索
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河
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
有成功而用財力寡於是遂止不塞滿昌師丹等數言
百姓可哀上數遣使者處業振贍之漢書溝洫志

志曰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東
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
其自然不隄塞也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
口而屯氏河絕成帝初清河都尉
馮逡奏言郡承河下流土壤輕脆易傷屯氏河絕未
久宜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此思患豫防之道也而
博士許商行視以為方用度不足且勿浚後三歲河
果決館陶及東郡金隄灌四郡三十二縣遣王延世
塞之後二歲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又遣延世
塞之費更不貲鴻嘉四年勃海信都河水溢灌縣
邑三十一許商與丞相史孫禁共行視圖方略禁以
為可決平原金隄間開通大河令入故篤馬河至海
五百餘里水道浚利此因利乘便之術也而商以為
禁所欲開者在九河南失水之迹不可許公卿皆從
商言又以谷永李尋解光等奏竟止不塞遺患八十

餘年至永平十三年而後已嗟乎商以治尚書著為
算錄故丞相御史白遣行視而其方略乃如此欲省
費而費益多欲循九河之迹而九河不可復繼衛竟
何為哉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
不達事之變
綏和二年哀帝即位秋詔曰乃者河南潁川郡水出流
殺人民敗壞廬舍朕之不德民反受辜朕甚憫焉已遣
光祿大夫循行舉籍賜死者棺錢人三千其令水
所傷縣邑及它郡國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十萬皆
無出今年租賦
哀帝初平當使領河隄奏言九河今皆寘滅按經義治
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河從魏
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眾不可誣宜
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下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部
刺史三輔三河弘農太守舉吏明能者莫有應書
刑政修而河伯效順者上也簡賢任能而用得其當
者次也禹之治水曰導曰濬原無隄防壅塞之文末
于嘉平當之奏故大書以美之
平當使領河隄奏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
防壅塞之文宋開寶之詔亦曰朕每閱前書詳究經
瀆至若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浚川未聞力

制湍流廣營高岸今之言治水者皆出於隄塞二
事冀予咨武王之訪首言鯀湮洪水汩陳其五行帝
乃震怒後世治河之臣皆鯀也非其人之顧為鯀乃
致之使為鯀也是以水不治而憂除數以
徐節孝先生言禹之治水不及河浚川未嘗有隄防壅
塞之義故鯀治水績用不成班固謂為堙洪水謬矣
隄防壅塞蓋起於戰國戰國之時不仁者苟於利己
壅防眾川而遺害鄰國故齊與趙魏以河為境趙魏
濱山齊地卑下齊乃築隄去河二十五里又諸侯之
間引河溉田苟簡一時之利而禹之故道浸徙不復
漢興二十餘年乃有河決之患至武帝元光中河決
於瓠子東注鉅野通於淮泗數塞數壞當此之時去
古未遠承文景之盛求九河之道復先王之法豈不
易哉乃以一十年之久十年之勞卒為隄防堙塞
之計而已雖役其眾終不免決溢之患迄今唯其地
勢東漸於海使水行地上而隄防竟作漢書後世矣
上塞則下決矣南塞則北決矣今日塞明日復決矣
今年塞明年復決矣此豈水之性也哉其勢使然也
今瀕河郡縣歲治隄其費不下萬計及其夫決則所
殘但數其小決亦不免傷人禾稼壞人屋廬殺人性
命故戍卒聞戍河之命必與其家聚哭及其行則父
母妻子送之於道路以為生死之訣豈不痛哉戰國

時隄防皆去國數十里以兩隄相去則是不下五十里其水勢尚得往還而不至迫隘不至大暴今之隄防近者數百步遠者不過數里故其勢迫隘不得息決長河之濱浩然之勢積斗筲之土以為禦捍之具是何異捧土而塞尾閭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其為甚為痛快第其欲遵先王之法求索九河故道而穿之未免迂闊夫當宋之時九河其迹可復哉唯如平當所奏求能浚川疏河之人而為決河深川之事九河雖不可復而河患庶可少弭矣　河身高運河身亦高身既高矣而又日漸加築運河隄之高也幾與城埒諺云黃土接城頭淮揚一旦休叶可畏哉

而況高堰去寶應高一丈八尺自寶去高郵高二丈二尺有奇高寶隄去興化泰州田高丈許或八九尺其去堰不啻卑二三丈有奇矣[illegible]老友周竹岡云高堰原以障洪澤全湖之水每每上年新隄工加高一尺則次年湖水亦必加高一尺仍復漫隄而過但湖水長至一丈二尺外再欲加高修防費大此康熙二十一年之言也四十年間總河張公疏奏亂門擺石工原估九層必須加砌五層高出水面方資抵禦又於六壩全閉之後公議修防之法僉云通共加鑲埽工以七尺為度如六尺者加一尺五尺者加二尺以次第加高出水面七尺庶可捍禦風浪即此二年觀之可見高堰之隄益加而益高矣今高寶運河沿隄張公所樹大椿及歷來湮禍之類皆埋在土中臨河市屋悉自隄頂層級而下更可見一二十年間運河身與隄亦日漸加高矣夫以淮揚兩郡諸州縣之城郭田廬億萬生靈作在釜底叫可畏哉居今日而言行水決河深川事不可緩已[illegible]

卷第六

行水金鑑　　卷第七

河水

侍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埶所不及大川無防水小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乃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為廬舍往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illegible]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為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阸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埶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厎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乃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illegible]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illegible]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埶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為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

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illegible]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卬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為東方一隄北行二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illegible]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illegible]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濕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illegible]決溢有敗為魚鱉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濕填淤加肥[illegible]故種禾麥更為秔稻高田五

倍下田十倍[illegible]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illegible]

賈讓治河三策古今稱之其上策放河使北入海是即禹之故智也今妨運道已不可行其中策謂據堅地作石隄開水門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然自漢至今二千數百年盤中州大名之境率為河所淤泥沙填委無復堅地而河流

不常與水門每不灼值或并水門而衝決淤是之處治無已所溉之地一再歲而高矣西方地高水安可往使讓復作或亦不可行矣此又莊謂古今無出此策蓋身未經歷非定論也當宋往昔兩河流混濁淤沙相共流行既久逐悉淤淤久而必決者勢也或北而東或東而北安可以人力制哉為今之策正宜因其所向寬立隄防約攔水勢使不至大段漫流此則治水者所當審也　賈讓云隄防之制起自戰國然勢不能發蓋雖不能禦非常之水[illegible]不宜[illegible]而縱之之水非此所以[illegible]濫矣[illegible]近河而岸[illegible]其所[illegible]之[illegible]令隄[illegible]之斷[illegible]壞斜

曲直殊可觀笑蓋皆歸河所經之河既改而隄即壞隨已擇屬吏之良者上自河南之原武下訖曹單沛上於河北岸七八百里間擇諸隄去河最遠且大者[illegible]及去河稍遠者[illegible]各一[illegible]其缺者補完薄者幫厚低者增高斷絕者連接創築移漳七八百里間均有堅厚大隄二重已經接合創築蔡家口上下及曹單八里灣條家林百餘里餘當極力完成雖費不恤自茲苟非異常之水北岸因可保無虞矣[illegible]

或問劉曰賈讓有云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故禹之治水以導而今治水以隄何也無乃止兒啼而塞其口乎劉應之

曰昔之主逆水之性以鄰爲壑是謂之障若順水之
性隄以防溢則謂之防防之者乃所以導之也河水
方漲之時無隄則必旁溢旁溢則必泛濫而不得軌
豈能以海爲壑耶故隄之者欲其不溢而循軌以入
於海也譬之嬰兒之口旁潰雖久之成漏瀉從旁
出不能下咽聲氣旁泄不能成音久之不治身且斃
矣何有於口故河以海爲口隄旁決而使之歸於海
者正所以宣其口也再考之禹貢云九澤既陂四海
會同傳曰九州之澤已有陂障而無決潰四海之水
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是禹之遺法何嘗不以隄哉
抑之考之隄者曰隄以防水以殺水勢高不[illegible]溢

則天下開曰若謂隄之外則水耶隄外則岸下
爲之下者水不及岸際若聲無作耗異常之水始出
上以及隄然後之日或五日或十日或旬日而後落
隄於當闕隄防之後迺十年矣未嘗有分寸之加何
獨隄之於天也　或問則曰賈讓有云今行上策徙
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治隄歲費且萬萬出數年治河
之費以業所徙之民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
爭尺寸之地哉此策可施於今否則應之曰民可徙
也歲運國儲所禰石者安適乎問者曰決可行也
劉口雀鎭故事可考也此決口最大越三四年而深丈
餘者僅去口一二十丈間稍入坡以上深一二尺矣

蓋作堤地非若沙淤可剗散漫無歸之水原無灃
漲可容且封椿基礎在在有之運艘往往由此者往
往觸敗皆可慮爲運道且運艘經行之處雖東河亦
欲築隄以便牽挽乃可今之由決口與則策中所
謂採堅地作石門開水門早則開東方下水門激護
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何如騙口河流不常與
水門每不相值或併水門而淤漫之且所淤之地亦
一再歲而高矣後將何如哉矧旱則河水已淺難於
分激澇則可泄而西方地高水安可往此文莊謂古
今無出此策夫乃其未經歷耶至中丞門水策出言
之詳盡名言也　宋仁宗時曰河流混濁泥沙相

下流行既久自然淤澱久而決者勢也爲今之策止
宜寬立隄防約攔水勢使不大段湯流耳此即賈讓
策延隄之意也故治河者必無一勞永逸之功惟有
隨偏補弊之策不可不有新陵奇之智惟當收支當
處問之休毋於大爭之心期於以最難之事毋以束
濕之鳥猶欲於河之流勢既已然之則遂或於道
驗之[illegible]河之故其中[illegible]之[illegible]行[illegible]所無
事含其作可以孟子所謂惡其鑿矣[illegible]覽
賈讓三策乃臣所論者今治[illegible]無出上策而近有
議其說者是二者皆過也夫論古人者必論其世毋
泥其所言平其心毋從其[illegible]然後吾之論爲不易

之論而天下服之蓋讓之策乃專為西漢之世黎陽東郡白馬間數受河患而言未嘗全為治河立論也考黎陽即今濬縣東郡白馬即今滑縣冀州之民當水衝者即濬滑二郡之民貪近河肥饒沿金隄而築室廬者非統言冀州全境之民也繕完故隄增卑倍薄為下策者即濬滑二邑曲防遏水使百里之間河再西而三東之隄非專謂隄防為下策也夫河一折即一衝衝即成險彼時百里之間而河凡五衝其患安得不烈故讓欲徙其當衝之民除其曲防之隄而另為徑直之石隄三百里東河以北入海耳夫讓欲束河而仍用隄隄而必以石石而至於三百里彼之

徒隄以治河也亦左矣後世不考其時不詳其地或欲遵而行之或欲辟而闢之不亦過乎或曰潘季馴嘗辯之矣然則潘之言非歟曰何可盡非也其上策徙冀州之民辯之曰民可徙四百萬之歲運將安適乎蓋漢不行運而明行運然未嘗以之闢讓也其中策多張水門旱開東方溉冀州澇開西方放河流辯之曰澇固可洩而西方地高水安可往蓋既傍西山作隄則東卑而西亢可知其言是也至若曰河流不常與水門每不相值或并水門淤漫之夫讓所謂水門即今之閘壩涵洞也河流雖不常能淤漫然即季馴治河何以不廢閘壩涵洞耶又曰旱則河亦淺無以分溉且又不然蓋讓所云溉亦止言冀州石隄三百里間耳黃河挾萬里之源合秦晉豫三州之水而至冀安得冀州一旱而河即淺此一時逞快之論非通論也又謂甘州以下濁流不能溉田亦不可以闢讓今平心而論之若所云隄界土田必遶川界之分使秋水得有所休息又若游波寬緩而不迫誠萬世之至言無古今之分南北之異者也其他所言則宜於古者未必宜於今宜於北者未必宜於南何也前世土滿而人稀民易徙後世當水衝者往往通都大邑其可徙乎潘謂以上西薄大山地堅而多石故能築堅地作石隄今自此以至海口惟黎陽近山固

餘皆浮沙疏土安得堅石安從取辟三里亦不能況三百里乎且季馴嘗言河南土最鬆禹導河止經河南一郡故當時之水不甚濁今河南開歸河全經之又距禹三千餘年流日久土日鬆故水愈濁由此言之西漢去今千七百年距禹猶未遠又河未南徙則其水亦未必如今日之濁或尚可引渠而溉田亦未可知若今則但能開涵洞引黃以淤窪已善矣安能通渠而引溉哉然則為今之策亦惟有擇老土築堅隄束河使不他徙建閘壩以洩河保隄使不內潰而已舍此以外別無奇謀異見矣故曰讓之三策皆為西漢黎陽東郡白馬間言未嘗全為治河立論也

譬古而不謬於古不亦善乎　自禹貢而後言治河
者始於賈讓之三策然即讓之言有不能槩行於漢
之時者何也地形水勢殊處不同讓所言乃據黎陽
東郡百里間之情形而言使移而行之徐兗中州之
境則已有大謬不然者而況欲槩千百年以前之論
而行之於千百年以後之河道則亦天下之愚人而
已矣夫治河以衛民也徙民非細事也在上世土滿
人稀故殷都河患至五遷其國都而不以為難後世
人民稠庶今自開封以至徐邳而下皆通邑大都萬
無可徙之理況當年黃河從黎陽東郡間北流入海
其地東有金堤西有大山唯此二邑之中百餘里間

為必經之地而其民貪其近河沃饒作室廬居住
其間又近山多石至為石隄更相抵遏東河於其中
所謂百里之內再西三東者是也夫河自底柱以東
其勢方騁拜而思逞而咽喉之路獨從迫東如此是
以抑於北則潰而南鄰于一決而汎郡十六注鉅野
通淮泗東郡一決而灌四郡三十二縣居地十五萬
頃凡兩漢二百年間河患大抵皆在此二邑間雖使
大禹復生於此時亦未有不徙民而放河北流者安
得不以為上策哉況所謂當水冲者亦不過金隄左
右及環內黃隄與東邑白馬故大隄之居民戶多不
過以千數計耳豈若今日一大村落鎮市動以萬計

乎今不審時勢動言賈讓上策在徙冀州之民考西
漢冀州該今直隸山西二地其民當不下數千萬戶
使哀平欲徙其民不知處斯民於何地兼山西處大
行之右與河全不相涉不知讓亦何事而欲盡徙之
而讓乃以為上策且千百年以來亦從無有非之者
何也蓋今人亦但循其書曰其上策當徙冀州之
民而忘其下猶有當水衝之語故也且即記有當水
衝者一言而忘其但即指滑二邑曲防居住之民故
也請得而斷之曰賈讓徙民在兩漢之時在黎陽東
郡之地其上策也若時非西漢地非黎陽東郡豈特
非上策是為無策至若隄防者治河之要務自西漢

以迨元明治河之臣未有不用隄防而能道河使行
者近代潘季馴最稱治河能臣而其終身所守唯是
築隄以束水束水以刷沙二語耳而今之空談局外
者輒以此賈讓所謂下策也夫讓誠以築隄為下策
則前不當云據堅地作石隄矣是讓誠以築隄為下
策則必用疏用浚又不當云多築非穿地也但為東
方一隄北行二百餘里入章水依讓所言則其策
隄以束水之旨實與今所同也蓋隄防之言乃大禁
之言禁之絕其當水為來水以導河施之失其當則
為壅土以遏河齊作隄以遏河之入海而自利此曲
防之隄也趙魏作隄以遏河此防患之隄也皆非以

東水導河也故葵丘之會曰無曲防白圭爲隄壑水
以注鄰國則孟子闢之故讓以爲隄防之作近起戰
國壅防其以隄防爲民害耳今若不問隄防之是與
非而但以隄防爲是則是葵丘之載書可無戒而白
圭之功果愈於禹也若但以隄防爲非則是太原岳
陽可無修而九澤可無陂也今黃河自滎澤而東水
常高於地開封河面且高於內地者丈餘概地既不
能築隄又以爲下策而不是泛濫無東之將何從而
入海哉蓋西漢之世文辭朴略不甚分疏使人貫會
今人亦但顧讀其書曰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
已數逢其患此策最下而忘其所謂故隄者乃即百

行水金鑑 卷 二

里之間再西三東濬滑二邑之民曲防遏水之隄也
今使於雲梯關一帶築南北隄一道遏絕河流人從
而非之曰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吾分
外而與之爭曰隄防治河之要務爾安得而非之不
亦大可笑乎哉亦請得而斷之曰濬滑二邑百里之
間再西三東之故隄真下策而讓所議起淇口至遮
水石隄二百里放河入海之隄真上策也若其中策
多開漕渠張水門旱開東方溉冀州潦開西方放河
流潘季馴雖嘗辨之然距今千七百年其地形既不
知何如其河流清濁可溉與否即季馴所言已自有
前後不同者不敢妄爲論也 靳輔治河書

于始[illegible]可決魏郡從清河以東數郡先是恐
河決為元城[illegible]及決東去元城不受水故從不隄
[illegible]
王莽時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略異者長水校尉平
陵關並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
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為水猥
盛則放溢少稍自索雖時易處猶不能離此上古
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衛之域其南北不過百八
十里者可空此地勿以為官亭民室而已大司馬史長
安張戎[illegible]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
稍深河水重濁號為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諸郡以

行水金鑑 卷 三

至京師東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春夏乾燥少水
時也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雨多水暴至則溢決而
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地猶築垣而居水也可各
順從其性毋復灌溉則百川流行水道自利無溢決之
害矣御史臨淮韓牧[illegible]以為可略於禹貢九河
處穿之縱不能為九但為四五宜有益[illegible]
[illegible]引[illegible]出山[illegible]溝洫之制壞而墾溉之事興利
於田而[illegible]田中[illegible]國[illegible]及漢
武時用[illegible]以漕[illegible]溉南山[illegible]番
係[illegible]引汾溉皮氏汾陰[illegible]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又用
嚴熊言引洛溉重泉以東為龍首渠[illegible]

首孟子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
以溉田關中則有靈軹成國漳渠六輔[illegible]
皆溉田各萬餘頃它小渠及陂山通道者不可勝言
故夜以為[illegible]蓋河水多泥急則通利緩則淤澱今滎
陽之下既有鴻溝菑除以上復有諸渠分水大多則
河[illegible]日是河身日高故水暴至不能容漢人知此者
許[illegible]夫知之[illegible]
大司空掾王橫[illegible]言河入勃海勃海地高
於韓牧所欲穿[illegible]者天[illegible]西北[illegible]海水溢西南
出寖數百里[illegible]之地已為海所漸矣[illegible]之行河[illegible]
循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illegible]今所行非

竹木[illegible]二

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
補宜卻徙完平處更開空[illegible]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
東北入海[illegible]
豈[illegible]此數者必有一足宜[illegible]可[illegible]計定然
後[illegible]不過數[illegible]萬[illegible]
居[illegible]
[illegible]
決[illegible]無[illegible]行也
王橫所稱西山即賈讓[illegible]河使北[illegible]大山者
高地即史遷所謂[illegible]大伾[illegible]地者也皆
在黎陽大伾一名黎陽東山則[illegible]

山可知矣杜佑曰西山者太行恒山也今按太行在
輝縣[illegible]西東距[illegible]縣[illegible]可二百里又東北則在林縣
[illegible]西東距臨漳河[illegible]百五十里恒山在曲陽縣[illegible]
西北南距鉅鹿[illegible]河四百里至[illegible]縣則八百餘里其
禹河所行在[illegible]得相名邢冀深瀛滄諸州之境安得
隨二山之足而東北去乎杜說非是程大昌云禹河
自澶相以北皆行西山之麓又云古河在貝冀以及
枯絳之南率皆穿西山踵足以行今按漳非禹河所
經自黎陽以行西山之麓不始於[illegible]中[illegible]更
無西山踵趾[illegible]或曰水[illegible]
是[illegible]非[illegible]高

[illegible]四

於[illegible]自是東
地稍下[illegible]決是故放
河使北入[illegible]地者
特以大伾之東[illegible]口之
地較高[illegible]之上
流也讀者[illegible]西山
下東北去[illegible]十五[illegible]甲居祖相
城在今安[illegible]禹河所經證
一也楚語[illegible]自河[illegible]云從河內從都亳[illegible]
即鄴南殷墟自河徂[illegible]河所經證二也史記
殷本紀祖乙遷於邢其後盤庚又自邢遷於亳下篇

曰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蓋亦為河所圮鉅鹿界明有禹河證三也 詩衛風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河至大伾山西南折而北逕朝歌之東故謂之北流證四也禮記王制曰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蓋西河自華陰折而東為南河又東至大伾折而北是為東河計所行不滿千里故曰千里而近若漢河則東過大伾山南至白馬縣之長壽津始折而北西北宿胥口又一百五六十里實為千里而遙矣證五也史記衛世家封康叔為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師古曰朝歌在今濬縣西南淇縣東北淇水逕其西河水逕其東是為河淇之間故淳于髠曰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證六也戰國策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二邑在今濬縣西南酈道元云宿胥故瀆受河於頓丘縣遮害亭東黎山西證七也横言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迺無水災 據賈讓言遮害亭東地益下則黎陽西山之足實為高地證八也漢書溝洫志賈讓云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大山即王横所謂西山證九也敘傳曰商竭周移正指定王五年事固已知武帝所道非禹舊迹證十也地理志鄴縣有故大河在東苟非隨西山下東北去安得

至鄴證十一也孫炎曰大鹿鉅鹿北廣河澤河所經蓋北澤本禹河之所匯故亦名廣河證十二也水經注濁漳水北逕祭陌西俗巫為河伯娶婦祭於此陌蓋鄴本有河故以河伯欺人證十三也杜佑曰漳水横流至肥鄉界入河曾敗口河自大伾折而北流漳水東流注之地形南北為從東西為横河從而漳横故謂之横漳證十四也李垂曰自汲郡東推禹故道出大伾上陽三山之間逕西河故瀆證十五也愚以漢時漳水自平恩以下皆是河故道亦有可證者五漢書地理志濁漳水東北至阜城入大河又滹沱東至文安入大河滹沱東至參户合滹沱別從河東至文安入海是水經所敘漳水自成平以下至章武入海者在西漢時猶為大河證一也又成平縣有滹沱河民曰徒駭河與許商所言正合蓋漳水自東昌縣會滹沱河又東逕弓高阜城至成平世遂謂之滹沱然漳故徒駭也土俗猶能識之不言漳滹沱仍曰徒駭證二也水經濁漳注曰商殷時其東北徒駭瀆聯漳絳則漳絳即徒駭之上流通為一川證三也唐書地理志清池縣西五十里有徒駭河西眾是浮陽參户之濟水亦古徒駭證四也齊乘曰河昔北流衛漳注之河既東徙漳自入海安知北流之漳非古徒駭河激證五也無徵不信庶乎其免矣

卷第七

行水金鑑　　卷第八

河水

河水又東右逕滑臺城

有三重中小城謂之滑臺城舊傳滑臺人自修築之城因以名故鄭廩延邑也下有延津

謂北津爲延壽津

又東北過黎陽縣南

黎侯國也晉灼曰黎山在其南河水逕其東其山上碑曰縣取山之名取水之陽以爲名也今黎山之東北蓋黎陽縣之故城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二年鄭釐侯使許息來致地平丘户牖首垣諸邑及鄭馳地我取枳道與鄭鹿鹿即是城也今城内有故臺尚謂之鹿鳴臺又謂之鹿鳴城取名焉故亦曰鹿鳴津又曰白馬濟津之東南有白馬城衛文公東徙渡河都之故濟取名焉河水舊於白馬縣南決通濮濟黃溝故蘇代說燕曰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今疑魏建故瀆水斷尚謂之白馬瀆故瀆東逕鹿鳴城南又東北逕白馬縣之涼城北又東南逕濮陽縣北入濮水所在決會更相通注以成往復也

自津東北逕涼城縣

又東北逕伍子胥廟南為長壽津 水經

述征記曰涼城到長壽津六十里河之故瀆出焉漢書溝洫志注二渠一則漯川則今所流也一則北瀆王莽時空 [illegible] 故世俗名是瀆為王莽河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水經東漢人所撰凡講故瀆者皆時已無水戚城以下東光以上河水不至又無他水行其中孟康所云王莽時遂空者唯此耳故謂之大河故瀆其自長壽津以西至行胥口為東漢見行之河則效入河水東光以北至章武時為清河淳水之所行則效入清河瀆水並不列大河故瀆 [illegible]

故瀆東北逕戚城西 水經

春秋哀公二年晉趙鞅率師納衛太子蒯聵於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今頓丘衛國縣西戚亭是也為衛之河上邑 [illegible]

又逕繁陽縣故城東 [illegible]

北逕陰安縣故城西 [illegible]

又東北逕昌樂縣故城東 [illegible]

又東北逕平邑郭西 水經

竹書紀年晉烈公四年趙城平邑 [illegible]

又東北逕元城縣故城西北而至沙丘堰 水經

史記曰魏武侯公子元食邑於此故縣氏焉郭北有沙丘堰者不遵其道曰降亦曰潰堰障水也 [illegible]

水經北下文曰至於大陸北播為九河鄭注云播為九河自此始及齊桓霸世塞廣田居同為一河故自堰以北館陶廮陶貝丘鬲般廣川信都東光河間樂成以東城地並存川瀆多亡今按水經以王莽河為禹河故以沙丘堰為禹道推其意似謂古河本東行禹作此堰以障之使北而九河自此播焉不遵其道是為降水唐人云河自貴鄉縣界分為屯氏渠宗此說也然禹河不經元城此堰必非禹所作貢文誤云今澶州臨河有鯀堤自黎陽入北至恩州清河歷亭皆有之然則降水者自元城以北堤竭之水是也蓋以

堤為鯀所作故曰元城為戰國魏地北與趙接壤賈讓云堤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堤還水使西泛趙魏趙魏亦為堤以防之沙丘之堰或起所作以障水使不得北而注於齊趙所謂以鄰國為壑者也

[illegible]

河之故瀆自沙丘堰南分屯氏河出焉 水經

大河故瀆北出為屯氏河逕館陶縣東溝洫志曰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縣分為屯氏河其故瀆又東北屯氏別河出焉屯氏別河故瀆又東北逕信

成縣張甲河出焉地理志曰張甲河首受屯氏別河於信成縣者也張甲故瀆北絕清河於廣宗縣又東北至脩縣會清河屯氏別河自信成城南東北至繹幕縣南分爲二瀆其北瀆東北至陽信縣故城北而東注於海南瀆自平原城北首受大河故瀆東出亦謂之篤馬河東北至陽信縣故城南東北入于海屯氏河故瀆又東逕靈縣北又東北逕鄃縣與鳴犢河故瀆合地理志曰河水自靈縣別出爲鳴犢河者也按屯氏河自館陶東北至章武入海過郡四行千五百里屯音豚通典魏州冠氏縣元城二縣皆有大河故瀆俗曰王莽河元和志王莽河西去貝州縣三里古

堤今名照山在縣西九里成帝時河決王延世築人益運土塞河之處以其恃當人情故謂之堤山焉因小丘爲也元和志王莽河在館陶縣東四里 [illegible]

[illegible]

河水故瀆東北逕發干縣故城西又屈逕其北 [illegible]

又南逕貝丘縣故城南 [illegible]

又東逕甘陵縣故城南 [illegible]

又東逕艾亭城南又東北逕平晉城南又東北 [illegible] 縣故城南別出爲鳴犢河故瀆又東逕鄃縣故城東

[illegible]

又東逕平原縣故城西而北絕屯氏三瀆北逕繹幕縣故城東北西流逕平原鬲縣故城西 [illegible]

地理志曰鬲津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又北逕脩縣故城東又北逕安陵縣西 [illegible]

本脩之安陵鄉也地形志渤海郡記曰安陵縣東四十里有安陵縣故縣又東北至東光縣故城西而北與漳水合一水分 [illegible]

大河自宿胥口徙流至成平合漳水復歸禹河故道又東北歷浮陽縣戶下舒南章武入海也以今輿地言之濬縣滑縣開州觀城朝城大名元城冠縣館陶堂邑清平 [illegible] 清河 [illegible] 下府德州 [illegible] 景州吳橋東光交河滄州青縣靜海天津 [illegible] 此縣界中皆周定王五年而漢末大河之所行也定王五年歲己未下逮王莽始建國三年辛未而北瀆遂空凡六百七十二歲 [illegible]

錐指

漢明帝永平十二年夏四月遣將作謁者王吳修汴渠

自滎陽至于千乘海口 [illegible]

漢明帝永平十三年夏四月汴渠成辛巳行幸滎陽巡
行河渠乙酉詔曰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加以頃年以來
雨水不時汴流東侵日月益甚水門故處皆在河中漭
瀁廣溢莫測圻岸蕩蕩極望不知綱紀今兗豫之人多
被水患乃云縣官不先人急好興它役又或以為河流
入汴幽冀蒙利故曰左隄彊則右隄傷左右俱彊則下
方傷宜任水勢所之使人隨高而處公家息壅塞之費
百姓無陷溺之患議者不同南北異論朕不知所從久
而不決今既築隄理渠絕水立門河汴分流復其舊迹
陶丘之北漸就壤墳故薦嘉玉絜牲以禮河神東過洛
汭歎禹之績今五土之宜反其正色濱渠下田賦與貧
人無令豪右得固其利庶繼世宗瓠子之作因遂度河
登太行進幸上黨壬寅車駕還宮 後漢書明帝紀

河汴分流復其舊跡按曰世言隋煬帝開汴渠以
幸揚州據此則自漢時已有汴渠矣臣按河即黃河
汴乃汴渠也蓋昔河汴隄壞則汴水東與河合日月
彌廣而為兗豫民害今隄既成則河東北入海而汴
東南入泗是分流復其故迹也 大學衍義補

初平帝時河汴決壞未及得修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
上言河決積久日月侵毀濟渠所漂數十許縣修理之
費其功不難宜改修隄防以安百姓書奏光武即為發
卒方營河功而浚儀令樂俊復上言昔元光之間人庶
熾盛緣隄墾殖而瓠子河決尚二十餘年不即擁塞今
居家稀少田地饒廣雖未修理其患猶可且新被兵革
方興役力勞怨既多民不堪命宜須平靜更議其事光
武得此遂止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而水門故處皆在
河中兗豫百姓怨歎以為縣官恒興他役不先民急永
平十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景問以理水形便景陳其
利害應對敏給帝善之又以嘗修浚儀功業有成乃賜
景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及錢帛衣物夏遂發卒數十
萬遣景與王吳修渠築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
千餘里景乃商度地勢鑿山阜破砥績直截溝澗
防遏衝要疏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
潰漏之患景雖簡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明年夏渠成
帝親自巡行詔濱河郡國置河隄員吏如西京舊制景
由是知名王吳及諸從事掾史皆增秩一等景三遷為
侍御史十五年從駕東巡狩至無鹽帝美其功績拜河
隄謁者賜車馬縑錢建初七年遷徐州刺史明年遷廬
江太守郡界有楚相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驅率
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犁耕由是墾闢倍多境內豐給 後漢書

[illegible]

成帝建始四年河決館陶入平原濟南千乘河平二

年又決于頓丘又決于千乘雖兩經修塞而水道猶存
于新莽時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即平原濟南千
乘也蓋自元城循此道東出館陶東武陽絕漯水而
東北至高唐又絕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也水經所
敘長壽至發干之道皆在東郡界中則不合當深以
爲證今按永平十二年[illegible]自汴[illegible]決[illegible]六十餘歲
蓋河自元帝世[illegible]東北入
[illegible]後世[illegible]北清河[illegible]分[illegible]長榮
澤以[illegible]于莽時[illegible]決[illegible]必然
之故[illegible]而[illegible]河汴既分[illegible]從[illegible]川導河
不[illegible]其[illegible]知今莽時故道此武陽之西所以異也然

史稱[illegible]鑿山阜[illegible]防遏衝要則其間多所改更即武
陽以東豈盡與莽時同哉宋漢之河起自始建國三
年亦言其大略而已　王景修渠築隄自滎陽東至
于乘海口千餘里則其所治者必東漢以後大河之
經流也而史稱修汴渠又曰汴渠成始終皆不言河
蓋東都洛陽東方之漕全賴汴渠故惟此爲急河汴
分流[illegible]無患治河[illegible]以治汴也自平帝後汴流
東侵日月彌[illegible]建武十[illegible]年[illegible]武令張[illegible]上[illegible]
決敗[illegible]河水注[illegible]王景事在[illegible]
[illegible]則河水當從此決入陽武滎陽以下南岸小流已
盡地平土疏處可以決入不獨石門[illegible]口也諸說

亦通河平于[illegible]入激隄而其流始絕莽時河入濟
南千乘則侵齧處更多故築隄自滎陽至千乘海口
千餘里永平十三年詔曰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丘
之北漸就壤墳十五年景從駕東巡至無鹽帝美其
功陶丘今定陶與曹今東平皆濟水所經之地二渠
既修則東南之漕由汴入河東北之漕由濟入河舳
艫千里往輸不絕京師無匱乏之憂矣　武帝雄才
大略足以有爲若移其征伐四夷神僊土木之費以
復禹河故道當亦無難而竟不及此則以疎於討論
缺于講貫爲禹一[illegible]也及哀平之世人始有知禹河之
所經者賈讓請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王橫

請徙河從西山足乘高地東北入海意皆欲復禹河
故道而因循苟且事不可爲矣永平上距平帝時僅
六十餘歲故道豈遽埋滅而王景治河唯從事汴濟
蓋當時所急在運道就其利便者爲之不暇遠圖耳
史稱景鑿山阜截溝澗防遏衝要疏決壅滯十里立
一水門費以百億計財力之充裕若是向使講求禹
河故道而復之則河流歸北汴濟不勞而治功施到
今五代以降潰溢橫流之禍可以免矣惜乎其不及
此也　河雖徙自周定王時而東光以下至章武入
海猶是徒駭之故道至于莽時始改從千乘入海而
景遂因之禹迹蕩然無存君子於此有遺恨焉或曰

即以役禹河為謹王莽河絕未久豈不可復乎
曰不可漳水之東于莽河之西既有清河又有屯氏
河屯氏別河張甲河鳴犢河篤馬河漯水絡水碎瓦
然若導河行此不必由故道簡度地勢然後興工不
復為河則必用新河固已篤之熟矣[illegible]

漢和帝永元十年春三月壬戌詔曰隄防溝渠所以順
助地理通利壅塞今廢慢懈弛不以為負刺史二千石
其隨宜疏導勿因緣妄發以為煩擾將顯行其罰[illegible]

[illegible]

漢安帝元初二年春正月詔修理西門豹所分漳水為
支渠以溉民田[illegible]二月辛酉詔
三輔河內河東上黨趙國太原各修理舊渠通利水道
以溉公私田疇[illegible]

漢桓帝永興元年秋七月河水溢[illegible]

漢靈帝光和六年秋金城河溢水出二十餘里[illegible]

[illegible]

河水[illegible]東逕鐵丘南[illegible]
春秋左傳哀公二年衛太子蒯聵登鐵丘望見鄭師杜預
曰在戚南河南有龍淵宮武帝元光中河決濮陽發
卒塞決河起龍淵宮蓋武帝起宮於決河之傍龍淵
之側故曰龍淵宮也[illegible]

司馬彪不志河渠東漢以後無可考據惟有水經注
存其所紋當時見行之河有可徵者為備錄之[illegible]

東北流逕濮陽縣北為濮陽津[illegible]
故城在南與衛縣分水城北十里有瓠河口有金隄
宣房堰[illegible]

又東北逕衛國縣南古斟觀也[illegible]

[illegible]

又東北逕范縣之秦亭西[illegible]
春秋經書築臺于秦者也[illegible]

又東北逕委粟津[illegible]
大河之北即東武陽縣也[illegible]
左會漯水故瀆[illegible]
故瀆上承大河於頓丘縣而北出東逕繁陽縣故城
南故應劭曰縣在繁水之陽張晏曰縣有繁淵春秋
襄公二十年經書公與晉侯齊侯盟於澶淵杜預曰
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淵澶淵即繁淵也亦謂之浮水
焉[illegible]
東絕大河故瀆又東北至東武陽縣東入河又有漯水
出焉[illegible]
漯水上承河水於武陽縣東南西北逕武陽新城東
曹操為東郡所治也[illegible]
又東北逕東阿縣北河水於范縣東北流為倉亭津[illegible]
東阿縣城北門內西側皐上有大井其巨若輪深六

也元戊□以貢天府本草所謂阿膠也故世俗
有阿井之名述征記曰倉亭津在范縣界去東阿六
十里魏土地記曰津在武陽縣東北七十里津河济
名也 [illegible]
又東北過茌平縣西北是爲邸城西 [illegible]
述征記曰□□[illegible]津名也自黄河泛舟而渡者皆
爲津也魏太和□□□[illegible]
名咸□□□[illegible]故曰茌平也 [illegible]
又東北過□□津 [illegible]
津□□□□□清□□□□□□水東□□
□□□□□文□也□自□入□自□入注□遼江

水行周通故有□□之名 [illegible]
又東北過楊墟縣東商河出焉 [illegible]
地理志曰楊墟平原之隸縣也城在高唐城之西南
□次於此是不北也商河首受河亦漯水及澤水所
潔水也淵□□□□之清水自此雖沙漲淤塞
□□□存□□□北俗謂之落里坑逕張公城西又北
□□□發世謂之落□坑亦曰小漳河商河□□□近
故字與讀移耳 [illegible]
河水又東逕高唐縣界 [illegible]
河水於縣漯水注之水自城東北逕東武陽縣故城

南應劭曰縣在武水之陽然則漯水亦或武水也漯
水又北逕聊城縣故城西城內有金城周匝有水南
門有馳道絕水南出自外泛舟而行矣東門側有層
臺秀出魯仲連所謂還高唐之兵卻聊城之衆者也
[illegible]
又東北過高唐縣故城西 [illegible]

京相璠曰本平原縣齊之西鄙也大河逕其西而不
出其東□□□□出東□耳 [illegible]
又北逕張公城臨側河湄 [illegible]
有津焉名之曰張公渡 [illegible]
又北逕平原縣故城東 [illegible]
地理風俗記曰原博平也故曰平原矣縣故平原郡
治矣晉灼曰齊西有平原河水東北逕高唐縣即平
原也故經言河水逕高唐縣東非也按地理志曰高
唐平原也高唐漯水所出平原則篤馬河導焉明平
原非高唐大河不得出其東審矣 [illegible]

又左逕安德城東而北爲鹿角津東北逕般縣樂陵枋鄉竅次縣南爲厭次河[illegible]

又逕漯陰縣故城北[illegible]

又東北漯沃津[illegible]

漯沃縣故城南地理風俗記曰千乘縣西北五十里有大河河北有漯沃城故縣也[illegible]

又東逕千乘城北

伏琛所謂千乘北城也[illegible]

又東北逕利縣城北[illegible]

又東分爲二水枝津東逕甲下城南東南歷馬常坑注濟[illegible]

又東北過甲下邑又東北入於海[illegible]

禹貢夾右碣石入於河山海經碣石之山繩水出焉東流注於河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所導非禹瀆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故班固曰商竭周移也漢武帝元光二年河又徙東郡更注渤海是以漢司空掾王橫言曰往昔天嘗連北風海水溢西南出侵數百里故張君云碣石在海中蓋淪於海水也昔燕齊遼曠分置營州今城屆海濱海水北侵城垂淪半

王橫之言信而有徵碣石入海非無證矣[illegible]

以今輿地言之濮縣開州（大名府）觀城濮州范縣朝城陽穀（屬山東兗州府）茌平[illegible]禹城平原陵縣德平樂陵商河武定青城蒲臺[illegible]高苑博興（青州府）利津[illegible]諸州縣界中皆東漢以後大河之所行也[illegible]

卷第八

行水金鑑　卷第九

河水

河自底柱以下五戶已上其間一百二十里有一十九灘魏景初二年二月帝遣都督沙丘部監運諫議大夫寇谷帥工五千人歲常修治以平河阻底柱一十九灘水流迅急勢同三峽晉泰始三年五月武帝遣監運大中大夫趙國（當為姓氏原闕）部匠中郎將河東樂世帥眾五千餘人修治河灘事見五戶祠銘雖世代加功水流漰渀濤波尚屯及其商舟是次鮮不踟蹰難濟故有眾峽諸灘之言（水經注）

晉泰始七年六月大霖雨河洛伊沁皆溢（晉書 [illegible]）是年沒民舍千九百餘家秋稼千三百餘頃（河南通志）（未知孰是）

華嶠奏浚導河渠巡禹之舊迹置都水官事多施行（晉書華嶠本傳）

傅祗為滎陽太守自魏黃初大水之後河濟汎溢鄧艾嘗著濟河論開石門而通之至是復浸壞祗乃造沈萊堰至今兗豫無水患百姓為立碑頌焉（晉書本傳）

河自龍門東注橫被中國每漂決所害實深隄築之功勞役天下且關洛高壇地少川源是故鎬酆潦潏咸入禮典漳釜鄭白之饒溝渠沾溉之利皆民命所相國以為天溝洫立志亦其宜也世殊事改於今可得而略（宋書）

宋元嘉十八年夏五月甲申河水泛溢害居人（南史）

冀定數州頻遭水患楷上疏曰比定冀水潦無歲不饑幽瀛川河頻年汎溢豈是陽九厄會百六鍾期故以人事而然非為運極昔魏國鹹鹵史起溉之茲地荒蕪臣實為恥不揆愚瞽輒敢陳之計水之湊下浸潤無間九河通塞屢有變改不可一準古法皆循舊隄何者河決瓠子梁楚幾危宣房既建水還舊迹十數年間戶口豐衍又決屯氏兩川分流東北數郡之地僅得支存及下通靈鳴水田一（字衍）高鬲陳十分病六邑居凋雜墳井毀滅良由水大渠狹更不開瀉眾流壅塞曲直乘之所致也至若量其逶迤穿鑿涓澮分立隄堨所在疏通預決其路令無停蹙隨其高下必得地形土木參功務從便省使地有金隄之堅水有非常之備鉤連相注多置水口從河入海遠邇逕過□□□瀦泄此波澤九月農罷量役計功十月昏正立匠表度縣遣能工麾畫形勢郡發明使籌察可否審地推岸辨其脈流樹板分崖練厥從往別使案檢分部是非瞰睇川原明審通塞當境修理不勞役遠終春自罷未須久功即以高下營田因於水陸水種秔稻陸藝桑麻必使室有久儲門豐餘積其實上葉御災之方亦為中古井田之利即之近事有可比倫江淮之南地勢洿下雲雨陰霖動彌旬月遙途

達運唯用舟艫南畝禽薦徵事未起而衆庶未為饑色黔首罕有饑穎豈天德不均致地偏罰故是地勢異同有斯豐饒臣既郷居久際目觀荒殘每思郊白屋想王孝民宵不寐言念皇家愚臣愚款竭布竭力竭心瑩守之暫施行使數州士女無廢耕桑之業聖世洪恩有次饑荒之土鄰罕流笑息自一朝臣之至誠由於今日詳曰頻年水旱為患黎民阻饑静言念之是不遑食鑿此事條深協在慮但計畫功費非朝夕可合上計共量[illegible]事遂施行稽用功未既詔還追罷[illegible]

北齊河清元年四月河溢（[illegible]）

唐高祖武德七年六月[illegible]六千

餘頃（唐書）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九月丁亥河溢壞陝州河北縣毀河陽中潬幸白司馬坂觀之賜瀕河遭水家粟帛（唐書[illegible]）

[illegible]

唐高宗永徽五年六月河北大水十月齊州黃河溢（[illegible]）

唐高宗永淳二年七月己巳河溢壞河陽橋（唐書[illegible]）

唐武后如意元年八月甲戌河溢壞河陽縣（[illegible]）

年譜五行志又編長壽元年重見

唐武后長壽二年五月癸丑棣州河溢壞居民二千餘家（唐書五行志）

唐武后聖曆元年秋黃河溢（唐書[illegible]）

唐元宗開元五年六月壬午鞏縣暴雨連月山水泛溢毀郭邑廬舍七百餘家人死者七十二汜水同日漂壞近河百姓二百餘家（舊唐書[illegible]）

唐元宗開元十年六月博州棣州河決（唐書五行志）八月丙申博棣等州黃河隄破漂損田稼（舊唐書[illegible]）

唐元宗開元十四年秋大水河南河北尤甚河及支川皆溢懷衛鄭滑汴濮人或巢或舟以居死者千計（唐書五行志）

八月河決衛州（唐書[illegible]）

唐代宗大曆十二年秋大雨水河南尤甚平地深五尺河溢（唐書五行志）

唐德宗建中元年冬黃河溢（[illegible]）

唐德宗貞元二年六月河溢（唐書五行志）

唐憲宗元和七年正月振武河溢毀東受降城（唐書五行志）

唐憲宗元和八年十二月丙午以河溢浸滑州羊馬城之半滑州薛平魏博田弘正發役萬人於黎陽界開古黃河道南北長十四里東西闊六十步深一丈七尺決舊河水勢滑人遂無水患（舊唐書憲宗本紀）

薛平田弘正鑿河十四里經黎陽山東會于故瀆名曰新河（[illegible]）

薛平授鄭滑節度使始河溢瓠子東泛滑距城纔二里許平按求故道出黎陽西南因命其佐裴弘泰往請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弘正許之乃籍民田所當者易以它地疏導二十里以釃水悍還壖田七百頃於河南自是滑人無患入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唐書薛平傳）

衛州汲郡黎陽縣有白馬津一名黎陽關有大伾山一名黎陽山有新河元和八年觀察使田弘正及鄭滑節度使薛平開長十四里闊六十步深丈有七尺決河注故道滑州遂無水患（唐書地理志）

唐時黃河不聞有決溢之患薛平治河一事此外史無所紀蓋河朔地天寶後久屬藩臣而事不聞朝廷

汴河亦不聞有決通之事唯鄭畋集載有相時汴河淀塞請令河陽節度使於汴口開導仍令宣武及徐節度使嚴勒州縣封閉公私斗門歇化即徐州也（[illegible]）

蕭倣拜義成軍節度使滑州瀕河累歲水壞西北防倣徙其流遠去壖隄自固人得以安（唐書蕭倣傳）

魏晉南北朝河之利害不可得聞而唐少河患則百詩云其說有二一程子曰漢火德多水災唐土德少河患一宋敏求曰唐河朔地天寶後久屬藩臣縱有河事不聞朝廷故一部唐書所載者僅滑帥薛平蕭倣二事耳渭按伊川之意欲明宋多河患以火德故然東漢亦火德而河患絕少何也且禹功既壞河行未久輒復徙遠者數百年近者或百餘年或數十年獨東漢之河垂千歲而後變則王景之功不可誣也豈皆德運為之哉唐代以後強藩跋扈並帝制自為次道云縱有河事不聞朝廷是也而愚更有說焉河災最溢首尾百千里之外非一方可治當四分五裂之際爾詐我虞雖親鄰同患故田弘正從薛平之請協力共治者亦動多牽制縱有溢決亦遷城邑以避之而已此河功所以罕紀也據史所書謂唐少河患亦未為篤論（禹貢錐指）

唐文宗太和二年夏河決壞棣州城（唐書五行志）

唐文宗開成三年夏河決浸鄭滑外城（唐書五行志）

唐宣宗大中十二年大水泛徐兗青鄆而滄地積卑中立自按行引御水入之毛河東注海州無水災（唐書杜中立傳）

唐僖宗乾符五年秋大霖雨河溢（唐書五行志）

唐昭宗大順二年二月辛巳河陽河溢壞人廬舍（舊唐書昭宗紀）景福二年河徙從渤海北至無棣縣入海（唐書五行志）

唐昭宗乾寧三年四月河泛於滑州朱全忠決其隄因為二河散漫千餘里（唐書昭宗紀）

梁朱友貞龍德三年段凝以唐兵漸逼乃自酸棗決河東注於鄆以限唐兵謂之護駕水決口日大屢為曹濮

惠唐同光二年命婁繼英塞之未幾復壞 五代史[illegible]

若溫琪夏邑人任梁歷絳棣二州刺史時棣州苦河水爲患溫琪徙新城以避之民賴全活者甚衆 河南通志

唐李存勗同光二年八月河溢 五代史

是年七月壬寅梁所決河連年爲曹濮患 甲辰命右監門上將軍婁繼英督汴滑兵塞之未幾復壞

同光三年春正月庚戌詔平盧節度使符習治酸棗遙隄以禦決河 是年自六月甲午雨罕見日星江河百川皆溢凡七十五日乃霽 通鑑

唐李嗣源天成四年十二月庚由修治河北岸宣差左衛上將軍李承約祭之張敬詢爲滑州節度使長垣[illegible]敬詢以河水連年溢乃自酸棗縣界至濮州廣隄防一丈五尺東西二百里 [illegible]

晉石敬塘天福四年八月己亥鄆河決博平 五代史

晉天福六年九月辛[illegible]滑州古河決 [illegible]

晉石敬塘天福六年九月丁丑河決中都入於沓河十月河決滑濮鄆澶州 五代史

是年河決滑州東汎濮州民爲水所漂溺詔所在發舟救之 山東通志

是年河決濮陽之觀城界楚里村[illegible]

晉石敬塘天福七年三月歸德軍節度使安彥威塞決河於滑州 [illegible]

是年三月己未滑州節度使安彥威奏到滑州修河隄時以歲[?]河漲溢詔彥威督諸道運民自豕韋之北築堰數十里給私財以犒民民無散者竟上其事以功加邠國公詔於河決之地建碑立廟 通鑑

晉石重貴開運元年六月丙辰河決滑州環梁山入於汶濟 五代史

是年六月丙辰滑州河決詔大發數道丁夫塞之既塞帝欲刻碑紀其事中書舍人楊昭儉諫曰陛下刻石紀功不若降哀痛之詔染翰頌美不若頒罪己之文帝善其言而止 通鑑

滑州河決侵汴曹單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於汶水此今河南徙之始也梁山在今壽張東平之間汶[illegible]

晉石重貴開運二年[illegible]滑州[illegible]溢壞城[illegible]天尊[illegible]以身代[illegible]

晉石重貴開運三年夏六月己丑河決[illegible]七月河決楊劉朝城 八月[illegible]河溢[illegible]河決澶滑懷州 癸卯河決臨黃 冬十月河決衛州[illegible]河決原武 五代史

開運三年秋七月河決楊劉西入莘縣四十餘里自朝城北流（莘縣在魏州之西朝城在魏州東南相去二十里）九月丙辰河決澶州臨黃（[illegible]）

梁晉河上之師德勝楊劉各有南北二城跨河而守皆河津要地也晉人初據德勝為梁人所敗東守楊劉王彥章鼓譟以十萬之師百道進攻遂不能拔而大河之險已入於晉矣德勝在濮州境內晉史云德勝口澶州地也澶州舊治頓丘天福中徙州跨德勝津已而又作浮梁於上是為澶州河橋矣楊劉在東阿北境可六十里黃河舊隄隱隱可見墟里人煙久成聚落而二城之迹則不可考矣夫合兩國之衆集百萬之師一旦化為榛莽平蕪蒼茫無迹盛衰興亡皆如幻化亦足慨矣（穀山筆麈）

漢劉承祐乾祐元年夏四月戊子河決原武　五月乙亥河決滑州魚池（五代史　通鑑注曰魚池名可決之處謂之魚池口）

漢劉承祐乾祐三年六月癸卯河決原武（五代史）

五代漢河決鄭州盧振請修汴河兩岸立斗門以備旱潦（[illegible]）

周廣順二年十二月丙戌河決鄭州遣使行視修塞（通鑑）

周廣順三年春正月庚午帝以河決為憂王峻自請往行視許之　九月己亥義成節度使白重贊奏塞

決河（通鑑）

周郭威廣順中重贊為義成軍節度在鎮日河屢決重贊親部丁壯塞大程六合二隄詔書褒美（宋史白重贊傳）

周祖親征兗州以通為在京右廂都巡檢時河溢灌河陰城命通率廣銳卒千二百浚汴口又部築河陰城壘營壁未幾拜保義軍節度觀察留後　世宗即位以深冀之間有胡盧河東西橫亘數百里隄堰非峻不能拒契丹奔突顯德二年命通與王彥超復治之功未就契丹至通出兵迎擊退之遂城李晏口為靜安軍四旬而完六年春詔通河北按行河隄因發徐宿宋單等州民浚汴渠數百里（宋史韓通傳）

世宗征淮南為前軍都監從征關南還會塞澶淵決河命欽祚領禁兵護役因命督治澶州城（宋史田欽祚傳）

周世宗顯德初大決東平之楊劉宰相李穀監治隄自陽穀抵張秋口以遏之水患少息然決河不復故道離而為赤河（宋史河渠志）河大決齊鄆發十數州丁壯塞之命穀領護刻期就功（宋史李穀傳）

顯德元年春正月庚寅詔前登州刺史周訓等塞決河先是河決靈河魚池酸棗陽武常樂驛河陰六明鎮原武凡八口（[illegible]）　五月戊辰河自楊劉至於博州百二十里連年東潰分為二派匯為大澤瀰

漫數百里又東北壞古隄而出（古隄荊伐所築以防河者……）灌齊棣滄諸州至於海淮漂沒民田廬不可勝計流民采菰稗捕魚以給食朝廷屢遣使者不能塞　十一月戊戌帝遣李穀詣澶鄆齊按視隄塞役徒六萬三十日而畢（通鑑）

是年十一月河溢成　河自楊劉東潰分為二派滙為大澤瀰漫數百里其一棣滄淄漂沒田廬民捕魚以食李穀按視役徒六萬三十日畢工（[illegible]）穀之治水也順水注而北塞之地且工止一月故頌日書成以美之（[illegible]）

周顯德二年淇伐唐図浚儀故隄疏導之東至泗上四年疏汴水北入五丈河五年浚汴口導河流達於淮江淮舟楫始通（冊府四海叢）

楊澈年十六父思進為鎮述從事會昭慶令缺使府命澈假其任時河決鄆郡府督役甚急澈部徒數千經大澤中多蘆葦令采刈為筏順流而下既至執事者訝以後期澈而葦筏繼至駭而問之澈以狀對乃更嗟賞建隆初舉進士（宋史楊澈傳）

唐新舊二史五代史皆不志河渠事多缺略今按唐有河北道河南道以河畫界其白大伾以東河北衛魏博德棣滄七州河南滑濮齊鄆五州皆濒河郡也謹撫元和志寰宇記所載各縣界之黃河略為銓次以補史志之闕黃河自汲縣南胙城縣北（[illegible]）東北逕靈昌縣北又東北逕白馬縣（[illegible]）其北岸則黎陽縣（[illegible]）又東逕頓丘縣南又東逕清豐縣南其南岸則濮陽縣（[illegible]）又東逕臨黃縣南其南岸則鄄城縣（[illegible]）又東北逕朝城縣東其東岸則范縣（[illegible]）又東逕莘縣北其北岸則武水縣（[illegible]）又東逕陽穀縣北其北岸則聊城縣（[illegible]）又東逕平陰縣北又東逕長清縣北其北岸則平原縣安德縣（[illegible]）又東逕臨邑縣北（[illegible]）又東逕臨濟縣北（[illegible]）又東北逕鄒平縣西北（[illegible]）其北岸則滴河縣厭次縣（[illegible]）自此以下有新舊二道舊東北逕蒲臺縣南又東北入海（蒲臺西北[illegible]）

[illegible]自厭次界

決而東北流逕勃海縣西北又東北至無棣縣東南

而東注於海 [illegible]

以今輿地言之[illegible]縣[illegible]

觀城朝城平原陵縣商河齊東武定蒲臺利津[illegible]

諸州縣界中皆唐歷五代

以迄宋初黃河之所行也自王莽始建國二年辛未

河徙由千乘入海後五十九歲為後漢明帝永平十

三年庚午王景治河功成下逮宋仁宗景祐元年甲

戌有橫隴之決又十四歲為慶曆八年戊子復決於

商胡而漢唐之河遂廢凡九百七十七歲 禹貢錐指

黃河今西蕃朶甘思南鄙曰星宿海者其源也四山之

間有泉近百泓匯而為海登高望之若星宿布列故名

流出復瀦曰哈剌海東出曰赤賓河合忽闌也里木二

河東北流為九渡河其水猶清騎可涉也貫山中行出

西戎之部曾曰闊即曰闊提者合納憐河所謂細黃河

也水流已濶繞昆侖之南折而東注合乞里馬出河復

繞昆侖之北自貴德西寧之境至積石經河州[illegible]

過臨洮合洮河東北流至蘭州始入中國北繞朔方北

地上郡而東經三受降城豐東勝州折而南出龍門過

河中抵潼關東出三門集津為孟津過虎牢而後奔放

平壤乘納小水以百數勢益雄放無崇山巨磯以防閑

之旁激奔潰不遵禹蹟故虎牢迤東距海口三二千里

恒被其害宋為特甚始自滑臺大伾嘗兩經泛溢復禹

跡矣一時姦臣建議必欲回之俾復故流竭天下之力

以塞之屢塞屢決至南渡後貽其禍於金源氏由不能

順其就下之性以導之故也　河入中國行太行西曲

折山間不能為大患既出大伾東走赴海更平地二千

餘里禹迹既湮河并為一特以隄防為之限夏秋霖潦

百川眾流所會不免決溢之憂然有司所以備河者亦

益工矣　黃河隨時漲落故舉物候為水勢之名自立

春後東風解凍河邊人候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

一尺頗為信驗故謂之信水二月三月桃華始開冰泮

雨積川流猥集波瀾盛長謂之桃華水春末蕪菁華開

謂之菜華水四月末壟麥結秀擢芒變色謂之麥黃水

五月瓜實延蔓謂之瓜蔓水朔野之地深山窮谷固陰

沍寒冰堅晚泮逮乎盛夏消釋方盡而沃蕩山石水帶

礬腥併流於河故六月中旬後謂之礬山水七月菽豆

方秀謂之豆華水八月菼亂華謂之荻苗水九月以重

陽紀節謂之登高水十月水落安流復其故道謂之復

槽水十一月十二月斷冰雜流乘寒復結謂之蹙凌水

水信有常率以為準非時暴漲謂之客水其水勢凡移

欲橫注岸如刺毀謂之劄岸漲溢踰防謂之抹岸埽岸

故朽潛流激其下謂之塌岸浪勢旋激岸土上潰謂之淪捲水浸岸逆漲謂之上展順漲謂之下展或水乍落直流之中忽屈曲橫射謂之徑窗（[illegible]）水猛驟移其將澄處望之明白謂之拽白亦謂之明灘湍怒略渟勢稍汨起行舟值之多溺謂之薦浪水水退淤澱夏則膠土肥腴初秋則黃滅土頗爲疏壤深秋則白滅土霜降後皆沙也　舊志歲虞河決有司常以孟秋預調塞治之物梢芟薪柴楗橛竹石茭索竹索凡千餘萬謂之春料詔下瀕河諸州所產之地仍遣使會河渠官吏乘農隙率丁夫水工收采備用凡伐蘆荻謂之芟伐山木榆柳枝葉謂之梢辮竹糾芟爲索以竹爲巨索長十尺

至百尺有數等先擇寬平之所爲埽場埽之制密布芟索鋪梢梢芟相重壓之以土雜以碎石以巨竹索橫貫其中謂之心索卷而束之復以大芟索繫其兩端別以竹索自內旁出其高至數丈其長倍之凡用丁夫數百或千人雜唱齊挽積置於卑薄之處謂之埽岸既下以橛臬閡之復以長木貫之其竹索皆埋巨木於岸以維之遇河之橫決則復增之以補其缺凡埽下非積數疊亦不能遏其迅湍又有馬頭鋸牙木岸者以蹙水勢護隄焉　緣河諸州孟州有河南北凡二埽開封府有陽武埽滑州有韓房二村憑管石堰州西魚池迎陽凡七埽（舊有七里曲埽後廢）通利軍有齊賈蘇村凡二埽澶州有濮陽大韓大吳商胡王楚橫隴曹村依仁北岡孫陳大固明公王八凡十三埽大名府有孫村侯村二埽濮州有任村東西北凡四埽鄆州有博陵張秋關山子路王陵竹口凡六埽齊州有采金山史家渦二埽濱州有平河安定二埽棣州有聶家梭隄鋸牙陽成四埽所費皆有司歲計而無闕焉（[illegible]）

宋太祖建隆元年十月壬午棣州河決壞厭次商河二縣居民廬舍田疇（宋史五行志）是年河決公乘渡口壞臨邑城三年移治孫耿鎮（宋史地理志）

建隆二年孟州河決（文獻通考）

宋太祖建隆四年八月齊州河決（宋史五行志）

宋太祖乾德元年春正月丁巳修畿內河隄（宋史太祖本紀）

宋太祖乾德二年遣使案行將治古隄議者以舊河不可卒復力役且大遂止但詔民治遙隄以禦衝注之患其後赤河決東平之竹村七州之地復罹水災（宋史河渠志）

宋太祖乾德三年七月開封府河決溢陽武河中府孟州並河水漲孟州壞中潬軍營民舍數百區河壞堤岸石又溢於鄆州壞民田淄州濟州並河溢害鄒平高苑縣民田（宋史五行志）八月癸卯河決陽武縣己未鄆州河水溢沒田九月辛巳河決澶州（宋史太祖本紀）是年秋河決澶州命重贇督丁壯數十萬塞之（宋史韓重贇傳）乾德三年秋大雨霖開封府河決陽武又孟州水漲壞中潬橋梁澶鄆亦言河決

詔發兵治之宋史河渠志
時諸國尚未一統正用兵之際不遣丁夫而以兵治
河宋之重農惜民有可嘉者同上
宋太祖乾德四年六月甲午東阿縣河溢損民田甲辰
觀城縣河決壞居民廬舍注大名又靈河縣堤壞水東
注衛南縣境及南華縣城七月滎澤縣河南北堤壞八
月淄州清河水溢壞高苑縣城溺數百家及鄒平縣田
舍宋史五行志閏月乙丑河溢入南華縣宋史太祖本紀八月丙辰滑州
河決壞靈河縣大隄詔殿前都指揮使韓重贇馬步軍
都軍頭王廷義等督士卒丁夫數萬人治之被泛者蠲
其秋租宋史河渠志

此合兵民而同治之者是年潘美方用兵南漢或以
兵之不足而始用丁夫歟同上
宋太祖乾德五年正月帝以河堤屢決分遣使行視發
畿甸丁夫繕治自是歲以為常皆以正月首事季春而
畢是月詔開封大名府鄆澶滑孟濮齊淄滄棣濱德博
懷衛鄭等州長吏並兼本州河堤使蓋以謹力役而重
水患也宋史河渠志八月甲申河溢入衛州城民溺死者數百
宋史太祖本紀
宋太祖開寶元年六月河溢壞民田廬舍宋史五行志
宋太祖開寶二年七月下邑縣河決宋史五行志
宋太祖開寶三年春正月癸丑增河隄十二月癸巳增

河隄宋史太祖本紀
宋太祖開寶四年六月乙酉河決原武汴決穀熟七月
癸亥汴決宋城宋史太祖本紀六月鄆州河及汶清河皆溢注東
阿縣及陳空鎮壞倉庫民舍鄭州言河決原武縣宋史五行志十
一月河決澶淵泛數州官守不時上言通判司封郎中
姚恕棄市知州杜審肇坐免宋史河渠志杜審肇出知澶州太
祖以審肇未嘗歷郡務乃命司封郎中姚恕通判州事
以左右之未幾河大決東匯於鄆濮數郡民田罹水患
太祖怒其不即奏上亟遣使案鞫逮恕棄市審肇免
官歸宋史杜審肇傳開寶初河決澶州命守忠與潁州團練使曹
翰護役河決遂塞宋史宦者傳

宋太祖開寶五年正月詔曰應緣黄汴清御等河州縣
除準舊制種藝桑棗外委長吏課民別樹榆柳及土地
所宜之木仍案戸籍高下定為五等第一等歲樹五十
本第二等以下遞減十本民欲廣樹藝者聽其孤寡惸
獨者免是月澶州修河卒賜以錢鞵役夫給以茶二月
詔曰朕每念河渠潰決頗為民患故署使職以總領焉
宜委官聯佐治其事自今開封等十七州府各置河隄
判官一員以本州通判充如通判闕員即以本州官充
五月河大決濮陽又決陽武詔發諸州兵及丁夫凡五
萬人遣潁川團練使曹翰護其役翰辭太祖謂曰霖雨
不止又聞河決朕信宿以來焚香上禱於天若天災流

行殞在朕躬勿延於民也翰頓首對曰昔宋景公諸侯
耳一發善言災星退舍今陛下憂及兆庶懇禱如是固
當上感天心必不爲災六月下詔曰近者澶濮等數州
霖雨荐降洪河爲患朕以屢經決溢重困黎元每閱前
書詳究經瀆至若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
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小以
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遂墮歷代之患弭從凡搢紳
多士草澤之倫有素習河渠之書深知疏導之策若爲
經久可免重勞並許詣闕上書附驛條奏朕當親覽用
其所長勉副詢求當示甄獎時東魯逸人田告者纂禹
元經十二篇帝聞之詔至闕下詢以治水之道善其言

將授以官以親老固辭歸養從之翰至河上親督工徒
未幾河決皆塞（宋史翰傳）五月丁亥河南北淫雨澶滑濟鄆
曹濮六州大水六月己丑河決陽武八月衛州河溢（宋史太宗本紀　宋史五行志）
五月河決澶州六月河又決開封府陽武縣之小劉村

宋祖之言千載下猶見其敬天愛民之忱詢得治河
之本者曹翰之言雖近於浚原非虛美其後河決皆
塞果如翰言逸人之書未經赴闕上陳而帝自聞之
其時朝廷訪賢求言廣咨博詢可謂無微不周矣書
雖不傳然帝善其言必與詔書導河濬川未聞力制
湍流之旨相合授官力辭眞逸人也

宋太祖開寶六年春正月癸酉修魏縣河（宋史太祖本紀）鄆州河
決楊劉口懷州河決獲嘉縣（宋史五行志）
宋太祖開寶七年六月壬寅安陽河溢壞民居（宋史太祖本紀）
宋太祖開寶八年五月濮州河決郭龍村六月辛亥澶
州河決頓丘縣（宋史五行志）

卷第九

河水

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六月孟州河溢壞温縣隄七十餘步鄭州壞滎澤縣甯王村隄三十餘步又漲於澶州壞英公村隄三十步（宋史五行志）七月癸未河決滎澤頓丘白馬温縣閏月己酉河溢開封等八縣害稼（宋史太宗紀）秋七月河決孟州之温縣鄭州之滎澤澶州之頓丘皆發緣河諸州丁夫塞之又遣左衛大將軍李崇矩騎置自陝西至滄棣案行水勢視隄岸之缺亟繕治之民被水災者悉蠲其租（宋史河渠志）

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正月命使十七人分治黃河隄以備水患（宋史太宗紀）[illegible]月辛丑浚廣濟惠民及蔡三河治黃河隄（宋史太宗紀）五月懷州河決獲嘉縣北注（宋史五行志）是年夏河決滎陽詣守孝發鄰近丁夫千五百人與卒千人護塞之（[illegible]）十月滑州靈河縣河塞復決命西上閤門使郭守文率卒塞之（宋史河渠志）

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八月甲戌宋州河決宋城縣九月己卯滑州河決汲縣[illegible]場隄九月澶州河漲（宋史五行志）九月己卯河決汲縣（宋史太宗紀）

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五月徐州白溝河溢入州城（[illegible]）

是年懷州河決（[illegible]）

宋太宗太平興國六年河中府河漲陷連隄溢入城壞軍營民舍數[illegible]延寧三州並河水漲溢入州城壞軍營倉庫廬舍（宋史五行志）李神祐為南作坊副使太平興國六年滑州治河隄神祐董其役神祐馳往相度伐薪蒸四百萬以濟其用（宋史李神祐傳）

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六月河決臨邑縣十月河決懷州武陟縣害民田（宋史五行志）七月河決范濟口（[illegible]）是年河大漲蹙清河凌鄆州城將陷塞其門急奏以聞詔殿前承旨劉吉馳往固護之（宋史河渠志）[illegible]知鄆州會河決溢入城浸居人廬舍[illegible]為水所[illegible]大發民擊取以竹[illegible]出城[illegible]不入城乃以狀聞[illegible]監察御史（[illegible]傳）

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五月河大決滑州韓村泛澶濮曹濟諸州民田壞居人廬舍東南流至彭城界入於淮詔發丁夫塞之隄久不成乃命使者按視遣[illegible]回條奏以為治遙隄不如分水勢自孟抵鄆雖有隄防唯滑與澶最為隘狹於此二州之地可分水之勢宜於南北岸各開其一北入王莽河以通於海南入靈河以通於淮節減暴流一如汴口之法其分水河量其遠邇作為斗門啟閉隨時務乎均濟通舟運溉農田此富庶之資也不報時多陰雨河久未塞帝憂之遣樞密直學士張齊賢乘傳詣白馬津用太牢加璧以祭十二月

滑州言決河塞羣臣稱賀 宋史河渠志 六月陝州河漲壞浮梁
鄆州河水漲溢入城壞官寺民舍八月徐州清河漲丈
七尺溢出塞州三面門以禦之是年河復及於開封浚
儀酸棗陽武封丘長垣中牟尉氏襄邑雍丘等縣河水
害民田 宋史五行志 曉知京城陸路發運司事合河決雖大
發丁夫塞之命璠詞給其餉未幾河塞 宋史 先是盧多
遜既貶竄罷相其夏河決韓村爭復塞甲戌下詔曰
天昨我家以君兆民配天戒休惟德與修吉有大水昏
墊下人非一聖於就治就安蔽賢者誰前澤者罪我貽
大患 ……役……理……
內帝曰守文是……以盡力

三

臣以勤職役無其終河以之塞唐堯懷山實由德運
武宜房實彰今天我家長河融泄惠澤明時聖功萬代
成則太宗覽之有逆遜姦胥之語名宰相謂曰詞日獻
頌詞意悖戾朕自擢於甲科歷試外任所至無善狀知
海州日為部下所訟獄已具會大赦朕錄其材而捨其
過尚令在近列又領史職乃敢恣胸臆狂躁如此其亟
逐之即貶殿中丞商州團練副使 宋史
宋太宗太平興國九年春滑州復言房村河決帝曰近
以河決韓村發民治隄不成安可重困吾民當以諸軍
代之乃發卒五萬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田重進領其
役又命翰林學士宋白祭白馬津沈以太牢加璧未幾
役成 宋史河渠志 三月丁巳滑州河決既塞帝作平河歌賜近
臣謁水所入州縣今年租 宋史太宗紀 八月延州南北兩河漲
溢入東西兩城壞官寺民舍孟州河漲壞浮梁損民田
宋史五行志 是年河決壞民田命監察御史索湘與戶部推官
元玘同按行 宋史索湘傳
宋太宗淳化元年五月戊辰 宋史五行志
宋太宗淳化二年三月詔長吏以下及巡河主埽使臣
經度行視河隄勿致壞隳違者當寘於法 宋史河渠志 閏月河
水溢 六月河水汴水溢 宋史太宗紀 京兆府河漲
陝州河漲壞大隄六月乙酉河溢於浚儀縣壞連隄浸
民田上親臨視督衛士塞之辛卯又決於宋城縣博州

四

河漲壞民廬舍□州河溢東流泛民田廬舍□州給信
等河漲 宋史五行志 是年宋州河決成務上言河水所經地肥
磽饒免其租稅勸民種藝從之 宋史崔成務傳 趙孚知開封府司
錄參軍事受詔與殿中侍御史柴成務供奉官閤門祗
候直郭載行視黃河分南北岸按行復還隄以紓滿決
孚上言治隄不如分水勢於是建議於澶州一州□分
水之制時決河未平重惜民力而寢焉 宋史趙孚傳
宋太宗淳化三年十月上津縣河水溢壞民舍 宋史五行志
知霸州會河溢壞城壘罕以私錢募築民感德之 宋史 傳
宋太宗淳化四年九月澶州河漲衝陷北城壞民舍官

署倉庫民溺死者甚衆十月澶州河決水西北流入御河浸大名府城（宋史五行志）十月河決澶州陷北城壞廬舍七千餘區詔發卒代民治之是歲巡河供奉官梁睿上言滑州土脈疏岸善隤每歲河決南岸害民田請於迎陽鑿渠引水凡四十里至黎陽合大河以防暴漲帝許之（宋史河渠志）郭贄起拜工部侍郎淳化中知澶州會河決免所居官（宋史郭贄傳）高弁爲那州鹽鐵判官河決澶州弁謂[illegible]縱水分之可省民力且以拒契丹南向議寢（[illegible]）淳化[illegible]昌言[illegible]役知天雄軍大河貫[illegible]可為[illegible]利諸姦人潛穴隄防歲仍決溢昌言知之一日隄吏告急命徑取豪家廥積以給用自是無敢爲姦利者屬澶州河決流入御河漲溢浸府城昌言籍府兵負土增隄數不及千乃索禁卒佐役皆偃蹇不進昌言怒曰府城將墊人民且溺汝輩食厚祿欲坐視耶敢不從命斬衆股慄趁役不浹旬城完太宗手詔褒諭之召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宋史趙昌言傳[illegible]）趙賀補臨朐主簿賀有幹才知州寇準具知賀淳化中調丁壯塞澶州決河衆多逸去獨賀全所部而歸臨朐父老張樂迎賀準使由譙門過以旌賀之能也改大理評事（宋史趙賀傳）淳化中守正擢高陽關副都明年護浚惠民河塞澶州決河就命知州軍（宋史孔守正傳）

宋太宗淳化五年正月滑州言新渠成帝又案圖命昭宣使羅州刺史杜彥鈞率兵夫計功十七萬鑿河開渠自韓村埽至州西鐵狗廟凡十五餘里復合於河以分水勢（宋史河渠志）石[illegible]掌[illegible]上岸事[illegible]習水利嘗浚汴口導鄭州郭西水入[illegible]渠至是官（宋史[illegible]傳）嗣宗以秘書丞通判澶州築河東西堤樹萬株以固隄防（宋史[illegible]嗣宗傳）

宋太宗至道二年七月鄆州河漲壞連堤四處閏七月陝州河漲（宋史五行志）三年四月河決鄆州[illegible]詔[illegible]州城（宋史太宗本紀）

宋真宗咸平元年七月齊州清河溢壞民田廬（宋史五行志）

宋真宗咸平三年五月河決鄆州王陵埽浮鉅野入淮泗水勢悍激侵迫州城命使率諸州丁男二萬人塞之踰月而畢始赤河決擁濟泗鄆州城中常苦水患至是霖雨彌月積潦益甚乃遣工部郎中陳若拙經度徙城若拙請徙於東南十五里陽鄉之高原詔可是年詔緣河官吏雖秩滿須水落受代知州通判兩月一巡隄縣令佐迭巡隄防轉運使勿委以他職又申嚴盜伐河上榆柳之禁（宋史河渠志）是年河決鄆州王陵埽遣承翰護塞時議徙州城以避河患又詔承翰與工部郎中陳若拙案視度徙於舊治之東南（宋史[illegible]承翰傳）

宋真宗咸平五年六月惠民河溢（宋史五行志）王濟改鹽鐵判官東駕出師大名調丁夫十五萬修黃汴河濟以爲勞民詔濟馳往經度還奏省十六七張齊賢時爲

相以河決為憂因對引名濟見齊賢請令濟署狀保河
不決濟口河決亦陰陽災沴軍兵能知陰陽災沴
為國家致太平河之不決臣亦可保齊賢曰若是則今
非太平耶濟曰北有契丹西有繼遷兩河關右歲被侵
擾以陛下神武英略苟得其人可以剗致今則未也上
動容獨留濟問邊事 宋史王濟傳
宋真宗景德元年九月澶州言河決橫隴埽 二年七月
又壞王八埽 文獻通考 並詔發兵夫完治之 宋史河渠志 九月乙巳
河決澶州遣使具舟濟民給以糧餉 宋史真宗本紀 ○石知顒掌覲
于諸宮事景德中自京城沿河遣徒治河隄命總其役初
計工累月及是役旬而畢上面加褒諭改入內都知 宋史石知顒傳

李遵勗出知澶州會河水溢將壞浮梁遵勗督工徒七
日而隄成遷昭德軍節度觀察留後 宋史李遵勗傳
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九月河決河中府白浮梁村 宋史五行志
十月判河中府陳堯叟言白浮圖村河水決溢為南
風激還故道明年遣使滑州經度西岸開減水河九月
棣州河決聶家口 宋史河渠志
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八月河決通利軍大名府御河
溢合流壞府城害田人多溺死九月河溢於孟州溫縣
文獻通考
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正月河決棣州聶家口 宋史河渠志 棣
州請徙城帝以城去決河尚十數里居民重遷命使完

塞既成又決於州東南李民灣環城數十里民舍多壞
又請徙於商河役興踰年雖扞護完築裁免決溢而湍
流益暴壖地益削河勢高民屋殆踰丈矣民苦久役而
終憂水患八年乃詔徙州於陽信之八方寺 著作佐
郎李垂上導河形勝書三篇并圖其略曰臣請自汲郡
東推禹故道挾御河較其水勢出大伾上陽太行三山
之間復西河故瀆北注大名西館陶東北合赤河而
至於海因於魏縣北析一渠正北稍西逕衡漳直北下
出邢洺如夏書過洚水稍東注易水合百濟會朝河而
至於海大伾而下黃御混流薄山障隄勢不能遠如是
則載之高地而北行百姓獲利而契丹不能南侵矣禹

貢所謂夾右碣石入于海孔安國曰河逆上此州界其
始作自大伾西八十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里引河水
正北稍東十里破伯禹古隄逕牧馬陂從禹故道又東
三十里轉大伾西通利軍北挾白溝復西大河北逕清
豐大名西歷洹水魏縣東暨館陶南入屯氏故瀆合赤
河而北至於海既而自大伾西新發故瀆西岸析一渠
正北稍西五里廣深與汴等合御河道逼大伾北即堅
壤析一渠東西二十里廣深與汴等復東大河兩渠分
流則三四分水猶得注澶淵舊渠矣大都河水從西大
河故瀆東北合赤河而達於海然後於魏縣北發御河
西岸析一渠正北稍西六十里廣深與御河等合衡漳

水又蘇州北界深州西南三十里決衡漳西岸限水爲門西北注滹沱潦則塞之使東漸勃海旱則決之使西灌屯田此中國禦邊之利也兩漢而下言水利者屢欲求九河故道而疏之今考圖志九河並在平原而北且河壞澶滑未至平原而上已決矣則九河奚利哉漢武捨大伾之故道發頓丘之暴衝則溢兗汎齊流患中土使河朔平田膏腴千里縱容邊寇劫掠其間今大河盡東全燕陷北而禦邊之計莫大於河不然則趙魏百城富庶萬億所謂誨盜而招寇矣一日伺我饑饉乘虛入寇臨時用計者實難不如因人足財豐之時成之爲易詔樞密直學士任中正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知制誥

王曾詳定中正等上言詳垂所述頗爲周悉所言起滑臺而下派之爲六則緣流就下湍急難制恐水勢聚而爲一不能各依所導設或必成六派則是更增六處河口悠久難於隄防亦慮入滹沱漳河漸至二水淤塞益爲民患又築隄七百里役夫二十一萬七千工至四十日侵占民田頗爲煩費其議遂寢宋史河渠志[illegible]

是年春河決棣州聶家口詔免棣州民物入城市者稅一年免棣州租十之三山東通志

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六月保安軍積雨河溢浸城壘壞廬舍判官趙震溺死又兵民溺死凡六百五十人八月河決澶州十月滑州河溢於廷鎮[illegible]

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詔罷葺遙隄以養民力八月戊戌河決澶州大吳埽役徒數千築新隄亘二百四十步水乃順道宋史河渠志十一月乙酉滑州河溢於定鎮宋史本紀

是年詔棣州經水流民歸業者給復二年山東通志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京西轉運使陳堯佐議開滑州小河分水勢遣使視利害以聞及還請規度自三迎陽村北治之復開汊於上游以泄其壅溢[illegible]七月埽成[illegible]者[illegible]

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九月癸卯雄霸州河溢[illegible]移寧州會河隄決[illegible]還六其縣役詔褒之[illegible]

[illegible]

宋真宗天禧元年[illegible]爲右正言會歲饑河決滑州大興力役[illegible]相望請蠲租以應天變宋史[illegible]傳

宋真宗天禧三年六月河決滑州城西南漂沒公私廬舍歷澶州濮鄆齊至徐州與清河合浸城壁不沒者四版明年既塞六月復決於西北隅宋史河渠志六月乙未夜滑州河溢城西北天臺山旁俄復潰於城西南岸摧七百步漫溢州城歷澶濮曹鄆注梁山泊又合清水古汴渠東入於淮州邑罹患者三十二即遣使賦諸州薪石楗橛芟竹之數千六百萬發兵夫九萬人治之[illegible]

[illegible]河決之處澶鄆齊徐境遣使救被溺者[illegible]八月丁亥

滑州又決（宋史真宗本紀）張惟吉爲殿頭高陽關路走馬承受公
事護塞滑州天臺埽役還西頭供奉官（宋史張惟吉傳）是年守恩
爲入內押班河決滑州命爲修河鈐轄郊祀召爲行宮
使復還本任四年春河復故道遷文思院使（宋史守恩傳）王貽
永知徐州河決滑州徐大水貽永作堤疏南以禦之改
衛州團練使（宋史王貽永傳）瑊爲河北轉運使天禧中河決澶州
臨視役河上隄墊數里衆皆奔潰而瑊獨留自若須臾
水爲折去衆服其量遷工部郎中改復右諫議大夫會
河決徙知滑州總領修河既而以疾議罷役瑊言病民
者特楗芻耳幸芻楗已集若稍緩之明年則功倍矣務
後役興工數月是事固也乃再詔塞河河平擢樞密直
學士（宋史寇瑊傳）
宋真宗天禧四年二月癸未滑州決河塞（宋史真宗本紀）羣臣上
賀上親爲文刻石紀功　是年祠部員外郎李垂又言
疏河利害命垂至大名府衛德貝州通利軍與長吏
計度垂上言臣所至並稱黄河水入王莽沙河與西河
故瀆注金赤河必慮水勢浩大蕩浸民田難於隄備臣
亦以爲河水所經不無爲害今者決河而南爲害既多
而又陽武埽東石堰埽西地形汙下東河泄水又艱或
者云今決處漕底坑深舊渠逆上若塞之旁必復潰如
是則議塞河者誠以爲難若決河而北爲害雖少一旦
河水注御河蕩易水逕乾寧軍入獨流口遂及契丹之

境或者云因此搖動邊鄙如是則議疏河者又益爲難
臣於兩難之間輒畫一計請自上流引北載之高地東
至大伾瀉復於澶淵舊道使南不至滑州北不出通利
軍界何以計之臣請自衛州東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
里河北岸凸處就岸實土堅引之正北稍東十三里破
伯禹故隄注裴家潭逕牧馬陂又正東稍北四十里鑿
大伾西山釃爲二渠一逕大伾南足以古隄正東八里
復澶淵舊道一逕通利軍城北曲河口至大禹所導西
河故瀆正北稍東五里開南北大隄又東七里入澶淵
舊道與南渠合夫如是則北載之高地大伾二山脽股
之間分殺其勢濟以兩渠漫流東北不遠三十里復合
於澶淵舊道而滑州不治自固矣臣請以兵夫二萬自
來歲二月興作除三伏半功外至十月而成其均厚埤
薄俟次年可也疏奏朝議慮其煩擾罷之　初滑州以
天臺決口去水稍遠聊興葺之及西南隄成乃於天臺
口旁築月隄　六月望河復決天臺下走衛南浮徐濟
害如三年而益甚帝以新經賦率慮殫困民力即詔京
東西河北路經水災州軍勿復科調丁夫其守扞隄防
役兵仍令長吏存恤而番休之（宋史河渠志）
宋真宗天禧五年正月知滑州陳堯佐以西北水壞城
無外禦築大隄又疊埽於城北護州中居民復就鑿橫
木下垂木數條置水旁以護岸謂之木龍當時賴焉復

並舊河開枝流以分導水勢有詔嘉獎 天禧中河
決起知滑州造木龍以殺水勢又築長隄人呼爲陳公
隄（宋史陳堯佐傳） 李若谷爲京東轉運使會河決白馬調取芻楗
司列盛士倫協三司意趣刻擾州縣而若谷寬之士倫
不悅構於朝徙知陝州天聖初判三司戶部勾院累遷
太常少卿集賢殿修撰知滑州河溢韓村隄壞親往督
兵爲大埽至旦隄完以右諫議大夫知延州州有東西
兩城夾河秋夏水溢岸輒圮役費不可勝紀若谷乃制
石版爲岸押以巨木後雖暴水不復壞入轉給事中參知
政事以太子少傅致仕

宋仁宗天聖元年五月甲戌命魯宗道按視滑州決河
八月乙未募民輸芟塞滑決河（宋史仁宗本紀） 高繼勳以建雄
軍節度使知滑州河水暴溢齧隄岸繼勳雖老躬自督
役露坐河上暮夜猶不輟水乃殺怒州人德之（宋史高繼勳傳） 天
聖初歲塞滑州決河以君平習知河事命以左侍禁管
勾滑州事兼修河都監既而河未塞台司提點開封府
界縣鎮公事以嘗護滑州隄有功特遷與殿崇班君平
以京師數罹水災請委官疏鑿近畿溝洫古溝洫久之
推究遺跡畿內及近畿州縣長吏皆兼管勾溝洫河道
復爲滑州修河都監君平有吏材尤明於水利自[illegible]
河朝廷每訪以利害河平君平乃[illegible]

渭官太常博士會河決滑州天聖初上治河十策參知
政事魯宗道奉詔行河奏渭換北作坊副使與張君平
並爲修河都監未幾皆罷 沖遷太常博士河決棣
州知天雄軍寇準請徙州治河命沖往按視還言徙州
動民非便也治隄不若塞河爲便遂以沖知棣州自秋
至春凡四決沖皆塞之既除殿中侍御史再爲樞密使
丞徙于信陽而由是守護河隄過嚴民勤迭往來隄上
者輒擊之爲使者論奏徙知寧州沖復上疏論徙州非
便著河書以獻爲京西轉運使塞滑州決河擢知滑州參
知政事魯宗道總河事用太常博士李渭策欲盡夏興
役由古徙渭發薪楗因人力雖塞必決遂罷知河陽

是年以滑州決河未塞詔募京東河北陝西淮南民輸
薪芻調兵伐瀕河榆柳賙溺死之家 二年遣使詣滑
衛行視河勢（宋史河渠志） 梅摯進龍圖閣學士知滑州州歲備
河調丁壯伐灘葦摯以疲民奏用州兵代之河大漲將
決夜率官屬捍之隄完水不爲患詔獎其勞（宋史梅摯傳） 崔
立通判許州會滑州塞決河調民出芻楗令立提舉受
納立計其用有餘而下戶未輸者尚二百萬悉奏弛之
知江陰軍屬縣有利民港久廢立教民復治之溉田
數千頃及開橫河六十里通運漕累遷太常少卿（宋史崔立傳）
宋仁宗天聖五年七月丙辰發丁夫三萬八千卒二萬
一千緡錢五十萬塞滑州河決十月丙申滑州言河平

是年塞決河轉運使五日一奏河事十月內中宋
河成以其近天臺山麓名曰天臺埽宰臣王曾率百官
入賀十二月濬魚池歸歲水河（宋史河渠志）郭諮知濟陰縣建
言澶滑隄狹無以殺大河之怒故漢以來河決多在澶
滑且秋揚九河之原今當引河出汲子山不當全隄與
埽壟合以[illegible]於海則害可息命本道[illegible]

[illegible]

宋仁宗天聖六年八月乙亥河決澶州王楚埽凡二十
步[illegible]

宋仁宗天聖七年六月河北大水決澶州浮橋（宋史[illegible]）張
觀以崇政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相州徙澶州河壞
浮梁城及河決州人大恐爭請趨北原以避水患觀曰
太守獨去如州民何乃躬率卒徒增築之隄完水亦退
徙鄆州（宋史張觀傳）姚仲孫權知澶州河壞明公埽絕浮橋仲
孫親與河役隄上埽，夕復完權知大名府夜偕禁兵
塞金隄決河是歲魏頭大水民不及徙[illegible]
（宋史姚仲孫傳）韓綜通判鄆州天雄軍會河溢金隄民依丘塚者
數百家綜令曰能濟一人予千錢民爭操舟被以救已
而丘塚多潰呂夷簡自北京入相薦為集賢校理（宋史韓綜傳）

宋乾德至淳化中屢疏黃河運河天聖七年高弁高
繼宗等上黃河諸埽圖（玉海）

宋仁宗天聖八年始詔河北轉運司計塞河之備良山
令陳曜請疏鄆滑界糜丘河以分水勢遣使行視遂
堤（宋史）康德輿為[illegible]河勢[illegible]
歷開封府西路都巡檢東路諸埽事改[illegible]開封府[illegible]六
州黃河堤岸[illegible]使[illegible]
監[illegible]以節水勢[illegible]
西[illegible]入[illegible]不行[illegible]知[illegible]州（宋史[illegible]傳）

宋仁宗明道二年徙大名之朝城縣於杜婆村廢鄆州
之王橋渡淄州之臨河鎮以避水（宋史地理志）

宋仁宗景祐元年七月甲寅河決澶州橫隴埽（宋史仁宗紀）蕭
之監大名府賀康大河當府撤修冠氏隄功就弗擾民
悅之請為守為御河催綱橫隴之決使者檄護金隄滿
歲無河患通判滑州（宋史[illegible]傳）

宋仁宗康定元年九月甲寅滑州大河泛溢壞民廬舍
（宋史五行志）

宋仁宗慶曆元年詔權停修決河自此久不復塞而議
開分水河以殺其暴未興而河流自分有司以聞遣
使特祠之 三月命築隄於澶以扞城（宋史[illegible]）陳執中拜
集慶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宋史本紀）大名
程琳欲為限不果[illegible]去執中乘年[illegible]厲丁夫[illegible]

日中以[illegible]以吏部尚書復拜同平章事

宋仁宗慶曆八年六月癸酉河決澶州商胡埽決口廣五百五十七步乃命使行視河[illegible]
[illegible]北京[illegible]用七日而商胡決[illegible]
[illegible]數年後提舉河東又為陝西都轉運使[illegible]
[illegible]以水中[illegible]以[illegible]列巨木於岸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為澶州修河都鈐轄[illegible]使[illegible]請[illegible]以為[illegible]入民田役宜緩命[illegible]按視[illegible]河可塞而民失田財用不足宜少待之從其議[illegible]名棄河北安撫使時河決商胡[illegible]請復故道不從治在河渠志六塔功敗[illegible]之甚力[illegible]往視還言河決[illegible]不詳時[illegible]期使之以[illegible]州判官提舉商胡埽采摭大河事迹古今利病為書曰河防通議治河者悉守為法歷京西北轉運使行水方與六塔河名與議[illegible]請止修五股等河及漳河分殺水勢以省役從之[illegible]知滄州[illegible]傳

慶曆中決北都商河久之未塞三司度支副使郭申錫親往董作凡塞河決垂合中間一埽謂之合龍門功全在此是時屢塞不合時合龍門埽長六十步有水工高超者獻議以為埽身太長人力不能壓埽不至水底故河流不斷而繩纜多絕今當以六十步為三節每節埽長二十步中間以索連屬之先下第一節待其至底方壓第二第三舊工爭之以為不可云二十步埽不能斷漏徒用三節所費倍而決不塞超謂之曰第一節埽未斷水勢必殺半壓第二節止用半力水雖未斷不過小漏耳第三節乃平地施功足以盡人力處置三節既定即上二節自為濁泥所淤不煩人功申錫主前議不聽超說是時賈魏公帥北門獨以超之言為然陰遣數千人於下流收漉流埽既定而埽果流而河決愈甚申錫坐謫卒用超計商河方定[illegible]

宋仁宗皇祐元年二月甲戌河北黃御二河決並注於乾寧軍[illegible]是年徙滑州會河溢魚池埽且決希亮悉召河上使者發禁兵捍之廬於所當決吏民涕泣更諫希亮堅臥不動人比之王尊[illegible]

宋仁宗皇祐二年七月辛酉河復決大名府館陶縣郭固四年正月乙亥塞郭固[illegible]而河勢猶壅議者請開六塔以披其勢[illegible]因沉[illegible]

使李仲昌建六塔河之議以為費省而功倍詔沆行視沆言近計塞商胡本度五百八十萬工用薪芻千六百萬束纔用功一萬薪芻三百萬均一河也而功力不相侔如是蓋仲昌先為小計以求興役爾況所規新渠視河廣不能五之一安能容受此役若成何必汎溢齊博濱棣之民其魚矣既而從初議河塞復決如沆言又徙河東轉運使宋史本傳 蔡挺為開封府推官提點府界公事部修六塔河用李仲昌議塞北流入於六塔一夕役決兵夫茭楗漂溺不可計降知滁州言者以為輕乃貶秩停官宋史本傳 魏瓘知廣州召還糾察在京刑獄議者請閉六塔河塞商胡北流宰相主其說命瓘按視還奏以為不可塞宋史魏瓘傳 燕度知滑州滑與黎陽對境河埽下臨魏都霖潦暴至薪芻不繼度曰魏實為河朔根本不可坐視成敗悉以所儲茭楗架之埽賴以不潰復為戶部判官宋史本傳 張擇行為大理寺丞初石亭縣掾微將陵塞決河衆或登舟以濟擇行獨以為不可皆笑其怯既而舟果覆擇行坐隄上董役埽卒不潰宋史張擇行傳

卷第十

行水金鑑　卷第十一

[illegible]傅澤洪纂錄

河水

宋仁宗至和元年遣使行度故道且詣銅城鎮海口約古道高下之勢宋史河渠志

宋仁宗至和二年十一月丁亥修六塔河宋史仁宗本紀 是年翰林學士歐陽修奏疏曰朝廷欲俟秋興大役塞商胡開橫隴回大河於古道夫動大衆必順天時量人力謀於其始而審於其終然後必行計其所全者多乃可無悔比年以來興役動衆勞民費財不精謀慮於厥初輕信利害之偏說舉事之始既已倉皇羣議一搖尋復悔罷不敢遠引他事且如河決商胡時執政不審計慮遽謀修塞凡科配梢芟一千八百萬騷動六路一百餘軍州官吏催驅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於道塗或物已輸官或人方在路未及興役尋已罷修虛費民財為國斂怨舉事輕脫為害若斯今又聞復有修河之役三十萬人之衆開一千餘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歲旱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知其有大不可者五蓋自去秋至春半天下苦旱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常務安靜振恤之猶恐民起為盜況於兩路聚大衆興大役乎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

用兵之後繼以凶年人戶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人稍歸復然死亡之餘所存者幾瘡痍未斂物力未完又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將踰暮春粟未布種農心焦勞所向無望若別路差夫又遠者難為赴役一出諸路則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往年議塞滑州決河時公私之力未若今日之貧虛然猶儲積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始能興役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決之洪流此一大役也鑿橫隴開久廢之故道又一大役也自橫隴至海千餘里埽岸久已廢壞頓須興緝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一大役尚須數年今並興三大役於災旱貧虛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商胡可塞故道未必可開鯀障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潤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而就下水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功不能障塞但能因勢而疏決爾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使人力斡而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橫隴湮塞已二十年商胡決又數歲故道已平而難鑿安流已久而難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臣伏思國家屢歲災譴甚多其於京東變異尤大地貴安靜乃有聲巨嵎山摧海水搖蕩如此不止者近十年天地警戒宜不虛發臣謂變異所起之方尤當過慮防懼今乃欲於凶艱之年聚二十萬之大衆於變異最大之方

臣恐災禍自茲而發也況京東赤地千里饑饉之民正苦天災又聞河役將動往往伐桑毀屋無復生計流亡盜賊之患不可不虞宜速止罷用安人心九月詔自商胡之決大河注食隄埽為河北患其故道又以河北京東饑故未興役今河渠司李仲昌議欲納水入六塔河使歸橫隴舊河舒一時之急其令兩制至待制以上臺諫官與河渠司同詳定修又上疏曰伏見學士院集議修河未有定論豈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臣愚皆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原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繆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勢臣故謂未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則不待攻而自破矣今六塔既已開而恩冀之患何為尚告奔騰之急此則減水未見其利也又開六塔者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橫隴故道今六塔止是別河下流已為濱棣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顧其害如何此臣故謂近乎欺罔之繆也且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漸壅乃決上流之低處此勢之常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臣不敢廣述河源且以今所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淤澀乃決天

臺埽等塞而復故道未幾又決於澶州南鐵狗今所
謂龍門埽者其後數年又塞而復故道已而又決王楚
埽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
又於橫隴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
復所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
故也及橫隴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為患
至慶曆三四年橫隴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
餘里其後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決於上
流之商胡口然則京東橫隴兩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
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不待言
而易知也昨議者度京東故道功料但云銅城已上乃

特高爾其東北銅城以上則稍低比商胡已上則實高
也若云銅城以東地勢斗下則當日水流宜決銅城已
上何緣而頓淤橫隴之口亦何緣而大決也然則兩河
故道既皆不可為則河北水患何為而可去臣聞智者
之於事有所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
而為之猶愈害多而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
較而擇焉又商胡初決之時欲議修塞計用梢芟一千
八百萬科配六路一百餘州軍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
胡則必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鑿故道張奎所計工費
甚大其後李參減損猶用三十萬人然欲以五十步之
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者又欲增一夫所開三尺之方

倍為六尺且闊厚三尺而長六尺自一倍之功在於人
力已為勞苦云六尺之方以開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
此豈人力之所勝是則前功既大而難興後功雖小而
不實大抵塞商胡開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國勞人所舉
如此而欲開難復屢決已驗之故道使其虛費而商胡
不可塞故道不可復此所謂有害而無利者也就使幸
而暫塞以紓目前之患而終於上流必決如龍門橫隴
之比此所謂利少而害多也若六塔者於大河有減水
之名而無減患之實今下流所散為患已多若全回大
河以注之則濱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
故道淤澀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直有害而無利耳是

皆智者之不為也今若因水所在增治堤防疏其下流
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今河所歷數州之地
誠為患矣堤防歲用之夫誠為勞矣與其虛費天下之
財虛聚大眾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為數州之患勞
歲用之夫則此所謂害少者乃智者之所宜擇也大約
今河之勢負三決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
亦決河之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
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入海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澀
則終虞上決為患無涯臣非知水者但以今事可驗者
較之耳願下臣議裁取其當焉預議官翰林學士承旨
孫抃等言開故道誠久利然功大難成六塔下流可導

而東去以紓恩冀金隄之患　十二月中書上奏曰商胡決為大名恩冀患先議開銅城道塞商胡以功大難卒就緩之而憂金隄汎溢不能捍也所備工費因六塔水勢入橫隴宜令河北京東預完堤埽上河水所居民田數召下中書奏以知澶州事李璋為總管轉運使周沆權同知澶州内侍都知鄧保吉為鈐轄殿中丞李仲昌提舉河渠内殿承制張懷恩為都監而保吉不行以内侍押班王從善代之以龍圖閣直學士施昌言總領其事提點開封府界縣鎮事蔡挺勾當河渠事楊緯同修河決修又奏請罷六塔之役時宰相富弼尤主仲昌議疏奏不省（宋史河渠志）先是富弼用朝士李仲昌策自澶州商胡河穿六塔渠入橫隴故道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仲昌陰約内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俟執政聚時於殿廷抗言國家不當穿河於北方致上體不安彥博知其意有所在未有以制之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政亦繼隆所教也彥博徐召二人詰之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何得輒與國家大事　人懼色變彥博曰吾觀汝直狂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然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塔方位二人至六塔恐治前罪更言六塔在東北非正北也富弼愈彥博等始驕第（彥博傳）修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河決商胡北京留守賈昌朝欲開橫隴故道回河使東流有李仲昌者欲導入六塔河

議者莫知所從修以為河水重濁理無不淤下流既淤上流必決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耳橫隴功大難成雖成將復決六塔狹小而以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堤峻防疏其下流縱使入海此數十年之利也宰相陳執中主昌朝文彥博主仲昌竟為河北患（宋史歐陽修傳）或問敞曰歐陽修有云黃河已棄之故道自古難復而敞之見全復故道之外無有也無乃又古駁度之曰修之言未然之言也且仁之難復三不可復也駁十年之史曰漢元光中河決瓠子注鉅野後二十餘年而宣帝自臨決河沉璧投馬羣臣負薪塞之復禹舊跡而梁楚之地無水災云夫禹舊跡非故道乎漢於二十餘載而一塞史記復通之何云故道不可復乎且即以禹治水言之九河曰疏濟漯曰瀹汝漢曰決淮泗曰排傳者曰疏通也瀹亦疏通之意也決皆去其壅塞也固未嘗有開鑿之說故孟子曰禹之行所無事也他日告公都子者有曰禹掘地而注之海傳者恐人以掘為疑即解之曰掘地掘其壅塞也孟天地開闢之初即有百川四瀆原自朝宗於海上下脈絡貫通原不假於人力歲久至今隘之極為不過審其高卑上下之勢去其壅塞使歸之處以復天地之故道耳固未嘗剏掘一河也吾人

知識不逮神禹遠甚乃欲舍故道而易鑿一河可乎
禹無論矣即如賈魯治河亦以復故爲主傳記可考
也且自我朝以來徐邳之間屢塞屢通如以故道爲
不可復則徐邳久爲陸矣今欲棄故道而鑿新河
無論其無所也即使得便宜之地而鑿之人力能使
闊百丈以至三[illegible]自丈至二四丈以至五六丈如故河
乎即使能之將置黃河於何地乎如不可置黃河何
擇於新故故則淤新則不淤則不得而知也盡信書
不如無書倍古不足信也[illegible]

魯與大名府路鈐轄提舉金隄至和中河決六埽破
東隄起居民溺水者趨隄上而水至不得達德輿以

巨船五十順流以塞之遂免墊溺（宋史康德輿傳）

宋仁宗嘉祐元年四月壬子朔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
不能容是夕復決溺兵夫漂芻藁不可勝計命三司鹽
鐵判官沈立往行視而修河官皆謫官者劉恢奏六塔
之役水死者數千萬人穿土干禁忌且河口乃趙征村
於國姓御名有嫌而大興臿斸非便詔御史吳中復內
侍鄧守恭置獄於澶劾仲昌等違詔旨不俟秋冬塞北
流而擅進約以致決潰懷恩仲昌仍坐取河材爲器懷
恩流潭州仲昌流英州施昌言李璋以下再謫[illegible]
官勒停仲昌垂子也由是議者久不復論河事[illegible]
月諸路言沿河決溢河北尤甚[illegible]韓絳知制誥

乞守河陽名判流內銓河決商胡用李仲昌議開六塔
河而患滋甚命絳宣撫河北時宰主仲昌人莫敢累絳
劾其罔上害民罪不可貸仲昌[illegible]嶺表遂罷圖閣學
士（宋史韓絳傳）

宋初河道與唐五代合[illegible]京東故道是
也景德元年河決澶州橫隴埽[illegible]復修塞景祐
元年又決橫隴[illegible]大河[illegible]遂廢皆八年河又
決州之商胡埽[illegible]而橫隴故流遂絕陽俗謂之橫隴
故道今濮州東[illegible]東平
州西范縣東[illegible]
陽穀縣東南[illegible]東阿縣北[illegible]

[illegible]皆有舊黃
河即宋橫隴決河之所行也自長清而下則與京東
故道合矣[illegible]至和二年李仲昌議開六塔河
引歸橫隴故道從之[illegible]
[illegible]嘉祐元年六塔河復決修河官皆謫竄
自是之後無復言橫隴者而京東故道遂廢（後漢
書五行志書河溢者二一桓帝永興元年秋河水溢
漂害人物而不言某郡一靈帝光和六年[illegible]
溢水出二十餘里蓋于景治河未久滎陽以東至千
乘海口皆安流如故也魏晉迄隋史皆無可考唐書
五行志滎陽之下有河災自長壽二年決棣州始開

元十年博棣二州河決十四年衛州汲十五年鄭
州河溢河患由是漸多唐會要云元和八年河溢瓠
子於滑州則當滑之間禍自此始矣後歲月愈甚而
其所以治之者不過築堤置埽開減水河而已殊不
知河之泛溢當先下流下流既淤則上流必決徙治
澶滑無益也分水愈多經流愈緩海口日淤河必不
出故太和二年棣州河決至壞其城自蒲臺以東塞
可知已景福二年河徙從渤海縣北至無棣縣入海
職是故也迨宋時滄州海口又淤故大中祥符三年
決於棣州五年大決河勢高民屋丈餘徙州於陽信
界中而澶滑之間歲不得寧矣蓋自唐以來治河者

皆不知此理故勞而罔功終有橫隴之決然河雖改
流而京東故道猶未盡堙苟疏其壅滯先自海口施
於德博則故道可復而澶滑之患亦紓王景千年之
舊迹至今存可也橫隴既通又不治其下流而海口
先淤游金赤三河亦淤故復有商胡之決是時縱欲
回河亦當先治其下流則橫隴故道復亦無難而斯
從事於六塔北流一開當夕而敗李仲昌之罪所以
不可逭也歐陽公奏云下流梗澀終虞上決爲患無
涯此所得大禹治水之旨宋議河者尚有可采而水
官皆不得其人言敝耳聾不見成功有以也 禹貢錐指
宋仁宗嘉祐三年秋七月丙子詔廣濟河溢原武縣河

決遣官行視民田振卹被水害者十一月己丑罷水
監丞三司河渠司 宋史仁宗本紀
宋仁宗嘉祐五年河流派別於魏之第六埽曰二股河
其廣二百尺自二股河行一百三十里至魏恩德博之
境曰四界首河七月都轉運使韓贄言四界首古大河
所經即溝洫志所謂平原金堤開通大河入篤馬河至
海者也自春以丁夫三千浚之一月而畢
支分河流入金赤河使其深六尺爲利可必商胡決河
自魏至於恩冀乾寧入于海今二股河自魏恩東至於
德滄入于海分而爲二則上流不壅可以無決溢之患
乃上四界首二股河圖 宋史河渠志 韓贄爲河北都轉運使河

決商胡而北流者欲復之役將興贄言北流既安定驟
更之未必能成功不若開魏金堤使分注故道支爲兩
河或可紓水患詔遣使相視如其策役三千人幾月
而畢入判都水監權開封府 宋史韓贄傳
二股河者商胡決河之別派也韓贄曰古大河即王
莽河二股河出其東南絕王莽河而東北入海之路
唐馬頰河之故道也考之王志馬頰河自朝城縣西
南東北流逕朝城縣東 [illegible]
又北逕莘縣西又北逕堂邑縣西又東北

逕博平縣西北絕于莽河而北逕清平縣東又東北逕夏津縣東南又東北逕高唐州西北(今高唐縣)又東北逕恩縣南(今恩縣)又東北與平原縣分水又東北絕王莽河逕陵縣南(今為安德縣)元和志云馬頰河在安德縣南五十里是也又東北合篤馬河篤馬河自平原流入縣界水經注曰屯氏別河南瀆自平原城北首受大河故瀆東出亦通謂之篤馬河([illegible])東北逕西平昌縣故城北([illegible])又東北逕般縣故城北([illegible])又東北逕樂陵縣故城北([illegible])又東北逕陽信縣故城南([illegible])又東北入海([illegible])以今輿地言之二股河合馬頰河東北至德平縣合篤馬河又東北經樂陵海豐入海海豐本無棣與樂陵俱滄州故韓贊云二股河自魏恩東至德滄入海([illegible])

宋仁宗嘉祐七年七月戊辰河決大名第五埽([illegible])

宋仁宗嘉祐八年秋大水毁河陽中潬

河中一洲名曰中潬上有河伯祠水環四周喬木蔚然嘉祐八年秋大水蕩棄了無遺迹中潬由是遂廢([illegible])

鄭驤為度支副使河決德州入王紀口議欲徙州治驤往視之還言州不當徙已而州果無患([illegible])鄭申錫為鹽鐵副使相視決河坐訟李參失實黜知濠州帝明楊判官稱其敢言以徵在位([illegible])

宋英宗治平元年五月己亥始命都水監浚二股五股河以紓恩冀之患初都水監言商胡堙塞冀州界河淺房家武邑二埽由此潰溢[illegible]大決則害於[illegible]乃遣判都水監張[illegible]戶部副使[illegible]等行視[illegible]縣工役卒寒之([illegible])

宋神宗熙寧元年六月河溢恩州烏欄隄又決冀州棗強埽北注瀛([illegible])七月又溢瀛州樂壽埽帝憂之顧問近臣司馬光等都水監丞李立之請於恩冀深瀛等州創生隄三百六十七里以禦河而河北都轉運司言當用夫八萬三千餘人役一月成今方災傷願徐之都水監丞宋昌言謂今二股河門變移請迎河港進約簽入河身以紓四州水患遂與屯田都監內侍程昉獻議開二股以導東流於是都水監奏([illegible])慶曆八年商胡北流於今二十餘年自澶州下至乾寧軍創隄千有餘里公私勞擾近歲冀州而下河道梗澀致上下埽岸屢危今棗強抹岸衝奪故道雖創新隄終非久計願相六塔舊口并

二股河導使東流徐塞北流而提舉河渠王亞等謂黃
御河帶北行入獨流東砦經乾寧軍滄州等八砦邊界
直入大海其近海口闊六七百步深八九丈三女砦以
西闊三四百步深五六丈其勢愈深其流愈猛天所以
限契丹議者欲再開二股漸閉北流此乃未嘗覩黃河
在界河內東流之利也十一月詔翰林學士司馬光入
內內侍省副都知張茂則乘傳相度四州生隄回日兼
視六塔二股利害[illegible]是年秋七月壬午以恩冀二州
河決賜溺死家緡錢及下戶粟麥已而等州亦如之[illegible]
宋昌言擢都水監丞初河決棗強而北昌言建議
欲於二股下口西岸創立土約障水使之東流漸閉
深即塞北流縱出胡盧下流以除恩冀深瀛水患詔從
之提舉河渠王亞以為不可成不如修生隄朝廷遣翰
林學士司馬光往視如昌言策不兩月決口塞光奏昌
言獨有功若與同列均受賞恐不足以勸詔理提點刑
獄資序遷開封府推官同判都水監洺水漲昌言請塞
管家口已而洺流絕監丞侯叔獻借為昌言罪昌言謫
出知陝州歷濮冀二州河決曹村判都水監[illegible]
隄靈平下埽成轉少府監卒賻絹一百疋[illegible]張
存禮部尚書家居棗強河決勢逼冀城或勸存他徙曰
吾家衆所望也苟輕舉動一州吏民何以自安竟不徙
宋史張存傳

宋神宗熙寧二年正月光入對請如宋昌言策於二股
之西置上約擗水令東俟東流漸深北流淤淺即塞北
流放出御河胡盧河下紓恩冀深瀛以西之患初商胡
決河自魏之北至恩冀乾寧入於海是謂北流嘉祐八
年河流派別於魏之第六埽遂為二股自魏恩東至於
德滄入於海是謂東流時議者多不同李立之力主生
隄帝不聽卒用昌言說置上約三月光奏治河當因地
形水勢若彊用人力引使就高橫立隄防則逆激旁潰
不惟無成仍敗舊績臣慮官吏見東流已及四分急於
見功遽塞北流而不知二股分流十里之內相去尚近
地勢復東高西下若河流併東一遇盛夏水勢西合入
北流則東流遂絕或於滄德隄埽未成之處決溢橫流
雖除西路之患而害及東路非策也宜專護上約及二
股隄岸若今歲東流止添二分則此去河勢自東近者
一二年遠者四五年俟及八分以上河流衝刷已闊滄
德隄埽已固自然北流日減可以閉塞兩路俱無害矣
會北京留守韓琦言今歲兵夫數少而金隄兩埽修上
下約甚急深進馬頭欲奪大河緣二股及嫩灘舊闊千
一百步是以可容漲水今截去八百步有餘則將東大
河於二百餘步之間下流既壅上流蹙遏湍怒又無兵
夫修護隄岸其衝決必矣況自德至滄皆二股下流既
無隄防必侵民田設若河門束狹不能容納漲水上下

約隨流兩股則二股與北流爲一其患愈大又恐深所創生隄其東則大河西來其西則西山諸水東注腹背受水兩難扞禦望選近臣速至河所與在外官合議帝在經筵以琦奏諭光命同茂則再往　四月光與張鞏李立之宋昌言張問呂大防程昉行視上約及方鋸牙濟河集議於下約光等奏二股河上約並在灘上不礙河行但所進方鋸牙已深致北流河門稍狹乞減折二十步令近後仍作蛾眉埽裹護其滄德界有古遙隄當加葺治所修二股本欲疏導河水東去生隄本欲扞禦河水西來相爲表裏未可偏廢帝因謂二府曰韓琦頗疑修二股趙抃曰人多以六塔爲戒王安石曰異議者

皆不考事實故也帝又問程昉宋昌言同修二股如何安石以爲可治帝曰欲作簽河甚善安石曰誠然若及時作之往往河可東北流可閉因言李立之所築生隄去河遠者至八九十里本計以禦漫水而不可禦河南之向著臣恐漫水亦不可禦也帝以爲然　五月丙寅乃詔立之乘驛赴闕議之　七月二股河通快北流稍自閉戊子張鞏奏上約累經泛漲幷下約各已無虞東流勢漸順快宜塞北流除恩冀深瀛永靜乾寧等州軍水患又使御河胡盧河下流各還故道則漕運無壅遏郵傳無滯留塘泊無淤淺復於邊防大計不失南北之限歲減費不可勝數亦使流移歸復實無窮之利且黃

河所至古今未嘗無患較利害輕重而取舍之可也惟是東流南北隄防未立閉口修隄工費甚鉅所當預備望選習知河事者與臣等講求具圖以聞乃復命光茂則及都水監官河北轉運使同相度閉塞北流利害有所不同各以議上　八月河決滄州饒安漂溺居民移縣治於張爲村　八月己亥光入辭言鞏等欲塞二股河北流臣恐勞費未易或幸而可塞則東流淺狹隄防未全必致決溢是移恩冀深瀛之患於滄德等州也不若俟三二年東流益深闊隄防稍固北流漸淺薪芻有備塞之便帝曰東流北流之患孰輕重光曰兩地皆王民無輕重然北流已殘破東流尚全安石曰今不從

東流順快而塞北流他日河勢改移奈何光曰上約固則東流日增北流日減何憂改移若上約流失其事不可知惟當併力護上約耳帝曰上約安可保光曰今歲創修誠爲難保然昨經大水而無虞來歲地脚已牢復何慮且上約居河之側聽河北流猶懼不保今欲横截使不行庸可保乎帝曰若河水常分二流何時當有成功光曰上約苟存東流必增北流必減借使分爲二流於張鞏等不見成功於國家亦無所害何則西北之水併於山東故爲害大分則害小矣鞏等亟欲塞北流皆爲身謀不顧國力與民患也帝曰所持兩河以何爲德光曰併爲一則勞費百倍分二流則勞費減半今歲北

流財力之半以備東流不亦可乎帝曰卿等至彼視之時二股河東流及六分鞏等因欲閉斷北流帝意嚮之光以爲須及八分乃可仍待其自然不可施功王安石曰光議事屢不合今令視河後必不從其議是重使不安職也庚子乃獨遣茂則茂則奏二股河東傾已及八分北流止二分張鞏等亦奏丙午大河東徙北流淺小戊申北流閉詔獎諭司馬光等仍賜衣帶馬時北流既塞而河自其南四十里許家港東決泛濫大名恩德滄永靜五州軍境（宋史河渠志）七月戊申河徙東行（宋史神宗紀）初

昉爲河北屯田都監河決棗強酺二股河導之使東爲鋸牙下以竹落塞決口加埽[illegible]器械又決商胡北流與御河合爲一及二股東流御河遂淺澀昉以開浚功遷宮苑副使又塞漳河作浮梁於洺州兼外都水丞詔相度興修水利河決大名第五埽昉議塞之因疏塘水溉深州田又導葫蘆河自樂壽之東至滄州二百里以息潦家口開乾寧軍直河作橋於真定之中渡又自衞州王供埽導沙河入御河以廣運路（宋史程昉傳）

宋神宗熙寧三年二月命茂則鞏相度澶滑州以下至東流河勢隄防利害時方浚御河韓琦言事有緩急工有先後今御河漕運通駛未至有害不宜減大河之役乃詔輟河夫卒三萬三千專治東流（宋史河渠志）

宋神宗熙寧四年二月丁丑詔增漳河等役兵九月丙戌河決鄆州十二月丙申濬河（宋史神宗紀）七月辛卯北京新隄第四第五埽決漂溺館陶永濟清陽以北遣茂則乘驛相視八月河溢澶州曹村十月溢衞州王供時新隄凡六埽而決者二下屬恩冀貫御河奔衝爲一帝憂之自秋迄冬數遣使經營是時人爭言導河之利茂則等謂二股河地最下而舊防可因今堙塞者三十餘里若度河之湍浚而逆之又存清水鎮河以析其勢則悍者可回決者可塞帝然之十二月令河北轉運司開修二股河上流并修塞第五埽決口（宋史河渠志）

宋神宗熙寧五年二月甲寅興役四月丁卯二股河成深十一尺廣四百尺方浚河則稍障其決水至是水入於河而決口亦塞六月河溢北京夏津閏七月辛卯帝語執政聞京東調夫修河有壞產者河北調急夫尤多若河復決奈何且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西或東若利害無所校聽其所趨如何王安石曰北流不塞占公私田至多又水散漫久復淤塞昨修二股費至少而公私田皆出向之瀉鹵俱爲沃壤庸非利乎況急夫已減於去歲若復葺理隄防則河北歲夫愈減矣（[illegible]）四月辛未塞北京決河（宋史神宗紀）頒僉乾寧軍判官程昉言河取澶卒八百而虐用之衆逃歸[illegible]時欲令詣[illegible]役逃死自歸弗納必亂若以怒召日任之則刻往學門撫勞約少休三日復役衆驩踊而入具以事上得不遣昉

後過州楊吉曰諸卒之漬盍程中允為之吾且訴於上顯聞之曰彼方憚我何能為果不敢言曹村埽決顯謂都守劉彥曰曹村決京師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京所當為者遣廂卒見役濟以鐵印付顯左右決所說諭士卒議者以為勢不可塞徒勞人顯親分督因考度決口引兵衆至岸西進數日而合特遷太常丞又以附劉中

行水金鑑卷第十一

行水金鑑　卷第十二

河水

宋神宗熙寧六年四月始置疏濬黃河司先是有選人李公義者獻鐵龍爪揚泥車法以濬河其法用鐵數斤為爪形以繩繫舟尾而沉之水篙工急擢乘流相繼而下一再過水已深數尺宦官黃懷信以為可用而患其太輕王安石請令懷信公義同議增損乃別制濬川杷其法以巨木長八尺齒長二尺列於木下如杷狀以石壓之兩旁繫大繩兩端碇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滑車絞之去來撓蕩泥沙已又移船而濬或謂水深則杷不能及底雖數往來無益水淺則齒礙沙泥曳之不動卒乃反齒向上而曳之人皆知不可用惟安石善其法使懷信先試之以濬二股又謀鑿直河數里以觀其效且言於帝曰開直河則水勢分其不可開者以近河每開數尺即見水不容施功爾今第見水即以杷濬之水當隨杷改趨直河苟置數千杷則諸河淺淀皆非所患歲可省開濬之費幾百千萬帝曰果爾甚善聞河北小軍壘當起夫五千計合境之丁僅及此數一夫至用錢八緡故歐陽修嘗謂開河如放火不開如失火與其勞人不如勿開安石曰勞人以除害所謂毒天下之民而從之者帝乃許春首興工而賞懷信以度僧牒十五道公義與堂除以杷法下北京令虞部員外郎都大提舉大

名府界金隄范子淵與通判知縣共試驗之皆言不可用會子淵以事至京師安石問其故子淵意附會遽曰法誠善第同官議不合耳安石大悅至是乃置濬河司將自衛州濬至海口差子淵都大提舉公義為之屬許不拘常制舉使臣等人船木鐵工匠皆取之三埽官吏奏給恩數視水監丞司行移與監司敵體當時北流閉已數年水或橫決散漫常虞壅遏十月外監丞王令圖獻議於北京第四第五埽等處開修直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乃命范子淵及朱仲立領其事開直河深八尺又用杷疏浚二股及清水鎮河凡退背魚肋河則塞之王安石乃盛言用杷之功若不輟工雖二股河上流可使行地中（宋史河渠志）初選人有李公義者請以鐵龍爪治河宦者黃懷信以其制為濬川杷天下皆笑以為兒戲安石獨信之遣都水丞范子淵行其法子淵奏用杷之功水悉歸故道退出民田數萬頃詔大名核實彥博言河非杷可濬雖甚愚之人皆知無益臣不敢雷同罔上疏至帝不悅復遣知制誥熊本等行視如彥博言子淵乃請覲言本等見安石罷意彥博復相故傅會其說御史蔡確亦論本奉使無狀本等皆得罪獨彥博勿問（宋史文彥博傳）

宋神宗熙寧七年都水監丞劉璯言自開直河閉魚肋水勢增漲行流湍急漸衝刷河岸而許家港清水鎮河極淺漫幾於不流雖二股深快而北流河已東下至四界首退出之田略無固護設遇漫水出岸牽回河頭將復成水患宜候霜降水落閉清水鎮河築縷河堤一道以遏漲水使大河復循故道又退出良田數萬頃俾民耕種而博州界堂邑等退背七埽歲減修護之費公私兩濟從之是秋判大名文彥博言河溢壞民田多者六十村戶至萬七千少者九村戶三四千六百願蠲租稅從之又命都水詰官吏不以水災聞者外都水監丞程昉以憂死十月安石去位（宋史河渠志）程昉以小黃門積遷西京左藏庫副使熙寧初為河北屯田都監河決棗強釃二股河導之使東為鋸牙下以竹落塞決口加帶御器械河決商胡北流與御河合為一及二股東流御河遂淺澀昉以開河功遷宮苑副使又塞漳河作浮梁於洺州兼外都水丞詔相度興修水利河決大名第五埽昉議塞之因疏瀛水溉深州田又導葫蘆河自樂壽之東至滄州二百里塞孟家口開乾寧軍直河作橋於真定之中渡又自衛州王供埽導沙河入御河以廣運路累遷達州防禦使制置河北河防水利御史盛陶言昉狹第五埽之功專為己力假朝廷威福恐動州縣所開共城河頗廢人戶水碓久無成功又議開沁河門容沙言於行始知不便漳河浮淀之役水占邢洺趙深祁五州之田王廣廉孔嗣宗錢勰趙子幾皆嘗論奏其蔽什之一狀則

多置磑口指決河所役使爲淤田其事權之盛則衆官
廢吏唯其所欲悖慢豪橫則受聖旨者三受提點刑獄
司牒者十二故有違拒小人誤當賞擢驕恣自肆願遣
官代還仍行究治神宗曰王安石以爲知河事故加任
使今開漳河用工七百萬漳河入九河卑已議罷矣
始安石欲興水利騤用巧吻挾安石勢而從辟頤役安
石覺其虛誕亦疎之以憂死遂罷都大制置河防水利
司 宋史程昉傳

宋神宗熙寧八年十二月丙申濬河 宋史神宗本紀

宋神宗熙寧十年五月滎澤河隄急詔判都水監俞充
往治之七月河復溢衛州王供及汲縣上下埽懷州黃

沁滑州韓村乙丑遂大決於澶州曹村澶淵北流斷絶
河道南徙東滙於梁山張澤濼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
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齊
鄆徐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遣使修閉八月又決鄭州
滎澤於是文彦博言臣正月嘗奏德州河底淤淀泄水
稽滯上流必至壅遏又河勢變移四散漫流兩岸俱被
水患若不預爲經制必溢魏博恩澶等州之境而都水
略無施設止固護東流北岸而已適累年河流低下官
吏希省費之賞未嘗增修隄岸大名諸埽皆可憂而謂
如曹村一埽自熙寧八年至今三年雖每計春料當培
低怯而有司未嘗如約其埽兵又皆給他役實在者十
有七八今者果大決溢此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也臣前
論此并乞審擇水官今河朔京東州縣人被患者莫知
其數嗸嗸籲天上軫聖念而水官不能自訟猶汲汲希
賞臣前論所陳出於至誠本圖補報非敢激訐也 宋史河渠志

是年七月丙子河決澶州曹村埽九月庚戌詔河決害
民田所屬州縣疏論倚閣其稅 宋史神宗本紀 七月河決曹村下
埽澶淵絶流又東滙於梁山張澤濼凡壞郡縣四十五
官亭民舍數萬田三十萬頃河水所漲無處容瀉
徙民皆徙河濱聚落廬舍損田苗 宋史五行志 王居卿爲京
東轉運使時河貫城中若決溢爲病居卿即城上築
移土堤樓櫓一建門以時閉啓人謂其智徙河北路河

北曹村居卿立軟橫一埽以遏怒流而不與水爭利既
實其功建以爲都水法召拜戶部副使提舉市易 宋史王居卿傳
王克臣知鄆州河決曹村克臣亟築隄城下或曰河決
澶淵去鄆爲遠且州徙於高八十年不知有水患安事
此克臣不聽役愈急隄成水大至不沒者才尺餘復起
甬道屬之東平王陵埽人得趨以避水事定皆繪像祀
之進天章閣待制 宋史王克臣傳 俞充爲判都水監河決曹村充
往救護還陳河防十餘事朝廷論六衛之隄不修則有萌
且浸以成習方曹村決時兵之在役者僅十餘人有司
自取敗事然亦可以罪咸也加集賢殿修撰提舉市易
宋史俞充傳 龔鼎臣留守南京河決曹村流殍滿野 勞來

振村歸老不勝計拜諫議大夫（宋史[illegible]）黃廉為監察御史裏行河決曹村壞田三十萬頃民廬舍二十八萬家廉受詔安撫京東發廩振饑達不能至者分遣吏移給擇高地作舍以居民流民過取無征第轉行者賦糧貸私牛而與之錢養男女棄於道者丁壯則役其力凡所活二十五萬加集賢校理提點河東刑獄（宋史黃廉傳）蘇軾知徐州河決曹村泛於梁山泊溢於南清河匯於城下漲不能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富民出民皆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軾詣武衛營呼其長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且為我盡力其長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當效命率其徒持畚锸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雨日夜不止城不沉者三版軾廬於其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請復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宋史蘇軾傳）

熙寧十年河決澶州北道斷絕河流南徙東匯於梁山張澤濼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南清入淮即今泗洎南流由徐州入淮之道宋元以來未之有改也北道自熙秋決後河不復來而入淮一水遂受河之全條南條北岸湮數百里間而竭國家之力不能制而一之也（敘[illegible]）

宋神宗元豐元年四月丙寅決口塞詔改曹村埽曰靈平五月甲戌新堤成閉口斷流河復歸北初議塞河也故道堙而高水不得下議者欲自夏津縣東開簽河入董固以護舊河袤七十里九十步又自張村埽直東築堤至龐家莊古隄袤五十里一百步詔樞密都承旨韓縝相視縝言欲水衡引新河口成可道河勢洪移無常雖開河就堤及於河身剏立生堤料費功力倍增數河乃詔止役詔可　十一月都水監言自曹村決溢諸埽無復儲蓄乞給錢二十萬緡下諸路以時市梢草封樁詔給十萬緡非朝旨及埽岸危急毋得支用（宋史河渠志）五月甲戌詔賜塞河役死家錢（宋史神宗紀）[illegible]公私隄合（宋史五行志）

宋神宗元豐二年七月戊子范子淵言因護黃河岸畢工乞中分為兩埽詔以廣武上下埽為名（宋史河渠志）

宋神宗元豐三年七月庚午澶州孫村陳埽及大吳小吳埽決詔外監丞司速修閉初河決澶州也北外監丞陳祐甫謂商胡決三十餘年所行河道填淤漸高堤防歲增未免泛濫今當修者有三商胡一也橫隴二也禹舊迹三也然商胡橫隴故道地勢高平土性疏惡皆不可復復亦不能持久惟禹故瀆尚存在大伾太行之間地卑而勢固故秘閣校理李垂與今知澶州孫民先皆有修復之議望令民先同河北漕臣一員自衛州王供埽按視訖於海口從之（宋史河渠志）張問提點河北刑獄大河

次議築小吳門言曹村小吳南北相直而曹村當水衝頻小吳隄薄水溢北出故南隄無患若築小吳則必頻而右傷南岸且決水兼京畿為害獨可於澶州兩埽閒起隄以備之耳詔付水官議久不決小吳竟潰從江東淮南轉運復為河北轉運司再決議者欲罷京東民三十萬為東築隄抵乾寧河言從未施為並其傍之餘力役分民非計也神宗從之入為度支副使（宋史本傳）

宋神宗元豐四年四月澶州臨河縣小吳埽決北流溢溺居民（宋史五行志）四月小吳埽復大決自澶注入御河恩州危甚六月戊午詔東流已填淤不可復將來更不修閉小吳決口候見大河歸納應合修立隄防令李立之經畫以聞帝謂輔臣曰河之為患久矣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夫水之趨下乃其性也以道治水則無違其性可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雖神禹復生不過如此輔臣皆曰誠如聖訓河北東路提點刑獄劉定言王莽河一徑水自大名界下合大河渠流用又為清漳曲御河決口恩州趙村壩子決口兩河水分注滄州界東若遂成河道即大流難以西傾令李垂縣民先所論隄背望王徑制詔送李立之八月壬午立之言臣自決口相視河流至乾寧軍分入東西兩塘次入界河於劈地口入海通流無阻宜修立東西隄詔覆許之而言者又請自王供埽上添修南岸於小吳口北創修遙隄候將來霖雨水下決王供埽使直河注東北於滄州界或南或北從故道入海不從九月庚子立之又言北京南樂館陶宗城魏縣淺口永濟延安鎮瀛州景城鎮在大河兩隄之間乞相度遷於隄外於是用其說分立東西兩隄五十九埽定三等向著河勢正著隄身為第一河勢順流隄下為第二河離隄一里內為第三退背亦三等隄去河最遠為第一次遠者為第二次近一里以上為第三立之在熙寧初已主立隄今竟行其言（同上）

宋神宗元豐五年正月己丑詔立之凡為小吳決口所立隄防可按視河勢向背應置埽處毋虛設巡河官毋增費工料六月河溢北京內黃埽七月決大吳埽隄以紓靈平下埽危急八月河決鄭州原武埽溢入利津陽武溝刁馬河歸納梁山濼詔曰原武決口已引奪大河四分以上不大治之將貽朝廷巨憂其輟修汴河隄岸司兵五千併力築隄修閉都水復言兩馬頭墊落水面闊二十五步天寒乞候來春施工至十月竟塞云九月河溢滄州南皮上下埽又溢清池埽又溢永靜軍阜城下埽十月辛亥提舉汴河隄岸司言洛口廣武埽大河水漲塌岸壞下鍋斗門萬一入汴人力無以枝梧密邇郡城可不深慮詔都水監官速往護之丙辰廣武上下埽危急詔救護尋獲安定（宋史河渠志）是年秋陽武原武二縣

河決壞田廬（宋紀）相州漳河決溺臨漳縣居民又磁
州諸縣鎮夏秋漳滏河水汎濫臨漳縣斛律口決壞官
私廬舍傷田稼（宋史五行志）九月癸卯滄州河水溢十月辛亥
各口廣武大河溢十二月辛酉塞原武決河（宋史神宗本紀）
宋神宗元豐七年七月北京館陶河溢入府城壞官私
廬舍八月趙邢洺磁相諸州河水泛溢壞城郭營（上）
五丁七月甲辰河溢元城埽決橫隄破北京帥臣王拱辰
言河水暴至數十萬衆號叫求救而錢穀禁軍常平
歸提舉軍器工匠隸提刑司[illegible]兵卒知屬都水監
丞司在遠無一得專倉卒何以濟民望詔不拘常制諸
事下機速奏覆漕所屬不及者如所請戊申命拱辰

與武埽十月冀州王令圖奏大河行流散漫河內殊無
緊流旋生灘磧宜近澶州相視水勢使還復故道會明
年春宮車晏駕大抵熙寧初專欲導東流閉北流元豐
以後因河決而北議者始欲復禹故迹神宗愛惜民力
思順水性而水官難其人王安石力主程昉范子淵故
二人尤以河事自任帝雖[illegible]才然每抑之其後元祐
元年子淵已改司農少卿御史呂陶劾其修隄開河糜
費巨萬護隄壓埽之人溺死無數元豐六年興役至七
年功用不成乞行廢放於是黜知兗州尋降知峽州其
制略曰汝以有限之材興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
置之必死之地中書舍人蘇軾詞也（宋史河渠志）李周提點京

西刑獄時方興水利或為[illegible]河為[illegible]以告針廬陂
水庶用十八十萬周以為汴河[illegible]高矣[illegible]指以問謝忠決
溢若又導之必致為害乃[illegible]下州必而費已不
[illegible]如鑿其一而試之倘可以足用行之[illegible]無功則
年河[illegible]減[illegible]始[illegible]以[illegible]利[illegible]
[illegible]有開知[illegible]用水入人之食皇帝常平錢累與
之[illegible]奏乞罷其息役[illegible]理[illegible]謂[illegible]無[illegible]以役
[illegible]自開以[illegible]不[illegible]成之[illegible]年河決以
累至下[illegible]留[illegible]而[illegible]使河[illegible]其功次名
為縣部郎中元祐中歷知信陽軍（宋史[illegible]傳）韓琦知滄州坐
入累除太常少卿河決澶州夜[illegible]知神宗[illegible]其勞復改官

入中人夫[illegible]惟忠為留部大管勾汴河
使建議以為[illegible]有廣狹若水闊而行緩則沙伏而不利
於舟請即其廣處東以木岸三司以為不便後卒用其
說（宋史宦者[illegible]傳）
宋神宗元豐八年三月哲宗即位宣仁聖烈[illegible]垂簾
河流雖北而孫村低下夏秋霖雨漲水往往東出小吳
之決既未塞十月又決大名之小張口河北諸郡皆被
水災知[illegible]王令圖建議[illegible]迴[illegible]埽[illegible]於孫村金
隄置約[illegible]故道[illegible]轉運使范子奇仍請於大吳北岸
修進鋸牙擗約河勢於是回河東流之議起（宋史河渠志）
中提點京西北路刑獄時河決[illegible]相聚為盜

登執中不顧立其上衆隨之如蟻乃不日歸成元祐初為吏部郎中（宋史[illegible]執中傳）李南公為河北轉運副使先是知澶州王令圖請開迎陽歸舊河於孫村置約回水東注南公與范子奇以為可行且欲於大吳北進鋸牙約河勢歸故道朝廷命使者行視兩人復以前議為非不迎陽下職京師孫村水勢不便又為御史所論皆罰金加直秘閣知延安府（宋史李南公傳）哲宗立將為北京留守河決小吳都水議修[illegible]塞東隄金隄役且[illegible]功不可成徒耗費民力而使魏人流徙非計也三奏乞罷之元祐二年以司空檢校太尉致仕（宋史許將傳）趙挺之通判德州經河屢決議者欲從宗城縣轉運使檄從之挺之言[illegible]之縣距高原千歲矣水未嘗犯今所遷不如舊必為民害使者卒徙之財二年河果壞新城漂居民略盡召試館職為秘閣校理（宋史趙挺之傳）

宋哲宗元祐元年二月辛酉以河決大名壞民田振貸者詔安撫使韓絳賑之（宋史哲宗本紀）二月乙丑詔未得興澤堤罷修河放諸路兵夫九月丁丑詔秘書監張問相度河北水事十月庚寅又以王令圖領都水同問行河十一月丙子問言至滑州決口相視迎陽埽至大小吳水勢低下舊河淤仰故道難復請於南樂大名埽開直河并簽河分引水勢入孫村口以解北京向下水患令圖亦以為然於是減水河之議復起既從之矣會北京留守韓絳奏引河近府非是詔問別相視（宋史河渠志）初元豐中河決小吳北注界河東入於海神宗詔東流故道淤高理不可回其勿復塞乃開大吳以護北都至是都水王令圖請還河故道下執政議時河決已六年未有定論今遽興大役役夫三十萬用木二千萬臣恐[illegible]朝廷方遣使相視若以東流未便宜急從之若以三月回宜為數歲之計以紓民力若以為河入春而北則失中國之險昔澶淵之役和河為限且北兵不止瞻目王者恃德不恃險若為[illegible]部蒲萁屬冀部咸鎬皆歷年數百不聞以河為界國家所之役蓋廟社之靈章聖之德將相之智勇故敵師役百旦獨河之力哉後使者以東流非便水官復請塞北流贊固爭之卒詔罷役如贊所議（宋史范百祿傳）初河決小吳議者欲自孫村口導還故處及是從樂常言京東河北饑因不宜興河詔罷之（宋史[illegible]）

宋哲宗元祐二年二月令圖問欲必行前說朝廷又從之二月令問死以王孝先代領都水亦請如令圖議右司諫王覿言河北人戶輟從者多朝廷責郡縣以安集空窮流以假濟又遣專使察視之恩德厚矣然耕耘之時而流轉於道路者不已二數將耕而寓食於四方者未遂其故何也蓋亦治其本矣今河之為患三足以[illegible]滿漫無涯浸吞食民田未見窮已一也緣邊漕運獨賴

御河今御河淤澱轉輸艱梗一也塘泊之設以限南北
濁水所經即為平陸二也欲治三患在遴擇都水轉運
而責成耳今轉運使范子奇反覆求合都水使者王孝
先暗繆望別擇人時知樞密院事安燾深以東流為是
兩疏言朝廷久議回河獨憚勞費不顧大患蓋自小吳
未決以前河入海之地雖屢變易而盡在中國故京師
恃以北限彊敵景德澶淵之事可驗也且河決每西則
河尾每北河流既益西決固已北抵境上若復不止則
南岸遂屬遼界彼必為橋梁守以州郡如慶曆中因取
河南熟戶之地遂築軍以窺河外已然之效如此蓋自
河而南地勢平衍直抵京師長慮卻顧可為寒心又朝

廷捐東南之利半以宿河北重兵備預之意深矣使敵
能至河南則邈不相及今欲便於治河而緩於設險非
計也王巖叟亦言朝廷知河流為北道之患日深故遣
使命水官相視便利欲順而導之以救一路生靈於墊
溺甚大惠也然昔者專使未還不知何疑而先罷議專
使反命不知何所取信而議復興既敕都水使者總護
役事調兵起工有定日矣已而復罷數十日間變議者
再三何以示四方今有大害七不可不早為計北塞之
所恃以為險者在塘泊黃河堙之猝不可濬浸失北塞
險固之利一也橫遏西山之水不得順流而下蹙溢於
千里使百萬生齒居無廬耕無田流散而不復二也乾

寧孤壘危絕不足道而大名深冀腹心郡縣有終不
自保之勢三也滄州扼北敵海道自河不東流滄州在
河之南直抵京師無有限隔四也并吞御河邊城失轉
輸之便五也河北轉運司歲耗財用陷租賦以百萬計
六也六七月間河流交漲占沒西路阻絕使人進退不
能兩朝以為憂七也非小一時委之不救而求治可也
且去歲之患已甚於前歲今歲又甚焉則來歲何以為謀
故大臣決河議而責成之大師文彥博中書侍郎呂
大防等主其說中書舍人蘇轍謂右僕射呂公著曰河
決而北先帝不能回而諸公欲回之是自謂智勇勢力
過先帝也蓋因其舊而修其未備乎公著唯唯於是三

省奏曰河北決溢以下數州被患至今未見開修的
確利害致功興工乃詔河北轉運副使限兩月同水官
講議既奏十一月講議官皆言令因閘相度開河取水
入孫村口還復故道處測量得亢分尺可取引不過其
說難行十二月張景先復以問說為善果欲回河唯北
京已上滑州而下為宜仍於孫村會治橫河橋堤以固
遂掃人兵物料并年例客軍春夫漸為之可也朝廷是
其說宋史河渠志 大河北流常患無主於此故必欲回之東走
以河流入澱淀久必淤淺恐河朔無以禦敵遂上言曰
自小吳未決之前河雖屢徙而盡在中國故京師得以
為北限今決而西則河尾益北如此不已將南岸遂屬

敵界役若花橋梁宇以州郡寬恤河外可為寒心今水官之議不過論地形較功費而獻謝之臣不考利害輕重徒便於治河而以設險為緩非至計也帝雖然之而回河之議紛起東北蕭然煩費功亦不就宋史文彥博傳百祿改吏部侍郎都水王孝先議回河故道大防意向之命百祿行視百祿以東流高仰而河勢順下不可回即奏所以然之狀且取神宗詔令勿塞故道者并上之大防猶謂大河東流中國之險限今塘濼既壞界河淺澀漫不足恃復古塘濼有未能蹴之名無禦寇之實僧使河復而北敵能有下流之要而專之利也哲宗明從其[illegible]今何安勸按一[illegible]以伐畫任請進翰林學士[illegible]元祐初詔起回河之議未決而開河之役先興詔言河朝廷深念河災為民人流徙賴發廩振贍[illegible]其宜謂宜安之未可以力役傷也從之宋史王巖叟傳河性北流而轄之東以致中國疲敝文呂二公不無罪焉南河全考

卷第十二

行水金鑑

卷第十二

河水

宋哲宗元祐三年六月戊戌詔黃河未復故道終為河北患王孝先等議已嘗興役不可中罷宜接續工料向去決要回復故道三省樞密院速與商議施行右相范純仁言天下大勢惟人君所向群下競趨如川流山摧小失其道非一言一力可回故居上者不可不謹今聖意已有所向而為天下先矣乞諭執政官曰除當文字却且進入免希合之臣妄測聖意輕舉大役尚書王存等亦言使大河決可東回而北流遂斷何惜勞民費財成經久之利今孝先等自奏有不必然之論但僥倖萬一以冀成功又預求免責若遂聽之將有噬臍之悔乞選公正近臣及忠實內侍覆行按視審度可否興工未晚

庚子三省樞密院奏事延和殿文彥博呂大防安燾等謂河不東則失中國之險為契丹之利范純仁王存胡宗愈則以虛費勞民為憂太后曰且熟議明日純仁又畫四不可之說且曰北流數年未為大患而議者恐失中國之利先帝回河正如頃西夏本不為邊患而好事者以為不取恐失機會遂興靈武之師也存宗愈亦奏昨親聞德音更令熟議然累日猶有未同或令建議者結罪任責臣等人謂建議之人思慮有所未逮故乞若官吏被差但使之結罪彼所見不過如此後或誤事

加罪何益臣非不知河決北流為患非一淤塘泊
斷御河漕運失中國之險遏西山之流若能全回大河
使由孫村故道豈非上下所願但恐不能成功為患甚
於今日故欲選近臣按視若孝先之說決可成則積聚
物料接續興役如不可為則令沿河踏行自恩魏以北
塘泊以南別求可以疏導歸納去處不必專主孫村此
亦二者共留商量望賜采酌存又奏自古惟有導河并
塞河導河者順水勢自高導令就下塞河者為河堤決
溢修塞令入河身不聞斡引大河令就高行者也於是
收回戊戌詔書戶部侍郎蘇轍中書舍人曾肇各三上
疏轍大略言黃河西流議復故道事之經歲役兵二萬
聚梢等約三千餘萬方河朔災傷困弊而興必不可
成之功吏民竊歎今回河大議雖寢然聞議者固執來
歲開河分水之策今小吳決口入地已深而孫村所開
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況黃河之性
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
行之理縱使兩河並行未免各立隄防其費又倍矣今
建議者其說有三臣請析之一曰御河湮滅失饋運之
利昔大河在東御河自懷衛經北京漸歷邊郡饋運既
便商賈通行自河西流御河湮滅失此大利天實使然
今河自小吳北行占壓御河故地雖使自北京以南折
而東行則御河湮滅已一二百里何由復見此御河之

說不足聽也二曰黎以北漲水為害公私損耗臣聞
河之所行利害相半蓋水來雖有敗田破稅之害其去
亦有淤厚宿麥之利此故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賦役
全復此漲水之說不足聽也三曰河徙無常萬一自契
丹界入海邊防失備按河昔在東自河以西郡縣與契
丹接境無山河之限邊臣建為塘水以捍契丹之衝今
河既西則西山一帶皆可行之地無幾堤防之利不
言可知然議者尚恐河復北行由海口出契丹界中造
舟為梁便於南牧臣聞契丹之河自北而南注以入於海
蓋地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勢無徙移若
遷徙之說不足聽也臣又聞謝卿材到闕昌言黃河自
小吳決口乘高注北水勢奔決上流隄防無復決溢之
患朝廷若以此時行臣不役一夫不費一金十年保無
河患大臣以其異己罷歸而使王孝先俞瓘張景先三
人重畫回河之計蓋由元老大臣重於改過故假契丹
之論之變以取必於朝廷雖覺其誤出按利害然
未敢任其不顧望風旨也願一切收前勅指揮來歲
勿開河門役兵使河北稍知聖意無所偏係不務阿
附以誤國計除之自頃數年以來河北京東淮南災傷
今歲河北並邊稍熟而近南州軍皆旱京東西淮南饑
殍疫若來年雖未大興河役止令修治舊隄開減水
河亦須調發丁夫本路不足則及鄰路鄰路不足則及

勞民力果何以堪民力未堪則雖有回河之策及梢草先具將安施乎會百祿等行視東西二河亦以為東流高仰北流順下決不可回即奏曰往者王令圖張問欲開引水簽河導水入孫村口還復故道議者疑之故置官設屬使之講議既開撅井筒折量地形水面尺寸高下顯臨王孝先張景先唐義問陳祐之皆謂故道難復而孝先獨叛其說初乞先開減水河俟行流通快新河勢緩人工物料豐備徐議閉塞北流已而又請教堂其又以二年為期及朝廷詰其成功遠云來年取水入孫村口若河流順快工料有備便可閉塞回復故道是又不俟新河勢緩矣回河事大寧容異同如此蓋孝先俞瑾等知合用物料五千餘萬未有措擬見買數計料處未及毫釐度事理終不可為故為大言又云若失此時改河勢移背豈獨不可減水即永無回河之理臣等竊謂河流轉徙遷其常事水性就下固無一定若假以五年休養數路民力沿河積材漸濬故道葺舊堤一旦流勢改變審議事理釀為二渠分派行流均減漲水之害則勞費不大功力易施安得謂之一失此時永無回河之理 宋史河渠志

宋哲宗元祐四年正月癸未百祿等使回入對復言修減水河役過兵夫六萬三千餘人計五百三十萬工費錢糧三十九萬二千九百餘貫石匹兩收買物料錢七

十五萬三百餘貫用過物料二百九十餘萬條束官員使臣軍大將凡一百一十餘員請給不與焉願罷有害無利之役那移工料繕築西堤以護南決口未報已奏乃詔罷回河及修減水河四月戊午尚書省言大河東流為中國之要險自大吳決後由界河入海不惟淤壞塘濼兼濁水入界河向去淺澀則河必北流若河尾直注北界入海則中國全失險阻之限不可不為深慮詔范百祿趙君錫條畫以聞百祿等言臣等昨按行黃河獨流口至界河又東至海口熟觀河流形勢并緣界河至海口鋪砦地分使臣各稱界河未經黃河行流已前闊一百五十步下至五十步深一丈五尺下至一丈自黃河行流之後今闊至五百四十步次亦三二百步深者三丈五尺次亦二丈乃知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與前漢書大司馬史張戎之論正合自元豐四年河出大吳一向就下衝入界河行流勢如傾建經今八年不捨晝夜衝刷界河兩岸日漸開闊連底成空趨海之勢甚迅雖遇元豐七年八年元祐泛漲非常而大吳以上數百里終無決溢之害此乃下流歸納處河流深快之驗也塘濼有限遼之名無禦遼之實今之塘水又異昔時淺足以褰裳而涉深足以維舟而濟冬寒水堅尤為坦途如滄州等處商胡之決即已淤今四十二年迄無邊警亦無人言以為深憂自回河之議

趣自以此動煩聖聽殊不思大吳初決水未有歸猶不
北去今入海湍迅界河益深尚復何慮則令有此則中
國據上游契丹豈不慮乘流擾之乎自古朝那蕭關雲
中朔方定襄鴈門上郡太原右北平之間南北往來之
衝豈塘泊界河之限哉以契丹人大
河安流合於禹迹如此之利使者其昨河向東只有深
闊加以朝夕海潮往來渲蕩必無淺澱河尾安得直注
北界中國亦無全失險阻之理且河遇平壤灘慢行流
稍遲則泥沙留淤若趨深走下湍激奔騰惟有刮除無
由淤積不至上煩聖慮七月己巳朔冀州南宮等五埽
危急詔撥提舉修河司物料百萬與之甲午都水監言
河為中國患久矣自小吳決後汎濫未著河槽前後遣
官相度非一終未有定論以為北流無患則前二年河
決南宮下埽去年決上埽今四年決宗城中埽豈謂
北流可保無虞以為大河卻東則南宮宗城皆在西岸
以為臥西則冀州信都恩州清河武邑或決皆在東岸
要是大河千里未見歸納經久之計所以昨相度第三
第四鋪分決漲水少紓目前之急繼又宗城決溢向下
包蓄不定雖欲不為東流之計不可得也河勢未可全
奪故為二股之策今相視新開第一口水勢湍猛發泄
不及已不候工畢更撥沙河隄第二口泄減漲水因而
二股分行以紓下流之患雖未保冬夏常流已見有可

為之勢必欲經久遂作二股仍較今所修利害乞
下有司具析保明以聞八月丁未翰林學士蘇轍言夏
秋之交暑雨頻併河流暴漲出岸由孫村東行蓋每歲
常事而李偉與河埽使臣因此張皇以分水為名欲發
回河之議都水監從而和之河事一興求無不可況大
臣以其符合己說而樂聞乎臣聞河道西行孫村側左
大約入地二丈以來今所報漲水出岸由新開口地東
入孫村不過六七尺欲因六七尺漲水而奪入地二丈
河身雖三尺童子知其難矣然朝廷遂為之遣都水使
者興役功開河道進鋸牙欲約之使東方河水其盛其
西行河道若不斷流則過之東行實同兒戲臣願急命
有司徐觀水勢所向依累年漲水舊例因其東溢引入
故道以紓北京朝夕之憂故道隄防壞決者略加修
葺免其決溢而已至於開河進約等事一切毋得興功
俟河勢稍定然後議不過一月漲水既落則西流之勢
決無移理兼聞孫村出岸漲水今已斷流河上官吏未
肯奏知耳是時吳安持與李偉力主東流而謝卿材謂
近歲河流稍行地中無可回之理上河議一編召赴政
事堂會議大臣不以為然癸丑三省樞密院言繼日霖
雨河上之役恐煩聖慮太后曰訪之外議河水已東復
故道矣乙丑李偉言已開撥北京南沙河直隄第三鋪
放水入孫村口故道通行又言大河已分流即更不須

開淘，因昨來一決之後，東流自是順快，滄刷漸成港道，見今已為二股，約奪大河三分以來。若得夫二萬，於九月興工，至十月寒凍時可畢。因引導河勢，豈止為二股通行而已，亦將遂為回奪大河之計。今來既因擗拶東流，修全鋸牙，當遂迴[illegible]增進一埽，而取一埽之利，比至來年春夏之交，遂可全復故道。朝廷今日當極力必閉北流，乃為上策。若不明詔有司，即令回河，深恐上下遷延，議終不決，觀望之間，遂失機會。乞復置修河司。」從之。[illegible]

是年，發[illegible]河流[illegible]

宋哲宗元祐五年正月丁亥，梁燾言：「朝廷治河，東流北流，本無一偏之私。今東流未成，邊北州縣未至受患，其役可緩；北流方得邊西州縣日夕可憂，其備宜急。今傾天下之力專事東流，而不加一夫一草於北流之上，得不誤國計乎？去年屢決之害，全由隄防無備。臣願嚴責水官修治北流埽岸，使二方均被惻隱之恩。」二月己亥，詔罷修減水河。辛丑，乃詔三省、樞密院：去冬積雪，今未得雨，外路旱暵，迭宜權罷修河。戊申，蘇轍言：「臣去年使契丹，過河北，見州縣官吏，訪以河事，皆相視不敢正言。及今年正月，還自契丹，所過吏民，方舉手相慶，皆言近有朝旨罷回河大役，命下之日，北京之人，驩呼鼓舞。惟減水河役，遷延不止，耗蠹之事，十存四五，民間竊議，意大臣業已為此，勢難遽回。既為聖鑒所臨，要當[illegible]

[illegible]罷。今月六日，累蒙聖旨，以[illegible]罷修黃河[illegible]，候今秋取旨。大臣[illegible]奏[illegible]河東[illegible]流及諸河工役，民方憂旱，聞命踴躍鼓舞。臣竊詳聖旨，上合天意，下合民心，因水之性，功力易就，天語激切，中外聞者或至泣下，而大臣奏[illegible]行不[illegible]由此觀之，則是大臣所欲，雖害物亦必行；[illegible]下[illegible]雖利民而不[illegible]於委曲回避，巧為之說[illegible]奪河勢[illegible]臣所謂君臣之間[illegible]大[illegible]不[illegible]事[illegible]黃河既不[illegible]復[illegible]只令[illegible]北[illegible]一道，[illegible]修[illegible]北[illegible]崖岸[illegible]李偉[illegible]水監[illegible]遠工，其[illegible]天下[illegible]知聖意所在，如此施行，不獨河事[illegible]天下[illegible]自北[illegible]以虛[illegible]欺朝廷[illegible]事[illegible]幾斷去矣。八月甲[illegible]，提舉東流故道李偉言：「大河自五月後[illegible]始由北京南[illegible]第七鋪決[illegible]水出於第三、第四[illegible]並清豐口[illegible]併東流故道。河槽[illegible]丈至一丈以上，比去年尤為[illegible]快，頗減北流橫溢之患。然今已秋[illegible]水當減落，若不稍加措置，慮致斷絕，即東流遂成[illegible]下所屬官司[illegible]分水利害，免淤故道。」上[illegible]詔吳安持與本路監司、北外丞司及李偉按視，具合措置事[illegible]以聞。九月，中丞蘇轍言：「修河司若不罷，李偉若不去，河水終不得順流，河朔生[illegible]終不得安居。乞速罷修河司，及檢舉[illegible]

宋哲宗元祐六年四月戊子敕[illegible]
吏部侍郎水官李偉議大河可從孫村導之還故道[illegible]
俞言河事雖不可億度[illegible]遣使按之皆言非便而偉
又謬悠不肯任責[illegible]可以罷與大役朝廷遂罷偉議進
吏部尚書兼侍[illegible]
宋哲宗元祐七年[illegible]以吏部郎中趙偁[illegible]可北轉運
使偁奏與安持[illegible]不協[illegible]其略[illegible]自須有司
[illegible]後為分水又四[illegible]矣故
所謂分水[illegible]今乃橫截[illegible]
[illegible]徒為[illegible]其說可見[illegible]故道
[illegible]其間又有高處故累歲[illegible]夫可決[illegible]

迎順地勢有高下非朝廷可得而見識在有司可選任
之才信矣患有司不自信耳臣謂當聽大河北流兩隄
復修宗城拿隄開宗城口廢上下約關閉村河門使河
流湍直以成深道聚三河工費以治一河一二年可以
就緒而河患庶幾息矣願以河事并都水監例一付轉
運司而總以工部罷外丞司使措置歸一則職事可舉
弊事可去四月詔南北外丞司管下河埽令後令河
北京西轉運使副判官府界提點分認界至內河北仍
於銜內帶兼管南北外都水公事十月辛酉以大河東
流賜都水使者吳安持三品服北都水監丞李偉再任
[illegible]

宋哲宗元祐八年二月乙[illegible]三省奉旨北流軟堰並依
都水監所奏[illegible]下侍郎蘇轍奏臣嘗以謂軟堰不可施
于北流[illegible]東流[illegible]人力所開闔北流[illegible]有餘步冬
月河流[illegible]可為今北流是大河[illegible]之東
流何止數倍見今河水行[illegible]不絕[illegible]提河[illegible]蓋水
官之意[illegible]以軟堰為名實作硬堰[illegible]回河之計耳朝
廷[illegible]不宜復從[illegible]亦上議曰
[illegible]大利害[illegible]而言者[illegible]其說或見近忘
遠徼倖[illegible]功或取此捨彼[illegible]使大利不明大
害不去[illegible]臣切
[illegible]人利害者[illegible]全河患水不能分也東流分
[illegible]不行也[illegible]河決患水不能閉也是[illegible]
其患[illegible]利未能[illegible]為害今不[illegible]此而議[illegible]北
流[illegible]一日可[illegible]之利而不知[illegible]知北
[illegible]伏槽之水易為力而不知[illegible]以
入東流也夫欲合可以為利[illegible]不恤上下[illegible]
[illegible]見近忘遠徼倖[illegible]功[illegible]有司[illegible]北流而不執
其咎乃引分水為[illegible]
禦則又為[illegible]杜[illegible]不費而以河[illegible]請
俟漲水伏槽觀大河之勢以治東流北流五月水官李

請進梁村上下約東狹河門既涉漲水遂壅而潰南決
德清西決內黃東決梁村北出闞村宗城決口復行魏
店北流因淤遂斷河水四出壞東郡浮梁十二月丙寅
監察御史郭知章言臣比緣使事至河北自澶州入北
京渡孫村口見水趨東者河甚闊而深又自北京往洺
州過楊家淺口復渡見水之趨北者纔十之二三然後
知大河宜閉北行東乞下都水監相度于是吳安持復
兼領都水即建言近準朝旨已堰斷魏店刺子向下北
流一埧斷絕然東西未有堤岸若漲水稍大必披灘漫
出則下流在北京恩州界為害甚大乞塞梁村口縷張
包口開青豐口以東雞爪河分殺水勢呂大防以其與

巳意合向之論同北京留守同視許范純仁復為右相
與蘇轍力以為不可遂降旨令都水監與本路安撫轉
運提刑司共議可則行之有異議速以聞紹聖元年正
月也是時轉運使趙偁深不以為然提刑上官均頗助
之偁之言曰河自孟津初行平地必須全流乃成河道
禹之治水自冀北抵滄棣始播為九河以其近海無患
也今河自橫隴六塔商胡小吳百年之間皆從西決蓋
河徙之常勢而有司置埽創約橫截河流回河不成因
為分水初決南宮再決宗城三決內黃亦皆西決則地
勢西下較然可見今欲弭息河患而逆地勢戾水性臣
未見其能就功也請開闢村河門修平鄉鉅鹿埽焦家

等堤濬澶州故道以辟漲水大名安撫使許將言度今
之利若舍故道止從北流則慮河下已湮而上流橫潰
為害益廣若直閉北流東徙故道則復慮受水不盡而
被堤為患竊謂宜因梁村之口以行東因內黃之口以
行北而盡閉諸口以絕大名諸州之患俟春夏水大至
乃觀故道足以受之則內黃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則
梁村之口亦可止定其二孰可以心固而河之順復有時
可以保其無害 [illegible] 詔令吳安持同都水監
丞鄭佑與本路安撫轉運提刑司官具圖以保明聞奏
即有未便亦具利害來上二月癸酉監察御史郭知章
言河復故道水之趨東已不可遏近日遣使按視遂可

議論未一臣謂宜因朝夕從事河上望專委之 [illegible]
[illegible] 乙
亥呂大防罷相六月右正言張商英奏言元豐間河決
南宮口講議累年先帝數曰神禹復生不能回此河矣
乃敕自今後不得復議回河閉口蓋採用漢人之論俟
其泛濫自定也元祐初文彥博呂大防以前敕非是拔
吳安持為都水使者委以東流之事京東河北五百里
內差夫五百里外出錢雇夫及支借常平倉司錢買梢
草斬伐榆柳凡八年而無尺寸之效乃遷安持太僕卿
王宗望代之宗望至則劉奉世猶以彥博大防餘意力
主東流以梁村口吞納大河今則梁村口淤澱而開沙

堤兩處決口以泄水矣前議累七十里堤以障北流今
則以俟霜降水落興工矣朝廷咫尺不應九年爲水官
蔽欺如此九年之内年年勞山水漲霜降水落豈獨今
年始有漲水而待水落乃可以興工耶乞遣使按驗虚
實取索四河以來公私費錢糧梢草依仁宗朝六塔河
施行會七月辛丑廣武埽危急詔王宗望亟往救護壬
寅帝謂輔臣曰廣武去洛河不遠須防漲溢下灌京師
已遣中使視之輔臣出圖狀以奏曰此由黄河北岸生
灘水趨南岸今雨止河必減落已下水官與洛口官同
行按視爲簽堤及去北岸嫩灘令河順直則無患矣八
月丙子權工部侍郎吳安持等言廣武埽危急剛搶堤

身二千餘步處地形稍高自鞏縣東七里店至見今洛
口約不滿十里可以别開新河引導河水近南行流地
步至少用功甚微王宗望行視并開井筒各稱利便外
其南築大堤工力浩大乞下各屬官司躬往相度保明
從之十月丁酉王宗望言大河自元豐潰決以來東北
流淌利害極大頻年紛爭國論不決水官無所適從伏
自奉詔凡九月上禀成算自闞村下至栲栳堤七節河
門並皆閉塞築金堤七十里盡障北流使全河東還故
道以除河患又自闞村下至海口補築新舊堤防增修
疏濬河道之淤淺者雖盛夏漲潦不至壅決望付史官
紀紹聖以來聖明獨斷致此成績詔宗望等各特遷官

北流部役官等功力等第以聞然是時東流堤防未及
繕固頻河多被水患流民入京師往往泊御廊及僧舍
詔給券諭令還本土以就振濟已而安持又言準朝旨
相度開濬滑州故道分減漲水按視少本是河行舊道
頃自乞開修時以東西地形高仰未可興工欲乞且
行疏濬家河仍令所屬先次計度合增修一十一埽
所用工料詔令都水監候來年將及漲水月分先具利
害以聞癸丑三省樞密院言元豐八年知澶州王令圖
議乞修復大河故道元祐四年都水使者吳安持因紓
南宮等埽危急遂就孫村口爲回河之策及梁村進約
東流孫村口窄狹德清軍等處皆被水患今春王宗望

等雖于内黃下埽閉斷北流然至漲水之時猶有三分
水勢而上流諸埽已多危急下至將陵埽決壞民田近
又據宗望等奏大河自閉塞闞村而下及創築新堤七
十餘里盡閉北流全河之水東還故道今訪聞東流向
下地形已高水行不快既閉斷北流將來盛夏大河漲
水全歸故道不惟舊堤損缺怯薄而闞村新堤亦恐未
易枝梧兼京城上流諸處埽岸慮有壅滯衝決之患不
可不深爲經畫詔權工部侍郎吳安持都水使者王宗
望監丞郭祐同北外監丞司自闞村而下直至海口逐
一相視增修疏濬不致壅滯衝決丙辰張商英又言今
年已閉北流都水監長貳交章稱賀或乞付史官則是

河水已歸故道止宜修緝堤埽防扞來衝決而已近聞王宗望李仲卻欲開澶州故道以分水吳安持乞候漲水稍相度緣開澶州故道若不與今東流底平則纔緩水落立見淤塞若與底平則是移自合開口可何用九年費財動衆安持稱候漲水相度乃是徒然之說前來漲水併今來漲水各至澶州德清軍界安有已至九年虛得不見更欲延至明年乃是狡兔三穴自爲潛卸之計非公心爲國事也況立春漸近調夫如是時不早定議又留後說邦財民力何以支持訪聞先朝水官孫民先元祐六年水官賈種民各有河議乞取索照會召前後本路監司及經歷河事之人與水官詣都堂反覆詰難務取至當經久可行定議歸一庶免以有限之財事無涯之功宋史河渠志是年河入德清軍決內黃口宋史哲宗本紀曾孝廣爲北外都水丞元祐中大臣議復河故道召孝廣問之言不可出通判保州久之復爲都水丞入爲水部員外郎河決內黃詔孝廣行視遂疏蘇村鑿鉅野導河北流紓澶滑深瀛之害還都水使者洛水頻歲爲消淺噐北岸孝廣按河隄得廢渡口遺蹟曰此昔人所以殺水勢也即日復決之累石爲防自是無水患提點永興路刑獄宋史曾孝廣傳馬默爲河北都轉運使初元豐間河決小吳埽不復塞縱之北流元祐議臣以爲東流便水官遂與之合默與同時監司上議以北流爲便御史郭知章復請從東流于是作東西馬頭約水復故道爲長堤壅河之北流者勞費甚大明年復決而北竟不能使之東宋史馬默傳

卷第十三

行水金鑑　卷第十四

河水

宋哲宗紹聖元年冬十月丁酉河北流十二月己丑濬
河決溢浸沼磁等州令計置塝塞
宋哲宗紹聖二年秋七月庚戌河北流漲没民田廬遣
官振之（宋史哲宗本紀）七月戊午詔沿黃河州軍河防決溢並即
申奏（宋史河渠志）紹聖末都水使者議建澶武四埽石岸朝廷
命先治岸數千步以驗其可否黃流湍悍役人多死一
予其病功不可成而使者申前說愈力文瓘條別利害

行水金鑑卷十四　一

宋哲宗元符元年澶州河溢冬十月丁酉以河北京東
河溢遣官振卹（宋史哲宗本紀）
宋哲宗元符二年二月乙亥北外都水丞李偉言相度
大小河門乘此水勢衰弱並先修閉各立蛾眉埽鎮壓
乞次於河北京東兩路差正夫三萬人其他夫數令修
河官和僱三月丁巳偉又乞於澶州之南大河身內開
小河一道以待漲水紓解大吳以下注北京一帶向著
之患從之六月末河決內黃口東流遂斷絕八月甲
戌詔大河水勢十分北流其以河事付轉運司責州縣
共力救護隄岸辛丑左司諫王祖道請正吳安持鄭佑
李仲李偉之罪投之遠方以明先帝北流之志詔可（宋史）

六月久雨河北大水河溢眾人民壞廬舍　十一
月壬辰詔河北黃河退灘地聽民耕墾免租稅三年

先是治平二年始命都水臣從一股五股河以紓恩
冀之患至熙寧二年從宋昌言程昉議閉二股以導東
流其及六分而北流閉河自其南四十里東決汜濫
大名恩德滄永靜五州軍境三年令河北轉運司開
修二股上約四年北京新堤第四第五埽決下屬恩
冀貫御河　年二股河　深十一尺廣四百尺而新
堤決口亦塞又以水或橫決散漫常虞壅遏命范子
淵于第四第五埽開修直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十

行水金鑑卷十四　二

年大決於澶州之曹村（在今開州西南）河道南徙東匯于梁山
張澤濼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
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濟鄆齊尤甚壞田逾三十
萬頃　元年決口塞詔改曹村埽曰靈平四年
州小吳埽大決　復入御河詔東流已填淤不可復
將來更不修閉　於中復　河久之不決而紹聖
初吳安持　率衍　東流堤防本固　多破
水患元符二年河決內黃口東流斷絕詔六月水勢
十分北流其北可救護隄岸從後不復開　矣
　水故禹河　濁河行漳水之南大河故瀆之北去
禹河最近治河者欲復禹舊迹　如　自　入白溝

以人力為之其可也而況商胡自決北流直抵海口廣深此誠千載一遇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在此時矣為當日計但能于魏恩德博之境豎立堤防約攔水勢使流其塹續增其衛要此北流遂可一禹功猶得比王景之所治千年以無患而前議紛紛必欲回河使東以塞既敗二股更興至元豐四年河又北流而神宗之意易矣王安石委任程昉治了開滄州之四幾亡以河為戲陳祐甫援李垂之策請復西河故責安受其民力亦莫之許也哲宗即位復議回河大旻置河尾北向恐入契丹也 副其界循河而南欲公為措屯守以河朝中國全失險阻而蘇轍駁之以為契丹之河南注于海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勢無徙移范百祿亦云界河向去深闊加以朝夕海潮往來渲蕩必無淺澱河尾安得直注北界是亦足以解其惑已而紹聖諸臣力主東流明斷北口蓋皆河事以伸其紹述之說意不在河更無足論元符二年河復決而北地勢可知而建中靖國初猶有獻東流之議者蜩螗沸羹一唱百和自廢而以來五十餘年凡發言盈庭之日皆坐失機會之日也卒委其地于金源氏而河益南徙濟濮及彤之間化為平陸豈不惜哉禹貢錐指

宋哲宗元符三年正月己卯徽宗即位鄭佑吳安持輩

皆用事極力主之上欲復中書舍人張商英繳奏佑等昨主回河皆違神宗北流之意不聽商英又嘗論水官非其人治河當行其所無事一用堤障猶塞兒口止其啼也三月乃以商英為龍圖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兼導河事商英復陳五事一曰行古沙河口二曰復平恩四埽三曰引大河自古漳浮河入海四曰築御河西堤而開東堤之積五曰開水口以徙散河東流大要欲隨地勢疏濬入海會四月河決蘇村七月詔商英治河上疏本職其闕河事皆辟官吏並罷復置北外都水丞司[illegible]武第進士韓忠彦鎮瀛州辟為州學令佐河溢增堤護城吏卒又五百伐材近郡雖益木不足又出其餘道滋宗武入府行罷之徽宗即位為秘書丞[illegible]

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春尚書省言自去夏蘇村漲水後來全河漫流今已淤高三四尺宜立西堤詔都水使者魯君貺同北外丞司經度之于是左正言任伯雨奏河為中國患二千歲矣自古竭天下之力以事河者莫如本朝而徇衆人偏見欲屈大河之勢以從人者莫甚于近世臣不敢遠引秖如元祐末年小吳決溢議者乃請謀異計欲立奇功以邀厚賞不顧地勢不念民力不惜國用力建東流之議當洪流中立馬頭設鋸牙梢芻材木耗費百倍力遏水勢使之東注陵虛駕空非特行

地上而已增堤益防喘喘恐決溢沙淤泥久益高仰一
旦決潰又復北流此非堤防之不固亦理勢之必至也
昔禹之治水不獨行其所無事亦未嘗不因其變以導
之蓋河流混濁泥沙相半流行既久迤邐淤澱則久而
必決者勢不能變也或北而東或東而北亦安可以人
力制哉為人之策但當因其所向寬立堤防約攔水勢
使不至大段漫流若恐北流淤澱塘泊亦祇宜因塘泊
之岸增設堤防乃為長策風聞近日又有議者獻東流
之計不獨比年災傷居民流散公私匱竭百無一有事
勢窘急固不可為抑亦自高注下湍流奔猛潰決未久
勢不可改故若興工公私徒耗殆非利民之衆實自因
之道也 宋史河渠志

宋□□藏生未彌月河決內黃水暴至浮姚抱藏坐甕中俾濤及岸得免人異之 [illegible]

宋徽宗崇寧二年十月臣僚言昨本路措置大河即由西路歷北京通州軍回至武強縣循河堤至深州又北下衡水縣乃達于冀又北渡河過遠來鎮及分遣屬僚相視恩州之北河流次第大抵水性無有不下之就高決不可得況西山積水勢必欲下各出其勢而順導之則無壅遏之患詔開修直河以殺水勢 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崇寧四年二月工部言乞修蘇村等處運粮河堤為正堤以支漲水較修棄堤直堤可減工四十四萬料七十一萬有奇從之閏二月尚書省言大河北流合西山諸水在深州武強瀛州樂壽埽俯瞰雄霸莫州及沿邊塘濼萬一決溢為害甚大詔增二埽堤及儲蓄以備漲水是歲大河安流 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崇寧五年二月詔滑州繫浮橋于北岸仍築城壘置官兵守護之八月葺陽武副堤 宋史河渠志 杜常崇寧中至工部尚書以龍圖閣學士知河陽軍大河決白州西上埽勢危甚常親護役徒處埽上埽潰水溢及常坐而止於是役人盡力河流遂退郡賴以安 宋史杜常傳

宋徽宗大觀元年二月詔於陽武上埽第五鋪開修直河至第十五鋪以分減水勢有司言河身當長三千四百四十步面闊八十尺底闊五丈深七尺計役十萬七千餘工用人夫三千五百八十一人一月畢從之十二月工部員外郎趙霆言南北兩丞司合開直河者凡為里八十有七用緡錢八九萬異時成功可免河防之憂而省久遠之費詔從之 宋史河渠志 是年京東水河溢 宋史徽宗本紀 是年夏大水河北京西河溢漂溺民戶 宋史五行志

宋徽宗大觀二年五月霆上免夫之議大略謂黃河調發人夫修築埽岸每歲春首騷動數路常至敗家破產今春滑州魚池埽合起夫役嘗令送免夫之直用以買上增貼埽岸比之調夫反有贏餘乞詔有司應埽合

調春夫並依此例立為永法詔曰河防夫工歲役十萬濱河之民困于調發可上戶出錢免夫下戶出力充役其相度條畫以聞丙申邢州言河決陷鉅鹿縣詔遷縣于高地又以趙州隆平下濕亦遷之六月己酉都水使者吳玠言自元豐間小吳口決北流入御河下合西山諸水至清州獨流砦三叉口入海雖深行條因形勝之策而歲月寖久侵犯塘堤衝壞道路齧損城砦臣奉詔修治堤防禦捍漲溢然築八尺之堤當九河之尾恐不能敵若不遇有損缺逐旋增修即又至隳壞使與塘水相通于邊防非計也乞降旨修葺從之庚寅冀州河溢壞信都南宮兩縣（宋史河渠志）是年八月辛巳邢州河水溢壞民廬舍復被水者家（宋史徽宗本紀）是年秋黃河決陷沒邢州鉅鹿縣（宋史五行志）

宋徽宗大觀二年六月庚寅冀州河水溢（宋史徽宗本紀）是年八月詔沇純濊開兔源河兔源在廣武埽對岸分減埽下漲水也（宋史河渠志）

是年河決清河（[illegible]）

宋徽宗政和四年十一月都水使者孟昌齡言今歲夏秋漲水河流上下並行中道滑州浮橋不勞解拆大省歲費詔許稱賀官吏推恩有差昌齡又獻議導河大伾可置永遠浮橋謂河流自大伾之東而來直大伾山西而止數里方回南東轉而過復折北而東則又直至大伾山之東亦止不過十里耳視地形水勢東西相直徑易曾不十餘里間且地勢低下可以成河倚山可為馬頭又有中潬正如河陽若引使穿大伾大山及東北二小山分為兩股而過合于下流因是三山為趾以繫浮梁省費數十百倍可寬河朔諸路之役朝廷喜而從之（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政和五年置提舉修繫永橋所六月癸丑降德音于河北京東京西路其畧曰鑿山釃渠循九河既道之迹為梁跨趾成萬世永賴之功役不踰時慮無愆素人絕往來之阻地無南北之殊靈祇懷柔黎庶呼舞眷言朔野爰及近畿歲春鉗繫興薪芻轉徙民亦勞止朕甚閔之宜推在宥之恩仍廣蠲除之惠應開河官吏令提舉所具功力等第聞奏又詔居山至大伾山浮橋屬濬州者賜名天成橋大伾山至汶子山浮橋屬滑州者賜名榮光橋俄改榮光曰聖功七月庚辰御製橋名磨崖以刻之方河之開也水流雖通然湍激猛暴遇山稍隘往往泛溢近砦民夫多被漂溺因亦及通利軍其後遂注成巨濼云是月昌齡遷工部侍郎八月己亥都水監言大河以就三山通流正在通利之東慮水溢為患乞移軍城于大伾山居山之間以就高仰從之十月丁巳中書省言冀州棗強埽決知州辛昌宗武臣不諳河事詔以王仲元代之十一月丙寅都水使者孟揆言大河

連綿漲溢灘面已高致河流傾側東岸今若修閉東岸上埽決口其費不貲兼冬深難施人力縱使極力修閉東堤上下二百餘里必須盡行增築與水爭力未見全免決溢之患今漫水行流多鹹鹵及積水之地又不犯州軍止經數縣地分迤邐纏御河歸納黃河欲自決口上恩州之地水堤爲始增補舊堤接續御河東岸簽合大河從之己亥臣僚言禹迹湮沒于數千載之遠陛下神智獨運一旦興復導河三山長堤盤固橫截巨浸依山爲梁天造地設威示南北度越前古歲無解繫之費人無病涉之患大功既成願申飭有司以日繼月視水向著隨爲堤防益加增固每遇漲水水官漕臣不輟巡視詔付昌齡（宋史河渠志）

蔡京任孟昌齡爲都水使者鑿大伾三山創天成聖功二橋大興工役無慮四十萬兩河之民愁困不聊生而京僩然自以爲稷契周召也（宋史蔡京傳）

宋徽宗政和七年五月丁巳臣僚言恩州寧化鎮大河之側地勢低下正當湍流衝激之處歲久堤岸怯薄沁水透堤甚多近縣居民例皆移避方秋夏之交時雨霈然一失堤防則不惟東流莫測所向一隅生靈所係甚大亦恐妨阻大名河間諸州往來邊路乞付有司貼築固護從之六月癸酉都水使者孟揚言舊河陽南北兩河分流立中潬繫浮梁頃緣北河淤澱水不通行止于南河修繫一橋因此河項窄狹水勢衝激每遇漲水多致損壞欲措置開修北河如舊修繫南北兩橋從之九月丁未詔揚專一措置而令河陽守臣王序營辦錢糧督其工料（宋史河渠志）是年瀛滄州河決滄州城不沒者三版民死者百餘萬（宋史河渠志）

唐恪知滄州河決水犯城恪乘城救理都水孟昌齡移檄索船與兵恪報水勢方惡船當以備緩急濟爲援兵非有旨不敢遣昌齡怒劾之恪不爲動益治水水去城得全詔書褒美進龍圖閣待制知揚州召拜戶部侍郎京師暴水至汴且溢付恪治之或請決南堤以紓宮城之患恪曰水漲堤壞此無可奈何今決而浸之是魚鱉吾民也亟乘小舟相水源委求所以利導之乃決金堤注之河浹旬水平入對帝勞之曰宗廟社稷獲安卿之力也恪再拜因上疏言水陰類也至犯宮闕天其或者以陰盛之沴儆告陛下乎願垂意時事益儆天戒宣和初遷尚書靖康初拜同知樞密事中書侍郎金人逼百官立張邦昌令吳幵莫儔入城取推戴狀恪既書名仰藥而死（宋史唐恪傳）

宋徽宗重和元年三月己亥詔滑州濬州界萬年堤全籍林木固護堤岸其廣行種植以壯地勢五月甲辰詔孟州河陽縣第一埽自春以來河勢湍猛侵嚙民田迫近州城止二三里其令都水使者同漕臣河陽守臣措置固護是秋雨廣武埽危急詔內侍王仍相度措置（宋史河渠志）

蔣興祖知開封陽武縣武古博浪沙地土脉脆惡大河薄其南嘗積雨泛溢埽具潰興祖躬披蓑露宿其上彌四旬隄以不壞治爲畿邑最使者交薦之靖康初死難詔贈朝散大夫 宋史蔣興祖傳

宋徽宗宣和元年九月辛未蔡京等言南丞管下三十五埽今歲漲水之後岸下一例生灘河行中道實由聖德格於神祇佑助望宣付史館詔送祕書省十二月開修兎原河并直河畢工降詔獎諭 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宣和二年九月己卯王黼言昨孟昌齡計議河事至滑州韓村埽檢視河流衝至寸金潭其勢就下未易禦遏近降詔旨令就書定港灣對開直河方議開鑿

忽自成直河一道寸金潭下水即安流在役之人聚首仰嘆乞付史館仍帥百官表賀從之 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宣和二年六月河溢冀州信都十一月河決清河埽是歲水壞天成聖功橋官吏行罰有差 宋史[illegible] 六月丙午恩州清河埽決丙午志事未知孰是

宋徽宗宣和四年四月壬子都水使者孟揚言奉詔修繫三山東橋凡役工十五萬七千八百今累經漲水無虞詔西橋壞失職降秩者俱復之 宋史河渠志

宋欽宗靖康元年二月乙卯御史中丞許翰言保和殿大學士孟昌齡延康殿學士孟揚龍圖閣直學士孟揆父子相繼領職二十年過惡山積妄設堤防之功多張梢椿之數窮竭民力聚斂金帛交結權要內侍王仍爲之與主起付名伪不知紀極大河浮橋歲一造舟京西之民猶憚其役而昌齡首建三山之策回大河之勢頓取百年浮橋之費僅爲數七行路之觀潭沒生靈輕慮萬計近輔郡縣蕭然破殘所常官吏計金救績富兩大買爭注名諜身不在公家分爵實欺獘一役乾沒無數有部御史兵氣鉤其誅下方將從而興著建立事功不先誅竄昌齡父子無以昭示天下望籍其姦贓以正典刑詔官落職昌齡在外宮觀揚依舊權領都水監職事揆候措置桥梁畢取旨韓復請鉤考簿書發其姦贓乃詔昌齡與中大夫揚揆與中奉大夫二月丁丑京西轉

運司言本路歲科河防夫三萬溝河夫一萬八千緣連年不稔加之盜劫掠民力困弊乞量數減放詔減八千人 宋史河渠志

靖康間求遂判都水監陳留河決四十餘日漕輸不通京城大恐開封尹宗澤命求遂治之七日河盡復故道 宋史宗澤傳

先是大中祥符四年河決通利軍 [illegible] 合御河壞塞治至慶曆八年自澶州東北三十里商胡埽決而北運清豐縣西 [illegible] 又北運南樂縣西 [illegible] 又北至大名府東北合永濟渠 [illegible] 又東北運冠氏縣西北 [illegible] 又東北運館陶縣西 [illegible] 又東北運臨清縣西 [illegible]

又東北逕宗城縣東[illegible]

又東北逕清河縣東[illegible]

又東北逕夏津縣西北[illegible]

又東北逕武城縣西[illegible]

又東北逕棗強縣西[illegible]

又東逕蓨縣西北[illegible]

又東逕[illegible]縣南[illegible]又東北逕東光縣西[illegible]

又東北逕南皮縣西[illegible]

又東北逕清池縣西而北與漳水合[illegible]

又東北逕[illegible]

乾寧軍東[illegible]

又東北逕獨流口又東至[illegible]地口入于海[illegible]以今

輿地志之開州大名元城[illegible]冠縣館陶[illegible]縣臨清[illegible]威縣清河[illegible]夏津武城[illegible]棗強[illegible]故城[illegible]恩縣[illegible]德州[illegible]吳橋景州東光南皮交河滄州青縣[illegible]海天津[illegible]諸州縣界中皆宋時黃河北流之所經也自慶曆後二十一歲爲神宗熙寧二年己酉導東流而北流閉又十一歲爲元豐四年辛酉河復北流哲宗紹聖初又閉後數歲爲元符二年己卯東流斷絕河竟北流蓋自仁宗慶曆八年戊子下逮金章宗明昌五年甲寅實宋光宗之紹熙五年兩河決陽武出胙城南南北分流入海凡一百四十六歲北流初行永濟渠其後遂混入漳衞河宋志熙寧元年河溢瀛州樂壽埽元豐五年河溢永靜軍阜城下埽元祐五年南宮等五埽危急詔[illegible]紹聖二年[illegible]請修平鄉鉅鹿埽[illegible]一全堤[illegible]措置大河內西路[illegible]河至武強縣河隄至深州又北下衡水乃達于冀四年河[illegible]出大河北流合西山諸水在深州武強瀛州樂壽埽俯瞰雄霸莫州爲一決溢爲害甚大詔增二埽隄及儲蓄以備漲水大觀元年邢州言河決陷鉅鹿縣詔徙縣于高地又以趙州隆平縣下濕亦遷之又冀州河溢壞信都南宮兩縣宣和二年[illegible]溢[illegible]郡入按阜城平鄉鉅鹿武強衡水樂壽信都南宮等縣皆漳

水之所經御河不入其界而屢被大河決溢之害此
北流混入漳水之明驗也今廣平府曲周平鄉廣宗
鉅鹿縣界中往往有黄河故道縣志云宋元豐中北流
決入漳水遂爲大河之所經又清河縣北有黄河故
道北入南宫界蓋自宗城清河二縣之御河決入趙
偁言初決南宫再決宗城三決内黄皆西決則地勢
西下較然可見即其事矣其在阜城樂壽者則自棗
强之御河決而北熙寧元年河決冀州棗强埽北注
瀛政和五年孟揆言若修閉棗强上埽決口其費不
貲是元符北流雖混入漳水仍自兩行其下流至清
池縣西還與之合故徽宗即位張商英議引大河自

古漳河浮河入海蓋欲導全河以入漳而廢永濟之
故道浮河即浮水在今滄州東南水經注所謂浮水
故瀆也（浮水[illegible]首受河于清河縣界東北逕高城縣故城北又東[illegible]今鹽山縣東北[illegible]）地勢東高西下北
流屢決而西導全河入漳尤合于禹迹但河由界河
趨獨流口入海極其通利而顧欲改從久淤之浮瀆
平鹽山縣界入海殊爲多事商英亦非知水者也
禹河本隨西山下東北去賈讓請決黎陽遮害亭放
河使北入海是也時不見用而宋之北流實行其道
河入海之路宜近不宜遠孫禁議決平原金隄令入
故篤馬河行五百餘里入海是也許商阻之而宋之

東流亭由篤馬河入海蓋計謀遠猶雖爲人所格而
天必從之厝於一時伸於萬世惟其見之當於理而
已矣　宋君臣論治河者往往有格言熙寧五年神宗
謂執政曰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東或西若利害
無所較聽其所趨如何元豐四年又謂輔臣曰水性
趨下以道治水則無違其性可也如能順水所向徙
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雖神禹復生不過如此此格
言也然施之于商胡北流直得其宜若地平土疏濱
河四出所占不止一河之地者豈亦當順水所向遷
城邑以避之乎歐陽修曰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
常先下流水行漸壅乃決上流低處故大河已棄之

道自古難復此格言也然瓠子決二十餘歲而武帝
塞之河復北行二渠汴從汴濟注淮泗六十餘年而
王景治之仍由千乘入海今橫隴之徙才二十年安
見必不可復但北流實爲利便不當更事橫隴耳蘇
轍曰黄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
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此格言也然吾觀宋之二
股即唐之馬頰以此爲枝渠受河水十之一二亦自
無害但不可令指大如股耳張商英曰治河當行其
所無事一用隄障猶塞兒口止其啼此格言也語出
賈讓然讓意謂正道當流不可倣戰國爲之曲防耳
若衝激之處潰溢可虞亦增卑倍薄何以御水之任倚

而曰昔禹之行水不獨行其所無事亦未嘗不因其勢以導之此格言也然必如北流之分于禹迹者不妨因其勢而利導之若注鉅野通淮泗安得不反之使北邪此數說者譬如奕者必勝之着而低手混施之則全局皆空古今經驗之方而庸醫誤用之則殺人無算是故治河之道或新或舊或合或分或通或塞或無事或有事或小有事或大有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則必有害甚于所以言難一也[illegible]

[illegible]

宋高宗建炎二年冬杜充決黃河自泗入淮以阻金兵

[illegible]

卷第十四

行水金鑑　卷第十五

河水

金始克宋兩河悉畀劉豫豫亡河遂盡入金境數十年間或決或塞遷徙無定金人設官置屬以主其事沿河上下凡二十五埽六在河南十九在河北[illegible]

按范成大北使錄云皆於城內有積水若河若大[illegible]水也又[illegible]

[illegible]信使[illegible]大定二年[illegible]

[illegible]知矣[illegible]語[illegible]　修云元豐間河北流自後中國多事從東南流金人亦多事近來又北流見[illegible]

歸正人[illegible]其序河皆南流導復歸北也[illegible]

金世宗大定八年六月河決李固渡水潰曹州城分流於單州之境九年正月朝廷遣都水監梁肅往視之河南統軍使宗室宗敘言大河所以決溢者以河道積淤不能受水故也今曹單雖被其患而兩州本以水為利生所害農田無幾今欲河復故道不惟大費工役又卒難成功縱使能塞他日霖潦亦將潰決則山東河患又非曹單比也又沿河數州之地驟興大役人心動搖恐宋人乘間構為邊患而肅亦言新河水六分舊河水四分今若塞新河則二水復合為一如遇漲溢南決則害於南京北決則山東河北皆被其害不若李固南築隄

以防決溢為便尚書省以聞上從之（宗敘本傳略同）三月拜宗敘為參知政事上諭之曰卿昨為河南統軍時嘗言黃河隄埽利害甚合朕意朕每念百姓凡有差調吏互為姦若不早計而迫期徵斂則民增十倍之費然其所徵之物或委積經年至腐朽不可復用使吾民數十萬之財皆為棄物此害非細卿既參朝政凡類此者皆當革其弊擇所利而行之（金史宗敘傳）

金世宗大定十一年河決王村南京孟衛州界多被其害（金史河渠志）

金世宗大定十二年正月尚書省奏檢視官言水東南行其勢甚大可自河陰廣武山循河而東至原武陽武

東明等縣孟衛等州增築堤岸日役夫萬一千期以六十日畢詔遣太府少監張九思同知南京留守事紇石烈邈監護工作（金史河渠志）

金世宗大定十三年三月以尚書省請修孟津滎澤崇福埽堤以備水患上乃命雄武以下八埽並以類從事（金史河渠志）

金世宗大定十七年秋七月大雨河決白溝十二月尚書省奏修築河隄日役夫一萬一千五百以六十日畢工詔以十八年二月一日發六百里內軍夫并取職官人力之半餘聽發民夫以尚書工部郎中張大節同知南京留守事高蘇董役先是祥符縣陳橋鎮之東至陳留潘岡黃河隄道四十餘里以縣官攝其事南京有司言乞專設埽官十九年九月乃設京埽巡河官一員（金史河渠志）

金世宗大定二十年河決衛州及延津京東埽瀰漫至於歸德府檢視官南京副留守石抹輝者言河水因今秋霖潦暴漲遂失故道勢益南行宰臣以聞乃自衛州埽下接歸德府南北兩岸增築隄以捍湍怒計工一百七十九萬六千餘日役夫二萬四千餘期以七十日畢工從於歸德府創設巡河官一員埽兵二百人且詔頻役夫之地與免今年税賦二十一年十月以河移故道命築隄以備（金史河渠志）

河決於衛橫流而東滄境有九河故道大節即相宜繕堤水不為害章宗即位擢中都路都轉運使（金史張大節傳）

金世宗大定二十六年八月河決衛州堤壞其城上命戶部侍郎王寂都水少監王汝嘉馳傳措畫備禦而寂視被災之民不為拯救乃專集衆以網魚取官物為事民甚怨嫉上聞而惡之既而河勢泛濫及大名上于是遣戶部尚書劉瑋往行戶部事從宜規畫黜寂為蔡州防禦使冬十月上謂宰臣曰朕聞亡宋河防一步置一人可添設河防軍數他日又曰比聞河水泛溢民罹其害者貲產皆空今復遣官於被災路分推排河北右丞張汝霖曰今推排者皆非被災之處上曰雖然必其數

道也既鄰水而居豈無驚擾遷避者乎計其費豈有
餘哉尚何推排爲十一月又謂宰臣曰河未決衛州時
嘗有言者既決之後有司何故不令朕知命尚其故金史
河渠志是年徙衛州胙城縣金史世宗本紀劉瑋權戶部尚書時河決
於衛自衛抵清滄皆被其害瑋兼工部尚書往塞之或
以謂天災流行非人力所能禦唯當徙民以避其衝瑋
曰不然天生五材遞相休王今河決者土不勝水也伐
秋冬之交水勢稍殺以漸興築庶幾可塞明年春瑋竟
成績於河功役齊舉河乃復故召還增秩金史劉瑋本傳
金世宗大定二十七年二月御史臺言自來沿河京府
州縣官坐視管內河防缺壞特不介意若令沿河京府

行水金鑑卷一五　四

州縣長貳官皆于名銜管勾河防事如任內規措有方
能禦大患或守護不謹以致疎虞臨時聞奏以議賞罰
上從之仍命每歲將泛之時令工部官一員沿河檢視
于是以南京府及所屬延津封丘祥符開封陳留胙城
杞縣長垣歸德府及所屬宋城寧陵虞城河南府及孟
津河中府及河東懷州河內武陟同州朝邑衛州汲新
鄉獲嘉徐州彭城蕭豐孟州河陽溫鄭州河陰滎澤原
武汜水濬州衛陝西閿鄉湖城靈寶曹州濟陰滑州白
馬睢州襄邑滕州沛單州單父解州平陸開州濮陽濟
州嘉祥金鄉鄆城四府十六州長貳皆提舉河防事四
十四縣令佐皆管勾河防事初衛州爲河水所壞命增

築蘇門遷其州治至二十八年水息居民稍還皆不
還于是遣大理少卿康元弼按視之元弼還奏舊州
復業者甚衆且南使驛道館今所在向以不爲水備
故被害若但修其隄之薄缺者可以無虞比之還治所
省數倍不若從其民請仍治舊城爲便乃不覆州仍敕
自今河防官司怠慢失備者皆重抵以罪金史河渠志是年十
一月甲寅詔河水泛溢農夫被災者與免差稅一年衛
懷孟鄭四州塞河勞役并免今年差稅金史世宗本紀河決曹濮
間瀕水者多墊溺乃遣元弼往視相其地如盎而城
在盎中水易爲害請命于朝以徙之卒改築于北原曹
人賴焉出爲弘州刺史閱歲授大理少卿先是衛城爲

行水金鑑卷一五　五

河所壞增築蘇門以寓州治水既退民不樂還欲復歸
舊于是遣元弼按視還言治故城便遂復其舊金史康元弼傳
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五月河溢于曹州小堤之北六
月上諭旨有司曰比聞五月二十八日河溢而所報文
字如此稽滯水事最急功不可緩稍緩時頃則難固護
矣十二月工部言營築河堤用工六百八萬餘就用埽
兵軍夫外有四百三十餘萬工當用民夫遂詔命去役
所五百里州府差顧於不差夫之地均徵顧錢驗物力
科之每工錢百五十文外日支官錢五十文米升半仍
命彰化軍節度使內族裔都水少監大齡壽提控五百

人往來彌歷先是河南路提刑司言沿河居民多困乏
逃移蓋以河防差役煩重故也竊惟禦水患者不過隄
埽若土功從實計料薪草樁杙以時徵斂亦復何難今
春築堤都水監初料取土甚近及其興工乃遠數倍人
夫懼不及程貴價買土一隄之間多至千貫又許州初
科薪草十八萬餘束既而又配四萬四千是皆常歲所
用之物由民相折以稅易辦然自今擬將[illegible]包令本路
以實計之今年一歲所用物料驗數折稅或令和買于久
戶分為三限收納紓為便詔尚書省詳議以聞省臣以謂淺
為戶計甚為簡便宜數事世宗謂宰臣曰比言河堤
種樹可省修歲防之費及言官錢利害甚可採鄉[illegible]
議其可就行之擢濰州刺史（金史[illegible]傳）

金章宗明昌元年春正月尚書省奏臣等以為自今凡
興工役先量負土遠近增築高卑定功夫限防急使人
先知無令增加力役并河防所用物色委都水監每歲
于八月以前先拘籍舊貯物外實闕之數及次年春工
多寡移報轉運司計置于冬二月分限輸納如水勢不
常夏秋暴漲危急則用相鄰埽分防備之物不足則復
于所近州縣和買然復慮人戶道途泥淖艱于運致此
依稅內科折他物更為增價當官支付違者並論如律
仍令所屬提刑司正官一員馳驛監視體究如此則役
作有程而河不失備制可之（金史河渠志）務剌履進尚書右丞

初河決曹州帝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河決何
也顧曰春秋止是魯史所以鮮及他國事（金史張暐傳）

金章宗明昌四年六月河決衛州魏清滄皆被害（金史五行志）

十一月尚書省奏河平軍節度使王汝嘉等言大河南
岸舊有分流河口如可疏導足泄其勢及長堤以北恐
亦有可以歸納漫流之處乞委官視之爲之埽以北宜
創起月堤臣等以為宜從所言其本監官皆以謂疏河
防故道以是從汝嘉等所徙相視庶免異議如
大河南北必不能[illegible]將其月堤宜依所料興修上
從之十二月以都水監官提控修築黃河堤及令大名
府差正千戶一員部甲軍二百人彈壓勾當（金史河渠志）

金章宗明昌五年春正月尚書省奏都水監丞田櫟同
本監官高議黃河利害嘗以狀上言前代每遇古堤南
決多經南北清河分流南清河北下有枯河數道河水
流其中者長至七八分北清河乃濟水故道可容三二
分而已今河水趨北齧長堤而流者十餘處而堤外率
多積水恐難依元料增修長堤與創築月堤也可于北
岸牆村決河入梁山濼故道依舊作南北兩清河分流
然北清河舊堤歲久不完當立年月增築大堤而[illegible]
故道多有屯田軍戶亦宜遷徙今擬先于南岸王村宜
村兩處決堤導水使長堤可以固護姑宜仍舊如不能
疏導即依上開決分爲四道役具勢隨宜料理尚書

省以黥等所言與明昌二年劉瑋等所案視計定大同（[illegible]）及今東京人馮德輿與黥等而對言若不合者止工部就役一而止于此時計流決緣與北流此州縣二十餘處可補遂口十餘保堤防素不修堤所宜戶不須從令黥等于南不進補堤決撥漫水於北岸牆村自白馬以下定之以上某空地功役以其可以避將來之患為定對以黥等一埽擬計不必修此舊堤河口以導水東南行堤北張宅白塔兩河之間凡漫水軍戶可使遷徙及梁山故道分水者亦當照勘安置宰臣奏曰若遽從黥等所擬恐既更張利害非細比召河平軍節度使王汝嘉同計議定奏

翰濟官內員行戶工部事覆視之同則就令計實用工物量州縣遠近以調丁夫其督趣春工官即先令發守涼又以本路官同議經久之利詔以知大名府事內族裔尚書戶部郎中李敬義充行戶工部事以參知政事胥持國都提控又奏差德州防禦使李獻可尚書戶部郎中焦旭於山東當水所經州縣築護城堤及北岸汀兩岸舊有堤之所不可缺修築亦者令講究防之計他日上以宋司上京所議黃河利害一帙付參知政事馬琪曰此皆所言亦有可用者今以賜卿一一論平章政事守貞曰王汝嘉田櫟專管河防此國家之重事也朕比問其曾于南岸行視否乃稱未也又問水決能行南岸乎又云不可知且水趨北久矣自去歲便當經畫今不稍戢如是耶可諭旨令併盡心固護無致失備及講究所以經久之計須涉遙漫當併治置一月行省并行戶工部及都水監言水自各河之衝事與水監元擬于南岸于村宜但開導河勢與此今水勢未宜計從前銷緩唯于王村以上以下所採可以閉次作河且紆所擬之撥河人數于北時既決依舊分作兩清河入梁山故道北清河兩岸素有小堤不完復當作大堤尚書省奏以黃河之水勢若于牆村決注則山東州縣膏腴之地及諸鹽場必被渰沒以使修築壞堤而又恐功不盡功役至重慮困山東之民非徒無益

而又害之也況長堤已加固護復于南岸疏決水勢已籍決河入梁山濼之故水所經城邑已勸率作護城堤矣先所修清河舊堤宜遣置之監丞田櫟定限以東二埽棄堤不當修止當決舊河口以導漸水入堤北張彪白塔兩河之間凡當水衝之田皆須令遷徙臣等所見止當堤前作木岸以衛之其間男人未當遷徙至夏秋水勢之漲時令避之水落則當各復業此亦戶工部之所言也上曰地之利害如此其遷徙中行害安得悉知仰委行省盡心措畫可也仍以田櫟所言河防事上諭旨參知政事持國曰此事不可輕真須要鄒等同心規畫不勞朕心爾如櫟所言築堤用二千萬工歲役五

十日五年可畢此役之大古所未有況其成否未可知
設使可成恐難行也遷徙軍戶四千則不為難然其水
時決尚不知所歸倘有潰走若何枝梧如今南岸兩處
疏決使其水趨南或可分殺其勢然水之形勢不親
見難為修畫雖都亦然又同右丞皆不熟此可集百官
詳議以行百官咸謂所言築長堤無起新堤放河入
梁山故道使南北兩清河分流為省費息民長久之計
臣等以為黃河水勢非常變易無定非人力可以斟酌
可以指使而況梁山濼淀址已高而北清河窄狹不能
吞伏事所係州縣農民廬井非一使大河北入清河山
東必被其害無又言乞許都水監符下州府運司其
用更委其任責一切同于軍期仍委執政提控令監
官已經添設又于外監署司多以沿河州府長官兼領
之及令佐管勾河防其或怠慢已有同軍期繩罪的決
之法凡様所言無可用議寢其議八月以河決陽武故
堤灌封丘而東尚書省奏都水監行部官有失固護詔
命同知都轉運使高旭武衛軍副都指揮使女奚烈奕
同往規措尚書省奏都水監官自來有犯已經戒諭使
之常切固護今王汝嘉等殊不加意既見水勢趨南不
預經畫承留守司累報輒為遷延以至害民即是故違
制旨私罪當的決詔汝嘉等各削官兩階杖七十罷職
上謂宰臣曰李愈論河決事謂宜遣大臣往以慰人心

其言良是鄭處河北決措畫隄防猶未置行況今方
橫潰為患而止差小官恐失衆望自國家觀之雖山東
之地重于河南然民皆赤子何彼此之間乃命參知政
事馬琪往仍許便宜從事上曰李愈不得為無罪雖都
水監官非提控司況握若與留守司以便宜盡民固護
或申關省部亦何不可使既毀之後能張合水勢而無
經畫及其已決乃與王汝嘉一坐視之而救未嘗有
所施行問王村河口開導之月則對以四月終其實六
月也月日尚不知況所司官當如是乎尋命戶部員外
郎何格賑濟被浸之民時行省參知政事胥持國馬琪
已至光祿村周視堤口以其河水浸漫堤岸陷潰至
十餘里外乃能取土而堤面窄狹僅可數步人力不可
施雖竊力可以暫成終當復毀而中道淤澱地有高低
流不得泄且水退新灘亦難開鑿其孟華等四埽與孟
陽堤道沿汴河東岸但可施功者即悉力修護將于農
隙興役及凍畢工則京城不至為害　參知政事馬琪
言都水外監員數冗多每事相倚或復邀公議論紛紜
不一隳廢官事擬罷都水監掾設勾當官二員又自昔
選用都散巡河官止由監官辟舉皆諸司人或有老疾
避倉庫之繁行賄請託以致多不稱職擬升都巡河作
從七品于應入縣令薦舉人內選注外散巡河依舊亦
于諸司及丞簿廉舉人內選注並取年六十以下有精

力能幹者到任一年委提刑司體察若不稱職即日罷之如守禦有方致河水安流任滿從本監及提刑司保申量與升除凡河橋司使副亦擬同此選注繼而胥持國亦以為言乃從其請明十月平章政事守貞曰馬琪措畫河防事未見功役之數加之積歲興功民力將困今持更復病請別遣有材幹者往議之上曰提防救護若能成功則財力固不敢惜第恐財殫力屈而復毀如重困何宰臣對曰如盡力固護故為害亦輕若恬然不顧則為害滋甚上曰無乃因曰致盜賊乎守貞曰宋以河決興役亦嘗致盜賊然多生于凶歉今時平歲豐少有差役未必致此且河防之役理所當然今之當役者猶為可耳至于科徵薪芻不問有無皆輸迫切則破產業以易之恐民益困爾上曰役夫須近地差取若遠調之民益艱苦但使津濟可也然當俟馬琪至而後議二庚良琪自行省還入見言孟陽河堤及汴堤已塡築修作水不能犯汴城自今河勢趨北來歲春首擬于中導流決以解南北兩岸之危凡計工八百七十餘萬可于正月終興工臣乞前期再往河上監視上以所言付尚書省而治檢覆河堤并守張宮等罪有差他日尚書省奏事上語及河防事馬琪奏言臣非敢不盡心然恐智力有所不及若別差官相度儻有奇畫亦未可知如適與臣策同方來興功亦庶幾積寬朝廷萬頃上然之

命翰林待制奧屯忠孝權尚書戶部侍郎太府少監溫昉權尚書工部侍郎行戶工部事修治河防且諭之曰汝二人皆朕所素識以故委任兼副朕意如有錯失亦不汝容[illegible]是年冬十月壬寅遣戶部員外郎何格賑河決被災人戶十二月丁卯免被河水災今年秋稅

六年四月戊寅以行省河工畢參知政事胥持國進官二皆翰林待制奧屯忠孝以下三十六人各一階賞賚今王維翰以下三十六人各賜銀幣有差[illegible]奧屯忠孝大定二十二年進士以戶部侍郎往治決河以分其一時除河平軍節度使兼都水監[illegible]帶河及王村司平覆口塞爪孫家港復開東明南陽岡馬蹄孫村諸河忠孝嘗曰河之為患不但分民復疊石為岸十餘里民不勝其病矣改沁南軍坐府在衛州句集坊農軍借民錢不令知由是貧富不相假貸軍民不安除安州刺史改滑州[illegible]高霖字子約東平人大定二十五年進士[illegible]修官建言黃河所以為民害者皆以河流[illegible]致潰決[illegible]之勞凡捲埽工物皆取於民大為時病乞[illegible]提廣樹榆柳數年後堤岸既固埽材亦便民力漸省朝廷從之遷應奉翰林文字兼[illegible]

[illegible]

明昌五年河犯武城堤明年詔塞新河修石岸十四里有奇以塞之[illegible]

自獲嘉縣西南四十里至新鄉縣南又東北至胙城縣又北接汲縣皆有漢古堤其東南有古[illegible]津故守處自金明昌中河徙而汲縣之河始絕[illegible]

先是大定二十七年令沿河京府州縣官皆於名銜上帶河防[illegible]自滎陽以下如河南府之[illegible]延津封丘祥符開封陳留[illegible]杞[illegible]歸德府之永城寧陵[illegible]衛州之汲新鄉獲嘉[illegible]徐州之彭城[illegible]蕭豐[illegible]曹州之濟陰[illegible]滑州之白馬[illegible]睢州之襄邑[illegible]滕州之沛[illegible]單州之單父濟州之嘉祥金鄉鄆城[illegible]皆為沿河之地則當時河流所經亦大畧可覩也雖數遷徙而汲胙之間如故迨明昌五年八月河決陽武故堤灌封丘而東尚書省奏都水監官見水勢趨南不預經畫詔各削官職有差河流至是又一大變矣金吉甫云河至紹熙甲寅南決大野并行泗水入淮于是有南北清河之分北清河即濟水故道南清河并泗入淮今淮安之西二十里對岸清河口是也按宋光宗紹熙五年甲寅即金章宗明昌五年是歲河徙自陽武而東歷延津封丘長垣蘭陽東明曹州濮州鄆城范縣諸州縣界中至壽張注梁山濼分為二派北派由北清河入海今大

清河自東平歷東阿平陰長清齊河歷城濟陽齊東武定青城濱州蒲臺至利津縣入海者是也南派由南清河入淮即泗水故道今會通河自東平歷汶上嘉祥濟寧合泗水至清河縣入淮者是也河自梁山濼分[illegible]入南北清河[illegible]塞治

先是[illegible]

[illegible]入淮

[illegible]其勢亦衰

[illegible]下逮元世祖至元間而河又從自新鄉出陽武之南凡九十餘歲[illegible]河一過大伾而東不決則已決則東南注于淮其勢甚易邵文莊以宋熙寧十年河決澶州入淮之始非也先是天禧三年河決滑州歷澶濮曹鄆注梁山濼合清水古汴渠東入于淮[illegible]河決鄆州[illegible]入淮河矣又先是太平興國八年河大決滑州[illegible]澶濮曹濟東南流至彭城入于淮[illegible]則淳化元年河決[illegible]東南[illegible]淮泗[illegible]皆[illegible]即塞其後久而不變至今五百餘歲河[illegible]則自金明昌五年始禹貢錐指

金章宗承安元年七月敕自今沿河傍側州縣[illegible]官姓名除者皆勿令員闕[illegible]

金章宗泰和二年九月敕御史臺官河防[illegible]初不與

綱等事然吏官無所不問應體究者亦體究之 五年
八月以當官眞定責河北急調芻藁點科雖以折稅每年
不下五六次或名爲和買而未嘗還其直數甚右部
司上郭瀚往史中丞孟鑄講究以聞劉彥以大名府鄭
州等處自承安二年以來所科芻藁未給價者計錢一
十一萬九千餘貫遂命以各處見錢及官給吏同各州
縣清強官一一酬之續令依究所體究 金史食貨志
衛紹王大安元年徐邳界黃河清五百餘里幾二年以
其事詔中外路逃人楊珪上書曰河性本濁而今反清
是水失其性也正猶天動地靜使當動者靜當靜者動
則如之何其爲災異明矣且傳曰黃河清聖人生假使

聖人生恐不在今日又曰黃河清諸侯爲天子亦當戒
懼以消災變而復誇示四方臣所未喻宰相以爲妖言
議誅之慮絕言路即詔大興府鎮還本管 金史五行志
[illegible]
金宣宗貞祐二年四月單州刺史顏盞天澤言守禦之
道當決大河使北流德博觀滄之境今其故堤猶
在工役不勞水就下必無漂沒之患而難者若不以犯
滄鹽場損國利爲說必以淹沒河北良田爲解臣嘗聞
河側故老言水勢散漫則淺不可以馬涉深不可以舟
濟此守禦之大計也若曰浸民田則河徙之後於爲沃
壤正宜耕墾收倍于常利孰大焉若失此計則河南一

路兵食不足而河北山東之民皆瓦解矣詔命議之 金史
河渠志
金宣宗貞祐四年三月延州刺史溫撒可喜言近世河
離故道自衞東南而流由徐邳入海以此河南之地爲
狹臣竊見新鄉縣西河水可決使東北其南有舊堤水
不能溢行五十餘里與清河合則由濬州大名觀州清
州柳口入海此河之故道也皆有舊堤補其缺罅足矣
如此則山東大名等路皆在河南而河北諸郡亦得其
半退足以爲禦備之計進足以壯恢復之基又言南岸
居民既已籍其河夫修築河堤營作戍屋又使轉輸芻
糧賦役繁殷倍于他所夏秋租稅猶所未論乞減其稍

緩者以寬民力事下尚書省宰臣謂河流東南舊矣一
旦決之恐故道不容衍溢而出分爲數河不復可收水
分則淺狹易渡天寒輒凍俄生其險此其不可許但令
南岸居民量減租稅之賦役 金史河渠志
自宋南渡河離故道勢已趨而南至金明昌五年遂
于陽武分流入于淮泗之間其大禹之迹益遠矣
先是都水監丞田櫟言黃河利害以前代每遇古堤
南決多經南北清河分流南清河北下有枯河數道
河水流其中者長至十七八分北清河乃濟水故道可
容一二分而已欲于北岸牆村決河入梁山濼故
道依舊作兩清河分流未及行而八月河決竟如其

古蓋是時決勢既成欒欲因而利導之故爲此說然其
前代河行淮濟之間實爲嘗以是爲正道而行其
所之也哉今以宋爲祭利河之南而不欲其北道之
祐四年經四州之說乃欲可喜古河之故道可復而議
者不從蓋當勢之處實無暇及此矣原其禍皆宋人
築室道旁不盡力于北流馴致此大變金何尤焉[illegible]
雖相

宋端平元年癸知應天府南京留守趙葵行師汴隄破
決水潦溢糧運不繼未幾北兵南下渡河發水禱兵多
溺死[illegible]

行水金鑑　卷第十六

中憲大夫分巡淮揚道兼理河務按察使司副使加四級 傅澤洪錄

河水　一

河源古無所見禹貢導河止自積石漢張騫持節道西
域度玉門見二水交流發葱嶺趨于闐匯鹽澤伏流千
里至積石再出唐薛元鼎使吐蕃訪河源得之於悶磨
黎山然皆歷歲月涉艱難所得不過如此世之論河源
者皆推本二家其說怪迂總其實皆非本真元有天下
薄海內外人迹所及皆置驛傳使驛往來如行國中至
元十七年命都實爲招討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都實
既受命是歲至河州州東六十里有寧河驛驛西南六
十里有山曰殺馬關林麓穹隘舉足浸高行一日至巔
西去愈高四閱月始抵河源是冬還報并圖其城傳位
置以聞其後翰林學士潘昂霄從都實之弟闊闊出得
其說撰爲河源志臨川朱思本又從八里吉思家得帝
師所藏梵字圖書而以華文譯之與昂霄所志互有詳
略今取二家之書考定其說有不同者附注於下按河
源在土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渙弗可逼
視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燦若列星以故名火敦
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思本曰河源在中州西南直四川馬湖蠻部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宣撫司之西北一千五百餘里帝師撒思加地之西南二千餘里水從地涌出如井其井百餘東北流百餘里匯爲大澤曰火敦腦兒羣流奔輳近五

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剌腦兒自西而東連屬吞噬行一日迤邐東騖成川號赤賓河又二三日水西南來名亦里出與赤賓河合又三四日水南來名忽闌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朮合流入赤賓其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猶清人可涉（思本曰忽闌河源出自南山其地大山峻嶺綿亙千里水流五百餘里注也里出河也里出河源亦出自南山西北流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一二日岐為八九股名也孫斡論譯言九渡通廣五七里可度馬又四五日水渾濁土人抱革囊騎過之聚落糾木幹象舟傅髇革以濟僅容兩人自是兩山峽束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其深叵測朶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剌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冰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illegible]）河行崑崙南半日又四五日至地名闊即及闊提二地相屬又三日地名哈剌別里赤兒四達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鎮之近北二日河水過之（[illegible]）崑崙以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不穹峻水亦散漫獸有髦牛野馬狼狍羱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益漸下岸狹隘有狐可一躍而越之處行五六日有水西南來名納鄰哈剌譯言細黃河也（[illegible]）又兩日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illegible]）

（[illegible]）河水北行轉西流過崑崙北一向東北流約行半月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治官府州隸吐蕃等處宣慰司司治河州又四五日至積石州即禹貢積石（[illegible]）五日至河州安鄉關一日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洮河水南來入河（[illegible]）又一日至蘭州過北卜渡至鳴沙河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即東勝州隸大同路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澗溪細流旁貫莫知紀極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必赤里也（[illegible]）

河自爾雅山海經淮南子水經皆言出崑崙[illegible]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唐薛元鼎

使土壽得河源於悶磨黎山鄭樵謂河有三源一出
蔥嶺一出于闐南山而正源自出崑崙山元太祖遣
黃河九度九度在崑崙西南憲宗命弟旭烈征西域
拓地四萬里而河源在域內至元庚辰世祖命招討
使都實往通互市自河州行五千里抵河源還圖以
聞又命其弟闊闊出馳奏闊闊按其說翰林學士潘
昂霄撰河源志可謂詳矣而王文路鑿鑿之以爲張
騫所歷諸國甚久且長東漢之世大秦條支安息至
于海濱四萬里外重譯貢獻甘英嘗窮臨西海而還
皆未親所謂崑崙元使行不及五千里云已臻之何
崑崙之近乎 上四器不合頭註

夫潤下水之性也而欲爲之防以殺其怒遏其衝不亦
甚難矣哉惟能因其勢而道之可蓄則瀦水以備旱暵
之災可洩則瀉水以防水潦之溢則水之患息而于是
蓋有無窮之利焉 元史河渠志
泰不華陞禮部尚書兼會同館事黃河決奉詔以珪玉
白馬致祭河神竣事上言淮安以東河入海處宜倣宋
置撩清夫混江龍鐵掃撼蕩沙泥隨潮入海朝廷從之
會用夫屯田其事中廢而止 元史泰不華傳
元世祖至元九年七月衛輝路新鄉縣廣盈倉南河北
岸決委都水監丞馬良弼與本路官同詣相視差丁夫
併力修完之 元史河渠志

是一新鄉廣盈倉南河北岸決五十餘步尋又崩一
百八十三步其後河從自原武出陽武旬日斤細之
流遂絕 元史河渠志
元世祖至元九年九月南陽懷孟衛輝及天等郡洛磁
泰安通濼等州淫雨河水並溢圮田廬害稼 元史五行志
元世祖至元二十年六月太原懷孟河南等路沁河水
涌溢壞民田一千六百七十餘頃衛輝路致清河溢損稼
南陽府唐鄧裕嵩四州河水溢損稼 元史五行志　程思廉爲河
北河南道按察副使至元二十年間衛輝懷孟大水思
廉臨視賑貸全活甚衆水及城不沒者數版即修堤防
終宿皆役夫不爲虞衛人德之遷之陵而按察使 元史程思廉傳

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秋南京彰德大名河間順德濟
寧等路河水壞田三千頃 元史五行志
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三月甲戌維霖二州及保定諸
縣水泛溢冒官民田發軍民築河堤禦之　冬十月辛
亥河決開封祥符陳留杞太康通許鄢陵扶溝洧川尉
氏陽武延津中牟原武睢州十五處調南京民夫二十
萬四千三百二十三人分築堤防 元史世祖本紀
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三月乙卯汴梁河水泛溢役夫
七千修完故堤 元史世祖本紀
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五月己丑汴梁大霖雨河決襄

邑潰民下癸丑河決汴梁太康通許杞三縣陳潁二州皆被害六月壬申睢州霖雨河溢害稼免其[illegible]以考城陳留通許杞太康五縣大水及河溢沒民田蠲其租[illegible]汴梁路陽武縣諸處河決二十二所漂蕩麥禾房舍委官督本路差夫修治[illegible]十二月太康汴梁二路河溢害稼[illegible]

先是至元九年河決新鄉縣廣盈倉岸時河猶在新鄉陽武間也不知何年徙出陽武縣南而新鄉之流遂絕據史至元二十二年河決衝突河南郡縣凡十五處二十五年汴梁路陽武等縣河決二十二所水道一變蓋在此時矣元史一統志殘缺僅存十之一

一河之[illegible]遷徙[illegible]近志各州縣界由見行之河銓次如左

黃河自武陟縣南[illegible]東逕滎澤縣北其北岸則獲嘉縣[illegible]東逕原武縣南[illegible]又東逕陽武縣南[illegible]又東逕延津縣南[illegible]又東逕祥符縣北[illegible]其北岸則封丘縣[illegible]又東逕陳留縣北[illegible]又東逕蘭陽縣北[illegible]又東[illegible]儀封縣北[illegible]又東南逕睢州北[illegible]又東南逕考城縣北其北岸則曹縣[illegible]又東南逕商丘縣北[illegible]又東逕虞城縣[illegible]又東逕夏邑縣北[illegible]其北岸則單縣[illegible]又東逕碭山縣北[illegible]又東逕蕭縣[illegible]又東逕徐州北與泗水合[illegible]

又東南逕靈璧縣北[illegible]又東南逕睢寧縣北其北岸則邳州[illegible]又東逕宿遷縣南[illegible]又東逕桃源縣北[illegible]又東逕清河縣南與淮水合[illegible]又東逕山陽縣北[illegible]又東逕安東縣南而東北入于海[illegible]蓋自金明昌甲寅之徙河水大半入淮而北清河之流猶未絕也下逮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己丑會通河成[illegible]始以一淮受全河之水[illegible]

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六月壬申河溢太康民田三

十一萬九千八百餘畝免其租八月辛未沁水溢害稻
氏民田免其租（元史世祖紀）十一月河決祥符義唐灣太康通
許二縣陳潁二州大被其患（元史五行志）
張庭珍為南京路總管兼開封府尹河決灌太康漂溺
千里庭珍括商人漁子船及縛木為筏載糗糧四出救
之全活甚衆水入善和門庭珍親督夫運薪土捍之不
能止乃頓栰為復水既退即發民增外防百三十里人
免水憂（元史張庭珍傳）
博羅懽為河南行中書省平章諸州縣委巨浸博羅懽
新行決口督有司繕完之三十一年成宗立遷陝西行
省未行留鎮河南（元史博羅懽傳）

元成宗元貞元年六月戊申歷城縣大清河水溢壞民
居（元史成宗本紀）
元成宗元貞二年九月河決河南杞封丘祥符寧陵襄
邑五縣十月河決開封縣（元史五行志）
元成宗大德元年三月歸德徐州邳州宿遷睢寧鹿邑
三縣河南許州臨潁郾城等縣睢州襄邑太康扶溝陳
留開封杞等縣河水大溢漂沒田廬（元史五行志）五月丙寅河
決汴梁發民三萬餘人塞之庚寅漳河溢損民禾稼七
月丁亥河決杞縣蒲口（元史成宗紀）河決蒲口臺檄令文按
防河之策文建言長河萬里西來其勢湍猛至孟津而
下地平土疏移徙不常失禹故道為中國患不知幾千
百年矣自古治河處得其當則用力少而患遲事失其
宜則用力多而患速此不易之定論也今陳留抵睢東
西百有餘里南岸舊河口十一已塞者二自涸者六
川者三岸高于水計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故堤其水
北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概南高于北約八九尺堤
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迅疾東
行得河舊瀆行二百里至歸德橫堤之下復合正流或
強湮遏上決下潰功不可成揆今之計河西郡縣順水
之性遠築長垣以禦泛濫歸德徐邳民避衝潰聽從安
便被患之家宜于河南退灘地內給付頃畝以為永業
異時河決他所者亦如之信能行此亦一時救荒之良

策也蒲口不塞便朝廷從之會河朔郡縣山東憲部爭
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為魚鼈之區塞之便帝復從之
明年蒲口復決塞河之役無歲無之是後水北入復河
故道竟如文言（元史尚文傳 [illegible]）
元成宗大德二年六月河決蒲口凡九十六所泛溢汴
梁歸德二郡大名東昌平灤等路水（元史五行志）七月大雨河
決壞堤防漂沒歸德數縣禾稼廬舍免其田租一年遣
尚書那懷御史劉賡等塞之自蒲口首事凡築九十
所（元史成宗本紀）
是年河決歸德又決封丘（[illegible]府志）

元成宗大德三年五月河南省言河決蒲口兒等處浸歸德府數郡百姓被災差官修築計修七見一十二處共長三萬九千九十二步（元史河渠志）是年六月癸丑罷大名路所獻黃河故道田輸租（元史成宗本紀）

元成宗大德八年五月大名之濬滑德州之齊河霖雨汴梁之祥符太康衛輝之獲嘉太原之陽武河溢（元史成宗本紀）

是年汴州濬州雨水壞民田六百八十餘頃（元史五行志）

元成宗大德九年六月汴梁武陽縣思齊口河決八月歸德府寧陵陳留通許扶溝太康杞縣河溢（元史五行志）七月陳州之西華河溢八月歸德陳州河溢（元史成宗本紀）

元成宗大德十年春正月壬戌發河南民十萬築河防

元至大元年七月壬戌皇子和世㻋請立總管府領提舉司以括河南歸德汝寧境內瀕河荒地約六萬餘頃歲收其租令河南省臣高興總其事中書省臣言瀕河之地出沒無常遇有退灘則為之主先是有赤馬罕者妄稱省括地藉食其民以有主之田俱為荒地所至騷動民高榮等六百人訴於都省遣其羅泰方議其罪遇赦獲免乃獻其地於皇子且河南連歲水災人方阻飢若從所請設立官府為害不細帝曰安用多言其止行（元史武宗本紀）

元武宗至大二年秋七月癸未河決歸德府境己亥河決汴梁之封丘（元史武宗本紀）

元武宗至大三年十一月河北河南道廉訪司言近歲亳潁之民幸河北徙有司不能遠慮失于規劃使陂濼悉為陸地東至杞縣三汊口播河為三分殺其勢蓋亦有年往歲歸德太康建言相次湮塞南北二汊遂使三河之水合而為一下流既不通暢自然上溢為災由是觀之是自奪分泄之利故其上下決溢至今莫除即今水勢趨下有復鉅野梁山之意蓋河性遷徙無常苟不為遠計預防不出數年曹濮濟鄆蒙害必矣今之所謂治水者徒爾議論紛紜咸無良策水監之官既非精選知河之利害者百無一二雖每年累驛而至名為巡河

徒應故事問地形之高下則懵不知訪水勢之利病則非所習既無實才又不經練乃或妄興事端勞民動眾阻逆水性翻為後患為今之計莫若于汴梁置都水分監妙選廉幹深知水利之人專職其任量存員數頻為巡視謹其防護可疏者疏之可堙者堙之可防者防之職掌既專則事功可立自今莫若分監官吏以十月往與各處官司巡視缺破會計工物督治比年終完來春分監新官至則一一交割然後代還庶不相誤（元史河渠志）

元仁宗皇慶元年五月歸德睢陽縣河溢（元史五行志）

元仁宗皇慶二年六月癸未河決陳亳睢三州開封陳留等縣沒民田廬（元史仁宗本紀）

元仁宗延祐元年六月乙未河決鄭州八月河南
等處行中書省言黃河涸露舊水泊汙池多為勢家所
據忽遇泛溢水無所歸遂致為害由此觀之非河犯
人人自犯之擬差知水利都水監官與行省廉訪司同相
視可以疏闢堤障比至泛溢先加修治用力少而成功
多又汴梁路睢州諸處決破河口數十內開封縣小黃
村計會月隄一道都水分監修築障水堤堰所錄不一
宜委請行省官與本道憲司汴梁路都水分監官及州
縣正官親歷按驗從長講議由是委太常丞郭奉政前
都水監丞邊承務都水監卿朶兒只河南行省右丞
本道廉訪副使站木赤汴梁判官張承直上自河陰下
至陳州與拘該州縣官一同沿河相視開封縣小黃村
河口測量比舊淺減六尺陳留通許太康舊有蒲葦之
地後因閉塞西河塔河諸水口以便種蒔故他處連年
潰決各官公議治水之道惟當順其性之自然嘗聞大
河自陽武胙城由白馬河間東北入海歷年既久遷徙
不常每歲泛溢兩岸時有衝決強為閉塞正及農忙科
樁梢發丁夫動至數萬所費不可勝紀其弊多端郡縣
嗷嗷民不聊生蓋黃河善遷徙惟宜順下疏泄今相視
上自河陰下抵歸德經夏水漲甚于常年以小黃口
洩之故並無衝決此其明驗也詳視陳州最為低窪瀕
河之地今歲麥禾不收民饑特甚欲為拯救奈下流無

可疏之處若將小黃村河口閉塞必移患鄰郡決上流
南岸則汴梁被害決下流北岸則山東可憂事難兩全
當遺小就大如免陳村差稅賑其饑民陳留通許太康
縣被災之家依例取勘賑恤其小黃村河口仍舊通流
外據修築月隄并障水隄閉河口別難擬議于是凡汴
梁所轄州縣河隄或已修治及當疏通與補築者條列
具備
元仁宗延祐二年六月河決鄭州壞汜水縣治 元史五行志
元仁宗延祐三年四月潁州泰和縣河溢 元史五行志
元仁宗延祐五年正月河北河南道廉訪副使奧屯上言
近年河決杞縣小黃村口滔滔南流莫能禦遏陳潁瀕
河膏腴之地浸沒百姓流散今水迫汴城遠無數里倘
值霖雨水溢倉卒何以防禦方今農隙宜為講究使水
歸故道達于江淮不惟陳潁之民得遂其生竊恐將來
浸灌汴城其害匪輕于是大司農下都水監移文汴梁
分監修治自六年二月十一日興工至三月九日工畢
元史河渠志
元仁宗延祐六年六月河間路漳河水溢壞民田 元史五行志
元仁宗延祐七年七月汴梁路滎澤縣六月十一日
河決塔海莊東堤十步餘橫隄兩重又決數處二十三
日夜開封縣蘇村及七里寺復決二處本省平章站馬

赤親率本路及都水監官併工修築（元史河渠志）是歲英宗即
位河決汴梁原武浸灌諸縣（元史英宗本紀）
是年河決滎澤又決開封（淮安府志）
元英宗至治元年七月彰德臨漳縣漳水溢（元史五行志）
元英宗至治二年正月辛巳儀封縣河溢（元史英宗本紀）
元英宗至治三年十一月己巳修齊息堤十有六所（元史英宗本紀）
元泰定元年七月戊申奉元朝邑縣曹州楚丘縣開州
濮陽縣河溢（元史五行志）
元泰定二年二月庚子姚煒以河水屢決請立行都水
監于汴梁倣古法備捍乃命瀕河州縣正官皆兼知河

防事從之三月癸丑修曹州濟陰縣河堤役民丁一萬
八千五百人五月汴梁路十五縣河溢八月衛輝路汲
縣河溢（元史泰定帝本紀）五月河溢汴梁被災者十有五縣七月睢
州河決（元史五行志）是年閏月己卯雄州歸信諸縣大雨河溢
被災者萬一千六百五十戶賑銀三萬錠（元史泰定帝本紀）
元泰定三年二月歸德府屬縣河決民饑賑糧五萬六
千石六月己亥大昌屯河決秋七月庚申河決鄭州陽
武縣漂民萬六千五百家賑之便順等州兩河決溢十
月癸酉河水溢汴梁路樂利堤壞役丁夫六萬四千人
築之十二月亳州河溢漂民舍壞田免其租（元史泰定帝本紀）
元泰定四年六月汴梁路河決八月汴梁路扶溝蘭陽
縣河溢沒民田廬並如之是歲汴梁屬縣霖雨河決
（元史泰定帝本紀）八月扶溝蘭陽二縣河溢漂民居一千九百餘家
濟寧虞城縣河溢傷稼十二月夏邑縣河溢（元史五行志）
元文宗致和元年三月河決碭山虞城二縣（元史五行志）
元文宗天曆元年六月河決大名路長垣東明二縣沒
民田（元史五行志）六月曹州濟陰縣河防官本縣尹郝承務言
六月五日魏家道口黃河舊堤將決不可修築以此差
募民夫創修護水月堤其功未竟至二十一日水忽泛
溢新舊三堤一時咸決明日外堤復壞急率民閉塞而
湍流迅猛所下樁土一埽然又舊堤歲久多有缺壞
差夫併工築之（元史河渠志）

元文宗至順元年六月彰德屬縣漳水溢（元史五行志）
元文宗至順三年五月汴梁之睢州陳州開封之蘭陽
封丘諸縣河水溢（元史文宗本紀）十月丙寅楚丘縣河堤壞發民
丁二千三百五十人修之（元史五行志）
元文宗至順四年順帝即位六月黃河大溢河南水災
（元史順帝本紀）
元順帝元統元年五月汴梁陽武縣河溢害稼六月黃
河大溢河南水災（元史五行志）
元順帝至元元年河決汴梁封丘縣（元史五行志）
元順帝至元二年五月丙午朔黃河復于故道（元史順帝本紀）

元順帝至元三年六月辛巳大霖雨自是日至癸巳不止黃河水溢沒人畜廬舍甚衆（元史順帝本紀）汴梁蘭陽封丘二縣歸德府皆河水泛溢（元史五行志）

元順帝至元六年秋七月乙卯奉元路盩厔縣河水溢漂流人民（元史順帝本紀）

元順帝至正二年九月歸德府睢陽縣以黃河爲患民饑賑糶米萬二千五百户（元史順帝本紀）

元順帝至正三年五月黃河決白茅口（元史順帝本紀）

元順帝至正四年春正月庚寅河決曹州雇夫萬五千八百修築之是月河又決汴梁冬十月乙酉詔修黃河堤堰（元史順帝本紀）是年夏五月大雨二十餘日黃河暴溢水平地深二丈許北決白茅堤六月又北決金堤並河郡邑濟寧單州虞城碭山金鄉魚臺豐沛定陶楚丘武城以至曹州東明鉅野鄆城嘉祥汶上任城等處皆罹水患民老弱昏墊壯者流離四方水勢北侵安山沿入會通運河延袤濟南河間將壞兩漕司鹽場妨國計甚重省臣以聞朝廷患之遣使體量仍督大臣訪求治河方略（元史河渠志）河決白茅堤又決金堤並河郡邑民居昏墊帝甚患之特命魯行都水監魯循行河道考察地形往復數千里備得要害爲圖上進二策其一議修築北隄以制橫潰則用工省其一議疏塞並舉挽河東行使復故道其功數倍會遷右司郎中議未及竟（元史賈魯傳）

元順帝至正五年七月河決濟陰漂官民亭舍殆盡十月黃河泛溢（元史五行志）廉惠山海牙爲河南行省右丞有詔發民治決河循縣屬郡丞以不便上言而時宰不從遷湖廣行省右丞（元史廉惠山海牙傳）

元順帝至正六年五月丁酉黃河決尚書李絅請躬祀郊廟近正人遠邪佞以崇陽抑陰不聽（元史順帝本紀）

元順帝至正八年正月辛亥河決陷濟寧路（元史五行志）是年二月詔濟寧鄆城立行都水監以賈魯爲都水夏四月平求河間等路以連年河決水旱相仍戶口消耗乞減鹽額詔從之（元史順帝本紀）

卷第十六

行水金鑑　　卷第十七

河水

元順帝至正九年五月庚子詔修黃河金堤民夫日給鈔三貫是月白茅河東注沛縣遂成巨浸（[illegible]）[illegible]是年冬脫脫既復爲丞相慨然有志於事功論及河決即言于帝請躬任其事帝嘉納之乃命集羣臣議廷中而言人人殊唯都漕運使賈魯昌言必當治先是魯嘗爲山東道奉使宣撫首領官循行被水郡邑具得修捍成策後又爲都水使者奉旨詣河上相視驗狀爲圖以二策進獻（[illegible]）至是復以二策對脫脫韙其後策議定乃薦魯于帝大稱旨（元史河渠志）

元順帝至正十年十二月辛卯以大司農禿魯等兼領都水監集河防正官議黃河便益事（元史順帝本紀）

至正中成遵爲工部尚書先是河決白茅郡城濟寧皆爲巨浸或言當築隄以遏水勢或言必疏南河故道以殺水勢而漕運使賈魯言必疏南河塞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廷議莫能決乃命遵偕大司農禿魯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十一年春自濟寧曹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形之高下測岸以究水勢之淺深遍閱史籍博采輿論以謂河之故道不可得復其議有八而丞相脫脫已先入賈魯之言及還與禿魯至力陳不可且曰濟寧曹鄆連歲饑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人於此地恐後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脫脫怒曰汝謂民將反耶自辰至酉辨論終不能入明日執政者謂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公其毋多言幸爲兩可之議遵曰腕可斷議不可易也由是遂出爲大都河間等處都轉運使（元史成遵傳）

思誠爲河間府尹會詔河水頻歲決鐵燈干真定境也名其邑吏十六石悉之遠集民丁作堤捍督工旬月而畢處築長隄以亘十餘里倚河民及弓手列置于舍於上繫木以防盜決是年民獲耕藝應用大於乃務民運碑瓦治於外行道高五尺廣倍之往來者無泥塗之病南皮民父祖嘗濟渡河種柳輸課於官名曰柳課後河決柳俱沒官猶徵之凡十餘年六子孫益貧不能償思誠連請於朝除之（元史王思誠傳）

元順帝至正十一年四月初五日下詔中外命賈魯以工部尚書爲總治河防使進秩二品授以銀印發汴梁大名十有三路民十五萬人廬州等戍十有八翼軍二萬人供役一切從事大小軍民官咸稟節度便宜興繕是月二十二日鳩工七月疏鑿成八月決水故河九月舟楫通行十一月水土工畢諸埽諸隄成河乃復故道南匯于淮又東入于海帝遣貴臣報祭河伯召魯還京師論功超拜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其宜力諸臣遷賞有差賜丞相脫脫世襲答剌罕之號特命翰林學士承

首歐陽玄製河平碑文以旌勞績既為河平之碑又
自以為司馬遷班固記河渠溝洫僅載治水之道不言
其方使後世任斯事者無所考則乃從魯訪問方畧及
詢過客質吏牘作至正河防記欲使來世罹河患者按
而求之其言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者異焉釃
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
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濬之別有四曰生地曰
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
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
高不壅卑不瀦慮夫壅生潰瀦生堙也河身者水雖通
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益悍故狹者以計闢之廣難

為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
制其狂水隳突則以殺其怒治堤一也有創築修築補
築之名有刺水堤有截河堤有護岸堤有縷水堤有石
船堤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有龍尾攔頭馬頭等埽其
為埽臺及推卷牽制薶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
用木用杙用絙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
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常為水所豁水退則口下于
堤水漲則溢出于口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
之㴋也此外不能悉書因其用功之次第而就述于其
下焉其濬故道深廣不等通長二百八十里百五十四
步而強功始自白茅長百八十二里繼自黃陵岡至南

白茅闢生地十里口初受廣百八十步深二丈有二尺
已下停廣百步高下不等相折深二丈及泉曰停曰折
者用古算法因此推彼知其勢之低昂相準折而取勻
停也南白茅至劉莊村接入故道十里通折墾廣八十
步深九尺劉莊至專固百有二里二百八十步通折停
廣六十步深五尺專固至黃固墾生地八里面廣百步
底廣九十步高下相折深丈有五尺黃固至哈只口長
五十一里八十步相折停廣墾六十步深五尺乃濬凹
里減水河通長九十八里百五十四步凹里村缺河口
生地長三里四十步面廣六十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
四尺自凹里生地以下舊河身至張贊店長八十二里

五十四步上三十六里墾廣二十步深五尺中三十五
里墾廣二十八步深五尺下十里二百四十步墾廣二
十六步深五尺張贊店至楊青村接入故道墾生地十
有三里六十步面廣六十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
其塞專固缺口修堤三重幷補築凹里減水河南岸豁
口通長二十里三百十有七步其創築河口前第一重
西堤南北長三百三十步面廣二十五步底廣三十三
步樹置樁橛實以土牛草葦雜梢相兼高丈有三尺堤
前置龍尾大埽言龍尾者伐大樹連梢繫之堤旁隨水
上下以破囓岸浪者也築第二重正堤幷補兩端舊堤
通長十有一里三百步缺口正堤長四里兩堤相接舊

又置樁堵閘河身長百四十五步用土牛草葦稍土相兼修築底廣三十步修高二丈其岸上土工修築者長三里二百十有五步有奇廣不等通高一丈五尺補築舊堤者長七里三百步表裏倍薄七步增卑六尺計高一丈築第二重東後堤并接修舊堤高廣不等通長八里補築凹里減水河南岸豁口四道塞實樁木填土堵堤長四十七步于是塞黃陵全河水中及岸上修堤長三十六里百三十八步其修大堤刺水者二長十有四里七十步其西復作大堤刺水者一長十有二里百三十步內創築岸上土堤西北起李八宅西堤東南至舊河岸長十里百五十步顛廣四步趾廣三之高丈有五尺仍築舊河岸至入水堤長四百二十步趾廣二十步顛殺其六之一接修入水兩岸埽堤並行作西埽者夏人水工徵自靈武作東埽者漢人水工徵自近畿其法以竹絡實以小石每埽不等以蒲葦綿腰索徑寸許者從鋪廣可一二十步長可二三十步又以曳埽索綯徑三寸或四寸長二百餘尺者衡鋪之相間復以竹葦麻檾大繂長三百尺者為管心索就繫綿腰索之端于其上以草數千束多至萬餘勻布厚鋪于綿腰索之上橐而納之丁夫數千以足踏實推梯稍高即以水工二人立其上而號于眾眾聲力舉用小大推梯推卷成埽高下長短不等大者高二丈小者不下丈餘又用大索或

互為腰索轉致河濱選健丁操管心索順埽臺立踏或掛之臺中鐵貓大橛之上以漸縋之下水埽後掘地為渠陷管心索渠中以散草厚覆築之以土其上復以土牛雜草小埽稍土多寡厚薄先後隨宜修疊為埽臺務使牽制上下縝密堅壯互為犄角埽不動搖日力不足火以繼之積累既畢復施前法卷埽以壓先下之埽量水淺深制埽厚薄疊之多至四埽而止兩埽之間置竹絡高二丈或三丈圍四丈五尺實以小石土牛既滿繫以竹纜其兩旁並埽密下大樁就以竹絡上大竹腰索繫于樁上東西兩埽及其中竹絡之上以草土等物築為埽臺約長五十步或百步再下埽即以竹索或麻索長八百尺或五百尺者一二雜廁其餘管心索之間候埽入水之後其餘管心索如前薶掘以管心長索遠置五七十步之外或鐵貓或大樁曳而繫之通管束累日所下之埽再以草土等物通修成堤又以龍尾大埽密掛于護堤大樁分析水勢其堤長二百七十步北廣四十二步中廣五十五步南廣四十二步自顛至趾通高三丈八尺其截河大堤高廣不等長十有九里百七十七步其在黃陵北岸者長十里四十一步築岸上土堤西北起東西故堤東南至河口長七里九十七步顛廣六步趾倍之而強二步高丈有五尺接修入水用土牛小埽稍草雜土多寡厚薄隨宜修疊及下竹絡安大

椿繫龍尾埽如前兩堤法唯修疊埽臺護用竹閘小石
稍埽上及前淳修埽堤一長百餘步直抵龍口稍北欄
頭三埽並行埽大堤廣與刺水二堤不同通前列四埽
間以竹絡成一大堤長二百八十步北廣百二十步其
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二丈五尺通高
三丈五尺中流廣八十步其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
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並創築截水橫堤一
東起北截河大堤西抵西刺水大堤又一堤東起中刺
水大堤西抵西刺水大堤通長二里四十二步亦顛廣
四步趾三之高丈有二尺修黃陵南岸長九里百六十
步內創岸土堤東北起新補白茅故堤西南至舊河口

高廣不等長八里二百五十步乃入水作石船大堤蓋
由是秋八月二十九日乙巳道故河流先所修北岸西
中刺水及截河三堤猶短約水尚少力未足恃決河勢
大南北廣四百餘步中流深三丈餘益以秋漲水多故
河十之八兩河爭流近故河口水刷岸北行洄漩湍激
難以下埽且埽行或遲恐水盡湧入決河因淤故河前
功遂墮魯乃精思障水入故河之方以九月七日癸丑
逆流排大船二十七艘前後連以大桅或長椿用大麻
索竹絙絞縛綴為方舟又用大麻索竹絙用船身繳繞
上下令牢不可破乃以鐵貓於上流硾之水中又以竹
絙絕長七八百尺者繫兩岸大橛上每絙或硾二舟或

三舟使不得下船腹略鋪散草滿貯小石以合子板釘
合之復以埽密布合子板上或二重或三重以大麻索
縛之急復縛橫木三道于頭桅皆以索維之用竹編笆
夾以草石立之桅前約長丈餘名曰水簾桅復以木榰
拄使簾不偃仆然後選水工便捷者每船各二人執斧
鑿立船首尾岸上槌鼓為號鼓鳴一時齊鑿須臾舟穴
水入舟沉遏決河水怒溢故河水暴增即重樹水簾令
後復布小埽土牛白闌長梢雜以草土等物隨宜填垛
以繼之石船下詣實地出水基趾漸高復卷大埽以壓
之前船勢略定尋用前法沉餘船以竟後功昏曉百刻
役夫分番甚勞無少間斷船堤之後草埽三道並舉中

置竹絡盛石并埽置椿繫纜四埽及絡一如修北截水
堤之法第以中流水深數丈用物之多施功之大數倍
他堤船堤距北岸纔四五十步勢迫東河流峻若自天
降深淺叵測于是先卷下大埽約高二丈者或四或五
始出水面修至河口一二十步用工尤艱薄龍口喧豗
猛疾勢撼埽基陷裂欹傾俄遠故所觀者股弁眾議騰
沸以為難合然勢不容已魯神色不動機解捷出進官
吏工徒十餘萬人日加獎諭辭旨懇至眾皆感激赴工
十一月十一日丁巳龍口遂合決河絕流故道復通又
于堤前通卷欄頭埽各一道多者或三或四前埽出水
管心大索繫前埽硾後欄頭埽之後後埽管心大索亦

繫以竹絙閒頂埽之旁後先羈縻以錨其勢又甚於所交索上及兩埽之間壓以小石白闉土牛草土相半厚薄多寡相勢措置埽隄之後自南岸復修一隄抵已閉之龍口長二百七十步船隄四道成隄用農家場圃之具曰轆軸者穴石立木如比櫛薶前埽之旁每步置一轆軸以橫木貫其後又穴石以徑二寸餘麻索貫之繫橫木上密掛龍尾大埽使夏秋潦水冬春凌薄不得肆力於岸此隄接北岸截河大隄長二百七十步南廣百二十步顛至水面高丈有七尺水面至澤腹高四丈二尺中流廣八十步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仍治南岸護隄埽一道通長百三

十步南岸護岸馬頭埽三道通長九十五步修築北岸隄防高廣不等通長二百五十四里七十一步白茅河口至板城補築舊隄長二十五里二百八十五步曹州板城至英賢村等處高廣不等長一百三十三里二百步稍岡至碭山縣增培舊隄長八十五里二十步歸德府哈只口至徐州路三百餘里修完缺口一百七處高廣不等積修計三里二百五十六步亦思剌店縷水月隄高廣不等長六里三十步其用物之凡椿木大者二萬七千榆柳雜梢六十六萬六千帶梢連根株者三千六百藁秸蒲葦雜草以束計者七百三十三萬五千有奇竹竿六十二萬五千葦蓆十有七萬二千小石二千

艘繩索小大不等五萬七千所沉大船百有二十鐵纜三十有二鐵錨三百三十有四竹篾以斤計者十有五萬硾石三千塊鐵鑽萬四千二百有奇大釘三萬二千三百二十有二其餘若木龍蠶椽木麥稭扶樁鐵叉鐵弔枝麻搭火鉤汲水貯水等具皆有成數官吏俸給軍民衣糧工錢醫藥祭祀賑恤驛置馬乘及運竹木沉船渡船下樁等工鐵石竹木繩索等匠傭貲兼以和買民地為河併應用雜物等價通計中統鈔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六錠有奇魯嘗有言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為難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功為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為難用物之效草雖至柔柔能狎

水水漬之生泥泥與草并力重如碇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實多蓋由魯習知河事故其功之所就如此玄之言曰是役也朝廷不惜重費不吝高爵為民辟害脫脫能體上意不憚焦勞不恤浮議為國拯民魯能竭其心思智計之巧乘其精神膽氣之壯不惜劬瘁不畏譏評以報君相知人之明宜悉書之使職史氏者有所考證也先是歲庚寅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於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潁之妖寇乘時而起議者往往以謂天下之亂皆由賈魯治河之役勞民動眾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實基于上下因循狃于宴安之習紀綱廢弛風俗偷薄其致

亂之階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久矣不此之察乃獨歸咎于是役是徒以成敗論事非通論也設使賈魯不興是役天下之亂詎無從而起乎今故具錄[illegible]所紀庶來者得以詳焉[illegible]河決白茅隄又決金隄方數千里民被其患五年不能塞脫脫用賈魯計請塞之以身任其事出告羣臣曰皇帝方憂下民爲大臣者職當分憂然事有難爲猶疾有難治自古河患即難治之疾也今我必欲去其疾而人人異論皆不能乃奏以賈魯爲工部尚書總治河防使發汴梁河道故道凡八月功成[illegible]

河入中國古今異宜後世講河事者非一家總之大多費少效窒成跡唯有費才力費日月以俟其自定

而已禹貢曰浚川孟子曰水由地中行此二言者古今不可易之定理也後世之明于河事者亦有賈讓之三策賈魯之三法若余闕所謂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爲之匯故河嘗橫潰爲患斯言也尤爲要切似非諸家所及大抵河患有二曰決曰溢決生于不能達溢生于無所容徙潰者決之小也凡溢者溢之小也雖然決之害間見而溢之害頻歲有之被害尤大者則當其衝也是與河爭地也其原蓋由于戰國非一日矣使賈魯之三法遂而有成亦小補耳且當歲歲爲之其勞其費可勝言哉今欲治之非大棄數百里之地不可先作河防以瀦漫波其

決則瀦河之處與河流均田之法多爲溝渠足以容水然後除其淤沙由之地中而後潤下之性必東之勢行矣[illegible]

山西高平縣長平驛爲賈魯故里由宅古松十餘株皆當時物也天啓中平定山西宅沒入宮以其故屢不忍毀卽以爲驛壁間題詩云[illegible]依黃河因多怨亦多百年于後後思在[illegible]以取疾哀深[illegible]民怨而其[illegible]則[illegible]世亦有公論因[illegible]非[illegible]

[illegible]

皆賈魯治河用沉舟之法人皆稱之明[illegible]命爭愈次[illegible]決簡使之用無如此者臣竊嘗疑之夫河底淺窄坦陷不一[illegible]一經歷擦則四邊充滿故實沉之用埽合以至于舟底而沉之後深坦陷不[illegible]之深流則埽根透濕之患必有不待終日而見者然以魯之才其成功如此必非孟浪始試之[illegible]正河防記沉思尋繹者累日方恍然知魯之沉舟蓋以之代埽而逼水北以之塞決而合龍也蓋彼時故河業已通流但決河勢大水流多于故河十之八又適當秋漲迴漩湍急埽不能下又其

上通水三隄短弱而勢不支恐將行一二水勢湍決
決則故河復淤前功盡棄因急沉舟爲堵以遏之川
謂擒故也故前則曰魯乃精思障水入故河之方後
則曰船隄之後草埽三道並舉此並舉之法乃加
策於短弱之三隄也今考船埽口隄並說以勢南流
然後塞決耳不然魯于九月七日沉舟而龍口之合
何以直至十一月十一日耶雖然臣以魯于是役也
有三足爲得安命以及時朝僅踰十數旬已刻
役夫分番年少不經塞決爲一也策隄塞決工信
依所司工一二分其總費之後不害於事二也役費皆
當興工數萬民于以爲不合國家除害三也蓋魯

惟上特君乃之任下悍其強敏果敢之才氣力相
發謀紀一忠以成功蓋以之治河則有餘以之體國
則不足宋濂等時臣修元史因石人一眼之事亦坐
以亡元之罪則過矣夫石人一眼之謡曰亦大澤中
篝火狐鳴之類殆韓山童等所爲何足據
哉然而元之亡亦不因魯塚乃必將然而牧之標耶
乾輝 卜書

歐陽原功撰至正河防記以爲魯能竭其心思智計
之巧乘其精神膽氣之壯不惜劬瘁不畏譏評以報
君相知人之明此實錄非溢美也然魯爲會通所窘
河必不可北其所復者仍是東南入淮之故道耳魯

巧慧絕倫奏功神速前古所未有惜乎其大才而小
試之也使魯生漢武之世則瓠子之決何至故賁當無
所難不得如史遷所謂復禹舊跡者乃自有此世來
必使河入淸河合淮水至今入海而淮流與黃異
等烈哉所遇不偶功成而亂作遂使後人以爲口
實余不忍爲之

賈魯白河故道南流自茶城至黃固合只等口又
自坵段五分陽口對合下故道凡二百八十里有奇仍
由中遷七永下歸虎兒吐莽口知松密院事里熏以兵

賈魯河自黃陵岡南達白茅放于黃固等口今賈魯
河故道也白茅在曹縣黃陵岡在單縣皆由黃陵岡
河決由賈魯河故道出徐沛等處蓋明人所挑
癸 河渠考
黃河故道自虞城以下蕭縣以上夏邑以北碭山以
南由新集歷丁家道口馬牧集韓家道口司家道口
牛黃堌趙家圈至蕭縣薊門出小浮橋此元賈魯所復
故道
賈魯河在東明縣南六十里斷頭隄元賈魯所濬也賈
魯河開故名 直隸志
鄭州北有賈魯河自滎澤縣流入又東入中牟縣岸
其源有三西源自密之聖水峪中源自滎陽之塽泉

水泉東源自州境之九仙廟今於張家村名曰合河至京水鎮曰京水河又北受須索二水口雙橋河元末命賈魯疏治以通漕起鄭州至朱仙鎮皆名賈魯河儀封縣東北有黃陵岡與山東曹縣接界賈魯于黃陵岡開黃河故道今為黃河要害賈魯河在黃陵岡南二里曹縣西南有黃陵岡賈魯開黃河故道始此西北有賈魯河嘉靖前猶為運道自黃陵岡塞而此河遂堙其南為大河其流矣 [illegible]

元順帝至正十一年七月河決歸德府永城縣壞黃陵岡岸 [illegible]

元順帝至正十二年春正月丙寅以河復故道大赦天下 [illegible]

至正十四年河溢金鄉魚臺墳墓多壞彥祓母卒慮有後患乃為厚棺刻銘曰鄆州沙河店史彥祓母柩仍以四鐵環釘其上然後葬明年墓果為水所漂彥祓縛筏為人置水中仰天呼曰母棺被水不知其處願天矜憐假此芻靈指示母柩言訖泣涕橫流乃乘舟隨芻人所之經十餘日行三百餘里芻人止叢林中視之母柩在焉載歸復葬之 元史史彥祓傳 [illegible]

元順帝至正十六年河決鄭州河陰縣官署民居盡廢遂成中流 元史五行志 是年八月黃河決山東大水 元史順帝本紀

元順帝至正十九年九月濟州任城縣河決 元史五行志

元順帝至正二十二年七月河決范陽縣漂民居 元史順帝本紀

元順帝至正二十三年七月河決東平壽張縣圮城牆漂屋廬人溺死甚眾 元史五行志

元順帝至正二十五年秋東平須城東阿平陰三縣河決小流口達于清河壞民居傷禾稼 元史五行志

元順帝至正二十六年二月河北徙上自東明曹濮下及濟寧皆被其害八月棣州大清河決濱棣二州之界民居漂流無遺濟寧路肥城縣西黃水汎溢漂沒田禾民居百有餘里德州齊河縣境七十餘里亦如之 元史五行志

大河之流自漢至今遷移變易不可勝記然孟津以西則禹迹具存以海為壑則千古不易也自孟津而東由北道以趨于海則澶淵其必出之途由南道以趨于海則曹單其必徑之地衡澶滑必由陽武之北而出汲縣胙城之間衡曹單必由陽武之南而出封丘蘭陽之下此河變之托始也由澶滑而極之或出大名歷邢冀道滄瀛以入海或歷濮范趨博濟從濱棣以入海由曹單而極之或溢鉅野 [illegible] 濟寧 [illegible] 挾

汶濟以入海或經豐沛出徐邳奪淮泗以入海此其究竟也要以北不出漳衛南不出長淮中間數百里皆其縱橫糜爛之區矣 自陽武而入封丘河益東南流荊隆口直東則經長垣東明出曹濮魚臺大清河矣殷之出徐邳合淮泗以入海者若爲徑易夫河行之道宜直不宜紆入海之口宜近不宜遠河之爲害宜開而歸流宜深[illegible]門尤多頁之月王景更相迴注之意使不得旁溢河未必不以東也[illegible]雖然大河東則會之[illegible]會[illegible]不容東大河不可得而東而亦不能之矣此大河所以屢決而東終於使南也

行水金鑑

河水

元順帝至正二十六年四月丁巳王富元末爲司農掾會黃河決省部議淮揚才能之士傳召集民丁疏濬之宜捐身自薦元以寫生自淮北都[illegible]時省部事齊緒至杭州市竹筏發丁夫數月之間得[illegible]大[illegible]萬餘既令宣然後合河數月工成

吳元年丁未十一月遣大將軍徐達馬步破[illegible]二十有五萬[illegible]入[illegible]月定河[illegible]秋八月元君棄城遁逃沙漠又冬戰[illegible]無有其地關右望風近款中原是平嘗云君天下非都中原不可今中[illegible]平必[illegible]至[illegible]觀[illegible]擇地以居之遂於當年夏四月親率兵數萬往[illegible]之[illegible]河上是月[illegible]機[illegible]雖有山川[illegible]古今人之事[illegible]一時不[illegible]至九年秋八月[illegible]社[illegible]於[illegible]天門夕[illegible]道上有[illegible]思[illegible]當時[illegible]往者因言北[illegible]河水[illegible]之說未[illegible]明[illegible]迴以說求[illegible]文[illegible]水勢[illegible]以[illegible]元年夏[illegible]有[illegible]江[illegible]道[illegible]是時[illegible]水方[illegible]共濤目無酷暑時有清和利征且[illegible]廣陵三日至淮陰升師入淮是日[illegible]上風多[illegible]

不一時而達河淮二水相合之處見水分兩道清濁如介並流二十餘里方乃混流東注既而越淮入河方覺水土同流極濁而無清至黃而無黑更無他色所以古今稱黃河宜其然也舟行三旬晝夜居斯水上時刻聽觀其勢若萬馬奔馳其狀若大地轟雷其湍流之速一息莫視其山迴石轉之處則水繞勢盤旋如羊角水底玲瓏因風激怒濤飛潑天則珠飛雨降有時巨浪如隄倏然而湧橫亘其河使湍者緩流者止細浪者無文良久之聞泉流齁鼾其橫而屯水洴洴忽然一水鬭旋則去底有聲喑喑嗚嗚又少時聞水中一穴若數丈圍直如井狀上通天氣下至河底俗呼旋渦是也其水為旋轉急其中有飛者上起去渦丈餘霏霧臨岸沸沸觸人其流於兩山峽之處或直而湍或曲而折或繞石而旋或復流以觸岸或怒急而雪浪成堆或使山傾地陷或舟覆而摧擢或巨魚一尾之門難呼吸之際早十里之程若胎龍美之而出戲或蛇之以一蜿則淵深無底四野成湖若蜒之以一蜒則瞬目千里莫可止焉斯水也急秉利之物則有若是耶斯水人云神水每患於中國為民害者多矣朕親游斯上觀斯水之勢遇兩山之門可俠水急宜其然歟至於平原曠野則東蕩西坍使桑田變遷水勢少慢亦宜其然歟此堅柔之所由孰謂有神者歟若非河之無神卻乃有之所以有之者極濁而難澄滔滔東注亘古今而不息此其常者也忽然而極清人影皆鑒洞見如此者或千百里或數十里斯可謂神者焉故上古人君載在祀典畏之祀之為民祈福焉今朕得觀斯水狹直處如經如弦凡山迴石起之處則盤若羊腸若河陰以達於徐宿地曠而原平則不然斯水汗汗漫漫浩浩蕩蕩者不可以為禹貢注云三門未開呂梁未鑿則河出孟門之上則未為當世必後人說其文相符差矣以是有此游今因彼述以為說耳

洪武元年河決曹州從雙河口入魚臺 明紀

明太祖洪武八年春正月河決開封府大黃寺堤百餘丈詔河南參政安然集民夫三萬餘人塞之 明太祖實錄

是年大河南決披潁入淮蔡河之下流亦漸絕 同上

明太祖洪武十一年冬十月丙辰開封府蘭陽縣言河決傷稼詔免其租十一月戊寅開封府封丘縣言河溢傷稼命免今年田租 明太祖實錄

明太祖洪武十四年秋七月庚辰河南原武祥符中牟諸縣河決為患有司以為言上曰此天災也今欲塞之恐徒勞民力但令防護舊堤勿重困吾民 明太祖實錄

明太祖洪武十五年二月壬子上以河南水災民飢命駙馬都尉李祺往賑之敕諭祺曰河南奏黃河水決溺

漫數百里衝蕩民居百姓遷移不能寧處朕甚憫焉今
東作方興民飢窘不得耕作特命爾往賑之毋使一夫
一婦不獲其所爾其欽哉祗承命而行復令戶部諭有
司及府州縣曰大河之水天泉也必有神以司之若
所在牧守得人政務修舉則其水循軌東注無損山數
石之患而民安焉苟非其人則衝決城邑渰沒民居而
牧守亦與其咎此感應之必然也去歲河南來奏河水
衝決數州田禾一空桑麻盡為所傷良由牧守非人方
春東作民無以給衣食何以為命今特命駙馬都尉李
祺賚鈔往所傷之處賑給其民雖不足為厚恩亦庶以
少甦其困苦爾為牧守者宜加修省以惠養其民無違

朕命（明太祖實錄）

明太祖洪武十六年二月庚午河決朝邑縣募民塞之
六月乙卯河溢滎澤陽武二縣（明太祖實錄）

明太祖洪武十七年春正月乙巳彰德府奏臨漳縣河
決宜於縣西築堤以障之詔從其請八月丙寅朔開封
府河決東月堤自陳橋至陳留橫流數十里壬申河決
杞縣入巴河命戶部遣官督所司塞之丙子上諭戶部
曰比者河決開封屬邑淹沒民居渰沒田疇受害者必
衆其有被水災者悉蠲其賦稅（明太祖實錄）

明太祖洪武十八年九月丁亥詔修築滎澤河陽二堤上
諭工部臣曰去年河決臨漳民受其患雖嘗修築堤防
恐不可久宜遣官與布政司都司會議凡堤堰損壞可
以禦水患者預為修治並從有司以黃河沁河漳河衛
河沙河所決堤岸丈尺之數具圖計工以聞詔以軍民
兼築之（明太祖實錄）

洪武二十年河決開封城自安遠門入淹沒官民廨
宇甚衆（河南通志）

明太祖洪武二十三年秋七月[illegible]河[illegible]漂沒民
居命戶部[illegible]之[illegible]鈔二
萬五千一百[illegible]封府[illegible]水災者[illegible]民曰
屋及畜[illegible]之（明太祖實錄）

是年[illegible]歸德州鳳池河時河決鳳池潰及夏邑
永城諸縣有司不以聞民李從義詣闕奏爲從之（[illegible]）

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三月乙丑河南河水暴溢時開
封府陳留通許歸德夏邑寧陵被水患民千三百七十
四戶詔遣官循例賑之未幾陳州項城縣亦奏河溢民
被水患仍遣官往賑之（明太祖實錄）

是年河決原武之黑陽山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
行至項城經穎州穎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
而故道遂淤（河南通志）

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春正月庚寅河決河南開封府
之陽武縣浸淫及於陳州中牟原武封丘[illegible]陽陳

留通許太康扶溝杞十一州縣有司具圖以聞乞發軍民修築隄岸以防水患從之丙午以開封府祥符等縣河決詔免今年田租冬十月辛酉發河南開封等府民丁及安吉等十七衛軍士修築陽武縣河防十一月甲辰河南開封府祥符縣民訴自昔河決淹沒田土至今不可樹藝而徵稅如故上命免其稅凡萬一千二百餘石[illegible]

明太祖洪武十九年[illegible]開封府[illegible]陵十七州縣[illegible]

[illegible]

是年河南藩臣請修宜陽河防先因洛水泛溢宜陽田[illegible]沒殆盡至是始聞於上令預治磚石俟農隙時為之 [illegible]

明太祖洪武三十年春正月乙亥詔除黃河兩岸河泊所魚課先是河決懷慶等府州縣民人貧困上聞之命除懷慶而下至正陽河口黃河兩岸河泊所魚課仍聽其民採魚以給食 明太祖實錄

是年秋八月河溢開封時城三面皆受水將浸及軍儲倉庫詔令滎陽高阜處築倉庫以貯之冬十有一月蔡河南徙入陳州先是河決由府城北而東行至是下流淤塞故又決而之南也 [illegible]

李至[illegible]洪武中為河南右參議河決汴隄至剛議借王府積木作筏濟之建文中調湖廣左參議 [illegible]

明太宗永樂元年八月丁巳修河南安陽縣河隄　壬申工部言山東福山縣河決壞城隄二百九十餘丈命即修築　九月壬午工部言河南陳州西華縣沙河水溢衝決隄堰以通黃河傷民禾稼乞量起民丁趁農隙修築從之　十二月丁亥修山西[illegible]夏縣古河決隄二十餘里 [illegible]

明太宗永樂二年五月癸酉修河南府孟津縣河隄　九月己酉修河南武陟縣[illegible]隄　[illegible]河南守臣言開封府城為河水衝決命發軍民修築　十月丁丑河南黃河水溢命河南都司布政司城池有衝決者助修之 [illegible]

明太宗永樂三年二月丁卯[illegible]河南布政司[illegible]言河決馬村隄命本司官躬督民丁修治 [illegible]

明太宗永樂四年八月癸巳修河南陽武縣黃河隄岸及中牟縣汴河北隄 [illegible]

明太宗永樂五年七月丁卯黃河泛溢河南傷穎河苗稼　十一月癸丑河南彰德府湯陰縣言河水泛溢沒民田一百九十一頃有奇乞免今年稅糧從之 [illegible]

明太宗永樂六年正月甲子河南武陟縣知縣胥任言縣東關至北西村等處[illegible]年沮西沁水衝決隄岸淹沒田廬請用民力修築從之 [illegible]

明太宗永樂七年正月己卯河南陳州衛言河水衝決城垣三百七十六丈護城隄岸二千餘丈請以軍民俾修從之 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八年八月庚申河南按察司僉事張循等言五月至八月甚雨河水泛溢壞封舊城民被患者萬四千一百餘戶沒田七千五百餘頃上命戶部遣人巡視安撫 十二月戊戌河南布政司言汴梁河決壞城一百餘丈宜及時修理上諭工部臣曰汴梁城近黃河不免衝決之患而此國家藩屏之地不可以緩且聞黃河水增一尺其亟遣人往視隄防 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九年二月己酉河南武陟縣言去歲大雨浸注沁河南北九百餘步潰成河[illegible]十田廬舍請以丁夫修築從之 三月壬午浚河南黃河故道蓋河水累歲為患修築隄防民用困弊至是河決壞民田廬盡甚事聞遣工部侍郎張信往視信訪得祥符縣魚王口至中灤下二十餘里有舊黃河岸與今河面平浚而通之俾循故道則水勢可殺遂繪圖以進詔發河南民丁十萬命興安伯徐亨工部侍郎蔣廷瓚率運太夫同侍郎金純相度開浚丁夫給糧賞且蠲戶內今年租稅仍遣定國公徐景昌以太牢祠河神戶部侍郎古朴以太牢祭河南境內山川時工部尚書宋禮役工治會通河遂令禮兼理之 四月癸卯命戶部開河自効民丁一體給糧賞免租稅初朝議開會通河及浚河南黃河命戶部凡民丁皆給米鈔及蠲戶內是年租稅而山東河南之人多有自願効力者上聞之遂有是命 六月丁未敕諭尚書宋禮等曰曩命卿等浚黃河故道及築塞河港以紓河南水患今久未見成績而河水泛溢已加為民患若卿等其協心併力無懈晝夜脫民墊溺用副朕委任之意 七月己卯遣官視新開黃河隄岸舊為水所溢者悉增築之 乙酉河南浚黃河故道訖工凡役民丁十一萬四百有奇月餘而畢自是河復故道與會通河合而河南之水患息矣 明太宗實錄

張信祥符人舉建文二年鄉試第一永樂中歷工部右侍郎河決開封遣信視之請疏魚王口至中灤故道二十餘里繪圖以進詔如其議役十萬人浚之決遂塞宣德中以錦衣衛帶俸都指揮同知致仕 明史本

明太宗永樂十年六月癸亥河南鄢陵臨漳二縣驟雨河水壞隄岸沒田禾事聞皇太子遣人撫視 辛未初河南陽武縣言河決中鹽隄二百二十餘丈漫流中牟祥符尉氏諸縣中鹽隄與原武縣大賓隄皆河流之衝屢塞屢決上遣工部主事蘭芳按視至是芳言二隄當河流之衝夏秋之交雨水泛漲往往決隄請以封開河岸捲土為埽樹樁捍禦之庶不至重為民害從之 九月戊申工部主事蘭芳言天下之水惟河為大故水患唯

河為甚今於中灤分導河流使由故道北入於海河南之民免於昏墊誠萬世之利然續河剝築堤岸埽座止用蒲繩泥草不能經久臣愚以為若用木編成大囤若欄圈然實之水中以椿木釘之如實以石却以橫木貫於椿表當築堤上則水可以殺堤可以固而河患可息如允臣所言乞令河南所司廣備軍民於農隙時採木春和修砌從之　十二月戊戌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慶等劾奏河南三司官坐視河決為患不奏事覺上命令躬督修治又轉委僚屬而不親行以致軍民勞弊無功上以下不卹民患又不奉君命其治之如法 明太宗實錄

按芳策與張信同用木囤則王廷世竹落遺法也廷世以此成功芳襲之而仍效允矣古人之成法不可不知也 芳策

明太宗永樂十一年三月己丑巡按河南御史李琳言軍夫修築河岸者今河水日長難於用力況東作正興請暫停止俟秋收水落用工皇太子從之　六月癸亥修朝州衛城以河水衝決故也　八月庚午河南遂平縣言河決隄岸漂沒民居四百二十餘所壞田稼六十頃有奇皇太子遣官撫視修築　十月戊寅修河南榮澤縣大賓河隄 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十二年八月辛亥黃河溢壞河南土城二百餘丈事聞命工部遣官修築　九月丁亥修河南武陟縣郭村等河土隄凡五百六丈　閏九月丁巳從陳州宛丘縣及通運所於沙河北岸初置於州城之北比年黃河淤塞故從之　甲子修河南開封府土城隄岸百六十餘丈 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十三年六月甲寅山西布政司言蒲州濱兩河水暴漲壞民田一千二百餘頃乞蠲其租　從之　北京河南山東直隸府州縣[illegible]州縣[illegible]一[illegible]命戶部遣官蠲免　九月丙申修開封府[illegible]決隄岸　十一月丙子山東館陶縣北京南樂縣民自陳今夏河水泛溢淹沒禾稼秋收不足以輸稅乞[illegible]從之 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十四年七月壬寅河南開封等府十四州縣淫雨黃河決沒岸沒民居田稼 明太宗實錄

是年河決開封經懷遠縣由渦河入於淮 [illegible]

明太宗永樂十六年七月乙丑大名府魏縣言河決隄岸命修築之　十月甲申行在工部言河南黃河溢決埽座四十餘丈命遣官修築 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二十年十月壬寅工部言河南開封府仁和門外土城隄舊距黃河五里餘河自邊村經祥符縣南入淮比河決而西蕩齧城隄雖屢修築旋復傾決宜浚故道以弭其患從之 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二十一年五月癸未戶部尚書郭資言河
南開封府睢州、杞縣、陽武、中牟、鄢陵、項城、太康、滎
澤、太康、西華、蘭陽、原武、封丘、通許、陳留、洧川、杞縣及南
陽府內鄉、衛輝府新鄉、獲嘉、汲、淇、輝縣并[illegible]陽府[illegible]州
去年夏秋淫雨黃河泛溢並傷田稼命遣人核視蠲其
租稅 明太宗實錄

[illegible]知青縣以河決禾稼盡沒[illegible]
永[illegible]死[illegible]人[illegible]路官民[illegible]
[illegible]

明太宗永樂二十二年九月庚辰[illegible]以河南黃河泛
溢太康[illegible]太康陽武原武諸縣多傷禾稼敕免

今年租糧馬草仍命都察院右都御史王彰都指揮同
知李信往彼撫軍民上諭彰曰卿往觀其日之所見
河南頻年下情壅不上達久矣凡有可以利安軍民者
悉具奏來各府州縣亦須用心存恤庶幾可以得民之
情 十月辛卯漳河水溢廣宗縣傷民田稼命有
司以聞命戶部遣人核[illegible] 十一月庚子敕[illegible]
司今永城縣奏去年七月黃河泛溢傷稼其被傷之處
去年稅糧馬草悉與蠲免[illegible]

[illegible]

明宣宗洪熙元年[illegible]河決[illegible]奏七月至七
月連雨[illegible]黃河[illegible]開封[illegible]陽武中牟
祥符蘭陽[illegible]原武[illegible]之
川河[illegible]之[illegible]田稼 十一月庚
戌[illegible]奏[illegible]

黃河三里今河水衝決切近城下恐致淹沒難於守禦
城東有地高爽寬平請徙城於彼上命行在工部遣官
覆視果當徙俟秋春用工 [illegible]
明宣宗宣德二年七月乙巳直隸[illegible]府[illegible]縣真定府
[illegible]陽縣奏河水衝決堤口及[illegible]黃[illegible]
田禾淹[illegible]上命行在工部遣人[illegible]水勢衝決[illegible]
[illegible]堤當增修[illegible]
定府[illegible]縣[illegible]
來連旬河水泛漲衝決堤岸而民禾[illegible]
明宣宗宣德三年六月甲寅徙置靈[illegible]城[illegible]
先是[illegible]總兵官寧陽侯陳懋奏河徙[illegible]

於城東命俟來春用工至是城成遂從之　閏四月庚
子復傳啟讓河南按察司僉事陞正品祿啟讓九年考
最河南民二百餘人言啟讓公直勤慎有守有為開封
城東河水為患啟讓躬率民築堤百五十餘丈捍禦田
得耕種民免流移又開歸德州[illegible]池口以泄河流民受
其利乞賜本官復任上命行在吏部[illegible]曰僉事可謂能
興利除患其民愛之宜從所欲令就任而加其秩　六
月庚寅上謂行在工部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開封府多是頑[illegible]
今[illegible][illegible]多為不泛溢之[illegible]傷田禾宜遣官督軍衛有司速
視堤有潰決即同修築其他應濬之處亦令增高培厚
庶不為患　九月丙子河南開封府之鄭州祥符陳留

行水金鑑卷一八　一四

榮陽滎澤鄢陵杞中牟洧川等十縣河水泛溢上命户
部遣人覆視免其租 明宣宗實錄

明宣宗宣德五年十月癸巳河南南陽府奏七月初旬
驟雨連日山水泛漲衝決河岸漂流人畜廬舍淹沒農
田粟穀豆皆已無收命行在户部優卹　乙未直隸廣
平府成安縣及大名府內黃縣奏六七月大雨連綿河
水漲溢淹沒官民田地苗稼無收上命行在户部蠲其
田税 明宣宗實錄

廸奏永樂癸卯與人為[illegible]州同知開孟清行勝一河
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河決東昌特遣公都水郎中往底河[illegible]
興功時尚書周公為侍郎巡撫南畿總餉於此開諸

賦為公協同都運節從之 [illegible]

明宣宗宣德七年六月乙卯巡撫侍郎于謙奏開封祥
符中牟尉氏扶溝太康通許陽武夏邑八縣去年七月
黃河泛溢衝決堤岸淹沒官民田[illegible]五千[illegible]百一十五頃
六十五畝請俟秋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八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六
千九百餘[illegible]乞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
明宣宗宣德八[illegible][illegible]八月癸丑大名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平府廣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水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明宣宗實錄
明宣宗宣德九年正月癸卯河南新鄉縣知縣[illegible]宣言
比年以河水漲衝決馬曲灣岸勢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縣至新
鄉水深底河環繞城垣城北又匯為潭其患應甚已築

行水金鑑卷一八　一五

隄百餘丈防之終莫能禦蓋修築馬曲灣隄岸不固所
致乞令懷慶府縣督工堅築俾水復[illegible]河則水患可息
上命行在工部遣人視其地勢及議計用工難易以時
興役 明宣宗實錄

明宣宗宣德十年七月戊戌[illegible]直隸河間淮安等府
各奏去歲天雨連綿河水泛溢所屬州縣田苗淹沒無
收上命行在户部遣官覆視除其租税 [illegible]

明英宗正統元年[illegible]決[illegible]月河南開封府奏[illegible]雨連綿河
隄衝決其傷害稼 [illegible]

鄭辰南京工部右侍郎正統元年命辰賑南畿河南
饑時河隄決即命辰伺便修塞或議自大名開渠引

詔大通衛河利灌輸夜言勞民不使事遂寢還兵部左侍郎 明史本傳

明英宗正統二年四月壬午巡撫河南山西行在兵部右侍郎于謙奏開封彰德衛輝懷慶等五府所屬州縣自去年閏六月以來天雨連綿河水衝決渰沒田土其被災地畝糧芻乞為除免從之 六月壬辰命行在都察院右副都御史[illegible]等賑濟[illegible]開封府[illegible]至[illegible]決[illegible]民居禾稼多[illegible]不[illegible]生[illegible]部侍郎鄭辰往[illegible]陛辭諭之曰民[illegible]等速往發廩濟之撫卹得宜毋令失所河隄衝決相機築塞毋興大役重困吾民 八月戊寅巡按河南監察御史薛希璉奏近因天雨連綿河水泛漲開封府所屬祥符等縣民居學舍田[illegible]多被渰沒上命行在戶部遣官覆視仍戒二司官善加撫諭其一應買辦并未納錢糧[illegible]等項悉暫停止 九月己酉河南開封府陽武原武榮澤[illegible]秋雨[illegible]決隄岸三十餘處乞[illegible]二萬[illegible]餘協力修築從之 十月己未[illegible]縣奏八月黃河[illegible]決民居畜禾稼皆被[illegible]命[illegible]部[illegible] 十一月乙巳河南左參議[illegible]春[illegible]傷麥五月[illegible]河溢田禾盡損民饑特甚乞將原定本布政司起運并兌軍糧米二十九萬八千五百石存留以補賑濟上從其言 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三年七月癸卯巡撫河南山西行在兵部右侍郎于謙奏開封府陽武縣黃河決懷慶府武陟縣沁河決直隸廣平順德二府[illegible]漳河決俱傷禾稼上命行在戶部遣官覆視謙又奏請修築沁河以便民耕種從之 八月乙[illegible]府[illegible]州河決田禾渰損山東[illegible]巡撫右侍郎曹[illegible]以聞語令[illegible]陰雨連綿河水泛漲渰沒禾苗上命行在戶部遣官覆視以聞 九月癸未山東濟寧州東平州直隸徐州屬縣各奏七月中驟雨河溢軍民廬舍俱被傾蕩田畝禾稼渰沒無遺上命行在戶部遣官覆視 明英宗實錄

卷第十八

河水

明英宗正統四年六月癸巳河南開封衛輝彰德三府各奏自五月至今淫雨河水漲溢民居禾稼上命行在户部遣官覆視以聞 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五年八月庚辰河南開封彰德諸府自五月至七月久雨河水漲事聞命行在户部遣官覆視是月順天保定河間真定廣平自六月淫雨連綿河水泛溢事聞命行在户部遣官覆之 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八年七月甲子久雨黃河沁水泛溢壞隄壩甚多詔遣官修築之 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九年閏七月戊寅直隸大名山東濟南河南開封衛輝懷慶各奏河溢 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十年九月辛巳陝西鄜州奏今夏大雨河水泛漲決本州城垣一隅敗官民廬舍欲先修理城垣而被患之餘工力不堪乞令命屬縣協助從之　庚子河決金龍口陽穀隄張家黑龍廟口上命山東二司亟修完之　十月辛亥河南睢州磁州祥符杞縣陽武原武封丘陳留安陽臨漳武安湯陰林縣涉縣皆以今夏久雨河決渰沒民田屋宇畜產乞蠲租稅撫少卿丁璿以聞上敕河南三司率夫往修之 明英宗實錄

正統十二年秋七月河決張秋沙灣入海又決滎澤入淮工部尚書石璞治之 續文獻通考

明英宗正統十三年六月壬申河南陳留縣奏今年五月間河水泛漲衝決金村堤及黑潭南岸已倩人夫修築將完復決北舊岸閻與口乞命留夫協力修築從之　秋七月寧夏久雨河決漢唐壩及黑山營及汝箕等口闕[illegible]都督知其[illegible]以聞上命[illegible]率工修完之　七月己卯河南久雨河自入柳樹口漫流山東曹州濮州范縣陽穀壽張等處傷民田廬無算事聞工部言水勢浩蕩涉歷各州縣城垣請令山東二司於附近不役人戶僉發工修築視其緩急而先後之察其窮乏而撫卹之上命工部右侍郎王永和往視其事

十二月丁丑工部右侍郎王永和修沙灣等隄未成以冬寒停工且奏河決自衛輝入柳樹口宜敕河南巡河及三司官修塞上敕責之曰入柳樹河決不由金龍口故道東流徐州呂梁以濟運河致妨漕運患及山東皆簡命爾往董其事冀在急除其患務究其謀躬詢其源以副朕意乃飾以天寒罷工且以築塞之工諉之與人不知朝廷所以委任爾之所以盡職何在且治水者必當先其源先治八柳樹口然後及沙灣則易成功苟治其本不塞其源朕知春冬水小暫能築塞夏秋水漲必仍決溢今正用工之時其令山東二司築沙灣爾即往河南督同三司等官躬措置八柳樹一流如何修塞令

龍口等處如何疏通務在河由故道不為民害仍先以
何等經畫方略及合用錢夫物料之數以聞或爾不能
經理宜添重臣亦可奏來(明英宗實錄) 是年河溢滎陽縣自開
封府城北經曹濮二州陽穀縣以入運河至兗州府沙
灣之東決大洪口諸水從之入海(明會典)
黃河經開封府北東行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縣
東南至項城矣正統十三年又決滎陽縣而東抵項
城遂達於太和由界溝耀子鋪等集東至界碑達和
西南達頴州之正陽鎮注於淮今呼為惠民河即宋時漕
河也上流由汴下達淮泗(太和縣志)
正統中河溢陽武城郭村落皆盡(日府西南記)

是年河徙開封西北滎澤縣孫家渡口入汴河至壽
州入淮七月河又決滎陽東過開封城西南經陳留
自亳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懷遠界入淮 按河決之
患二代已然漢文帝時河決酸棗漢武帝而後則決
於瓠子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東北入海至元成時
河始決東郡分流於博州後又決平原決勃海決信
都皆東北出青齊之境以注於海自東漢迄魏晉隋
唐以及宋初亦鮮河患迨宋仁宗至和間河始決大
名神宗熙寧始決於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
東匯於梁山濼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
北清河入於海黃河入淮自茲濫觴矣昔黃河在開

封城北四十里至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故道遂
淤至是又決滎陽過開封城之西南而城北之新河
又淤自是汴城在河北矣昔唐以前河自河淮自淮
各自入海宋中葉後河始合於淮以趨海矣此古今河
道遷徙不同之大略也前代河決不過壞民田廬而
已我朝河決則虞妨運而關係國計故治河視
前代為尤急(河南通志)
禹於晉竟八十載癸亥告成功河自碣石入於海
碣石山名在今永平府昌黎縣後一千六百七十六
年為周定王五年己未禹譜曰河徙水經注云河徙
故瀆亦不言所在唯漢地理志魏郡鄴縣下注云故

大河在東北入海故河入海之一變也鄴縣在今彰
德府臨彰縣西邊漢武帝元封二年壬申既塞宣房
後宣帝地節元年壬子前此四十一年間河復北決
於館陶分為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章武城在今
河間府鹽山縣西北此河入海又一變也宋史河渠
志神宗熙寧十年丁巳七月乙丑河大決於曹
村澶淵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於梁山張澤濼分
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北
清河濟水故道南清河即今泗水淮安府清河縣之
清口是此又一變矣洪武二十四年辛未河全入於
淮而故道遂淤雖永樂九年辛卯復疏入故道而上

統十三年戊辰終合并於淮爲河入海之又一變於
是天壤間所謂四瀆者僅有二瀆矣始氣運使然恐
亦非人力之所能爲矣（[illegible]）
正統十四年春三月工部右侍郎王永和奏治河事
宜先是沙灣之役永和以冬寒停工又以決自河
南故役共事上切責之至是以黑陽山西灣已通水
從秦通等言運河東岸置分水閘設三空泄水入
大清河諸於海八柳樹一帶未可用功灣閘宜時修
分水二空閘上流築可已後患從之（[illegible]）
河決山東河南諸郡故由北注漕河破其瀆益公受
分注治之後泄有方軍民受患者不可勝計比還某
以能專諸預處從竟償於國事云（陳循撰工部右侍郎贈尚書王永和神道碑 [illegible]）

（以上 [illegible]）
明英宗正統十四年五月辛卯上閱少保等河修理略
已成諭工部臣曰河道既通漕運今已務殷其令
省夫休役河南山東河道提督仍命各河道三司官
兵詳事工畢從（明英宗實錄）
明景帝景泰三年四月丙戌修河南原武縣舊城是年
河決縣治城垣學舍俱淪沒古岳時並存舊治十餘里
地頗高爽乃遷於其處從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王暹
奏請也　八月丁丑陝西大雨黃河泛決延安綏德等
處城垣都督王禎以聞命禎督工亟修完之　九月辛
卯敕諭太子太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文往河南京
地及山東以北直隸并沙灣水漲淹沒房屋禾稼遠近乏
食棲止無所或至流移及東昌府接連河南地方往因
黃河奔潰北流散漫衝決漕河堤岸阻滯官民運輸雖
嘗遣人修塞尚未有經久計此皆朕所晝夜存心不遑
安於寢食者也然以爾勞績素著之長才幹濟之才特
命往理其事凡所至處務有可以安輯流移拯濟生民
提督河道一切興利除害之事悉聽爾處置而便宜而
行有應奏請及與山東河南巡撫方面府州縣及公差
官員同議從長處置者亦聽行務在修舉之有益行
之無弊凡前數事爲之果有成效爾即具奏還京爾其

欽承朕命毋怠毋忽仍命文以太牢致祭於朔宗顯正
惠通靈顯廣濟河伯之神曰朕爲民牧神爲河伯皆上
天所命今河水爲患民不聊生伊誰之責朕不德所
致神亦豈能獨辭尚使河循故道民以爲利而不以爲
患然後各得其所而朕與神庶無愧焉遠以慰朕懸切（明 [illegible]）
（[illegible]）
明景帝景泰四年六月己丑巡撫河南右都御史王暹
言黃河舊從開封北轉流東南入淮不爲害自正統十
三年改流爲二一自新鄉八柳樹決由故道東經延津
封丘入沙灣一決滎澤漫流原武抵開封祥符扶溝通
許尉氏臨潁郾城陳州商水西華項城太康等處

以[illegible]數十萬[illegible]兩[illegible]縣[illegible]城西[illegible]
小隄內又築大隄[illegible]十餘里然沙土易壞[illegible]
決汴[illegible]入[illegible]復[illegible]決[illegible]
必又成[illegible]其[illegible]同[illegible]許[illegible]請[illegible]
[illegible]起倩軍夫協[illegible]大送用[illegible]後[illegible]從之[illegible]
尺[illegible]直[illegible]陽[illegible]安徐州河南開封衛輝南陽山東[illegible]
清[illegible]府各[illegible]自五月以來[illegible]大[illegible]
無[illegible]
[illegible]傷表[illegible]河南[illegible]入[illegible]
成[illegible]
泛[illegible]

之也民皆[illegible]居[illegible]不相[illegible]從[illegible]而
有司猶徵其[illegible]戶部[illegible]失[illegible]額[illegible]
[illegible]地徵稅[illegible]民[illegible]地之[illegible]
[illegible]免[illegible]加[illegible]從之　八月乙酉朔戶部[illegible]
[illegible]成奏[illegible]決[illegible]其[illegible]
[illegible]自[illegible]山[illegible]南自[illegible]界相[illegible]
五十餘里水皆[illegible]其中[illegible]今已六年[illegible]男欲
耕而無[illegible]之[illegible]織而無[illegible]所東[illegible]
待其[illegible]賑濟[illegible]患未[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不能[illegible]有司[illegible]塞以[illegible]水[illegible]
都近[illegible]以備賑濟從之[illegible]　是年命官[illegible]更仁

也埋入[illegible]以制水勢復於開封府金龍口[illegible]銅瓦廂等
處開[illegible]二十里引河水東北入運河[illegible]
[illegible]
明景帝景泰五年八月山東東昌兗州濟寧三府州大
雨黄河泛溢渰及禾稼[illegible]
明景帝景泰六年六月癸未河決河南開封府[illegible]隄
二十餘里[illegible]修築之　七年河南彰德[illegible]
明英宗天順元年二月癸酉工部奏河南[illegible]縣逼近
黄河舊有大隄四十餘里用護城垣近年雨水衝決
千百餘丈不即修築恐妨城垣請令河南[illegible]司於[illegible]
州縣量起夫修築從之　九月丙寅直隸揚州鳳陽淮

安[illegible]府[illegible]都留守司[illegible]等衛及直隸[illegible]等衛
各奏今年[illegible]月至五月[illegible]六月以來大雨連綿
[illegible]淹沒[illegible]命戶部覆視之　十月庚子河南
開封府屬武陟[illegible]縣各奏今年六月以來天雨連綿
黄河泛溢田禾俱被渰沒命戶部覆視之[illegible]
明英宗天順二年六月戊辰戶部奏河南開封府所屬
祥符等[illegible]縣天順二年雨多河溢淹沒民田千[illegible]三
十二頃無收應免秋糧米四萬九千八百零四石馬草
六萬二千七百一十四束從之[illegible]
明英宗天順四年八月甲辰順天府奏今夏先旱後
澇直隸真定廣平河間大名河南開封汝寧等府各奏

六月開封縣雨河堤衝決禾稼傷損事下戶部令所司覆
視以聞　癸酉河南都指揮使司奏本處城池逼臨黃
河雖有堤岸常爲衝決水至土城爲人害者數矣夫城
中所仗土城須高堅庶保無虞不然倘水溢爲害誰土
城可恃則王府三司衛府務局軍民屋廬悉爲魚鼈矣
乞敕有司備物料夫役臣等率軍餘於衝決隄防之後歷視
其堤岸虛薄者以漸修完從之明太宗實錄

明英宗天順五年七月丁巳巡按河南監察御史陳璧
同都布按三司奏自六月終霖雨黃河泛七月初四決
汴梁土城當晚築塞磚城五門以備至初六日磚城北
門亦決城中地低之處水入深丈餘官舍民居淹沒過
半公帑私積蕩然一空周府宮眷并臣等各乘舟筏避
於城外高處連名都近川郡官多乘舟筏赴救郊
民死者已不可勝紀許州襄城縣亦奏大水城門淹
沒官民廬舍死者甚衆上命工部右侍郎薛遠往視之
仍賜遠敕諭之曰黃河為患小卿往多方設
法消除水患築塞河堤務令堅完仍巡視下流河道疏
濬以洩城中積水尤宜撫綏被災之家有缺食者大開
近官倉出粟給之或勸諭富家賑貸被災田畝蠲其租
稅官舍民居以次修理須水患止息事妥民安而後回
京　九月壬子巡按河南監察御史奏開封南陽河南
懷慶衛輝汝寧彰德七府直隸河南睢陽二衛六月以

來驟雨彌旬河水泛溢渰流民居渰沒穀豆桑棗籽粒
無徵上命戶部覆實以聞　十一月辛丑河南都司指
揮使聶忠按察司副使張諫下錦衣衛獄初河溢入城
按察司劾忠貴放築城工不堅致水入城忠亦奏惡
諫疑所劾皆出諫上
命錦衣衛官往究之[illegible]諫坐
杖俱復還職

天順八年[illegible]決開封府城北門入淹沒宮
廬民屋命工部侍郎薛遠築之

增闢封城周迴二十里外隄以捍當衆時近於城
者然下流皆水而黃河久決城之東北以故水不至
[illegible]
今決[illegible]入海其後復東北入淮如故築堤
護城其來蓋已久矣夫土堤易壞而流雜泥沙
又易淤澱以故水勢高於地隄防特存故築下也天順
五年秋七月四日客水暴至[illegible]防土城衆決越
六日風激浪擁突北門以入下地水深丈餘至府及
官舍倉廒廬井市肆無慮數萬區悉淹沒[illegible]
結筏者僅以身免而老弱待斃[illegible]命工
部右侍郎瓊臺薛君遠往拯治之乃命督夫下樁
捲埽作截水堤一百四十餘丈決口絕流

而水趨故道蓋有事於先年九月十一日而以今年

二月二十六日報工

是年河自武陟從入原武而徐州之役亦賴以成

遂絕

明英宗天順六年十二月戊辰内閣臣言河南乃中原重地近年以來水旱相仍軍民飢窘況黃河泛溢衝闕城隄淹沒人民至今水患未息宜用人設法修理今副都御史賈銓巡撫山東事情已完宜令其兼治河南上

從之

明英宗天順七年二月庚辰河南布政司照磨金景輝考滿至京奏言河南初在封丘後徙原武馬頭去城北

二十里復分二支一自沙門注運河一自金龍口達徐呂二洪入淮正統戊辰決滎澤轉趨城南并流入淮舊河支河俱湮漕河因而淺澀景泰癸酉因水患城命築隄四十餘里勞費過甚而水發漲復潰今尚未塞決城壕為人害也至天順辛巳水暴至土城既決磚城隨隳公私廬舍盡沒男婦死者不可勝紀數十年富民資畜蕩失無遺七郡財力所築之隄俱委為無用之地矣皇上閔視元元遣工部右侍郎薛遠往治昭雪復而人心尚爾疑懼臣惟黃河四瀆之宗天下之大莫大者也今不循故道而併流入淮是為妄行為今之計在疏導之以分殺其勢若止委之一淮仍行隄防之策臣

恐開封終為魚鼈之區矣不如擇其老成識見之事者不任決不知其所長久可行之道雖勞費有所足計不愈於累年修築之勞費哉或謂濬河不如遷城此尤其妄者城為民設人若不但民居未已城何為哉又況所費不貲豈易為哉臣愚則謂欲准疏濬之是計也伏乞皇上不鄙芻蕘用臣愚疏當下工部移文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賈銓令所在……以今……開濬寬深俾水流通以殺湍悍之勢……決之處請求古法酌為時宜而興之……以十……路為經久之計令用軍夫人等……以習民力習知勞而弗怨費而弗傷……以其言頒令

時議請……其……河南……議何如……而……之仍命右副都御史賈銓總督乃責其成而從之

明憲宗成化二年閏二月丙戌改築寧夏……西寨城於高阜地以舊城為河水衝決故也

明憲宗成化四年十一月辛未行人……原籍山西石州城下有河一道流入黃河通者河路崩塌約長三十餘丈遇天雨水溢崩塌之處宜倩於昔請疏通舊河以固城垣事下工部請命三司勘實隨處從之

明憲宗成化六年四月己巳巡撫寧夏右副都御史張

資言寧夏屯守之資全賴黃河水利前人創立漢唐二渠引黃河之水分為二渠以溉其地吏民因遂專人掌之先以邊警屢築墻墩閉塞渠壩城堡未立累次搶掠欲得如例修築且請易二墻之木以石環以閘填底使屯守事下工部以為須修復實乃報從之　五月辛卯巡視河南戶部左侍郎原傑奏黃河自古為河南患蓋以水勢瀰漫遷徙不常彼陷則此淤軍民遂逐門墾避灘之地以給日食以供租稅蓋以此而補彼也今何為許之徒令其王府官校扶指為圍場屯地以獻選賞其行之雖便標撥界至占攻耕種者不從各與詞委官勘每於八月民不聊生自今有犯者不問軍民舍餘俱終身遣戍附近衛所其王府官亦不許陰結交獻致興詞訟違者一體以法門處治奏議所民無榷擾矣又彰德懷慶河南南陽汝寧五府山多水漫衛輝一府沙鹼過半軍民稅糧之外僅可養生開封一府地雖平曠然河決無時洪武間蒙太祖高皇帝恩例除常稅外荒地許民耕種永不起科景泰間乃創起科例致令姦民互相告訐徵斂日重百姓傾家暗納請如舊例凡軍民佔告訐不起科者不聽則可免民累之患矣戶部覆奏從之

[illegible]

明憲宗成化十二年四月乙未陝西渭陽朝邑及余縣荊州水漲河決漂沒人畜無算 明憲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十三年四月乙卯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李衍奏今歲首黃河水溢淹沒民居瀰漫田野不得佈種乞將王府祿米改派及賑卹被災軍民上命戶部知之　五月癸酉以黃河水災免河南睢州夏稅小麥秋糧絲草睢陽衛屯糧籽粒 明憲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十四年七月丙戌十三道御史以異災上言南北直隸山東河南等處五月以後霖雨連綿河水泛溢平陸成川禾稼淹沒人畜漂流死者不可勝計事下戶部覆奏上從官張濟　八月壬寅巡按直隸御史范珠奏江北河水高溢淮徐尤甚夏麥一空秋禾失望疏入下所司知之　九月癸亥黃河水溢衝決開封府護城堤五十丈居民被災者五百餘家　十一月癸亥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李衍等奏河南地方累有河患皆由下流壅塞以致衝決散漫淹沒民居今宜自開封西南陽新城下舊洪家漫舊河口七里疏浚壅塞以洩杏花營上流水勢又自入角河口直抵南頓分道散漫以免汴梁陵陵諸縣睢陳歸德諸州淹沒其衝決堤口則俟水落之日興工修築工部覆奏上從命衍等斟酌行之 明憲宗實錄

是年春黃河決祥符縣杏花營　秋七月河決延津西栗村泛溢七十餘里又明年徙之縣南 河南通志

河自延津縣南徙入封丘而延津遂無河矣 延津縣志

明憲宗成化十五年正月戊寅遷河南滎澤縣治於北丁鋪以避黃河水患也（明憲宗實錄）

成化十七年河決河南命起復公以工部侍郎往塞之至則集丁夫分工授任決口遂塞（[illegible]）

明憲宗成化十八年五月丁巳河南開封府州縣黃河水溢淹沒禾稼（明憲宗實錄）

是年六月河南諸水皆溢（河南通志）

楊理巡撫河南值黃河大決汴城幾墊有議遷改者民心洶懼公以遷城重事乃增築汴堤爲厚護於河水[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人成化丙戌進士知歸德州州當黃河衝隨塞隨決至相度源流地形高下乃於城外五里許築長堤捍水樹以榆柳又開白茆等河河水由之入淮睢民始免墊溺入爲右軍都督府經歷河南古今攷（[illegible]）

卷第十九

行水金鑑卷第二十

河水

明孝宗弘治二年四月癸丑河南鎮巡等官奏修築黃河決隄財用浩繁欲將今歲起運各邊糧存留三分之一戶部覆議邊儲見缺難準存留惟于分數可隨宜量減舊例河南糧大同宣府米每石徵折色銀一兩輸真保定者石徵五錢六七錢今請各減一錢於內可得銀六萬餘兩并[illegible]一十七萬餘兩給之[illegible]

[illegible]月庚申河南守臣奏開封黃沙岡蘇村野場至秦家道口等處黃河衝決[illegible]六處又決埽頭五處入沁河所經郡縣多被害而開封尤甚

上曰黃河衝決民居蕩析朕深憫念其即行工部督所司役五萬人修築務使河復故道不爲民害以副朝廷救災卹患之意　六月庚寅戶科都給事中張九功言以黃河爲患言防水之策一欲徙戶民以避水患一欲多穿渠以分殺水勢一謂修築堤岸勞費終難成功事下工部議謂河南自古都會之地今王府城池司府衛大小衙門軍民居址久在規制已定若乃一旦遷移未易輕議況安土重遷人心所繫亦難遽度宜仍行鎮巡等官詳議其利害以聞從之　九月庚辰改南京兵部侍郎白昂爲戶部左侍郎修治河道賜之勑曰近聞河南黃河泛溢自金龍等口分爲二股流經北直

隸山東地方入於張秋運河所過閘座間有淤淺隄岸
多被衝塌若不趁時預先整理明年夏秋大水必至潰
決旁出有妨漕運所繫匪輕今以爾曾經督工程績效
著聞特改前職馳驛會同山東河南北直隸巡撫都御
史督同三處分巡分守并知府等官自上源決口至於
運河一帶經行地方逐一踏看明白從長計議修築疏
浚應改圖者從便改圖各該地方量起軍民人夫乘時
興工務要堅在有益各為經久不可虛應故事仍須禁
約所司毋得指此妄加科擾擾地方凡有工事大小皆
須與部屬儀毋令下人通賄致誤者輕罰斷須重加
懲治重則送各該法司衙門問理爾為朝廷重臣受茲

行水金鑑卷二十一

委託尤須晝夜用心躬親勤勞撫恤衆夫相機行事務
使軍民不擾工程易集斯為爾能事完之日爾即回京
仍將修過緣由并用過工料數目造冊奏繳以憑查考
故敕　十一月庚辰巡按監察御史陳瓚等奏臣等竊
汴城以避河患上疏古黃河之水自古為患所以御防
之者亦惟修築隄岸耳今年上流衝決分為數派徐州
修塞豈無善策固不必多穿濟渠分殺水勢亦不至輒
議遷城搖動人心況當饑饉之餘公私匱乏百用財力
於何仰給上命所司知之遷城之議遂不果行 明孝宗實錄 是
年復決金龍口東北至張秋鎮入運河而江北口并陳
留通許二縣俱淤淺命官治之 明會典

是年塞三流之北又新開榆木集口經虞城碭山四
口衝出蕭縣出小浮橋五月河決汴城入淮復決黃
陵岡入海 續文獻通考
是年河決原武及封丘荊隆口下曹濮沖張秋又沖
中牟尉氏祥符封丘城命侍郎白昂役丁夫二十五萬塞
之 續文獻通考
是年河決支流為三其一決封丘金龍口漫於祥符
長垣下曹濮衝張秋長隄其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汜溢
於蘭陽儀封考城歸德以至於宿漫漶四出不由故
道禾盡沒民溺死者衆議者奏遷河南藩臬以避其
害左布政司徐恪力言不可乃止命白昂往治之昂

行水金鑑卷二十一

舉南京兵部郎中婁性協治乃築陽武長隄以防張
秋引中牟之決以入淮度宿州古睢河以達泗自小
河西抵歸德飲馬池中經符離橋而南皆浚而深廣
之又疏月河十餘以殺其勢塞決口三十六由河入
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於海水患稍息昂又
以河南入淮非正道恐不能容乃復自魚臺歷德州
至吳橋修古河隄又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
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河口各作石堰
相水盈縮以時啓閉蓋東北分治而東南注焉 大明[illegible]
[illegible]
是年河徙汴城溢流自金龍口黃陵岡東經曹濮衝

是秋進河命工部尚書白昂治之役夫二十五萬築
塞金龍口於滎澤陽橋導河由穎頭至壽州達於淮
又築堤捍於徐兗濟寧之間以殺河勢[illegible]
李東陽曰河之為患自古有之其以後為決無常治
法亦異有塞有浚有築而疏之[illegible]決隄
為張秋都憲徐公有貞治之[illegible]人能塞
[illegible]顧閘之耶使者[illegible]出[illegible]一[illegible]者各一
[illegible]之[illegible]公[illegible]之
[illegible]於是[illegible]也公[illegible]之決[illegible]以[illegible]而河南復
[illegible]其塞[illegible]之[illegible]久矣[illegible]公[illegible]於[illegible]信哉
[illegible]又[illegible]河故兩省之民咸[illegible]之[illegible]之故

[illegible]
[illegible]二年[illegible]月辛巳戶部左侍郎白昂奏
數[illegible]河南秋汛河由淮河以度水勢至於河南中牟等
[illegible]上源決口水入南岸者十之[illegible]入北岸者十之
[illegible]決者自中牟[illegible]等處至於祥符縣界[illegible]為二
支一經[illegible]氏等縣合[illegible]水下拿山入於淮一經[illegible]
[illegible]入渦河下荊山入於淮又一支[illegible]歸德州通鳳[illegible]之
[illegible]合潁河入於淮北決者自原武經陽武祥符封
[illegible]儀封考城[illegible]其一支決入金龍等口[illegible]
曹州[illegible]等處衝入張秋運河去冬水消沙積決口已淤因
[illegible]為一大支由祥符之翟家口合沁河出丁家[illegible]口等

處俱下徐州此河流南北分行之大勢也臣以為合潁
渦二水而入於淮者其間各有灘磧水脈頗微宜疏浚
以殺河勢合沁水而入於徐者則以河道淺隘不能容
受方有漂沒之虞況上流金龍等口雖辛[illegible]久[illegible]後
決宜於北流所經七[illegible]縣[illegible]築隄岸以衛張秋[illegible]與河南
巡撫等官議行之[illegible]山東河南北直隸
河道兩[illegible]徐淮[illegible]所經要地擬議未及其事
尚[illegible]下[illegible]部[illegible]會同巡撫等詳議修
[illegible]事[illegible]一[illegible]己丑遣祭大河之神以戶部
[illegible]道故也 十二月庚戌總督漕
運都御史[illegible]徐州[illegible]黃河舊行兩北上通沁水

下[illegible]決為患守臣蘇[illegible]以[illegible]石錐
以[illegible]日是水不為患近年黃河復決[illegible]城北其勢
河通[illegible]民居舍及城郭[illegible]可[illegible]臣會巡撫管河
[illegible]官議疏濬但上流地屬河南請敕工部移文河南巡
撫都御史錢鉞等協同勘度併工修濬務為經久之計
從之[illegible]
公始至河南相度水勢廣求役趨張秋發卒數萬自
陽武封丘祥符蘭陽儀封數縣築長隄[illegible]
自中牟決口至[illegible]頭[illegible]
修[illegible]隄令高廣如一上樹萬柳[illegible]
古睢河入運道以分徐州之勢[illegible]等口

以殺汴徐之勢[illegible]

明孝宗弘治四年十月戊午黃河溢命有司量賑開封懷慶二府及歸德州武陟陽二縣被災之家明孝宗實錄

是年河決蘭陽[illegible]

[illegible]

攷此之入海自鳴犢河而下乘汴寺而入淮至是又由汴入河之大遷也

明孝宗弘治五年八月庚戌命工部左侍郎陳政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理河南等處河道時以河流黃河流經河南山東南北直隸平陸之地遷徙不常爲患久矣頃者顧若盡皆衝決開封東南入淮今故道又衝新從而北與沁水合其勢益奔放河南蘭陽考城山東曹縣鄆城等處俱被渰沒並逼張秋運道濟水亦難保無虞廷臣屢請修濬且言事連四省不相統攝須得大臣總理庶克濟事今特命爾帶同本部員外郎陶嵩署員外郎事張誠前去同各該巡撫巡按督同布按二司及直隸府衛掌印并管河官員自河南上流及山東直隸一帶直抵運河躬親踏勘計議何處應疏濬以殺其勢何處應修築以防其決會計椿木等料若干量派各該軍衛有司措辦然後相度事勢緩急工程大小起倩附近軍民相兼在官人夫赴時用工務使民患消弭運道通行不可虛應故事然此係國家大計凡事有相關及敕內該載不盡者聽爾計議停當便宜而行文武官職敢有怠慢誤事者輕則量情責罰重則文職五品以下徑自逮問四品以上并方面軍職參奏爾受茲重託尤當晝夜籌畫勉圖成功仍撫䘏丁人使皆樂於趨事則工易完而人不怨斯無負委任其勉之故敕 十一月庚辰山東按察司副使沈鍾言臣[illegible]所屬學校自濟南至兗州等處鄆野等縣[illegible]民扶老攜幼呻吟道路蓋由今歲山東天久不雨曹濮一帶黃河衝決朝廷遣工部侍郎陳政治理河決役夫數萬修築堤防臣[illegible]人[illegible]不勝而民情亦不可不念今天氣漸寒夫役止月給米三斗其衣裳單薄將必有受凍而死者欲乞暫停工役俟來春二三月後即并督成之庶民不深怨而事亦易集工部覆議請仍行侍郎陳政酌量處置從之明孝宗實錄

是年復決金龍口潰黃陵岡再犯張秋侍郎陳政督夫九萬治之弗績河防一覽卒

是年七月河決張秋續文獻通考

時河溢汴梁之東蘭陽郾城諸縣皆被其患復決楊家金龍等口東注潰黃陵岡下張秋堤入漕河與汶水合而北行張秋隄乃潰政往政尋卒明紀事本末

明孝宗弘治六年二月丁巳擢浙江布政司左布政使劉大夏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修治決河先是河決張

秋戴家廟道工部左侍郎陳政總領疏浚修築之政歷山東河南會守臣行視水勢疏言河之故道有二一在滎澤縣之孫家渡口經中牟縣朱仙鎮直抵陳州一在歸德州之飲馬池與鳳陽府亳州地相連屬皆俱入淮今已淤塞因致上流衝激勢盡北趨自祥符縣地名孫家口楊家口車船口黃陵岡地名銅瓦箱決爲數道俱入運河以致張秋一帶勢甚危急自堂邑至濟寧隄岸多崩圮而戴家廟減水閘淺隘不能洩水亦有衝決今欲浚舊河以殺上流之勢塞決河以防下流之患修築隄岸增廣閘座已集河南丁夫八萬人山東丁夫五萬人鳳陽大名二府丁夫二萬人隨地興功分官督役矣

上未幾政卒官同兩京科道交請仍遣大臣總其事上命會薦才識可用者三四人務在得人不限內外於是吏部尚書王恕等薦工部右侍郎徐恪南京工部右侍郎侯瓚四川布政司左布政使何鑑及大夏皆可用上曰今日治河不但恐其爲民害抑恐有妨運道致誤國計所繫尤非輕必得通古今識地勢有巧思者久任之而後可汝等與此四人孰可以允當是任於中宜定擬一人或再推可用者以聞僉謂大夏才識最優可當是任而大理寺右少卿馬中錫南京通政使司左通政鄭紀亦次之請簡命一人以往遂以命大夏賜之敕曰朕聞黃河自宋元以來與淮水合流由南清河口入海所經

河南山東南北直隸之境遷徙不常屢爲民患近年汴城東南舊道淤淺河流北徙合於沁水勢益奔放河南之蘭陽考城山東之曹縣鄆城等處俱被淹沒逼近張秋有妨運道先命工部侍郎陳政會同各該巡撫等官設法修理今幾半年未及興工而政物故有司以聞朕念古人治河只是除民之害今日治河乃是恐妨運道致誤國計其所關係蓋非細故爾時政所行多有非宜故命有司會舉僉以爾大夏名聞茲特陞爾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往理其事凡坐役夫須查照政等行事務酌量其當否當者繼續之否者改正之會同各該巡撫按者布按三司及南直隸府州掌印官并管河官自河南上流及山東兩直隸河患所在之處逐一躬親踏勘從長計議何處應疏濬以殺其勢何處應修築以防其決及會計椿木等料有無而設法分派軍民夫役多寡趁時起集必須相度地勢詢訪人言務出萬全毋貽後患然事有緩急而施行之際必以當急爲先今已春暮運艘將至敕爾即移文總督漕運巡河管河等官約會自濟寧循會通河一帶至於臨清相視見今河水漫散其於運河有無妨礙今年漕船往來有無阻滯多方設法必使糧運通行不至過期以失歲額糧運既通方可逆流尋源按視地勢商度下手以施疏塞之方以爲經久之計必須役不再舉河流循軌國計不虧斯

關之能此係國家大事凡敕內該載不盡事理爾有所
見或人言可采聽爾便宜而行一應文武職官敢有怠
慢誤事者輕則量情責罰重則文職五品以下徑自拏
問刑衙門問理四品以上並方面軍職參奏區處朝廷
重託尤當晝夜籌畫勉圖成功不許苟且塞責勞民力
於無用靡財用於不貲以致生他變仍須撫卹下人使
皆樂於趨事則功易就人亦不致負於委任爾其
慎之故諭 [illegible]一月[illegible]都察御史[illegible]
河之爲患[illegible]則其患在河南之決而[illegible]害
在山東漢[illegible]東復決[illegible]來決皆[illegible]決[illegible]
元既決汴梁復決曹州[illegible]宋都[illegible]中或都大梁河決

之患不足害漕數郡而已今京師在北專藉會通一
河漕東南之粟以供軍國之需若決而北則會通之患
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臣嘗因巡歷所至博采輿論得治
河之策大要有四一曰疏濬夫長河西來一瀉千里非
殺其勢而利導之其衝突有不可禦者昔禁[illegible]之東乃
河之西歛馬白露等河皆黃河由渦入淮之故道其後
南流日久或河口以淤高而不洩或河身以淤淺而難
容水勢無所分殺遂泛溢北決今惟宜濬上流東南之
故道相度地勢可疏者疏之可濬者濬之凡[illegible]水勢
之處無不加疏濬之功則正流歸道餘波就[illegible]下流無
奔潰之害北岸無衝決之患矣二曰扼塞夫[illegible]殺水勢

於東南又須作隄岸於西北今黃陵岡等處舊之堤缺
岸可因舊隄補築水不奔潰宜廣起丁夫多收樁草相下
流東北之形勢去水遠近可補者補之可築者築之排
障百川悉歸東南由淮以入於海則張秋等處無患而
漕河可行矣三曰用人竊見河南按察司僉事張鼐廉
幹老成深知河道今治河之役[illegible]之任東[illegible]
視修宜疏濬疏築[illegible]可[illegible]以久任通
判[illegible]都御史[illegible]河[illegible]事[illegible]入[illegible]
命[illegible]各[illegible]事[illegible]以[illegible]行[illegible]東[illegible]
乃公[illegible]分[illegible]治事凡所建白一一準行久任
專任之[illegible]四體[illegible]功[illegible]上

命戶[illegible]以[illegible]工部覆奏謂所言可用請移文巡撫
并治河等官各司其事吏部覆請陞張鼐為布政司參
議專管修河俱從之 明孝宗實錄
是年總理河道劉大夏疏略議得河南山東兩直隸
地方西南高阜東北低下黃河大勢日漸東注究其
下流俱妨運道雖該上源分殺亦是勢力浩大較之
請[illegible]數十餘倍縱有隄防豈能容受若不早圖恐難
善後其河南所決孫家口楊家口等處勢已奔衝欲皆
無築塞之理欲於下流修治緣水勢已逼[illegible]為力
惟看得山東河南與直隸大名府交界地方黃陵岡
南北古隄十存七八貫串舊河尚可泄水必修整前

項隄防築塞東注河口盡將河流疏道南去使下徐沛由淮入海所經州縣禦患隄防俱令隨處整理庶幾漕河可保無虞民患亦皆有備仍於張秋鎮南北各造滾水石壩一條俱長二四十丈中砌石隄一條擬長十四五里雖有小費可圖經久若黃陵岡等處隄防要任得人可以長遠 [illegible] 河道 [illegible] 落之 [illegible] 北 [illegible] 大為便利 [illegible]

是年又決張秋東隄奪汶水以入海是時 [illegible]

不可復宜復治海運而朝議弗是也命都御史劉大夏督治之時河流湍悍決口闊九十餘丈大夏行視之曰是下流未可治治上流先導之南行且築長隄以防大名山東之患俟河穎循軌而後決可塞也於是發丁夫數萬濬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出徐以殺水濬孫家渡開新河七十餘里導使南行由中牟至穎以入淮又濬四府營淤河由陳留至歸德析為二一由符離出宿遷 [illegible] 由亳渦會於淮 [illegible] 兩岸東西築臺立表貫索聯巨艦穴而窒之實以土至決口去窒沈艦壓以大埽合且復決復築連晝夜不息決既塞繚以石隄隱如長虹又起河南

胙城經胙長垣東明曹單諸縣下盡徐州作長隄亘三百六十里即今太行隄也而漕道復通役歷三時用軍民夫十二萬餘人鐵一萬九千斤有奇竹木薪芻不可勝計 [illegible]

明孝宗弘治七年五月甲辰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往同都御史劉大夏治張秋 [illegible] 敕曰朕惟天下之大 [illegible] 計漕河為重即今河決張秋有妨運道先命都御史劉大夏往治之未見成功 [illegible] 特命爾等 [illegible] 理 [illegible] 大夏相與講究次第舉行仍會各該 [illegible] 上流及山東 [illegible] 河患 [illegible] 一勞親督勸使 [illegible] 計議何處 [illegible] 以殺其勢何處宜修補以防其決何處宜 [illegible] 以制其橫潰何處應深浚以收其 [illegible] 多寡之宜使水力分散以瀉其大勢或疏塞並舉使趨河入淮以復其故道雖然事有緩急而施行之際必以當急為先今河既中決運渠乾淺京儲不繼事莫急於爾等必須多方設法使糧運通行不致過期以虧歲額斯爲之能然此乃國家大事成敗所係載不盡事理爾等有所見聞聽爾便宜而行其一應合用竹木麻鐵等料應 [illegible] 軍民夫匠人力如 [illegible] 料派 [illegible] 集不敷 [illegible] 加參不可輕信人言 [illegible] 河軍民方困飢疫不幸值此大役甚不聊生萬一功有不成物為

徒費或生他變悔之何及各該司府州衛等衙門委任集辦并借用順帶夫料等項不許推調稽遲誤事有應奏聞者奏來處置其見用官屬非不勝任者不必改委所委文武職官敢有誤事作弊者輕則聽爾量情責罰重則文職五品以下俱送問刑衙門問理四品以上并方面軍職參奏究治爾等受茲重任必思與以集已勤以建功廣詢博訪事不必專於一己凡事計慮必出於萬全仍嚴戒下人使不敢害事作弊以虐人指賄受借物用使不致假公營私以浪費財貝所用軍夫尤宜用心撫卹必使得適所不至失所知此則役不徒興而大功可成民不困則尊民力於無用之地貴於

□□□之所各宜謹體爾等其欽承朕命毋怠毋忽　丁巳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奏今茲修築河防固以捍患為急尤以卹民為先必須處置財力之所從出乃可濟事若全藉一方民力實有不能堪者乞敕該部議處其宜工部覆奏謂先是會官奏準已將本部原分抽分銀二百萬兩運送都御史劉大夏為修河之用已河南山東在官錢糧除送運外其存留者悉聽取用如尚不足請以浙江蕪湖二抽分廠之銀半濟之其山東河南京班人匠亦聽存留應役修理閘座石壩隄岸所用瓶石請以糧船民船帶運城磚量留備用文武職官人等有智識過人可備咨詢辦理者悉聽徑自廷訪取用惟假

此以希進者不許參與從之　九月壬子禮科給事中孫儒奏黄河自國初以來雖遷徙不常然其勢北高南下至成化間始南高而北下以今昭之患今欲治之莫若先自丁家道口當其東岸廢二支河以殺狂瀾使原河順流三四分以殺水勢開挑離隔使其勢北高南下沿張秋而上以笮河之於其處處樹木植簡下石箔土以攔上流又於明年春水淺漲後[illegible]先於張秋造西岸堤之處就高築隄以備漲水然後於其決口如先年所有之故事修築隄岸修砌石岸為便工部覆奏請　治河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都御史劉大夏斟酌施行從之

卷第二十

[illegible]

河水

明孝宗弘治七年十月甲戌山東按察司副使楊茂元奏張秋之役官多而責任不專恐誤其事日費百金臣聞各官初祭河神天氣陰晦帛不能焚久之似焚又焚之處宛然人面耳目口鼻皆具舊日盛旦衆口騰疑神示此怪豈偶然哉乞取太監李興總兵陳銳回京專任都御史劉大夏以責其成功若太監總兵官不可取回亦乞將帶來官作人等盡行取回量留一二名以備役

使又言黃河之水必當濬其上流使復故道則漕運可通今欲作滾水壩徒費工力又言河南之民不欲黃河入境但見山東委官往彼增築費魯堤即謀欲殺之此非細故乞令河南巡撫等官嚴加禁約事下工部議謂治水恤民隱係朝廷重事茂元所言取回差官人匠乞為裁處其欲止滾水壩請行興等會議處置河南之民阻築河隄亦請行巡撫等官禁約上令會官議處以聞於是會多官廷議以為自興等至張秋之後始與大夏相地勢水勢所宜即決口西南開越河一道致糧運可以通濟且今霜降水落正係修築之時而欲引官軍民夫數多亦正可併工修築請仍令與銳大夏同心協力務底成功仍惜財卹民減省冗費嚴禁所部人匠不許生事害人其工役人等加意撫卹毋致失所河南之民該管有司不行禁止者一體治以重罪從之　十二月甲戌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都御史劉大夏以築塞張秋決口功成奏聞上遣行人齎羊酒往勞之以黃陵岡工程未可即已命工部集議以聞於是議謂張秋決口雖已塞完但今天寒土凍恐來春凍土融化或西水之溢復有後患其黃陵岡在張秋上流亦宜築塞但水勢湍激施築隨決恐非一時所能成功請仍留興等二人來春量起丁夫再拾築張秋決口及新舊河岸務令堅厚以圖永久其東昌臨清德州一帶河道亦須逐一

經理復講究黃陵岡事宜可疏可築相機而行必求允當而後已俟事畢興銳具奏先回大夏仍會同各巡撫等官用心修理如曹縣河孫家渡口四府營并馬雄家口等處亦宜再加疏築使運道疏通以為經久之計議上有旨命安平鎮等處河道及南旺湖水利仍令興銳大夏設法疏築修濬功完具奏待報回京 明孝宗實錄

初河南諸口之塞惟黃陵岡屢合而屢決為最難故既塞之後特築隄二重以護之其高各七丈厚半之又築長隄荆隆口之東西各計二百餘里黃陵岡之東西各二百餘里直抵徐州俾河恒南行故道而下流張秋可無潰決之患矣是役也以弘治七年十月

而畢以八年二月會張秋以南至徐州工程俱畢 明史

劉公舉為河南副使適河決張秋東山劉公徵公問計
公曰河即未可治須下流分殺其勢乃築堤防以殺
可塞東山如其言事果濟上嘉其能陞俸一級 同上
同上

李善為河南僉事時河決張秋劉公與平江伯陳銳承
求能理其事者薦泉以公薦公為相度水勢開修賈
魯河四十八里設河道以築塞黃陵岡決口百十餘
丈發水東岸功垂成復決公催以身免乃更伏數月
功乃成陞俸一級 [illegible]

行水金鑑 卷二十一

劉大夏字時雍華容人弘治六年河決張秋以命大夏
以右副都御史往治河自上流孫家渡疏其瀉七十
里導之由四府營之東三十里築長堤以分大名山東
水勢而別河張秋之南至濟寧以通運設五閘而河
就馴功大而費小適於徐有自其璽書褒之召入為
戶部左侍郎歷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卒贈太保謚忠
宣 見名臣備考

劉忠宣弘治之役始惟治張秋久而弗績[illegible]
孫家渡及李河下流由[illegible]口出徐州[illegible]
決而張秋之口自塞可以為法矣 [illegible]
先是大夏既受命循河上下千餘里相度地勢乃集

山東河南二省守臣議之上言河流湍悍張秋乃下
流襟喉未可輒治於上流分道南行復築長堤以
禦橫波且防大名山東之患俟其循軌而後決河可
塞也疏上報可工方興而張秋東隄復決九十餘丈
奪運河水盡東流由東阿舊鹽河以入於海決口闊
至九十餘丈[illegible]復之漕運遂
阻陸輓艱勢無虞乃復命銳等協治之由南遶漲勢
御史徐恪上言乃按地勢黃河舊在汴城北四十里
東經歸德城下東入徐州[illegible]二十四年決原武黑洋
山東經汴城北五里又南至項城入淮而故道遂淤
正統十三年決於張秋之沙灣東流入海又決滎澤

行水金鑑 卷一 四

縣東經陳州項城[illegible]自亳入淮景泰七年始塞沙灣
之決而張秋運道復完以後河勢南趨而汴城之新
河又淤弘治二年以來漸徙而北又決金龍口諸處
直趨張秋猶與會通河長奔入海[illegible]南之新河又
淤百餘年間遷徙數四千里之內[illegible]漫者上
煩聖衷特命都御史劉大夏[illegible]理而伏堵[illegible]功力
未竟議者以黃陵岡之決口不合張秋之護堤復壞
說謂河不可治[illegible]海運之說者得毋以噎而廢
食哉夫黃陵岡口不可塞者非終不可塞也特以於
築堤防之功多疏濬分殺之功少故湍悍之勢不可
遏回今自滎澤縣孫家渡口舊河東經[illegible]至

項城縣南頓猶有滑渦之流計其於淮僅二百餘里若疏而濬之使之由泗入淮以殺上流之勢又以黃陵岡賈魯舊河南經曹縣[illegible]靖口下通歸德丁家道口且可以分水勢今[illegible]靖口以[illegible]皆[illegible]以北則於[illegible]縣[illegible]平計其功力之施僅八十餘里若疏而濬之使之由徐入淮以[illegible]丁家[illegible]之勢[illegible]則決口可塞運道可完[illegible]以不費[illegible]以不負[illegible]阻而成功固萬世之利也今下[illegible]行之 大夏發民丁數萬[illegible]之舊河使漕運不[illegible]乃爭道[illegible]孫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illegible]至[illegible]州東入於淮又浚[illegible]四府營[illegible]河由陳留至歸德分為二道一由宿遷小河口一由亳州渦河會於淮又於黃陵岡南浚賈魯舊河四十里由曹縣出徐州支流既分水勢漸殺乃築而堤起河南胙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盡徐州凡二百六十里五旬而事竣費[illegible]於徐有貞[illegible]入為戶部右侍[illegible]以[illegible]准大夏治之自[illegible]又[illegible]三百里至徐州小[illegible]年九月[illegible]改張縉秩為通政使[illegible]大夏理河道初大[illegible]河委縉調度及成功遂設為通政司右通政[illegible]之餘溝防不治縉相其緩急以漸修濬無所遺又於

決口之東砌石岸數里以固舊防又[illegible]南旺東堤樹柳其上每歲夏秋水溢挽舟得以行無虞至今便之 明紀事本末

河自禹告成之後下迄元[illegible]凡五六變而皆[illegible]復塞考不其[illegible]周定王五年河徙自宿胥口東行[illegible]至長壽津與漯別行而東北合漳水至章武入海[illegible]經[illegible]大河故瀆是也[illegible]王莽始建國三年河徙魏郡從清河平原濟南至千乘入海[illegible]後漢永平中王景修之遂為大河之經流水經所稱河水者是也 三宋仁宗時商胡決河分為二派北流合永濟渠至乾寧軍[illegible]入海東流合馬頰河至無棣縣[illegible]入海二流[illegible][illegible]宋史河渠志所載是也 [illegible]金章宗明昌五年河決陽武故堤一由南清河[illegible]入淮是也 五元世祖至元中河北徙出陽武縣南新鄉之[illegible]六年會通[illegible]弘治中[illegible]以一淮受全河之水蓋自大伾以東[illegible]四州之境皆為其縱橫[illegible]之區矣[illegible]

明孝宗弘治八年二月甲戌山東兗州府推官[illegible]上疏言三事一修河防[illegible]黃河為中國患[illegible]今張秋之決雖已塞而當為後慮臣以為塞下流[illegible]易而有後患塞上流為力似難而免後患今日計莫若舍張秋之初役而專意於黃陵岡[illegible]曰不可責效日

夕然委任之專議論之同上下齊心財力俱備未有無
成效者也疏上命所司詳議以聞　己卯河復南流故
道先是都御史劉大夏等言安平鎮決口已塞河下流
北入東昌臨清至天津入海運道已通然必築黃陵岡
河口導河上流南下徐淮庶可為運道久安之計事下
廷臣集議如大夏等言大夏等乃以正月十日興工築
塞黃陵岡及荊隆等口七處凡旬有五日而完蓋黃陵
岡居安平鎮之上流其廣九十餘丈荊隆等口又居黃
陵岡之上流其廣四百三十餘丈河流至此寬漫奔放
皆喉襟要地諸口既塞於是上流河勢復歸蘭陽考城
分流逕徐州歸德宿遷南入運河會淮水東注於海而

大名府之長隄起河南胙城歷滑縣長垣東明等處又
歷山東曹州曹縣直抵河南虞城縣界凡三百六十里
荊隆口等處新隄起于家店及銅瓦廂陳橋抵小宋集
凡一百六十里其石壩俱培築堅厚而潰決之患於是
息矣　四月辛巳先是都御史劉大夏太監李興平江
伯陳銳奉命治張秋河決初至祭大河之神時天氣陰
晦舟不能繼山東按察司副使楊茂元聞之以為神明
示此必有譴戒又聞興等參遣人衆饋廩之外日費銀
七兩又見同知王珣呈銀二千兩不足十日之費遂上
奏欲取回興等專委大夏以免地方煩擾上曰成大事
者不惜小費興等皆不取回唯令工部移文述其成功

仍令興節省浮費約束所部毋生事擾民興等因劾茂
元所奏皆妄下巡撫都御史熊翀巡按御史王㮣勘實
以茂元不能無罪刑部因請下御史逮問上不允命執
送錦衣衛獄於是刑科都給事中龐泮等并南京十三
道皆論救之獄具刑部擬茂元自杖還職得旨茂元奏
事不實降二級調外任　七月丁酉以管河太監李興
平江伯陳銳都御史劉大夏言臣等奉命塞河今安平
鎮黃陵岡荊隆等口與大名府等處黃河俱修築堅
固賈魯河孫家渡四府營南旺湖及諸處泉源并兗州
東昌一帶漕河俱疏濬通利回京之期伏候進止上賜
敕名還[illegible]

茂元被謫時有戶部郎中胡爵撫繫如京山東災沿途
節[illegible]亦言權要可行[illegible]河濱河民亦
然乃[illegible]以去及陛見挺身跪不伏上益怒繫錦衣
獄僉謂貧則節入見司禮諸中貴備言其深得民心
且犯非其罪語與淚俱諸中貴約[illegible]官
交章論救上察其忠讜[illegible]知其
冤[illegible]
茂元上言官多[illegible]河既委[illegible]大夏又令李興
陳銳事權分而財力費且水陸地[illegible]為四
要宜戒飭后戚防禦邊患疏上興等切齒之誣茂元
為妖言逮繫獄科道交章論救乃謫同知茂元守灶

子也。（明憲宗實錄）

明孝宗弘治九年十月戊戌，戶部奏河南中牟、蘭陽、儀封、考城四縣以河決民田盡沒，今年夏稅糧宜量為折布，每疋折麥一石二斗，折米一石，木綿布止徵銀二錢。從之。（明孝宗實錄）

明孝宗弘治十一年十月壬子，工部管河員外郎謝緝言：黃河一支先自徐州城東小浮橋流入漕河，抵邳州、宿遷之地，今水則淺，漕河無水，往來船隻當設法引之。今黃河上流於歸德州小壩子等處衝決，與黃河別支會流，經宿州、睢寧等處，由宿遷小河口流入漕河，以此小河口以北水流漸微，以致淺澀，又恐泥淤徐州，而沁水之脈亦由河南諸處而至徐州小浮橋流出，蓋此河源流之在年沁水之流混合為一，即今黃河自歸德南決，恐牽引沁水俱往南流，則徐呂二洪必至淺阻，有妨，乞敕工部行直隸并河南巡撫都御史各委官，將彼衝決處所即為築塞疏濬，浚黃河之水大入徐州，以濟漕運，其入水仍行河南管河官員修築，務使流入徐州，以濟徐呂二洪，不致有妨，則漕流如此，庶水利深廣，漕運通利。工部覆奏，宜行河南所勘計議築塞挑濬。從之。八月癸未，命賑恤河南所轄府縣民之被河患者。十二月己未，河南按察司管河副使張鼐言：臣前此奏擬修築侯家潭口決河，接濟徐呂二洪，以便運道。今自六月以來，河決四溢，隄防盡決，而潭口決嚙彌深，比舊廣闊數倍，工費浩大，功難成。臣嘗行視河勢，見荊隆口舊隄可通曹州出古家道口，下入徐淮，其設河道，若於上源武陟縣木欒店別鑿一渠，下接荊隆口舊河，此後河流南遷，就引入渠，庶得流注之勢，可以接濟二洪，而糧運不致艱阻。事下工部覆奏，宜移文漕運都御史等覆實以議，是從之。（明孝宗實錄）

明孝宗弘治十一年十二月戊申，錄河南生員曹邁總兵部……河南按察司副使張鼐奏：欲於荊隆口等處挖深河道，以殺水勢，河南遷就引入水入賈魯河，以引運不致艱阻。又欲修築侯家潭缺口等處，止令有司人夫起倩疏濬，委官專管河道，其才力足以辦此者，即令其督理，完畢請併權。工部覆奏。從之。（明孝宗實錄）

明孝宗弘治十三年二月戊戌，山東兗州府知府龔弘奏：近河南管河副使張鼐以河勢南行，欲自荊隆口分沁水入賈魯河，又自歸德州通濟閘王牌口等處分水亦入賈魯河，俱令由古家道口入徐州以便運。……秋以來，水從王牌口等處東行，徑趨流東，……陵同，又自曹縣入單縣，南連虞城，淹沒廬舍人畜，與山東河南守臣會勘二省地土之高下，水勢之通塞，河南地

方如黃河水勢不從丁家道口入徐州當聽其南行將歸德州等處王牌等決口修築堅固不使水往東流山東地方將大小隄岸俱築至丁家道口為止以防漕運及將兗州府管河通判專在曹縣同至丁家道口管理隄岸管泉同知不妨疏濬泉源兼管河道事下工部議以預防水患接濟運河各官處置啓司統攝一之論難以遙度宜行河南山東巡按御史帶管水利會親詣二省地界相度所處其管泉同知仍舍管泉主事定奪管理從之　三十年己巳初安平鎮決口既塞之後侯家岸口復有衝決之患至是按察司副使張鼐議塞之既而以工費浩大乃議於丁家道口上下另鑿河渠

一道下入徐州以便漕運奏旨命行漕運都御史處未報而兗州知府龔弘奏謂河水從王牌口等處而東不由丁家口而南至黃陵岡入曹單虞城諸縣乞賑給暗被患之家仍令山東河南守臣議疏濬修築之策於是河南巡撫都御史鄭齡奏謂徐呂二洪爲漕運要道藉河沁二水合流東下以接濟之今丁家道口上下河決隄岸者十有二處共闊三百餘丈而河道已塞者三十餘里上源奔放則曹單受害而安平可虞下流散溢則蕭碭被患而漕流有阻疏濬修築誠今日急務從之請各盡其力工部覆奏從之　十月丙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曹玉奏徐州并蕭沛碭豐諸縣皆被河患並因

費督河丁家道口衝決散漫東注不歸故道巡撫河南都御史鄭齡雖嘗奏請修築久未成功乞遣有幹局官一人歷河南并直隸被災之處閱視水決源流咨詢修築方略以爲經久之利事下工部覆奏謂宜行河南山東巡撫巡按等官親歷災所覆視各決口修築工程如此完即督所司速成功工部尚書曾鑑奏請區處管河等官或仍舊制併發職者具奏處置從之（明孝宗實錄）

是年河南大決李家楊家等口淤塞馬水河河水橫流曹單被害時河南議挑而不可身使下流運河曹縣知縣鄒魯陳言修長隄以捍水兗州知府然其議具實以聞事下巡按委官勘陳其修完復決

又委參政程某同舊隄分合同知李某督夫二萬人給以埽料修之兩閱月告成隄高一丈五尺基三丈五尺頂一丈二尺自武家口起至馬良集上計一百五十里（山東通志）

是年六月河決李家楊家等口洪水猶流曹單等處被害尤甚　按以忠官之善治不能保河之安者數年蓋河決者天災人事之所關不能永保於後來亦不可推究於往日（行志）

按宋濂治河議曰比歲河決不治以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爲之匯故河常橫溢爲患其勢非多爲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禹治水至於

大伾播為九河入於渤海蓋[illegible]分而其勢自[illegible]也今
河合汴河東南以入淮而欲使一淮以[illegible]其[illegible]萬
萬無此理也方今破金堤踰曹鄆地幾千里為[illegible]巨
浸民生墊溺比古為尤甚莫若[illegible]入舊黃河使其水
亦復於古道然後導入新河[illegible]分其半使之北[illegible]以
殺其力則河之患庶其有瘳乎 [illegible]又謂[illegible]分而
其勢自下北治可上策又謂宜復黃河古道分其一
使之北[illegible]學士
張元禎[illegible]
舊身[illegible]以導
[illegible]可

以[illegible]如此將不惟運河無患而[illegible]方旱溢之
災可[illegible]矣昔禹疏下流為九道而納之海理固勢
同 [illegible]尚書[illegible]議處黃河疏謂三代前古黃河自孟
津至於[illegible]東北入海今衛河自衛輝東北至於天
津入海猶黃河也今國便宜之策莫[illegible]於原武之間
擇地形便導引河水注於衛河南北分流水有所歸
可免潰溢衝決之患且使黃河環繞畿甸亦可壯京
師之形勢舟楫通利南北又可省一運道萬世無窮
之利也 胡尚書世寧奏議謂[illegible]沁水至[illegible]口分
流一道六十里通衛河近年始塞是河[illegible]亦可以通
衛也且黃河與衛河亦相去不遠宜差官踏勘荊口

及陽武上下相度地勢擇應[illegible]所開[illegible]直北通衛
渾[illegible]附近[illegible]地於北習運以[illegible]會通[illegible]時之塞
亦國家之長計也 按 [illegible]黃河古道在大名府
開州治南[illegible]東[illegible]西南[illegible]里[illegible]南至
縣[illegible]河間[illegible]入海[illegible]是古
堤自開封府[illegible]東[illegible]界由
東郡至千乘海口[illegible]有[illegible]謂
之金堤[illegible]之[illegible]之故[illegible]合[illegible]賢
之卓見[illegible]功雖古[illegible]行者但世
[illegible]作此在今日勢大難行後世哲人
[illegible]作[illegible]

[illegible]弘治六年九月乙未以河水為患[illegible]河南開
封[illegible]及[illegible]等處[illegible]有差 [illegible]
[illegible]弘治十七年五月癸巳[illegible]淮安[illegible]總兵官
都督[illegible]奏徐州小浮橋一帶[illegible]曹
[illegible]河決上流淤淺所致乞行工部[illegible]奏下河南及
直隸巡撫漕運等官查勘[illegible]從之 [illegible]
按明初黃河分六道出滎陽者至壽州入淮出祥符
者至懷遠入淮出長垣者至陽穀入漕出[illegible]者至
宿遷入漕出儀封者由新集趙家圈[illegible]至徐
州小浮橋入漕此河流經徐之始也[illegible]難而治

河於徐尤難之難夫星宿發源如此其遠也汴泗與泗水如此其廣也加以秋水時至百川灌河而欲以區區一帶之渠容之勢已危矣況于沙漸壅窮年築隄僅與河平曾莫能與爭也語見徐州志弘治以前小浮橋一帶河道也慮其蛇行有妨漕運嗣後更若當潘宮保治河時撫徐用碭山郡民呈稱老河故道自新集歷趙家圈蕭縣薊門出小浮橋一名安流名口銅幫淤底復因河南水患另開一道出小河口本河漸被沙淺至萬曆三十七年河北徙忽東忽西靡有定向水行河底即是平陸潘公嘗上疏欲復小浮橋故河矣萬恭治水筌蹄云黃河由小浮橋會徐洪自小浮橋以上皆閘河也故汶水出高家閘與小浮橋大河會則汶與河交會在高家閘嘉靖末水北徙由秦溝則自小浮橋以上進四十里至茶城而為大河高閘久河中不復見則汶與河交會在茶城矣可見數十年間河汴之變遷若此[illegible]

卷第二十一

河水

明武宗正德元年六月甲子陝西徽州大雨河溢漂沒居民孳畜廬舍甚衆　十二月庚申刑部左侍郎何鑑以黃河已平議停防河人役事下巡撫河南都御史陶琰奏河患不常先年荊隆口決水奔入海漕河失利治河大臣建議起夫伍力役塞其患始息因備行一省隨戶丁之多寡編僉人夫共五萬八千七百餘名以備之近已議不分[illegible]若可[illegible]非先到預防之意況所役雖有常數亦惟用於有事之日若河流循軌宜不姑察其粟但宜[illegible]有司為何授為私役之耳工部覆奏從[illegible]草便之（武宗實錄）

正德二年黃河決入渦河大水壞民禾稼居舍（亳縣志）

明武宗正德四年河溢皮狐營決曹縣之温家口馬家口等處又北徙至儀封縣小宋集而決衝黃陵岡埽墻溢入賈魯河敗張家口等處縷水小隄循運河大隄東南行而賈魯河下流淤塞亦出張家口合而南注遂決楊家口道曹單二縣城下直趨豐沛命官塞之（四會）十月戊戌戶部覆議總督漕運右副都御史邵寶會同平江伯陳熊等所陳八事一黃河遷徙無常往往衝決漕河所當深慮宜訪察熟知水利官員預為隄防以杜將來之患　癸卯初黃河水勢自弘治七年修理後尚在清

河口入淮十八年北徙三百里至宿遷縣小河口正德
三年又北徙三百里至徐州小浮橋今年六月又北徙
一百二十里至沛縣飛雲橋俱入漕河因單豐二縣河
窄水溢決黃陵岡尚家等口曹單二縣田廬貫多淹沒
九月又決曹縣梁靖等口直抵單縣人畜死者房屋穢
塌者甚衆圍豐縣城郭兩岸闊數百餘里蔑南行
故道淤塞水惟北趨[illegible]不可[illegible]曹[illegible]山東[illegible]官
[illegible]野[illegible]故道[illegible]無虞
各陳[illegible]宜即
行各該[illegible]官公司[illegible]用心計處及[illegible]管理務須俱
[illegible]完之日差[illegible]遣官勘實以聞[illegible]

是年河東決曹縣楊家口趨沛縣之飛雲橋入運
[illegible]侍郎崔巖役丁夫四萬二千有奇塞垂成暴漲潰
之巖以憂去侍郎李鐩代之四月勞績[illegible]而罷[illegible]
[illegible]
侍郎崔巖於祥符董盆口寧陵五里鋪各門地四十
里按黃河故道引水由鳳陽達亳州又濬孫家渡故
道十餘里引水由朱仙鎮至壽州而各入於淮洩實
會舊河四十餘里以殺水勢築梁靖口下埽以防衝
決會霪雨暴漲新築臺埽蕩然無遺矣[illegible]
是年夏河復決楊家口濟及曹單命工部侍郎李鐩
治之鐩築堤魏家灣起至沙河驛二百八十里以防

北徙山東河志
鐩以工部右侍郎督修京倉時汴徐河患告急救兼
左僉都御史總理修濬抵曹縣用已集人夫築長堤
自大名至沛縣三百餘里又引榮澤抵永城縣疏通
水道以防潰決是時滑[illegible]宜暫
取回京詔可[illegible]
明武宗正德五年[illegible]河自河南原武榮陽
分而為三其一[illegible]入海[illegible]過
丁家道口[illegible]名賈魯河[illegible]河過
歸德[illegible]中河決黃陵岡犯安平
鎮運官視之大名築隄五十里曹州築隄二十里翼

以小[illegible]是歲九月河自儀封北徙衝黃陵岡
入賈魯河泛溢[illegible]抵豐沛御史林茂達言河勢
北趨隄外水高隄內地下倘北決[illegible]安平鎮必
為運河害法當先治上流[illegible]故道引
河南流勢有所分然後築塞決口[illegible]馬
頭而東至龍王廟別築月隄倍加高厚庶幾可全
運河可保是時河內[illegible]流人以餉道為虞而大名諸郡
舊無椿草夫役兵部請下侍郎崔巖會各鎮巡官通融
計議務令調度合宜下恤居民因慮[illegible]毋得厲
財興怨　六月己亥工部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崔巖
奏頃奉命治河自祥符縣董盆口濬四十餘里築澤縣

孫家渡濬十餘里賈魯河濬八十餘里亳州濬四十餘里及長垣諸縣決口修築已漸有緒曹縣外隄梁靖決口未塞者止四丈爲颶雨崩潰臣詢諸父老皆云黃河變遷自有適然之數若正統間沙灣之決弘治間黃陵岡之決爲患數年所費不貲後亦水勢稍緩方克成功今河勢衝激加以濬治其功止可少殺水勢若遏其上流多役夫勢決口勢必壅塞其害若何當以漸治河既暫築隄防安全則一通北行外大臣知水利者設法疏導其成功之施功工部議覆有旨同錄與前議務期成功

乞工部右侍郎李鐩上修河事宜大略謂黃河

自河南蘭陽儀封考城一帶故道淤塞其流徑入賈魯河經黃陵岡至曹縣勢甚洶湧衝梁靖楊家二隄決口淹沒曹單田畝前此侍郎崔巖亦嘗修濬緣地高河淺隨濬隨淤水殺不多而決口又難築塞以今觀之梁靖口以下地勢最卑故衆流奔注成河直抵沛縣凡河流故道湮不復疏凡河勢北徙有如建瓴不但直趨梁靖決口其黃陵岡上下及楊家隄一帶水隄俱被衝嚙水若大隄距安平鎮甚近就使梁靖口築成其容受之流地必致迴激黃陵岡隄岸亦須築運道尤爲可慮今沿自大名府地名三春柳至沛縣飛雲橋止隨其所向百十里正以防河北徙可保運道無虞若乃一時干役重大而於久遠終爲有益工部覆請從之明武宗實錄

明武宗正德六年二月庚子命修河工部右侍郎李鐩還京初河決儀封考城等縣命工部左侍郎崔巖往治未畢鐩代之至是鐩奏劉瓦廟等隄岸塌損橋集等長隄衝決低濕俱應增築請設副使一人專理下工部議以河南兵荒宜令鐩往驗要害堤岸決口及督其築塞之後完日鐩還京專以副使領之　十二月辛丑以盜起山東罷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愷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兼治河道明武宗實錄

明武宗正德七年三月辛未命治河守巡兵備守備官

俱聽總理河道都御史劉愷節制明武宗實錄

是年秋九月以右副都御史劉愷總理河道督築大隄起魏家灣亘八十餘里至雙堌集都御史趙璜又隄三十里續之曹單以寧明紀事本末

明武宗正德八年六月戊戌河決黃陵岡工部議以黃陵岡界在大名及山東河南之間工料夫役各有主掌彼此事權不一宜遣重臣一員專委責成庶克有濟上命管河都御史劉愷兼理其事仍協同各處鎮巡官議處　九月丁丑總理河道右副都御史劉愷以河決黃陵岡率衆祭告越三日河南徙山東之民以爲我國家如此工部尚書李鐩因請遣官祭河伯之神亦宜

與屬吏賜帽羊酒燈於修河之役束手無策乃歸功於
神鏡從而獻硯皆可罪云 明武宗實錄

是年七月河決曹縣以西娘娘廟口孫家口二處從
曹縣城北東行而曹單居民被害益甚是年張西原
娘娘廟口以北五里焦家口衝決曹單以北城武以
南居民田廬盡沒
楊□字重之□城人□□戊辰進士□□□水司
郎中嘗理□州南旺河道後決桂湧□□□防一時
趙□□□□□□□□工部尚書宋公理治河
大功□曹□祀以宋□中□司春行□待入進□□
於其中□□□□□上□□其祠□□□□公之

行水金鑑卷二十一 六

奏□□河人□公之詩刊為漕河紀事以永宋公之功
兵備廣衛郎中歷四川布政使 名臣□□□□
明武宗正德十年四月癸丑陞總理河道右副都御史
劉愷為兵部右侍郎掌通政司事 六月己未陞巡撫
山東右僉都御史趙璜為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總理河道 壬戌添設山東兗州府同知在濟
大名府通判長垣東明曹州城武四縣主簿各一員專
管修河以河決陳家等口為患從總理山東都御
史趙璜等奏也 丙寅以黃河水災免山東曹州武城
三縣歲欠備用馬匹 明武宗實錄

是年侍郎趙璜疏分水須水二河先□□□成功□□

河遂兩決益甚至是璜乃於滎澤東濬分水河鄭州
西濬須水河抵亳州河渠至是水勢漸殺不為害 □□

明武宗正德十一年二月甲子總理河道工部右侍郎
趙璜奏曹州當山東河南北直隸之交盜賊
竊發且河決黃陵岡等處方議修治宜留兵備副使一
員仍督管兵部議覆從之 九月乙亥總理河道璜言
黃陵岡舊有昭應河神之祠自河決沒焉
恭惟世廟祀禮久缺今治河工成宜於舊地重造祠
宇令有司以時致祭其沿河曹城曹單被災縣分稅糧
請減免及□□□□為水患尤甚乞下撫按官從長議

行水金鑑卷二十一 七

處之 五月庚辰致仕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劉大夏
卒大夏□廣□□人天順□□□第一癸甲申進
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為浙江左布政使癸丑河北徙訪
道推大夏右副都御史往治之未幾決張秋鎮大夏
議於孫家渡四府營疏上流以分水力而築長隄捍之
是起胙城盡徐州亙三百六十里功竟乾中人有諂其
費官錢者遣太監李興共事與密察覈奏籍無所得
甲寅冬功成乙卯召還視院事歷兵部尚書加太子太
保致仕卒謚忠宣 七月丙戌監察御史□□等各還
者總理河道工部侍郎趙璜劾奏副使□□文□□通
州趙從龍等指以修河為名輒肆侵剋□□失宜請逮

問俱蒙恩宥免使執法者沮玩法者縱此必宜懲者
有為之地者乞從璜所奏以杜僥倖之門得旨事已既
往且連及者眾已之　九月辛卯黃河決衝沒城武縣
十二月戊午陞應天府府尹龔弘為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總理河道山東巡按官奏黃河徙決非常恐妨運
道故也（明武宗實錄）
黃河溢山東守臣言狀廷議才識疏通大臣一人往
治之僉以公名上陞浮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敕總
理河患底定己卯兼理運道辛巳進工部侍郎兼都
御史領敕如故（[illegible]）
明武宗正德十二年河溢武城縣壞城郭田廬命官修
築（明武宗實錄）七月總河龔弘奏修河事宜一山東河南管河副
使宜於秋冬水涸後同各守巡官及沿河知府會計一
年修河所用物料多少呈總理衙門覈實起派各官不
協力催督者查考黜罰一東昌兗州大名工役頻繁宜
分派山東六府及直隸所屬大名廣平順德真定四府
以均勞逸其隄岸仍令以時修築庶不誤事一每
年修河物料皆會計後宜即分令各府州縣預買納
庫緩急得用而侵隱之弊絕一各處夫役多逃亡故
多有遲悞逃亡者宜令所司追獻分派委官管轄起工
其有路遠願出僱直者聽後期不到者罪坐所司下工
部議山東直隸夫役原有定額難以別議如理河患非

常聽斟酌奏請量添協濟餘如弘奏詔可（明武宗實錄）
胡堯元蒲圻人正德辛未進士謫高郵州同知州運
河故邗溝也水自諸湖入河承下流兼三十六湖之
委歲春秋湖水溢害諸田夏冬水涸不可田民苦之
乃請訪古人導河之法方一里為隄深一丈六尺廣
二丈至興化西北河東故有涵洞石閘如法修之以
時啟閉民感不能忘民其頼為成實隄揚州府通判
歷廣西參政（[illegible]）
明武宗正德十四年五月甲辰巡按山東御史朱裳奏
城武單縣二城近因河水漲盡皆淹沒乞相地改遷工
部覆議從之　十二月丙辰敕工部左侍郎崔巖兼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修理黃河（明武宗實錄）
明武宗正德十五年正月丁未詔自今沿河軍衛有司
府庫椿草夫價銀非關河道急務不得擅用從管河郎
中呈請也（明武宗實錄）
正德十六年五月乙卯（世宗已登極矣）陞總理河道右副都御史
龔弘為工部右侍郎弘言黃河自正德初變遷不常日
漸北徙大河之水合成一派歸入黃陵岡前乃（[illegible]）向
出徐州以入運河其黃陵岡原築三埽先已決其（[illegible]）
臣茲擬乘水落補築一埽以備衝嚙又慮山（[illegible]）水橫
發加以霖潦或決二埽徑趨張秋復由故道入海全河
之勢湍汛奔騰如建瓴而下不可復御臣先嘗築隄一

帶起自長垣由黃陵岡抵山東楊家口延袤二百餘里
廣百尺高十有五尺今擬於隄後相距十里許再築一
隄延袤高廣並如其數即河水溢甚衝越舊隄流十里
而遠性緩勢平可無大決水落則仍修舊隄以爲先事
之防斯一勞永逸計也從之令計畫用財以行毋妄費
財力 明世宗實錄

明世宗嘉靖元年七月己巳直隸鳳陽揚州廬州等
等府同日大風雨雹河水泛漲壞官民廬舍漂溺死
人畜無算 [illegible]

嘉靖二年復決沛縣 明史五行志

是年秋河決大水壞廬舍民多流亡 [illegible]

陶諧嘉靖初爲河南副使管理河道兼治沿河植柳
固隄傍植茭葦採取捲埽以當草束樹木森茂則以
水利河道贓罰紙米俱準收折纖毫不取於民執理
臺臣奏請通行歲省費十餘萬人渡河每中流苦舟
人窘索登岸不識姓名無所訴公令舟刻鳥獸形有
被害者即指形詣有司告今天下津渡多刻鳥獸自
諧始 [illegible]

明世宗嘉靖六年九月己巳工部尚書趙璜言河道事
重請復設總理大臣慎選才望專任責成上從之令吏
部推堪任者以聞於是吏部言撫治鄖陽右副都御史
章拯可 明世宗實錄

明世宗嘉靖五年六月戊寅徐沛河水溢 十二月丙
子以章拯爲工部侍郎兼僉都御史會官治河先是禮
部尚書吳一鵬上言清河以北兗州以南水勢瀰茫田
廬淹沒請於未濁河運河等處疏濬故道以通其流或
開支河以分其勢巡按御史戴相言兗南徐北去東海
不遠於此相度地勢開一渠河立以閘設以官守遏
水發分流以殺其勢水小鎖閘以截其流庶幾水不旁
歸不爲民患且避黃有時亦不傷運河也時大學士費
宏等亦言黃河之爲患久矣禹治洪水以河爲先漢宋
以來皆設行河之官講求治河之策我朝河勢南趨
自入河南汴梁以東分爲三支由亳州等處地方渦河

等處或出宿遷小河口或從[illegible]至泗州出淮河其
勢既分故雖有衝決之害亦不甚大正德之末開渦河
等河日就淤淺黃河大股南趨之勢既無所殺乃從蘭
陽考城曹濮地方奔赴沛縣之飛雲橋及徐州之溜溝等
處悉入運河泛溢瀰漫茫無畔岸自徐州以至清河一望
皆水耕種失業累年租稅無從辦納官民商旅通無牽
挽之路前數年河溢之患也近來沙河[illegible]
塞隨浚隨壅官民舟楫乃從昭陽[illegible]
湖積水不多春夏之交湖面淺涸則運道必至阻塞京
師歲收四百萬之糧何由可達官軍數百萬之衆何所
仰給此則可憂之甚者也爲今之計必須濁河等河如

舊通流分殺河勢然後運道不至淤滿徐沛之民乃得
免於漂沒若不速爲計畫將來河復北決意外之虞又
有不可言者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戴金亦言黃河入淮
之道有三一自中牟至荊山合長淮之水曰渦河一自
開封府經葛岡小壩丁家道口馬牧集鴛鴦口徐州出
小浮橋曰汴河一自小壩經歸德城南飲馬池至文家
集經夏邑至宿遷曰白河弘治間黃河變遷渦河白河
二道上源年久湮塞而徐州獨受其害若自小壩至宿
遷小河一帶并賈魯河鴛鴦口文家集壅塞之處逐一
挑浚使之流通則趨淮之水不止一道而徐州水患可
以少殺矣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劉□言曹縣梁靖口南
岸原有賈魯河南至武家口一十三里黃沙淤平必須
開浚武家口下至馬牧集鴛鴦口一百一十七里即小
黃河原通徐州故道水尚不涸須略疏浚此係河南歸
德州地方俱與徐州相連乞行議處興工挑浚時提督
漕運總兵官楊宏亦言徐州上流若歸德州小壩河丁
家道口河亳州渦河宿遷小河等處俱有黃沁分流支
派故道宜於此時浚或有舊路可開亦從其便庶可以
分殺水勢也漕運都御史高友璣河道都御史章拯亦
屢以爲言俱下工部議覆言運河國計所繫□□大名
地方多有黃河故道不塞則害運河此正今日急務所
以黃陵岡荊隆口一帶築浚之工歲無虛日所幸地居
上流河向東行循河築堤以保障是以運道無虞今
徐與豐沛止是民患又居一隅若一例施工非獨各郡
之力不能當今河之勢必欲修治則惟塞支流之口築
障水以護田廬保城郭以通漕運爲宜行各官勘議
被淹之處有支流決口可以築塞堪於築堤者土使入
正河免致旁溢及運船經行河岸被水淹沒應否增築
高阜以便牽挽一一計議會奏施行至於浚賈魯之故
道開渦河之上源則工夫難成未可輕舉又言沛縣一
帶開河應築之工誠不容緩宜令各官逐一相度黃河
水勢仍計開河地勢高下講求疏浚之法詔如所議又
以章拯事增未專命督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令其督司山東河南淮揚等處官親詣地方逐一
相度將錢糧楊宏所奏事宜斟酌應築應浚還委司府
勤能官員督工虔事以濟漕運（明世宗實錄）是年黃河上流驟
溢東北至沛縣廟道口截運河注雞鳴臺口入昭陽湖
汶泗南下之水從而東而河之出飛雲橋者漫而北淤
沙填然亘數十里管河官力塞之僅上存（□□）
是年夏六月二十七日黃水陷（城□□今於□□之）
（□□□□）
明世宗嘉靖六年六月丙午朔總理河道侍郎章拯等
言黃河濟漕固爲國家之利至於泛濫則爲地方之患
今欲築塞分殺以免民患而濟運漕者有二處一曰孫

家患在黎澤縣北一日航皮寒在龍陽縣北皆可以引
水南流以殺河勢作此二河達亳州爲渦河東入淮入東
至鳳陽長淮衛經壽春王寺則後爲患臣則惟考之宋
陵縣北岔河一道通飲馬池至文家集又經夏邑至宿
州符離橋出宿遷小河口自趙皮寨至文家集凡二百
餘里其中壅塞者宜大發丁夫淘浚水勢易殺而於
園寢亦無所患乃爲圖說以上工部請從極等議上然
之命極等刻期舉工　癸亥詔建河神祠於沛縣時漕
河淺通議者以爲神助請復其故宇春秋致祀工部爲
請從之　九月丙申總理河道工部侍郎章拯奏萬雨
疏自劾治水無功乞罷不許 明世宗實録

卷第二十二

行水金鑑

河水

明世宗嘉靖六年十月庚申光祿寺少卿黄綰言黄
河在三代時未嘗爲患若以水性而言就下導之其流
自順故也今[illegible]後世引河作[illegible]以通漕爲不久於陸
路而[illegible]一濟遂不可不浚導勢[illegible]可北六復
禹昔跡而[illegible]之地[illegible]時限[illegible]自徙諸
引河入汴而河始入淮今[illegible]長垣[illegible]一
支或時北流[illegible]不入曹[illegible]河入[illegible]河自合亦入海矣
夫踏中原而南爲山南山東兩省所交地勢多高則
高東北[illegible]之也國家乃[illegible]從淮之[illegible]入海

四[illegible]所致夫彭城下列吕梁諸山皆爲泗泰山蒙
[illegible]從東來西以從水勢水小則從吕梁出清口入
淮大則[illegible]不能容水爲山阻泛溢原野其爲漕陷徐淮
患必然也若以疏道別行患無已時[illegible]於[illegible]
之則求其與高中低即中條北條[illegible]
[illegible]入海乃行免於[illegible]大[illegible]河[illegible]
自[illegible]及[illegible]治[illegible]
涉必從水而去乃[illegible]淮
之患亦爲漕河[illegible]者不知[illegible]泉源皆[illegible]
資於黄河若南旺馬場村安山諸湖[illegible]
所宜倍加修浚而引他泉別流者總蓄之以濟漕河不竭

矣又南旺馬腸湖隄之外爲積水湖其地形下減較之湖水反低若決諸爲湖并道濟河改經於此又可以免濟寧高原淺澀之艱矣上以其疏下總理河道侍郎章拯議處以聞先是六月間黃河水溢奔入運河沛縣地方沙泥淤塡七八里糧船二千餘艘阻不能進御史吳仲以聞且言侍郎章拯郎中楊茂中李塤三臣者必不能爲陛下辦此乞推總制部御史一人往代之上命戶工二部會議章拯亦言河口淤塞勢難遽通惟金溝口迤北新衝一渠可以假道令運船由此進昭陽湖出沙河板橋其先阻淺者西歷雞冢寺出廟道北口通行得旨下工部并議議未決給事中張嵩等言去秋河塞皇

上特命章拯與茂中李塤併力修濬而拯苟且塞責令不得已又令運船由昭陽湖以出夫湖地庳河勢高引河灌湖必致瀰漫使湖復阻拯何以爲計哉茂中塤嘗議於沽頭閘設官專理是二臣亦逆知有今日拯乃抑而不行以至事勢窮迫貽害至此乞罷拯別推大臣素有心計風裁者往代之上以漕計重大責部臣遷延不即定議引舟入湖終非長策誠如嵩言宜先飭拯等悉心區畫仍舉大臣才望素著者一人總其事河南山東守臣及藩臬等俱聽節制復遣郎中主事各一人爲之協理并采綸仲諸議酌量可否其徵發夫役調度工費悉得便宜從事用或不足令戶部處給其沽頭上閘宜

仍設主事一人上以爲然因讓拯前報運河疏通旋奏淤塞若遲悞糧運國計何賴茲姑留拯茂中塤等供職吏部卽推擇大臣中有諳古今識地理實心經國者往提督之餘悉如議是時建議治河者應詔靈對左都御史胡世寧兵部尚書李承勛言人人殊詎略節切今議者欲引河水由蘭陽注宿遷少殺河勢則徐沛不溢運河不淤臣與方獻夫議以爲水溢徐沛猶有呂梁二洪爲之東捍東北諸山互列如垣猶有底極若自蘭陽注宿遷則鳳陽歸德平地千里河遂奔放數郡一經其害不獨徐沛而已臣竊謂今日所急宜先疏通運道然後議處徐沛此緩急之序也前議起河南山東丁夫數萬

疏濬淤沙以通運然沙泥隨水自高而下挑濬未畢水至復淤雖日役萬夫力亦不足今沛縣旣塞運舟皆由昭陽湖入雞鳴臺至沙河迂回不過百里湖面寬廣夏秋水溢則患覆溺冬春水涸則膠淺若於湖東築隄爰爲小河河口爲閘以時蓄洩水溢可避風濤水涸易爲疏濬目前運道可以無阻三月卽土隄可成一年卽石隄可成用力少取效速黃河愈溢運道愈利較之役丁夫以濬淤土愈濬愈淤勞佚大不侔也按古黃河自孟津至於懷慶東北入海今衛河自衛輝府汲縣至臨清天津入海猶古黃河也今聞便宜之策自河陰原武懷孟之間審視地勢引河水注於衛河至於臨清天津則

不惟徐沛水勢可殺其半而京師形勢其壯自倍此其爲便利一也按元人漕舟涉江入淮至於封丘陸運百八十里至於淇門入於御河達於京師御河即汲縣衛河也今由河陰原武或孟津懷孟之間擇地形便導河水注於衛河冬春水平漕舟由江入淮泝流至於河陰順流至於衛河沿臨清滄州至於天津夏秋水迅乃由徐沛達於臨清至於天津是一舉而兩得運道也此其爲利二也承勛言黃河遷徙無常然必從高而就下善治水者因其性而導之今日之功但當疏濬其下流防遏其上源使不至於大爲害耳按黃河入運道支流有六若六道通流以殺水怒當不爲患自渦河之源塞則

北出小黃河溜溝等處不數年諸處皆塞北併出飛雲橋於是豐沛受害而金溝運道遂閘然幸東西皆山猶有所障故昭陽湖得通舟若益徙而北則徑奔入海安平鎮故道可慮單縣穀亭百萬生靈之命可憂又益北則自濟寧至臨清運道諸水俱相隨入海運何由通臣愚以爲相六道分流之勢導引使南可免衝決之患此下流不可不疏濬者也然欲保豐沛單縣穀亭之民必因其舊隄築之障其西北使不溢出爲患此則上游不可不隄防者也議者以爲不若於昭陽湖之東引諸泉水繫爲運道建閘以節水自留城沙河爲尤便然大役一興爲費不貲誠宜整理鹽法措置餘利以給河工今

大小諸臣任事任怨工宜可就世宗曰今日之漕運道最急而治河次之然不治河運道不通臣請先述治河之說夫河流分則勢小合則勢大河身寬則勢緩狹則勢急治河者順其性則易拂其性則難故可不與水爭利此其大法也河自汴以東南分二道一出汴城西滎澤經中牟陳潁至壽州入淮一出汴城東祥符經陳留亳州至懷遠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德宿州經虹縣睢寧至宿遷出其東分五道一自長垣曹鄆至陽穀出一自曹州雙河口至魚臺塌場口出一自儀封歸德至徐州小浮橋出一自沛縣南飛雲橋出一自徐沛之中境山北溜溝出六路皆入漕河而總南入淮今諸道皆

塞惟沛縣一道僅存所謂合則勢大而河身且狹不能容納故溢出豐沛徐爲患近又漫入昭陽湖以致流緩沙壅運道淤塞今宜因其故道而分其勢汴西滎澤孫家渡至壽州一道宜長浚以入淮[illegible]自[illegible]南出懷遠[illegible]二道及[illegible]東小浮橋溜溝[illegible]道各宜擇其利便者開浚一道以分其下流或修築[illegible]以南[illegible]隄至豐單之黃德賀固[illegible]集接至[illegible]孫之[illegible]廟之口築隄塞決以防其北流此今治河之急務也今開運道計者欲從於[illegible]修[illegible]則[illegible]之不堅欲於昭陽湖[illegible]則沙積復壅不若於湖之東岸勝沛魚臺鄒[illegible]新安社地更鑿一渠南接留城北接沙河[illegible]不過百餘里

渠深視地形廣皆五六丈厚築西岸以為湖之東隄令水不得漫而以一湖為河流漫散之區此上策也疏並下工部請下總督大臣會議酌舉行上從之 十月辛丑總理河道工部右侍郎章拯上疏乞休詔拯還京別敘(拯字以道蘭谿人弘治丙辰進士歷工部尚書) 十二月辛丙總督河道都御史盛應期薦蘇州府知府陳文沛才堪治河頃曹濮河道副使王言以病去文沛可代之上曰可令速往視事(世宗實錄)

是年復塞老和尚寺八里屯張家莊等處命官發丁夫數萬於昭陽湖東北起汪家口南抵留城口改鑿新河以避黃河衝塞之患乃以災異罷役命官助故道濬之修築單縣杖臺至沛縣舊城隄百四十餘里以塞入沛之道又築飛雲橋孫家渡口殺上流之勢沛漕復通(會典)

是年決徐州及曹單城武豐沛等縣楊家口梁靖口吳士舉等處衝入雞鳴臺沛北皆為巨浸東注沛漕入昭陽湖沙泥聚擁運道大阻([illegible])

盛應期字思徵吳江人弘治六年進士歷工部侍郎引疾歸六年黃河水溢入漕渠沛北廟道口淤數十里糧艘為阻侍郎章拯不能治尚書胡世寧詹事霍韜僉事江良材請於昭陽湖東別開漕渠為經久計議未定以御史吳仲言召拯還即家拜應期右都御史以往(明史本傳)

明世宗嘉靖七年四月丁巳總督河道右都御史盛應期言治河丁夫七萬計工六月約費米十萬餘石乞假留河南山東二省起運糧米四五萬石就近給工詔如所請或米已起兌許於臨清倉內支用即以秋河銀解還太倉 七月辛卯命工部右侍郎潘希曾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總理河道 八月辛丑都御史潘希曾言近沛漕沙淤梗塞蓋由秋水泛漲黃河奔衝所致嘗考河流故道非一其大而要者有二 一孫家渡經長淮衛趨淮入海 一趙皮寨經蘭陽歸德出宿遷小河入海 一沛縣飛雲橋經徐州趨淮入海孫家渡趙皮寨乃上流之支河飛雲橋乃下流之支河弘治以前三支分流會於淮而入於海故徐沛亡患漕渠不淤今上流二支俱就淤塞全河東下併歸於飛雲橋一支下流徐呂二洪上通沛縣河流水溢為游波茫無畔岸於是沛隄壅沙大為漕患今日之計固當挑濬舊漕以通糧運加築隄岸以防衝決然非疏其上流秋來水發沙淤如前復決隄雖築而復決近因趙皮寨開浚未通止存孫家渡以殺河勢第恐道遠事繁副使力窮請敕都御史[illegible]嚴督管河副使調集夫役選委職官限為疏浚刻期成功功成聽臣閱實具奏上嘉其議從之 八月甲申提督河道右都御史盛應期既奉旨取回送部令休不允 九月壬午工部覆尚書李承勛治河議請行侍郎

潘希曾躬視相度並地勢之高卑水勢之消長凡淤淺
衝決之處修築疏浚之宜務得至當期在可久毋過慮
於未事之前毋過悔於已事之後其稱乞遣六部知水
利者二人詣工體察恐希曾聞之自生疑懼且其程藉
事曾無數日即復別有委托不無傷國家信任之誠沮
大臣展布之氣宜令每月自以所行奏報因事考言萬
一所言不效一年之後遣科道官勘以驗其成
效非今遣官體察之意也從之　閏十月丁酉河道侍
郎潘希曾言沛縣廟道口以下悉淤數十里蓋由決河
西來横衝廟道口之上並挾閘河之水東入昭陽湖以
致閘水不復南行而沛縣飛雲橋之水時復北漫故也

今宜於沛縣加築東堤以遏入湖之路更築西堤以
防黄河之衝則水不散緩而廟道口可永無淤塞之虞
仍於黄河上流分浚趙皮寨孫家渡二處夫二水兼通
[illegible]以殺而運道可保無虞工部覆奏得旨允行 明世
[illegible]
是年河決於廟道口三十餘里河道部御史盛應期
奏開趙皮寨白河一帶分殺水勢又議於昭陽湖東
北鑿開新河夫役九萬八千盱以催督過嚴讒起怨
謗用工四月以中輟止免 明世宗實錄
明世宗嘉靖八年二月己丑時豐沛苦河患而從北往
來漕挽不絕民力大困都御史唐龍建議請仍設夫廠

於魚臺之穀亭鎮以分沛縣民力工部覆請從之　六
月乙酉豐沛單三縣河隄成增設豐縣管隄主簿一員
十二月辛未總理河道侍郎潘希曾言河南儀封縣
河患已寧管河主簿宜革孫家渡口已濬通請於鄭州
增設判官一員專駐其地以防復淤工部覆議從之
甲戌總理河道侍郎潘希曾引疾乞休呈舉布政司諸
副使周忠陳文沛自代ノ允　乙亥工部都水司郎中
何棟以修河功升通政司右通政仍管河道 明世宗實錄
是年河決徙出水北從魚臺穀亭舟行閘西 續文獻通考
明世宗嘉靖九年五月癸卯孫家渡河隄成命加工部
右侍郎潘希曾正二品俸級總理河道如故　己酉巡

按直隸御史傅炯言直隸河間十州縣及山東東昌諸
府頃河之地水勢橫決不常舊田淹沒者不為除稅而
河壖新墾者輒復起科是地日益遷而糧日益重也請
遣廷臣勘處以新田與民補灘地之數計地徵糧庶免重
困部覆從之　十一月丙午總理河道工部右侍郎兼
都御史潘希曾奏本年六月以來河決曹縣胡村寺東
僅開一道闊二里有餘東南至本縣賈家壩入古蹟黄
河由歸德州丁家道口至徐州小浮橋入運河一自胡村寺
東北舊開一道闊一里有餘又分二支東南支經虞城
縣至碭山縣合古蹟黄河出徐州東北支經單縣長堤
至魚臺縣漫為坡水傍穀亭入運河其單豐沛三縣黄

河頹長隄隳迴今沙淤平滿民多耕作不復爲沛曹患夫黃河由歸德至徐入漕者故道也永樂間濬開封支河達魚臺入漕者以濟淺也自弘治以來黃河改由單豐出沛之飛雲橋而歸德故道始塞魚臺支河亦塞然以其出於沛橋亦可資以濟淺以其逼近沛漕又恒有衝決沙淤之患修濬隄防今全河復其故道則患害已遠支流達於魚臺則淺涸無虞此漕運之利國家之福也詔下所司知之（明世宗實錄）是年自沛北徙橫流金鄉魚臺出穀亭口命官濬趙皮寨抵寧陵故道及築睢州張見口至歸德州長隄百餘里以禦泛漲導以河流改遷避役（明會典）

是年河由單縣侯家林決塌場口衝穀亭三年水久不下洩（續文獻通考）

希曾提督南贛軍務召爲工部右侍郎還朝值河道淤漕任事者興新河之役歲運不繼上憂之廷議必得公代乃可賜璽書兼憲職往蒞事公還甫三月也既受命誓殫慮畢力以沛漕之淤塞因黃河之旁衝黃河之旁衝因上流之未疏今宜疏支河以殺其勢築長隄以防其衝然後挑濬沛漕自無復淤之患乃上疏（見實錄）上嘉納焉至濟寧遍觀徐沛淤漕閘新河險阻沿黃河出豐單以求決嚙奔衝之迹洞悉利害而得其要機遂築長隄起單至沛凡百四十餘里時建議者欲別遣官相度意在阻公適有旨下公計處乃復上疏（見實錄）又言臣愚且拙不敢求新奇之功不敢爲苟且之計唯欲因舊以爲功從省以計事順水性以除患故舍新河而修舊渠者圖其易也沿黃河爲隄者防其溢也停築派夫十數萬僅用河夫二萬餘者恐民勞也罷額募而行糴助者慮繼費也上復納之

劉司空麟遺書言近日議者謂趙皮寨孫家渡不足洩黃河怒漕渠或不免復沒太何公復書曰黃河爲中原患非一日矣智者不與水爭地惟順其勢而導之後世或塞其決或浚其淤或疏其派皆隨時救患者也國家漕渠爲南北咽喉勢不得不與河爭地弘

治初河決荊隆口又決黃陵岡又決張秋當時嘗浚孫家渡衍達小河而後築荊隆黃陵張秋可塞此分洩河怒之驗也況自河南歷直隸至山東之曹縣特長隄以禦河患亦既有年今單豐沛爲隄獨不可以捍禦乎蓋事理可據與人力可爲者如是而已若欲別求遠圖則新河之役可爲殷鑒公遂毅然行之役夫費銀不滿二萬不踰年功成沛曹流通歲運如故無河漲隄下水退沙迴民多耕作焉其後河徙成化間故道出徐州小浮橋合運河而飛雲橋道塞無復沙淤之患矣（程文德撰潘公希曾傳　希曾字仲魯金華人弘治十五年進士累官兵部右侍郎嘉靖七年以總河章拯治河無功召還命希曾兼右副都御史往代至則條上方略言單至沛長隄百四十餘里以備黃河之衝從之事未期年工成帝嘉之賞賚　續大事記）

[illegible]

明世宗嘉靖十年四月辛未陞山東左布政使李維[illegible]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　九月壬申工科都給

事中趙漢條陳河道便宜六事一濬河故設鋪舍甲夫

使修隄撈淺宜整飭如舊制一各處錢糧多侵尅

冒費之弊宜加查覈一黃河[illegible]南出

宜防其北徙請勿廢弘治中所開故道者相視緩

急預加疏塞庶[illegible]無患一南北管河郎中[illegible]久任

[illegible]一切

如故事工部覆奏從之　癸酉[illegible]御史[illegible]

奏總理河道都[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人[illegible]不職[illegible]以非任[illegible]

久令[illegible]

明世宗嘉靖十一年四月癸卯總督漕運都御史劉節

奏黃河舊從淮河口流沙淤塞挑濬方完糧運幸過不

意黃淮二河伏水泛發流沙漫入河口直抵淮安府城

西浮橋一帶俱被沙淤已興工挑濬以抒目前之急更

乞會議長久之策或改河口以避泛流或築長隄以障

巨浸疏入工部議覆令行節等以改河築隄二議虔心

訪究何者可以永保漕渠杜絕後患計定即興工挑濬

毋得後時得旨運河壅塞隄岸崩塌皆因近年管河官

員不行疏導修築所致茲所議俱依擬通行各該管河

官員用心修治如仍前怠惰御史糾奏以聞　八月辛

巳總理河道都御史戴時宗言黃河水溢魚臺議者皆

欲尋復故道臣竊以為未然欲治魚臺之患必先治所

以致患之本欲治致患之本必委曲求為受水之地河

之東北岸與運河為鄰惟西南流一由孫家渡出壽州

一由渦河出懷遠一由趙皮寨出桃源一由梁靖口出

徐州小浮橋往年四道俱塞而以全河東奔故豐沛曹

單魚臺以次受害今不治其本而欲為魚臺之患恐

魚臺之患不在魚臺而在曹單聞矣今惟治之民纔得

[illegible]不若[illegible]魚臺為受水之渠

[illegible]山等

[illegible]四處河口[illegible]支出經歷陽祖

陵[illegible]支河欲乘此魚臺之壅塞令開封府

河夫[illegible]使河水分流以殺其上流則魚臺水

勢漸減俟秋水落可告完并前二河共為四路以分

洩之河流庶可無患疏入工部會廷臣議之　十二

月甲戌朔總督河道都御史戴時宗自劾乞罷不允

[illegible]

是年夏六月大水[illegible]城垣民震恐乃議遷於

舊城西二十里聖賢莊經始於甲午春二月訖工於

夏五月[illegible]

朱裳字公乘沙河人王德田戊進士嘉靖癸巳公遷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敖總理河道時宣府軍士為變
陰欲陷之上曰河事非朱裳不可宣府可別著人去
時黃河南徙糧運不繼公相厥地宜量水勢規畫以
奏上允之未幾丁艱去明史稿
明世宗嘉靖十二年六月癸未總理河道都察院右都
御史朱裳自陳乞罷不允　十月庚子總理河道都御
史朱裳條陳治河二事一塞黃河之口以開運道夫黃
河之當殺者有三大支孫家渡趙皮寨梁靖口是也三
支異時河流可去其七其三分分入梁靖口過東鄉魚臺
入運河謂之分口冬春水涸之時以分口之尺寸塞塞
則黃河之水不至其間穀亭鎮逕南陽延袤二百餘里閘
道皆以有可以及時疏濬矣一借黃河之水以資運河
夫黃河自穀亭鎮轉入運河順流而南二日即抵徐州
徐州逆流而北四日乃抵穀亭黃河之利莫大於此但
河流有北趨之勢或蘇魚臺金鄉濟寧漫行乃至安平
鎮則運河堤岸為之衝決或三支之水一旦盡北則穀
亭鎮迤南運河亦難保其不衝決也二者非經久所以防之
增其高厚憂且不細臣以為塞河口者事可而為之俾河
流有常平而易請下廷臣議疏入詔裳會同巡撫諸臣
相度處置毋推疑避難以貽後患明世宗實錄
明世宗嘉靖十三年正月甲子總理河道副都御史朱
裳會工部郎中郭秉聰韓廷偉等言黃河自古為患惟

我國朝則借之以濟運河之利故今之治河與古不同
古也專除其害今也兼資其利古也導之北以順夫就
下之性今也導之南以避其衝決之虞臣等考求其策
不過疏濬築三者而已夏禹治河自大伾而下釃為二
渠大陸而下播為九河蓋河之流分則其勢自平也況
今濟寧臨洪閘東溝等河入運勢亦不容弘治以前
四支今流若孫家渡梁靖口河口等口近年俱已
淤塞而以全河東奔自曹單城武沛縣又自
南北徙流入鄉魚臺出谷亭口而逞之大為可慮竊計
今日所患者一以分其流以殺其勢而已今
小浮橋口孫家渡亦行疏濬雖滿河一
支自趙皮寨下至睢州野雞岡接正河五十餘里浚於
以地注入渦河所宜挑濬深廣導引使水歸入正河而
於睢州張見口起築長堤至歸德郭村等處百餘里
以防泛溢仍將疏濬口下流且挑往封於某村月河
入之達於小浮橋則北岸水勢殺矣其北岸自河南原
武縣至山東曹縣連年築長堤以防東北入海牢護其
岸但日久坍塌者多不任衝激所宜悉修築兼濟築
月堤以禦奔潰及照河過魚臺其流漸北將入谷亭
趨安平東入於海之漸議者欲塞谷河之口以保運河
然以臣等計之其可慮者二水勢洶湧遠難措塞一也
縱使塞之其勢能遏其流必激夏秋水漲黃陵岡李居

莊等處不能無患兼恐橫決北岸二也決口既塞徐用
適上上至魯橋泥少停帶山東諸泉水微運道必淤三
也今宜將魯橋至沛縣東隄一百五十餘里修築堅厚
相其要害固之以石復之以墻自城武縣至濟寧州別
築縷水大隄百五十餘里以防北潰自臺縣至穀亭鎮
開通洪河引水入漕以殺魚臺城武之患此所謂順水
之性不與水爭地者也其孫家渡渦河一支亦宜疏浚
然會諸流至鳳陽縣經皇陵及壽春王墓至泗州經祖
陵皇陵地形頗高去河遠無可慮者而祖陵東西南三面
距河尤下陵尤為迫近屢有浸淹之虞宜於祖陵築土
隄以遏泛溢築石岸以防衝決此事關係
大人最輕者也清江浦口正當黃淮會合之衝一旦
淤淺河口以致決塞阻滯糧運今宜浚使之廣而
又築堤以防外漲築墻以護行舟皆不可緩往時淮水
獨流入海而海口又有套流安東上下又有澗河馬邏
等港以分水入海今黃河淮入於淮水勢已非其舊而
澗河馬邏港及海口諸套俱已湮塞不能速洩下壅上
溢梗塞運道宜將溝港次第開浚海口套沙多置龍爪
船往來爬盪以廣入海之路此所謂殺其下流者也河
出魚臺雖借以利運然未有數十年不變者也且他
徙則徐沛南北必致乾涸宜大浚山東諸泉以匯於汶
河修築南旺湖隄閘壩以通蓄洩則徐沛之間不患
涸雖他日翁河之口塞亦非所慮矣疏入工部覆如其
議得旨允行明世宗實錄

卷第二十三

河水

嘉靖甲午冬十月河決趙皮寨河南向亳泗歸宿之流驟盛東向梁靖之流漸微梁靖岔河口東出穀亭之流遂絕自濟寧南至徐沛數百里間運河悉淤閘面有沒入泥底者運道阻絕朝野憂慮於時有引黃河濟漕河二議莫能決約理河道右副都御史劉公天和[illegible]何谷公[illegible]乃專奏[illegible]行躬度自趙皮寨東[illegible]道凡自二十餘日[illegible]尺自梁靖岔河口東流故道凡二百七十餘里而始[illegible]一乘為平陸曰道遠費廣河不可復通矣[illegible]議意如歐陽修所謂故道難復旋復淤塞[illegible]是捐費財力而且以[illegible]甘勞貽後人也[illegible]費輸當豐[illegible]況[illegible]窩為便而時已寒凍入春運舟且至期限逼甚[illegible]

狹淤以尺計工以日計[illegible]適用於淺深度河廣[illegible]民力役荒歲而旺於淺以免盤剝[illegible]定晝夜以節夫力無額役以省[illegible]管用真長堤以防衝決役諸所管漕部屬及諸閘官吏夫公手自籌算旬日而議定謀協纖悉詳備凡書程度先役隊夕以聞上采用嘉納賜敕有碼誡撫國之衰南北畿輔山東河南文武監司而下悉聽節制許一切便宜從事適中令戒期分地書[illegible]植廬舍以便居處給[illegible]以[illegible]用是大小臣工罔敢弗協淤深泥陷不能著足之工則雜施土草救河築堤[illegible]杓杏葉杓魚貫以濬之泥最稀淌最深[illegible]則用木杓柳斗下取猿臂傳遞登岸無礙之工則用鐵鑁滑沙之工則用兜杓沙簍石之工則製鋸齒鐵叉尺上鑿

之 [illegible]

[illegible] 濬深泉湧之工則先擇泉稍淺者分番役夫更迭併力急濬而後將泉深者倒水施工 [illegible] 濬已既 [illegible] 河工已垂就而正廣於深所在隨淺隨淤者則倍給大役增顧夫役以重浚之 [illegible] 凡隄堤之頹廢者悉增葺而修復之蓋合木土金石之工而爲工其[illegible]爲力甚難若河之廣狹視上流之所匯應遇廣則水易散 [illegible]

[illegible] 經閘由之低者以齊高下俾水不易洩 [illegible]

[illegible] 用下舉以興濬之處深俾舟行無滯 [illegible]

[illegible] 浚月河以備霖潦建減水閘以司蓄洩 [illegible] 復施植柳 [illegible] 建[illegible]以防衝決[illegible]水[illegible]

以東豐沛 [illegible] 且[illegible]艱[illegible]閘放[illegible] [illegible]

勞飲食 [illegible]

[illegible]

隄計至重役民爲不得已之故於是衆心和悅奮力畢効徹水老夜以繼日重浚者至再至三咸忘其勞百工告成運道復通萬艘[illegible]達[illegible]天子嘉悅晉公工部右侍郎兼左僉都御史仍理河道部事而下勞最者量宜賞賚 [illegible] 通運成以爲[illegible] [illegible] 會議復漕運者惟仰賴我天子明聖專任責成以故公等咸感激思奮竭忠報國親督理[illegible]處河道隨事經畫博采羣策竭其心思智力以期於必成 [illegible]

[illegible] 蓋惟計工以定役故爲力甚簡視役之成數以課役吏胥無所容其奸故民不擾顧值惟計日不計日故爲費甚省量地分工完即散遣故人自爲力盡舍飲食器具醫藥勞勉周至故民不知勞尤仰賴我天子神聖川靈効順雨暘時若疾疫不作民命獲全咸前所未有也是役也凡濬河二萬四千七百九十丈築長隄縷水隄一萬二千四百丈修閘座一十有五順水壩八植柳二百八十餘萬株役夫一十四萬有奇白金七萬八千餘兩[illegible]不以根計[illegible]一萬七千[illegible]百餘[illegible]草以束計一十九萬五千餘[illegible]以斤計六萬五千九

百餘麻灰磚石之類稱是役始於乙未春正月中旬
迄於夏四月初旬財力不多費而功倍於昔人時日
不久曠而效收於三月亦前所未有也劉天和問水集
河中砥柱有三門南曰鬼門中曰神門北曰人門鬼
門神門尤為險惡其中有山號曰米堆舟入三門百
[illegible]始[illegible]號標指者名曰[illegible]入云[illegible]
言河況也嘉靖乙[illegible]河津[illegible]奏
以[illegible]為窟柱以柳木椿鉗鐵[illegible]四十
餘丈什者以鐵釣[illegible]
明世宗嘉靖十四年二月丙午河道都御史劉天和請
於曹縣梁靖口東行岔河口[illegible]口築縷水隄於曹縣

八里灣起至單縣侯家林止接築長隄各一道從之明會典
[illegible]
七月丙寅遷河南孟津縣治於聖賢莊
避河患也[illegible]十二月辛亥總理河
道都御史劉天和條議治河事宜其一河南原武縣王
村段增築月隄十里其一孫家渡自正統時全河從
此徙弘治時淤塞隨開隨淤卒不能通今起度家河口
與衛廣若再開渡口併入渦河不將二洪水微[illegible]有
淺澀之虞當如舊閉塞其一蘭陽縣銅瓦廂月河不必
再濬蓋黃河勢雖甚力爭既已趨北不能復使東注也
其一於祥符縣之盤石口蘭陽縣之銅瓦廂考城縣之
蔡家口各築添月隄臣等以為黃河之當防者惟北岸

為重且水勢湍悍衝從不常岸隄岸去河遠者間或僅
存而瀕河者無不衝決當擇其中去河最遠大隄及去
河稍近中隄各一道塌者增低缺者補完斷絕者接築
使北岸七八百里間聯屬高厚則貫勘雇築各隄堅在
其中不得另築矣仍責成[illegible]而時出民財須以新修
[illegible]以世濟為[illegible]從之
余[illegible]始[illegible]中河道分[illegible]更[illegible]各支[illegible]流而下
[illegible]
從得其要[illegible]下[illegible]秋水[illegible]
[illegible]
中州之多[illegible]

人到大加疏[illegible]也 蔡石岡[illegible]河南從國家之
糧運迫之利害當衛郡邑作隄障之不壞城郭已矣
被災軍民免其租役不至流徙已矣石岡賢人也賭
河患為甚而其言若此公天下為心矣 河性湍悍
如欲殺北岸水勢則疏南岸上流支河上策也然支
河或不能泄水勢則雖開而復淤勢所必然者也 蓋
淤塌出河文餘稍順水勢連出數埽雖終不能無然
水性極悍一有所觸即折而他注連觸數埽有不可則
補多因之以全岸者寸不可廢也 黃河舊由徐州小
口入運會橋下至徐沛間處盡廢嘉靖四年秋忽
夕遷改然幸分為一支一北出魚臺塌場口繼續以

齊運一從上源曹縣榆林集南向徐
州免北衝濟寧之患至十月運舟南
還全河方始南從二支斷流國司所
繫神貨相需曹濱云隄防之制起自戰國
然勢不能廢蓋雖不能禦異常之水
而尋丈之水非此即泛濫矣但不
皆沿河而宜遠離隄岸觀宋元迄今隄防形址斷續措
斜曲直殊可駭笑蓋皆臨河為隄河既改而隄即擠
爾已擇屬吏之良者上自河南之原武下迄曹單沛
上於河北岸七八百里間擇諸隄去河最遠且大者
及太河猶遠考各一道內缺者補完
薄者幫厚低者增高斷絕者連接創築務使七八百
里間均有堅厚大隄二重已經接合創築蔡家口上
下及曹單八里灣侯家林百餘里餘當極力完成雖
費不貲自茲苟非異常之水北岸國可保無虞矣
凡創築隄必擇堅實好土毋用浮雜沙泥必乾濕得
宜築則每層須用水潑潤必於數十步外平取尺許
毋深取成坑致妨耕種毋仍近隄成溝致水浸沒必
用新製石夯每土一層用夯密築一遍次石杵次鐵
尖杵各築一遍復用夯築平隄頂宜潤隄須宜然俾
馬可上下謂之走馬隄毋太峻以易衝嚙凡幫隄必
止幫隄外一面若幫隄內恐新土水漲易壞　中

州河北岸隄防重複至四五道者往往而衝決蓋修
築不堅一也工程報完已矣管河知司府兼不復省
驗二也　舊
隄日就坍損車馬行人踐踏成路不復巡視完補禁
治三也土埋之隄壞於蟻穴夫安得而不決哉今
創築者必用新發尺夫　必編號必分定州縣
工程丈尺及官夫名數必置簿備考官必身親督
理　工成監司必親閱質驗堤必委屬吏一
巡視完補車馬行人路口之隄必兩箱各築闊厚斜
坡視隄俾車河上下隄面是箱路口各限以橫埋丈
餘桐木　覆以土守隄者每遇路缺隨即仍以土
覆之隄內外物株樹少有稍損之審如是夫安得而
復決哉是存乎其人　歷年築隄率以高一丈
或一丈二尺為準但地勢不一如地勢原下隄即卑
矣　凡築隄以高卑或地高若干為
準然必逐段用平準法打量　因地勢高下
而代歸之俾隄面遠近高下一律
否則貽患非小也
極難須水面浮板并於上兩端小橫木并前大表橫
板之厚薄長短廣狹皆極其均停端正而非夢之人
目力詳審且再三試果無[illegible]後可憑也
岐齋塞三法歐陽[illegible]說借

矣陡支河以分水勢治河要法須水有向背地有高
下治水者因其勢而利導之斯善矣然河之所向不
可限量趙皮寨口之開歲少殺東流爾不數年而全
河從此南徙苟非運道事重是移曹單魚臺之患於
睢歸矣不可不審也　開河面宜廣俾伏秋水漲有
所容底宜深而狹僅可四之一形如鍋底俾冬
春水落流迅可免淤塞近年率為平底兩淺兩失之
矣　濬河宋人鐵龍爪近時濬江龍之法皆不可用
宜先計濬廣若干丈插標水中次計所濬若干淺及
夫役之數而約計然後用新製平底方舟橫排河中
為一層船四維各施椿橛插繫水中用新製長柄鐵
爪立船中齊濬之每濬深數尺即移船少退以次再
濬之後數丈復為一層如前法則雖水中與陸地施
工略同若止以船隻往來河中所濬十不及一矣（運河同）
方舟之製非特便於濬河且免役夫入水卹愛之
意寓焉（運河同）　疏濬河泥必遠置河岸四十步外平鋪
地上免妨耕種用隄者即以之成隄毋仍臨河免致
雨水衝洗仍歸河內（[illegible]）　凡驗築隄之工必逐
段橫掘至底而後見舊以錐刺無益也（運河同）　凡舖夫
守隄防河所繫甚重乎歷詢之多遠地之民扯定有
數千百里外者有別州縣編役者且歲一更易以故
隄多坍損柳多砍伐甚至河水已至或被盜決而官

猶未知坐失防守為害匪輕已經行令將近隄居民
編當舖役已定則行別差更換別州縣者亦將別
差免編以後編役更不必改易仍將本舖所管隄岸
每夫畫地分管專令修隄栽柳時聞而勸懲之均為
徭役初無損於公家而舖夫便於守視隄自固矣（運河同）
（[illegible]）　今行山東歷驗隄岸絕無樹堅者
且新築隄多雜沙土[illegible]之堤固可久[illegible]之憂尤通
當思備用不施植柳六法　一曰臥柳凡春初築隄
每用土一層即於隄內外邊簷各橫鋪如錢如指柳
枝一層每一小尺許一枝毋太稀疎土內橫鋪二小
尺餘土面止留二小寸毋過長自隄根直栽至頂不
許間少　二曰低柳凡舊隄及新隄不係栽柳時月
修築者俱俟春初用小引橛於隄內外自根至頂俱
栽柳如錢如指大者縱橫各一小尺許即栽一株亦
入土二小尺許土面亦止留二小寸　三曰編柳凡
近河數里緊要去處不分新舊隄岸俱用柳椿如雞
子大四小尺長者用引橛先從隄根密栽一層六七
寸一株入土三小尺土面留一小尺許却將小柳臥栽
一層亦內留二小尺外留二三寸却用柳條將柳椿編
高五寸如編籬法內用土填實平滿又臥栽小柳一
層又用柳條編高五寸於內用土築實平滿如此二
次即與先栽一尺柳椿平矣却於上退四五寸仍用

引橛密栽柳椿一層亦栽臥柳編柳各二次亦用土築實平滿如隄高一丈則依此栽十層即平矣以上三法皆專為固護隄岸蓋將來內則根株固結外則枝葉綢繆名為活龍尾埽雖風浪衝激可保無虞而枝梢之利亦不可勝用矣北方雨少草稀歷閱舊隄有築已數年而草猶未茂者切不可輕忽[illegible] 四曰深柳前三法止可護隄以禦汎溢之水如倒岸衝隄之水亦難矣凡近河及河勢將衝之處既岸雖遠俱宜急栽深柳將所造長四尺長八尺長一丈二尺數等鐵裹引橛自短而長以次釘穴俾深然後將勁直帶稍柳枝如根梢俱大者為上否則不拘大小惟取長直但下如雞子上儘枝梢長如式者皆可用連皮栽入即用稀泥灌滿穴道毋令動搖上儘枝梢或數枝全留切不可單少其出土長短不拘然亦須二尺以上每縱橫五尺即栽一株仍視河勢緩急多栽則十餘層少則四五層數年之後下則根株固結入土愈深上則枝梢長茂將來河水衝嚙亦可陸禦或因之外編巨柳長椿內實稍草埽上不猶愈於臨水下埽以繩繫岸以樁釘土隨下隨衝勞費無極者乎嘗於睢州見有臨河四方土岸水不能衝者詢之父老舉云農家舊圃四圍柳株伐去而根猶存彼不過淺栽一層況深栽數十層乎及觀洪波急流中遇

遺已成深淵而柳樹直立略不為動益信前法可行郡邑治水之官能視如家事為子孫不拔之計則可望成效將來堵塞之費可全省矣但臨河積年射利之徒殊不便此說水者止知其害父老土著之民惟言是聽而不知蠶織之有害也堵埽斧刀從後續近適中之處尤宜急栽多栽數層此法黃河所用之運河頻年衝決深要去處亦可用 五曰漫柳凡坡水漫流之處難以築隄惟沿河兩岸密栽低小檉柳數十層俗名隨河柳不畏渰沒每遇水漲既退則泥沙委積即可高尺餘或數寸許數於隨長每年數次數年之後不假人力自成巨隄矣如沿河居民各分地界築一二尺餘縷水小隄上栽檉柳尤易於積成高一二年間隄內即可種麥用工甚省而為效甚大黃河用之 六曰高柳照常於隄內外用高大柳椿成行栽植不可稀少黃河用之運河則於隄面栽植以便牽挽問水集

明世宗嘉靖十五年十一月丙寅陞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如圭為兵部右侍郎 壬申陞右副都御史于湛以原職總理河道[illegible]

[illegible]

黃河先年由河南蘭陽縣趙皮寨地方流至考城東明長垣曹蕭等縣以入徐州近年自趙皮寨南徙由

蘭陽儀封歸德寧陵睢州夏邑永城等州縣流經鳳
陽泗方入淮其歸德蘭陽等州縣即今水患頗大

十五日始河李如圭治河議略

明世宗嘉靖十六年七月癸卯命遷河南開封府夏邑
縣城以避水患　十二月癸丑先是總理河道右副都
御史于湛等言地以唐界牌口趙皮寨等水俱入亳州
經渦河漸近壽春王陵且居鄭家口上尤易淤塞無
以接濟二洪若挑飲馬池原淤河身地遠費多宜於地
世房野雞岡等口上流開鑿一河四十餘里由桃源集
丁家道口入舊黃河既可以截渦河之水入河濟洪復
可以免逼衝王陵之虞工部覆以爲便詔從之 明世宗實錄 會典云是

明世宗嘉靖十七年七月乙酉先是總理河道右副都
御史于湛奏原設河夫二千三百餘名今黃河南徙夫
役無用量留五百名備修隄岸其一千八百名折銀貯
庫以備河道支用工部覆議從之 明世宗實錄

嘉靖戊戌河決金相寺口水出地上一丈許石橋驛
徐州方辟爲河二洪冀灌漕渠不得從河上流沓謂
自孫繼口至清河口百餘里大興卒塞之非十四萬
人不可使領吏且六百人雜作治河卒受平罰與代
買薪石之費期六月計十七萬餘緡是時公
府同知實注治河往行河曰是在我即湛外令水工表獨
以徙四萬寧蕢而自踏規理捷事徙四萬一勸赴畚
百餘里雲舉各自以爲嘗見公凡三月河隄成攙佐
吏數十算九十七百餘緡而已績上賜爵一級

明世宗嘉靖十八年正月乙酉河道都御史胡纘宗疏
言河南睢州等地陸沈決河孫繼口孫禄口各黃河
支流以一分殺上源歸雄二處水患一以灌下流徐呂
二洪以濟官漕議於孫繼口至孫禄口另築長隄及將
考城縣馬牧集等處修堵決口務築高厚堅實密栽榆
柳護之河身既寬土隄亦實大水漲發勢能容受可免
衝決散漫之虞而黃河安流二洪頗受運道可無患矣
疏入下工部覆行之　三月己巳改胡纘宗巡撫河南
以原任副都御史朱裳總理河道　五月丙申總理河
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裳卒賜祭葬如例裳直隸沙
河縣人正德中登進士授監察御史出守昌累陞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未幾以憂去起復原任至
是卒裳性亷介有清操歷官三十年衣帶蕭然有古
日有先朝名臣之風焉 明世宗實錄

明世宗嘉靖十九年濬睢州孫繼口至丁家道口舊河
五十里 明會典

是年河決野雞岡由渦河經亳州入淮二洪大涸兵
部侍郎王以旂開李景高支河一道引水出徐濟洪

役丁夫七萬有奇八月而成尋木[illegible]

是年決睢州野雞岡由亳入渦河二洪告涸漕舟阻

阻命兵部侍郎王以旂同總督漕運都御史周金

郭持平築塞野雞岡瀋李景口由蕭縣以達小浮橋

凡六百餘里於是渦河堙而河之全力皆入於徐矣

[illegible]

以濟閘支河引水濟洪糧運無阻上悅加秩尋復決

是時河益南徙（明紀事本末）

河水

明世宗嘉靖二十年四月□□以滑泉水涸遣太常官

往祭河淮諸神　五月丁亥命兵部右侍郎王以旂督

理河道　九月壬子詔復河道都御史郭持平儀及管

河郎中郭應奎等原職先是持平降俸三級應奎降職

一級至是河通特復之從都御史王以旂言也（[illegible]）

（[illegible]）

嘉靖二十年黃河東決於大清口南竭四十里（[illegible]）

明世宗嘉靖二十一年又鑿野雞岡上流李景高等口

支河一道引流東注以濟二洪（[illegible]）六月癸丑巡按山東監

察御史楊本深題奏黃河孫繼口李景高口處運

口俱已疏浚[illegible]二洪水勢通行糧運無阻上覽奏嘉

悅詔加[illegible]兵部右侍郎王以旂俸一級總理河

道都御史[illegible]工部右侍郎仍管理河道陞管河

[illegible]郎中郭應奎等七員各一級員外郎對[illegible]等十五

員俸一級餘俱賞賚有差（明世宗實錄）

明世宗嘉靖二十二年二月丙子工部請加總理河道

尚書周用憲職以便行事上以祖宗時治河官原無兼

職已之（[illegible]）

周用疏云今黃河每歲冬春之時自西北演池而來

固亦未見大害逮乎夏秋霖潦時至吐洩不及震盪

衝激於斯為甚考之前代傳記黃河徙決於夏月者十之六七秋月者十之四五冬月蓋無幾焉此其路也未以數千里之黃河挾五六月之霖潦建瓴而下乃僅以河南開封府蘭陽縣以南之渦河與直隸徐州沛縣百數里之間拘而委之於淮其不至於橫流潰決者實徼萬一之幸也夫今之黃河古之黃河也其自陝西西寧至山西河津所謂積石龍門合涇渭汭漆沮汾沁及伊洛瀍澗諸名川之水與納每歲五六月之霖潦古與今亦無少異然黃河所以有徙決之變者無他特以未入於海霖潦無所容也溝洫之為用說者曰備旱潦而已其用以備旱潦者容水而

已故自溝洫至於海其為容水一也夫天下之水莫大於河天下有溝洫天下皆容水之地黃河何所不容天下皆修溝洫天下皆治水之人黃河何所不治水無不治則荒田何所不墾一舉而興天下之大利平天下之大患矣（康壽論）

用字行之吳江人弘治十五年進士嘉靖中工刑二部尚書致仕久之以工部尚書起督河道數月改漕運未上召拜左都御史吏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諡恭肅（明史本傳）

嘉靖癸卯（二十二年）王湛泉與齡為文選郎中起用周恭肅公以工部尚書總理河道忌王清勁者倡言而逐無

用尚書故事王以問余余曰永樂初開會通河尚書宋禮實始其事李西涯詩所謂幾度會通河上過竟無人說宋尚書者是也景泰時河決張秋尚書石璞治之正德中李鐩亦以尚書治河嘉靖初江南白茅港之役李充嗣亦尚書也（今言）

嘉靖二十二年下清河決公僉事山東築長隄禦之瀕河居民得無漂溺詔賜金綺（[illegible]）

韓邦奇字汝節朝邑人正德戊辰進士歷官右副都御史嘉靖二十六年總督河道累官刑部尚書（[illegible]）

明世宗嘉靖二十四年由野雞岡決而南至泗州合淮

入海遂溢蒙城五河臨淮等縣（明會典）十二月甲寅前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劉天和卒賜祭葬贈少保諡莊襄天和麻城人正德戊辰進士歷巡撫甘肅陝西僉副都御史總理河道工部侍郎改兵部總督三邊軍務拜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彝台入提督團營以疾致仕卒天和器度弘亮有泛應才凡所歷去後必遺跡餘澤為人所稱述至於治水防邊功能尤著在河道嘗手製乘沙量水等器在陝西嘗造單輪車及防火器三眼銃等後人皆遵用之（明世宗實錄）

劉松石人知其花馬池之功而不知其工於治河如閘河之底深淺不同故盈涸難定公於涸時以棗

林間爲準高者富之低者量留底坂路如一遵行永
利（出時政記）
明世宗嘉靖二十五年又決曹縣溢入武城金鄉魚臺
單縣淳溺甚衆命總理河道都御史郭南北直隸山
東河南撫按官議築曹縣等處不果（出實錄）
明世宗嘉靖二十六年二月甲申戶科給事中陳棐疏
陳河道二事一除水患以祛民害謂大江以北地勢平
衍一遇霖潦輒被淹沒宜放江南水田之法務責長吏
時加疏濬通其溝洫使田間溝水盡入於河一減河役
以蘇民困謂兩直隸山東河南先年設閘夫河夫堡夫
遠者徵銀近者給役以供黃河修築之用今皆積有盈

餘而歲徵如故民實不堪宜量爲裁免待河工興舉銀
力不敷仍舊徵派工部議覆報可　七月丙午山東曹
縣河決城池漂沒人民死者甚衆工科都給事中劉大
直劾河道都御史詹瀚等得旨命巡按御史查覈以聞
已御史党承勳奏瀚及副使張九敘等溺職失策詔奪
瀚俸二月九敘等下御史逮問　十月戊戌提督漕運
署都督僉事萬表奏海口新河淤淺請濬儀真永平二
府及通州衛所留民夫役挑濬之部覆奏從之（出世宗實錄）
萬氏表云黃河自野雞岡而下分爲二股其自東南
渦河而行者則爲河身其自孫繼口出徐州小浮橋
者則爲支流然皆併合於淮以入海是故黃河入海

舍淮無他道也如嘉靖庚子二洪水涸舟行阻礙
者謂黃河改從渦河則口非也夫河流遷改必有漫
溢之處計今水道惟渦河孫繼口耳今孫繼口之出
徐州者既淤則當泛溢於東南之渦河而渦河之水
達今亦微至可截以濟也斯可識矣蓋自清河以至
徐沛地勢隆擁節爲一節如往年黃河盛發之時則
上漫流聲及曹稽諸閘皆爲淹沒而淮水亦幾浸城
後水勢少降則自魚臺以出谷亭再降則由飛雲橋
以出沛縣而淮水亦以次漸小又降而由徐州小浮
橋且淮水亦漸平矣近年黃河之水日微故小浮橋
之水淤塞宿遷桃源一小河亦塞今淮安河口合流

入海之處可以蹇裳而涉也此徐水之涸實本於
黃河之氣衰竭於河之改流哉（鄭曉吾學編）
明世宗嘉靖三十七年正月癸未總理河道都御史詹
瀚以河決曹縣及金鄉魚臺定陶城武等處奏乞於趙
皮寨等處多穿支河修築隄岸以捍水患（出實錄）
公說河道曰利不當與水爭智不當與水敵
枝河堤開長隄是防其見於一攻體明識宜遠道
諸疏可考也偶溢起曹單勢甚猖獗公等河之
格嚴比當事者更其處已撲滅矣其事不見爲比
陞刑部右侍郎
胡松之爲河道也前使詹瀚以河決議開趙皮寨支

河殺水勢公謂開趙皮不如孫家渡近省力[illegible]
時佐司寇力沮之而其督漕時以淮安新城據河衝
時時漬版築公謂河不易抗宜徙而疏入海亦以遷
去弗果然代公者後竟用公議以濟他所創轉漕
由洗清江浦宿蠡舊為絜令[illegible]
二十七年公總督漕運時河流忽東南注淮市岸幾
大決議者以為必上聞公以民危在旦夕而移改非
待報此於避形迹矣善非任事之體亟下令亟決所
築隄實土於蚊舟沈之旋隄以石不旬分小流絕凡若
干月費若干而隄成盟若干丈淮人賴之立碑於館
河下以紀功德[illegible]

方鈍字仲敏巴陵人正德辛巳進士累官至戶部尚
書卒贈宮保謚簡肅[illegible]
明世宗嘉靖二十八年正月辛卯御史陳其學疏請久
任漕河都御史從之時韓士英胡松皆不逾月而罷故
其學云然明世宗實錄
是年公為河南左參政時河決為患至不可稱公剏
歷決所授吏成法所費不踰萬緡而隄固河寧民德
藝溺[illegible]
汪宗元字子元崇陽人嘉靖己丑進士歷副都御史
督理河道漕流以通嚴嵩嫌其不附己從為福建參
改歷通政使致仕[illegible]

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六月癸卯命總理河道右副都
御史何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illegible]
[illegible]
明世宗嘉靖三十年七月己亥漕運都御史應檟奏先
年黃河入海之道既通無滯故開清河口通濟渠之流
以濟運道今黃河入海下流如舊口安東等處俱淤塞欲
以流漕而淤高淤入清河口充沙行淤漫塞淤
使黃河之水不入清口須築口以決奪堤疏支河
以殺水勢工力浩繁未敢輕議酌得三里溝在淮河下
流黃河未合之上淮水高多濁少暇者未宜開清河口
開三里溝通濟橋使船由三里溝出淮河達黃河且
直貫甚近工費不多於陰河渠無以易此疏下工部議
覆奏從之明世宗實錄
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二月甲午改總督河道都御史
右副都御史連鑛總理河道兼巡撫鳳陽 己亥陞河
南左布政使曾鈞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
八月乙未河決徐州自徐州房村至邳州新安等處運
道淤阻五十里御史貞問以聞詔督河漕大臣先議
通運船以次塞決疏浚并條列利弊具奏 十月壬申
以河決免徽安東縣租 十二月壬子河道都御史曾
鈞奏上治河方略自房村集至雙溝曲頭諸處當浚自
徐州至邳州沂河諸處當築隄約工費當用銀十一

萬三千餘兩有奇乞發淮揚餘鹽并鄰省事例銀兩協
濟其諸省解京椿剩河道及南直隸贓罰等銀亦宜照
留以均大工工部覆議上曰河患異常所在有司更不
經心姑記罪候處鈞所請修築銀兩俱依擬仍令會同
漕運都御史連鑛以實躬行自後河道錢糧別衙門不
許擅自動支 明世宗實錄 是年又決房村至曲頭集凡決口處
凡四十餘里命官濬之役夫五萬餘三閱月而成

曾鈞字廷和進賢人嘉靖十一年進士二十一年以
副都御史總理河道徐邳等十七州縣連被水患帝
憂之起上方略鈞請濬劉伶臺至赤晏廟八十里築
草灣老黃河口增兩家堤長隄繕新莊等舊閘數
月成進工部右侍郎治河四年入為南京刑部右侍
郎 明史

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正月戊寅刑部左侍郎吳
鵬以徐邳等州先是大學士嚴嵩等疏言徐邳等十七
州縣連被水患饑民甚衆而有司劾史不能禁恐生變
乞命戶部給發餘鹽銀兩及徐淮等倉存留糧米遣素
大臣出賑仍令工部行巡撫及河道官急將黃河下流
設法疏濬令水歸故道百姓有室廬田可依得以安堵
上命河道都御史曾鈞漕運都御史連鑛作速勘處以
聞至是鈞等奏謂劉伶臺至赤晏廟凡八十里乃黃河

下流頃為泥沙壅塞以致奔潰此其所宜審也費久
則草灣老黃河以衝決海淤安東一帶宜留意若既挑
之後宜築長隄壞皆以備衝擊又三里共 河口比舊
口水高六尺若開舊口恐有不可之虞等處甚難乾若
閘經以來免淹沒之患新開一帶閘建
置閘座及將萬家堤增修段原堤等處加高修
砌以遏橫流但挑築工料計用銀十二萬九百餘兩乞
發淮揚時豎二鈔關一切公銀兩解用工部覆
請從之已命發淮徐倉米麥以萬石運可餘鹽銀五萬
兩遣刑部左侍郎吳鵬往賑之 二月辛酉大學士嚴
嵩等奏本頃徐邳水患一夕水勢旋消有功
[illegible]神使[illegible]大常官[illegible]校
人遣按官祭大河泰山沂山金龍四大王等神 閏三
月辛酉刑部左侍郎兼僉都御史吳鵬河道都御史曾
鈞等奏黃河自古為患其治之之術不過疏濬塞三
法而已比年淮徐水患議者謂海口積沙壅閉下流所
致今臣親歷其地[illegible]說
出自傳聞無容議矣惟草灣老黃河口劉伶臺宜挑濬
築塞使水復故道不致積[illegible]
水清流可以避黃河之衝勢宜創建閘座以時啓閉但
工費不貲乞於常鎮二府糧銀數內量給接濟又惟
黃河西來萬餘里匯納百川古疏九河以殺之猶莫能

支今自河南以下全派經徐出清河滙淮以趨於海矣然所分其流益壯其勢益決徐邳一帶頻年衝潰漂沒之患皆上源少分殺之故也宜於徐州上流至河南開封等處地方相度舊道擇其便利者疏濬支河一二處以分殺水勢為永圖之利疏入詔如議惟分殺黃河上流令鵬釣會同河南撫按官斟處以聞 明世宗實錄

是年夏四月遣工部吳鵬來視趙皮寨孫家渡二支河初河決曹縣都御史詹瀚欲殺水勢乃上疏請開趙皮寨之支河計役夫八萬有奇明年都御史胡松上疏請開孫家渡之支河計役夫六萬有奇二疏俱下河南山東撫按藩臬臣議之 [illegible]

是年黃水衝草灣河時通時塞 [illegible]

明世宗嘉靖三十四年正月丙辰工部尚書吳鵬奏通者黃河衝決飛雲橋於是昭陽湖水櫃淤為平阜今與運河與沙橋外餘田四百九十餘頃悉召民佃種人授田五十畝每畝徵銀三分以備河道之用日後或於河裏有濟仍退還官其馬場南旺安山等三湖水櫃不在此例 十月辛未改總理河道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曹鈞為南京刑部右侍郎 庚辰陞大理寺左少卿胡植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 [illegible]

植字立之南昌人嘉靖乙未進士 [illegible]

明世宗嘉靖三十五年四月戊戌以孫應奎為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 明世宗實錄 [illegible]

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九月丙子陞陝西左布政使王廷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 明世宗實錄 [illegible]

[illegible]

明世宗嘉靖三十七年七月新集淤從段家口析為六支入運河又由碭山堅城集郭貫樓析為五支出小浮橋會徐州洪 明史河渠志

是年新集於七月忽向東北衝成大河而新集河由曹縣循夏邑丁家道口馬牧集出蕭縣薊門由小浮橋入洪七月洪凡二百五十餘里淤東北段家口析為六股曰大溜溝小溜溝秦溝濁河胭脂溝飛雲橋俱

由運河至徐洪又分一股由碭山堅城集下郭貫樓又析五小股為龍溝母河梁樓溝楊氏溝胡店溝亦由小浮橋會徐洪河分為十一流遂渙散分多則勢弱勢弱則淤洪之機也 [illegible]

是年河北徙新集淤而為陸二百五十餘里視故道為三支有奇河分流弱離為十一河南山東徐邳皆病之 明紀事本末

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二月甲辰河南巡撫章煥言今歲以河為患其初河從丁家勢本東流數十年間南岸傾頹北岸淤塞新成橫溢在於趙家口大門口以殺其勢別挑支河培築堤岸以圖永久請發[illegible]

行其議部覆止勿[illegible]

嘉靖三十八年公[illegible]河南先是河決逼汴城周藩上言[illegible]不[illegible]水[illegible]不即改復患且滋甚詔下所司集議大[illegible]與[illegible]公至源委埤決所繇乃決策[illegible]修[illegible]足[illegible]改復何為於是條上利便上可其奏民不勞而河亦還故道[illegible]

[illegible]

明世宗嘉靖三十九年三月壬午[illegible]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illegible]河道右僉都御史胡[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嘉靖[illegible]總理河道[illegible]都察院右僉都御史[illegible]協理　丁未[illegible]右侍郎[illegible]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　十一月甲寅總理河道右僉都御史孫植為南京大理寺卿　十一月丁[illegible]陞大理寺左少卿王士翹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illegible]

明世宗嘉靖四十一年四月甲寅[illegible]總理河道[illegible]右僉都御史王士翹為右副都御史提督南京糧儲　乙亥陞提督操江[illegible]右僉都御史吳桂芳為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　九月乙巳陞總理河道[illegible]右副都御史吳桂芳為[illegible]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提督[illegible]軍務兼理巡撫　十月乙未以李[illegible]為工部右侍郎總理河道[illegible]

[illegible]

明世宗嘉靖四十三年二月乙巳陞南京戶部右侍郎朱[illegible]為[illegible]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與工[illegible]水[illegible]

[illegible]其後[illegible]自二十里大[illegible]公[illegible]得

古廢[illegible]湖[illegible]引[illegible]舟[illegible]由湖陵城入[illegible]

如期已改刑部右侍郎公始為耶以水部[illegible]清江

浦所至皆擇便利人至今法之[illegible]

明世宗嘉靖四十四年五月甲辰山西巡撫萬恭奏山西[illegible]東起老牛[illegible]河曲與奏[illegible]陽[illegible]先年[illegible]而守至嘉靖壬寅總兵官王[illegible]始[illegible]迄今二十餘年因循不改[illegible]苦不支然於防禦終無足恃今如[illegible]則自[illegible]

灣至石門爲次衝當漸築牆者亦二十里築以三千人三月可完極衝所費不過五千金然後及於次衝則事可漸舉夫守牆則逸而有成打冰則虜常可伺以乘我之敝况昔之虜患以冬春今之虜患以夏秋夏秋水淺虜賽棠可渡水何足恃哉此收復河防之大計也山西內邊自刑平西西至於老營堡五百里外以大河爲障而虜屢寇節年犯山西未也不得以前而入者蓋自平虜以東則有威遠大同左右五堡等處高山崇岡理險自平虜西至偏頭關一帶則地勢稍平營堡稀疏朔州乃河之西偏門闕今宜於要害之地增築城堡密佈烽火傳報俱不以時計此則賊入之患必無矣如臣計則自老營東二十里

爲賀家屹屹又東二十里爲乃河又東二十一里爲新寨堡又東二十里爲平虜衛廢堡悉在急宜修舉每堡設軍五百人每五里爲立一墩軍勢相連火烽相接續大同之手足近復朔州之膏腴東接平虜之血脈南固寧方之門戶北明三關之耳目西通老營之咽喉此修復邊防之大計也以上二計臣任其必可行而工費亦不必取之內帑河牆之費則括各司贓罰於河之省則改班軍折糧庶幾一勞永逸而虜之警無出於此疏入詔先從其河防事命與下修築乃河事宜仍會同大同撫臣詳議行　庚戌改總理河道工部右侍郎陳堯爲刑部右侍郎　丙辰陞右僉都御史孫愼爲右副都

御史總理河道　七月癸卯河決沛縣等處運道淤塞百餘里　八月癸未改南京刑部尚書朱衡爲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及漕運事務　辛卯以徐邳河淤命總理河道尚書朱衡祭告大河東岳等神　十月丙子命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愼回籍候用時河患方亟歧命還疏不即赴任都給事中王元春疏劾之故有是命　十一月甲午朔總理河道漕運工部尚書朱衡劾奏管理河道侍郎陳堯怠緩不任事宜從調處并乞申飭河道漕運二臣協心共濟毋分彼此仍行各省撫按親詣近地以便會確且親督之得共圖成績詔從之　己亥陞大理寺左少卿潘

季馴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　是年郭貫樓於張決華山出飛雲橋截沛以入昭陽湖北之湖陵城孟陽泊至穀亭南流於徐命官往治乃接六年所鑿故跡役夫浚之爲南陽新河又疏舊河自留城至境山又匯馬家橋過河流出飛雲橋者……而橫流始絕唯茶城時有淺阻　明會典

是年七月河水大決全河南遶沛縣戚山入秦溝北遶豐縣華山漫入秦溝接大小溜溝……入運河至湖陵城口漫散湖陂從沙河至二洪入　下尚書朱衡乃請開都御史盛應期原議新河……至留城僉都御史潘季馴請接浚留城舊河……浚入

閏月丙戌河防[illegible]

先是四十三年上六股皆淤而𠑽會於秦溝迨四十四年水況異常決新集塞龐家屯向東又出飛雲橋漫成巨浸迤而南注由秦溝直射茶城百經徐入淮矣蕭縣志

卷第二十五

行水金鑑　　卷第二十六

中憲大夫分巡淮揚等處地方兼理[illegible]

河水

明世宗嘉靖四十五年六月癸酉河決馬家橋等處新建總理河道尚書朱衡都御史潘季馴以聞工部議覆請命衡等協心經理仍及水落之時相度黃河上流督令有司視其處故道可復其所以可開務圖上策以弭後患從之

十一月壬午總理河道都御史潘季馴以憂去吏部言治河尚書朱衡公計精明足當大任今河道已有總官卿以河道專使衡兼之待其遷轉之日仍設總理河道都御史報可世宗實錄

是年黃河復決沛縣飛雲橋之三等鋪東沛僑城河亦由湖陵城口入湖坡平地水盈丈許上下百里漕舟無之九月馬家橋隄成障水使之南趨秦溝冬沛縣水漸涸[illegible]

時河盡北徙決沛之飛雲橋橫截運流東行踰漕入昭陽湖泛濫而東平地水丈餘散漫徐州從沙河至二洪浩渺無際而河變極矣[illegible]

乙丑公以久次擢南京刑部尚書會河決爭分運道湮塞上憂之改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理河漕公日夜馳至徐方率四部人吏行視河所決處為

平陸淤之沙隨水壅滯不可足其旁橫流汗漫舟行
樹杪力無所施則下令吏民父老有能以河事獻者
立名見口對久乃得新渠規度焉（[illegible]）
（[illegible]）
公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乙丑河決沛縣
破三汊閘漕道爲梗議者言欲從閘夏鎮從南陽至
留城出茶城口就高仰沿浚流便天子以爲然命大
司空衡督理以公副公分工受事躬行奉飭閱十旬
竣事省役估三之一募丁力築河工成詔褒錄公晉
右副都御史（[illegible]）
黃決沛縣之飛雲橋（[illegible]）敷魯沙河留城境以一帶河渠

嘉靖公迴流而西閘故道於土老篇跡哩　歎曰漢
欽子之役沉璧投馬不過曰復江南舊跡而已其後
賈魯亦一切以復故爲主宜仍三汊故道便而夏鎮
業有成議遂躬行督相不三旬告成（[illegible]）
乙丑補工科給事中先是河決曹縣防河使者疏請
開趙皮寨孫家渡以殺水勢特遣侍郎吳鵬都御史
曾鈞董其役公上書極陳關係祖陵剛落乃不
果開至是當事者仍議徐沛迴決平宜開汴河
以洸黃水漫流公援證往事反覆辨其不可大略謂
汴河肇開自隋下通宿泗而達廣陵數百年來淤淺
殆盡即欲開鑿糜費不貲使開之水即行勢必南走

泗州寢園可虞使開之水不至匯徙無益誤奪時日
運道之治反後已時難其言開汴之議竟寢晉尚寶
司少卿（[illegible]）
明穆宗隆慶元年正月甲申先是河決沛縣議者請修
復運河故道乃勘議新集郭貫樓等處上源已而總理
河道尚書朱衡言古之治河惟欲避害今之治河又
欲資其利故河流出境以北則閘河水出徐州以南
則二洪涸惟出自境山至徐州小浮橋四十餘里間乃
兩利而無害自黃河橫流碭山郭貫樓支河皆已淤塞
改從華山分爲南北二支南出秦溝正在境山以南五
里許北出沛縣西及飛雲橋逆上

魚臺爲患甚大聖慈不忍沛縣魚臺之民播溺水災舉
議欲開故道臣等仰體聖心亦有勘議上源之請但考
之地形參之輿論其不可者有五自新集至兩河口皆
平原高阜無寸尺故道可因即欲濬深無異穿井郭貫
樓至龍溝一帶頗有河形又係新淤無可駐足修諸取
給於器隨取隨滿其不可一也黃河所經鮮不爲患由
新集則商虞夏邑受之由郭貫樓則蕭碭受之今改復
故道則魚沛之禍復移蕭碭其不可二也黃河西注華
山勢若建瓴又無堤岸欲從中鑿渠挽水東向必當築
壩橫截遏其東奔於狂瀾巨浸之中築數里之壩爲力
甚難其不可三也役夫三十三萬曠日持久勞民於既

疲之餘徵功於難必之地騷動三省其不可四也大役
踵興工費以數百萬計匱乏之後措置無策一有不繼
則功虧廢其不可五也臣以為上源之議可罷惟開濬
泰滙使下流通行修築南岸是以殺奔潰可以無負漕
暨安輯之民工部請從衡議上曰可　二月甲午總理河
道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衡奏自陳乞休
不允　　月丁卯陞刑部浙江司郎中方良曙為河
南按察使副使治河 明穆宗實錄
明穆宗隆慶二年六月乙酉總理河道漕運工部尚書
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衡以疾乞休不允　九月己
巳命河南等處　部　庚午起復兵部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翁大立以原職總理河道　十月戊戌詔以兩
淮運司挑河銀三千兩發徐呂二洪協濟河夫之費從
總理屯鹽都御史龐尚鵬奏也 明穆宗實錄
明穆宗隆慶三年二月庚子總河都御史翁大立奏言
國家張官置吏為治河計至詳密矣然往往能收臨事
狂瀾之功而未有先事徙薪之策以備急堅惰之大
決也稽之律令凡失時不修隄防者罪止笞杖是以當
事者率畏罪避之請自今更令隄防不効者府佐及州
縣正官俱以著降級有管河副使與職專咎
罪工部覆行其言臣陳淳現當以為宜
還自古不常之并敕大立疏下流

備之報可　七月壬午河決沛縣自考城虞城曹單豐
沛抵徐俱罹其害漂沒田廬不可勝數漕舟二千餘皆
阻邳州不得進總理河道都御史翁大立以聞工部尚
書朱衡覆奏茶城淤塞宜俟水退可疏濬獨徐沛災
民流移困苦宜令戶部亟議賑卹以安人心戶部覆如
衡言請以淮揚商稅及撫按贓罰銀備賑質民
仍敕河道諸臣設法疏濬支河或置船盤剝令曲
俱帶上是之　庚寅工科都給事中嚴用和言黃河再
溢袁徐沛道首為漕運所司塞決口挑濬淤以
濟目前之急河經久之策宜行河道及撫按官弄
心計處部言今河流稍平漕舟以次而進其諸
隄埝暫可以漸修無足為慮惟沛縣黃水橫溢傍
去後來則民命不堪矣屬河口之淤沙隨時疏濬則運
道終阻誠宜及時講求為一勞永逸之計然臣以為黃
河為患自漢至今未有能久治而不決之要在因
勢利導隨缺修補而已今沛縣東隄已完而睢城南至
山西隄未及築修宜亟加興築以遏沛河之泰
流二易淤難疏
以免於之患
勢則莫以為不可
於河之役即嘉靖中
即淤塞未有能出奇策使河受約束者也上是其言

已爲總河翁大立言洪水爲患在北則廣大河間在南
則淮揚徐沛在河南則開歸彰衛在山東則兗濟東昌
人民嗸嗸愁苦萬狀宜令戶部轉行漕司以最後漕糧
收貯徐州廣運倉平價出糶以救災民及他州郡歲荒
躍糴則可以活數百萬之命時工科都給事中嚴用和
亦以爲言戶部覆請留漕糧十萬石賑濟工部請行河
道督臣及時繕修隄閘濬浚其餘城邑岸曹沿河隄以
備夫言直隸淮河口等處山東臨清德州等處河南
睢陽夏邑等處決口屬各該撫按理務期報事上皆
從之 八月丁亥總理河道都御史翁大立請發河南
山東淮揚河夫椿草銀一萬兩預糴粟麥貯之倉庾以

備明年河工及賑濟之用從之 庚申以洪水爲患命
總河翁大立祭大河大濟之神巡撫鳳陽侍郎趙孔昭
祭大江大淮之神 九月丙子總河翁大立言陛下念
濱河之民重罹水災特下蠲租之令更發內帑以賑之
不勝大幸顧閭閻窮苦之狀宮禁遼遠有不盡見聞者
臣謹繪圖十二以獻一曰水決縣軍二曰黃河築隄三
曰黃河驟漲四曰晝夜守隄五曰撈船過洪六曰前河
捲埽七曰茶城撈淺八曰洪水衝城九曰風雨異常十
曰海潮嘯溢十一曰災民避水十二曰轉輸淹沒險阻
艱難備載之矣陛下慮然省覽知大官之膳飲皆軍民
骨血必有惻然傷之者且今時事可深慮者五東南財

賦之藪而江海泛濫粒米不登難捷雖加徒爲民命此
京儲可慮一也邊鎮關隘洪水衝激墩堡傾頹何恃以
守此虜患可慮二也直隸山東河南皆股肱之郡霖雨
既久城郭不完稍有奸宄抹貧無策卒有寇盜何以備
之此內地可慮三也海徼之口颶風鼓浪兵船戰士悉
被漂沒此海防可慮四也淮揚鹺鹽之場鹹泥盡衝圍
竈盡廢此國課可慮五也願陛下以此五者十二圖召
公卿輔弼之臣與共計之求所以消弭災異者無爲文
具也 以圖留覽下其章於所司 穆宗實錄
是年七月[illegible]自淸河[illegible]至宿遷城西決者三十餘
里次[illegible]出海平地水深丈餘寶應湖隄崩壞
山東沂莒郯諸處水溢從沂河直河入邳州人民溺死
明史河渠志

是年黃河及南直隸山東河南俱大漲秋復海嘯徐
邳皆沛一望無際尚書朱衡開回回墓河上通昭陽
河湖堤城河口以洩坡水凡二千六百餘丈河道都
御史翁大立奏開泇溝疏濬自昭陽湖中以達泇溝
自泇溝以達李家口自李家口以達回回墓而東出
留城閘河計長六十餘里民田數千頃三閘月吉
成勝沛利之 按浩浩稿河漕紀朱公奏開新河比
舊河徙東三十餘里然新河餘流舊河稍六猶淩昭
陽湖至是開泇溝疏渠則新舊河俱得宜洩泇溝廢

渠在新河以西昭陽以東乃往年沙薛二水從此以
入舊河者自舊河淤而此渠亦於其半故廢今所開
即此 南河全考

明穆宗隆慶四年三月丁酉直隸巡按御史張問明奏
留蘇松常鎮四府贓贖銀一萬兩濟河工用兼賑饑民
許之　四月乙巳以兵科都給事中溫純言更命河道
都御史加提督軍務職銜以南直隸之淮揚潁徐北直
隸之大名天津河南之睢陳山東之臨沂及添設曹濮
道各兵備官屬焉　七月壬辰時山東沙薛汶泗諸水
驟溢決仲家淺等處而黃河暴至茶城復淤於是侍郎
翁大立言今山水甚盛由梁山之下張孤山之東內花

山之西南出戚家港合於黃河宜遂加開濬依山築堤
以避秦溝濁河歲歲漲淤之患此所謂因勢而利導不
與黃河爭尺寸之地者也工部是其議請令大立督所
司相度舉行從之　癸巳改工部右侍郎翁大立為兵
部左侍郎　八月丁酉起原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潘
季馴總理河道提督軍務 此再任總河也　九月甲戌河決邳州
自睢寧白浪淺至宿遷小河口於百八十里運艘千餘
不得進侍郎翁大立言邇來黃河之患不在河南山東
豐沛而專在徐邳故先欲開泇口河以遠河勢開蕭縣
河以殺河流者正為浮沙擁聚河面增高為異日慮耳
今秋水洊至橫溢為災臣以為權宜之計在棄故道而

就新衝經久之策在開泇河以避洪水議無出此兩者
惟上決擇於是都給事中龍光御史孫喬興等皆以為
宜詔罰治河道諸臣責以後效令及時疏濬以通漕舟
工部覆奏往時黃河自劉大夏設官布置而河南之患
息自嘉靖初曹單發決徙而山東之患息自近年改成
新河而豐沛之患息非必河自順軌由人力勝也今既
不能引他水以濟漕而新衝之處卒未可就惟築塞決
口如是時修補方略則故道宜可通至於泇口之議雖
工費不貲而一勞永逸比歲歲疏濬費不自省宜令大
立躬自相度條其利害以聞其管河官員俱令戴罪任
事俾河道蚤上從之　十月庚申總河侍郎翁大立

言臣竊計治河之策有三一開泇口一就新衝一
復故道然三者利害相參為從馬家橋經利國監入
泇口出邳州則可以避秦溝濁河徐呂二洪之險引
諸河為漕之水灌河以陸連行諸驛遞分門路可併省
而徐邳東鄙之民亦漸復業其便者五然而山水縱發
則須多設水門或開水櫃利用閘多伐石須待以避之
即河已成猶當勞費數年而後可久其為不便者三此
開泇口之利害也從曲頭集抵莊官樓河門衞則人自
成吉勞費不多而道理更近且河入睢寧必不南決又
無徐邳橫射之患起頭灣之險而下野築堤可免齧蝕
其便者五然曲頭集截河大壩費亦不貲新堤難匯水

歲後決又淤塞睢寧一縣併於邳州其爲不便者三此
河所衝之利害也復故道則二洪漕艘得水可濟漕艘
亦自小浮橋出可以還百年運道可以省徐州南存
睢寧儼皆因然而百數十里之淤廢村可以議改經置
以而狂瀾之勢得以塞諸淤淺不因之洩口多
不能復不便者四此役改道之利害也請以臣三策下
工部定議行河道總督勘各直隸行事以責成功
又言河工以錢糧爲本以得人任事爲要便於上計處
工費仍留漕折銀留漕米發運帑稅等項選用官
員獎勵才賢監督工程八事疏下工部仍請復故道以
濟目前之急其開濬泇口之議令其[illegible]以備無詳

四河工所陳八事多可采用上皆允行　十一月癸亥
工部郎中某建議以徐吕二洪之間衝成坑谿河隄崩
壞請令來年水溢必有衝決之患請自徐州至淮揚沿
河添築高堤諸將護隄以防不測工部是其議請命
都御史潘季馴勘詳以聞已而季馴言築隄之法行二
十年者所以束水歸之流遠者所以待衝決之患皆爲上
策頃工費不貲動以巨萬當此財殫力竭之會安所措
其手足耶宜以見築堤岸水備捐築高堤的加保護始爲
目前之計從之　十二月乙未總督漕運戶部左侍郎
趙孔昭上疏自劾孔昭已得旨還部而代者未至會河
決運阻乃引罪乞罷不許　壬子戶部覆河道都御史

潘季馴奏請留漕糧二萬石與該銀一萬一千兩以
河工船稅銀撥還太倉其舊任河道都御史今陞兵部
侍郎翁大立業已交代難復行事宜令赴京供職 以上神宗實錄
是年又決邳州注睢寧出小河口自曹家口至直河決
百餘里命官濬之復故渠並塞諸決口 明會典
是年七月黃河暴漲決豐沛之曲頭集王家口馬家
淺等處凡溢一百餘里俱爲平壑 明河渠考
庚午河南徙決邳州睢陵百五十里皆爲平野
公復以故節來蒞事而廢 [illegible] 從其所浚築渠厚無
倍於故河而費半之出官民之命於積潦者以萬數
[illegible]

公塞決時河丙連旬水漲至爰沒公趾不爲避萬衆
野處公往來指麾不憚勤勞嘗乘小艇行河風雷大
作震拔沒濤中幾覆絓樹杪乃脫父老神之爲畫公
每生祠其處 [illegible]
明穆宗隆慶五年二月乙亥以河工免山東布政司及
中揚徐潁三道各派夫人戶雜差一年從河道都御史
潘季馴奏也　四月甲午河復決邳州自曲頭集至王
家口新堤多壞　五月丙戌總河都御史潘季馴議築
邳河新隄條陳分委監督議妥官並議處人夫議設鋪
舍預備物料五事工部覆請從之　八月辛丑總理河
道工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陳大賓卒賜祭葬如例

壬寅命總理河道都御史潘季馴速治呂梁雙溝決
隄　八月己酉工部尚書朱衡言國家初置漕運志資
泉流自景泰以後黃河入運奪漕爲河緣是河身淺處
泥沙歲積不得不藉黃河以行故今徐邳之漕河即黃
河也歷考往代河趨濟博則決曹單魚沛而沽頭上下
諸閘盡廢趨邳壽則決野雞岡口下亳泗而徐呂二洪
頓涸今沛邑新河既成縱決曹魚可保無患而茶城以
南猶屬黃河非盡斥遠之無以善後乞將議開泇河之
說下諸臣熟計報可　甲寅命禮科左給事中雒遵往
邳州等處查勘河工先是總督河道都御史潘季馴奏
邳河工成乞錄効勞諸臣上曰今歲漕運比常更遲何

爲輒報工完且敘功太濫該部覈實以聞於是尚書朱
衡覆言河道通塞專以糧運遲速爲驗非謂築口導流
便可塞責乞遣官就彼覆勘仍命季馴戴罪管事報可
　戊午改工部營繕司郎中張純仍爲都水司郎中以
總理河道都御史潘季馴言其治河有功特請久任故
也　十月己亥以河南山東大水命工部申飭管河官
經理上流河防以備衝決　辛丑先是問刑條例有諸
決故決河防之律在河南山東者俱問發充軍而南直
隸徐邳一帶罪止徒配至是河道都御史潘季馴言徐
邳每歲河決之由河流衝射居十之四而居民盜決居
十之六皆以法輕易犯故也請着令自徐邳上下爲河

流所經行處亡有貪民引水灌田故決河防者一
如山東河南例俱發充軍仍增入條例中刑部覆從其
議　癸卯命總理河道都御史潘季馴速治茶城之淤
淺者以巡按御史朱守約言運船阻塞故也　十二月
辛亥罷總理河道都御史潘季馴同罷任漕運者御史
陳炌俱[illegible][illegible]任時禮科左給事中雒遵曰邳河勘工
竣[illegible]上言運船漂沒故將於漕司[illegible]按[illegible]太重故
一遇水發相隨而敗又官旗侵冒者多度不能償輒妄
引船壞自諉此則漕臣[illegible][illegible]等之罪也至於王家口初
決之時黃水盡從淺坡[illegible]流南出小河口藉令季馴稍
緩築隄　日則漕船可以盡出漫坡避新堤之險乃討

不出此又[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勝負功罪
[illegible]十分八九無可稽考如其章而季馴尤不宜獨免乞
[illegible][illegible]下[illegible][illegible]覆從其[illegible]故有是命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是年八月總督漕運都御史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可決
漕[illegible]淤沒戶部覆今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入罪者十
不及二二路河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乞遣風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史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賞[illegible]
俱停俸戴罪管事命御史[illegible]翔[illegible]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通考
是年河決[illegible]房等[illegible]　口都御史潘季馴役丁夫五

萬開匙頭灣塞十一口築縷堤三萬丈挑洪八十里故道漸復 南河全考

是年河決雙溝先是河漲徐州上下茶城至呂梁兩岸東山不得下又不得決至是乃自雙溝而下北決油房曹家青羊諸口南決關家口曲頭集馬家淺閻家口滾攔溝下家白糧淺諸口凡十一枝流既散輸流遂微乃決匙頭灣八十丈而河又淤矣趙孔昭翁大立前後治之雖功既告成而河竟於曲頭集大枝開冬初水落則於已下沙而枝復阻淺又議棄黃河運而鑿河迦河導運分皆莫可歸一於是即家起都御史潘季馴治之季馴之治水惟求復

故道而已乃上言老河故道自新集歷趙家圈出小河橋安流無患後因河南水患別開一道出小河口本河漸被沙淤嘉靖間河北徙故道遂成陸地臣奉命由夏鎮歷豐沛至崔家口由崔家口歷河南歸德虞城夏邑商丘諸縣至新集則見黃河大勢已直趨潘家口矣又親行至北十餘里自丁家道口以下二百二十里舊河形迹見在詢問臣即自潘家口歷丁家道口馬牧集韓家道口司家道口牛黃堌趙家圈至蕭縣一帶皆有河形中間淤平者四分之一河底皆滂沙見水即可衝刷臣以爲莫若修而復之河之復其利有五從潘家口出小浮橋則新集迤東河道俱爲平陸曹單豐沛永無昏墊一利也河身深廣每歲免泛溢之患虞城夏邑得以安居二利也河從南行去會通河甚遠閘渠無虞三利也來流既深建瓴之勢導滌自易則徐州以下河身亦因而深刷四利也小浮橋來流既遠則秦溝可免復衝而茶城永無淤塞之虞五利也疏入報可乃役夫五萬開匙頭灣塞十一口大築堤八十里故道復已而以漕舟濡季馴罷任 南河全考

明穆宗隆慶六年五月丁卯禮科右給事中雒遵條治運河五事 一曰茶城以南至邳州界爲黃河之上源南北兩岸長堤名缺北徙則新河有妨南徙則二

洪告竭且虞陵寢宜於北岸接築古長堤以遏豐沛之衝南岸續築堤以絕南射之路 一自清河至安東海口爲黃河下流雖有沙而不足帶挽不必築堤以費工力工部覆奏上皆允行之 戊辰命工部尚書朱衡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經理河工時以河道左右臣難遵旨衡當先帝時嘗奉命治河者故當今廷臣可使治水無出衡右者宜敕命總理俟功有次第仍令還視部事部覆上之 乃令工部尚書朱衡疏請從之 至衡遂長堤凡三百七十里并繕治豐沛大黃堤從之丁丑起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萬恭以原官總理河道提督軍務 二月己丑巡按直隸御史張

守約陳言治河緩急大略謂全河既復故道修治之策
在增築隄岸以東漫流以防各潰其地勢最下者如徐
州青田淺呂梁達曲頭集六十里直河至宿遷小河口
七十里皆宜修築大隄工最急自小河口至桃源清河
一百四十里宜築縷水隄清河草灣決口宜塞工次之
徐州至茶城四十里宜接補小隄茶城而上接曹縣界
北隄二百六十里宜築縷隄工又次之誠量其緩急次
第修治使可東直下停淤漫決可免而遙隄可施也至
河之殺也夫與其開不可必成之新河孰若修治已通
之舊河為力甚易所費數[illegible]若以數十萬
修河之費[illegible]入工部請從其議上然之　三月[illegible]
[illegible]河建水神祠廟以工部尚書朱衡請也

[illegible]

是年河決[illegible]工部尚書朱衡河道[illegible]
請創築徐呂起至宿遷縣張林鋪北兩岸隄各長三
[illegible]又徐州北至茶城[illegible]隄各長二十里
[illegible]都御史王[illegible]奏黃河遷徙不常[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以保無虞[illegible]
是年七月二十七日黃河驟漲自徐碭[illegible]
丈餘下流壅成巨浸宿河山陽安東鹽城邳桃宿睢
被災尤甚兩淮鹽場各衛所俱同[illegible]

徐邳河決漂沒官民船八百餘艘上遣給事中雒遵往
視還奏河流易治然必大司空往乃可圖也上又以
公兼右都御史經理徐邳等處[illegible]盡疏浚濬之
淺築徐邳之隄[illegible]數月告成
[illegible]

卷第二十六

河水

明隆慶六年六月戊辰神宗即位未改元輔臣高拱特請工部尚書朱衡解督理河工總督料理山陵事務從之　萬曆西遣御史周于德督理兩淮鹽課兼理河道　七月庚子吏部覆承德等守河事宜一議官守一議久任一管河官員防守修築必須歲月計任地方便責成河築宜隄計長三百七十七里六十七里每官一員俱以州判縣簿領之又添設府同知一員與管河通判均分計督如遇有急互相協理其每年修守著有成效者年終薦舉紀錄次第遷秩如管河主簿則陞管河縣丞縣丞陞州判州判陞州同州同陞通判其係科目者管河通判則陞同知同知陞僉事僉事陞參議副使參政按察使布政使累著成效則專以總理河道大用之久其任則河務愈精久其官則河臣益勸衡等所陳誠為確論宜行之

甲午工部尚書朱衡言國家治河不過濬淺築堤二策濬淺有漕黃交會之異濬漕者或爬或撈或逼水而衝或引水而避此可人力勝者茶城與淮水會則在清河茶城清河之淺無歲不然蓋二水互為勝負黃河水勝則壅沙而淤及其消也淮漕水勝則衝沙而通此用人力水力居十七八築堤有截水縷水之異截水之堤可施於閘河不可施於黃河蓋黃河負湍悍之性挾川瀆之勢所向何堅不破顧可以一堤當之乃縷水之堤不然河由淮入海運道實賴之故於兩岸築堤不使從旁潰溢始得遂其就下入海之性蓋以順為治非以人力勝水性故至今有五六十年永賴不變查清河之淺應照茶城例每年黃河落時定以河深導令身水由刷則蹤跡湮而塞必眾導而遏淮清江浦水勢最弱出口處所適與黃河相值以河民船由閘往來不得遂至沙淤壅塞既有挑河之役復貽患淮郡其於黃水盛發時閘各官排築護之務使濁流全從閘外入其餘堤撈務使停滯若海口則自隆慶三年海嘯從郭水倒灌低窪之地積為難浚今前水漸已消涸尤宜時加測驗有沙淤壅阻疏浚毋得稽慢有誤大事至於築堤黃河兩岸止是從水不得以攔截為名報聞　乙未詔均派兩直隸山東河南河夫於各州縣協徵　閏月地方八月己卯總理河道兵部右侍郎萬恭以搶築漕黃自陳乞罷不允　十月丁卯吏部覆總理河道萬恭議舊供職不宜以患病再行陳乞報可　戊辰復歸河南黃河遷徙地三分之一下民丁杞縣雜地原無丁城永安閘杞人艱苦其稅糧除派於杞後杞縣民逃亡甚眾復報入考城奏告紛紜至是撫按查勘明白乃復歸杞　庚午工科都給事中張文生言河道國家命脈所關海運方通河運之間道輕重緩急甚為較然顧黃河遷徙不

第今河流歸安河港皆可自淮安達及河工報完可告興役更之起為不莫可支持凡以為之不預圖之不早尚書朱衡之所經略至為詳悉乞敕河道諸臣及督撫諸臣併力彈圖不得推諉以海運弛意河工從之工部覆議衡又言漕河自儀真至張家灣凡二千八百餘里河勢四段不同儀真至清江浦與淮清至張家灣獨黃河不可以力排茶城以節其則閘河泉之水為河與黃河切近清河至茶城則黃河如上河也往故淤茶城以北當防黃河之決而入茶城以達當防黃河之決以出防黃河即淤以然更不可救自茶城至邳遷高築兩堤宿遷至清河盡塞缺口蓋以防黃水之出則正河必淤昨歲徐州之患是也自茶城秦溝口至豐沛曹單是處創築增築以接縷水舊堤蓋以防黃水之入則正河必淤昨年曹沛之患是也二處告竣則河深水束無旁決中潰之虞矣獨豐縣窪于頭至秦溝口應築堤七十里接古北堤與徐邳之間堤逼河身應於新堤外別築遙堤壁之重門待異增總神實此二項工程尤當及時修舉奉詔如議命河臣萬恭經理　己卯戶部奏請留漕粮於河自儀真城達於通州漕口運糧四萬石給長陵等八衛官軍月糧從之　十一月乙未以河工告成賞尚書朱衡侍郎萬恭銀幣及郎中吳自新銀兩有差萬恭自陳國家時賦仰給東南貢運轉輸全資河道徐邳以上河廣則水有所匯而縈迴徐以下則河窄狹則水無所容而泛溢故欲河不為患莫若令河專而深欲河專而深莫若束水急而驟束水急而驟使由地中舍堤別無策前都御史潘季馴議開一百里故道給事中雒遵議築三百里長堤人皆洶洶謂堤無益於河獨荷先皇俞允臣等督河道等官由盡地之利下募夫之令期以九十日而工止六十期以六萬兩而費止三萬堤工遂成河流順軌臣等復念築堤如築邊守堤如守邊又會題設官夫建鋪舍置器具使守以今年黃水大發而二堤竟不浸河身無虞北運無一水阻南運無一水阻因陳各官勞勣請加以酬工部覆從之　己酉河道侍郎萬恭奏河堤既成使守宜嚴其堤自邳州睢寧縣起經宿遷至桃源清河長二百二十九里每里用夫五計夫萬七千五百四十一名除調撥徭夫外仍募夫一千六百七十名其工食支河道銀四千八百一十一兩有奇秋分派起末盡十月而歲為常則堤堅固而上無敗議興茶南北並峙若南強北弱則勢必北決張秋等處可虞北強南弱則勢必南決徐呂二洪可虞又恐南決徐邳致生咨怨今時諸督數萬之夫傳七十日竣事接繕舊堤既不多損民地煩集役又不多費官銀且堤當城以上則上源水有所束得沖刷之宜入堤碭山以下則下流水有所容無泛溢之患治河之策似為長便詩覽

原係添設乞敕法寶在衙門應便補報疏下吏部 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元年正月辛卯河道侍郎萬恭奏先臣工
部尚書宋禮開河元勳功在萬世乞照平江伯陳瑄例
補給卹典章下工部覆如恭議命予禮贈謚蔭一孫入
監讀書　四月乙卯總理河道兵部左侍郎萬恭予
萬元任入監讀書吏部言恭雖經給文敕於行檢無礙
近科臣劉伯燮奏薦起用具見公論致用給錄不虛薦
辛丙工部尚書朱衡覆科臣朱南雍議古治河之法
杜萌弭患者上策則隨時補救或築堤岸以防其奔潰
或建閘設以殺其勢或[illegible]合流以[illegible]其壅滯或於上
流以漫其沖突此外更無奇策今防黃決則秋邳之漫
堤當與豐沛之長堤當加嚴密復則境山之石閘當復
呂孟等湖減水閘當建盡塞湯則茶城之合考溝清江
口之合淮水當分布官夫大加疏浚湯沖突則武家口
咪城銅夾廟等處之倒涉當布列夫料預築埽坎河南
山東之太黃堤與縷水南堤當增高厚盖決之地也由
翁河道諸臣悉心經理多方區畫務圖經久之計毋恃
目前之安從之　六月甲戌兵科給事中趙思誠奏請
清查河道錢糧催徐淮賦役於海口旨下該部　七
月辛巳工部覆給事中趙思誠言黃河挾百川萬壑
之勢盖以伏秋漲潦之水拔木揚沙排山倒海所向無

堅不破所賴以容納者在海而輸洩之路則海口也海
口梗塞一夕則無淮安再夕則無清河無桃源運道沖
決傷天下之大計人民昏墊損一方之生靈關係誠不
淺小故必疾使之洩其害始息必多為之委其洩始易
淮安舊有八口今止存其一委既少則流必緩故宜早
計急圖至於近年河水大發加之淮特[illegible]河決之後沖刷
未盡淤塞迷積故河身日高隄岸日卑日增終當
多加宜行河臣諸臣速[illegible]以築上是之　八
月甲[illegible]河道侍郎萬恭奏今年七月黃河[illegible]水漲沛池縣
[illegible]成口至[illegible]五丈餘[illegible]月分始歸漕皆故
道行[illegible]口未見[illegible]日[illegible]房村口堤一百
餘丈正河千里安流至茶城口止一十餘里四五千艘
連出[illegible]以來治河之法及今所[illegible]以
閘疏下工部 明神宗實錄 是年茶城復淤徙建境山閘并議房
村等處建岸及築遙堤四又開草灣導河自安東縣從
至金城五港入海[illegible]溢如故[illegible]沖之則隨塞隨
決 [illegible]
是年河決崔家口決房村 [illegible]
是年八月決房村工部題將沛縣窪子頭至秦溝口築
堤七十里接古北堤徐邳新隄外別築遙堤而河精
安運道亦利 [illegible]
明神宗萬曆二年正月辛卯工部覆工科給事中吳文

佳等題稱茶城爲黃漕交會之地其勢必淤而徐邳隄近河深其勢易決乞咨河道侍郎萬恭將茶城并房村一帶應築應濬事宜作速從實奏報從之　三月丙戌工部覆河道侍郎萬恭議處河患四事一議疏治茶城淤淺茶城當漕黃之會培築小隄預作小河寬止數丈以爲東水之計其夫役取之徐州洪夏鎮督發不必更煩經費一議修復境山閘座境山舊閘雖深至二丈五尺者不可與合相度地形從新創建復自兩岸各築一隄東抵山岡西屬古洪河縷水長隄水發可閉閘以遏沙遠於兩隄之外落下放水以沖積沙於方淤之初待運盡之日併力興工毋得延遲一議保護房村一帶隄岸徐邳南北兩岸新隄束水中流以防潰決但河形曲直不同急溜埽灣之處伏秋水發不無沖決而房村以上爲甚今宜於正隄一帶大加幇築遇溜去處創建遙隄及青田淺以下舊有遙隄者一併加倍高厚但諸臣集議欲於黃鍾集之上分水由符離集出小河口竊恐有並行之河決無兩盛之理萬一全河奔趨新經趨符離集則境山上下四百三十里將爲陸地嘉靖甲子之患可鑑也前議亟宜停止一議接築子頭古隄先年黃河北徙溢入運河爲患接築前隄護一時也近自桂連續隄頭通築長隄黃水再無空隙可以北徙前項似可省築惟境山至留城一帶東隄内東河水外臨湖波

往來牽挽勢必由之見今沖刷數多相應加築其筋山縣陳孟口新沖決口永禁築塞使黃河水發歲歲分洩以圖永利如議行　己亥刑科左給事中鄒岳奏國家借黃河爲運道上自茶城下至淮安五百餘里乃茶城有沖淤之患徐州有洪坎之危邳州有淤塞決口之虞驗之歷年可考也臣去年奉差經過淮安正值水發之候民居漂蕩罔之地方父老皆言自嘉靖四十四年五年河水大發淮口出水之際每歲漸高今則高與山等此沙所壅自淮而上河流不迅泥沙愈深其邳州之淺房村之決呂梁二洪之平茶城倒流之弊皆由此也今不務治口之沙乃於徐沛呂梁地形高處日築隄岸以防水勢挽自宿遷而下聽其所之則水安得不大而民之爲魚未有已時也臣聞之竊嘗見宋人李公義王令圖獻濬川杷法以巨木八尺繫於舟以鐵爲齒列三行兩端有輪以挽繩之行淺水中舟過則泥去此古人已試之法試效而用之能疏淮口積沙而去其最下之塞則徐淮自無濟溺之虞能疏呂梁積淤而得其高低之形則茶城自無倒流之患此固古之可以理之必然者工部覆議咨河道侍郎親詣海口踏勘具奏從之　八月癸丑總督河道侍郎萬恭回籍聽用　八月庚午以淮徐揚州等處積雨爲害河溢禾稼漂墊各蠲賑有差　九月丁丑工科給事中胡汝欽條陳漕渠三

事一議責成水利道宜令移駐河上仍嚴選委廉能佐貳
親歷隄防如各殫心力而水患異常猶從末減不比之
務以致沖決者從重參處一議浚築決口之既以殺水
勢然必有容水之處斯下流以暢上流不壅否則徒勞
民傷財一旦淫雨異常河水陡漲為害更重宜詳察地
勢務求永利部覆從之　戊子河南副使章時鸞築睢
州[illegible]以遏[illegible]河南御史楊鎮劾其築堤[illegible]
也　閏十二月[illegible]先是議開[illegible]至[illegible]督理
河道[illegible]則四十里[illegible]下設閘數十里
仍石委難議罷惟築山以下至丰山出于洪口一帶傾
於閘落口向東南與黃流頗順并估合用銀一萬四千
二百七十餘兩且新舊兩河必有一通可保萬全宜行
河漕部覆報可　世宗實錄
是年決邳州婁兒莊等處決口　河防全考
是年決鄒家館　續文獻通考
是年秋七月二十四日辰刻微雨入戌風大異雨如
注次日夜益猛拔樹撤屋東海大嘯河淮並溢漂蕩
山清安鹽等邑官民廬舍一萬二千五百餘間溺死
男婦[illegible]江等一千六百餘口　淮安府志
是年河淮並溢漂官民廬舍溺死男婦　[illegible]志
萬恭字肅卿南昌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歷僉都御
史巡撫山西丁艱隆慶六年春給事中劉伯燮薦恭

行水金鑑卷二十一　九

異才會河決邳州運道大阻上遣尚書朱衡經理復
命恭以故官總理河道恭與衡築長堤北自磨臍溝
迄邳州直河南自離林迄宿遷小河口各延三百七
十里費帑金三萬六千兩而成高寶諸湖夏秋泛溢
浚議增隄而水益漲恭復以建平水閘二十餘以時
洩蓄仍令浚河不復增隄[illegible]恭強毅明達一
時稱才臣治水二年以[illegible]其不職者罷歸家居垂
二十年卒　[illegible]
黃河[illegible]而下河[illegible]治法宜緊之必勿堤
宿遷而上河[illegible]治法宜束之亟堤可也又徐
邳水高而岸卑故溢決之患在上宜築堤以防其上河
南水下而岸高衝刷之患在下宜捲埽以制其下不
知者乃一以隄治是[illegible]也徐邳以埽治是
擊項[illegible]踵者也其失策均也　築堤余以[illegible]
增築二[illegible]之法築邳宿二百七十里不用[illegible]
制即[illegible]五[illegible]夫[illegible]於二百七十里之中分為信地
編定字號萬杵齊[illegible]分之則為各段合之則成長堤
[illegible]不[illegible]遲勤惰不令而嚴始以十萬
金計終三萬成之便[illegible]也　築堤有三禁毋[illegible]旁基
毋掘古堤毋[illegible]　淮安隆慶中水萬曆壬申又
水或云海口淤塞[illegible]之[illegible]令司為[illegible]則[illegible]十
里[illegible]之與[illegible]冬中洲渚數見海中[illegible]濤

行水金鑑卷二十一　十

杜日耳舟從何繫人從何依土從何施且淸河之流
昔駛海口則淸河當上行矣古無濬海者有由然
哉而怨淮水罪海口者謬矣　河隄之法有二有截
水之隄有縷水之隄截水者遏其河之沖而斷流阻
之者也治水者忌之縷水者順其河之勢而使流東之
者也治水者使之大水之勢純也專則急而後可
河之為勢也合則迴旋則決若能使其勢之趨而
是以來之河患得治唯河勢南而就之從北河勢合
不敢之使分以從天地之氣化而及天地之自然以
治多事也已　徐邳隄水之隄其始役也與諸以謂
黃河必不可隄笑之其中也隄成三百也小里以謂
河隄必不可守疑之其終也隄鑄星所役夫攻實歷
隆慶六年萬曆元年運艘行濟中若平地河隄則六
百里之隄以東河患外捍民地邳睢之間為山之地
五秋隊袁家口此隄之餘也民大悅衆乃念昔完實智
者起故於未於衆人定議於親敎諒哉　黃河北徙
其北岸兩自曹縣鄉有縷水隄一道長四十里踰豐
碭界歷徐州衛地界亦有縷水隄唯曹單之交缺八
十八里餘為之縷隄復增是碭山界東引之延袤二
百餘里若前山之以以北護泰黃隄南遏曼河目是
河北絕水患泰黃若崇墉矣今刻石準山之岸以紀
之　沿河夫役出之農家故以矣錢糧所以費之也

有司者復追之錢行皆價而且散矣濱河蕭條奉旨
屬禁四省之夫鋪行者追其腳冊以焚之商賈乃安
開鎮漸復弘正之風而河夫始有寧宇矣
河南偏河上源地勢南高北下南岸多強北岸多弱
夫水趨其所下而攻其所弱近有倡南隄之議者是
偪河使北也北不能勝必攻河南之銅瓦廂則徑決
張秋攻孫家渡則徑決渦壽諸處也若南攻不過
溺民田一季耳是偪之南決之禍小而北決之患深
今隄無夫與無隄同有夫無鋪與無夫同邳徐之
隄為每里三鋪每鋪三夫南岸自徐州青田淺起至
宿遷小河口而止北岸自呂梁洪城起至邳州直河
而止為每管守管者一員分管信地州縣佐者六南
詳以千文編號以鋪以百家姓編號按信地修補隄
岸遇漲水發各守信地遇水決則管四鋪老
人執鑼而呼左者以左夫赴而至右者以右夫赴而
至管塞之不勝則二總管以遊夫五百鼓而至赴之
此常山蛇勢之役也　黃河之緊急如風雨智者失
其謀勇者失其力惟有藉土之微而已故勢亦重也
語夫則以千計語料則以萬計乃有備無患與防邊
同而防河又難以與防邊四防之患異今防邊大司
農歲發數百萬而防河則否故隄防稍緩者一年備
一年可也若河南陶家店銅瓦廂陳坡口等處可禁

花樹山東武家壩徐州曲頭集旁村口判椿草蘇[illegible]
柳梢宜兩年之備可也[illegible]
往台河者以新削工料而能以之移往近處事不知
行小費者始大計操散權者無專功漕渠不塞遂成
江河壞也久矣善治者二言以蔽之曰毋惜費毋掣
肘 余嘗參將營總河而押運皆兩直隸山東河
南四省經略皆始於隆慶四年一為漕運一為漕務終
南京兼先是二省多盜一省擒之日已散二省為擒
不 以故中原多盜江南京運漕腹多有饑則役起
而奪之糧往往見告矣乃以沿河漕財之盜發則檄
四省兵二千備道擒之隆慶末萬曆初盜不得脫者

自是大息而又以山東營河副使兼濟寧兵備每兵
一千徐州參將正二三四月運盛行則提徐州軍卅
八百名駐於徐以護運爲左哨五六七八月提歸德
卒一千駐於商丘以備高杯之盜盜者爲右哨九十
十一十二月提宿州卒七百駐於宿以右控河南左
引江北爲中軍盜小發則分營三擒之大發則合營
總擒之而下二兵備之兵聯須翼於西徐淮睢南
東沂騎於東濟曹臨天大名七兵角於北與千里輔
夫蓋朝廷有深意矣 總理經費歲用六千[illegible]
與白門快念鼓軍民皆役餉食其備[illegible]
年如各邊軍門例派之四省濟民力紓矣[illegible]

[illegible]行水之法治有餘先下流治不足先上源[illegible]
公曾有全河而後能治河又云以河名者不盡焉之
情夫圖將不盡矣況與圖乎今以今善圖者桑傳一
自孟津二千里達於海口圖之名曰黃河圖一自張
家灣二千八百里達於瓜儀名曰漕河圖皆所載而
縣紀之漂識而誌書之日不能暨之故有一瑞勒石
於總河之門也堂後來者按之其以為全河乎抑
為河御乎 黃河會計於備河患皆以[illegible]
一門 此在河史兗州夏[illegible]河南開封[illegible]
大名東[illegible]用[illegible]用但從黃河先年[illegible]今經
行上道[illegible]有八埽[illegible]

[illegible]曰暗口[illegible]上牛口截河曰遙水有四堤曰遙曰
縷曰曲曰直 黃河四堤分治水者多[illegible]直而轄
偏曲不知遙者利於守堤而不利於深河偏者利於
深河而不利於守堤曲者多費而東河則便直者省
費而東河則不便故太遙則水漫流而河身必墊太
直則水溢洲而河身必淤四者之用有權存乎變而
通之存乎人也 治黃河之淺者舊制列方[illegible]數百
如讐而以[illegible]
莫視也上疏則下[illegible]則彼淤今何以[illegible]黃
河故虞城生員獻策[illegible]以人治河不若以河治
河也夫河性急借其[illegible]而役其力則可淺可深治在

考掌河法曰如欲深北則南其堤而北自深如欲深
南則北其堤而南自深如欲深中則南北堤兩束之
衝中堅焉而中自深此借其將而役其力也功當萬
之於人又其始也故堤以使河之深其終也河深而
任堤之役今日北岸河之法也欲淺以為州法若
何日又用之可其法為之固堤令可得而驗也漢
衝之不去而又蹈其覆轍落則隄復隨急不使之別
出而堤外水皆緩閑堤之外垂埽為河灣余說之爲
茶淤之州為徐邳之河無弗效者故曰以人治人以
事處事以將遣將以兵練兵　山東河南黃河之北
大堤若阜起修武迄沛縣之窰子頭綿亘五百餘里

曰秦黃堤河人呼曰南老堤夫堤迄黃河北十餘里
不呼北堤而呼南堤蓋先年河行秦黃堤之北始突
堤之南則秦黃固南堤也今河循銅瓦廂武家壩則
又指秦黃為隄矣隆慶末復循曹單豐沛路戚山華
山為之縷水堤二百里是秦黃以堵水爲遙縷水以
秦黃為學南北相特犄角之勢也而又續窰子頭之
大堤接戚華二山之縷水則魚臺可安枕而南陽至
黃家閘永無黃河侵陵之患矣　始皇隄亡此身張
芒縣之中南北相距數里厚可三十丈高可五六丈
始皇築以象天之二河東人言起咸陽迄於萊一以
漳河之南徙一以為馳道從咸陽至東方求神仙蓋

馳南堤為車馳北堤子路則漳河亦湮之矣澳今
視之皆粉土所成東人呼始皇堤又云萬里隄蓋萬
古雄堤也傳曰為馳道之盛至於如此後世子孫曾
不得蹤舉而托足焉今黃河乃穿堤南行三百里豈
從子孫不得托足蓋河伯亦不得托身也已　與其尚水

卷第二十七

行水金鑑　卷第二十八

河水

河防十四要其一河南原武縣胡村鋪崔家莊封邱縣于家店祥符縣劉獸醫口陶家店馬家口蘭陽縣銅瓦廂儀封縣宅泥河陳城口榮華堤考城縣芝麻莊李秀廠滎澤縣小院村賈魯河堤俱爲要害而陳家店銅瓦廂更爲喫緊府佐總管而內縣管河官分治之其二山東曹縣武家壩曹單紅岸樓水堤俱要害而武家壩尤爲喫緊府佐總管而一縣管河官分守之其三汶河新創坎河石壩夏秋之發任其灘上漫流以殺其勢或損或增抽添諸石汶上

管河官兼管而老人分理之其四南直隸徐邳之間新堤曲頭集黎林鋪房村雙溝吼家口王家口白浪淺俱要害而曲頭集埽灣直射內有舊決河身尤喫緊焉司河者宜役全神於此其五南岸天字鋪起列字止北岸植字鋪起鄭字止徐州判官分守委官協之其六南岸孫字鋪起成字止北岸王字鋪起洗字止靈璧主簿分守委官協之其七南岸歲字鋪起余字止北岸韓字鋪起嚴字止睢寧主簿分守委官協之其八南岸生字鋪起果字止北岸菜字鋪起宇字止邳州同知分守委官協之其九南岸弥字鋪起火字止宿遷主簿分守然縣河稍遠止北岸無堤原不

當衝水發之候宜令總巡官可以上至境山箭淮安同知總管直河以下通判總管然直河以下河寬水平防守爲易直河以上河勢陡峻防守爲難水發之候宜令協而守之其十境山赤龍潭大壩茶城大壩俱攔水堤徐州管河官掌之其十一豐沛碭黃河北岸地勢卑下新建大堤最要害一縣與史平時則分而理之緩急共守之其十二　豐沛蕭碭黃河南岸地勢高卬水發亦無虞必埽盡上潰必漫須臾日甚恐之無處消東注之勢斷從徐邳了未可無慮也須權利害重輕急緩圖之其十三淮安通濟閘外淮黃交會易於填墊萬曆元年建天妃閘春運五日而過

四千艘出河之捷徑也新河及通濟閘可勿用之矣其十四高寶諸湖山陽黃浦平河閘伏秋浩渺無從宣洩宜堤民靈苦之司河者有二十三平水閘以待而又以瓜儀二閘通漕入於江夫洩之者多則蓄之者薄湖水不能使之災矣　黃河盛發時飛報邊情擺設塘馬上自潼關下至宿遷每三十里爲一節一日夜馳五百里其行速於水汛凡患害急緩隄防善敗聲息消長總督者必先知之而後血脈通貫可從而理也　凡黃水消長之有先幾如水先泡則方盛泡先水則將衰及占初候而知一年之長消觀始勢而知全河之高下甚曰識水高手者惟黃河之寅有

之　防河請以戰喻夫審以秋為敵寇出沒無常防
之不嚴則內地荼毒以伏秋遽然消長即不可守之
不固則隄岸橫衝夕暴猛雖有其時而衰弱亦有其
候防河者伏秋戰守數合以防其鋭洩至秋深水降
河勢自緩不戰而屈之矣故防守者要緊止在八九
月數月之間不足為也防河者所重止在五六七
十餘日小汛不足憂也但一汛之中又只汛有數合
夾日惡兵躍馬去則解甲息兵是在於有能者識之
但在於役者無必勝之勢夫黃河非特大之水也如江
水異每年發不過五六次每次發不過一四日故五
六月是其一鼓作氣之時也七月則再鼓而盛八月

則三鼓而竭且衰矣萬一河勢虛驕鋭不可當我且
避其鋭氣固守要害如河南之銅瓦廂山東之武家
壩徐州之幽頭集布陣嚴整二守四防以待而姑以
不要害之隄委而當之以分弱其勢以全吾要害於
是水勢漸落於是所委之隄隨決而隨補之則與敵
軍之令後乃再固而我河身致整於河如此則不之
攻我也有限我之守可也無窮以無窮防有限或不
勝矣故之而常於請河事畢矣余往殺倫於此則
號外無他長也不過審緩急之機要之於此也矣
故善守則敵易疲善持則敵易竭是我常為主彼常
為客復有不可守之河不可破之堅故戰者莫

妙於持尤莫妙於委　四防中風防尤宜慎之房村
決風濤鼓擊不已黃呂梁以巨舟數十障於決口風
濤遂淨亦奇事然河隄千里舟不及也古有黃河風
防之法如遇水漲濤擊下風隄岸則以秫秸粟藁及
樹枝草蒿之類束成綑把繫纜下風之岸而繫以繩
隨風高下巨浪止能排擊其把且以柔物堅濤愚之
足殺其勢隄且晏然於內排擊無及于矣今隄外
幫丁此風防之要訣也須把似可以即為撲堤之需蓋
有所借而無所費云　河決口之患一不如上有所決
下奪所受皆以溢決不必隴以豬其既漲落不注直
衝之耳若二決而一塞者口通此人不可以而奪禁

可也否則激衝勢洩恐成河身則正河流緩而淤矣
今於房村以搶築法為之正河即安　黃河為中國
患久矣神禹以來或言於三代或言於漢唐宋時局
不同或言於秦晉或言於宋鄭徐淮地則不同今治
河者動況古說則以三代治河之法用之漢唐宋可
乎又以秦晉治河之法用之宋鄭徐淮可乎特以數
事拘儒者不可得皆列於左　一名穿漕渠以殺水
勢此漢人之言也特可言之秦晉峽中之河耳若入
河南水匯土疎大穿則全河由此而舊河淤小穿則
水性不趨水過則平陸耳矣八事則是分則緩河急
則通緩則淤治正河可使分而緩之道之使淤哉今

治河者第幸其合勢急如奔馬吾從而順其勢堤防之約束之範我馳驅以入於海淤安可得停於不得停則河深河深則永不溢亦不舍其下而擅其高河乃不決故曰黄河合流國家之福也　一我朝之運不藉黄河此先臣之言也蓋欲黄河由禹故道而以西山東汶水三分流入徐吕二洪為可以濟運邇偶為不賴黄河之説耳夫徐吕至清河入淮百有餘里皇嘉靖以河身直趨河南孫家渡抵皮寰或南會於淮或出小河口而二洪幾斷漕事大困則以失黄河之助也今欲不賴之而欲由禹故道則弱汶三分之水曾不足以濕徐吕二洪之沙是覆杯水於積灰之上者也焉能盡舟二洪而下經徐邳歷宿桃河身皆廣百餘丈皆深二丈有奇汶河勺水能流若是之遠乎能濟運否乎故曰我朝之運半賴黄河也　一黄河北徙國家之利此先臣之言堪輿家者流之説也不知三代以上都冀州黄河若張弓然其時大江以南多未貢賦故山東之運東而至西秦之運西而至原不藉南運也若河南徙則東運既不便而黄河之水從太行而望之勢若反而兆王氣乃微今今貢賦全給於江南而又都燕據上游以臨甸服若河南徙則萬艘度長江穿淮揚入黄河而直達於閘河於衛貫白河抵於京且于會萬國其便若是若北徙則徐

邳五百里之運道必失人[illegible]是國家之福也　一黄河不能復禹故道必從徐邳故道此近臣之説也蓋徐邳[illegible]水患[illegible]一不知徐邳之患[illegible]又由先年河行房村口近年[illegible]而決而徐邳之水患[illegible]河患不在徐邳必在[illegible]不在河南必在徐邳[illegible]河[illegible]府[illegible]兩河[illegible]支吾而[illegible]南[illegible]天[illegible]河[illegible]行徐邳而後河南息二百年之大患居半[illegible]者僅一十餘年今若復河向之故道當從人力以勝之是又移徐邳之患於河南而又生二洪乾涸阻運之患也第環徐邳二百里[illegible]河不[illegible]而徐邳之患消故河自徐邳則民稍[illegible]而運利由河南則民與運兩患之[illegible]毋論[illegible]民[illegible]之大[illegible]也又[illegible]水深即[illegible]徐之患[illegible]河秋一[illegible]不[illegible]甚故曰河南故道不必復也　一[illegible]清[illegible]人生此史臣之言也[illegible]謂五百年[illegible]則[illegible]也非河[illegible]説也夫[illegible]所當[illegible]而今[illegible]毋以黄河清為上瑞[illegible]哉夫黄河濁者常也清者變也欲其常濁而不清從濁者盡沙泥[illegible]急[illegible]沙[illegible]不得停息而入於海而後黄河當深常通而不決清則水澄[illegible]泥不復[illegible]不[illegible]入

海徙積墊可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乃[illegible][illegible]欲
[illegible]沈[illegible]見勢不得[illegible][illegible]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得[illegible]合[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後[illegible]下[illegible][illegible]決以使[illegible]勢此[illegible]待[illegible][illegible]而後
[illegible]故夫河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改[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上[illegible]非[illegible]川思故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治[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役[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設之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大耳
故[illegible]萬[illegible]清[illegible][illegible]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明神宗萬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淮[illegible][illegible]大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按
御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絕[illegible][illegible]故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諸
[illegible]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閘[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口石[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部覆議命河漕及勘科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乙未工科都給事中侯于趙等
覆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方[illegible][illegible]水[illegible][illegible]在下流壅滯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
八[illegible][illegible]入海之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黃河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勢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石[illegible]口以[illegible]與鹽[illegible][illegible]之危[illegible]安東[illegible][illegible]以
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備其間[illegible]先後[illegible]欲先[illegible][illegible]石[illegible]而後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舒民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八月[illegible]丑河決[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山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曹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史[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決口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山決口當改[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口[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水之路工部覆議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不[illegible]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容[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可分
[illegible]以[illegible]入勢皆當從長計議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十月

[illegible]在兵科給事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為念宜令[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可[illegible]其勢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安[illegible]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理河道[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伏秋[illegible]
[illegible]水勢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水
[illegible][illegible]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工部[illegible]
是年[illegible]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口北決[illegible]水從[illegible]家[illegible]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以下[illegible][illegible]南北[illegible]沒千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是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止風霾大作可[illegible][illegible]張千里[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心草根以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萬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月壬午總理河道[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乃[illegible][illegible]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宗[illegible]海之要而[illegible]大[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一[illegible]怪年年中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兩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名定[illegible]長
大[illegible][illegible]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必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一
千[illegible]百[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惟析
[illegible][illegible]不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永[illegible]
用餘如議　癸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冲

夫民鮮江所有婁阱蓋濱海以港浚水道達入海出于
雲梯一徑致今補黄河尤泛溢而鹽安爲實不復以
收拾矣開家轉運惟知係漕而不暇急民故朝廷設官
亦未治河而不知治海臣請另設水利僉事一員專駐
海道乃以淮安高河通判改爲水利同知令其察度地
宜講求疏浚如漢河及老黄河俱可疏海何必專事雲
梯并乞留後封漕米三萬石及鹽商內可派銀二萬兩
以四萬二十餘兩以帑增工疏淮河各得其所歸運道
亦濟其故下吏戶工部議奏如其請乃優詔答之曰淮
揚積年水患朕切於發帑無實心幹理之人吳桂芳素
有才望所陳治河當先治海尤切事理即令悉心經畫

舉行若能力踐其言事先底績當重加賞賚以酬其功
〇內陞營繕司署員外郎事主事黄猷吉爲河南僉
事駐淮安治水　三月辛丑以總理河道右副都御史
潘季馴巡撫江西　四月庚午漕運侍郎吳桂芳言黄
河自徐邳而來至清河與淮水合流經清江浦外河東
至草灣又折而西南經淮安新城外河轉入安東縣前
直至雲梯關入海近年雲梯關海口沙壅水勢北向河
流漸淺淮安新城外河深不過五七尺惟清江浦相對
草灣地方地形低下黄河遷徙中決欲奪安東縣後施
徑入海以縣治攸關屢決屢塞致近年淮黄交溢去歲
草灣迤東自決一口宜於決口之西王家莊之東開挑

新口以迎埽灣之溜量長五百一十八丈四尺計土十
萬四千九十一方共工銀七千二百八十餘兩糧米二
千八十一石集銀一千二百四十餘兩總約銀八千五
百三十餘兩其全不填河處可暫堵之處逐段估計
通長九千七百二十三丈計用六萬八千一百五十餘
兩又兩處用管工官一百九十一員口糧銀共一百五
十餘兩又用水車四十部共銀八十八兩又金城至桂
甲墩五港岸地勢低窪應築東水隄岸一道今用銀四
千四百四十餘兩應築缺口二十八處約用銀五千兩
通計該銀一萬八千八百七十餘兩查截留河工[illegible]
折席等銀及工耗罰米共銀七萬二千四百餘兩未足

九千四百餘兩應於鹽商修河銀內支用語云救一路
哭不當哭一家哭今淮揚鳳泗邳徐不啻一路矣安
東自衆流匯聚以來獨文廟縣衙僅存樑皮已不成邑
即使全河遷之亦不過一家哭耳況勢又不能抑
河始爲往事所鑑屢修乃人情共見完下所可議以部
覆請如一面遷之安東以拯全生之齊漕臣[illegible]可聽
報可　辛巳總督漕運侍郎吳桂芳言淮揚水多在
下流海口之塞上游河身之高欲浚河身先闢海口臣
前開草灣入海新有次第至於河身之高不過緣從人
後曾以疏消集又集中有以混江龍浚河者其制用橫木
造軸[illegible]水入泥激行走船行能轉將泥隨起大約一

回可浚積淤二尺日逐推淌務深三尺而止但遇桃花伏秋水發即行推浚每歲將浚過河身丈尺年終奏報其清河以上邳徐茶城則責在河臣浚否惟命下工部言疏浚兼施治河長策宜令總河衙門一體推浚從之　五月癸巳工部言河道銀兩専備修河邇不報部致偶有奏請無憑酌議乞行河南山東各布政司并南直隸各府用盡數查出置循環二簿明開舊管新收開除實在每半年赴部遞換庶本部有籍可稽而河臣推諉難施從之　丙申兵部尚書劉應節以河工罷上書自劾乞休上温詔留之　乙巳改工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徐栻爲兵部右侍郎兼管如故提督軍務巡撫浙江栻以河工未竟上疏乞罷不允　七月辛亥以草灣工成立河海淮三神廟賜名顯佑　庚申工部覆御史陳功漕政五事一議濬夫黄河綿亘五六百里中間號地轉曲牽挽最難各船有限之夫前後安能周集查徐呂二洪設有洪夫約一千名二洪今爲平流洪夫多用之修築宜於糧運經行時酌派沿河濬處隨宜调用此則宜如御史言權宜借調候糧船過盡仍歸二洪者也上然之　八月乙丑工部覆直隸巡按御史鮑璧奏草灣河工告成計河身長一萬一千一百四十八丈九尺塞過大小決口二十二處募過人夫四萬四千名實用銀三萬九千六百六十兩糧四萬六千一百七十一

石準銀二萬七千七百兩以一月二十日起工本年六月十二日報完固敘總督吳桂芳副使舒應龍僉事黃獻吉淮安知府邵元哲及同知劉順之通判蔡玠等并府縣各官分理功上曰海口既浚水患漸平各官功賞可嘉先賞吳桂芳銀幣舒應龍以下各賞銀有差仍用心修舉功成另敘　乙酉巡按直隸御史邵陛言淮徐揚自海口沙横河身淤墊桑田盡成湖泊錢糧連負獨多頃開草灣河導黄淮赴海雖當大漲旋漲旋消不復停積數十年魚鼈之淵幸有平土但荒田初墾收獲爲難乞將二府一州所屬州縣曹糧分别改折三年其一切起存錢糧料價亦命停徵於三年後帶補以示寬卹下戶部覆謂河水之來漸平則剗膚之災自息豈可預爲三年之請然冀非常之恩惟萬曆元年二年拖欠若未係災處物實奏豁從之　九月壬寅總理河道右僉都御史傅希摯奏報河決常家樓約三里餘又決沛縣縷水隄二處一長一百三十一丈一尺一長九十五丈七尺又豐縣決長隄二處一長五十餘丈一長六十餘丈曹單決長隄七千餘丈約三里餘下所司　十月乙亥鳳陽巡撫吳桂芳等以河決豐沛徐州睢寧邳州野居民漂溺災沴異常請發各庫倉貯積銀糧及留徐州南兌銀三千六百兩有奇備賑各項起解錢糧分别被災輕重緩征會山東巡撫李世達亦以金鄉魚臺單曹

等縣田盧盡沒請蠲漕米留銀并動支贓罰官銀備賑俱
下戶部議可從之 [illegible]
縣為黃河擁嚙請遷縣治[illegible]
數百步不必移民而備[illegible]
邑縣治以避水患[illegible]
嚴縣無留[illegible]何以[illegible]
體帑[illegible]小費則[illegible]
舉者輒費有限而撫按[illegible]
監銀余即數[illegible]
往損一帶皆墊已耗藉此以聚失業之人[illegible]
之人亦得藉飢寒之變於以與教化[illegible]

然之 十一月丁亥以黃水衝海沿山東[illegible]
縣[illegible]編浚鋪閘備河夫等銀及存留水學廣盈等倉米
銀暫與蠲免其臨德二倉小麥亦令停徵有司[illegible]動
支倉庫贓罰等[illegible]
估 丁丑工科都給事中劉鉉等疏[illegible]
吳桂芳大約謂[illegible]既開可復大[illegible]
八[illegible]之分[illegible]不[illegible]為桂芳[illegible]於是[illegible]
理南北此百餘年來成規[illegible]而天妃
閘以南屬漕閘以北屬河道[illegible]河決[illegible]
縣縷水隄一為徐州黎林鋪一為桃源崔鎮各[illegible]存
恐難越俎至於草灣之開秪以去春高寶水患沖嚙淮

安山橋諸市且[illegible]新城[illegible]可[illegible]水之合
使上游亦不復[illegible]今[illegible]平地山陽以南
諸州[illegible]水落[illegible]每[illegible]米銀[illegible]亦[illegible]矣
若以山東徐邳之河決不[illegible]
臣等之[illegible]
不惟[illegible]一人[illegible]
[illegible]以為人[illegible]以漕[illegible]分地責
成而桂芳[illegible]如[illegible]黃淮[illegible]決[illegible]大
多[illegible]以[illegible]御[illegible]淮南河吳桂
芳[illegible]饒然之
史[illegible]今日大政莫重漕河頃以吳桂芳督漕侍[illegible]

勢總[illegible]其所重矣桂芳亟[illegible]宿九閘
月而草灣今[illegible]入海之口[illegible]
如奔馬[illegible]黃河建[illegible]之勢遠與之[illegible]
河[illegible]入海之[illegible]
口大者十餘丈小[illegible]丈今[illegible]且[illegible]矣[illegible]以
河漲責下草灣[illegible]任事之氣至於徐呂[illegible]高[illegible]勢
已[illegible]不問[illegible] 策以疏浚之七月以來決[illegible]決
豐縣大者二百餘丈小亦四五十丈曹單決至一百餘
丈而崔鎮之決[illegible]三[illegible]全城會
草灣入海將來恐奪全河之流如雲梯關故[illegible]而顧乃
嵗之氣數[illegible]以[illegible]無[illegible]以並[illegible]

俱疲乞勉桂芳益殫任事之忠毋以憂讒畏譏稍懈績
成希摯弗曠司空之職急以疏浚塞決贖前愆庶乎新
運可濟工部亦以爲言上然其說命兩臣加意經理亟
爲修築無悞新運 明[illegible]實錄

卷第二十八

河水

明神宗萬曆四年十二月戊辰禮部類奏災異言今年
自二月以來河水衝決地震雨雹頻仍章奏[illegible]其所
宜有乞敕大小臣工[illegible]心[illegible]協於公[illegible]罪[illegible]
求其當催科或援則[illegible]
皇上復先謹天戒[illegible]
臨號令施爲咸惕[illegible]
剏之 丁丑免河南本年府徵河夫徵夫銀二萬二千
餘兩未調夫役免追繳正已調實夫更番歇役 [illegible]

[illegible]

是年八月河決自徐州上從[illegible]林鎮直抵睢寧縣合
水深丈餘廬舍倉囷牲畜盡空 [illegible]
是年河決大水浸城三尺許百姓逃亡者三之一 [illegible]

是年八月河決大行隄數處民多流移 [illegible]

明神宗萬曆五年八月癸亥河復決崔鎮 閏八月乙
酉時河決崔鎮衝斷水溜勢分正漕河遠部御史傅希
摯議堵築決口東水歸漕遷侍郎吳桂芳欲便宜成
河以爲老黃河入海之路持議各異部覆地圖係尤
重且急崔鎮決口聽河道衙門及時堵築俾水歸漕其

老黄河入海之路俟水勢稍定會同[?]報可　戊子
時徐州河淤澱有沙溝地而等多決淮水爲沙所迫徙
而南高寶湖隄大壞於是工部都給事中劉效建議南
河郎中不便領理淮北請添郎中一員於淮徐適中處
專治淮黄一帶河道兼管呂二洪其事可并一員上諭
工部近來偶以一事輒便增官增之不便又議裁革殊
爲輕事添設部員及注于河濬當地分管之議未必責
成反滋推諉并議以聞部覆國家特設總督漕運大臣
則凡有関於運務皆其責也又設總理河道大臣則漕
河自張家灣直抵瓜儀黄河自河南山東上源至淮安
入海皆其地也與其盡地分管之異同孰若漕河之各

供厥職之書　宜各遵頒降敕書行事惟若郎中一員
實分淮北揚呂兼共主事則令郎中帶管則無增官之
費而有得人分治之益從之　九月乙丑陞總理河道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傅希摯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
　戊辰陞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世達爲右
副都御史總理河道　十一月壬戌先是嘉靖三十二
年以前黄河由小浮橋後從由沛縣飛雲橋繼由徐州
大小溜溝以入閘河四十四年河大決改由秦溝出口
以致茶城歲患淤淺至是復南趨小浮橋故道河道都
御史傅希摯以聞奏下所司明神宗實錄是年秦溝復淤自徐
家口至北陳鷹門集等處至九里山出小浮橋其一支

自九里溝蕭家山嶺斜出八里莊首頭大決散漫
周自門抵溝以下故淤多沒
是年河決曹縣棠家樓碭山縣張家屯續文獻通考
是年大水城崩知縣何維蕃申請上流發帑遷新縣
治於三台山之陽
傅希摯衛六人累官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隆慶末
改總理河道以茶城淤塞開梁山以下穿洼山出右
洪口萬曆五年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明史本傳
神宗萬曆六年正月戶科給事中李涞條陳治
河事一曰多濬海口以導衆水之歸其徐邳而下黄
河自西而東淮河自南而北俱會於清河口東南折而

歷安東縣出雲梯關以入於海舊黃沁廣闊以黃水混
於其中而猶有所歸故其勢不決於邳而沖嚙於高
寶諸隄至高寶諸湖浩蕩無涯先時沿河之西多置塘
岸以蓄盱泗諸虎眼之水故河以東運隄無恙乃今
塘岸盡廢而黄淮之水又悉匯於此是以全隄盡圮
宜別勘堅實之地以多濬其口何必自下而上漸去河
身之淤盡於徐呂二洪而後止若淮安之南寶應之北
計八十里每十里建下水閘一座高郵邵伯各加建平
水閘十座開下各閘支河四五十處以導上河之水入
於隄下射陽等湖而鹽城興化沿海地方皆宜查其舊
地多濬十餘口以導射陽諸水而入於海　章下所

司　辛未陞總督漕運兼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兵
部左侍郎吳桂芳爲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總理河漕提督軍務上以當事諸臣意見不同動多掣
肘以致日久無功今以此事專領桂芳提督其選用部
司等官及處置錢糧俱許便宜奏請已而桂芳辭免不
允　二月丁酉陞刑部右侍郎潘季馴爲都察院右都
御史兼工部左侍郎總理河漕兼提督軍務　乙巳戶
部題黃淮爲患總理河漕吳桂芳已於正月十八日興
工築隄數萬之夫雲集待哺銀糧不可一日有缺所請
南京戶兵二部車駕司馬價銀兩各支一萬兩及戶
部請將見年兌軍漕糧奏請準留八萬石行漕運衙門

分貯沿河各倉支用從之　三月己卯陞原任總理河
道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世達巡撫浙江
四月壬寅刑部右侍郎潘季馴疏辭總理河漕上以河
漕多虞總理重任不許　丙午工科都給事中王道成
題當今之事莫急治河目者黃淮水發勢且滔天以數
千里之巨浸而僅洩於雲梯之一線於是南北併受其
害謂宜塞崔鎮之決口築桃宿之長隄修理高家堰開
復老黃河仍嚴督當事諸臣務在疏通壅滯實有濟
議下所司　六月乙巳總理河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潘季馴條陳治理六事一曰塞決口以挽正河二曰築
隄防以杜潰決三曰復閘壩以防外河四曰創滾水壩

以固隄岸五曰止濬海工程以免糜費六曰寢老黃河
之議以仍利涉部覆如議又旨治河事宜既經河漕諸
臣會議停當著他著實行各該經委分任官員如有玩
愒推諉虛費財力者不時舉劾參治　七月壬子工
部覆總河都御史潘季馴等奏河工浩大須多官分督
往年一遇陞遷竟自代去以故錢糧不明勤惰莫稽今
後凡有陞調留待工完將[illegible]錢糧併其勤惰稽查明
白方許離任至若分委改河屬本有專敕而有司視之
蔑如動有掣肘今後除本地方守理各有專職自行督
責外凡供事河工者悉聽分司責成如有玩愒不遵該
上司參奏奉旨河工事重必須委任責成以後該管河

官暫停陞轉俟河工完日分別賞罰委官賢否但以該
管河道官爲主別道不得干預　己巳總河都察院右
都御史潘季馴疏奏復故河其利有五蓋河從潘家口
出小浮橋則新集迤南一帶河道俱爲平陸曹單豐沛
之民永無昏墊之苦一利也河身深廣受水必多每歲
可免泛溢之患曹單豐沛之民得以安居樂業二利也
河從南行去會通河甚遠閘漕可保無虞[illegible]
既深建瓴之勢易修徐州以下河身必[illegible]四
利也小浮橋之來流既安則秦溝可免復衝而茶城永
無淤塞之虞五利也疏下所司　乙卯差錦衣衛官校
拏解淮安府通判王弘化水利道僉事楊化隆南河郎

中施天麟調外任以總河潘季馴疏參耽誤河工故也
辛未巡撫直隸御史崔廷試題稱臣奉命淮向經過
地方所當因勢調停者一曰處工費以紓災地淮揚水
患已極民不聊生其河工等費難以復派陵寢運道關
係良鉅所當特措內帑待用之藏暫停本年起解之額
以蘇民生也一曰計夫役以安窮民各州邑所派之夫
日給 分而工食者一日十八分次亦不下五六分役里
甲所以致民已不堪至兵事發之時當事者又多裁削
之支還有[illegible]分給不役計工支洪水所衝何堤
不被而[illegible]之事皆以從實[illegible]免其加累庶
幾民[illegible]得[illegible]使也上允行之 八月癸卯

先是淮安水患近河南僉事楊化隆淮安府通判王弘
化治河無狀爲總河都御史潘季馴所劾上命錦衣衛
逮繫來京至是法司擬各照違限贓罪例究日復職上
以楊化隆王弘化都著革職律文官犯私罪杖一百的
決該罷職不敘今後但據所犯擬罪送吏部據律分得
等擬復職以致輕縱 己亥總河都御史潘季馴言徐
州小浮橋以上一帶河淺查得河南歸德府虞城北方
下至徐州二百五十里原係黃河故道欲求分一條開
復已而工科給事中王道成上言治河而疏上流誠爲
探本之論然而挽淮流北障河決則其工鉅矣動衆八
萬費逾八十萬金則其用糜矣工費已大事之究竟尚

有不能逆睹者其咎責則誰執矣計乃此之未爲而欲
亟開數百里之上河即使該臣不計勞逸不避利害輕
於用家財用終屬有限萬一洩爲而不效將若之何不
如按勞度理就中權緩急而圖之乃爲計之得也上命
下其章於所司 十月丁酉先是總河都御史潘季馴
漕運侍郎江一麟交章論徐州河道則使林紹治河無狀
既而紹論季馴等議開[illegible]以當塞反覆間不
當則而徐北雁門北浦一帶淺阻以處[illegible]議相在各[illegible]
論列[illegible]一[illegible]不宜[illegible]妄
戒以替初[illegible]之者林紹[illegible]任 庚子總督
河漕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吳桂芳祭葬

贈太子少保[illegible] 是年[illegible]淮[illegible]水衝
沙其南岸自[illegible]萬八千五百五十
八丈又自歸仁集築堤[illegible]長七千六百八十
餘丈又於桃源縣馬廠城築堤長七百四十丈以遏南
奔入淮之勢其北岸自谷山至在河長九千四百六十
四丈又自古城至清河長一萬八千四百十丈建崔鎮
等家水石閘四座以殺泛溢之水使不爲[illegible]出河
流乃安[illegible]
吳桂芳字子實新建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歷官三
年冬以兵部左侍郎[illegible]漕運兼巡撫鳳陽四年春
桂芳以淮揚洪潦奔流唯雲梯關一徑入海不海湧

橫沙河流泛溢而興鹽高寶諸州縣所[illegible]受[illegible]請疏
開草灣及老黃河故道以廣入海之路仍築高郵東
西二堤以蓄湖水皆下所司議行未幾草灣河工告
成是年秋河決曹縣徐州桃源給事中劉鉉疏議漕
河語侵桂芳桂芳疏辯曰草灣之開以高寶水患衝
齧疏以拯之非能使上游亦不復漲也今山陽以南
諸州縣水落[illegible]四分則臣斯舉亦既得策矣
若徐邳以上非臣所屬臣何與焉因請罷斥吏部陸
[illegible]以河流未[illegible]任事者乞策勵桂芳終
底績乃[illegible]河臣傅希摯撫陝之其明年希摯
議塞崔鎮決口束水歸漕而桂芳欲衝刷成河以為

老黃河入海之道廷議以二人意見不合改希摯巡
撫陝西以李世達代未幾又改世達他任命桂芳兼
理河漕六年正月詔進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居
職如故未踰月卒尋以高郵湖隄成贈太子少保明
史稿

先是萬曆三年黃決桃源崔鎮淮決高堰寶應而山
陽高寶興鹽等處漂溺巨浸桃源一帶河徙便閉是
時議者謂諸決口當盡塞開支河以殺水而濬海口
以通之至是總河侍郎潘季馴行視以為海口固
潮汐之所從來往也隨濬隨淤何可濬惟導河歸之
海則以水治水導河即以滌海也然河未治以人力

導惟繕固隄防使無旁決水入此[illegible]治防即以
導河也今河決上口固宜[illegible]海
而治法當必疏哉[illegible]大小澗
至寶應湖以捍淮東[illegible]山柳
浦灣迤東以制河南[illegible]河內[illegible]曹也嚴五
閘啓閉獨以行漕[illegible]六月俾盡築壩[illegible]給隻由壩
曳淤沙無內灘[illegible]百餘里築南北兩隄
既[illegible]於[illegible]漕[illegible]會入河入於海海口不
常而通也[illegible]
[illegible]江中湖水[illegible]務修[illegible]以東淮水
[illegible]以東[illegible]尤當極意經理河南[illegible]家店劉

[illegible]口[illegible]陶家店[illegible]河[illegible]城
口灌花莊之[illegible]東[illegible]以[illegible]口毛萬
寶[illegible]家[illegible]侯家村以[illegible]先年往
往大事故當[illegible]若與堤[illegible]河[illegible]
能久[illegible]
丁丑[illegible]決高家堰[illegible]年不治
二日公為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以往行數公總
於漕以一事[illegible]侍郎[illegible]副佩[illegible]境內
開河道者皆受約束矣[illegible]行兩河[illegible]見吏
民[illegible]老圖及[illegible]度其[illegible]要領而是時廷臣策河事
者以百數[illegible]人人殊其[illegible]海口當疏者近是公謂海

口不能以人力強治而可以水勢衝決計莫如築高
堰塞崔鎮束河淮正流使並趨入海且言天下之事
不難治河而難衆口天下下其議大司空幼孜對如
公策仍假公便宜不四歲公乃得行一意其畢力三
年畢工凡築土堤大以億計石堤以數千計塞決口
以百計濬運河以萬計閘壩涵洞之屬創以數十計
而高堰之工最鉅[illegible]

總河潘季馴上兩河經略疏云據司屬蒙臣牌行各
得水性就下以海為壑向因海口河高以致決隄四
溢運道民生胥受其害故今談河患者皆咎海口而
以濬海為上策則誠然矣第海有自汐灘無若是不

得已而決如閘豈知海口視昔雖稍淤然自雲梯關四
套以下闊七八里至十餘里深皆[illegible]四丈下等緩伏
欲另闢鑿必須深闊相埒方便注放則工力艱鉅必
不能成縱使至海口乾地猶可施工及將入海之處
潮汐往來亦與舊口等耳且海之舊口皆係積沙
人力雖不可濬水力自能衝刷乃若新闢之地則土
壤堅實不特人力難措而水力亦不能衝故職等竊
謂海無可濬之理惟當導河以歸之海則以水治水
即濬海之策也然河又非可以人力導也欲順其性
先懼其溢惟當繕治隄防俾無旁決則水由地中沙
隨水去即導河之策也頻年以來無日不以繕隄

為事亦無日不以決隄為患何故卑薄而不能支迫
近而不能容雜以浮沙而不能久隄之制未備也是
以黃決崔鎮等口而水多北潰為無隄也淮決高家
堰黃浦等口而水多東潰隄弗固也乃議者不咎制
之未備而咎築隄為下策豈得為通論哉又有所未
盡者上流既濬隄以為決矣至於下流復或岐而分
之其趨於雲梯關正海口者[illegible]之大[illegible]蓋徒
知分流以殺其勢而不知水勢益分則其力益弱水
力既弱又安望其能[illegible]積沙以注於海乎職等故謂
今日濬海之急務必先塞決以導河之當固隄以杜
決而欲隄之不決者必真土而勿雜浮沙高厚而勿

惜鉅費讓遠而勿與爭地斯隄於是乎可固也如分
之[illegible]以各隄是矣崔鎮等口塞矣則黃不旁決
而衝漕力專高家堰築矣朱家口塞矣則淮不旁決
而會黃力專淮黃既合自有控海之勢又懼其分之
則力分也必暫塞清江浦河而嚴司啓閉以防其
內奔姑置草灣河而專復雲梯以還其故道仍接築
淮安新城長隄以防其末流使黃淮全河之力涓
滴悉趨於海則力強且專下流之積沙自去下流既
順上流之淤墊自通海不濬而闢河不挑而深矣此
職等所謂固隄即所以導河導河即所以濬海也猶
慮伏秋水發暴漲傷隄職等查得呂梁上洪之磨臍

毒桃源之陵城清河之安娘城等處土性堅實可築
滾水石壩二座若水高於壩任其走洩則水勢可殺
而兩隄無虞矣至若寶應石隄之當復與夫下河支
河之當疏揚州運河之當濬皆今時之切務所宜次
第併舉而不可緩者也但前項工程自豐沛徐淮以
至海口共長千有餘里自清江浦以至儀真共長三
百餘里地勢遙遠工程浩大一時錢糧未措人夫難
集除前請發銀一十萬兩並截留漕糧八萬石一面
先將豐沛縷隄大行通隄及徐邳一帶縷堤酌量
并桃清南隄併接淮安新城長隄乘時創築高家堰
兩岸水勢興緩先行築塞寶應湖先用椿笆修築土

奏文 一九

之外其餘各項工程相應大加修舉者一面請發錢
糧設處官夫買辦物料次第興舉務保無虞等因到
臣臣即會同江一麟親督率沿河司道府廳逐細揚
看得儀真東關壓石人頭揚子橋三汊河直抵高廟
以一帶運河淤淺寶應一帶湖隄坍壞黃浦決口淹
及數邑高家堰水射淮揚清江浦長隄卑薄柳浦灣
至高嶺無隄障禦西潮風泗看得全淮不下清口日
益南徙北抵清桃看得崔鎮諸決水從旁洩以致淤
漫正河淤淺徐沛以上習家口新河淺阻北陳一帶
小行陸地僅盈尺餘東抵海口看得新挑草灣河後
淤塞今自清口至西橋一帶河流復通仍不及故河

十分之一自安東以下河身漸廣雖有淤淺未復全
河然河水東下亦無阻礙隨處患害一一查閱明白
夫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右侍郎江一麟議照事師
古者罔往智不鑿者乃夫孟子論智一章首以禹之
治水為喻而論及政則曰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
智乎是夫智者事必師古而不師古則鑿矣故治河
者必先求河水自然之性而後可施其疏築之功必
先求古人已試之效而後可從其不易之策黃水來
自崑崙入中國歷鞏汴抵桃清至清口會淮而東入
於海淮水自洛及鳳盱泗至清口會河而東入於
海此兩河之故道即河水自然之性也苟元虞漕江

奏文 二〇

河之粟由揚州直北出廟灣入海至永樂年間平江
伯陳瑄始堤管家諸湖通淮河為運道慮淮水漲
溢東侵淮郡也故築高家堰隄以捍之起武家墩經
小大澗至阜寧湖而淮水無東侵之患矣又慮黃河
漲溢南侵淮郡也故隄新城之北以捍之起清江浦
沿鉢池山柳浦灣迤東而黃水無南侵之患矣尤慮
河水自閘衝入不免泥淤故嚴啓閉之禁許漕艘
鮮船由閘出入匙鑰掌之一司遇五日發放而官
民船隻悉由五壩車盤而以淮郡晏然漕渠永賴而
陳平江之功至今未斬也後因刷蝕既久隄岸衝頹
水從高家堰決入一郡遂為魚鼈而當事者未考其

故乃謂海口壅塞遂穿支渠以洩之蓋欲亟拯淮民
之溺多方規畫以為疏導之計其意甚善而其心良
亦苦矣臣知旁支暫開水勢陡趨兩橋以上正河遂
至淤阻而新開支河闊僅二十餘丈深僅丈許較之
故道不及三十分之一其能容受全河之水下流
既[illegible]上流[illegible]當經清口所由淤也今新開者復
[illegible]故河之[illegible]未[illegible]河[illegible]之一而
[illegible]其全[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書[illegible]四讀者亦不[illegible]二四百丈[illegible]
[illegible]水不[illegible]以為不足而欲另尋他所別開一[illegible]
恐人力不至於此也以臣等度之非謂不必另鑿一
口則苗[illegible]之勿濬矣故為今之計惟有[illegible]
[illegible]江[illegible]之故業高築南北兩隄以[illegible]兩河之內灌而
淮揚昏墊之苦可免至於塞黃蒲口築實應隄濬東
[illegible]等淺修五閘復五壩之工次第舉之則淮以南之
[illegible]道無虞矣堅塞[illegible]源以下崔鎮口諸決而全河之
水[illegible]故道[illegible]隄或[illegible]工或[illegible]
[illegible]大須從下次第舉之則淮以北之運道無虞
矣淮黃二河既[illegible]旁決並驟入海則沙[illegible]水[illegible]海口
[illegible]復而[illegible]淺阻又不足言矣此以水治水之法也
若夫[illegible]之說僅可施之於[illegible]河耳黃河[illegible]身
廣闊撈濬何期捍激湍流器具難下前人屢試無功

徒費工料但恐伏秋水發淮[illegible]相仍不免暴漲致傷
兩隄故於[illegible]口陵城安娘城等處再築[illegible]水壩
[illegible]道萬一水高於壩任其宣洩則兩隄可保而正河
亦無[illegible]塞之患[illegible]用以南[illegible]工如此而已或有難
臣者曰臣等欲[illegible]今淮水欲東而乃挽之使北
黃水欲[illegible]而乃挽之使東無乃[illegible]未適乎臣曰
水[illegible]也[illegible]水乃[illegible]山之水也非其性也
[illegible]又[illegible]河[illegible]入於今臣
[illegible]而[illegible]水
[illegible]能[illegible]臣應之
[illegible]蓋九河乃黃河之[illegible]之
地勢不能[illegible]河入於海[illegible]可想也
[illegible]河入海[illegible]
[illegible]今之[illegible]水[illegible]
必如今之[illegible]今日河南府之閻縣起至歸德之虞
[illegible]已[illegible]其[illegible]
二千餘[illegible]獨故平時之
水[illegible]入伏秋則居其八矣以二
升之水載一升之沙[illegible]急則至停滯故水分則
流緩流緩則沙停勢所必至[illegible]不暇[illegible]他[illegible]
抑以近事觀之[illegible]而[illegible]故道遂[illegible]
[illegible]而[illegible]以下[illegible]出則[illegible]

為平陸此眼前事也又何疑哉謹題請旨（六議在河防一覽）

卷第二十九

河水

一議塞決以挽正河之水竊惟河水旁決其流自微水勢既微則沙淤停積民生[illegible]門皆由此也即今[illegible]得[illegible]以東[illegible]有高家堰[illegible]黃浦口又見此淮水旁決[illegible]下則有崔鎮[illegible]等大小二十九決此皆水之旁決處也[illegible]秋之水則緣而至非[illegible]水[illegible]知[illegible]淘[illegible]不堅除[illegible]決口[illegible]見在分投興築外其[illegible]數十丈以上者一面興集工料相時興舉一議築隄防以杜潰決之虞照得隄防以防決隄弗築則決[illegible]故隄欲堅堅則可守而水不能攻隄欲遠遠則[illegible]容而水不能溢累年事隄防者既無真土類多[illegible]已[illegible]矣且夾河東水窄狹尤其是逼之使決耳今[illegible]凡隄必[illegible]老土[illegible]從高厚又[illegible]不[illegible]爭地之[illegible]遙隄之制[illegible]太行隄原[illegible]遙仿舊加幫外徐邳一帶舊隄本有[illegible]近去處並行展築月隄仍於兩岸料度地形最窄易以奪河者另築遙隄桃清一帶南岸多[illegible]但上自歸仁集以至朱陳家[illegible]之壞相應[illegible]復下抵馬廠坡地形頗窪相應接築以成其勢北岸自古城至清河亦應創築遙隄一道不必[illegible]議[illegible]

財力及查清江浦外河一帶至柳浦灣止爲淮城北
隄除埽灣單薄量行加幫外但原基短促防護未周
仍自柳浦灣至高嶺創行接築四十餘里以遏兩河
之水盡趨於海自清江浦運河至淮安西門一帶舊
隄相應再行幫厚勿致裏河之水走洩務須如此則
諸隄悉固而河可無患矣　一議復閘壩以防外河之
衝　一議創建減水壩以固隄岸照得黃河水濁固
不可分然伏秋之間淫潦相仍勢必暴漲兩岸爲隄
所固水不能洩則奔潰之患有所不免今查得古城
鎮下之崔鎮口桃源之陵城清河之安娘城土性堅
實合無各建減水石壩一座比隄稍卑二三尺闊三

十餘丈萬一水與隄平任其從壩滾出則歸漕者常
盈而無沖決之患出漕者得洩而無他潰之虞全河
不分而隄自固矣　一議止濬海工程以免糜費照
得海口爲兩河歸宿之地委應深闊但查海口原身
自清口至安東縣面闊二三里自安東歷雲梯關至
海口面闊七八里至十餘里深各三四丈不等止因
去年旁決之後自桃清至西橋一帶淤塞遂復通流
今雖未及原身十分之一而兩河之水全歸故道若
流洗刷深廣必可復舊至云相傳海口橫沙東西
二尖詢土民李真等吐稱並未望見朝上之時海舟
通行無滯潮退沙面之水尚深二尺況橫沙并東西

二尖各去海口三十餘里豈能阻礙河流故臣等以
爲不必治亦不能治惟有塞決挽河沙隨水去治河
即所以治海也別鑿一渠與復濬草灣徒費錢糧無
濟於事　一暫復老黃河之議以仍利涉照得黃強
淮弱每遇淮東注故議者欲復老黃河故道冀使
黃水稍避高堰民執河爽其亦得策但勘得原河七
十餘里中間故道久廢無論有水無水之地詢之居
民俱以共業無從下手一不便也且已棄故道欲行
開復必須深廣與正河等乃可奪流今見存大河口
窄狹不及桃清三分之一而二義導入口之處北灣
徑直猶恐水奔必趨二不便也又其中流如白 溝鐵

線溝草家口陰陽口等處地勢卑窪諸決之水浸流
至此一望彌茫築隄費鉅且恐難保三不便也況今
桃清通塞議築則黃水自有容受崔鎮等決議塞則
正河自日深廣高家堰議築則淮水自能會黃清江
浦等閘議嚴啓閉新城北隄議行接築則淮安高寶
興鹽等處自無水患此河雖不必復可也部覆奉旨
這治河事宜既經河漕諸臣會議停當依擬都準行
著他們悉心著實興建永利各該經委分任人員如
有玩愒推諉虛費財力者許不時拿問參治其未盡
事宜及臨時事勢或與原議不合的也著陸續奏聞
務求有益應用錢糧爾部裏會戶部上緊議來　又

上河工事宜疏云臣會同[illegible]一體議行工役暫[illegible]
理宜預官夫鳩集調度須用若不先為申明[illegible]
事件錯除兩河疏築之議另行具陳外所有[illegible]一、事
宜不得不[illegible]明聖鑒者敬列條款擬議上請　一、議
支放照得鳩工聚材出納甚瑣收發銷算頭緒頗多
稽覈不嚴必滋侵破臣與撫臣酌議似宜無以關防
不常無眼錯覷解挪合無比照舊年[illegible]工事例行該
發銀兩俱解淮安府貯庫各工應給工食應買物料
府佐等官開數赴各該分管司道官覈實給票付與
淮徐道臨衙門嚴覈掛號方許關支每季終該府將原
類送巡鹽衙門比對號印數目相同發回附卷聽候

工完通覈造冊奏繳如有姦弊按法追究庶臣等得
以專心河工而錢糧亦易於清楚矣　一、議分管照
得河工洪繫道里遼遠若非多官分理不足辦此然
後分工之後錢糧出入工程次第皆其所是屬有陞
司等項若聽其離任則本官所分之工又乃另委請
替交移往來便至逾月及到工所茫然無措何以
其竣事而紙偖此今無所念河工重大如遇有司相
應離任官員合行[illegible]留完工賚其勤惰論其功罪
請旨處分方得離任庶人心專定觀組不前而事易
責成矣　一、議責成照得[illegible]官職專親民故民
易驅而事易集也奈何相沿之弊[illegible]如秦越視

管河官如贅疣[illegible]以分司[illegible]為之藏如也[illegible]
事實由於此今大[illegible]諸務最巨若非責以冬
掌印官[illegible]工[illegible]後一齊派撥夫役買
辦物料俱以責之各[illegible]官專親[illegible]理仍選委賢
能佐貳等押夫役赴工[illegible]許[illegible]除[illegible]稽察如有
仍前玩愒[illegible]以[illegible]夫役[illegible]工
司道官即時參呈以憑奏治[illegible]河
工諸臣一體分別[illegible]一人莊理
而大工自易矣　一、議[illegible]工[illegible]
縣正外其州縣佐貳府屬首領及雜職[illegible]等
官或管領人夫或措辦樁埽或運取[illegible]石或[illegible]造器

具與夫務紛紜如臂使指但各官出入泥淖觸冒風雨
艱辛困苦殊可矜憫有功而薄其賞誤事獨重其罰
非人心之[illegible]以鼓勵而責功之所以懸隘也合無工
完之後各官等一併覈如有實心任事勞苦倍常
者給賜旌[illegible]閒有[illegible]陞者等項[illegible]
捐其陰[illegible]等官原有部[illegible]加[illegible]
民[illegible]等官[illegible]
等[illegible]人心爭[illegible]而百事[illegible]集矣　一、議[illegible]
工夫役計工[illegible]給[illegible]今[illegible]三
分而本色事户貼安家銀兩有無[illegible]
不爲薄矣但貧民自食其力衛[illegible]風露日親

苦萬狀縱使稍從優厚亦不過今每夫一名於
工食之外再行量免丁石一年應臣等出給印信票
帖審編之時許令執票赴官告免州縣官托違不許其
走臣告治如此則惠足使民民忘其勞矣 一議蠲
免照得淮揚河道頻仍民遭昏墊輸最苦者如淮安
所屬山陽清河桃源宿遷睢寧安東鹽城鳳陽所屬
泗州揚州所屬興化寶應徐州所屬蕭縣十一州縣
者 望沮洳寸草不長凋斂極矣適今大工興舉用
夫頗多舍近取遠勢非本免有詞而此中流移貧民
亦賴以工得食少延殘喘應派夫役既不容已應將
賦稅復加責辦實為繁苦合無軫念災極民窮姑將

前十一州縣本年見徵夏秋起運錢糧特蠲一半行
臣等揭示通知俾催科少寬人樂趨役 一議改折
照得大工肇興費用不貲帑藏虛空既難搜括閭閻
窮苦又難加派臣等反覆思惟無可為處為不得已
更有非分之請而非祈敢必也臣等竊聞太倉之粟
可備八九年之食積多則粟爛朽故官軍之請有
不願本色而願折色者稍加變通未為不可合無暫
將今歲漕糧除淮北及河南山東照舊兌運外其淮
南并浙江等省姑准改折照例正兌每石連耗米輕
齎折銀七錢改兌每石連耗米折銀六錢即以五錢
給軍正兌尚餘銀二錢改兌餘銀一錢兌運官止

[illegible]月糧[illegible]以[illegible]解京[illegible]以[illegible]銀并
行月糧留發河工[illegible]可得九十餘萬兩以還
節省行之數年則國家大工之需在司農帑無支發之
煩在閭閻無加派之苦在朝廷為不費之惠在河工
免缺乏之虞而在工諸臣亦得悉心致力可無顧此
失彼之憂所謂一舉而兩得全者也臣等非不知近該
科臣建議奏有以[illegible]錢糧[illegible]當[illegible]之舍此則
惟有請發內帑以救[illegible]賑濟責伏乞敕下該部[illegible]
加酌議如果可行則下臣等遵守 一議[illegible]
[illegible]用難知此不易故難身[illegible]
苦於措[illegible]之[illegible]而[illegible]於無度乎但勞民動眾之事

[illegible]易興而[illegible]之[illegible]易起至於將迫之
時[illegible]以是[illegible]變異為白晝亦不可謂其
必無也[illegible]國計者以急於望成之心而偶闘必不可
成之[illegible]何怪乎其形諸章牘也而不知當局者[illegible]
[illegible]宣夫[illegible]少為[illegible]故[illegible]之勉強
[illegible]陳説[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伏望皇上俯垂體
照[illegible]臣等[illegible]力[illegible]心料理[illegible]臣以三年之期如
有不效治臣以[illegible]事重必須責[illegible]
[illegible]等官[illegible]
[illegible]吏[illegible]
大行賞罰若有才幹不[illegible]即便[illegible]其參更調

推諉誤事的不時參奏處治毋得避怨姑息以貽大[illegible]
事其各委官賢否但以該管河道官爲主另造供不
時干報其餘俱依擬　又上黃流艱阻疏云黃河來
流艱阻後患可虞乞恩速賜查議以圖治安事竊惟
今之談河患者莫不曰徐邳河身墊高水易溢也崔
鎮諸口未塞桃清淺阻也高堰黃浦淮水橫流淮揚
之民久爲魚鼈也淮黃兩河之水漫無歸宿海口沙
墊也凡徐州迤南之患耳目之所覩記運道之所必
資故人人得而言之也臣等已於前月二十八日具
題陛下俯從臣請兩年之內或可脫淮揚昏墊之苦
免運道梗阻之虞而臣等亦得藉以少逭[illegible]
其大可憂者不在此也臣等與司道諸臣計之故河
之復其利有五河從潘家口出小浮橋則新集迤東
一帶河道俱爲平陸曹單豐沛之民永無昏墊之苦
一利也河身深廣受水必多每歲可免泛溢之患[illegible]
[illegible]之民得以安居樂業二利也河[illegible]行至會
通河甚遠則[illegible]保無虞三利也來流既深建瓴之
勢導[illegible]自易則[illegible]以下河身亦必日[illegible]
也小浮橋之來流既安則秦溝可免復衝而茶城永
無淤塞之虞五利也臣等以爲復之便不於復故道
雖仍新衝易復故道勞仍新衝患則臣等計之熟矣
然舍難就易趨逸避勞慮目後未可必之利而不

惜將來必致之大患[illegible]臣等[illegible]
也臣等勘議之後即擬具題仍[illegible]
[illegible]可[illegible]成[illegible]又行[illegible]知[illegible]稱勘
得北陳等處原深一丈六尺[illegible]八尺臣
等[illegible]
之後不免仍存[illegible]部[illegible]議上請將
[illegible]水[illegible]
[illegible]山東河南撫臣及[illegible]御史[illegible]
如果可復即便估計錢糧會本題請早賜施行地方
幸甚奉旨工部知道
明神宗實錄七年正月戊戌工科給事中王道成言兩
河修築堤防未成徐邳舊堤宜守查萬曆四年該河臣
傅希摯議設堤夫二千七百名每三里建一鋪一里用
十人而使管河官督之分督於[illegible]則[illegible]修水發則
併力防守[illegible]
防河決之害[illegible]防守從之　二月戊
申[illegible]御史[illegible]河策約一移建管河
官[illegible]守一添設新堤堤夫役
一[illegible]
湖尚未修築[illegible]水患[illegible]
不可緩一[illegible]流移民[illegible]水患[illegible]
去田出[illegible]歸計仍恐[illegible]而舊[illegible]

鼓而新課復徵多狩金治水以安民也今亦患新下乃
額以遺負阻絶歸路乎乞廣策役貿易於工食外動
支河工費銀量行撥發奏上命部議覆行　甲子戶部
題淮揚地方自隆慶四年以來苦水衝決今築堤疏浚
水落田出前屬此州無容此民招集尤宜寬其前萬曆
六年以前舊欠錢糧盡行蠲免六年以後該議再免三
分於處給牛種加厚貸丁父一切從軍事宜聽督
撫官便宜施行仍悉心體察毋使被災之民積被苛追
無災者乘機影射從之　七月戊申工部覆直隸巡按
御史姜璧所陳河工五事一曰一事權將裁革河道郎
旨著為令甲而於撫臣兼銜管理河道一曰嚴責成欲

將河工專屬府州縣掌印官督同管河官協理如有陳
害一體參治一曰議支河恐支河一開徒引海潮不惟
壞水海田民不可耕且河水隨潮洩去難日以涸宜即
停止一曰修古堤恐范公堤一繫潮水出其鹽地而鹽
課消耗淮水入汉民田而田租減損尤宜仍舊修築俾
依擬行是日工科給事中王道成亦以霖雨久水河水
泰溢處恐河工垂成不無沖壞請督河臣隨地備其又
時修築而總理河漕潘季馴等亦奏桃源清河水患誠
併力疏導作急捍禦俾水勢無致泛溢行疏上報可　十
月己丑有議欲開復故河巡撫周鑑巡按蘇民望等題
謂開復新集議有三難財用不敷其難一民力不堪其

難二且時值時災其難三乎於是事一概議寢難於措
手惟當各守隄防設官於豐揚徐沛會山東河南協修
行縷二隄俾茶城以北無沖決之虞而濁河小浮橋雖
其分流無妨漕運部覆依擬行　丁酉上以兩河工成
賞總督河道官潘季馴一級等銀幣有差仍差科道
官勘實以聞明神宗實錄
總河潘季馴河工告成請題為恭報兩河工成仰慰
聖衷事竊照我朝建都燕冀轉輸運道實為咽喉自
儀真至淮安則資淮河之水自清河至徐州則資黃
河之水黃河自西而東淮河自南而來合流於清河
縣之東經安東達雲梯關而入於海此自宋及今兩

瀆之故道也數年以來崔鎮諸口決而黃水遂北高
堰黃浦決而淮水遂東桃清虹泗山陽高寶興泰田
盧墳墓俱成巨浸而入海故道幾成平陸臣等受事
之初竊嘗心計手畫之處孑遺之民救與議者
皆為隄防然議論紛起有謂故道當棄者有謂諸決
當留者有謂當開支河以殺下流者有謂海口當另
行開濬者臣等反覆計議棄故道則必欲棄而衝新
衝皆係城址陵墓不可其次淺澀難以行舟不可也留
諸決則正河必奪加以清口之閉使淮水浸揚兩郡一
望成湖不可也開支河則黃河必不東行自古紀之
淮河泛溢隄地深故水中繫沙則不能別尋他道則

不得兒段者無幾而來年南河之勢更甚何時而止
不可地勢有開落之口一節於理為然今在猶豫而
工部移咨內閣臣等親詣勘驗臣等乃乘輕舠出雲
梯關至海崖天妃宮見其積沙成灘中間行水之
路不及十分之一然海口故道則廣自二三里以至
十餘里詢之土人皆云往時深不可測近因黃分
流止餘涓滴入海水少而緩故沙停而積海口淺而
溢出若兩河之水仍舊全歸故道則海口仍舊全復
原額不必別尋開鑿徒費無益也臣等乃思欲疏下
流先固上源欲遏旁支先防正道逆決忌塞決以挽
其趨築遙隄以防其決建減水壩以殺其勢而保

淤一歲之間兩河歸正沙刷水深海口大闢田廬盡
復流移歸業稼穡盈疇計無阻而民生亦有賴矣
蓋築隄似為加水而不知力不專則沙不刷隄之者
乃所以濬之也分流似為益水而不知力不弘則少
入於合之者乃所以殺之也旁溢則水散而淺合之正
則水束而深水行沙面則見其高水行河底則見其
卑此既治之後與未治之先光景大相懸絕也今歲
修防不失即此便為永圖皆以水攻水以水治水臣等
荣踈之見如此而已至於復閘崩決除閘疏濬修河
之法亦皆尋繹先臣潘季馴故事原無奇異秘策駭人
觀聽者偶倖成功亦非人力實皆仰賴我皇上仁孝

格天中和致於誠敬潛孚而河靈助順田畝並運已
聚獻朝公會轉輸乃是開之實驗此勢切役事之處
實旺所宜然終屢飭其終也併河漕以一身擔假使
宜以什伍使亦故臣等得以從容之方其既就坦換情
以徒實貢如常亦以定與其故臣等得竟此間之力
辦從政承之後日以其間或所特蒙皇恩之分乎
與夫役勤勤攻苦無亡以是成一歲之內今兩
河亦穩獻當德而視至其者乃洋溢平寧實系臣等
何敢貪天功以為己力哉謹將完過工程細數開具
請旨奉旨該部知道
康熙十八年二月乙亥工科給事中尹□□勤請

工完河築堤建閘入海處繪圖以進聞河臣黃淮之形
勢實與國家之命脈如知其為祖陵之安瀾則思捍護
之當嚴知其為京師之咽喉則思疏濬之當深知漕運
為國家所用則思河務之當修知其地切乎民生則思保
障之當急知堤隄之帶田則思上流之當防知消泄之
必預則思下流之當濬觀今日之順軌當思昔日之艱
流觀其功之成當思保守之不易擇人以專其責
任以責其成復令以續其工紀核以稽其實
上留覽之　戊戌
旨復實之加總河靳輔太子太保陞工部尚書兼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靳輔一子陞總漕江一麟都察院右都

御史兼户部右侍郎各銀幣同季馴賜敕獎勵加衘
總兵雷賢侯湯世隆亦子太保先任山東巡撫趙賢户
部尚書吳桂芳工部尚書郭朝賓等俱陞俸級賞銀幣
有差 二月甲辰以河工告成命太常寺寺官賚告文
香帛付總理河漕等官祭告大海河瀆之神 乙巳工
科給事中尹瑾條河工善後七款一曰久任以便責成
凡管河諸臣近二六年考滿者宜加銜以重其任資俸既
久績效最著破格超擢庶猶者即就河道陞遷一定法則
以核歲修令管河司道每歲嚴督各該管河官員領守
堤官夫各堤加幫高厚兼栽柳葦修築閘壩年終
管河郎中會同該道覈驗開報三年遣官 踏視一次

石堤以固安衛 一曰復閘河以利運艘八里一閘徐北以
閘上流徐北黃河舊由蕭縣出小浮橋入運小河時河
深口洪能刷洪以深河實利運道嘉靖四十五年河決
邵家口出秦溝入運秦溝河淺近閘每積淤以塞河實
害運道今幸復趨小浮橋且議修築行隄一隄為之扞
禦而邵家壩為秦溝舊口亦宜倍加修理以絕秦溝上
流然有隄不守與無隄同今徐北至邳縣興現修隄壩
長一百五十餘里而夫役止七百餘名其何能濟宜照
徐南事例每里補足十名以備修守 一曰積貯以裕經
費河道錢糧山東河南額派原多南直河道起費猶至
淮揚延袤千有餘里淮以北則黃河淘湧淮以南則湖

水渺漫淤塞頻仍修守費用浩繁及查歲額徵存銀兩僅二
千有奇加以連年災沴每歲征收不滿數何安能支持
千里之河宜從長計議或河南山東河道銀兩或運司
挑河鹽銀或徐淮各處抄沒無礙贓罰多方措處每
歲共湊銀三千兩為定額解貯淮安府庫專備兩河修
守之費部臣覆議從之 四月乙巳以河工
告成分別叙勞諸臣擬加陞工部郎中余毅中等級銜
有旨令後凡奉特旨以功陞級及添注管事各道遇有
員缺不論資俸即便推補以副朝廷覈實勸功之意
丁未改張純為山東按察使整飭徐州等處兵備純原
為水利副使以河工成陞二級為按察使其原管水利

事務併屬徐州道 六月辛酉吏部以總督漕河員缺
會推山西巡撫高文薦四川巡撫張士佩上以河漕職
任繁重宜用重臣乃命凌雲翼以兵部尚書兼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往同潘季馴經理未盡事宜尋改季馴為
南京兵部尚書仍令俟九月間水落事竣具奏赴任管
事 明神宗實錄

卷第一十

[illegible]

河水

萬曆八年總河潘季馴覆議善後疏題為河工告成
數陳善後事宜以圖永利事該工科右給事中尹瑾
條陳具題工部覆奉欽依備咨到臣準此除將款開
定法制專責成一事應欽遵者通行濱河有司掌印
管河官著實舉行外其專久任慎石堤等五事應該
覆者已行司道會議詳報前來逐一虛心計處覆議
切同謀為不利公庫依擬合將款列具陳謹題請旨

一專久任以便責成先該給事中尹瑾題該工部覆
議河道關係最重類非可以旁撃於聰明劬幹於倉
卒者全在得人任久乃可責成及要大小官員俱令
久任或考滿加陞或積勞超敍與夫議補交代
親承最為治河先務合咨吏部查照隆慶六年題奉
以前部著久任事理凡管河部屬司道及府州縣佐
貳等官果有熟諳機宜著有績效者考滿即與陞級
仍舊管事或將邊方府佐勸異勞有缺就此遷補
取其端序習熟臨行新舊交代人員傳遣精詳不致
待其等者　如待邊臣由道而撫由撫而督由督而
本兵不惜為合咨臣等年終薦舉預儲可代之才遇

缺揭咨吏部查照代程咨吏部仍知會本部以憑
會同遴行推補才志廉勇又不候交代輒先離任者
聽其不時參劾更易究懲毋致推擧貽誤夫計等則
行該司道等官議報前來該臣等覆議為照治河固
難知河不易諸科官以久任交代為言誠為永賴至
計除薦舉賢能法無不可容臣等欽遵著實奉行夕
所據新舊交代一節管河大小官員地方有難易職
掌有繁簡再須分別明白應否臨時聽中途北
一管河兼中夏鎮南陽二主事皆係專職俱應交代
無容別議外至如徐州海防潁州天津霸州大名臨
清七兵備則有兼管河道之責山東河南二副使即

有專管河道之責仍須分臨清天津霸州大名五道
或非所轄或職掌甚繁雖兼河道不係的專似應
俱免交代其徐州海防一道則為咽喉緊要之區山
東河南二道則係黃河要害之地亦皆隆職并其所
轄府州縣佐貳管河官如遇陞遷調去任等項與同各
管河分司俱應比照巡鹽衙門事例俟交代仍須
咨行吏部知會凡遇各官陞遷去任即便照例推補
勒限赴任使新者得免久候之苦又須與限明開交
代之日方行計算使舊者得免違限之罪如不候代
輒先離任者容總理河道衙門查照工部題準事例
指名參奏伏望敕下該部再加查議施行　請行臣

等遵奉施行則人情既便政體畫一而河務中興矣
一整石壩以固要衝入題一一濬閘河以利運艘入題一
防徐北以固上流先該給事中尹瑾題該工部覆議
得全河之勢下流安則徐以南無淺阻之患上流順
則徐以北無改徙之虞今南河可以無虞獨徐北未
可忘備合咨臣等除行據二隄遵照原題與工幇築
外其徐北豐沛碭山一帶宜大修隄工以防上流決
徙邵家等壩宜併力原築以斷秦溝舊路及縷隄有
水埽根去處俱要幇築守隄夫役每里補足十名工
食或於山東河南停役銀內解募或攤派盧鳳揚三
府或將洪夫仍舊編徵而以徐州船稅召募夫役議

擬上請至於量地建鋪安插各夫名民居集免淤隄
租人自爲守允稱長便等因行據司道等官議報前
來該臣等覆議照得徐北黃河乃運道上源關係尤
重今河出小浮橋固能刷洪以深河而徐南一帶決
塞隄成水無旁溢河身益深擊水愈駛矣但徐北新
衝崔家口上下尚非故道萬一北決則上而閘河不
免泛溢之患下而徐邳一帶不免淺涸之虞臣等是
以有來流艱阻乞恩責議之請也今該科議將徐北
隄壩加意修築并議增夫防守誠爲慎重上源至計
查得徐北行縷二隄先該臣會同各撫按題準大修
已督各官夫見在幇築此外如華山戚山一帶原衝

沛縣故道俱係幇高厚足恃無恐先年碭山隄根水
掃成河近日另築月隄以爲保障而又於碭單接界
之所加築減水針壩長一千餘丈以截流護隄捍外
衝內見今伏水止是漫至壩根即順壩歸河不復浸
及縷隄至於豐縣邵家大壩乃遏絕秦溝舊口最爲
咽喉今將正壩一百四十餘丈幇厚八丈高一丈一
二尺不等又於壩東添築一千餘丈壩兩幇築九百
餘丈以防其旁衝而上流蘇許二壩方俱次第加幇
秦溝之患似可杜絶但自碭山以至茶城共隄一百
五十五里有奇而修守夫役共止七百二十名委不
敷用合無量照徐南事例每里派夫八名共該夫一

千二百四十名除已有七百二十名外仍該添夫五
百二十名每名工食銀七兩二錢共該銀三千七百
四十四兩查得盧鳳揚三府近年除行隄夫已派協
濟以難再加又其時因萬曆五年黃河衝漫淹傷特
甚原編洪淺等夫暫議停編四百餘名今閭閻生氣
初回尚難議復合候三二年之後民稍得息另議編
徵所須增夫工食合於徐州議請積貯銀內每歲按
季支給其當地建鋪一節亦應比照徐南每二里建
鋪一座以便各夫棲止仍通行各州縣示諭附近居
民及復業之人隨其結廬隄上俾人自爲守不許輒
派隄租以阻安集之念但嚴禁牲畜作踐務期保護

隄工庶沿隄皆完上源可固而北徙之患自除矣

一備積貯以裕經費先該給事中尹瑾題准工部覆議得河道起自豐沛至於淮揚延袤千有餘里以前修則工料浩費以防守則用度艱乃從前歲額不滿數百之銀而支待千里之河道坐視大壞每致而後請發內帑似為失計見今估修徐北隄工及包砌高堰石隄所費不貲原剩錢糧二十四萬有奇卽使存留尚未足用宜多方措處約每歲三萬兩積貯淮安以便支費合咨臣等從長酌議或應再行奏請乞徑自措處等因行該司道等官議報前來該臣等看議照得防河之法全在固守隄岸而隄岸之是土築

原非鎔鐵而成者河流之汕刷雨水之淋漓人畜之踐踏能保其不損乎歲修之工必不可缺則工料之費必不可少故積貯實治河第一義也今自徐呂以至揚州一千三百餘里而取給於歲徵災且數百之銀是所謂無米而炊空拳而搏雖有智者其何能濟每歲一遇水患仰手張目坐視其敝蓋由此也近者大工肇興仰荷皇上俯從改折之議存公帑無坊的之虞在閭閻無加派之苦以不費之惠成最鉅之工實皆廟算主持之力也然事莫難於守成患恒弱於有備故臣等於告成之後惓惓以乞留大工餘剩銀料以備每歲修防支費蓋誠慮及於此也今徐北大

修行隄二工已估用五萬一千有奇所以議裁高堰石隄必將大工餘銀盡數支銷尚未足用此其須為後日修防之備者容可少乎但臣等反覆思惟若欲派之濱河州縣之疲民則積災孑遺力有不堪若欲派之各省則四百萬之漕糧所在加賦勢又不可欲再以餘鹽贓罰為請則已經工部咨議未蒙戶部準留似難再瀆查得萬曆五年該戶部題覆淮揚撫按會題為仰體皇仁痛念荒災要在開地利以厚民生事內稱往年見邊挑河等役每引帶徵鹽銀以濟工用議將淮南北共九十萬引每引許商人帶鹽六斤外得每斤徵銀五釐并隨餘鹽銀兩上納另項貯庫

計每歲帶徵銀二萬七千兩以濟墾田之費節議至萬曆八年住支查得前項帶徵銀兩往支原供挑河之用不係解部濟邊之數委應徵解河工備用隨該臣等會同巡鹽御史姜璧面議俱行鹽地方有限若仍照原議墾田之費每歲徵銀二萬七千兩或有未便合無行令兩淮運司自萬曆九年為始每引止帶鹽四斤每斤徵銀五釐計每歲止帶徵銀一萬八千兩解淮安府貯庫聽兩河歲修之用俟積貯稍裕又行停徵數年若支用將匱仍舊徵貯夫昔以挑河為名今自儀真至邳徐一帶行鹽之河既於河臣任之則此項銀兩亦係應撥之數非於分外增益也此外

別無措處更望軫念徐淮爲運道經行之地實爲天下咽喉而修河大計原爲轉運撥儲户工二部似屬一體特賜破格議處除山東歲額不多難以協濟外合無於河南河夫銀内每歲量袁六千兩再將揚州淮安二鈔關并徐州倉分司所抽税銀每處各量留二千兩并前帶徵鹽銀共足三萬之數俱解淮庫以濟河工若或再謂實難措手伏望敕下該部覆議行臣等遵奉施行其該升原題要令濱河要地俱各建設料廠每歲秋冬之交即行預積明歲修防之具司道置立循環稽考此效總理憲臣歲終奏報夫物料既備則臨事無措手之患稽查既嚴則平時無冒破

之虞容臣等通行申飭逐一舉無容別議均乞聖裁奉旨工部知道該工部覆議揚州淮安徐州三分司每年各俱支稅銀一千兩河南河夫銀六千兩之外又加二千兩每年共支銀九千兩大工餘剩銀準留一半其餘覆議相同奉旨是河工善後事宜既已議定着凌雲翼督率各官着實修舉以終前功餘剩解部銀都著留用却要支費明白毋容苟且冒破其餘俱依擬　又覆議河工補益疏題爲恭覩河工垂成尚有可言懇乞聖慈俯賜亟行以少圖補益事備仰各司道會同即將條開事宜逐一會議要見移建衙舍作何建設守隄官夫作何增添工食錢糧動支

何項除免分派小民[illegible]隄路[illegible]而事體緩急如應增築即估計工費錢糧應用數目逐一覆加詳議款列呈詳題請旨　一移建管河官衙舍以重責成　一添設新堤堤夫役以便防守　一添設管隄官部夫以保新工[illegible]　一增築宿遷縣遙隄以順民情先該御史陳世寶題該工部覆議合行臣等查宿遷去縣一帶地方逐一踏勘如遙隄接築果於民生便事可便不妨動估具奏擇暇舉行等因行據司道等官踏勘議報前來覆該臣等看得宿遷河邑俱附河岸隄永除昏墊之患獨宿遷管湖無隄不免向有之患情委可矜但該縣所岸自

直河至[illegible]帶從東六議築隄若正以本處沙落馬陵山諸水集蓄之所周外馬陵諸山蜿蜒環抱然皆無水無他泄不能奔河而水發之時河湖相通勞固俱灌水勢稍得舒緩即漢買寬所以使秋水得有所停息於澄寬緩而不迫也且山東蒙沂諸水俱由此湖入河若一築遙堤則河水無所停蓄而下流難受益多潰決之虞湖水不能外出而淹沒無實反增胥溺之患耳今據各司道議於直河官隄頭起至王珣地頭止約二十里舊有民間自築小隄每歲三四月間水發尚小若此隄無恙則麥可有秋如伏秋水漲至有殘缺合行該縣掌印管河官每歲冬

春間督桌本地民夫或量撥協夫協助修補此於曹
州固無損益而於民生亦有裨補矣伏乞聖裁奉旨
工部知道本部覆此州同題奉旨是 又計議河工
未盡事宜疏開奉明旨計議河工未盡事宜事
查議得先年淮北一帶惟恃縷堤束水太迫致啓衝
今年伏秋泛漲決口不下數十處愈多則水愈散
而沙愈停沙愈停則河愈高而決愈甚海口僅剧難
力遂致淺狹以故徐呂而下兩岸田廬盡爲巨浸桃
清運道僅同一線漕運道又牛欲壞極矣幸賴部堅
持獨斷而諸臣協心經理自萬曆六年興工以來大小
決口悉皆築塞自徐抵清除中間原有高阜可作外
欽俱創建遙堤然又慮過常暴漲遙堤或亦難容故
又於桃清北岸崔鎮徐昇季太三義鎮等處建減水
石壩四座俾得宣洩入湖免傷堤址告成之後又開復
邳州北岸直河一道而蒙沂諸水得出大河開復宿
遷南岸小河一道而靈睢積水漸已消減近又有行
沂河毛墩各石閘一座應改減水壩見在興工若徐
州以上茶城口爲清黃接會之所自改行新河以來
地勢中亢泉水力弱每歲運艘過盡之後黃河大泛
之時或不免數日淺澀先經題準三年兩挑至期本
司照例請挑無容再議是自徐抵清五百餘里之間
所以導黃入海爲運道民生計者亦可謂算無遺策

矣以故水力既專奔流迅駛衝沙日深河身日以海
口一帶今歲停力覆此皆以淮今流衝刷之所致
也所據淮北河工職等再四籌維委的別無未盡若
欲勉强搜索恐徒廢費無補惟有遵照部科題奉欽
依事例每歲責成掌印管河官將遙隄應行處所歲
加幫築縷隄要害之處隨宜量修所謂久安長治之
道似不出此合行會呈具報施行奉旨工部知道

張養蒙爲工科都給事中時都御史潘季馴奏報河
工告成上言曰二十年來河幾告患矣今日其決有議
塞當其衝唯議者專歸功於決則委之天災
而不任其咎及塞則歸之人事而其勞其費及報成
未久嘗有以修隄爲事而繼者復告患矣其故皆
由不久任也夫官不久任其弊有二後先異時也人
已異見也功罪難執也明做邊臣例請秩久任許
守專而可責成功亦實然之

明神宗萬曆九年五月乙亥戶部題覆鳳陽撫按凌雲
翼等奏稱淮安府屬安東縣治濱臨河海嘉靖間河決
草灣口水勢直趨該縣田土湮沒後雖築塞泠沙淤積
不長五穀前巡撫吳桂芳有廢縣之議今兩河已完草
灣口漸復淤塞而士民安土重遷俱不願廢況該縣瞭
盡充斥廢縣必須添兵設戍多事縣治仍舊存留催一

應差摃須破格優處乞嚴敕該縣守印法嚴令官用心撫綏設法招徠勿濫準詞狀以生騷擾勿過索供費以肆誅求如三年之內民安地墾縣官疏薦擢用不職者即行參處疏入允行　七月壬戌朔總督漕運凌雲翼言茶城至留城一帶運道門限節因黃水倒灌停淤漸高運船率多淺阻已督行司道與工挑浚乞照往年事例許停進貢船隻支用錢糧俟工完核實具奏章下所司 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十年正月壬午戶部覆鳳陽巡撫凌雲翼題淮安府屬安東縣原額六十一里除消屬嵩縣四十六里止存三十八里通因黃河變遷地失人逃議併安東縣為四十四里蕭縣三十七里沛縣二十里仍嚴督各縣官查明見存人戶照軍民所當原籍歸附里甲當差墳注賦役冊內永為遵守報可 明神宗實錄

是年七月河派壞民田舍及傷人畜無數 縣志

明神宗萬曆十一年正月辛未浚韓家口引渠出徐州以河防報竣陞碭山縣知縣劉守謙俸一級　二月癸卯以總督漕運兼管河道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凌雲翼為兵部協理京營戎政　四月己亥命州大雨河溢城盡沒 明神宗實錄

是年徐蕭河溢大水衝沒符離橋 蕭縣志

明神宗萬曆十一年六月己酉漕運總督李世達言河工告成數陳善後事宜下工部　九月戊寅漕運總督李世達題黃河日進乞修砌郡城石隄以圖永賴章下工部 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十三年五月丙戌巡撫鳳陽兼河道右侍郎王廷瞻奏鳳淮揚三府徐泗等八州縣頻年災診河役煩興請自今年始借用馬價俱照萬曆九年事例派徵　閏九月戊戌起兵部右侍郎楊俊民為戶部右侍郎總督漕河軍務兼巡撫鳳陽 明神宗實錄

是年河決范家口時淮城幾危留豁所城修築 淮安府志

明神宗萬曆十四年十一月辛亥巡撫寧夏都御史梁問孟言近因雄城窪修築邊牆石砌馬頭兼之河西地

卑西從衝決自寧夏之境不免黃河之患矣從於西岔河一帶築隄障水俾滿東流工部議覆從之 明神宗實錄

是年五月河決范家口水灌淮城 淮安府志 又決天妃壩福興閘淤上廒宵旰遣科臣常居敬督塞之繼又加築范口石隄今河復故 淮安府志

是年五月十九日郡城東范家口衝決禾稼莊舍盡沉 淮安府志

明神宗萬曆十五年正月戊戌刑科給事中李國士上言先年河決桃源崔鎮口等與高家堰黃浦淺等處徐邳間俱成巨浸賴舊總河臣潘季馴創建遙隄修閘壩築塞口導泥濫東歸入海五六年來無水患頃

秋水壅滯橫流河決范家口凡百餘丈㕘臣用力堵築
捐得緩流可用決排之力若春漲皮濤洶湧新築之口
必決值糧運未過之日深爲可憂非設防該衙門官員
乘時修治不可上年河防歲修先年漕臣題有舊例若
該衙門嚴督所屬用心毋得怠弛　二月乙亥總督漕
運也浜場一帶泰淮安自新河永清閘淺坡館馬場達
清江浦口出黃河歸流故道以下安東縣高嶺口
家嘴板家嘴張家莊下浦潘范家口海神廟禮字壩道
惠莊路直往以至西橋往回四百餘里河勢有曲折地
形有高下隄身有緩急數年以來隄潰於衝激地方於
陵公祖鎮之後下民其魚待決一口方修一口不惟錢
糧運之虞無窮而運道所關皇陵所護民生所係其害非細
也今議清河上黃河獨行隄制無虞清河下黃淮合流
水漲隄微計今查前項工程雖用至七萬餘兩而淮揚
百萬生靈可免昏溺之患其名募人夫擇日興工估議
實用工費銀七萬一千六百九兩零將淮安府庫貯修
船銀仁隄支用照料八千兩工部事例銀二萬一千兩
鹽課銀支而施爲之功一曰修高家堰以保上流一曰
砌范家口以防衝決一曰疏濬草灣以殺河勢一曰修
禮字壩以保新城一曰買辦料物以備冒破一曰分定
委官以便責成有旨隄壩修防事宜依議行先年開濬
草灣不久於塞虛費錢糧恐有再加疏濬還著漕運等
官詳議停當具奏其餘河道工程俱要查照以規用心
保守毋得疎虞　三月壬辰工科給事中郭顯忠上言
河工每當伏秋防守水之暴漲也不過旬日其潰決多
緣隄頂漫流其自堤埽滲而決者絕少今石砌范家口
等隄工或塌卒難不可拘限必先就卑薄要害處盡行
加培其涌卸下湧之已足使秋漲下來則水流含急
水之患川割河會淤則河口俱閉則海口壅實等
處一可無害至原設隄淺夫約二千名起此畫地分工
及至伏秋令各管河佐貳帶領原設淺夫使自防守亦
可保無事然沿河疲民困苦尤甚其施爲之時只宜名
募游民不可僉派以滋騷擾命下所司　八月癸亥工
科都給事中常居敬等題開封等府睢州霸實等縣
自七月初十等日霖雨黃河泛漲衝決隄防淹沒人畜
乞敕河南山東凡有河道地方命管河副使專理分各
於沿近所管地方分主督理搶埽築壩補隙塞決明
立賞罰嚴爲期限工務停安瀾無貽漕患工部覆奏從之
河神一事

卷第三十一

行水金鑑　卷第三十二

河水

明神宗萬曆十五年十月辛酉先是黃河暴發將原修鎮河堡西岔河大隄並攔水隄衝決巡撫以聞奪督工官指揮陳勳等俸半年仍條四事曰酌隄防備柴草專責成寬期限從之　己亥大學士申時行等題國家運道全賴黃河之從東注下徐邳會淮入海則運道通河從北決徐淮之流淺阻則運道塞此咽喉命脈所關最為緊要先年河嘗北決張秋決金龍口等處皆命大臣往治夫役錢糧動以數十萬計然後成功嘉靖以來河之衝決多在徐邳以南自朱衡開南陽新河潘季

馴築隄高堰以後河道安流糧運無阻故近年以見上流之通而不虞上流之害河南一帶地方修防疏斷隄岸卑薄者間亦有之今年河流散漫自開封封丘偃師等處及直隸東明長垣地方多有衝決失今一不治明年河水再至勢將北徙上流不下徐淮則運道甚可憂慮此不可不亟為之圖也查得先年設有河道都御史凡河南山東南北直隸河漕經行之處皆屬統轄近來裁革此官分屬各巡撫管理責任既分事權不得歸一今黃河衝決多在河南所流所及又在直隸若衛安平曹濮又在山東各該巡撫雖已委官相視書地修築然或彼此不相照應萬一推諉必致誤事臣思河道未至大壞不必復設請御史但差風力老成給事中一員往河南等處踏看衝決處所稽察各該管河官員就便催督興工各處錢糧會同巡撫官隨宜調發期以初春起工夏間畢事庶伏秋水發河流不至北徙徐淮以下自然安流而運道可保無患矣是日傳諭工部朕聞河南等處地方黃河淺漫先年舊隄多被衝決即令曾否修築未見奏報著各該撫按官督率管河官員用心料理選差風力老成給事中一員前去各該地方踏看併催督工程如有怠忽玩愒推諉誤事以致妨害運道者即指名參奏究治　丙子工科都給事中常居敬陳河道事宜一曰毀之當時議令管河司屬各官將河

道有無通塞以時奏報修築俱每季報部科以便查考一錢糧之當稽議令河道諸臣一切歲終經費年終明開修什具疏奏繳奏冊清冊部科備照庶出入錢糧以稽河工虛冒之弊可免一責成之當嚴議令管河府州縣官查照典制各住分管地方不許別項差委督撫管河司道時常巡視督率修防遇有漲決一面具報一面興修如廢職怠事即據實參奏一河臣之當擇議令河道原缺容本部查司屬中才望相應者咨送吏部以憑覆序部覆如議　乙卯敕工科都給事中常居敬查勘河道催督工程命禮部鑄給關防　十一月戊子工部覆總督漕運楊一魁題挑浚築事宜一草灣口應量挑

東岸長二百六十丈西岸長四百丈工料銀共六千一百四十四兩六錢零一崔鎮徐昇黃家觜三壩上拆石從下另砌量浚引水支河祖陵東南護隄外用荒石砌子隄一道高四尺根闊三尺長與大隄等工料銀三百一十七兩零一挑濬淮安府臨城門河四千二百丈計工料銀四千四百四十八兩四錢一幫築范家口隄壩除原估銀四千餘兩外續用過工料等銀六千餘兩一包砌清河口惠濟祠前裏河隄長五十七丈砌石高一十二層本祠後外河長五十四丈五尺砌石高一十三層工料等銀共二千五百九十九兩六錢四分一天妃壩加築平滿排釘椿木內外用石包砌堅固以防衝洗

各項工料共該銀一萬九千五百九兩零俱於原題存草灣未用銀兩動支其拆改崔鎮等壩并築砌天妃壩計費不多俱於河道歲修銀內酌量支用得旨崔鎮壩應否該拆候差科臣到彼再議定奪餘依議行 十一月辛卯詔河道隄防節年修築不堅以致衝決該管官五年內者巡撫奪俸三月道官降俸一級內養病致仕者不許推用見論劾者從重議處餘年遠者姑免究 十二月甲申工部覆督理河工給事中常居敬議於大社集南新修月隄之內復取土填實深潭再加築隄以聯舊址次將大社集以東至白茅集百餘里隄照舊增修其茅家潭三尖口等處決口與東明縣護城隄併議修築土方工食俱於該府庫貯萬草及存槩銀內如數動支上從其議明神宗實錄

是年決祥符劉獸醫口決蘭陽銅瓦廂後決封丘原武又決長垣之大社集毛家口茶城亡何又報淤續文獻通考

是年冬十月命工科給事中常居敬相度黃河議修治之策時黃河漫流自開封封丘偃師及東明長垣多衝決大學士申時行言失今不治河將北徙上流不下徐淮則運道可憂故有是命已而督河楊一魁議自決沁河導沁入衛居敬言衛輝城卑於河恐一決有衛濬之患沁水多沙善淤入漕未便不如堅築

決口開河身加浚衛河民得灌田尤為完計上從之明紀事本末

是年黃河又決荊隆口衝潰長隄入長垣東明二縣尋塞之後二年復創築遥隄長二千九十丈以防漲漫 沁河又決蓮花口金屹嵧水浸獲嘉新鄉一帶尋塞之亦加築隄壩以防漲漫南河全考

大名府屬長垣東明二縣舊有長隄一道延亘一百三十里東至山東曹縣白茅集西至河南封丘縣新豐村此隄外即有淘北河一道相傳即黃河故道也萬曆十五年河由河南封丘縣荊隆口決入挾淘北河衝決本隄之大社口兩邑昏墊 沁水至武陟縣

與黃河會合其湍急之勢較黃河益甚而武陟東岸
之蓮花池金屹𡍼最其衝射要害處也萬曆十五年
沁從此決新鄉獲嘉一帶俱為魚鼈每年堵築埽壩
勞費不貲且壩內為商民輳集之處煙爨不下千餘
倚隄為命今議甃石四百二十五丈隨守隨修限以
二年告竣此隄一成永久可恃而議者畏難尚未興
舉其北岸大樊村亦係埽灣要害幫隄裁埽均在司
河者留意焉 河防一覽
明神宗萬曆十六年正月癸巳工部覆總督漕運右僉
都御史楊一魁條陳六事一改閘座以便防守謂古洪
當黃水之衝為入運咽喉閘制上闊下狹閘板難下水

入易於且閘座太低一遇泛漲水從上漫千夫群易無
可奈何欲將前閘棄此改修高下廣狹務俱一律此計
之善者也擬允行一嚴啓閉以杜淤墊謂古洪內華二
閘建設之初原為伏秋水漲恐致漫衝閘堅守不得
擅開以嚴其防也但地居衝要官使絡繹勢難阻遏欲
比照淮安通濟閘事例每年於六月終旬築壩不許擅
開即貢鮮船隻亦勒令盤壩此固為運道完計第恐民
商覓利謀伐閘一其等弊不獨困商且起覬覦貪兌負
艘舊也留京又不可輒議爭擬仍舊一開支河以備緩
急謂運舟自茶城入閘乃其故道與河隔遠自河決秦
溝改從濁河口入徐淮乃與茶城緊相對衝又成家港

淤留難輓舟多覆沒前道臣舒應龍另開塔山支河頗
稱利便而壩閘未建旋復淤阻中河郎中陳瑛始開古
洪內華以代塔山五年於茲而復遭淤塞安可不為之
計也欲挑浚塔山支河建一壩閘令與內華相等八九
月後公私船隻兩道并出固亦有見第閘河水泉不多
分而為二不識能常繼否擬會勘一移官夫以資策應
謂古洪內華隄夫六百名伏秋水漲修守不足且責閘
官以調度非能也欲將呂梁洪夫分調并移住古洪
以資修浚管河判知原住邳州者移住境山遇有緊急
往來皆視固屬未虞第呂梁古洪相去頗遠安土之民
難以驟徙與職官改駐不同也擬會勘一復故道以定

長策謂黃河舊出小浮橋水勢順利運道安行累歲變
遷致梗運道雖建閘啓閉猶時淤塞非本計也欲修復
故道自歸德以下丁家道口浚至石將軍廟令河仍自
小浮橋出若撫按各為其民則止浚碭山韓家口河五
十里議亦有見第其費有出與否其道可開與否宜行
令撫按勘料酌議以請者也擬會勘一放濁溢以固隄
岸謂黃河緩隄修築加高而隄內窪下夏秋間河水盛
漲雨水內浸其隄易壞欲效埽埧帶隄勢於徐邳一帶
隄內窪處春間開口洩水其與河隄隔遠者從便築小
月隄以防其溢此計之便者也擬允行一引沁水以濟
衛河謂黃河挾沁水入衛縣天津下海久矣自河徙而

沁與俱朝衛水時若因爲其流漏也欲做徐有貞廣濟
河之勢引沁入衛不使助河爲虐且普武陟門沁水方
決口便疏濬萬夫一月之力耳固自有見第考先臣黃
綰亦嘗有分沁入衛之議似欲籍以殺河患非爲衛
水益也改作入衛之費既難衛決可虞桓命勘一濬河
身以抑流盪謂善治水者以疏不以障今每遇水發
先上加堤逆令水高淩空不啻過頭附河城郭決水可
灌可爲寒心欲於秋冬之際挑浚河身深處淺處挑浚
尋常之極思也第黃河之水從水去來恐難以人力
治之且入夕其河勢潰堅水漏淺浮將安所施擬
會勘閘水門以免擋潰謂黃河發星宿入中國合華

夷之水千流萬派歸於一壑泛溢其常也況孟津以下
土疏易衝故先臣邮濬請多開水門以殺上流之勢誠
爲有見今欲於黃河分流故道量設減水石門以洩其
漲是一說也第恐黃水淤淺石門之所洩幾何而消滿
不能致成積決未獲其利先滋之害矣擬設閘一處河
費以免偏累僧河上淺僧銀二萬兩內仰給於河南者
九千今本年大約冀開挑欠其多而河工勢不容緩欲
將每年扣省米價銀兩上下餘兩留備淮上支用其
河南解淮銀九千兩先行起解以濟急需便照戶部咨稱
米價解係邊餉難以議留宜將本年額銀暫留九千兩
抵河南解數以後仍照例分解不得借口其開也擬

允行從之　丙申戶科給事中李廷謨奏國家防河如
防虜均非可以泄泄制之者今邊臣自督撫而下必閱
歷練習始爲推轂賢者久任加銜自僉憲得至參政布
政甚則節鉞寄之用是人思竭力而收效者引河臣則
不然按次議處才名不必用用者必有日月代可
之要害職急臨淺身小得代去則河事不熟不爲
累之人行必以達然終供臺却法內宜管河司官
以擇其人則以歲數書考成以甄別督責得
沖次排用則人人思奮河工不濟矣疏下該部　二
八年以酌擬　魁奏辯御史祝大舟論劾乞敕河臣
奉勘冷會閱是否如舊績隱高擢先將衛撥者即令

曾否修築鑽揭力紐乾沒成功是否毀壞一切不敢規
避乞下該部　丁丑工部覆議黃河爲患自古已然而
治河之難中州爲甚何也其地沙壅土疏修築既難亦
原多無一望千里無崇山複嶺之安擋猶埽以列防
自爲捍蔽故功難就而費亦繁今撫科臣常居蕭盛臣
奏首古按臣王田揚會勘集議工程地方千里而於時
界兩省而唐家口爲黃河要害在考城以、兩省
修築工程猶若擇中而二縣者屬河道僉事余光周
居民而根盜決先於進道大才關者宜分地責官職程
領之在封丘陽武二縣者屬大梁道參政王來賢領之
在高陽儀封二縣及考城縣之蔡社唐屯降莊唐家口等

築隄壩備兵備副使王之屏河之河內武陟沁河沿衛
輝河北道參議徐三畏領之隄壩以丈計者凡三萬三
千一百五十約費至八萬四千六百餘金事竣一體查
敘上命依議及時修築依限報完其兩省交界處有紕
決者設法嚴督毋得推諉　三月癸巳禮科給事中王
士性請開復黃河故道以圖永利謂自徐邳河身日
高而會通以東之水行隄上與徐州城等來流益迅
委全力於淮而淮不任故昔之黃淮合今黃強而淮益
縮不復合矣黃強而一啟天妃通濟諸閘則黃搗運河
如建瓴高寶一堤即江南四百萬石之運坐廢淮若則
泥而浸泗爲祖陵計不得不爲石隄護之隄增河益高
根本之憂不亦可虞也哉河至清河向南衝者凡四折
而後入海淮安高寶鹽興蓋不啻數百萬生靈之命託
之一旦潰決則盡成魚鼈將奈之何而紛紛之議有欲
疏隄河口者有欲開瓶家河灌口河永濟河南趨高家
堰北築滚水壩者近議開周河草灣及老鸛廟如壩如
穴作堤補敖迄無寧歲總不如復河故道爲一勞永逸
之圖也河故道由三義鎮達葉家衝與淮合在清
河縣北別有濟運一河在縣南蓋支河耳河強奪支河
直趨縣南而自剏北流之道久且淤河形固在也自桃
源至瓦子灘凡九十里地下不耕無室廬墳墓之礙雖
開河經費視諸說稍倍而河道一復爲利無窮矣疏下

行河者議　四月甲寅刑科都給事中喬璧星奏河
道衝決爲患請專設與復設專官以一事權蓋自古治
河止於除害而國家合於東南歲輸四百萬石自淮至
徐皆藉河利則其患愈大往往自永樂九年分
遣部司督理成化命部院大臣往視事已輒罷正德以至
乃議專設憲臣爲總理河南山東皆駐濟寧山東之曹濮
臨沂北有之大名天津南直之淮揚徐邳咸屬節制定
牙如此換其人總地總理乃若不復專濟而理漕者亦
不復問河則亦專設河臣之譽矣萬曆五年以臣兩臣
各見相左漕并河於是在河南山東北直者以此換兼
領之責分而官無專督故修濬之功急於無事公於臨
爲河患日深填者勘科常居敬亦有專設大臣之議者
自衙官要在得人耳按嘉靖以來河漸北徙濟寧以下
多淤而劉天和之修復曾橋朱衡之開運南陽潘季馴
之當否雖治河道賴之此專設得人之明驗疏下工部覆
如議上命督河再設以老成才望者任之　癸亥勘理
河道科臣常居敬會同總督臣舒應龍再上河工十四
款一添建閘座以便防守議於古洪閘外加鎮口閘一
座外攔河水內蓄漕河一據築縷隄以防中潰計自茶
城以下梁山支河西岸起至河口止長五百丈闊四丈
又補築舊河缺口一道長六丈　議修埽壩以防危急
王公隄紫蠡衝決與黃河止隔丈許兩河夾之勢最危

急議於本隄設法增築實土石於兩翅之內密釘樁木於搽埽之外并設順水壩以逼黃水之北流 間建月河以避衝決於建河南岸另開月河以引漕水之南去則二水相間頗遠時加培築可保無虞 一移駐官夫以資策應呂梁徐州二洪水勢既平洪夫利歇可漏流萬險地可安議撥八百二十三名均派新村五閘飭者留二洪攢運而管河同知改住境山策應 一停徐三壩以保成功催鎮徐昇李太二壩原為洩水而設議拆者爲其高而壩外隄岸更高於壩是存之未礙省洩之利拆之反留泛溢之患也 一停濬草灣以節財用草灣一河開二百餘丈先嘗開之以保淮城且泄黃之

水勢以分流而間塞靡常無煩濬鑿俱如議行 庚午工科給事中侯國璋薦原任刑部尚書潘季馴堪總河之用時季馴已罷職爲民而科臣謂其向在河上有築塞之勞季馴董子行蔡宗周常居敬亦先後薦之故特覆起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河道兼理軍務上諭之敕

六月己未勘科常居敬奏黃河故道開復非難宜罷役而省家營支河之議起 癸酉勘科常居敬上修理河道圖考報聞圖考留覽 閏六月己酉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潘季馴題黃河之水濁而泗汶河之流清且弱交會之處則茶城是也每伏秋黃水盛發則倒灌入漕沙停而淤勢所必至黃水消落漕水隨之沙

隨水刷不待濬而自通矣然有淤阻不得不如萬曆十年中河郎中陳瑛創建古洪內華二閘每遇水長發則下板以遏渾流之橫而閘內無淤阻之害黃水消落則啟板以縱洪水之出而閘外有洗滌之功夫伏秋失閉閘之防遂至淤墊夫責厚惟當宜即於前月望至衍淤開視同知徐申謂本月望前黃水偶長六尺餘漫入洪口已合嚴下閘板至二十一日報黃水消落於是啟板淺漕衝刷成河通行無滯至閏六月等日復漲則不過一日復不過二日退長隨落此其一二大驗且通塞之故也勘科常居敬復建口閘一座去河愈近則吐納愈易足為水利但建閘易守閘難運貢之驗行國急務豪

之間放不時數日之程不能待而千百年之利害且決裂矣乞特賜綸音如萬曆八年清江浦三閘之法以時啟閉庶河渠永有賴矣部覆如請 十月甲申工部覆總督河道潘季馴條上河工八事 一久任部臣謂[illegible]督治河情有分合地勢有險夷如某處迎溜作何埽築以當其衝某處埽灣作何幫護以防其泄事在分司宜責任南中兩河郎中萬工考方與俊擢則練習久而河防自熟 一責成長令謂理河如理家然家務繁瑣不妨分任而庶務之則家督主之今瀕河州縣長猶家督也為集夫役備辦料物宜專屬之至於巡行督率責之行河者而郡守亦有總理之責否陳嘉德坐 禁

詞官夫謂治河有補偏救弊之法無一勞永逸之事為泰平成不數百年而祖乙之都圮則防守弛也故曰防之無上工官申飭治河官夫專以河為事不得別差於河致損河防一預定工料謂黃河泛漲每在伏秋修築不預往往為河所乘宜於十月中旬即行點勘分工備物務令于月興作四月報竣後時者罰一立法增築謂徐淮之間咫尺河流倚隄一線為捍也而風雨剝蝕車馬蹂躪日就卑薄宜令每歲修隄高厚俱以五寸為限還低薄處隨宜加築徧植樁柳不如法者聽總河參治一添設閘官一加幫真土一接築舊隄[illegible]命依議行

丙午工部覆總河潘季馴題請罷開復黃河故道及鑿支渠合沁諸議一意修築隄防上報可仍申飭河臣毋因循以致疎虞紛議以妨實事違者聽總河參究

十一月甲子工部覆河南巡按御史王世揚奏河南境內黃河自潼關至歸德開封等處奔流二千餘里去總河督臣甚遠利害一切見聞之近必先撫臣宜於撫臣敕書增兼理河道一條與督臣協同行事詔從之

十二月甲申添設河南開封府同知一員駐劄荊隆口祥符縣丞滎澤主簿各一員專管河務

戊子工部尚書石星覆總督河道潘季馴題稱河南黃河上流三門七澤而下地平土疎每易衝決特非運道所經往往忽視以為無虞而不知上源既決運道未有不阻者故

修守之法在河南尤屬緊要其故隄縣郭集出小河橋銅瓦廂鐵底所當閘復者歲修費繫未能遽行惟當加修守庶保無虞因條列六議一黃河北岸須濟南岸道省先已別大夏於兩岸各築長隄迄今百有餘里百年來頗受其利乃漸損壞宜歲修易漫宜刻期修築一沁水發源沁州至武陟與黃合勢最湍悍而蓮花池金溝嘴其險要也宜遵舊守令一歲委若四邨而最險處止四百餘丈即當包以石工亦易辦所當亟議石隄以圖永賴者也一河工甚鉅而所惜工費止河堡夫銀而已比錄併入條鞭有司取急京運而緩河道任民逋負甚至已徵而別用竟不知運河工所以墜誤也今議從前借用者如數抵還在民者徵解貯開封符不時之用一役民用其力當卹其私今議開歸懷三郡近隄沒官田地給堡老六畝堡夫五畝不足則以贖工銀置產以授之則民有身家之患防隄益力矣一河之害在河南尤大則治河之功在河南尤難往秋防舉劾僅行於淮徐而不及河南誠為缺典宜一體甄別以示激勸一河南雖非運道所經而河情水性與淮徐無異固當以治淮徐之法治之且夫責郡邑佐吏以一事責成修工程以預興舉增補捲埽以固隄防所當通行者也詔如議行

癸卯禁家營支河工罷從總河潘季馴議也[illegible]

[illegible]

是年五月十一日敕諭都察院右都御史潘季馴
科臣建議先年河道原設有總理大臣近年裁革分
屬各該巡撫守巡等官事權不一且今河患不常工程
重大要將原官復設簡擇熟知河務大臣管理
該部覆議相應特命爾前去總理河道駐劄濟寧
州督率原設管河管洪管泉管閘郎中員外主事及
各該三司軍衛有司掌印管河兵備守巡等官將各
該地方新舊漕河并淮揚蘇松常鎮浙江等處河道
及河南山東等處上源著實用心往來經理遇有淤
淺衝決隄岸單薄應該封築挑浚去處務要先事預
圖免致梗塞并查先年工部題覆事宜一一着實舉

行合用人夫照常於河道項下附近有司衛衙門
調取應用其各省直歲修河工錢糧悉聽通融計處
動支所屬大小官員果能盡心河務功蹟昭著者從
爲擢用敢有不服調度怠玩悞事及權豪勢要之家
侵占阻撓并違例盜決河防應拏問者徑自拏問應
參奏者指名參奏其餘開載未盡及河道緊要事宜
悉聽爾便宜處置其有干曹運應按河門事體公同
計處重大者奏請定奪每年終將修理過河道人夫
錢糧照例備細造冊畫圖貼說奏繳其南直隸淮揚
潁州徐州山東曹濮臨清沂州河南睢陳北直隸大
名天津各該地方軍務亦聽爾兼理其各兵備道悉

聽節制務要防護運道永保無虞如遇盜賊生發即
便會同各該巡撫該道官兵上緊緝勒毋致延
蔓若兵備各官縱寇貽患者參奏究治爾爲重臣受
茲委托須殫心竭慮計效勞務俾河道安流糧運
無誤斯稱委任如或處置乖方以致誤事責有所歸
爾其欽承之毋怠故諭

戊子河大潰天子以言官言特召公至是不
特公習河而河亦習公矣既告成績其功所加築土
隄縷隄月隄格隄長隄稍隄守護隄寄隄凡二十
四萬七千八百八十五丈有奇磯嘴料垛凡二十有

四座石壩土壩月壩護壩凡五十一涵洞減水閘洞決
口塞老土凡三十萬一千一百丈有奇歲漢隄柳八
十三萬有奇前後十餘年軺車所至更數千里公與
役夫雜處畚鍤草薦間沐風雨裹霜露髮白面黧而
後河可合執數萬殘轉運無害耕河之民始復見室
廬墟壟煙火彌望焉公之言曰通漕於河則治河即
以治漕會河於淮則治淮即以治河合河淮而同入
於海則治河淮即以治海故竟公在事亡不惟東
水借水攻沙爲萬全第一義云

河水

萬曆十六年都給事中常居敬上河工大計疏云議
險抑州惟河患爲最鉅故善治河也爲獨詳過年人
心玩於積習法制廢於因循致事體懈弛前修寸卸
今兩河工程臣等不敢不竭心力參酌必料理精詳
庶可垂示永久若非奉有明旨無以警惕人心既經
該道會議前來又該臣等覆議相應會疏開列具疏
題請旨　一酌時增料以防未然臣等查得河南
水平岸高而土疏其湍急埽灣之處患常存雖有
高厚之堤卒然坍塌無所措手故防河之患無愈於

捲埽而捲埽之料全資於稍草椿麻與土也往年所
用椿木葦麻俱分派於出產州縣買運而稍穀草
俱於臨河地方召商收買已有定議比刻沿河各縣
連年荒旱復遭大水百穀無收欲暫將穀草派之別
府州縣買納解送亦通融之策但道途隔遠不惟腳
價告費抑恐反滋騷擾及查往年穀草定價每束連
耗草二十一斤給銀二分今年穀草缺乏增至每
每束增銀一分共給價銀三分仍行召商收買以後
豐年酌量估裁庶草價既增而商販自至矣　一議
埽所貽純用好土始得堅完必須預積以俟取
辦倉卒近因久無水患管河員役不復議積每遇急

迫取土於遠處不惟糜費亦且不及以致潰決
口患關爲害滋大矣合無令各守堤夫於閑
暇之時各照成法令各管河官督令夫運埽土堆積
於埽灣及緊要堤岸之上每年會計之時合算其處
該積土若干責令各夫如數運積著爲令驗無合虛
報其河流衝射之處仍當酌置埽料以禦秋水發漲
有備則即時添補前去庶一意料行而申救以有
備無患而所不必費之防今酌劃矣　一議處工食
以專責成臣等查得各工次築堤節工錢每節方應
一丈高五寸爲一工每夫一名日完一工方給工食
銀二分三釐三毫夫以一人而日築一工亦爲難完

況取土有遠近之不一增築有難易之不同祭以一
例計工既不能依期報完後又計工給銀安能盡滿
所望且今歲米價騰貴數倍往昔一工給銀一分三
釐三毫亦不足其食用若一日不完一工則所得工
食益不足以糊口無怪乎每遇承修之不至也今
擬行今歲做工夫役每一工給工食銀四分如取土
在百步之內及在平地修築者俱仍以方一丈高五
寸爲一工若在坑坎水內增築及在百步之外取土
者酌量減其尺寸假每工給銀四分如此則工食既
加而養贍足工程自等可速行人心知樂從矣
其已後成熟年分仍照舊支給　一議人役房以備

汴南衙門等官行黃河兩岸於月內并堤壩之處先
年每二里建堡房一間僉堡老地方各一名堡領火
夫十名巡守以防河患原無工食數年以來天時亢
旱河患稍息人以河弛堡房傾倒而可遺災民早散
求食各堤防守遂無人矣惟各埽壩處堡房尚存數
名然爲數亦少不足應用昨歲河患缺口異常之災
未必不由踈虞所致也合無於黃河兩岸各新舊長
月等隄每二里仍建堡房一間每堡僉點近堤堡夫二
名每五堡僉勤能堡老一名統率各堡夫晝夜往來
巡守栽培柳樹但有盜決堤防及砍伐堤柳者即便
擒拏送官究治遇有河水泛漲衝刷損傷即行填補

每堡老一名月給工食銀五錢各役每名月給工食
銀三錢俱於河道官銀內支給至於臨河埽灣尤係
要害修守之工倍當加謹仍每一里建夫堡房一重
二間益收埽料以備急用每堡設堡夫五名每二堡
設堡老一名管河官不時查點遇有緊急衝刷不拘
晝夜木梁鳴鑼各堡老督率各夫前來接濟併力堵
塞其堡老必於附近村民中選精勤守法者充役如
此庶防守俱各得人而河患可保無虞矣　一議處
廠夫以杜偏累查齊河縣臨河村等照設有官廠
八處收貯稍草椿蔴以備搽埽每廠原有廠夫二名
或三名令其看守物料先年俱於各州縣堡夫內選

設實大戶充之凡管廠官合用心紅紙劄并備查書
手造冊循環倒換○○及僱人晒晾物料并修理廠
房補垣俱責令出名每年費銀五六十兩如遇不
才官員需索當例費至百金者有之後因稱累以堡
夫一名朋應廠夫一名每年工食銀四十八兩至萬
曆十二年該前任之撫臣一允可遵議每名裁定
工食銀一十六兩以定數之不多也不知工食有限
而額外之費無窮夫廠夫原以看廠爲名惟晒晾物
料是其職守乃至責以不貲之費磨累無休身家蕩
敗無怪乎合口稱苦不敢承役也相應痛革以後每
廠夫一名以二人當之給條鞭工食銀一十四兩扣

除銀十二兩存貯官庫不許復僉正頭惟召募鄰近
之民充當一切雜費如管河官心紅紙劄等項量於
埽料并堤文冊修理廠垣即於前扣銀內申請動
支不許廠夫出辦惟稍草等料有浥爛數多各
役不能管晒晾者始免問罪令其量賠如此庶需
索之弊既革而廠夫之害可免矣　一及時給散以
濟役苑竊等項得河工全賴人夫夫役全賴工食可
道錢糧俱貯府庫管河官不得自由必至河岸衝決
方議調人夫請支錢糧已無及矣合無每遇春時該
道行管河同知通判等官赴府領銀分發沿河州縣
專聽不時之需遇有河患一面募夫一面申請事完

稽查庶不耽誤至於給散工食按時賞齎 一各縣管
河佐貳官各官多不親理又委之河夫除贈等官稍
整給散其中不免扣尅以致各夫鮮受實惠合無以
後給散河夫工食俱聽該府管河官督同各縣掌印
官眼同包封唱名給散毋不許令各縣部夫官總領
致滋奸弊如府管河官偶在別縣督工一時不暇者
聽各縣掌印管河官逕自給散如此庶扣減之弊既
除而夫役之苦可免矣 一責成正官以便查覈臣
等竊惟設官定制在府州縣者責有管糧捕盜理
刑管河等官分任佐理而兼總條貫則掌印官事非
謂各官之外掌印官全無相干也故一州縣之中河
渠要害孰非正官之所當料理防守者況中州生靈
命脈係於黃河可以正官而漫不關心乎乃向來河
務該道止行文府管河官府管河官止行文州縣管
河官而該府州縣全不經由故問河水衝決非不曰
某州某縣之某口決也問應用人夫應動錢糧所以
治其決者則曰有管河官在非本州本縣事也不知
河患係民瘼最切不比之宂而徒諉之於一二佐貳
彼其威令不行名集人夫既多阻撓操持不定動用
錢糧又難清楚況修理工程必動錢糧管河官身任
其事則錢糧自有粘帶每年會計既令其查處矣乃
年終覈實亦令其自為而自覈之無論下情處滯錢
糧皆破其由而毀卸工程並耗錢糧明白非計之
是尤不可解也合無自後申飭各府州縣掌印官凡
遇河務雖有管河官專管至於催價人夫給發錢糧
各掌印官務破積習協心共濟其會計工程亦與管
河官會同估議每年河防畢日該道將各掌印管河
官分別勤惰賢否通行獎戒如此則精神流貫
而法亦聯屬責任各專而功可永賴矣 一議豁堤
壓以蘇民困臣等看得黃河兩岸皆係民間納糧田
地切緣節年浙築大月縷水減水等隄壩南北兩岸上
下不啻五六七百里其根闊有七八丈者有十餘丈者
所壓占民地不下千百餘頃自來地內夏秋稅糧并
各項差銀尚係地主賠納臣等竊謂築隄乃為一縣
小民捍禦非一人一家私事其占用各戶之地既不
給以原價復令包納虛糧誠於人情有所不堪合無
依臣議行臣等轉行臨河各縣逐查各該地方除年
遠古隄外其有五年以內新創及封築隄壩若干道
某道根闊若干長若干共計壓占民地若干每年共
計稅糧差銀若干畝與昤均派緊縣地內徵收抵
數及查見今種麥拋空者並給倉穀以補籽種之費
庶包賠之糧不致偏累而沿河之民可無向隅矣奉
旨依議着實行 又酌議河道事後宜疏未治河
者既欲祛其害復欲資其利誠難之難者矣考之圓

家之功令諸臣之經略犁然具備若可持循以而時
勢殊則法制不可不講人心易怠則申飭不可不
嚴桑土之謀當於未雨況河道多艱補偏救弊之方
其容以或已乎臣疎庸無似謬蒙皇上任使日夕兢
兢罔知報稱入京奔走河漕酌之事機商之輿論凡
有某險阨各項工程會同撫按諸臣另疏具題外敢
抒一得列爲八事用備採擇少效涓埃謹題請旨
一復河臣以一事權竊惟今昔漕河首南盡於淮
北通燕冀天下所由飛芻輓粟而壅塞之機所關於
國計甚重也第河道源流既遠名稱亦殊分合異形
決塞靡定即使精神專而料理密尚恐不足以濟事
也先年設尚書侍郎或都御史一員總理河道以故
事體畫一與作甚便議定而行無致掣肘者諸臣經略
之蹟至今班班可考乃近年罷不設歸諸總督漕運
而各省則令巡撫兼之不思河道與漕運當在在斷呼
吸之間非專一則牽制而難行非身親則怠緩而罔
事稍顧忌則趦趄而敗績或猶豫則後時而罔功此
其所係何如者至於各巡撫專制一方彈壓郡縣
名糈錢穀理鹽盡日不暇給乃欲出其什一以辦河務
其所能守非獨此也河南之令不能行於山東山東
之令不能行於淮揚即一舉而可以垂永利此最患
國便計而各省畫疆甲可乙否卒亦惰悅而止至於

氣脈不貫事體難行其勢有不可一二言也若夫禹
平水土稷教稼穡未有無功令行令并專之河道而
兼之也設今特設初任經理方其才品卓然足以勝
此但以河道事理論之仍當專設總督重臣庶權不
分而事易集矣　一嚴防閑以杜潰淺一催攢運以
[illegible]一定賢否以便責成照得東南之
所急者無大於漕而所以通漕而責成效者無
過於督責今河道督撫總理於上部司分理於下
乃各府佐官則專設于職掌判官主簿總於部司
分委協理與工且吏部銓選文學注專管河道不
許更求別委法甚善也乃賢否別各衙門主之而部
司不與聞夫河道之官[illegible]次之通法恐
猶及乃部司專不得與賞功罰勞之際人其前於知
欲其出力效以故別衙門既賢否以便委而
各官亦或視若委以圖其成至河道官[illegible]以姑
然及潰決而補之已何及也今無差則無江淮漕敵
官事例凡係管河官專屬河道部司年終考覈分別
賢否徑呈吏部轉咨部施行不許別謀差委及查賞
處所俱有各官公署仍專行修理當一駐劄毋使見
居府城以妨職業庶賢否定而人心趨責成專而分
理便矣　一議記轉以勵人心語云耕當問奴織當
問婢語專一也夫耕織細事猶不可泛任況河道重

務苟非得其人專其任徒使素不經事者當使而畏
為之猶未能措力而使之也驟而語地利就知險夷
驟而語版築就旂工苦及與事不當始議更置錢糧
實已耗費亦無及矣故任河務者非得忠勤任事之
人久任而責成之不可也第州縣佐貳官卑祿薄欲
使之數年不調其志易隳故欲勵人心莫若近轉如
巡司之守堤汛也以縣佐貳之司歲修也選候部道
年終覈實分別類呈督撫咨部紀錄倘主簿缺則推
大使判官缺則推主簿縣令缺則推判官否則加銜
以俟遇缺推補其同知通判等官亦照此行但宜慎
重考覈果有顯蹟方得推陞則雖陞遷不出淮揚四
府畀日衆大役與大工令此事習者為之輕車熟路
茂不濟矣矧其人尚留地方即不稱吾得而議處之
夫既叨顯庸而又知苟且之無所逃罪也有不視河
事如家事者乎　一議錢糧以濟河工一錯工料以
資實用　一重修守以謹河防天下之事作之者固
不易而守之者尤難況於河道關漕運重計乎何也
水勢之緩急夫役之調度錢糧之盈縮工料之虛實
是無一事可忽也正月辦料二月興工三月終工未
就而桃花水發五六月而伏水發七八月而秋水發
是無一時可忽也若運繼各堤若歸仁若高家堰
若王公隄若西橋范口等處是無一地可忽也此其
責非輕而其勞苦饑寒實不外於歲修之中但在
人見其無奇功在己則其守舊輒於是苟安者多玩
惕好事者喜紛更其於河漕何所裨益不知治河如
治邊防水如防敵今各堤之原僅足擬修城堡練士
卒飭器械豈必踏營略地始奏功而後可以言勞哉然
而秋防有效成效不顯隄防不舒以故人心有所激
勵而與推不同足出入風濤奔走拮据勞瘁之狀不
減邊臣乃歲修之功未由自見非情也且以為有全
事之得亦當有勤事之賞合無除沿黃大工外每年
歲終總河大臣將部司以下各官查其修守勤惰分
別注考移咨吏工二部紀錄實候三年該部類題請
旨賞以昭勸懲果有成勞勣格超遷或加俸
亦不為過如此行於各衛官安廢事致於河務者即
行議處如是則人知職業修而事功自見防守嚴而
河道永賴矣工部摘將嚴察開等力款覆議相同題
奉旨依議行又該吏部摘將定賢否議近轉二款覆
議相同題奉旨近年管河佐貳等官多有營求差委
妨廢職務不行用心防守的總理衙門務遵敕諭
問事治不許枯息其餘依擬行又該吏工二部會議
復河臣一款欽奉旨謹總理河道官集復設若干揀
選老成有才望的去專運河道衙門各職掌還奇擬
停當來說欽此

明神宗萬曆十七年六月癸巳總理河道潘季馴言蘇
水暴漲洶湧異常衝開獸醫口月隄者一漫出李景高
口新隄者一衝入夏鎮內河及壞田盧溺死居民者一
其餘或水與隄平或隄不浸者尺許勢且不測科臣張
養蒙等因言前此工程皆完之未而築之未堅以各見患
部議洛行河道督率各官急塞增修要使東水歸漕又
以河臣駐劄濟寧去河南千餘里該省撫臣一心只冀河
本茫先經題覆兒省卒有患則撫臣一面相機築塞一
面馳報河臣或處得旨俟完奏久遠有衝決題是修築
不堅經管官各奪俸二月　乙未工科都給事中張養
蒙又上疏曰近者總理河道潘季馴報成敘功兩疏請
以勞績叨賞在日指稱工程堅固足保無虞陛下且不
吝爵賞以酬之矣蓋成功非難保功爲難冲決之變天
災地塞歸之人力設成未幾但有後虞求脫紛紛此其
故皆緣於河臣不久任也官不久任不便者三後先異
見也人已異謀也功罪難執也功名之心孰不有之前
者以功賞代其任者心盡一而襲故常則謂於無
所事事於是不曰某故道當開則曰某新堤當改不曰
某堰工可廢則曰某湖地可耕侍邀異績欲求多前人
此後先之異見也人情易分爾我功出於我則修守常
勤功出於人則修守常懈勤則修築可保無虞懈則隄
渠必至漸壞此人已之異謀也功罪可執而後賞罰不
淆假令一隄之築也修堅修決其之潰之後遇修塞
自者蔽罪於後工之以繼後者歸咎於前工之未堅
自己其見任之官幸免追論罪後人以新任之故得從
免原此功賞罰之不明亦歸功罪之難執也查萬曆五
年有管河司道等官許其久任不許升轉之旨其未
年乃有分管官員職名籍記在簿日後有不堅固即便
指名參治之旨今右都御史潘季馴三任河漕熟諳水
道陛下起用之意固欲責其新功自宜久任以重河務
其司道各官仍令一體久任蓋治河如治邊方總督
任十年一鎮者矣萬曆間僉事知至今改可者矣河道
之臣胡乃不令久任哉專恃人臣報君職掌有在豈足
言功今茲之舉宜定行成議矣以後年年修築隄防皆河
臣職守所當自盡吏不必瑣瑣敘錄致啓幸進從之
十月癸卯黃河決口塞河工告竣工部敘治河各官潘
季馴等賞賚有差 明神宗實錄
是年河決雙溝單家口於是專議築遥隄自李景
高口遥隄築起至塔山長隄築竿山至上山嶺
見河防奏疏 四十五年
是年河由李景高口決衝月隄入睢陳故道是年之
其明年自朝廷塞起至本口加築遥隄長二千三百
二十九丈以防漫溢 南河全考
是年以清水河月隄棘豐縣每被浸溢又添築月限

長二十五百丈以部案爛遷新泰溝舊路最為喫緊
又接築數百丈復舊實高厚 申協志
是年草灣河大通先是草灣河通塞不常至是大通
奪正河十分之七至赤晏廟仍歸大河清江浦外居
民恃以為安而河面較之正河僅三分之一上流未
免稍稍迎遛耳　又築塔山隄長九百餘丈 淮安府志
是年六月黃水大發合睢水注縣城平地丈餘 睢寧縣志
是年春夏霪雨六旬秋復大水河溢知縣康燁申疏
巡撫李應龍奏蠲發賑衆賴以安 蕭縣志
明神宗萬曆十八年十月癸巳總理河道右都御史潘
季馴引年乞休不允　十二月壬申原任工部尚書朱

衡治河有功土人立祠至是都御史潘季馴請加修葺
改為敕建祠宇從之 明神宗實錄
是年又築塔山隄長七百餘丈　新築單口辛安雙
溝馬家淺洋山峰山諸格隄縷隄既不可恃萬一決
縷而入橫流遇格而止可免泛濫水退本格之水仍
復歸漕淤溜地高最為便益永無分流奪河之患 宿遷縣志
明神宗萬曆十九年二月己巳總理河道都御史潘季
馴再疏乞休兩經票擬俱不批發大學士申時行等以
漕運將行河防甚急本官既已告病恐因循誤事為患
匪輕具題請旨　壬辰河道都御史潘季馴因病乞休

史部題覆宜請二次工部催請一次大學士申時行等
先曾揭請俱不報時行等恐誤河防或妨運道復具疏
題請　三月庚申總理河道潘季馴題稱河防喫緊伏
秋為嚴而臣三疏乞休病已阽危須著司道官畫地巡
行如有陳廣照地參究從之仍著在任調治用心經理
督察　四月辛酉工部覆理科給事中胡汝寧言徐州
河患乘水消之時宜修培依議行　五月癸酉總督河
道都御史潘季馴議開魁山支河條議四事一甃石隄
以固保障一設長夫以備修守一改隄夫以專疏浚一
除蠹令以防詐冒部覆俱依議行　六月丙申總督河
道都御史潘季馴言去冬十月間聞徐城積水未消議

者要改河就城時已牌行徐州道將魁山支渠查勘問
曳而改河之說牢而不破迨題明速開後新泉告成積
水消盡衆議頓息僉謂改河遷城俱可免議矣今接邸
報廣西巡按御史錢一本題及徐城積水一事以城內
之水疑及外河要疏浚徐呂二洪下言謂臣泄泄欺罔
當錢一本過徐之時正兩雪之候城中積水委多比時
行濬魁山之渠已逾兩月內水委與外河無干徐州所
報十二月消水印揭見存何敢泄泄欺罔至於挑浚二
洪下流須塞而後鑿今二洪之水河深流迅縱欲疏浚
從何下手乎上曰徐州積水已消該部勘議已定已有
旨了　十一月癸亥工部題覆河道都御史潘季馴條

議一放水次平內地以圖堅久謂縷隄二隄俱爲防河
善法但宿遷以南有縷無縷獨直一河以西地勢卑窪歲
歲患水宜將遙隄查照堅固卻將縷隄相度地勢開缺
放水沙隨水入地隨以高庶消患而費可省一接築遙
隄以防奪河謂黃河之勢今明河遂奪緩則沙淤何宜
自永較集以下接築遙隄計五千以十丈至黃家嘴止
庶治無分泄而事可永賴一增支渠大隄以杜浸漬謂
今歲翁家溝新開支河洩出駱駝山至北王家營一
段約長十餘丈迤南係家林一段約長二十餘丈宜做
支河新隄之法築大隄一道爲無捐損之患庶水勢若
建瓴矣疏下工部覆合從所議備行淮揚撫按官查勘另行
題請奉俞旨行　甲戌以河道疏濬修守事竣陞知府
陳堯等文武官員五十二員陞賞知府張問行等及陞
官四十七員量賞主事賈應元王鶴提調陞等洊陞等
六員各行戒飭　十二月丙辰總理河道右副都御史曾
鈞以先年給錄加太子太保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左
都御史提督河事　辛亥工部尚書曾鈞等奏以被
河決山陽隄田衛漕及江都所行等處湖水下注浸淤
浸傷皆歸帑河各官怠惰修守科臣朱褫劾奏令之
河御史一員督率官屬嚴督河各官務要著實修守有
怠慢者會同河衙門參究不必另設憲臣以滋紛擾從
之

卷第三十三

河水

明神宗萬曆二十年正月甲戌工科都給事中楊其休
言河臣潘季馴勛茂勞久嘔血骨立被言論告當允其
歸且泗城會勘議既梱鑿工亦旁午老成諳練如舒應
龍精心任事如呂坤二臣用一可以集事上命吏部知
之　二月戊申改南京兵部尚書舒應龍爲工部尚書
總督河道管理軍務　三月庚辰南京兵部尚書舒應
龍請解總河新命上以黃河爲梗淮水積淤若即赴任
會科道勘議不允辭　四月己亥總理河道工部尚書
潘季馴奏臣領河事凡四任矣壯老於斯卸蘇於斯耳

聞目擊稽往驗來總之水性不可拂河防不可弛地形
不可強治理不可鑿人欲棄舊以更新而臣謂故道必
不可失也人欲支分以殺勢而臣謂濁流必不可分也
去秋霖霪雨漲物議遂騰寧知漲必有消乎謹述人言
之惑衆病河者詳解於後　一謂黃水暴漲何不多濬支
渠以殺之臣曰分流誠能殺勢然可行於清水耳黃水
沙居其六分則勢緩沙停河不兩行自古記之非勢行
沙合之所以殺之也又濬水漲暫開決口水落復塞豈
曰無見但塞決難而費浩築處水石壩於桃源漸其地
平水浮則洩與開決無異而亦不能啖石更無塞決之
費不須另開矣亦謂舊河以墊底高不若別開新河爲

得臣曰沙易停亦易刷卸一河中留處深緩處淺水合
沙刷必無俱墊之理此淺彼深亦無妨運之事所累底
高則冬春水落當盡舟矣全棄故道即使得地鑿河力
能闊二百丈深三四丈如故可否況數年而新者亦舊
矣舊者可新不待乎禹治水日疏瀹決排亦第去其壅
塞耳徐邳故河實道也禹貢導淮東會泗沂宋神宗時
河決曹州合南清河會於泗南清即泗所行之六七百
年謂非黃河故道不可矣一謂禹治水以導而今治水
以障臣曰述水性以制勢謂之障順水性以開其溢謂
之隄水漲無隄必泛溢不循軌隄者正導之以入於海
也禹貢九澤既陂四海會同何嘗不以隄哉或疑水愈

高則隄愈增不知水雖漲亦止丈許且無旬日不消者
則隄之高下增卑丈而已一謂昔年徐呂二洪怪石浮
水面湍激如雷今皆無聲得非沙擁臣曰二洪體甚高
沙能擁之是無徐州矣徐洪舊主事郭昇呂洪爲主事
陳洪範劖石志記具存其時黃河決而二洪涸實天假
以成諸臣之功也若云石平而水不能刷沙則河長幾
二千里豈盡二洪激水所刷耶甚矣諸臣寬耳一謂海
口沙墊以致河蓄不洩臣曰黃河萬里別無分洩滔滔
逕涸何嘗少停大約伏秋長多消少冬春長少消多上
源雨多則長雨霽則消今海口塞則消於何往耶臣委
勘親閱並無淤梗一謂黃高於徐淮高於泗可不爲之

所乎臣曰自開歸以至安東地皆卑於河不得徐泗以
遷亳仲丁遷囂亶甲遷相祖乙遷耿盤庚遷殷以避黃
也豈不憚煩宋景祐中泗州張守曾築護城隄三丈三
尺以捍淮矣河之不能使卑如是去國之臣心猶在河
亦自盡其犬馬之忱而已工部言季馴久熟河事極源
委所利害言當不謬但運道民生所關宜行勘河科臣
張貞觀及督河撫按舒應龍陳于陛等從公勘議以聞
發徒兩可調停以候大計從之　五月庚戌南京河南
道御史陳邦科題黃淮水患隄不可恃亦不可障欲除
淮害須開支河以殺上流欲除黃害須多遶隄續隄
清口以殺下流欲除高寶諸湖患須挑濬興化廟灣
等處二工以歸之江海成大工者不惜費乞發帑銀濟
則庶平成之績可奏工部言御史原官湖邑近復經行
廣諮必真如挑濬修復先後科臣原奉條議其開支堤
河曾經覆勘中止而遙縷二隄多開閘口則諸臣所未
及者乞行勘河科臣會同河漕部院確勘併覈工費以
聞報可　庚寅總督漕運兵部侍郎陳于陛以御史王
明論其濬河失策具疏乞罷工部言會勘河工于陛與
總河尚書舒應龍俱屬首事大臣以國事爲急豈可因
言求退負任使宜命與鹽臣虛心共濟無拘小嫌從之
七月乙丑原任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萬恭卒
恭新建人由進士授南京吏部主事歷光祿太僕大理兵

部右侍郎巡撫山西總理河道考滿被言回籍卒於家
禮部請照遇減例與祭一壇半葬從之　八月乙未以
河道歸併任人改總理河道提督軍務職銜　丁酉勘河
給事中張貞觀題會總河尚書舒應龍總漕陳于陛巡
按御史高舉彭應參王明題稱淮黃同趨者惟海而淮
之疏河達海者惟清口今海沙壅塞無閘由而河身日
高自河流從黃鐵已入清口日塞以致淮水停蓄於
時泗水上淹祖陵下蕩民居一旦決及高寶興泰運隄
亦苦衝決今欲挑濬等議一開清口之沙費二萬
有奇一分黃河之工費三十四萬有奇清口有大挑
之工又當淺之後使不復淤也分黃於淮之上流先
殺其勢也上流必於清口上十里去口不遠不致爲運
道梗助少梗而力易圖也分於上復令於下得達之力
半也合必於草灣之下恐其復衝王河石城界也鮑
家口王家營必塞者二決橫衝新河恐其溢無歸也兩
岸俱隄以地勢東北下恐潰決則淮安之民不得
即寧也是役也費固煩而效亦廣若海口淺塞欲求浚
治之策則潮汐莫禦非人力可施務須合黃
東下改河身條而漸深海口刷而漸闊亦事理所可必
者工部覆議勘臣籌畫整其工費詢計三十六萬七
千有奇議支兩淮鹽銀兗州東昌河道銀　南京蘆課等
銀不足則撫按設處本月興工限明年六月報完命如

議行　九月壬戌總漕侍郎陳于陛以時值倭警請[illegible]右布政司張允濟專理海防不必兼攝河務工科給事中劉弘寶等謂允濟昨已陞任特為河工請留今工完之奏未聞調移之章已上防河不效去而防海復不效將安去乎工部覆稱允濟河工依限完否正屬分別功罪之時似當移咨總河尚書舒應龍確議以聞詔可明神宗實錄

是年　河決狼旋窩勝二口蒙陰馬陵山水俱發邳宿安東悉沉金辰淮安府志

是年張朝瑞為寧兵使者兼治河時有議鑿性義嶺者公相度川原謂鑿空而勞數十萬人之力損大司農金錢非便慨然建議有三當謀八可已二可患之說與漕河大臣意忤杜門求去因調金衢道[illegible]

[illegible]

潘季馴字時良烏程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四十四年由大理寺左少卿進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與朱衡共開新河加右副都御史尋以憂去隆慶四年河決邳州睢寧起故官再理河道塞決口明年工竣坐驅運船入新溜漂沒多為勘河給事中雒遵劾罷萬曆四年夏再起原官巡撫江西明年冬召為刑部右侍郎時河決崔鎮黃水北流清河口淤澱全淮南徙高堰湖堤大壞淮揚高郵寶應間皆為巨浸河漕

書吳桂芳議復老黃河故道而總河都御史傅希摯欲塞決口束水歸漕兩人議不合會桂芳卒六年春命季馴以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代之季馴以故道久湮雖濬復其深廣必不能如今河議築崔鎮以塞決口築遙堤以防潰決又淮清河濁淮弱河強河水一斗沙居其六伏秋則居其八非極湍急必至停滯當藉淮之清以刷河之濁築高堰束淮出清口以敵河之強使二水并流則海口自浚即桂芳所開草灣亦可不復修治條上六事詔如議明年冬兩河工成又明年春加太子太保進工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季馴初至河上歷虞城夏邑商丘相度地勢舊

河上流自新集經趙家圈蕭縣出徐州小浮橋極深廣自嘉靖中北徙河身既淺遷徙不常曹單豐沛常苦昏墊上疏請復故河給事中王道成以方築崔鎮高堰役難並舉河南撫按亦陳三難乃止已南京兵部尚書十一年正月召改刑部季馴之再起也以張居正援居正歿家屬盡幽繫子敬修自縊死季馴言居正母逾八旬乞降特恩宥釋先是御史李植江東之輩與大臣申時行楊巍相訐季馴力右時行巍植詆言者言者交怒植遂劾季馴黨庇居正落職為民十三年御史李棟上疏訟曰往隆慶間河決崔鎮為運道梗數年以來民居既奠河水安流咸曰此前尚書

功也昔先臣宋禮治會通河至於今是賴陛下尤賢
臣萬恭之請予之諡蔭今季馴功不在禮下乃當身
存之日使與編户齒寧不隳諸臣任事之心失朝廷
報功之典哉御史董子行亦言季馴罪輕責重詔俱
復其官其後論薦者不已十六年給事中梅國樓復
薦遂起季馴右都御史總督河道自吳桂芳後河漕
皆總理至是復設專官明年黃水暴漲衝入夏鎮壞
田廬居民多溺死季馴復築塞之十九年冬加太子
太保工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季馴凡四奉治河命前
後二十七年習知地形險易增築設防置官建閘下
及木石樁埽綜理纖悉積勞成病三疏乞休不允二
十年泗州大水城中水三尺患及祖陵議者或欲開
傅寧湖至六合入江或欲濬周家橋入高寶諸湖或
欲開壽州瓦埠河以分淮水上流或欲弛張福隄以
洩淮口季馴謂祖陵王氣不宜輕洩而巡撫周寀陳
于陛巡按高舉謂周家橋在祖陵後百里可疏濬議
不合都給事中楊其休請允季馴去歸三年卒年七
十五 明史本
是年總河潘季馴上隄防告成疏略云竊惟防河如
防敵自古記之矣防敵則曰邊防防河則曰隄防邊
防者防敵之內入也隄防者防水之外出也欲水之
無出而不戒於隄是猶欲敵之無入而忘備於邊也

矣且自古稱治水者莫過於禹而考之禹貢曰九澤
既陂四海會同先臣蔡沈釋之曰九州之澤已有陂
障而無決潰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陂障
即隄也神聖如禹而尤不免致力於隄則舍隄之外
別無所以為河者矣臣於萬曆六年奉命治河即請
築遙隄以防其衝決又築縷隄以束其流八九年間河流
順軌故凡安然無虞者而久之官吏懈怠法弛
以河防為不緊務視隄為可有可無萬夫閒曠
而事功之荒廢風雨之剝蝕河流之衝齧年久者日卑
薄者日淺又何怪其衝而決哉荷蒙我皇上授臣
以總理之任責臣以修復之事臣積衰後才固不能
別為新奇之策而管窺小見尤不敢為僥倖之圖唯
修以隄防隄防之役承命會同力仰承督同直隸河
南山東司道等官將滨河一帶地方躬親荒度周爰
諮諏有所而今起者則或加幫高築而舊有者則議
築遙隄約攔水勢取其易守也而遙隄之內復築
格隄蓋慮決水順遙而下亦可成河故欲其遇格即
止也縷隄拘束河流取其衝刷也而縷隄之內復築
月隄蓋恐縷逼河流難免衝決故欲其遇月即止也
防禦之法頗稱周悉既已告成之功更為詳密
而夏鎮河南山東年歲原未經理者皆一體增建矣
倘能歲守不失則河流自無衝決之患而衝決則

故道晏然翕由順軌而運艘自無阻滯之虞矣但畚
土成隄原非鐵石稍不修葺便至傾頽歲歲修之歲
歲此河也世世守之世世此河也故歲修錢糧之設
係編僉募額夫凡以為河也而可置之忘廢閒曠之
地哉臣是以請諭河臣申明修守之請也伏望天語叮
嚀嚴諭地方司道等官督率臣屬節次遵奉欽依事
理每歲務將各隄俱加高五寸兩傍山刷及卑薄處
所一體幫厚五寸歲終管河官呈報各該司道覆
本隄原高若干今加幫若干高闊若干司道官躬詣
騐覈開報總河衙門覆覈年終造冊奏繳不如式者
指名參究庶河防永固而國計民生俱有賴矣　又

河工易惑浮言疏云臣潦倒無知久甘廢斥誤蒙我
皇上拔之既棄之餘授以總理之任二三年間殫竭
心力一應事體請自聖裁種種俱有成畫就有小效
矣尚有一二事宜理本如此而人言必不如此工本
難為而人情必欲強為若不早為斟議浮言不免嘩
與全河之工未必不由此而決裂也敢敬陳之夫鎮
口閘內為汶泗清流鎮口閘外為黃河濁流下時清
濁相當內水外出頗順惟黃水一發則黃強清弱倒
灌入漕而河渠淤此理勢之必然者上源山陝以
西雨少則黃水易消而內水之出速上源雨多則黃
水難消而內水之出遲此又理勢之必然者自用河

為運以來淮黃之患無歲無之其年遠無從及旋淤
旋通者無論矣臣姑以嘉靖末年以至萬曆可查考
言之若[illegible]四十一年黃水由大小溜溝會漕
於夏鎮南黃家灣出[illegible]門灣該總河都御史王
上親行[illegible]河[illegible]大[illegible]四年大小溜溝淤
[illegible]河[illegible]一面[illegible]一面起剝前進隆
慶元年黃河[illegible]曹濟[illegible]之北淤塞無異
[illegible]以[illegible]先挑濬隆
慶二年[illegible]交會[illegible]之
總自此[illegible]茶城[illegible]閘重運[illegible]河都御史
翁大立[illegible]要從[illegible]徐州[illegible]房山

下另開新河以避茶城之淤續因黃落[illegible]隆
慶隆慶四年茶城淤塞八里內水漫由張孤山東衝
出翁大立且閉[illegible]與張孤山閘河本年冬本河復塞
行將茶城挑通原議隨廢隆慶五年茶城淤塞該臣
先[illegible]內行委[illegible]相視夫常川撈濬運艘賴以
無阻隆慶六年茶城淤阻該總河萬恭行司道疏濬
通行萬曆元年八月茶城淤塞該工部題行總河衙
門設法挑[illegible]萬曆[illegible]年黃水倒灌淤淺[illegible]
總河傅希摯[illegible]給事中吳文佳題稱前都
御史翁大立[illegible]房山[illegible]一道[illegible]御史
[illegible]房山前[illegible]山[illegible]

深水占難以議閘矣議遂止萬曆三年十一月內黃
水大發茶城淤塞十里漕夫挑通萬曆四年茶城淤
淺糧運艱阻復制張孫山東以與此塞役通至萬曆
五年一河俱淤復開茶城正河通運萬曆六年茶城
淤淺徐州道參政游季勳築壩障水東頭壩一十六
道東水衝刷萬曆七八九十等年淤塞尤甚至十一
年閘該中河郎中陳瑛議呈漕撫告書凌雲翼改濬
河於古洪出口即今之鎮口閘河也助建內華古洪
二閘遞互啓閉淤難深入而去黃河口僅一里挑濬
甚易人頗便之萬曆十五年秋黃水大發河與閘平
內堤從設守全私受民船重賄將牛角灣堤閘黃水

從入河塞甚速議者欲復歸德府丁家道口故道使
黃水盡出小浮橋以免濁河內灌該勘工部給事中
常居敬看得閘河出口無往而不會黃則無往而不
受淤豈從濁河則淤而出小浮橋則否耶其疏題稱
請於古洪閘外添設鎮口一閘去河僅八十丈縱有
沙淤挑濬尤易蓋深知清黃交接之處難免淤灌故
不得已而為易濬之計是有以也今之議者不察水
勢不鑒往昔偶見淤墊議論蜂生如臣等皆無足論
矣向來總河諸臣豈無一人高才朗識者乎而乃無
如之何也大小浮溝屢易改而屢淤以北淤亦如之
梁山北淤矣改而為茶城於亦如之茶城淤矣久而

為張孫山東淤亦如之張孫山東淤矣復改而為茶
城淤亦如之茶城復淤矣久而為古洪淤亦如之勞
民傷財竟無寧日即中東撫擬給事中常居敬
先後所築二閘遞互啓閉而挑濬修易計無出於此
矣臣又查得萬曆十六年閏六月內該臣題為清黃
交會之處所濁流易於淤墊乞特降綸音以嚴閘禁
事要將古洪等閘每遇黃水長發則下板以遏濁流
之橫蕩水消則啓板以資泉水之出此時清正滴
二閘啓閉之法為百余里居民呂黎明起長思等因
奉聖旨是答聞奉命欽遵外俱今據車蒙人等陳
稟前略年久閘壩事例即通督暨挑修工程鹽官等

名衡奏欽此備如所陳何至淤淀而王程難稽客必
難挽閘上官隄力難阻遏其時常居敬奏題二閘遞
互啓閉之法通放艘隻但有水處不過八十丈旋淤
旋放亦無難者至於運艘入口大約但在孟夏以前
水未大發淤沙不久或少加撈濬之亦無阻滯今
此之外別無他策如罷鎮口通此為可救易甚要
得別尋一直則似可之自河離運河一百里之內何
其淤也宿遷於之小河口去濁河一百餘里矣而何
其淤也清河縣之清口去黃河五百餘里矣今淮之
力不能於漕則以其無助而無蓄勢促通不開外
塔築壩以護其隄岸也 黃強而淮弱且淮之相接

則隨處倒灌隨處淤塞總之不出科臣常居敬所云
無所而不會黃則無往而不受淤兩言盡之矣似不
必謾為紛更也但人情不見其形未信其影必須勘
議以杜後言此其一矣臣又查得濱河州縣河高於
地者在南直隸則有徐邳泗三州宿遷桃源清河二
縣在山東則有曹單金鄉武城四縣在河南則有虞
城夏邑永城三縣而河南當城則河高於地丈餘矣
惟宿遷一縣已於萬曆十年改遷山麓其餘州縣則
全恃護城一堤以為障蔽各該吏民之所安並無他説
惟徐州則護城堤稍多其故有二一以山阪夾峙之後
連歲河水頻多伏秋不免加漲觀者不考其故而惟

歸罪於河固無怪其然矣一以前歲十一月間知州
張世美初任未諳爲護民官盧泰所愚開堤放水遂
忘築塞河流水發黃水灌入內濠侵及街衢地方官
民不歸罪於知州張世美與護官盧泰而惟歸罪於
河至有謂護堤與城平者有謂泉從地湧者夫護城
石堤自昔有之非一二年間所築者則河之原高於
地可知矣且堤高不過丈餘乃謂與城相平誠何若
是其卑耶徐州爲邳睢上游徐州而水平堤堤之城
也自淮南一帶州縣皆陸沉矣有是理哉且黃河入
伏始漲秋杪漸消冬春則涸堤外露有沙灘可種麥
淹浸者近該徐州於去年十一月間揭報河水已消

再過數日內水可放臣近又令人視水猶及址矣今
稱入冬黃水尚與堤平則伏秋又將何如耶至於堤
內之水蓋由盧泰潰久頗多并之去歲雨雪甚頻徐
民不甚車戽一時難於消涸若謂泉從地湧則城中
之水宜平與外河相平且護堤無所用之矣何待盧
泰放灌之後方有水耶非臣所能解也然臣有治河
之責凡可關維即宜曲處不必問其人言之有無也
臣已行徐州道將城內空地用土墊高仍一面撥夫
車戽復考最低之處開濠自去年九月以來內在料
理不致弛謬自今以往無有屏城濠之水便可放
可說固護城之堤使外水不入並盡泰之罪以警將

來或加高徐城數尺以防不虞此則事理之所當為
而人力之所可為者也舍此惟有比照宿遷縣事例
遷城而已蓋所患者惟徐城之積水於運道原無阻
礙若必欲卑黃河伏秋之水以就徐城之地則天地
氣候之自然恐非人力所能强矣若勞民傷財之事
或從此起矣人情厭舊喜新臣言終不盡信多在伺
當力爭必不依違第今衰病已劇死有日矣獨念臣
從事此河已經三朝犬馬戀主之情豈肯以身去而
遂置此河於度外耶伏望敕下該部轉行該地方巡
撫及各差御史會同總河衙門督行徐州道副使陳
文燦或添委海鎮二道中河夏鎮二分司逐一勘議

如有別策使漕黃交接之處可免淤淀之患徐州城
外之水可免暴漲之虞不妨從長計議加必不可舍
仍舊貫毋狥人情毋拘成說務求經久可行之道不
爲勞費無益之工則事體歸一而浮言可息矣

卷第二十四

卷第三十五

河水

萬曆二十年總河潘季馴上條勘河情疏云臣自嘉
靖四十四年至今以河事君父者凡四任矣壯於斯
老於斯朝於斯夕於斯咸知其[illegible]之興情熟得之目擊歲
稽之已往或驗之將來水有消漲之不可河有[illegible]
之不可地有高下之不可強之不可合有互相繫之不可故
臣嘗欲[illegible]以自新而臣則以爲祖宗二百餘
年之故道必不可失也是故[illegible]者毋以支分以殺勢
而臣則以爲黃河之濁必不可分也[illegible]比以治
河者前後二十二年矣而不意去秋霪霖連月河水
[illegible]天物議[illegible]不可破天留伏秋暴漲之時兩河
幾高人言無足怪也而寧知漲之必有消乎以分漲
之河而行之旋有之後不可也人止見水甚及堤頭
謂堤可專也而[illegible]知[illegible]以[illegible]外淺[illegible]中[illegible]不數
日而水落岸出[illegible]以存[illegible]
[illegible]其漲而不見其消[illegible]
人言之[illegible]人從[illegible]知之[illegible]之有漲無消而人存
之河[illegible]也不知其人有不[illegible]
其深復[illegible]其[illegible]全河之形勢皆在目中自無[illegible]
之說矣臣已去矣甚[illegible]何[illegible]以筆舌與人爭曲
直哉且議者原無[illegible]臣之心見者[illegible]

其所聞凡以爲國也臣器局拘牽才識短淺非兩河之故道不敢循非先哲之成規不敢蹈曾不能別輸一籌以新天下之耳目臣亦自憎其無當矣而况於人乎但慮天下之事議論多者成功或毀興作侈者工費自須支離務者王道必發有宋竭天下之財力以事河而國以大敝卒之横潰決裂不可收拾者職此故也故敢備述人言之最易惑衆最能蠧河者逐一詳解於後伏望我皇上俯垂鑒照

一議者謂水勢宜殺黄水暴漲何不多開支渠以殺之乎臣曰此分合之說正所當辯也分流誠能殺勢然可行於清水之河非所行於黄河也黄河斗水沙居其六以四升之水載六升之沙非極迅溜湍急則必淤阻分則勢緩勢緩則沙停沙停則河飽飽則奪河河不兩行自古記之籍勢行少合之者乃所以殺之也又謂水漲之時暫開決口以分其流水落復塞此言誠似有見但塞決如升天之難費亦不貲臣於萬曆八年築有崔鎮徐昇季太三義鎮減水石壩於桃源縣崔中壩與地平水漲則洩此與開決之說無異而水過石止難於深刷可無奪河之虞水落歸漕壩便如故可免塞決之費此外不須另開決矣

一議者謂舊河沙墊底高不若另覓新河之爲得也臣曰沙固易停亦易刷即一河之中溜處則深緩處則淺水合沙

刷必無停墊之理此淺彼深亦無妨運之事人見伏秋水高輒歸罪於沙墊殊不知此水高於兩非沙高於底也如使河底果爲沙墊則冬春水落岸出之時舟膠不能行矣且去秋蘇松諸郡水溢入城七尺當廣報稱公安等處没爲巨浸亦以沙墊底高而然乎苟舍此而欲棄故道別鑿新河無論其無所也即得便宜之地而數千之人力能使深百丈以至二百丈深二丈以至三四丈如故河乎即使如之將置黄河於何地乎如不可置則行之數年新者舊矣河何擇於新舊舊則淤新則不淤非臣之所能解也且禹之治水九河曰疏濟漯曰瀹汝漢曰決淮泗曰排傳者曰疏通也瀹亦疏通之意決排皆去其壅塞也若天地開闢之初即有百川四瀆乃自朝宗於海禹但去其壅塞以復天地之故道耳凡民知識不逮神禹遠甚乃欲棄故從新乎議者又謂今之黄河非黄河之故道也此獨非泗沂之故道乎禹貢云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則此一也非禹宋神宗十年河大決於澶州合南清河而會於淮南清河者即泗河也行之六七百年迄今黄河之故道也

一議者謂淮漲有云梯之有關淮入海之口也宜坐而防其淤塞之見嗁而塞其口故禹之治水以導而今之治也以障何也臣曰昔白圭逆水之性以鄰爲壑是以之導若須

水之性以堤防溢則謂之防河水盛漲之時亦然則
必傍溢傍溢則必泛濫而不循軌豈能以海為壑耶
故隄之者欲其不溢而循軌以入於海王所以堤之
也考之禹貢云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傳曰九州之澤
已有陂障而無決潰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
歸則禹之導水何嘗不以堤哉或者又謂水愈高則
堤愈增不將隆堤於天乎臣則以為謂河水有長無
消耶亦豈以隄外即水耶隄外為灘灘外為河平時
水不及灘隄若發霖伏秋異常之水亦上丈許始漫
灘而及隄然或三日或五日或七日或旬日即復歸
落於清隄之高者不過踰丈何能隆之於天也至如

循閘城郭之說有目者所共睹不必辨矣 一議者
向謂昔年徐呂二洪怪石嶙峋上亭水面湍激之聲
如雷如霆舟觸之必敗今皆無聲得非少掩其上而
然乎臣曰二洪水體甚高少能掩之是無徐州矣徐
州洪為主事[illegible]陳穆先後刻鑿志所謂鑿舟
等石悉去無餘又云鑿距橫突隱見於波濤之間洗
飛湍而鳴雷霆者則何嘗是也呂梁洪為主事陳
洪範所鑿先臣大學士徐階記中所稱犄刻如劍戟
之相向虎豹獅象之相攫大牙交而蛇蚓噬者今石
盡去舟行如出坦途是也自此臣鑿平之後往來更
無覆溺之患厥功甚大蓋此時[illegible]而決二洪

為因天假之便以成諸臣之功而不知者遂謂洪為
沙掩耳又有謂二洪剷鑿之後水不激石故不能刷沙
以決於大水之激石石在水面豈能刷及河底之沙
耶自丁南至入海海口幾千里惟徐呂五十里
乃有此二洪縱能刷沙豈能刷及二千里耶不以諸
洪為功而以為罪寃哉 一議者謂雲梯關海口沙
塞以致兩河俱蓄不流有之乎臣曰黃河自星宿海
經崑崙以萬里而來俱從雲梯關出海並無他處分
洩海口果塞兩河豈有不停之理但自春徂冬自朝
及暮滔滔東下迅駛湍激何嘗有一息停蓄如其停
也則水當有長無消矣乃朝而長暮而消或今日長

明日消有多寡有遲速然必無長至旬日而不消
者而大分則夏秋長多消少冬春長少消多上源雨
多則長雨寡則消此一定而不可易者海口既塞則
所來之水何往耶臣往歲嘗親至雲梯關閱視海口
詢關人曰往之一望萬曆十九年十月臣復行府親
往海口踏勘行雲梯關以下自安東至下[illegible]
闊二五七八里及十里不等水深二丈五六尺及[illegible]
二丈不等[illegible]至云對口[illegible]
段在四十里之外望之不見潮長上下行舟[illegible]
深三四尺人言自來如此並無淤積及又有[illegible]各套
俱不通海等因在卷料想之語未足深聽 一議者

則黃高於徐淮高於泗可不為之慮乎臣曰不能也
非不為也自河南開歸以至徐安之東其地皆卑
於河不獨徐泗爲然也如黃而可卑則湯遷於亳仲
丁遷囂河亶甲遷相祖乙遷耿盤庚遷殷凡以避河
也而何其不憚煩如此也淮而可卑則宋景祐三年
泗州張守不必築護城隄三丈三尺以捍之矣此載
在志傳中可考也如有能卑河以就地者臣當其身
何敢辭哉以上數端言若有理而聽之不覺其可信
事若可從而行之必至於病河臣身雖已去國臣心
猶在此河故敢不避煩瑣而復為嘵嘵如此亦自盡
其犬馬之心耳不敢必其見亮於人否也伏乞聖裁

奉旨工部知道（此疏已於見實錄以其議有未當故附錄於此 八年奏疏）
又有問於駁曰沙墊底高之說何如駁應之曰河底
其深不墊則高然以論於旁決之時則可非所論於
河水歸漕之後也蓋旁決則水去沙停其底自高歸
漕則沙隨水刷自難墊底但沙最易停亦易刷即一
河之中溜頭遷徙則深平緩處則淺此淺彼深總不
出我範圍此挽水歸漕之策必不可緩而欲挽水於
漕非塞決築隄不可也宋臣蘇軾呂梁詩云水到入市
巷閈井吏民走盡然耳尋歲災雷雨水歸壑但見屋
尺留沙痕則彼時黃河之水固當入市而河流之沙
高於屋矣自宋迄今墊而疏疏而墊者不知其幾崑

可以此而遂欲諉之故道乎故曰沙墊底高之說可攻者雖
復之根而救治望復舊乃別尋他道之根此說最爲
亦黃之病治河者宜察也　又有問於駁曰可以導
高堰自海嘯之後沙淤其口以致上流壅滯必須疏
濬或別尋一路另鑿海口亦為得也駁應之曰海嘯
之說本不足信即如果有沙淤使兩岸之水湧既東下
水行沙刷海從此通之不須挑濬矣且所謂下壅非下
壅而後上決也即當就往海口開竟看上四五里
原有者再去六百丈茫茫蕩蕩此身若得早幕兩漸疏
濬者何處難見若欲另鑿　曰不知何等人力遂能
使之深廣如舊假令鑿之易矣又安保其海之不復

壅塞之不復塞乎昔日塞於黃者豈不塞於開之所
解也　又有問於駁曰河由草灣入海何如駁應之
曰河由清口北西橋地方入海此故道也嘉靖三十
年間河忽衝開草灣而西橋正河遂窒都御史塞
之不得未幾自塞河復歸故道今於萬曆十六年河
水仍趨草灣而故河復於淮城之民所以安枕矣者
草灣六十里至赤晏廟復歸正河似亦無害但上河
之面三百餘丈草灣僅三分之一譬之咽喉嚥下
吞嚥不及則徐邳之水消洩不免遲滯此亦可慮耳
今欲挽歸正河人力亦可施者而清江浦一帶居民
方以正河之塞爲安人情難於更端而以大勢度之

二十六年間恐當復歸正河姑俟之可也　或有問於馴曰黃淮原為二瀆今合而為一矣而自崑崙下溪萬派如涇渭沁汴諸河與山東諸泉復合之又何怪其溢也為今之計莫若多穿支河以殺其勢何如馴應之曰黃流最濁以斗計之沙居其六若至伏秋則水居其二矣以二升之水載八斗之沙非極迅溜必致停滯蓋水分則勢緩勢緩則沙停沙停則河塞河不兩行自古記之支河一開正河必奪故草灣開而西橋故道遂淤崔鎮決而桃清以下遂塞崔家口決而秦溝遂為平陸近事兩可鑒也問者曰禹疏九河何如馴曰九河非禹所鑿特疏之耳蓋九河乃黃河

必經之地勢不能遏故仍疏之而禹仍合之以為逆河入於海其意蓋可想也然則如賈讓所云多穿漕渠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可乎曰此法行於上源河清之處或可若兩河以下水少沙多一灌田中不為沙壓尚可食乎然則淮清其可分矣馴曰淮而以其勢必與黃會引淮而東則與決[illegible]而滿淮以北地蓋所水以行之處未有不為民患者行欲自盱眙鑿通天長六合出瓜埠入江者經論中口山麓必不可開而天長六合之民非我赤子與且所持以敵黃而刷清口者全淮也淮若中消清口必塞運艘將從何處經行弗之思耳　或有問於馴曰治河之法凡三疏築濬是也濬者挑去其沙之謂也疏之不可奚不以濬而惟以築乎馴應之曰河底深者六七丈淺者三四丈闊者一二里隘者一百七八十丈沙飽其中不知其幾千萬斛即以十里計之不知用夫若干萬名為工若干月日所挑之沙不知安頓何處縱使其能挑而盡也隄之不築水復旁溢則沙復停塞可勝挑乎以水刷沙如湯沃雪刷之云難挑之云易何其愚何其拙也問者曰昔人多疏之法不可行乎馴曰湍溜之山會萬壑而紛紛之流遠避復處何窮已耶此但可施於別河而非所論於黃河也　或有問於馴曰淮不敵黃故決高堰而東也今

可復合之無乃非策乎馴應之曰禹貢云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東入於海按泗沂即山東汶河諸水也歷徐邳至清口而與淮會自宋神宗十年七月黃河大決於澶州北流斷絕河道南徙合泗沂而與淮合矣自神宗迄今六百餘年黃淮合流無恙乃今謂有避黃之說耶夫淮避黃而東矣而黃亦嘗決崔鎮亦嘗避淮而北乎蓋自堤決而後淮水東崔鎮決而後黃水北堤決而水分非水合而堤決也明矣曰合固然矣數年以來兩河分流小海口淤今復合之謂將奈何馴曰水分則勢緩勢緩則沙停沙停則河飽尺寸之水皆由沙面止見其高水合則勢猛勢猛則

沙刷沙刷則河深尋丈之水皆由河底止見其卑築
隄束水以水攻沙水不奔溢於兩旁則必直刷乎河
底一定之理必然之勢此合之所以愈於分也　或
有問於馴曰隄以遙言何也馴應之曰縷隄即近河
濱束水太急怒濤湍溜必致傷隄遙隄離河頗遠或
一里餘或二三里伏秋暴漲之時難保水不至隄然
出岸之水必淺既遠且淺其勢必緩緩則隄自易保
也或曰然則縷可棄乎馴曰縷誠不能爲有無也然
遙而一　然無縷隄未嘗爲遙病也但今盡欲縷隄伏
秋黃水出岸於留岸高積之數年水勢不能出岸
矣第已成之業不忍古棄而如雙溝辛安等處縷隄

之內頗有民居安土重遷姑行司道官諭民五月移
住遙隄九月仍歸故址從否固難强之然至危急之
時彼亦不得不以遙隄爲家也問者曰縷不去則兩
隄相夾中間積潦之水或縷隄決入黃流何處宣洩
馴曰決可入水亦可出水水落之後決水歸漕但須
少緩有積潦秋冬之間特開一缺放之旋即[illegible][illegible]
易易耳若無格隄處所積水順隄直下仍歸大河傍
不足慮矣　或有問於馴曰遙隄之築是矣而直河
至古城一帶何以不築馴應之曰此地俱[illegible][illegible]內
有落馬侍邱等湖湖外高岡繚繞乃天然遙隄也黃
水暴漲則灌入諸湖黃水消落則諸湖之水亦隨之而

出已經題覆如後不敢贅也問者曰桃清[illegible][illegible]之北
亦有諸湖聯絡何以築之馴曰湖與[illegible]門而[illegible]外皆
係[illegible]地水從五港灌口出[illegible][illegible]崔鎮一決而桃清遂
涸以則與[illegible]異[illegible]門者曰止[illegible]北岸而南岸自馬廠
坡而下何以不築[illegible]曰此[illegible]岸外即係淮河勢能敵
黃黃水[illegible]當未免灌入黃[illegible]仍歸故道不能奪河故
不築也　或有問於馴曰兩[illegible][illegible]時事[illegible][illegible]又何
[illegible][illegible]水[illegible]也[illegible][illegible]多費以築[illegible]之[illegible]寧若留決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且[illegible]又[illegible]何[illegible]也[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防之不[illegible]不
[illegible][illegible]之不[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決之水[illegible]任其[illegible][illegible]殺
河[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可[illegible]也決口[illegible]沙水衝則[illegible]故[illegible]

河之水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能[illegible]故[illegible]盈溢之
水水落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故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北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口
入海也[illegible]者[illegible]今[illegible][illegible]何以不[illegible]水也無[illegible][illegible]議者
之[illegible]毀也馴曰初創之時伏秋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若雷日久
[illegible][illegible]則[illegible]容[illegible][illegible]之水[illegible]不[illegible]不當也且[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水壩者減其盈溢之水也不[illegible]則[illegible]何必[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之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水[illegible]也今[illegible]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附
載一[illegible]折三[illegible]以[illegible]成功[illegible]得萬曆十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經略兩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隄束水太急恐有奔潰也
遠創遙隄以[illegible]容[illegible]又慮遙隄[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刷
也物建滾水壩以便宣洩崔鎮徐昇季太等壩皆因

地勢卑下使水易趨原以防異常之漲計以為[illegible]
之水也數年以來束水歸漕河身漸深水不及牆隄
不被衝此正河道之利也議者欲將三牆拆落月心
良苦職筆得准領牆石頂去地僅六尺八寸第三隄
低七尺餘并減石頂去地低二尺五寸視減壩低[illegible]
尺二寸季大牆石頂去地僅二尺視第四壩低八尺三
滿臨分司岸雖水面各八九尺一丈不等較之三牆
各高三四尺八等是河岸甚高石牆原低即堤伏秋
水高於岸即從各牆滾出其不能出者乃不得出
岸者也欲分水勢牆可拆矣一帶河岸下[illegible]
然民且九泉馮吉趙倫等請拆牆外水勢漸成[illegible]

行水金鑑卷一[illegible]

以從之民近者[illegible]等若欲將牆改拆二閘是為無壩
之年河從此決又可慮矣酌之事勢仍舊為便已經
部覆奉欽依[illegible]
清河縣要清江浦內外河相隔僅一線之隄最為
吃緊以黃河自清河縣出口由西對東勢甚湍急每
歸清河溜之處不遠百五十丈止是捲築鑲埽六
道每道相去[illegible]十丈不等[illegible]役於口
闊捲埽護岸[illegible]支持[illegible]未免[illegible]若
於冬春之間預築大埽對護並堤埽外[illegible]
用兩筐兩席以護埽亦如歲防高堰之法[illegible]
清河而下黃淮二瀆交流注海延五[illegible]一大村

於淮郡之西樹又三十餘里一大[illegible]家[illegible]其衝
激怒流之勢無異西樹前[illegible]屢換[illegible]與水
爭尺寸[illegible]分議[illegible]撐其水[illegible]今無端
激外[illegible]捲埽用[illegible]事者功倍良得策也每歲原
撥官夫[illegible]山陽[illegible]河[illegible]
等不時巡視少有[illegible]知[illegible]永賴
也[illegible]一萬六
千九十[illegible]又加[illegible]百户[illegible]一百
五十六丈[illegible]三年[illegible]家口一決
淮[illegible]工費[illegible]復還故[illegible]已增設大使
一員夫五百名專管一帶隄岸乃淮安城北外捍殊

[illegible]

為吃緊[illegible]大有[illegible]於隄
內[illegible]起夫役相幫[illegible]之時[illegible]
[illegible]把分守仍須預備[illegible]各
安置要害處所以待不時之[illegible]
行[illegible]山[illegible]掌印官可也目今河由[illegible]具
淤[illegible]不足[illegible]河[illegible]不[illegible]一日[illegible]
仍[illegible]
淮北險要碭山縣舊縷隄原[illegible]根
成河每上流劉霄等口漫溢則直灌隄[illegible]搶
縷隄[illegible]此不支今[illegible]此隄於不[illegible]年所築
月隄已為得策又慮縷隄決則[illegible]且碭山居

豐沛上游碭隄乃豐沛外户外户失守則堂奧隨之
故復傍黃河順水壩之意於單碭接界處築斜長大
壩一道長千餘丈使上流漫溢之水循壩徑歸大河
不得迫纏隄以危月隄誠有成效宜加意此壩冬春
撥夫幇培伏秋倍夫防守此保全碭豐沛一帶隄防
關鍵也　豐縣邵家大壩乃斷絕秦溝舊路最為喫
緊今已倍幇高厚又接長數百丈每歲宜摘調徐北
隄夫赴此加修加守若日後夫役錢糧有餘再於華
山斜築大壩直至樓子集將秦溝濁河二口俱截則
全勝之策也但壩須高大斜向東南勿令兜水乃可
經久姑識之以竢將來　徐州東岸南去十餘里有

很矢溝又東十五里許有磨臍溝每歲黃水暴漲則
從很矢溝直下至磨臍溝洩出赤龍潭經蜆蛤諸湖
落馬湖出宿遷董陳二溝嘉靖年間全河俱從此出
而兩洪正河俱為之竭萬曆七年已於本溝築遙隄
一道而地形甚卑水入囊歷隨復衝決遂議築底水
石壩一座余郎中親往視之不可而止今此溝尚存
訓躬率中河沈郎中往視之地形較之河口卑數丈
黃河暴漲之時必至遙隄漫流豈肯循軌入壩　徐
州之房村牛市口梁林鋪李家井靈璧之雙溝曲頭
集梼桅灣睢寧之馬家淺王家口白浪淺何字鋪邳
州之匙頭灣張林鋪沙坊等處皆係埽灣急溜先年

屢經衝決最為要害今雙溝一帶已議築[illegible]矣
其餘每歲冬春間務及時詳加勘議庶幾[illegible]護
磯嘴壩者急築若水既發則難施工矣水發之
後尤須倍嚴防守司道府官俱當不時[illegible]閱負河
田地每利於黃河出岸於填肥美奸民往往盜決蓋
勢既淤留止須塹一蟻穴而數十丈立潰矣凡此等
處夜防尤不可懈識之宜之　雙溝集續守遙固為
得策但恐漲水自至峰山未免分流今於邳州對河
羊山逸山土山相接處河築横隄長四百八十丈從
有横隄之水遇格即返仍歸正漕自無奪河之患此
隄雖係睢寧縣地方然去邳州不遠專責該府管印
管河官時加修閘搪築之工勿怠勿忽　防禦之法
格隄甚妙格即横也蓋縷隄既不可恃萬一決縷而
入横流遇格而止可免泛溢水退本格之水仍復歸
漕於淤地高最為便益今於南岸房村單家口雙溝
馬家淺[illegible]安峰山等處俱築格隄一道併于山横隄
共[illegible]道尚歲歲增修高厚可永無分流奪河之患矣
候工力有暇再為增築北岸亦做而行之多多益善
也　歸仁集隄所以捍禦黃水睢水湖水使不得南
射泗州并攻高堰而又遏睢水湖水使之并入黃河
益助衝刷關係最為重大每歲三月間邳當撥洪夫
二百餘名協同本隄夫併力修護隄下宜多栽艾柳

以擋風浪其水浸堤根刷深處即須下護埽一二層椿笆敝朽者務逐一掘換填築內四鋪以至九鋪尤為至險工宜估之每歲冬春宜多運椿埽蓆草分貯各鋪其管河主簿督令專駐本堤以便督率然其要務則又在小河口之涵塞蓋小河通則雖水徑入黃河而歸仁之水減半其害雜則又在耿車時兒難一帶之隄蓋此隄高厚堅固則雖水不能浸入埠子等湖而小河常通矣故自高阜下至時灘皆當接築長隄歲加修守且當栽茭葦等以護之蓋修守此隄正所以修守歸仁也況小河常通則靈睢宿遷積水得泄而沮洳漸成膏腴舟行徑直免犯湖險而小民使不致為患地方利又非淺鮮也司河者宜加意保護之　桃源縣地方有馬厰坡橫隄長七百四十六丈蓋慮黃水大漲則從此入淮而淮為之淤淮水大漲則從此洩出而清口流弱故特築橫隄一道以遏之使黃不得入淮不得出最為緊關守護修之縷夾中居民及寶應諸民俱當諭以移居高阜是所或附結廬於遙隄之上蓋黃河伏秋盛漲之時縷隄單水必難恃以為安若水至而後避則無及矣此亦從民當水衝者之遺意也即小民安土重遷亦須諭以四月暫移至九月復還故址每歲春杪司道即嚴行各州縣家諭而戶曉之久之而民知遙隄之外皆

築土自有不待驅迫而相率移居者矣

汀水

山東險要　山東兖州府曹單二縣有大行隄六十
九里有奇捌自弘治十年河決黃陵岡大傷張秋運
道先臣都御史劉忠宣公自河南以至碭沛築長隄
一道即大行隄也向來修守止及近水縷隄而行隄
置於度外萬曆四年河決單家口門曹單金魚被淹
殆盡萬曆八年總河大加修築此外河防以後每二
年一次加幫著為定例當事者毋居安忘危爽期
廢務可也

河南險要　河南黃河南岸逼近省城蘭封連地最
為要緊如滎澤縣之小陀村中牟縣之萬勝裴村祥
符縣之瓦子坡槐疙瘩劉獸醫口陶家店張家灣時和
驛原陽堤埽頭集陳留縣之王家樓蘭陽縣之趙皮
寨儀封縣之李景高口曾家營商丘縣之碭屯口俱
為要害劉獸醫口先年築有埽壩壩內有月隄一道
惟恐月隄不支又於萬曆十七年築遙隄一道長一
千七百二十二丈足為屏翰本年題準埽壩不足恃
專守月隄二隄既又陶家店替接隄長一千八百七
十一丈壩長三千六百二十九丈張家灣加修舊壩
一道昔既一道時和驛幫築隄長九百一十丈壩長
三百一十七丈又免竹堤至埽頭集止有隄偶被
衝決則水直至野雞岡擾鳳泗重于陵寢萬曆十八
年增築遙隄長二千九百二十丈重門待暴或可無
虞又趙皮寨起至李景高口一帶係黃河舊趨鳳泗
故道萬曆十七年搠等遙隄長一千三百五十九丈
九尺最為要害宜慎守之　北岸逼近漕河關係運
道最為要害如滎澤縣之孫家莊郭家□原武縣之
□□□□□□□□縣之王家店中牟城
□□□□□縣之黃陵岡□□□□家口陳留寨
□□□縣之銅瓦廂板廠伊家莊張村集馬坊營儀封
縣之荊隆口陳旅口榮華樹一家莊考城縣之陳隆
莊□□□□□口俱為要害荊隆口萬曆十五年河
決長東一縣幾淪萬曆十七年搶築遙隄長二千九
十丈最當加意防守又榮華樹幫築隄長　百七十
五丈六尺壩長五百五十九丈□家莊搶築壩長二
百七十丈陳隆莊搶築壩長八十丈大考城以搶築
隄長二十八丈壩長二十丈四尺皆係喫緊隄岸並
宜分撥官夫防守不懈者也以上南北兩岸要害處
所每歲冬春篁印管河官沿隄相度或預築埽以
防其衝或多築壩皆以遏其衝各該管河官駐守河
濱該道不時巡歷四防二守之法務須三令五申丁

寧忠兼恤之意也 弘治十年[illegible]張秋運
道[illegible]都御史劉[illegible]公[illegible]黄陵岡口之
東西各二百餘里[illegible]之東西各三百餘里自武
陟縣詹家店起直抵碭山[illegible]長隄名曰太行隄蓋
取[illegible]峙蜿蜒如山之[illegible]有長隄一道起自
長垣縣[illegible]高隄延亘一千五百餘里實為
[illegible]地勢[illegible]最為[illegible]山東[illegible]已[illegible]
加[illegible]萬曆[illegible]年[illegible]完隄[illegible]共長四萬八千
[illegible]十[illegible]丈[illegible]以後[illegible]
分[illegible]修[illegible]取[illegible]實[illegible]加幫高
厚不[illegible]寒[illegible]不時[illegible]加[illegible]

直隸飭要 直隸大名府屬長東二縣舊有長隄[illegible]
逶延[illegible]十里東至山東曹縣[illegible]河
南封[illegible]封止隄外即有[illegible]河[illegible]傳
黄河故道也萬曆十五年[illegible]河南封[illegible]
[illegible]衝決本隄之大社口[illegible]
[illegible]部[illegible]會同[illegible]題奉[illegible]修築[illegible]
[illegible]三[illegible]名曰三尖口[illegible]
[illegible]在[illegible]不肯[illegible]
[illegible]名[illegible]長隄[illegible]
守杜[illegible]集[illegible]分[illegible]管[illegible]里東明
縣[illegible]二十二里建[illegible]設夫以時修守隄[illegible]三[illegible]

[illegible]不足[illegible]大[illegible]長隄而[illegible]
今在[illegible] [illegible]故[illegible]設[illegible]知[illegible]
衛河南[illegible]長東[illegible]堅[illegible]長隄無
[illegible]長隄無事[illegible]三[illegible]不用二縣之民[illegible]
本[illegible]之論不可不知也長東[illegible]
[illegible]隄岸[illegible]衛[illegible]施行[illegible]
一[illegible]築大[illegible]二里[illegible]容
[illegible]可[illegible]切勿[illegible]水以致[illegible]之高卑[illegible]
[illegible]丈尺
[illegible]二[illegible]
[illegible]加[illegible]

取土[illegible]切忌傍隄[illegible]取以致成河[illegible]隄根
[illegible]之法[illegible]一[illegible]隄式[illegible]切
[illegible]峻[illegible]六丈[illegible]二丈[illegible]馬可上[illegible]故謂之
[illegible]方廣一丈高[illegible]尺為一方
[illegible]者[illegible]四
分如隄[illegible]六丈[illegible]丈[illegible]四丈[illegible]
論方之法也[illegible]若干今[illegible]各
若干亦以[illegible]法折算 一塞決凡隄初決時急[illegible]兩
頭下埽包裹[illegible]兩
頭接築[illegible]水勢[illegible]不[illegible]於本隄退後數丈
[illegible]下埽如裹頭之法[illegible]彼必住矣此謂[illegible]頭裹

也如又不生即於卜首築逼水大壩一道分水勢對
對岸使回溜衝刷正河則塞工可施矣塞將完時水
口漸窄水勢益湧又有合口之難須用頭細尾粗之
埽名曰鼠頭埽俾上水口闊下水口收庶不致滾失
而塞工易就也埽以土勝為主埽臺須要眇羊坡以
便推挽揪頭繩須要擎扯以防下墜又須時時打樁
令其漸下仍自慣會泅水之人入水探驗如埽着地
方下簽樁簽樁須要剛直埽坦打樁方為堅固倘有
數十丈無有不敗事者如或天寒水冷不能泅水
即看揪頭寬鬆便是着地之驗繫纜留撳令人專守
略有走動便須易下 一樁揪頭上擋記第幾埽揪頭

滾肚明白以便點查收放埽面出水未高宜加一小
埽不可多用土牛推擠時易動故也此等事須要勇
往直前俗諺謂之搶築稍稍遲遲必有後悔以上數
端苟不詳審勞費罔功輒疑鬼怪甚可哂也如用大
埽長五丈高六七尺者用草六百束每束重十斤價
銀二釐該銀一兩二錢柳梢一百二十束每束重三
十斤價銀一分該銀一兩二錢如無柳梢以葦代之
草繩六十套每套四十二條每條長二丈四尺價銀
三分該銀一兩八錢樁木五根每根銀一錢該銀五
錢揪頭滾肚繩四條共用蔴二百五十斤每斤價銀
五釐該銀一兩二錢五分每大埽一箇約共該料價

銀五兩九錢五分挑土夫工遠近不等難以預計中
埽並土牛工料以次遞減 一下護根乾埽凡隄係
埽灣須預下乾埽以衛隄根此埽須土多料少簽樁
必用長壯入地稍深庶不漂蕩如下長三丈高三尺
埽一箇用草一百六十束該銀三錢二分柳梢四十
束該銀四錢草繩十二套該銀六錢樁木二根該銀
三錢單用麻作行繩用夫二十工不議工食每埽
一箇約共該料價銀一兩六錢二分 一栽柳護隄
臥柳長柳須相兼栽植臥柳須用核桃大者入地二
尺餘出地一二寸許柳去隄址約一二尺密栽俾枝
葉搪御風浪長柳須距隄五六尺許既可捍水且每

歲有大段可供埽料俱宜於冬春之交津液含蓄之
時栽之仍須時常澆灌長柳宜用棘刺圍護以防盜
拔畜嚙 一栽蘆葦茭草以護隄凡隄臨水者須於隄
下密栽蘆葦或茭草俱掘連根叢株先用引橛錐窩
深數尺然後栽入計闊丈許將來衍茁愈蕃即有風
不能鼓浪此護臨水隄之要法也隄根至面再採草
子乘春初稍鋤覆密種俟其暢茂雖雨淋不能刷土
矣 四防一曰晝防隄岸每遇黃水大發急溜埽灣
處所未免刷損若不即行修補則埽灣之隄愈漸坍
塌必致潰決宜督守隄人夫每日捲土牛小埽聽用
但有刷損者隨刷隨補毋使崩卸少暇則督令取土

堆積隄上若子隄然以備不時之需是爲晝防　二曰夜防守隄人夫每遇水發之時修補刷損隄工晝日無暇夜則勞倦未免熟睡若不設法巡視恐曾夜無防未免失事須置立五更牌面分發南北兩岸協守官并管工委官照更挨發各鋪傳遞如天字鋪發一更牌至二更時前牌未到日字鋪即差人挨查係何鋪稽遲即時拏究餘鋪倣此隄岸不斷人行庶可無誤巡守是爲夜防　三曰風防水發之時多有大風猛浪隄岸難免撞損若不預防之於微久則坍薄潰决矣須督隄夫綑札龍尾小埽擺列隄面如遇風浪大作將前埽用纜樁懸繫附隄水面縱有風浪隨起隨落足以護衛是爲風防　四曰雨防守隄人夫每遇驟雨淋漓若無雨具必難存立未免各投人家或倚舍暫避隄岸倘有刷埽何人看視須督各鋪夫役每名各置斗笠簑衣遇有大雨各夫穿帶隄面擺立時時巡視乃無疎虞是爲雨防　二守　一曰官守黃河盛漲管河官一人不能周巡兩岸須添委一協守職官分岸巡督每隄三里原設鋪一座每鋪夫三十名計每夫分守隄一十八丈宜責每夫二名共一段於隄面之上共搭一窩鋪仍置燈籠一箇遇夜在彼棲止以便傳遞更牌巡視仍畫地分委省義等官日則督夫修補夜則稽查更牌管河官并協守職官時

常催督巡視庶防守無頃刻懈弛而隄岸可保無事　二曰民守每鋪三里雖已派夫三十名足以修守恐各夫調用無常仍須預備宜照往年舊規於附近臨隄鄉村每鋪各添派鄉夫十名水發上隄與同鋪夫併力協守水落即省放回家量時去留不妨農業不惟隄岸有賴而附隄之民亦得各保其田廬矣各鋪相離頗遠倘一有警別鋪不聞有誤救護須令隄老每鋪堅立旗竿一根旗一面上書某字鋪三字燈籠一箇晝則懸旗夜則掛燈以便瞻望仍置銅鑼一面以便警報一鋪有警鳴鑼爲號臨鋪夫老續次傳報各鋪夫老併力齊赴有警處所即時救護首尾相顧通力合作庶保萬全　守隄之法隄防盗決最爲喫緊蓋盗決者數端坡水稍積決而洩之一也地土磽薄決而淤之二也仇家相傾決而灌之三也至於伏秋水漲處處危急鄰隄官老陰伺便處盗而洩之諸隄皆易保守四也巡警稍怠或乘風雨之時或乘酣睡之處即被下手矣防禦者不可不知　河防全在歲修歲修全在物料而州縣河官視爲奇貨歲估既定官銀入己括取里遞草束河夫攀折柳梢遮掩一二便爲了事近日徐州判官彭鶴齡主簿元仲賢之事可鑒也今歲於十一月間以造估計停當各掌印官領銀收買法固善矣又須特委廉能

職官一二員專管收支工完之日以所餘[?]收
支過物料數目開報總河衙門查考庶幾事有責成
而錢糧無冒破矣又冬初修守稍暇即督夫於漫坡
中採取野草每束十斤者每夫每日可採四十束積
至百萬可省千金此蓋非小草料既備埽護必周衝
決之患可免即况有不測而物料在手計日可塞何
致延誤此河道第一吃緊工夫也 上是之
川坤寧萬曆二十一年十一月甲午起補廣西副使楊德
政於河南專管修河 乙亥[?]漕[?]今[?]運之患所
起於身[?]故自魚台至徐邳一帶淤浸漕河大為可
虞見在淤梗塞淤及祖陵致厪聖明隱憂所[?]給事
中張貞觀會議查勘今本官報命內議開[?]徐一帶淤
小河口以救徐邳之溢議導濁河入小浮橋故道以行
二洪口之患事經眾歷見必須又議引沁以節其湍[?]
和[?]皆可採合行河臣會集地方司道管河官逐一從
長計議要見鎮口之淤作何宜浚徐邳之溢作何疏導
小河濁河兩議利害事體孰為緩急錢糧從何措處或
應與前項[?]工役一併舉行或應於支河二議之中
求一長策至與引沁之策事出創議更宜詳慎如利多
害少務在必行或有害無功毋得輕動 三月己卯陞
兵部車駕司署郎中事主事于若瀛為河南僉事專管
修河 七月甲寅先是工科都給事中[?]弘寶等題總

理河道尚書舒應龍題霪雨異常請賑沿河各州縣
至是工部覆准徐[?]一帶被水災民敕撫按作速勘實破
格蠲賑不允 八月甲申總理河道舒應龍疏五月既
望以來大雨傾注河流漲溢邳州城邑業已陷沒高寶
等處湖堤衝決及今修築其要有四一優夫役宜從寬
估二收支錢發帑金及所積金花銀二專聖惠徐淮
數郡山東河南一省均在河及四專委任在假河臣便
宜下所司議 九月甲子[?]州河決負親[?]孝
[?]慕朱[?]從[?]被[?]時[?]請也 癸酉南京御史陳
邦科題治河之法不外疏築濬[?]者多穿漕渠以分其
勢[?]河身日高[?]分之則流緩而沙愈塞築者周隄束
水以[?]沙[?]徐邳以南節年增卑培薄不遺餘力矣卒
未收刷沙之利而反滋衝決之害至於揚州高廟一帶
至儀真閘口地勢本亢兼之積淤漸塹當事者未務濬
揚儀之淺而徒增高寶之隄湖水常蓄深至一二丈餘
而運隄遂以不支則河之未可專恃築而刷沙之未可
專恃水亦明矣濬者去沙以深其流其方有三趁冬春
水涸之候集沿河淺夫乘時撈淺則沙因撈取不停而
去此濬之不費官錢者也官舟運舟商舟民舟往來如
織舟尾悉繫鐵鈀乘風搜滌則沙因搜滌未寧而去此
濬之不動官夫者也水碓水磨水激自旋若令智巧匠
彷其意置為木機乘水滾盪則沙因滾盪不留而去此

泱之不勞人力者也用此二者積日累月不赴海則沙
亦赴湖河不挑而深矣浸隄則沙亦墊隄岸不培而高
矣少決坎則沙亦盈坎窪不填而平矣用此法以浚黃
流則黃身日就深落淮出可以無梗而免鳳泗之危用
此以濬揚儀則漕[illegible]不廢[illegible]湖水方可以少蓄而免
運隄之危此外[illegible]不可[illegible]會黃故高堰斷不可棄
湖水盈溢必[illegible]隄[illegible]清處[illegible]不[illegible]闢[illegible]故道
心[illegible]老黃河[illegible]有[illegible]決[illegible]所同議[illegible]
[illegible]大[illegible]決[illegible]決能野其
流[illegible]遷[illegible]化[illegible]
是年五月河決[illegible]之[illegible]口[illegible]由徐州出小浮橋
[illegible]由[illegible]注鎮口閘[illegible]
是年五六月[illegible]風[illegible]雨海嘯河溢淮[illegible]泗諸水會
合所[illegible]決者萬萬計溺死居民無算[illegible]
明神宗萬曆二十一年[illegible]月乙[illegible]戶部郎中華存禮請
復老黃河故道并浚草灣工部侍郎沈節甫以為復老
故難輕議浚者似或可從乞命總河[illegible]勘[illegible]與
原題[illegible]錯[illegible]和[illegible]禮[illegible]當[illegible]所稱
挑濬四壩及小[illegible]溝[illegible]浚[illegible]是[illegible]行[illegible]
近來河患在於河身[illegible]高[illegible]在清口則淮水不行[illegible]而
為祖陵憂故開[illegible]者所以使黃[illegible]淮而[illegible]高在
鎮口則閘河之水不得出而為運道憂故開韓家莊者
所以洩閘河之水而[illegible]運道[illegible]補偏救弊[illegible]部曰求
治本之策而未得乃議者紛然多不可行之事宜[illegible]覆
停上曰可　庚午工部覆總河舒應龍疏言河工已有
次第請停止月報運[illegible]工完類奏錢糧其委用官員甄
別議處上以應龍忠勤[illegible]特旨優敘餘官分功罪具報
九月己卯以總督河道工部尚書舒應龍回部管事
上[illegible]兵部左侍郎劉[illegible]工部尚書總理河道
[illegible]
[illegible]二十[illegible]年[illegible]月[illegible]以南京都察院右
[illegible]史楊一魁[illegible]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
[illegible]河道　[illegible]工科[illegible]給事中吳應明奏淮黃二
流會於清口而海口一帶則淮黃之尾閭也先因黃河
[illegible]二[illegible]東水歸漕乃水漫沙停河身日
高[illegible]居民[illegible]在水底今清口以外則黃流阻遏
清口以内則淤沙横截强淮倒灌[illegible]流約百里許淮水
[illegible]山沙[illegible]而瀦蓄於盱泗者遂為祖陵患矣先
[illegible]貞觀所議自[illegible]補閘一支河[illegible]之草灣或從
清河南岸[illegible]開小河[illegible]家[illegible]馬[illegible]等處出會大河建
閘啓閉[illegible]運道淺即行[illegible]河亦無之便者至泗水則
有議開老[illegible]山百[illegible]而入[illegible]江[illegible]排淮泗注江之故
道也宜於此處建閘湖下則閉秋漲則開使不得為陵
[illegible]患又考河形北高南下[illegible]河北流與清口

對隄張福則水向南而淮病隄清口則水向北而淮不
病故排張福隄而於清口造隄以東之亦兩利也疏下
工部覆稱腰鋪支河之開及濬清口之議容河漕行總
河詳勘以聞舉行至於海口闢老子山決張福隄與夫
建閘扒沙實土甃石之議事難遙斷恭候命下行漕部
院及各御史會勘畫一以憑覆請裁奪詔如部議　而
由工部議覆淮安府管河同知唐民敏因勘徐州管河
州判彭鶴侵剋河工歲修銀一百八十兩以致牛市口
漕決先咨總河漕季馴題參民敏不即承問致彭鶴亡
去遂并劾民敏革職蓋民敏與彭鶴先同官徐州季馴
疑其有庇也乃勘科張貞觀極稱民敏清吏止爭磨勝
河決可主塞民敏主留遂銜民敏借彭鶴事以發之除

其罰追贓發還民敏相應憐惜遇缺推補從之　四月
癸亥巡按直隸御史應元因瞻謁祖陵目擊河患乃繪圖
以進隨上疏言黃淮交會其來已久今獨責黃高淮壅
者起於嘉靖末年管河部臣見徐呂二洪巨石巉巖梗
阻水中運船不便令鑿去河中衝激之勢浚沙日停河
身日高於是潰決起矣當事者計無所之旁河兩岸築
長隄以夾束之名曰縷隄縷隄復決更於數里外築重
隄以防之名曰遙隄雖歲決歲補而莫可誰何矣但黃
淮原有交會處黃從西北來自清河縣北二十里駱家
營折而東至大河口會淮所稱老黃河是也永樂初年
平江伯陳瑄以其迂曲從駱家營開一支河為見今河
道而老黃河淤矣萬曆年間復從草灣開一支河黃舍
故道而趨以致清口交會處　水相持淮不勝黃則竄
入各澗口淮安士民於各澗口築一土埂以防之嗣後
淮黃暴漲水退沙停清口遂淤今稱門限沙是也此時
當事者不思挑闢門限沙唯習築塞之故智費巨萬金
錢修土埂築大壩橫亘六十里名曰高堰全淮正流之
口置之為障復將從旁入黃之張福口　亦築隄塞之
遂倒流而為祖陵患矣前歲勘科張貞觀始議闢門限
以救張福隄其所重又在支河腰鋪之開總之全口淤
沙未盡挑闢則腰鋪功成淮水未能出也況目今下流

既已淤口已決難以施工豈若復黃河故道盡闢清口
口沙之為要乎至欲於上流施工則不如科臣吳應明
疏中所云挑草灣下流浚諸決口俾繇安東歸伍港是
一策也不則照議周家橋量為疏通亦為一策若乃急
於黃堌戎家等見決水口早為隄防又於蕭碭等淪漫
處挑成渠道又於符離集一帶河身淺阻處量為疏利
至宿遷縣西舊有小河一道為淮水入黃正路急宜挑
闢使有所歸大意唯以復淮故道闢門限沙為主而腰
鋪之開海口之浚在所緩者已而總河舒應龍報稱張
福隄已決百餘丈闢口挑沙見在行功至腰鋪之開尤
不可廢事下工部侍郎沈思孝因奏言臣頃道出淮口

詢諸父老皆謂黃高勢猛淮弱倒灌欲弭此患者唯有復老黃河於上以奪其勢闢清口沙於下以通其流因詢所謂老黃河則自桃源縣三義鎮起至葉家衝僅八千餘丈河形尚存工費似易一意開浚河勢必分為二一從故道抵顏家河入海一從清口會淮患必可弭矣第議論甲乙未定既奉有差官踏看之旨請著風力工科一人會同總河總漕與各御史從長計議務與僉謀畫一永有利賴可也上許著風力科臣一員去會同地方官計議其工易舉者作速題宜疏浚以安陵寢事干重大垂永利者仍確議奏報不得仍前怠玩以取罪戾

五月戊戌御史泰懋義稱河工艱鉅督臣楊一魁力薄難膺欲以總漕戶部尚書褚鈇代之吏部覆稱用人須盡其長當機不宜輕易宜令照舊供職從之明神宗實錄

卷第三十六

河水

明神宗萬曆二十三年六月癸卯總理河道工部尚書楊一魁以御史泰懋義論其力薄不堪艱鉅乃上疏乞罷且言清口宜浚黃河故道宜復高堰不必修石堤不必砌水閘壩不必用乞責臣先後奏議并行司道文移酌有可采勿因臣去而廢其言詔以盡心任事不允辭　庚戌禮科左給事中張企程言臣奉命勘河或擇於炎若灊於浚濬而未熟有識地或擬聽人言拘執己見而有確有當謀或蓄疑猶豫持論模棱有所諱而不言或阿附要津阻撓豪右有所畏而不行皆臣之罪若其身先歷職處始慮終則總河臣之責也至於督漕巡漕部司清查所與共事地方者職各有屬人各有謀倘狃先入之說持偏執之見泰越異視齟齬難合焉是而除此甫行而輒罷則勞為徒勞而議為徒說矣命下備咨總河漕部院行令司道管河各官及各都察院轉行巡按各御史務秉虛心以圖永利詔如所議　九月己卯江北巡按御史崔邦亮條陳治河事宜有曰今日之事不在勘議而在果斷今日之功不在謀始而在考成欲事之成必專責之巡河御史而御史中當於為舉牛應元內擇一人任之以二臣舊按江北經歷相陳皆所素練且言開決處欲取地方甘結疏上工科給事中

林照春等言遣臺臣巡河有三不便莫若令科臣張企
程寛限以相度成功爲按臣蔣春芳加敕以稽覈錢糧
敕諸臣以同心共濟毋爭職掌以底成功而圖竭遺戶
科給事中程紹復言邦亮意在分爭不爲通論均爲王
臣苟利社稷何分臺省謂科臣主於勘議心無窮而限
易滿但不代請寛限而必欲另遣一人以滋紛更之
議哉今意欲祖陵不敢謂於運道生民全未有礙然亦
當次第行之可耳若必欲取上民甘結而後行事則築
分道旁之言也疏下工部部臣擇其要二說以請上報
可 壬午勘河科臣張企程總河楊一魁等議欲分殺
黃流以縱淮別疏海口以導黃蓋以淮壅由於河身日

高河高由於海口不深若上流既分則下流日疏清河
之口淮無黃逼則泗之積水自消而祖陵永保無虞總
漕褚鈇以江北歲遭大祲民不堪大役欲先洩淮而徐
議分黃工部調停導淮分黃勢實相須不容偏廢宜將導
淮分黃并疏浚海口等處工程逐一舉行其一應工費
酌議奏 又爭完日分別勸懲悉報可 丙申時治河諸
臣議論稍異河臣既欲分黃以導淮而漕臣以黃家壩
之役工力重大宜在所緩御史牛應元折衷其說言治
水猶治病病有的症藥有緩急淮黃的症也初因草灣
之開宜洩不利遂致黃流上壅繼因黃流之壅理淤逼
阻遂致淮流下決再因淮流下決清口窄隘河水乘而

上嚴遂致有門限沙之勢至於勢隄防淮甚於黃爲患
遂滋今欲爲治標之計則如漕臣言塞河南下大破曲
防諸瀆俱洩勢便而功甚易若清口之壅如故則病根
原在欲爲治本之圖則如河臣言分黃他避淮流無侵
功大而利遠但水勢之通塞難究而交會之風脈有妨
若歲月不效則受病無已科臣按照奉河臣楊一魁業
奉遣科臣張企程業奉特遣分黃勘議業奉明旨是
河臣俱請有大役然計所請乃不過六十八萬金而止
臣等亦何難於此惟是事勢不可不議勸費又可不先
使就不可不禁紀律不可不嚴諭使充河臣之請以鼓
儲兆之心工部乃只覆上從之 十月壬寅工部覆治

河諸臣所議分黃導淮大工四事 曰議錢糧 曰議
官夫 曰議分委 曰議書法并留科臣張企程督工
完日回籍上悉從之 丁未留江北鳳陽等府漕糧二
十四萬石爲河工抵留口糧仍留太倉助工銀十二萬
兩抵折亦以江北被災故也 庚申南京四川道試御
史陳煃言今寶應高周家橋既開則必以高寶郁伯爲
容運道民產鹽場交受其害上疏言之語甚激且言治
水必先疏下流自興鹽迤東如白駒河石䃮口廖家港
等處係爲數河分門出海然後從下而上將清水潭子
嬰港等處疏濬深廣使水有所容又於瓜儀多開閘口
以廣分洩之路庶免衝決之患又云河强黃弱淮退則

河道第一逆行為害更大五港口之議亦宜舉行大意欲分黃為先而淮不必深治但欲多開入海之路令高寶諸湖之水次第東行而後周橋武墩之水受納有地工部謂分黃導淮二役伊始重鉅難支復有所開河之役工費更當何底請下治河諸臣勘議報可　辛亥勘河給事中張企程奏限期已迫專俟部覆回京而河臣楊一魁遂與共事因言有一可留四不可留意欲專責撫按與河臣同心共濟勿以言官之嫌致誤成功工部採議具覆謂河臣既得升已奉明旨無容別議仍堅始終委任之心毋以浮言以滋疑阻上悉從之　十一月辛未時分黃工已有成效諸臣請錄終以為害遂淤淮安府知府馬化龍分黃五難之說潁州兵備道李弘道謂宜開高堰且疏上請大濬以導淮功小易成分黃功鉅難就唯濬開高堰為亟清口河方於祖陵王氣無礙而運道民力亦實賴之疏上科臣林熙春言瀆水為患及祖陵者淮也流行不駛致有退縮者非淮也使淮下東令無旁洩者堰也泥沙日澱致淮滯流者非堰也故導淮分黃之議不自今日而已然矣馬化龍五難之說可置勿問唯是李弘道力主開高堰一節關係非小若以長淮之水盡決高堰而下之湖泊東注有不潰漕渠而壞田廬乎或者曰祖陵運道民生三者高堰未修而無事高堰既修而多事殊不知淮猶昔日之淮而河非昔日之河先是河身未高河出尚安今則河身日高而淮受倒灌此導淮固以為淮分黃亦以為淮乞敕工部亟為議覆如事有緩急不妨酌量次第舉行工部覆言先前議開腰鋪支河以分黃流以備警災傷竟至停寢遂貽今日之患上厪聖懷重譴河臣今黃家壩分黃之工再行停擱萬一淮黃為害誰任其咎分備行治河諸臣殫心發慮將導淮分黃工程亟行興舉其高堰築決與否仍聽科臣會同漕臣從長酌議諾報可　丁亥調河南右參政兼僉事王嘉謨管理修河　十二月乙巳南京吏科給事中祝世祿奏禹之治水導之也非以障之也六十年來當事者不師禹而師鯀分淮之河東之以縷隄遥隄善決決而塞不勝塞也又外加以遥隄益緣以護運道故以築塞為功亦以築塞貽害頃者議主疏濬分黃以治其本導淮以治其標分黃功先下流安東五港別開海口至為得策獨導淮及清口外議開高良澗子嬰溝放淮從廣洋湖東入於海議開武家墩注河放淮從射陽湖東入於海廣洋湖閘僅八里射陽名為湖實則為河闊僅二十丈人謂海且三百里迂回淺窄高寶等七州縣之水唯此一線宣洩之宣洩不及即沿海淹沒而又淮注為田廬虧損必無幸矣廣洋湖東有一湖名太湖方廣六十里湖北口有舊官河自官蕩直至鹽城石碰口通海只五十五里此

河見闊六七丈若加挑深廣此導淮下流入海之一便也至云周家橋放淮下高寶諸湖從金家灣芒稻河南入於江而此灣此河入江之路甚隘十不能入其一二非開廣十五丈深五丈許不可工部據疏覆請詔令與勘河科臣總河總漕及各御史等官從長酌議以奏明神宗實錄

余嘗攷山海經河自崑崙歷數千餘里至徐邳出清口會淮而東入於海淮自桐柏被七十二溪至泗盱經清口會黃而東入於海而我祖陵王氣屹然山峙誠聖子神孫億萬年鍾祥孕秀之地也漢唐若宋都秦都汴歲漕衆不過數十萬三十萬二十萬石而已

我國家定鼎北平非四百萬石無以恃命非浮江絡淮挽河越濟無以通達京師國家邊陸半倚餽餉無論六十萬金場竈星布淮揚即林林總總之生齒焉資與鹽通泰者亦不可勝算矣以故我朝經理漕河之臣最稱隆重其經理漕河之費亦最稱浩繁宜祖陵之增固如磐石漕渠之輸輓有利涉民生之攸奠有寧居也夫何頃年以來霪潦爲災洪水泛溢河勢猛疾不受淮流沙爲波激壅遏清口遂使淮水不得東注盱泗無從宣洩而陵園始有侵蕩之虞耳議者謂宜殺河流之強勁使不得爲淮梗宜洩淮水之停蓄俾不得爲泗病斯二者即醫家標本之說相爲表

裏而不可偏廢者也夫水之流於地中猶人身之血脈也血脈不調不察其所以受病之原與所以療病之策則撫視雖勤督理雖切均非對症之藥故曰緩則治其本急則治其標執此以投劑則病去而神王神王而營衛自固寧有潰裂而四出者乎寧有壅閼而汀宜者乎萬曆二十三年淮水逆壅遂至泗城瓢泊陵麓以外渥爲巨浸民居田廬變爲池沼致廑皇上宵旰焦勞詔旨屢頒督責嚴切衆議盈庭終成道旁之築莫可適從維時總漕褚公則謂時有重輕導淮宜先而分黃可已總河楊公則謂患有相因分黃宜急而導淮繼之勘科張公則謂分黃導淮折衷宜

惟按臺蔣公毅然主持務在分導並舉而楊與張意道決矣乃於黃家壩開新河分黃由周伏莊袁家莊陳谿谷廟稽朝口掛甲墩五港灌口入海又因鮑王決口議建閘座俾河水分洩亦入周伏莊與黃交會同至灌口入海夫分黃之議其說衆矣有從腰鋪開者但恐清河縣治夾於兩水之中漂泊侵嚙或有可虞有從老黃河開者雖係故道緣水勢背灣且原口淤爲平陸惟黃家壩在清河之上黃流入口既順舊渠又有可因且與鮑王口下流交會誠爲便利此分黃之大略治本之不得不先者也又於清河口酌議導淮闢閘門限沙裁去張福隄於周家橋則疏濬深

閘於高良澗議建滾水石壩於運河東岸築隄以通
武墩之下流由射陽湖入海於子嬰溝添築隄以
分周橋高澗之下流由廣洋湖入海又於金灣芒稻
河開一新渠俾之入江此導淮之大略爲治標之不
得不急者也及黃壩工完放水之日黃水從新河入
者十之五六從清口出者十之二四水勢頓減四尺
今總兼之清口入江淮閘門與武家墩高澗撥壩洩通
泉水而兩則流會爲與注洪澤湖內名濁溝宮
今還不合橋數十丈閘門淤塞一以洩勢而登樂
出此有目者所共見有耳者所共聞謂非總河力任
之功勘料賛襄之力按臺主持之決不可也議者謂
淮黃交會清口乃祖陵一大合襟今從黃壩分流王
氣猶寬殊不知二流之合始於武廟初年祖陵之蔭
蔭於隆慶末造我國家熙運天成非士庶家比寧可
比黃不東南而東北總爲環繞司入東海即爲會合
豈在區區一清口哉況黃壩之水與鮑王之地會於
周伏莊由灌口而入海黃河正流又與長淮之水會
合於清口同由雲梯而入海是合襟之外重添一合
襟矣何弗思之甚耶方泗州淹沒祖陵告危當事者
既不敢言又莫能救初於外建隄以障之而隄內之
水自若也尋又於內建子隄以障之而子隄內之水
自若也尋又設水車於子隄以撤之一如泗州城中

撤水移之城外之法也一月之撤不過一寸之雨而
即盈一日之雨加以一月之撤而不盡況地泉已滿
縱撤何益大水當至何堤何民何子至此惟痛心疾
首恨欲以身抵之尚可公然與之爭辯稍合襟之俗
說束手坐視而不為一控乎天下未有受先人於水
氏而尚哆言形勢者也議者又謂泗受水患高在高
堰求解祖陵之厄非去高堰不可此計各照張公疏
以高堰之築非始於近日乃莫陳恭襄之我朝平江
伯陳瑄築始於永樂後高堰修築益堅者可臣
始人加修砌以捍衛之而水患稍息其功不可盡民
蓋高堰勢高淮水陡下或若建瓴彌漫平湖匡牟亭
苗卒然不能入江塗與雨風駕濤狂闖東擊淮南一
帶之陸地如破竹高寶與鹽之民亦爲魚鱉不可得
矣其為漕道民生之患可勝言哉故祀公有言曰
淮流國脈也運道漕儲司計也民生國本也一病四
病有緩急而無彼此為運道與民生鹽場仍祖陵之況
命脈所繫也爲祖陵一利貽運道民生鹽場一害非
完計也今周橋武墩高澗即所稱高堰也武墩周橋
列於首尾高澗當其中間此三處即拆高堰無異也
奚必盡廢其形跡而後謂之拆耶抑尚有所慮也夫
淮流行至清口會河入海能拒強河之不內灌者以
全力勝也如高堰一拆或周橋大開淮水太洩勢分

力弱難以控河安保河之不嚙其後而與淮南注乎是二水反背奔騰淮與黃風馬牛不相及合櫃安在哉大都治河之法各有不同治弱者利用合治强者利用分宋儒曰以數千里湍悍難治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萬無此理分其半以殺其力則河患可平味宋儒之言則分殺之說楊公固自有見功在社稷二祖在天之靈當不使勞臣與草木同朽腐也議者又曰欲道淮必先疏黃欲疏黃須先開海口夫防河諸臣優優焉究心海口者矣彙多爲雲梯一海口所拘也夫以萬里之横流而洩以雲梯關之一口下流安得不壅遏上流安得不潰决哉論者率曰疏雲梯口復老黃河故道總之歸此雲梯海口耳浪議者且欲濬此海口嗟嗟海口漫沙幾二十里潮退則沙見潮灌則深不測矣即驅十萬之衆費百萬之金何所着力鋤鍬鏟盡從何施乎訪之土人云雲梯關以北別有海口可以洩水者蓋河自清口南奔衝決鮑王口直入周伏莊陳溪等湖況開黃壩口分黃亦由周伏莊會合北趨東入羅家口梟墩等湖此處可析爲五支一支入五港口一支入平望湖皆從灌口入海一支入五丈河入海一支從板浦入海一支從海州新壩連河入海諸口稍加疏濬便可通流今急建鮑王口閘使決口之水從閘而入分黃之水從黃壩

而入會合於周伏莊由陳溪等湖從五口而入海黃河正流仍出清口會長淮從雲梯關而入海則分流之路既多宣洩之勢自易今日所謂下流計者莫善於此矣海口分司潘菊樊公先任贛榆時業已究心於此至是疏請當亟見之施行五港一支業已沛達正圖循次濬舉不虞坐毀罷去未竟其志惜哉張兆元曰河之爲患自古記之矣然未有害及陵寢如今日者當事者分開黃壩以分黃闢清口以縱淮而又闢周橋武家墩以殺淮勢四漬水又會五港灌口以疏下流而惟以此辦之策可謂切中肯綮矣總之急祖陵之患以紓君父之憂耳適有疾成而喜敗者吾不知其何以爲心也[illegible]

是年三月總河楊一魁會禮科給事中張企程[illegible]按各院會題分黃導淮明年行委郎中詹在泮等開挑原黃壩新河自黃家嘴起至五港灌口止分洩黃水入海以抑黃強導淮闢清口沙七里建武家墩涇河閘洩淮水由永濟河達涇河下射陽湖入海又建高良澗減水石閘子嬰溝周家橋減水石閘洩淮水一由岔河下涇河一由草子河寶應湖下子嬰溝俱通廣洋湖入海仍恐淮水宣洩不及南注各湖爲患又挑高郵茆塘港通邵伯湖開金家灣下芒稻河入

江以疏淮漲南河全考

是年九月總督漕運總督鐵保議淮揚運河疏揚一帶議先分黃次導淮御史牛鑑亦議合行之又請祖陵計黃腦口決當制小林口出當排閘仁壩當培土墊之括第五十萬役夫二十萬分黃出淮由黃[?]由海河分減五港口行入海以殺黃勢引淮入運導淮則自清口關錢以數十里又於高堰旁開周家橋試之使引淮支流入於湖蕩由淮入江入海路以泄之[?]陵水[?]退而水勢自[?]黃河身高至清口與淮會而黃強淮弱黃日沙[?]淮流使不得出下水積四[?]又無出路[?]可尚書揚一帶專主分黃而堪漕尚書諸鐵力言分黃不若建高良澗諸閘以洩淮為便會揚[?]先行部司諸官勘議分黃已有成說乃會題[?]興舉

是年巡按高舉疏黃淮受病之原略云臣於去年奉命巡按[?]揚比五月入徐時徐州月河新成積水甚[?]望黃水已見城外有堤幾與城齊堤外有河水與堤齊且水日益漲堤日益增行不知其所終是黃水之日高而徐城害者如此既由徐而[?]望淮水見城樓以內積水高於城牆以外淮水環之傾頹民舍淹沒民田是淮水之日高而泗城害者如此又由淮安歷揚州見揚州運漕[?]百餘里所恃一線長堤乃其所以為堤者皆岸上加土水高乎地多者丈餘少亦不下五六尺夫堤高則水高漂則易潰今日報決清水潭明日報決泉家灣又明日報決劉伯口築土砌石歲無虛日聚料鳩工日無停晷閭閻日瘦於斧命田舍盡淮為[?]處之日高為地方害者又如此臣嘗得之黃河之水自星宿海歷關陝徐滕萬里而入[?]淮河之水[?]經[?]而達於海夫此二瀆而[?]以泄其氾濫之勢則海口其咽喉也海口[?]咽喉[?]則[?]結沫而高[?]呂梁洪至為險峻今既[?]而不知[?]於是乎黃漲而徐城坐困矣強黃欺於弱淮中停又截以高堰堤以張福即向所稱[?]澤等湖各有界限今則匯而為[?]淮漲而泗城告急矣淮不北出勢必南奔故每遇夏秋都管塘周家橋等處茫乎四十餘里水盈而南注是乎水漲而漕堤決矣於此而按其勢探其原則徐泗淮揚之陷溺病在淮淮停而病在黃黃之淤病在海口是故疏海口以泄黃水以洩淮此誠首務第恐茫茫海口工力難施則於今昔所議二人俱耿公劉管家營鮑家口等處另開支河驅兩灌口而注

之海以治其本黃水既分淮無壅遏或又盡決張福
之隄大闢清河之口而繼之以治其標則祖陵以奠
運道以安而鳳泗高寶之民可措之衽席矣　是年
冬十月工部覆議得分黃導淮大工事宜一議錢糧
河工用銀六十八萬各役該領銀兩責成各道督率
各府佐官每十日一點依期給領不許稽遲致誤工
程一議官夫該夫八萬餘名每夫給銀一兩五錢凡
料壹苦累以弊其行悉革赴工之日照行伍之法每
十有長每百有甲各設旗牌以便催督查分界址
宿以杜爭競設局施藥以療疾病調兵巡邏以防意
外之虞一議分委以便責成司工官大小賢人皆所
領以督率夫役稽查錢糧者惟大小官員也各府推
官等兼督各州縣官分理周橋武家墩[illegible]子嬰溝等
處五港口三岔墩工程專屬之海口分司官并黃家
壩三大工每工以部司及兵道各一人管理僱募人
夫及放錢糧措備器具昭查夫役責之各部司與各
道查催工程核驗土方給散工食柴米等項則屬之
府佐官一應收放河工錢糧俱屬之淮安府掌印官查
盤分黃錢糧屬之廬州府推官各官如遇陞遷不許
離任一議肅法紀以整肅人心大工肇舉怨謗易生
所賴以整肅人心鼓舞眾志者惟法紀嚴明也宜頒
別勸懲有錢糧明白工程如式者定行紀錄否則紀

罰總河以此甄別司道司道以此甄別各委官如[illegible]
生疑畏致誤大工者許指名具奏重治詔從之通漕類編實

卷第三十七

河水

萬曆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工部題爲導淮分黃
議論未一仰乞聖裁速決大計以責成功事工科都
給事中楊與參等題稱臣等該本科於本月初五
日接得總漕戶部尚書褚鈇一本爲直言災民艱苦
之狀河工緩急之宜懇乞聖明酌議以祛祖陵積患
以消地方水患事奉旨工部知道又於本月初九日
接得總河工部尚書楊一魁勘河禮科左給事中張
企程各一本爲[illegible]水患以[illegible]細懇祈
[illegible]當事臣工早決治水長策以靖保安
大事奉旨該部知道又於本月十一日接得四
川道監察御史牛應元一本爲河工會勘平成有期
當事諸臣意見稍異欲陳致一之畫以決萬全之效
事奉旨工部知道臣等竊惟天下有大興作亦有大
議論使議論而合也人得持定見而奏實功議論而
不合也人各懷異謀而難成績今讀總漕之疏則謂
時有[illegible]事宜先矣讀河臣之疏則謂[illegible]相同
而分黃宜急矣讀[illegible]臣之疏則謂分黃導淮[illegible]宜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淤障議爲宜上陳之河自崑崙發源一瀉[illegible]而至徐
邳淮白相抱七十二溪而至泗陵而祖陵王氣屹
然中峙蓋聖子神孫億萬年禎祥矣漢唐若宋都秦
都汴爲漕粟不過數十萬二十萬十萬石而已國
家定鼎北平非四百萬石無以給命京師江淮
挽河越齊魯以達京師矣且邊海[illegible]倚漕輸之耐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黃[illegible]一生之民何
當重我萬乙外變故發禍不在祖陵而在運道方此
漕臣之所以有[illegible]之請也倘不得已則淮
勢既分黃河不無倒灌河勢[illegible]能相容萬
一祖陵再淹禍不止運道而且移帑也此河臣之所
以有並舉之請也臣等私心以爲天下事當論利害
亦當論利害之輕重利害在人者人猶得而操其
權利害在天者人不得而操其柄則治人治地之別
也治人無法則河工亂無河工亦亂治地有法則
無災不亂即災亦不亂顧其機則又在人而不在天
耳今河臣揭一帖業已奉有重託科臣張企程業已
奉有特遣上流分黃一併勘議具奏業已奉有明旨

是淮河大役悉以付河臣矣在河臣之疏一則曰效
有可必一則曰利亦甚多是淮河大役亦悉以身肩
之矣河臣既以身肩淮河則據其原疏所請亦不過
六十八萬金而止也國家雖甚稱詘措處亦可苟完
倘此時猶泄泄未決恐日甚一日如根本重地何獨
不可及今責成令其得以便宜從事乎如其只導淮
而可也則周家橋武家墩高良澗今家灣芒稻河子
嬰溝等河之一一疏濬也惟河臣如其必分黃而可
也則黃家壩毛家壽渔溝五港口之一一疏濬及娘
子莊鮑王口之當有待也亦惟河臣如其導淮分黃
兼折衷而可也則金家灣芒稻河之當從省黃家壩

之當略濬鮑王口之當盡挑高良澗之當建閘淮安
城北之當益廣也亦惟河臣大率以數十萬兩而聽
其設施以數萬餘衆而任其調度自是而某處當增
也不得為虛冒自是而某處當減也不得為刻削務
求一勞永逸無負朝廷任使乃為快耳不然而靡費
金錢粉飾功績臣等且以白簡從之矣惟是勞民動
衆容有意外他虞臣等所以慮之者則諸臣疏中猶
未及焉永樂中宋禮原武之役發丁夫十有六萬而
無怨言者以蠲租百十萬石也景泰中徐有貞濬秋
之役發丁夫五萬八千而無怨言者以蠲河民數
馬膚也況今大役何妨破格是蠲免不可不議也弟

率官員惟廉生威惟能集事倘得吏官解印專理庶
為上策即不可得就擇佐領照以諸書而省義原非
受祿果効有勤勞省祭洛吏部超遷義民亦給扁冠
帶有差是勸賞不可不議也濬口郎中楊兆程曾有
河方未議謂十六年淮黃河大報二錢其實未給毫
末十六年開雅山日報四分其實只給一半合無命
示之人仍就丁免差名募之夫只就工算值其工食
[illegible]不妨[illegible]名包封給散
之[illegible]不可不議也[illegible]一[illegible]宜定以
[illegible]以一[illegible]十以十[illegible]亦社
[illegible]紀律以可不議也誠如是[illegible]之中即沾

帝眷殊渥之典豈獨子來將見[illegible]中人[illegible]山岳
即書所稱地平天成何以加焉伏乞敕下該部覆議
速行河道諸臣分猷共念刻期舉行務於竭工之惠
恩出自天并乞俯允河臣之請以鼓倍其之心臣等
與任漁息待命之至奉旨工部知道先該司用道監
察御史牛應元題為河工會勘平成有期當事諸臣
意見稍異敬陳一得之直以決萬全之效事項臣巡
按江北目擊祖陵水患於是躬詣稽察乃條陳疏導
方略上聞荷蒙聖明嘉納特遣科臣張企程會勘節
據本官同總河工部尚書楊 魁奏報疏浚要官及
陵園水消尺寸不獨聖心嘉慰滿朝臣工莫不快稱

一十年醞釀之患從此可以解除且冀旦夕確有成
書速奏厥績也不謂近接邸報該巡按御史崔邦亮
前請治河臺臣塽鑛實放等因閣看莫不訝異臣以
邦亮素有才名崇亦孟浪多事若此近又接總漕户
部尚書褚鈇揭帖為直陳災民艱苦之狀河工緩急
之宜懇乞聖明酌議以祛祖陵積患以消地方隱憂
事大都謂地方災傷九死一生之民不能供極大難
成之役欲先行自良洲建壩及周家橋金家灣芒稻
河身以導淮河口各處各議疏通以為目前導淮之
計明以計日成功而黃家壩分黃之役工力重大姑
在所緩等因竊其意似與楊一魁原奉部覆已勘

定自黃家壩為分黃之計者若少相左然後知邦亮
之疏蓋為激乎其言之也今照漕臣非官總轄科臣
林熙春等建白該部具覆無容別議惟是事在為公
何嫌異同而酌萬全總歸一致則諸臣之見正所
以相濟而非所以相左也臣嘗躬歷其地博訪輿[illegible]
敢忘因時再以諸臣之見折衷論之蓋治水猶治病
然病有的證善醫者對證投劑而先分緩急以定以
為後必先後則其一時雖有安而病終不治矣若持
一偏之見宰一而廢一執一方之定百藥而雜試
所以語同手也哉臣請先言黃淮的證而後及今日
治病之方則標本當分而功難偏廢也夫黃淮的證

何在乎初因草灣之開官洩不利遂致黃流上壅繼
因黃流之壅遏漲逼阻遏致淮流下決尋因淮流下
決清口空隙黃水乘而上湧遂致有門限沙之墊至
於沙墊隄防淮準而潰為患逆溢甚矣此則千百年
未受之海口向未有阻數百年交會之黃淮向未告
逆而獨二十年來忽釀之患所由致也謂非黃淮之
的證歟明證有此今議者為治標之圖則如督臣言
洩淮南下由高寶諸湖入江其勢甚便而其工誠
計日易成但[illegible]可暫濟法而[illegible]內之正流終
難久行若此又謂如故則病根自在也宜究計
[illegible]見河[illegible]之不敢專[illegible]於彼皆良策無見之誠欲為

治今之[illegible]則如河臣言分黃使避淮流無侵白病盡
除其功誠大而其利誠甚遠者但水勢之淺塞難盡
預定而又曾之風氣不可有妨若歲[illegible]之[illegible]莫必則
又為殆無已也[illegible]務乎此皆臣之不能自議乎此
者良非無見已督臣有見則司道偏主[illegible]
良洲遂不議估者非也其必周家橋[illegible]開而伏
落以後之淺阻仍加疏濬可也武家墩[illegible]閘放而
渾河[illegible]溝之下流仍加挑濬可也至[illegible]良洲之
建壩填次[illegible]有限易若抽感建閘[illegible]無滯
乎如是則出口儘多自可以助清口守[illegible]之所不及
而淮流逆溢之病將無不除矣其金灣芒稻二河既

稱洩水甚快則再開十丈之工姑從省爲可也少俟前工報完再看水勢緩急而爲之圖可也無已先將三閘中間隔砌拆去令其全口廣利常常通流亦可也何者水一落岸即旁壞諸洩口終歸淤墊又何必過需遠嘐之河道虛令空閒爲予則節其財力以充正項急用似爲計之得耳是則以河臣之見所行督臣之策乃所以相濟而非以相左矣河臣有見則司道專主導淮而於五港等工謂不之急者亦非也其必清口小壩云已閉不使落水底之故泥期於盡挑之可也於工口壩已衝決而運河五港之下流期於盡洩之可也至若淮安城北之故道高良向頹淤通以便船貨往來爲若量與淮行益費分流乎如是則下流涊利自可以助草灣宣洩之所不及而黃流通暢之病乎然不除矣其黃家壩分黃工力既稱浩大卽今估四十餘萬之費姑從省爲可矣稍俟前工報完再看水勢緩急而爲之圖可也無已先須決口以下凡有淺阻去處略加疏濬拆去入口原壩或更置稍寬使水深則分洩以殺清口强逼之勢水落則循流以保清口交會之脈兩利而俱存之亦可也何者清口一通則黃淮相附而行原自順軌又何必過爲上流之强挽虛糜金錢爲予則節其財力以充正項急用似爲計之得耳是則以督臣之見所行河臣之

策亦所以相濟而非以相左矣蓋良醫治病明於病除斯已故不可使方外有餘證亦不可使證外有餘方臣愚所謂標本宜分而功難偏廢者此也其財力之省而易就無俟言也伏祈敕下該部行令會勘諸臣再加采擇施行未必非合異爲同終奏厎績之一助矣他如黃堌口之果否可無節制小河口之果否可無開通歸仁堤之果否可恃永無諸恐皆不爲所萬一淵滑不成淤河他日引分黃而南徙不但地方淪沒可虞而關係祖陵利害尤不啻淮溢之患非於淺行淺清已也此臣等已借陳曩者原題疏中而部覆未之及者伏乞天語并加叮嚀申飭當事臣工須一一勘議次第舉行則尤萬全無弊之術也緣臣犬馬愚衷欲始終少裨大計兼恐諸臣意見稍持亦不無耽延誤事之憂故敢不厭嘵嘵特避馮婦之誚乃爲統惟聖明鑒照臣不勝瞻仰屏營之至奉旨工部知道通抄到部送司案呈該部看得今日治河要務不越導淮分黃二者而已故督臣楷之欲先導淮者謂時詘難以舉廢也河臣楊一魁之欲併分黃者謂一勞可以永逸也已經本部覆請并行在案前議外茲臺臣牛應元之條陳則又折衷二臣之疏總爲一致之論謂如督臣之欲先導淮當即以河臣之見濟其所不及如河臣之欲併分黃當參以督臣之

議助其所不逮庶彼此相濟而紛用可成然又為祖陵萬年慮也則謂黃堌口之決當制小河口之決當挑與夫歸仁隄之許郭當培蓋臺臣原歷地方得於聞見之真故其所以酌量區畫者若此其詳且遠也而科臣林熙春等之具奏則又權衡要害之命而專重於責成謂或先治標以洩淮壅或併治本以殺黃勢責在河臣或高堰之當建閘或今年所築堤之當修責在鳳泗等處之當事以及各該臣而責任既專而功易就又必勞民動眾計也謂宜急議免以紓民困而責以效實心於修築以惠夫役嚴紀律以遏人心蓋科臣看閱奏章得於參考之詳故其

所以決策定謀者若此其周且悉也總而論之大要誼切為國而非為以為私志期相成而非所以相戾其為今日河工之裨益也豈淺鮮哉伏乞敕下備行河道諸臣將二臣所奏各項事宜從長一衆行惟黃堌口等處應否處置再加勘議俟下會議有節制次第修舉其議免一節再候撫按衙門酌議具奏定奪緣係導淮分黃議論未一仰乞聖裁建立大計事責成功謹題請旨奉旨是萬曆　奉旨

明神宗萬曆二十四年正月甲申工部覆工科都給事中林熙春題河工疏竊念導淮分黃兩役並舉至為重鉅而分黃之工比之導淮分數尤多有事諸臣矢心協力業有成效但今漕船過淮在通濟閘播種屆期春夏兩水多少尤難預度若不趁此春和刻期償完將來聞計民力何能兼濟科臣林熙春題議及此誠為有見乞敕各官將導淮分黃一應工程各照分管地方責令夫役晝夜兼工依期完報若有怠玩悞事許該督與勘河科臣指實參奏庶祖陵永安河患永弭而運道農時兩無妨礙矣詔如議行　辛卯工部覆工科都給事中林熙春題河工要務疏完等事上命便行與管河各官嚴督工程毋致延誤　二月甲子總河楊一魁報完上進題河工已報告竣速道切有修銀宜於不急之工停止一面竭力分黃一面作力清口庶分流諸務方收實效部覆

如議工部題秋冬河防已竣經管各官羅大奎等十一員高郵等州知州等官許一誠等五十三員嘉興高郵等州判官等官施奉等五十五員儀真徐州等州同知等官丁偕等四十四員單縣睢州等州判官等官鄒鍾等十二員戒飭有差從提問從之　三月丙申工部覆御史蔣春芳題分黃導淮之說自是名畫第分黃即所以導淮而分黃之工未竣則清河口之閘沙高良澗武家墩之建閘周家橋之疏可撤除之議亦確乎其不可易者蓋所以避時下危激之水紓祖陵眉睫之急也若分黃大工就緒門限淤沙盡闢祖陵無恙而淮不趨內此數處不妨堵塞使淮水專由清口而出亦無不可今二

淸春汛無患各工漸次歷績乃[illegible]事具論最關多口泥
堪輿者曰分黃之工遂成則淮黃不交有傷王氣均區
見者曰高堰不拆則淮流泛溢終淹祖陵不知武家墩
高良澗周家橋即所稱高家堰也高良澗其中而武家
墩周家橋其首尾也則此三處即拆高家堰矣必如何
方謂之拆也而堪輿之說尤無根據[illegible]之合始於
嘉靖初年祖陵之葬[illegible]於[illegible]下
不係之說分黃[illegible]一合
[illegible]而論者特未之思耳借如彼[illegible]之說水直南射
與黃風馬牛不相及[illegible]安在[illegible]口而昧其
於屬事若秦越人之視肥瘠不足辯也從使當事者則

之置猶度其任事之心唯是分黃與闢清口沙爲第一
要務但往者黃流未分一時積淮宣洩不及故不得不
開周家橋武家墩等處以洩泛漲之水權宜救祖陵
之[illegible]高家堰之不當拆則固無容議者乞[illegible]
仍責成議論既定而責功可奏疏入從之　四月甲辰
戶部覆總督諸鉄奏摘要河工上曰河工重大夫
役待晴錢糧不敷準借與鹽銀五萬兩令工部作速給
還仍截留漕米六十萬石濟用　八月辛丑禮科[illegible]
事中張企程題祖陵防患宜閘河流分洩當[illegible]
勘應閘下流諸工俟秋冬農隙集夫興舉其一應閘洩
入海白駒場等處河道都俟再勘不妨暫停以省帑費

帝下工部　壬寅工部題覆總河[illegible]工部尚書楊一
魁條議分黃導淮事宜十事一議展河[illegible]以固隄[illegible]蓋
舊河身闊二百餘丈而有縷隄遙隄以東之而新河西
岸土鬆伏秋之[illegible]不可不慮宜於新[illegible]中堅處所[illegible]
二十丈以廣容納兩岸做遙隄之制易築厚隄一道以
固衝擊其王家口周莊[illegible]經由之地令加浚鑿并
築堅隄以便桑乾工期三載費約八萬於大工餘剩數
內支用一議[illegible]夫以時修[illegible]每[illegible]五[illegible]約三百
餘里[illegible]設[illegible]夫一[illegible]百名以待修
濬之用而[illegible]加[illegible]口[illegible]設夫內裏
四自[illegible]高家堰隄夫八百名[illegible]防守於山陽

長夫[illegible]清江浦[illegible]又以折鹽引銀歲募
五百名責令[illegible]阻[illegible]則夫不增而用足一
議設專官以便責成[illegible]以夫役而[illegible]要在專
官其娘子莊以下[illegible]以府[illegible]知[illegible]仍管
清[illegible]馬[illegible]而以總[illegible]事改[illegible]判[illegible]舊用[illegible]
者改設主簿二員各有信地則管理可以無[illegible]一議裁
新設以免[illegible]淮一議[illegible]祖陵以培固[illegible]一議[illegible]河官以
理淮[illegible]一議設官兵以嚴稽察[illegible]五港口淮口[illegible]界
四都河海既通奸宄出沒[illegible]設五港巡檢司安東縣
[illegible]調官吏弓兵[illegible]於鹽課[illegible]夫數內動支[illegible]
一議[illegible]湖水以疏漕渠[illegible]一議建廟宇以[illegible]河

之有神所從來矣而自建功以至發役河何敢冒例報
宜陞除堂廟及五港口立廟外薮於黃堌周莊廃所各
建廟祀請賜廟額以示崇報一議備錢糧以備歲用蓋
守救之官既立則物料亦宜并儲宜於不淵通濟鎮口
諸閘如儀真事例量取船稅以濟河工之用一議闢清
口以導淮流一議浚海口以免內溢俱疏上如議行
九月戊戌工部奏河工告成宜如敕錄以酬勤如楊
一魁諸鈇李毓沈思孝徐作呂坤柯張天敍黃見龍張
企程蔣春芳楊俊民劉▢▢張允濟楊光訓等及有司
官共效贊襄俱應分別升賞敘陞▢手一足咨當酬
費以發通漕護陵入黃導淮之績 甲辰總督漕運褚

万曆八十錄卷 八

鈇奏再議分洪兼事宜條陳塞黃堌口等事章下工
部 十月丙寅工部覆直隸監察御史蘇春芳題河工
告成善後事宜條為一十六款乞敕河漕部院等官遵
照施行一築邊隄以障潰決一砌新河以禦衝刷一栽
宬福隄以緩淮流 歲浚清口以防淤塞一疏鑿家河
以分橫流一闢五港口以助宣洩一建減水壩以分暴
漲一積物料以濟緩急一設鋪舍以處夫役一議修閘
以杜陵害一復淺舖以守河身一修泗城以護陵寢一
治溝渠以興水利一塞黃堌口以防河徙一開王公廃
以保漕渠一專責成以臻實效其說與漕臣合部覆如
議議准見註而後復有會勘之議工科署科事刑科給事中李

用策奏河漕意見稍分乞敕協理以免▢▢▢▢黃
堌口之決而南也在蕭碭睢宿則病於淹沒在徐州至
宿遷三百三十餘里運道頗艱故漕臣褚鈇謂黃堌旁
浚太多徐邳之河幾奪以塞黃堌口為一義河臣楊一
魁謂決口至一二一百餘丈深一二丈兩岸淨沙堅築固
難措手雖下捲埽猶之無益河性偏下勢不可回況
往年全河盡注徐邳下流壅塞鎮口張秋每患灌淤今
年黃▢分流淮泗得洩旺於鎮口有清又於運道無傷
州宿於水患地方欲築堤制水置引諸湖之水以濟日
用浚小河口增築邊隄▢▢一路之勢護鳳泗萬年
之▢▢▢▢▢▢▢▢下各自為見而方經贊襄之

万曆八十錄卷 八

餘惶彼異同之見故不得不再行詳議者也 丁卯河
道尚書楊一魁漕運侍郎褚鈇各奏辯黃以治河臣
清口既已有成命不允所辭 ▢▢▢▢▢諸臣楊
一魁褚鈇徐作等各陞敘有差如一魁議報可 乙亥
工部題漕河黃堌口應塞應▢公同會勘 十一月▢
多吏部題原任▢中黃▢▢▢▢劉徐睢兼管呂梁洪徐
州洪事務報可 己未工部覆總督漕鈇黃堌口▢行
疏浚報可 十二月己巳工科給事中楊應文奏勉留
漕臣褚鈇與河臣▢▢同心協理章下工部 ▢丑
河道尚書楊一魁奏明復濟河舊制謂黃堌口一股由
虞城夏邑接碭山蕭縣宿州至宿遷出白洋河一小股

分蕭縣兩河口出徐州小浮橋相去不滿四十里且係
先年河經故道所當疏浚與正河會接濟運道夫役之
用集山東河南徐邳搖夫一萬限上兩月更於鎮口閘
以裏諸湖之水通放與小浮橋二水會則黃河口不必
塞而運道益無阻滯之患部覆如議行[illegible]
是年黃堌口決經年寸草不生[illegible]
按黃堌口地屬山東單縣第接河南虞城界由夏邑
永城及南直隸碭山等縣地方至小河口白洋河復
入運河此口南針歸仁集石堤與祖陵最稱要害
本口初決時闊一千二百五十丈深二丈七八尺萬
曆二十五年尚覆勘止闊六百餘丈內有沙洲二水
中分各闊四五十丈經虞城孔家樓接碭山縣劉家
集至王家橋九十餘里俱有河形口闊三百餘丈水
深七八尺自王家橋至狐父橋十里係黃河故道口
闊一百餘丈水深一丈四尺自狐父橋至蕭縣界三
十里有大河形口闊一百二十餘丈水深二丈二三
尺自蕭縣界起入盤岔河至兩河口七十三里亦有
河形口闊一百二三十丈水深一丈五六尺自兩河
口由山西坡瓦子口入永堌湖至宿州地方徐溪口
七十餘里俱坡水散漫深七八尺自徐溪口至符離
橋時村一百一十里闊六十餘丈深一丈七八尺自
時村由靈璧縣地方孟山睢寧縣地方疑灣口宿遷
縣地方耿車至小河口俱三十里小河口逆行向白
鹿湖邱家湖二湖路係豬水湖面闊遠遇北風則
怒濤奔逸勢必南侵盧爲祖陵之患近自歸仁集起
至孫家灣特築隄堤一道捍禦之名曰歸仁隄計長
七千六百八十二丈八尺況今黃堌決口之水復經
其下則其關係於祖陵也更甚而其防範於先事也
宜周當事者須急將黃堌口俾黃水盡入徐邳正河
以濟運道仍照舊歸仁隄使横流不到衝突時加以
保祖陵此正今日第一要務特表而出之以告後之
任斯責者[illegible]

卷第三十八

河水

萬曆二十四年正月日勘議河道禮科左給事中張企程題爲河工大興浮言當杜以爲黄在今日之不得不分也以其壅淮爲害也分黄之必於黄家壩也以其決口迎溜此有高下之勢更以其去清口稍遠非若腰鋪地方逼近淮水爲可慮也分而必合於周復莊也以歸王決口原自循河東下由周復莊經灌河五港等處入海也此爲淮黄交會乎抑不交會乎此爲二水合襟乎不合襟乎且名曰分之實以疏之而已若今分者則益永利而未能取必也臣前此所謂事事合襟者也即淮之大勢由雲梯關入海黄可奪之由灌口入海雲梯與灌口俱在安東地方相去止二十餘里耳同歸東海又何嘗不會耶且清口淮黄交會之說原無的據淮黄之或分或合原無定在臣備查大明會典並未載有黄會清口之文但云至河南始散漫浮溢至山東勢益峻急計其所決之處或由中牟至潁州東入於淮或由亳州渦河會於淮或至泗州會淮入海此班班可考者萬曆六年間該淮揚巡按御史邵陛疏云正德以前黄河從開封以上分爲四股會淮同行循潁亳壽鳳下清河入海邇年上流盡塞全出徐州獨行千有餘里至清河始與淮

會夫日同行下清河亦非至清口始會也又查得淮安府舊志乃正德十二年間纂修者内載諸水止云淮泗環帶於西北湖海設險於東南並未載有黄河也其志清河縣亦止云大清河由治東北入於淮小清河由治東南入淮亦並未載有黄由清河合淮也據士人云正德以前黄河由老黄河故道入海緣武宗皇帝南巡挽水行舟黄始達於清口繇此言之黄淮之不合於清口也其來久矣臣今分黄之路尚循老黄河故道傳河形迹果尚存夫何之分流既無所妨川今之分黄亦令人心盡從皇家大局水非士庶家比皆可之黄不東南而東北總爲遷遠同入東海即爲會合出於在區區一清口哉清口交會乃近年事痺寒者創爲水會天心之說以聳人聽也夫國計民生足重而牽泥於形家幻妄之譚不會典郡志是考而嘵嘵於人子須知一書何爲者哉且彼議者論黄水則欲其由清口以合淮至論淮水則又欲其含清口而南洩瑣詞屑語盛稱高堰可開閘之而足以了河上事言何背馳至是臣督工暇時每與道府諸臣計議相度淮之不可使南洩也其理章章甚明蓋淮亘古不易之故道故雲梯關海口名曰淮子口也清口者廣門二百餘丈乃諸湖水滙出之處正當運河

通濟閘之交淮水必由此出應湖水可合勢以通流運艘可藉水以接濟若欲舍清口而洩之使南且毋論其橫決旁溢為害於高寶淮揚有妨於運道究竟從出之路安在乎欲洩之出海查得興鹽一帶至通泰從來無淮水出海正道去年為武家墩之開議濬涇河漢閘子嬰溝俱闊不過十丈耳縱使可以導淮使行而射陽湖反高墊於內河石礎口止二丈八尺之閘口廟灣入海之道若匣子等港俱甚淺窄安能受澤湖之淮水使之盡得入海乎即不惜工力開濬而東南地勢每亢於東北故自宋迄今捍海范公隄屹然一百四十里前此並未有穿破導淮者其故可知也欲洩之出江查得江岸反高於諸湖萬曆五年以前淮水南注高寶告急不得已開儀揚通江諸路乃高郵之水僅減二尺而揚州往來船隻阻虞者幾三十里地勢高下迥然可知若必欲掘深瓜儀諸口盡發閘壩以縱其出第恐合淮諸湖之水未必傾瀉而長江盈漲內灌之患何以當之即近日金家灣芒稻河之開竟不能大洩湖水出江其故可知也南入海不得南入江不可則惟有分黃於淮之上流俾淮循清口正道直出入海縱雲梯海口稍有沙墊猶可會黃入灌口也淮竟不可南洩則高家堰之閘竟屬何益臣竊考高堰之築非始於近日乃漢陳登創之

我朝平江伯陳瑄始為堵築而湖堤尚卑後加修砌於萬曆七年方成今度堰之地低高不等若周家橋稍下積歲通流高良澗武家墩稍亢而高家堰最卑湖淮漲射於此若姑徇折與目淮水日東黃亦且躡其後濁流西入清口日淤其為患於祖陵運道又何可勝言是故臣視事以來旁詢細度不敢議拆高堰止議於周家橋開小河一道達於高良澗建閘於武家墩各一加寬洩淮之泛漲之水非敢盡決而東也然臣等恐現奪清口正流於今次第興舉非欲從黃流既分之後盡疏清口之沙俾淮出故道而出不資他洩此臣與河臣揭一點苦心籌度即部臣亦將藉以為口實敢自謂必無遺策哉曷開設之宜亦以不能必其利而不敢貽害也　又議從前幫築加以導護等項為費動計數百萬大工管工費之事宜一十六款一一遵照以為者決明得防可之去前人著於是河堤當日數年未然何之已幸不為魚則隄防及時也蓋水未動而未有議隄防岸或潰而入至於數百步乃潰將或潰之邪乃所而近突新河形勢自西而東地漸窪下水勢建瓴而鑿隄相去不遠故有今家莊安娘城南而從大家莊諸決口即今雖七生廟護築寬經堅然決乃求塞而寧必無他潰故亟宜倣正河隄之制並一加重者

土則取土畚築鬆解不堪者另取老土夯杵堅厚去
河身必一二百丈而遥隄堅則可守而水不能攻遠
則有容而水不能溢則河身永永無患矣　一砌新
河口以禦衝刷照得黃壩新河上口闊四十丈入裏
河身闊三十丈蓋酌量水勢足以容納不至泛溢爲
患緣近口之處原係洪沙以故開放之後不數日間
僅闊七八十丈業經委官捲埽防護矣但迎溜水勢
甚急捲埽不免揭陷調夫運料日事增修此以救目
前之急則可恐非長久之計也今議宜倣照清口惠
濟祠基爲之將新河自東南衝激處所包砌石岸二
百丈其正當迎溜之處堅砌石磯嵌如雞胃之狀往

來衝此即分可免震撼崩塌之患應用石塊頗多一
時難以克辦若行委官採買恐緩不濟急就便即拆
黃家深水壩移用如有不足仍飭料工價於大工存
剩銀內動支應用務在九月與工明春完報此亦新
河之急務也　一議張福堤以縱淮流一處濟清口
以防壅塞[illegible]　一議藉家河以分橫流照得往年鮑
王口水會於周三莊經由娘子莊東宋社等處總歸
五港口下海中間河衝不止數道藉家河陳溪岔廟
兩處其最大而深者也去冬海口郎中樊兆程詳勘
水道西自王口至麥家莊以東又分二支一支由陳
溪岔廟出三岔墩一支由藉家河亦會三岔墩總下

掛甲墩歸五港口二支水勢相等今既濟陳溪岔廟
一支以順黃水之性又當濬藉家河一支以廣入海
之路原屬具存可覆而驗也比因伏秋霪雨洪流衝
開張愛鄭學二口水入藉家河溜注東注因勢利導
委應仍存此河此新上口所洪除去其流曲折之處
就取徑直俾於陳溪岔廟正河分勢捷流併歸五港
仍堅築南岸遥隄遮護安東縣北結廣手疏浚達唐
新河必能受洪之患矣　一闢五港口以助宣洩照
得水性就下以海爲壑五港爲衆流會歸出口之處
乃入海之門戶也若非闊大難免停蓄下流阻則上
流必壅去路溢則來流必濡漾河潰隄皆原於此所

關係非細小今查勘於五港之處河面不過一十丈
港口窄狹石頭壅之雖去尸闊止有寬闊十丈縱
當漲水暴發勢難容放加以奔港居民以兩傍居民房
屋逼近河岸壅難盡毀議於南岸築條堤之處另闢
支河一道分洩來洪遇出即入與五港口之水並道
而馳同入潮河歸海庶於宣洩尤利倘亦今日分導
之要圖耶　一建減水壩以分其漲照得新河初成
河身不盈三十餘丈而水流汹湧有百丈之勢兩岸
東水太急新隄稍鬆不能捍禦則宜其衝決也今惟
安娘城等處小口應築塞者即時堵塞于於崔家
高家溝二口與魚溝相連塞之門係屬泛溢之

恐奪新河之路欲分殺急流以固隄勢莫如建減水
壩於其處長二十五丈壩身連跌水闊七丈五尺比
河岸約高一尺萬一水與隄平即任其從壩漾出分
流入海則隄以內蕩蕩安流即有伏秋霪潦必無襲
漲而隄外乃通海舊渠亦不至漫溢而爲災此保固
新運之一策也諸所木石工價皆於大工銀內支用
伏秋之後與隄工併力並建可爲永利　一積物料
以濟緩急照得黃河衝突涸沒陵谷乃其常性
而伏秋景象轉發呼吸非積蓄素裕何以取濟然隔
合於新河首餘里之間若黃壩口周三莊張家窪掛
甲數等處無非要害即於秋後增築棚廠每廠設廠

老一人廠夫四人守之所分屬管河官許領官銀買
備葦三十萬束繩四萬套蘆三萬椿木二萬麻二萬
斤分堆各廠酌量水勢緩急裏頭未堅則下埽而
建之蟻穴稍漏則銜木石而填之稍有疎失司道以
詰府佐府佐以督下吏州縣佐領以責各夫有一名
詭冒侵匿者坐以法其物料按季循環造送司道
一設鋪舍以處夫匠照得河隄既築官夫亦備然數
千人荷鍤守隄勢不能括翅於風雨烈日之下則鋪
舍之建必不可緩查新河口至掛甲數一百二十八
里每三里一鋪合兩隄當鋪八十四座每鋪下石坏
料約用銀四兩五錢通衆鋪當用銀三百八十兩宜

及此時責令各該管河官照數辦料堤完鋪完毋令
後時仍照南北縷隄之制鋪立幟標編列字號若隊
伍之足以相認伏秋各該鋪老率夫役於五月中旬
上隄九月下隄往來擊柝於淺涯之間一處傾壞即
鳴鑼鳩工併力搶築管河官務以身督之庶可知時
以躬巡之習意而弗懈於事考處究此自修守常事
然今大工之後錢穀各有司存則此節亦所宜論及
之也　一議修閘以杜陵患缺之一復淺船以疏河身
照得治河原有淺船淺夫今淺船淹廢日久淺夫之
設派在郡縣夫以淺爲名非謂防河之淺而耕究使
深乎今自周三莊至五港口乃全河入海之末了流

之處也此段當深則上無所不深此段少淺則上當
無所不淺深則百川全湊淺則衆症立見謂宜修復
昔者疏淺之法查廢淺鋪稅加募時數倍兵不益額
而稅加廣安所用之謂宜裁處爲造淺船二三十隻
調廟灣餘兵百餘名統以管職移鎮其地以時駕船
撈淺或用長柄杏葉杓鐵扒之類疏之季稽淺之多
寡以定功罪海口閘如揭其革蓄水未能修治少藉
人力自相蕩而去久之河身不復有淺而入海之力
益迅誠便計也　一塡泗城以護陵寢缺之一治溝渠
以興水利缺之一塞黃堌口以防河徙照得碭山之上
有黃堌口黃水決之而出經蕭宿靈睢由宿遷小河

口復入正河諸州縣歲遭淹没民不聊生往時屢議
堵塞而卒不果當事者畏工力艱鉅且以黄河勢大
方爲鎮口徐邳之患幸有歧流稍殺其勢故姑聽其
決耳今黄分而流疾徐邳之間幾於無水伏秋若此
冬春可知萬一全河徙去無論運道梗阻其於祖陵
皇陵大有可慮者又安可幸目前之安而不亟爲遠
大之計今宜委官查勘斟酌堵塞庶爲二陵萬年之
利而運道民生亦胥有攸賴矣　一固王公隄以保
漕渠照得清江浦之王公隄外捍黄淮内護漕渠其
海神廟至火星廟一帶最爲險要每遇伏秋水發岌
岌欲壞加埽塡土勞費無益幸近年鮑王口衝開水

趨北岸清浦居民稍得安枕今議王口建閘通連此
隄正當其衝伏秋之間若王口閘開則水勢南趨潰
嚙可慮若王口閘閉則黄流倒灌衝射尤危無　可
者也未雨綢繆不妨預先計議將前額歲修之銀委
官領買徐州鎮石用簍筐包絡僱船裝運交付該隄
管河官查收量本隄水勢深淺鱗次實排不出一二
年隄外盡皆石砌即有王口衝嚙之患可恃無恐保
固漕渠而全一方之民命斯爲利亦大矣　一專責
成以臻實效照得有司各有專職河務尤爲艱鉅必
得其人而專任之斯可責其成功今黄墻新河盡地
設官各司防守業已有成議矣至其善後之工目前

所當亟爲舉行者不過築新河遥隄建王口周莊閘
歲開清口門限沙此數者其要也然須得人以任之
臣於工部分司得二人焉李之藻樊兆程是也於府
佐得四人焉劉不息張兆元趙坰馮學易是也之數
人者或練熟明達或沉潛細密責任不同然均之實
心任事深諳河務者也臣以爲清口閘沙應委之同
知馮學易專管而以南河郎中李之藻督理之五港
一帶河工見蒙欽依同知張兆元管理黄壩至娘子
莊築隄應委之通同趙坰專管王口至周三莊建閘
河渠修築縴道應委之同知劉不息專管而以海口
以中樊兆程督理之三年之内果有成績破格超陞

先朝申飭臨事考成庶乎人心競奮而實效可臻矣
至於州縣管河之官亦必擇强壯有才幹者充之不
次陞賞河工之外不得委以别事致妨物議全官因
所以全河也臣惟天下有治人無治法昔於議河而尤
專於任人新河庶幾可保百年無事哉部議覆奉旨
依擬行（共書之工名法）

明神宗萬曆二十五年正月壬寅朔河決黄堌口有言
宜塞者有言不可塞不易塞不必塞者議無畫一於是
議濬小浮橋沂河築口以濟徐邳運道以洩碭蕭積浸
砌歸仁隄以護陵寢而總漕尚書褚鈇上疏極言堌口
宜塞縱不能盡塞亦宜壘爲節制不則全河南徙害將

亦見續行巡鹽巡漕御史親詣一勘工科給事中張應
文言堌口旁洩害大浮橋引水利微一濬試爲永賴則
口可無塞如僅爲一時權宜則塞口宜急請敕令的議
的確部覆從之　三月庚子贈管河主事求光宇太僕
寺少卿以其治河積勞也　戊午自河決南徙徐州復
見清口議者謂全河不復不利運道決口不塞貽害地
方且恐下蠶歸仁爲一陵患裁歸河道楊一魁謂堌
口系門雖寬議濬小浮橋河口小河口及建工程報
竣運道通利泰山河徙無妨運道今日已有明驗惟是
議者尚以祖陵爲慮請致往事洪武二十四年決原武
黑陽山經開封城北又東南經項城太和潁州潁上至
壽州正陽鎮入淮行之二十餘年至永樂九年河稍北
入魚臺塌場等口未幾復南決經渦河經懷遠縣入淮
時兩河合流經鳳陽歷泗州以出清口若患及陵寢祖
宗當何如爲慮者而卒未聞計及也嗣後又行之四十
餘年至正統十三年聞河復北決衝張秋至景泰初先
臣徐有貞塞之河乃復渦河東入淮亦不聞為及祖陵
也嗣後又行之二十餘年至弘治二年河復北決衝張
秋先臣白昂劉大夏相繼塞之復導河流一繇中牟至
潁壽一繇亳州渦河入淮一繇宿遷小河口會泗時則
全河大勢縱橫於潁亳鳳泗之郊而下且浸溢於符離
睢宿之境矣然卒不聞虞及祖陵亦不聞堤又歸仁也

惟正德三年以後河漸北徙或繇小浮橋入漕或繇飛
雲橋入漕或繇穀亭入漕全河大勢始盡趨徐邳出二
洪運道雖利皆其旁溢之利而亦受其泛溢之害矣至
嘉靖十一年而河臣建議分瀆者始有渦河一支中經
鳳陽祖陵未敢輕舉之說夫當全河南徙之時不聞為
祖陵患及全河北徙後僅議分流乃反見爲患乎
矣當時謂有濟於運道議開宿陵之五里鋪營翠之
孫家渡南陽之趙皮寨又或決睢州之地丘店界牌口
野雞岡寧陵之胡村鋪俱入舊河從亳州鳳陽等處入
淮南流尚未絕也亦何嘗聞祖陵之被患乎至嘉靖二
十五年以後南流故道始盡塞或繇秦溝入漕或繇濁
河入漕五十年來全河盡出徐邳奪泗入淮而當事者
方記客作兵日復隄而窘之以致河流日壅淮不敢黄
退而今猶未符今日祖陵之患此實繇於內水之停蓄
不繇於外水之衝射也萬曆七年先臣潘季馴始慮黄
流衝灌小河白洋等口挽諸河水之衝射祖陵乃作歸
仁隄為保障計而復孫大其說以為祖陵命脈全賴此
隄無怪乎議者習聞其說而遂疑黄堌之決或下犯歸
仁也不知自黄堌一決下流易洩必無上灌之虞況今
小河不日工完引河歸復故道去歸仁益遠何須過計
哉部覆報可　四月己丑自河決黄堌總河尚書楊一
魁議開小浮橋築義安山濬小河口引武河泉以濟運

及是以久旱不雨上源水竭人從濁閘裴家來水黃堌
二十餘丈小浮橋來水獨細河淺澀於是一魁議挑
堌口迤上埽灣淤背一處仰受黃流救小浮橋以上數
十里之涸並乞寬過洪船限詔覆報可　八月丁卯先
是以黃堌口決壞未定命督御史會同河漕大臣
詳勘議覆具奏至是紛紛未協一魁仍主前議疏言今黃
河南徙至韓家道盤岔河丁家莊俱[illegible]閘百丈深淤
二丈名曰銅幫鐵底故道也勢若強半南流得山
西坡永堌湖以為壑出溪口入符離河亦故道也惟徐
邳運道淺涸議為可虞所以首議挑小浮橋實因其勢
而利導其利乃小試頗有效驗若將小浮橋再加挑闢

未必不為運道之利計不出此而欲自黃堌挽回全河
必須挽回百里淤高之河身築三百里南岸之長隄不
惟所費不貲還恐後患無已御史楊光訓周盤馬從聘
亦議止於挑濬直渠廣濬濁河及濬山西坡歸仁隄以
[illegible]後費省功倍與總河合[illegible]亦見不同
部請身行會勘工科給事中徐觀瀾言堌口之勢三臣
既身至均從眾不必再勘請專任河臣以責成功上是
其言令該部行河臣悉心經畫與漕臣會議若不妨
從長計處毋得各持異議　九月丁巳總河尚書楊一
魁言今歲春間呂梁二洪淺涸皆歸咎於黃河南徙臣
等設法疏導河水流通漕艘盡濟漕臣猶復以黃堌未

塞全河不來非一勞永逸之計臣今當備慮不及見
臣入秋以來自鎮口迄浮橋[illegible]上四陵浮
睢水下徐溪[illegible]及碭山[illegible]勢看得歸
仁在西北泗州在東南相距一百七十里中隔重岡疊
阜高崙[illegible]朱家溝
周家溝胡家溝小河口[illegible]入運河勢如建瓴即無歸仁
祖陵[illegible]是處也[illegible]則溢旱
則復分[illegible]二丈尚不免於橫
流徐邳河身陽不滿五寸深不過丈餘徐州以西深者
六七尺淺者二三尺而夏永韓家道口司家道口宿州
符溪口符離河等處闊百丈餘深二三丈堤高就下水

之本然河流已並自古難復且往歲亦屢見狃利
矣而河以[illegible]鎮口而不可謂之非害今歲河水微
細見其害矣而安流無患漕運全完不可謂之非利乃
議者在往年以害為利在今日以利為害無怪乎道謀
之紛起也查得正統年間奉勅節議於徐呂二洪口
各建閘座節水通舟行之有效嘉靖二十年間督治尚
河侍郎王以旂復議建閘[illegible]以蓄諸泉之水山
東諸泉實運河命脈是閘河乃先朝已試成規今日至
要務也宜仍復舊制於鎮口之下大浮橋之上呂梁
之下洪邳州之沙坊建石閘一座以節宣[illegible]之水況
今兗泉源已濬用之不竭而小浮橋沂河口二水又足

以助之更於鎮口以西築壩以截黃河之水閘唐家口而注之龍溝會小浮橋入運以杜灌淤口閘之害過派非聽從踩王山滚水壩分洩入蠏村湖蓋賓其利而去其害實萬全永賴之計也部覆報可　十月癸亥先是總漕尚書褚鈇遂徐州管河判官程潮滿縣丞傅强性覽總河尚書楊一魁疏其功自言乞休疏至直劾并自己休部覆行勘命一魁照舊供職已然後復一魁素同心共德此係黃淮意使不當害之治也一魁決意分黃人欲導其意見不同滿然自是臣以從漕撫革貪職誤事二小官執為一魁掾制弱懦不識甚矣尚可敢可干位乎乞賜罷斥不報　十二月丁丑吏科左給事中楊廷蘭奏淮河為禍熟及祖陵諸臣創分黃導淮之議豈不鑿鑿可行哉顧當黃堌決口初開之時不能早形察微以遏其衝致之漸今滔滔下注力難所施矣然自黃堌決而始有小浮橋之疏淤而復有李吉口之濬夫一歲既濬僅濟一歲之運道猶今年李吉口改挑未已而明年復淤今年一千萬之經費未已而明年復然恐歲築歲開終無已時為今之計果河自南徙故道可復則自宿遷一帶築堤閉口以擋宗以一勞圖永逸說者謂泇河北承汶泗南達黃淮果可開鑿則一面估計不誤於浮議可也河臣楊一魁狃於其見未破所當從長經理以責成功者也明神宗實錄

是年河道尚書楊一魁奏恭進總河圖說以備聖覽以定長策按黃河自古為中國患近自分黃導淮工成鳳泗淮揚免昏墊之災已有明驗矣又自黃堌一決全河南徙兗豫徐邳得免河患而其餘波出於義安者又導之入小浮橋是以有二洪之涸則今日之河既有合於決渠洩水之議而人又見為運道之虞但以增堤塞口為良圖以導水滯沙為上策臣竊不知其解矣夫運道之議人但知運道有浸溢之虞祖陵有意外之患地方有海決之苦而不知我國家運道原不資於河全河初出泰壽之邳以不治治之故役無治河之費其後全河轉決入運因漕資其灌輸五十餘年以後假不驅認客作主又日築垣而居之滑濁不容外洩於是溝沙日聚河身日高上漫汶泗則猶口受淤魚腹被浸下壅清淮則退而內潴盱泗為魚以至潁河沒溺歲運艱沈甚至梗截運道牽輓莫施而當事者猥以運道所資勢不能卻之他徙遂付之無可奈何以致水浸祖陵厪皇上隱憂臣欽遵明命改邳易轍首叩武城涇河等河次除目蕭邵莊等河又次挑小浮橋小河口沂河口故道李小浮橋股引之水李吉口未斷之流已足濟運矣以汶泗沂兗之水建閘節宣運道自在固不必竭力紫決以回全河蓋決河所經有山西阜王諸坡湖以為之滙又

有小河白洋周家等河溝以為之委曳兜潴滙之處況祖陵雄據上游有岡阜崗嶺可無慮即歸仁一隄見謂險要亦非受水衝漲一決守亦不過下浸杞清由洪澤諸湖以達清口勢不能逆流倒灌上及泗盱何必過為杞人之憂也而泗州盱眙雖不免為下流民生之害然山水道當衝南流北注俱不得免必須遷城以避河患其次則築堤防守惟有蕭宿靈睢四州縣自照會河未徙之時彼處原係徐邳等州縣不成沮洳受灾之處亦已之秋衝成沮邑徐邳二州亦予不幾為魚鼈乎較之今日蕭宿靈睢孰多孰寡孰重孰輕況宿南水患非自今日蓋弘治二年之秋

河决中牟下歸德至宿州瀰漫四出被民以溺侍郎白昂治之至宿遷小河口處而西抵歸仁飲馬池諸口又開符離月河而患始平翰林學士李東陽碑記可鏡也從來如此無分土亦無分民何獨厚於蕭宿靈睢而薄於豐沛徐邳也故臣始終自信以為止就已成之功稍終未完之緒則自不至為運道之虞亦不能為陵寢生民之患矣抑臣又有說焉蓋禹之導河自大伾以下析二渠播九河隨水之所向不與爭利故能奏平成之績今河南山東江北州縣基布星列在在隄防尚不及浚深矣又恐決張秋也不及張秋矣又恐淤鎮口也不及鎮口矣又恐淹宿州也凡

禹之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為我所占吾無容水之地固宜其有衝決之患也今若空碭山一邑之地北瀕李吉口下濁河南存徐溪口下符離中存盤岔河下小浮橋三河並存南北相去約五十里任水遊蕩以不治治之單蠲一邑之賦而歲省修河萬金之費不勞民力河患可平以一時之省事成萬世之良圖也僅繪圖貼說以進伏祈皇上留神省覽敕下該部俾悉詳議定為長策無係於小者以冀成之俾我朝河患一掃足以有底之凱也泰階留贊造所奏工部看議來說申下部知

是年河復决黃堌口溢於河南之夏邑永城

界由宿州之符離橋出宿遷新河口入大河半由徐州入舊河濟運而二洪告涸於是總河尚書楊一魁大挑李吉口以挽黃流河成尋淤接管總河尚書劉東星復開李吉口洩徐邳運河然黃堌未塞河流未暢尋被終為淤澀　按黃堌口乃賈魯舊開處也先是河決朝廷審總河大司空舒應龍官而以楊一魁代之一魁以河雖南出符離淹沒民田無幾而河水一半由舊河下徐州足以濟運議不治又二年一魁入掌部事代之者為大司空劉東星亦守舊議但河日益南而黃堌之下李吉口澱淤益高北流遂絕東星每至冬即其地浚一小河春夏以引水以下

徐州濟運然亦至秋即涸又能久也若是者二年而
彭城呂梁之閘古所謂呼之以二十伊者可寨窴而涉
矣於是江淮當事者建大竭於河中節宜山東汶濟
之水助以通漕而糧舟至京往往後期

卷第二十七

行水金鑑

卷第四十

河水

明神宗萬曆二十六年六月丙子起劉東星為工部左
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提督軍務兼管
漕運　七月壬戌工部覆總理河道尚書楊一魁疏
今日之可慮者不在清而在河蓋黃河決徙尚無歸著
既南受其患而不能久北發其衝而無所容勢當廣
挑故道以為容受之區其遷漕也史楊光訓請復故道
行見略同至謂當為新運計則徐洪以下二三淺處或
施浚挖或以合於小河東呂梁汶杼二處正河築壩
用閘節水以便舟行則汶泗諸泉收呂周柳諸湖
加之小浮橋源流之水則春自足濟運不至嗷嗷仰給
於黃流而李吉口以下治河之工亦可從容料理為萬
全永賴之計其碭山五聖廟下流一帶中有淺滯處亦
宜量行疏浚蓋河流通則徐邳不梗而漕利商虞不沒
而陵安此一舉三益之策也至於杏復徐邳故道之說
果一勞可以永逸則宜早為設處以濟新運上是其議
　十一月乙丑黃河之役先是曹臣力主復故道之議
新河臣有漕河併治之議以復故道為治本挑運河為
治標撰議勘估工食費用四十七萬有奇其規括在工
部餘支則並扱例捐免者一十五萬有奇共計一十餘
萬無從措處科臣韓學信上言該部照從前計議果錢

糧接濟如數及朞一聽河臣料理上以河徙無常議復故道迂遠煩難下漕河臣再酌議之明神宗實錄

是年夏六月以工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劉東星總理河道漕運東星循行河上見留阻漕治在標決河治在本兩利而並存之議開趙渠蓋商丘虞城以下季於徐用元賈魯故道也嘉靖末北徙潘季馴議開之計費四百萬而止及河決單縣黃堌口稍通成渠惟由曲里鋪至三仙臺四十里如故東星欲濬之又自三仙臺至泗州小浮橋[illegible]支河又濬漕河起徐邳至宿遷可十萬[illegible]明神宗實錄

是年黃河復泛安東水[illegible]

明神宗萬曆二十七年二月丁亥工部覆總河劉東星議大約謂黃河自商虞而下歷丁家道口馬牧集韓家道口趙家圈石將軍廟兩河口出小浮橋下二洪乃賈魯老黃河故道自元及我朝嘉靖年間行之甚利至三十七年北徙濁河而北河漸淤萬曆七年總河潘季馴議復開之以工費浩繁中罷今河果決黃堌而南從[illegible]韓家道口至趙家圈百餘里衝刷成河即先年議從之故道也繇趙家圈尋老黃河故道開挑繇東鎮曲里鋪石將軍廟至兩河口直接三仙臺新渠計長僅四十里據運同趙坰等估挑闊十丈深一丈募夫五萬人費可八萬餘兩不過一月有半可以竣工此河一開則目前大挑運河及小挑濁河工程俱可節省誠所謂事半功倍者也至於善後之策則永夏邑商一帶舊堤宜行河南管河官修補朱家窩東北有婁河舊渠宜接挑賈閘使足容受洪流趙家圈淤淺易決宜先挑支河擇迎溜處所開口仍於對河南岸多[illegible]埽料[illegible]直射以免衝決之患將吉口故道去冬已挑成數里者[illegible]不可盡棄仍將吉口至[illegible]口[illegible]不若自趙家圈至兩河口四十里而[illegible]大[illegible]建閘節蓄汶泗之水則鎮口一帶[illegible]也既經河臣會議詳悉乞敕下該[illegible]施行　五月丁丑工部覆總河[illegible]工[illegible]較敘効勞官員郎中劉不[illegible]等[illegible]乞行巡按覆勘分別以聞從之　九月己酉工部[illegible]南京[illegible]寺卿張朝瑞與臣一魁奏議[illegible]河得失[illegible]見各別[illegible]臣桂有[illegible]看詳謂在臣以治祖陵之水而決[illegible]於分黃導淮[illegible]民生之計在朝瑞以[illegible]欲塞黃堌復徐邳而東[illegible]陵寢淮[illegible]不若當局之[illegible]今日河工[illegible]議以[illegible]下河臣[illegible]明[illegible]奏[illegible]旨允行[illegible]瑞與臣一魁原疏俱留中[illegible]從[illegible]以便遵行上命據各揭[illegible]行[illegible]勘[illegible]議曰今之分黃導淮者有三失夫淮與河合自宋熙寧

以來五百有餘歲矣泗州向無水患至萬曆七年泗州之東築高家堰以遏淮而淮始為泗患然猶恐其患大甚淮欲泄淮宜議高家堰諸臣猶欲謂泗陵水患在高家堰而罪周家橋迤高良澗上流其症之藥何以當者倡為分黃導淮之議不知淮之患在泗州地方黃之患在清河地方相去二百里而遙黃為患宜分黃導黃淮為患宜分淮導淮各因水勢而利導之也乃分清河之黃以導泗州相去二百里之淮是隔靴搔癢也近日淮流稍安泗患稍減皆賴建閘之功分黃為與焉其失一凡水合則力強力強則流急流急則河闢分則力弱力弱則流緩流緩則淤故河不兩行自所從來矣至入海之

處九宜曾同神禹疏河既分一為九以殺其洶湧之勢復合九為一以迎其奔放之衝禹貢曰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於海是也清河距黃家嘴去入海處僅三十里乃開一新河分黃河而二之神禹合其流於入海之處河臣分其流於入海之處是反其行事也今舊河深闊如常新河淺日甚前此未聞不見害新河既闢不見利而費金六十餘萬漕糧三十餘萬丁夫一十萬徒付諸東流矣且舊河行新河必塞新河行舊河必塞舊行新塞猶可脫或新行舊塞如運道何近有欲開腰鋪河者幸得撫按之辯而止黃家壩去腰鋪僅五里許是止一腰鋪河又開一腰鋪也其失二防河如防虜自古

記之其巡視責勤其防備貴預也黃堌口之決已非一日萬曆二十一年八月內職為山東濟寧道副使屢言其宜塞額五六年來視為緩圖涓涓不塞流注成河而黃堌口遂大決爵西而南邊流宿州等處五百餘里至宿遷縣南始會於河而徐呂邳宿三百餘里運道乾涸漕舟淺閣莫措公私無策之患其失三此三失為功為罪必有能辯之者乃言道諸臣居功不疑且倡為黃堌口必不可塞徐邳河必不可復之說而舉朝無有非之者其亦未之思耳然則如何而後可也曰塞黃堌口以復徐邳故道而已黃堌口不塞則徐呂水不流黃堌口不塞則徐呂水不行此定勢也臣嘗問諸父老塞全河

難寔支河易今黃河分有三支一支流鎮口一支流浮橋黃堌口特其支流之小者在夏秋雖深闊在冬春則淺狹塞之無難費亦不巨為今之計宜乘冬月水落并力塞之俾河歸徐呂邳宿入海以復運道之舊其為便計如故淤淺或因水勢以刷之或因人力以浚之夏秋水漲或衝運堤以莫之或築束水閘壩以宣之隨時講求自有前人已成之法在焉昔元至正中河決濟寧賈魯以為必塞北河疏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於是大發兵民以從黃陵口五閱月而隄成今日亦當如是矣徐邳故道既復新河即當廢棄以其無益而反害之也近高堰築壩建閘亦無遺策矣泗水未見全

消者蓋聞泗州有浮水有積水浮水害大而去速積水害小而去遲諸聞既開浮水不足慮矣若夫積之水謂宜令民有河渠者濬其河渠有溝洫者濬其溝洫俾水有所歸而不為害或教以三吳水利之法治渠灌田則積水漸消民可通冶亦泗民之水利也其高堰閘水倏然盈溢者蓋高堰以內上流也以外下流也上流決則下流溢勢固然耳今高堰一帶閘壩不可不閉也亦不可深閉也宜度地理之形勢之高下於堰外有溝巷行水之處俟看為減水石閘閘者約束水壩每歲淮水小則聽其酌閉壩之內以入海淮水大則聽其衆閘壩之外以入湖庶淮水湖水各得其平堰內堰外各得其所而河人民不起盜決之念祖陵鳳泗永無破壞之虞臣一舉兩得之術也近河臣經理周家第思其拘於前議未即設然出一造獸且分黃導淮之論有誤後世臣生長淮濱曾為河官周見兩其人致以言也工部尚書楊一魁駁曰朝端海州人也州名曰海自古水之經也目首河臣潘季馴請帑金八十萬兩創築遙隄將全河而東之海州獨免水患臣既河繇黃家壩下五港又建滾水壩隙鐵線溝入於海未免小有害於海州然為天下計者不顧一方往時水患當移之淮本矣歲歲增隄東河愈高堰淮愈深祖陵沈淪已二十年矣按臣牛應元始繪圖以報皇上赫然震怒斥在事之臣特遣科臣

等會勘朝瑞豈獨不聞何自慮其家不一慮其國即彼稱欲拯泗陵之患宜築淮導黃宜議高堰潛臣楮鈇開周家橋達高良澗爲正對症之藥殊不知開武家墩洩淮河臣與科臣張企程已先取捷見效彼時周家橋高良澗尚未興工伊妄稱近日消減泗患稍減皆開橋建閘之力將誰欺乎至謂黃流為患宜分黃導黃淮流為患宜分黃導淮費思黃流宜分分則其勢減而不為淮病淮流宜合合則力全而不至為黃拒黃淮合流於清口二水相鬬黃高一尺則淮壅一尺淮退一步則黃進一步黃泥停積於沙橫截上流四五十里壅淮瀦蓄於盱泗之間汪洋如海矣是以有祖陵之患頃自分黃以來始見清口淮反高黃反低長淮縱出將張福二口衝開一二丈闊百餘丈而泗州隄亦淮河之水頓落一丈湖陂變為桑田民有中土而居可見分黃正所以導淮此耳目者所共見伊獨謂分清河之黃以導泗州相去二百里之淮是隔靴搔癢不知下流壅則上流溢水之源委尚未分曉乃欲妄議是坐井觀天也又謂河不兩行似矣獨禹只疏九河今黃壩分疏新河是分一爲二下流仍合淮於周莊再會合於淮於港上亦禹之意所謂同爲逆河入於海也黃壩去海口凡三百里妄稱僅三十里費銀不滿四十萬妄稱六十萬又過處舊河塞有碑清河六十里運道而不知臣先已預為之計議

將黃口河渠兩頭建閘以備運道之舊河更近且便臣
原題稱舊河淺則綠新河新河淺則歸舊河兩河俱存
爲得運道伊稱黃堌口宜塞臣欲塞黃堌須先挑舊河
臣曾親履舊河淤高一丈之上計有三百五十里之遠
計公費非百萬金不可工大費多未能輕舉乃另看得
小浮橋上源即黃堌下流中間淺阻者僅四十里乃因
勢而利導之兩年漕運頗得其濟方圖大加疏濬忽蒙
簡命俾臣回部幸得總督河漕侍郎劉東星代之行所
無事仍從小浮橋上源導河今已挽回南徙之河十之
七八下徐呂二洪運道通利何曾不復徐邳河道哉若
塞黃堌口是塞源而欲下流之通萬無此理伊謂臣有二

失臣實有虛妄有一得但與朝瑞私臆之見不覺異同
耳伏乞皇上將此疏與張朝瑞奏疏敕下九卿科道一
併參詳恭候聖裁　十月甲午以三仙臺越家圈等處
河工告成加總河劉東星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及
工部尚書楊一魁俱廕一子國子生仍與侍郎趙可懷
各賞銀幣有差工科給事中韓學信郭如星桂有根等
御史楊光訓安文璧郎中王在晉等各賞銀有差河道
副使郭光復陞參政管河郎中劉不息加服俸一級各
賞銀十五兩運同趙堈曹惟嶽等各賞銀有差明神宗實錄
是年河決堅城集故道涸絕徐州志
明神宗萬曆二十八年正月己巳總理河道工部右侍
郎劉東星疏辭河工召命不允　九月壬子原任戶部
尚書楊鉄卒詔賜祭葬如例鉄猗氏人嘉靖乙丑進士
歷戶部尚書總督漕運巡撫鳳陽兼治河道河工成加
太子少保尋解任卒於家鉄練達有幹才所至著聲績
而撫解兩河尤爲人所傳誦云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二十九年八月丙寅朔總理河道工部尚
書兼右副都御史劉東星以病篤乞休命在任調理　壬
九月己亥命總河諸臣踏看河道及時定議以聞
寅河南巡撫曾如春奏報河決蕭家口等處先是開封
歸德二府大水商丘蒙城等黃河水發衝決蕭家口百
餘丈全河奔潰入淮原行河身頓變爲平沙商賈舟

不暇停擱盡置平沙之上蒙牆寺向在南岸徙置北岸
自古虞城多被淹沒如春又云此河之決徙也非決也
科臣張問達言黃堌口在徐邳上流而蕭家口又在黃
堌口之上流二十一年河決黃堌口由趙家圈等處疏
濬以濟運道已而趙家圈又塞徐淮三百里幾至斷流
今蕭家口之決河底沙平而商舟即置平沙之上未有
商舟不行於蕭家口而能行於黃堌口以東者明歲之
運船與今歲回空之船可無慮乎乞命河道諸臣從衡
決源頭下至徐渓口符離橋宿遷縣小河口兪屯處所
逐一查勘詳議料理上是其言　癸丑工部尚書兼右
都御史劉東星卒東星沁水人隆慶戊辰進士由吏部

右侍郎丁艱戊戌河決起工部右侍郎兼左僉都御史
總理河漕河漕之有總理自東星始是年八月開趙圈
循商虞以下至於彭城賈魯所濬故道也起曲里鋪至
三仙臺凡四十里又起三仙臺抵小浮橋開支流若干
里又濬漕渠自徐邳至宿若干里嘉靖末估費四百萬
是年僅十萬凡五月成特晉工部尚書兼副都御史廕
一子明年庚子渠郎伯界有二湖又明年辛丑鑿加河
加河界滕嶧間通淮泗引漕[illegible]敕運官行視
[illegible]韓莊[illegible]十萬費纔七
萬所關已[illegible]不起[illegible]東星經官二十餘年布
衣[illegible]家人化之[illegible]以清[illegible]宗[illegible]從[illegible]治

事[illegible]天啟元年[illegible]請 十月戊辰工科給
事中張[illegible]治河於初壞之日猶易治河於極壞之
後則難昔之難止泗州陵寢今治[illegible]又兼運道且
運道一壞於漫堤黃堌口之決不早堵塞再壞於并力
加河以致趙家圈之[illegible]塞斷流河身日高河水日淺而
萬家口又衝決於黃堌口之上全河奔潰南下直[illegible]
河入淮勢至漂漫勢及陵寢今劉東星已推總河重臣
急宜推補令酌議緩急先為堤防疏濬以為目前祖陵
明年新運之計繼殫力挑濬舊河故道或亦別道通運
長策庶幾數年大壞之河工可以次第修舉本旨黃河
橫決恐侵泗州祖陵且妨運道河漕大臣[illegible]便會

官推舉剋期赴任一面行文與各巡撫多方料理無得
坐視水患 壬午大學士沈一貫言黃河決於歸德地
方盡趨東南潛入淮泗而黃堌新流徐邳淺阻回空糧
船不得回南漕渠不可收拾而祖陵又有衝激之虞總
河大臣已經再推望早賜點用責令刻期赴任不報
戊□大學士沈一貫數催點用總河大臣因言事之最
急者有三其一則黃水侵淮而泗州祖陵被其患再緩
不治將鳳陽祖陵亦當被其患夫祖陵國家王氣所鍾
祖陵被患豈特列聖在天之靈不安於地而千萬年聖
子神孫托[illegible]於何所復令民衣食之流皆恐傷其
生[illegible]及一[illegible]一本[illegible]皇[illegible]之家動關宗社亦切聖[illegible]

以不可緩[illegible]其一則黃水侵曹可而運道阻塞南
北千萬漕[illegible]不進京師之米糧日貴[illegible]少三輔
[illegible]何以然六宮百官[illegible]九邊[illegible]養[illegible]
畿之民窮生業殺[illegible]不細非社稷之福也其一則河
南山東徐沛之間乃中原都會之[illegible]之身為腹心之
位腹[illegible]之家為堂除之所[illegible]而昏墊[illegible]商賈不出
則腹心病而四支皆壞斷不可改常除棒而四隅皆阻
隔不可通故中原之民尤當愛護中原之地尤當豐闔
令其陸沉如海而無完土非社稷之福也從來比河道
關係之大於是此河臣責任之難於[illegible]人臣既莫
之任皇上又不令任臣實憂迫如坐針氈若托之非人

戒因之為利不顧利害之切身第取錙銖之快意此視
國事若兒戲而計之至愚者也臣為此嘅竭忠藎白亟
懇廷推之外更無要術專委河臣之外更無奇策昇責
成一日則早拯救一日使之講究利害之歸處置疏密
之法此十人者已極一時之選唯皇上選擇而使之可
庚口南京右都御史李頤改右都御史兼工部右侍
郎總理河道提督軍務兼管漕運事務仍命兼程赴任
管事　壬口吏科右給事中田大益言諸臣談河患者
古人殊大都皆以當日治河之分而不能黃堌之決
而不塞改於水固沙淤下流欲而上流遺淺遺江而陵
寢亦為當時河臣見任工部尚書楊一魁與已故尚書

劉東星矢算咎也東星既以憂瘁致死而一魁自陳治
河始末及河決情形之狀亦數百千言其言分黃導淮
之說不塞黃堌之故與今日商家壩口之決皆在黃堌
上流且謂河性靡常能焦勞於數載之前而不能逆料
於數載之後其言甚具然亦豈能遲辭其責哉臣以為
宜令一魁解任回籍并救在事諸臣備將修舉河工以
來河臣的係何人何處并何年月應築不築應浚不浚
果否失策以致敗事從公勘奏而後聖斷加焉庶情狀
核而人心咸服勸懲當而河患可除耳不報　辛酉工
部覆奏江北巡按御史吳崇禮疏河南張家樓決口在
開封府東北蒙牆寺決口在歸德府正北今河既潰勢

難捍御不若從決口圖之俟河事竣而功集也查得張
家樓決口尚小易塞易[illegible]蒙牆寺河北宋家莊上流傳
家集兩河相距約十里許乃黃河灣曲之所須開浚直
河可以引水東流仍自徐家口起至劉家口止約長十
二里大如挑空移俾深闊容受水流并將舊口以下
至堅城集三十餘里沙淤之道盡力挑通其黃堌口以
南如馬諫武家莊何家集[illegible]浚通之行堵築更加堅
厚使河流[illegible]漕免致衝泛又[illegible]後壅於鎮
口再[illegible]其利
又免[illegible]二十[illegible]於此者查各處決口
俱係河[illegible]遂嚴[illegible]旨允其數擅

行較此入冬冰凍用工頗易移文河南巡撫曾如春親
先料理一面仍候簡點總河大臣庶不致於誤事從之
甲口先是吏科右給事中田大益疏請簡用河臣言
總河一缺曾請留中皇上嘗斷而勿予那時河漕重
任再推二員并前推通寫來看　十二月甲子擢工部
尚書楊一魁復以御史高舉條陳河漕三策言今之河
利於東注而不利於南徙一婦人知之第今河患勢
難遽挽堵塞之力既何容易故臣等會疏必欲從決口
圖之如傅家集宋家莊等處開浚直河引水東注并浚
李吉口以下至堅城集二十餘里沙淤河道盡行挑空
再改挑唐家口而注之記溝入小浮橋以防今河水復

灌於鎮口之患然後塞黃堌口以東其流再塞新決口
以障其溢庶乎正漕有歸故道得復不然下流不浚即
上流已塞而旋塞旋決或此塞彼決竟何益哉故臣以
為開直河塞黃堌浚淤道者此正策也今日所當急行
者也泇河之役全賴山東分泉之水先年從浚未見深
廣且中經梁城彭口葛墟諸處山多石種攻鑿難施
故口僅一丈六尺淺亦如之見今河身窄狹既可稍稍
舒行引成功可惜似當大加疏鑿必如度地勢每十數
里築壩一座中留水閘以資蓄洩以待新運即一時水
淺不妨起剝其費亦不甚接後山泉蓄之閘多方疏濬
俾無淤淺則糧艘亦從流入馬家橋夏鎮以為運道接

濟之資不一時權宜之計故臣以為浚泇河底成功濟
漕緩者此旁策也今日所當併行者也至於開膠萊河
一節先臣劉應節亦曾開之而旋罷矣後所開用新河
也一病於黃埠嶺之險峻再病於馬家濠之巉巖三病
於大小沽之直衝故疏鑿不易迄無成績今齊臣所議
欲棄新河竟復元時故道誠為最便但此河計地四百
餘里工程浩大其間道里險夷沉閘難易經費多寡與
夫河海更船之故皆用斑策之說皆非臣等所敢遙度
者宜轉行各該河臣踏勘相度計議停妥覆請定奪故
臣等以為開膠萊河以復海運之遺以防河運之窮者
此備策也所當從議定計得而後行者也行此三策而

又在審緩急循次第功不混於兼施於中籌畫不拘
於築舍期於有成竊以為當今治河要務計無出於此
者得臣若行治河官上緊將舊河挑浚決口堵塞泇河
既有成績也若挑浚膠萊河行山東撫按踏勘明
確來說　癸酉吏科都給事中桂有根等疏催總河
大臣因言漕河淺澀故浚不易挽運費艱水患黃河之
潰決尚在黃堌迤南宿遷又徙於黃堌之西百數十里
諸河泛濫而下漏為沙淤春夏之交水漲增恐淮泗
益不敵黃而祖陵左右復為汎濫之虞矣先年黃河漕
河用兩大臣僅僅浚役今并黃河於一人曾幾何時遂
至大敗今亦何以引黃通漕之利則又難望河未南奔

害猶易避今歸於諸處大決河北之野竊望洋欲圖以
建浚殺之害則又難往年河臣與河科道或數年或十
數年猶待徐圖利害而今欲以數月之人力奏八年之
未功則又難以故舉臣說河迄於無竟以方興難上役
悠悠疏計如國事何奉旨先年因黃河泛濫關係漕
運迄不吝錢糧命官督治如何今又從決著該科參
來看河南北揚山東上撫各有信地之責著各上緊疏
浚堵塞不許推諉吏部還作速總河大臣速會同各官推
舉實心任事熟知河務的兩三員司先推一員來催才
是用毋得顧忌不察及行私是樂亦不合[illegible]
吏部知

是年四月工部覆河道尚書劉東星本有曰河淮交
變北遏茶城南侵陵寢故議關黃家嘴分殺下流以
導其去復因黃堌口決至九十餘里工不可必費不
可繼故議開趙家圈三仙臺等處疏瀹上流以導其
來今值天道亢旱經歲不雨源脉既微來流日少此
濁河之役旋挑旋淤非人力之未至實水性之不可
強為耳惟徐邳一帶運道刷盛日久淤淺隄閘係
所細相應移咨總河衙門及各官作速督趙家圈
三仙臺李吉口上流不及今無害濟果否壅塞應否
開浚或另行相度引水濟漕以救目前之急令總河
工程既有次第一面悉夫竭力速成務期克濟

是年八月工科左給事張問達奏自黃堌口之決而
南徙也徐邳三百里最至斷流河臣乃議挑家港以
東黃河故道不及四十里堤以開濬接引黃流下通
三仙臺支渠出小浮橋以入運河此工竣而河水漸
深船行漸利然彼此交紛亦不適用六月今則淤淺之船
至七月始議壩後幫補次而進又稍稍日夜續挑其
運滯空回南船僅可得十之四而回空船尚多
總河尚書劉東星於趙家港告竣後采訪開加河
含黃流引汶泗山川泉源之水以為運道然曠日經久
其心亦良苦矣顧迤逶二黃泥灘以至沙溝等莊
地多石塊沙礫吞難興工而未就而今日日

塞因而斷流以致徐邳間三百里之河盡淺糧船
停閘不行者幾一月雖決李吉口以引水而隨即壅
淤倖一時天雨連綿水勢陡漲三五尺船可挨幫漸
渡閘河然未及入閘而中間又多淺阻臨清以北如
八里港十八店武城等處五閘六段河流甚細且河
底沈沙淤高十常左右可台塞後漲而漳河
之水不南故此漕一帶淤逆甚今至小灘入衛濟運
此一帶三百七十餘之船相與爭一線之水而不
能進之漕河之淤壞難以相緩則勢不得不治入秋
徂冬工力可用則不可不及時以治　九月間達奏
接河南巡按曹如春揭稱本年七月初九日開封府

黃河水比原河漲高八尺又報高一丈三尺水高於
堤至有一二尺之多又商丘縣蒙牆寺黃河水發衝
開堤壩向東南一帶由先家等先口隄其高者三
四尺低者一二尺決未定自金等堡王家樓長隄
四十餘里水勢淌急焦橋至王家樓水越長隄經
過勢難防守又歸德府蒙牆寺南隄一帶將蕭家口
衝決一百餘丈皮店向湧勢甚難禦八月內又接巡
按曹如春揭帖具稱歸德一府屬睢州等縣水災
異常其蕭家口決衝一百餘丈全河奔南注原行
河身頃刻乾涸變為平陸南自不暇解往淤
之上如蒙牆寺等北至城邑多被淹沒明

歲之運船從何道而達乎伏望皇上亟敕總理河道尚書及直省撫按河道諸臣從衡決源頭下至徐溪口符離宿遷小河口會[illegible]所逕一一查勘作何防禦杜塞如何疏浚既通運為詳議料理庶於民命國計有裨矣黃文敏申奏

是年兗州府同知龔金以黃埍之工未竣親行熱視竭力籌塞未竟二十丈明年上流決蒙墻商永恐為身沒以命致於任事而不違永性故也南河全考

卷第四十

行水金鑑　卷第四十一

[illegible]錄

河水

明神宗萬曆三十年正月丁酉工部請給總河右侍郎李頤敕書俾以便宜行事從之　壬寅署工科右給事中田大益以黃河為患已極而河臣失時日甚請亟將楊一魁罪削勘以嚴令李頤星夜到任不報　二月戊辰工部尚書姚繼可覆河南巡按曾如春疏言因蒙牆等口衝決黃河由南徑趨徐邳宿今不急開鑿恐水漲[illegible]恐陵園有侵囓之患修築不及以時南[illegible]保護至計第工程浩大費不下九萬[illegible]修止六萬餘應留漕折節省二倉贓罰事例等銀以濟急需又河隄上自歸德下至虞城接連歸仁堤數百餘里若今河南地方已修完固而虞城一帶尚為殘缺則狂瀾盡復奔潰前工虛費應一并修築高厚始保萬全宿遷小河口乃睢水出洩故道河渠尚未深廣淤以耿車兒灘攔是年以殘發莫能障禦為今之計速應疏浚小河口山渠仍修築耿車等堤使黃流[illegible]小河口則瀰漫自消而祖陵庶無他虞[illegible]決口既塞俾下流不沒上源必復[illegible]決之患又必不免應通行各該撫按同心興[illegible]以上

工程俱限春月報完詔嘉納之　閏二月甲午朔鳳陽巡撫李三才議治河緊要之策鎮口閘起至磨兒莊傚閘河之制每三十里建閘一座依時啓閉以濟新運及堅城集至鎮口閘止挑濬河身約費銀一十九萬有奇須留漕糧乃克濟事工部覆請詔濬河建閘及留漕糧等事令該總理巡撫悉心講求擔任行之許便宜處置動用興工毋得推延悮事　丁未戶部總督倉場右侍郎趙世卿以鳳陽巡撫李三才議留江北江南漕米抵河工支用疏爭之曰自河決以來運道梗塞臣為倉儲計且欲躬負土石以障洪流豈其一念杞憂甘後諸臣顧今太倉舊額一歲所入不足以當一歲所出竊計二年後六軍萬姓將必待新漕舉炊而又遠在數千里外萬一水旱不時輸納愆期則數百萬生靈束手待斃尚復有京師耶如此景象極可寒心乃欲借留漕米為河工需不待智者而知其不可矣詔歲漕既難截留河工正需急用有何長策可以設處該責總漕衙門亦非政體戶工二部還詳議來　戊午陝西河州運花茶等處黃河水乾見底　三月丁丑給事中胡忻言總河李頤病篤情實宜亟允放敕該部就近推用責令刻期任事詔從之　辛巳吏部尚書李戴覆巡按御史吳崇禮議國家大務無過漕河往年並設漕河二大臣不但繫劇各有攸司抑且艱大期於共濟須因分黃導淮之議所見不同防海備倭之虞為患孔急請以盡我專責之巡撫而以漕運歸并之河臣亦一時權宜之計未可以為久遠況昔之漕運河道其要在兼攝故可以一人兼今漕運於東南而河決於西北欲以一人之身而東督儲西治河雖有智巧亦苦於力之不足矣請復舊制將總河衙門專管河務仍駐紮濟寧往來督理其總督漕運衙門仍兼管鳳陽巡撫防海等務駐劄淮安各行各該部換給敕書以便行事詔曰可　陝西河州黃河水涸將河橋漂撤於虜營衝去蓋河水自閏二月二十五日流絕見底至三日又深也　甲申升河南巡撫曾如春為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提督軍務　四月壬寅總理河道都察院右都御史李頤卒頤餘干人歷兵部尚書總理河道卒於任談者謂其有經幹可謂近代名臣　工部尚書姚繼可以河患孔棘工費維艱請助給臣累疏命九卿科道計議百萬之費作何處辦其開浚河築堤建閘十九萬之數六部協濟三分之一先年成例具在并乞申飭刻期舉行報可乙巳禮部以黃河漫溢疏言撫陝乃總督李汶巡撫賈待問揭報本年二月間河州花寨等處水深不過三尺往來人畜自渡至于以絕從河口黃河上流水盡乾竭等因臣等不勝駭愕今歲天變頻仍人畢失度日光如赭風霾黃霧種種示異未有若此河之為變者竊

謂河漕之行地猶元氣之周身而賦財出於天下也
今天下財力可謂竭盡而血氣亦已耗矣閭閻貧虜庫
貧獨礦稅監使及參隨土棍之家富耳袖河天險源涸
流徙而中更挾百丨之勢以衝以淩孔運道此脈竭財
壅之象也伏乞皇上深察利病罷撤中使人心既
悅天意自回行見四海安瀾九河順軌在一念轉移間
耳疏入不報　已而工科給事中孟成己言河決運阻
河工乘此請得旨令工部亟議以下九卿科道會議唯借
內帑一切治河諸費合此不唯無補運道乃輸之術
亦因緩不及事望早賜發帑金不報　庚申總理河道侍
郎曾如春請上年黃河決勢難南徙而蒙牆十二里
之下若徐家口至李吉口百有餘里涓涓之流間在也
此然之淤如故也此東行故道所宜速為開復者但故
道自歸徐至宿遷不下六百餘里非集夫數十萬備今
百萬何能展手臣備行各屬衙門報前經河庫冊總計
猶不滿三萬之數日夜籌畫非請發內帑無策矣況臣
不知國用告繁第念祖宗莫重於陵寢係億萬年王氣所
鍾又莫重於運道百萬[illegible]命脈所繫南徙之衝刷必深
故道之梗塞愈甚倘嘅然不之救淤積新起於前[illegible]即
盡捐內帑何及臣即萬死其何補哉不報　五月乙丑
工部尚書姚繼可言河工缺乏無措唯有請發內帑及
河道歲積錢糧近以稅使搜括五萬三千有奇望敕令

照數還給以濟目前急用得旨內庫缺乏各項進供待
用有何積餘茲不得已且借用太僕寺馬價三十萬兩
其原屬河道錢糧五萬三千亦令留用以後不必搜括
其戶部原議之數依擬此外尚須接濟爾部悉心計處
丁卯大學士沈一貫朱賡言昨蒙諭發馬價以濟河
工具見皇上注念陵寢德意但京師外庫錢糧更無他
積獨此馬價一項可得濟已借百萬今又借三十萬倘
有不測急用於何取資且河工浩繁又非三十萬所能
即了臣等敢獻一芻切照河漕所以久而無效者實以
歲修不繳也故河所以無歲修不繳者實以河道額有
餘積之故自稅使搜括以來所在罄竭如洗遂令工作
無資河乃決裂今至借馬價矣若尚搜括不休譬猶方
餵飢人以食而復割其肉無益大要於此見矣謂
宜明敕稅使毋復將河道錢糧搜括毋復將河道工程
騷擾同心協力以圖裨助而後河有可治之時此不過
費皇上一言而於陵作許多處也自礦稅來皇上屢
有不許加派小民之旨但天下財力止有此數今工部
指處豈有相通見在之術不得不加派耳而不得不與
前旨相背矣又總河侍郎曾如春昔來言山東巡撫黃
克纘偏執王家口不可開之說所轄道府無敢明目張
膽以持忠議者事勢人情終難歸一究竟必祈遣官一
勘始可定覆臣等看詳甚以為宜凡舉大事必有勘差

昨工部有疏只經票上未蒙允令臣等以爲此科關係
河務緊要早乞皇上俯賜檢發更祈天語叮嚀責任責
成　五月丙戌工部尚書姚繼可言皇上既爲陵寢根
本慮而又念時詘之可憫爲東南河漕計而免行搜括
之貽害睿算周詳俾河臣可日夕舉事不至束手無策
而臣等亦得效犬馬以仰紓宵旰之憂除馬價銀三十
萬兩已經移咨太僕寺查發其河道錢糧五萬二千移
文稅監扣留聽總河徑自取用外所撥河工百萬之費
缺六十四萬有奇先年戶部允協濟一十三萬尚缺五
十一萬有奇邇來內外工作頻興監庫匱乏緊鉅外解
纔微庫貯無餘此舉朝所共知非臣所敢推諉也及查

河工大與歲修可已之數此內尚可通融伏秋在邇疏
築宜勤若候設處全完未免耽延時日唯將前項見在
銀兩先行解用其餘不足即於本部河道歲修銀兩陸
續那湊且工程浩大其間可省可加或增或減總河臨
期另有酌處臣等似難遙定也得旨河工需用緊急便
令各衙門遵行內稅監五萬二千兩如未解准留用若
已解進不必扣留果有不敷另行具題議處　六月癸
巳工部尚書姚繼可覆山西沁州知州俞汝爲條陳河
務一沿河任事之責宜均夫河南山東鳳陽巡撫俱兼
河務中河南河張秋夏鎮泉閘俱係管河卽以事權不
一設總河都御史節制之耳今秦越其心獨累總河以

致物故者則會者後先相繼而總河遂爲陷穽請申明
舊書各處有河地方分任其責功罪一體庶同舟之念
自篤而事可永濟　河工緩急之勢宜審治漕治淮原
非兩事防濬塞之法本自相資夫淮水泛溢爲祖陵患
者黃水淨入淮水不出清而却出於淮安閘口水漲
則築小河則今年來泡倒壅格黃水倒灌入淮遂成巨
浸故分黃[illegible]當夫淮流不滿又增決口水入
下新淤明　閘堤缺口淤塞修葺開之俾淮安閘次塞
黃家口使黃水不入再疏下流如芒稻白塔射陽二湖
引淮出海使各有所歸如是而淮泗之間不安流祖陵尚
受侵淮黃無所歸也決口之初宜急包裹兩頭不使埽

開口爲上策今已無及擇其剩緩稍狹處可施工者塞
之一下流既通一流出淤其既淤然後補塞決口於力
最便一山脈河水之性宜熟形家言黃河以南大江以
北爲中龍由陝入萬爲曹縣起泰山盡於海萊三島左
一支自陳柏分水口淮右一支自河南分水口渭而黃
河北流從天津入海此其故何也自宋熙寧間子河入
淮黃遂入淮貽患迄今此不察地脈之故也夫黃河萬
里遠來合水既多且加兩漲湍急驚悍以區區人力事
之不知畏矣然水本就下勢止而行急其深緩宜決宜
急不宜緩故可合不可分可以舒而亦可以開口開
沙與土異不可聚而可衰揚之則浮沉之則[illegible]則

堅此其性也識沙之性故令河不必開治水刷之堅其
蔽之致借妻沙節之識水之性故支河必不宜繫欲塞
一口必疏下流欲通故道必塞決口此理甚明人所易
見者惟山之十石有所起伏有勢高下分合本自天然
善治水者因其勢而利導之爲以奏功今選知地理有
心計者沿州逐縣相度形勢俾全河在目庶不致浪費
而徒費一錢糧矣書之聞宜據上策宜供內帑發水衡
錢或議漕糧改折如先臣潘季馴所奏上則徵銀興故
事有外省有協辦下則責成河南山東鳳陽就近各從
地方工力酌義方略某行灣地方量派夫丁助之而河
道督臣總其成庶可稍舒今請發內帑[illegible]內庫缺
之人難再讀太衡合錢之[illegible]舉鄭共知唯請留漕糧先
往戶部酌分協濟夫分之一本部題將漕糧撥數已奉
旨令留其力外自省協濟河南山東鳳陽派夫修河工
大略之前江河諸臣自當分委正所謂責任宜均之說
於一治河簡便之法官宋不必別疑此河河故道加
李古口至徐碭間兩岸尚可因地不必議開令河中間
略開小河一道通水容下而上其水處量留數丈以後
塞口將成其力運之黃水自然歸漕沙逐水走自然深
闊此以水治水之法也舊議欲以必用挑埽[illegible]八閘
不過以丈尺計所費錢何桂時有口決長不過[illegible]
深不過一丈二尺計用人工[illegible]宗派等則[illegible]

流其用銀一萬六千兩令蒙批[illegible]當用
如[illegible]十餘萬月不[illegible]其數故者如此[illegible]
河[illegible]中擇其[illegible]疏[illegible]岸築入先用柳傍運之路宜
節之[illegible]用黃沙之法[illegible]船不必多造也
特各處運糧船[illegible]一船除篷桅外俟
將不過二一[illegible]兩[illegible]費[illegible]口埽之價用空船裝之
前之準齊其裝擇[illegible]若留用本城首[illegible]令各處補夫駕
至淮上收[illegible]省[illegible]便[illegible]不必別用帝也江
南[illegible]加[illegible]二六兩用[illegible]處不及
足[illegible]以[illegible]夫數[illegible]每[illegible]定以六斗以草塞口
以縛紮束[illegible]人可負而走[illegible]至工所候縛一定以埽
全宜設法辦何[illegible]人許日可集至由法急起方用蓋糧
船先將今夫[illegible]運土石及沙草萬束縛爲河寬每船用
大篷[illegible]四根[illegible]釘以篾纜牽搥以鐵錨扎定然後加土
塞之一時兩口[illegible]自[illegible]與新開水道并力則[illegible]使黃
水[illegible]故道自[illegible]開其費之[illegible]而
昭也[illegible]夫役募集之方[illegible]的河工事[illegible]役其勸以萬計
當[illegible]大傷[illegible]後沿門招民集糧從役大拂民情行臣
河[illegible]開河止[illegible]力[illegible]分之四塞
河用船用蓋沙之法可省工力十分之三往時用夫十
二萬七[illegible]四萬者今可用夫七八萬而此七八萬夫借留
河南山東鳳陽班軍次宜借洪夫閘夫及淮安府募夫

總計二萬有餘此輩有本等工食每日每人加給銀一
分約束頗易然後議起民夫選能幹有司統之并力幽
作河工自可計日就緒矣一 天時寒暑之候宜乎河上
之役入伏則水發難施至秋則動奔難入唯春月及四
月與九十月乃可施工若不預為區處臨期鮮不悞事
宜行總河總督諸臣將各處開濬事宜及錢糧夫役料理
應分二四工以淮安為口為一工以徐州塞口為一工
以開濬舊河水道分作兩工各以本處道府官董理之
坐名請旨而以往來相度稽察催督責之總理一切停
妥待時而行庶臨期無悞其跡下流如芒稻山塔等處
俟事定後相度續行一 泇河挑濬之工宜罷先臣朱衡
覆勘泇河謂性義嶺有沙礓侯家灣有巨石自梁城以
至馬路灣湖底版石長五百五十丈闊七丈工力難施
費以三百九十萬計勘科議覆今踏勘之費將及全功不
過借湖水以資糧運為目前計耳查泇河起自邳州十
里之下至宿遷之上落馬嶺正中有柳湖周湖連江蛤
墩二湖接濟最便而吕梁以北宿遷以南勢必取資於
河若南北不通開泇奚益是開泇河不能以合黃河工
作 用費甚難支應俟此并力河工請俟後議行合河
大事合照防漕例總河總漕各一并共任其責功罪同論
八月甲寅工科給事中楊所修題河患上奏疏
一 漕運治河者求其無害於漕運而已不必於地方
保有利無害也頃者我皇上軫念河工事急特命漕河
御史崔邦亮會同總河及山東河南直隷撫按等官勘
議諸臣投揭到科謂山東曹縣王家口有迴溜入淮
之勢必欲挽全河而東無逾開王家口已而人言嘖嘖
有謂王家口之開以南則為利山東以為害者有謂河
身從王家口高則開以東必來者有謂山東以撫以閑
于家口為不可故會勘無疏目告病以自明者有謂總
河亦知其不可故持論兩端以築堤建閘為得策以復
今河耗財廢力為多事者於是河南道御史牛應元疏
請詳議不下部覆勘臣懸謂河自蒙牆決口而下曁徐
邳宿遷之間經歷之者豈能盡有利無害哉第當度地
勢視水性為陵運計耳地誠高難以引之東即利河南
豈可縱使當此地誠下可以挽全河而復故道即不利
山東安能從容已此萬臣先國家而後私圖不當各分
畛域王家口誠不可開何不於會勘時明諡可否若之
何輕踐鯀集而議者始從中格謂事體何臣竊為山東
抽臣不取也至於總河皇上既挈全河付之治則其功
不合則其罪果決意見待是即有所在必為天下非之
不顧持兩可之說何為者若曰錢糧無出恐生變夫人
未有自絕命脉斷咽喉者國家即匱乏寧可吝隄防
危河臣受困乎臣竟恭紓我皇上質可事決議所選懷
事之臣簡任河臣假之便宜若轄不得掣陵連疏幾無

公顧不於無事時興工料理為遂延長久十一旦水患
涉見從前悶為起而剔之何及告失罪自上以和衷責
梅往往復審定以往事責河臣務明此雄其覆刻刻冀
事於後或非小補矣　戊午工部以奉旨會勘河工等
事覆奏[illegible]奏聖旨國家興舉大役不辦轉一擇的
河工既前有旨著再勘昨利益疏內又有興河還行與
在河諸臣矢公矢慎務求至當永以不得有分彼此以
妨誤事偏部裏一面處治錢糧以待興作無致臨時無
措　十二月壬子增部覆河工協銀二十餘萬從二百
里此國家非常之役也啟古人流傳之旨允總河所請
今擇日致祭度順柳條以便經理報可

十八　八四一

是年二月河決蒙縣牛入睢從萬永南徙而河與淮
會入洪澤　命戶部侍郎總河侍郎曾如春劉化王家口
三河於秋工告成而單縣蘇莊之河又大決矣
是年秋河淮與泗四潰畜產俱盡矣旅亦更大
是年河決劉隆口山左撫臣建議以天下莫非王土
決南則見北決北則見南河不能兩存也今河槐於
宋金元而遠之一[illegible]負者即以宋為河議毫不得
而河已大治矣河南撫臣[illegible]執議爭之朝堂爰及
諸臣就議議開新河六百里強之北徙大工之役
拯中人之產數百萬家大工之後繼以癒[illegible]者又數

百萬家
是年李公[illegible]奉勅京都[illegible]事時黃河氾濫總河大
[illegible]以罪去[illegible]無成功致厪主上旰食擇
可為治河者廷臣僉[illegible]十數人未允及推公次日命
下以御史大夫兼司空總督河漕乘程趁任蒙霜露
涉風波奔馳千里而達周家口以為惟順下流為永賴
其疏[illegible]先定[illegible]日[illegible]下[illegible]決口下
流故[illegible]為是[illegible]後以
次[illegible]一時[illegible]則[illegible]力[illegible]以為日後經久之
計[illegible]之勢開應
增建滿水[illegible]之患加河滿而[illegible]支

十八　八四

[illegible]未嘗問則又[illegible]之命每一念及心摶股慄寢食
俱廢故不唯力是視事而有濟何敢言功敘陳施為
之略少舒[illegible]肝之憂疏上天子以為然[illegible]慰勞時
公方[illegible]經理更公脂膏已竭時出舉鼎
日夜焦思即稍[illegible]　晉少賜[illegible]部尚書

卷第四十

河水

明神宗萬曆三十[illegible]年[illegible]月己丑工部言山東巡撫黃
克纘[illegible]王家口[illegible]而[illegible]口亦[illegible]落
[illegible]下流不[illegible]下流
[illegible]決之[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從之[illegible]科都[illegible]
總河曾如春[illegible]河工見在[illegible]十萬
兩錢糧不繼恐[illegible]前工[illegible]上[illegible]陵
[illegible]之氣又欲[illegible]工南[illegible]萬之[illegible]河[illegible]之故道[illegible]
上何[illegible]十萬不[illegible]民生永[illegible]計[illegible]日[illegible]程四百

里[illegible]其錢糧[illegible]當先[illegible]碑碣[illegible]司道以下承管諸
官[illegible]其地[illegible]一[illegible]名若[illegible]地方防[illegible]防[illegible]增
[illegible]人[illegible]各[illegible]界[illegible]於後
[illegible]人[illegible]於今[illegible]碑碣分[illegible]功[illegible]明不[illegible]丁亥
戶部[illegible]如春[illegible]河上[illegible]一[illegible]
米[illegible]動[illegible]以[illegible]河人
夫食[illegible]行[illegible]有[illegible]
一[illegible]夫[illegible]各[illegible]留[illegible]
蠲免[illegible]二十八年以前[illegible]未[illegible]在民者[illegible]一下[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民力至[illegible]河[illegible]沙[illegible]之地[illegible]
[illegible]聽河[illegible]會同[illegible]撫按[illegible]補毋致失

[illegible]工作變[illegible]夫役衆多有妨游
[illegible]數難[illegible]名[illegible]加[illegible]停令鼓舞趨事 一[illegible]
己丑吏部[illegible]總河曾如春疏河工[illegible]要三事一亦激勸
見任河工州縣[illegible]分別舉劾一[illegible]河上委
官專以[illegible]不得[illegible]書一員
[illegible]任事例[illegible]以河工[illegible]南京
[illegible]部[illegible]
[illegible]用[illegible]五萬[illegible]發兵
[illegible]從之[illegible]春卒
[illegible]用人之[illegible]河[illegible]力[illegible]閘王
[illegible]不[illegible]六十萬[illegible]之責成

一命[illegible]官[illegible]之工科
[illegible]令淮[illegible]李三
才[illegible]大[illegible]萬分
[illegible]用[illegible]
[illegible]河道[illegible]所[illegible]
名[illegible]部[illegible]日[illegible]河
[illegible]何[illegible]工科右給事
中宋一韓[illegible]用河南巡撫上以河工緊
[illegible]代其河南巡撫[illegible]係河
[illegible]癸丑工部[illegible]可[illegible]
[illegible]令[illegible]河[illegible]山東[illegible]官[illegible]

時[illegible]收入收書一體[illegible]行其藩[illegible]有所批
察撥在稿門何同與并正舊坑[illegible]不[illegible]時祭治從
之 五月戊寅原任川貴總督[illegible]化[illegible]部[illegible]新命上
不允止以河工甚急[illegible]其任 六月癸[illegible]工科給事
[illegible]避[illegible]新[illegible]河[illegible]決
[illegible] 惟以併力下埽盡塞決
[illegible]使[illegible]東[illegible]今[illegible]下流未塞上游已決且
[illegible]大多旁溢之[illegible]前[illegible]新河
[illegible]省之[illegible]決口未[illegible]者
復決何以繼之伏[illegible]而不[illegible]水隄之
後[illegible]河[illegible]何以[illegible]飯通而
復決[illegible]河[illegible]奏明[illegible]促尚未任事[illegible]行申飭上
[illegible]成否未定[illegible]任[illegible]得
[illegible]中未一[illegible]揭
[illegible]可[illegible]復[illegible]決口未盡
[illegible]未[illegible]
[illegible]入小[illegible] 今[illegible]以下
[illegible]而[illegible]河
[illegible]有三[illegible]月[illegible]時也
[illegible]八月則二[illegible]今以[illegible]勢虛[illegible]
亂不可[illegible]今[illegible]入收[illegible]之法[illegible]其餘[illegible]保埽
[illegible]守消[illegible]可也然河非[illegible]久之水也自[illegible]一

穴不過三四日從落矣候其水勢[illegible]落[illegible]有可乘合用
張任[illegible]搶築[illegible]堤之法[illegible]水漲復上可也
至於[illegible]堅堤[illegible]以下水[illegible]散決口[illegible]難待塞而
堅城諸[illegible]其今決口也[illegible]為力
也今[illegible]此時合用[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也
以殺其[illegible]上[illegible]
中[illegible]下[illegible]有[illegible] 不行決
而舊河[illegible]以塞[illegible]之策[illegible]今日[illegible]新[illegible]今日
所[illegible]不[illegible]諸[illegible]依舊[illegible]河
分派[illegible]以[illegible]全[illegible]今[illegible]河
行之 [illegible]事[illegible]中[illegible]以[illegible]
仍[illegible]今之治[illegible]者[illegible]
莫[illegible]盡
水[illegible]散漫則淤
[illegible]從奔騰而下
[illegible]以[illegible]黃[illegible]決者也
[illegible]上[illegible]之
[illegible]者[illegible]見
[illegible] 九月戊申[illegible]任總河工[illegible]為
[illegible]一子入太學[illegible]部給事
[illegible]河決[illegible]東
[illegible]同[illegible]又

民疏請治其罪下之所司（[illegible]）

是年河決歸德都御史曾如春議北河引河入淮時管渦口當決歸德時所害地方不多時議皆欲勿塞山東河南二中丞議亦不合廷推即以河南中丞曾如春為侍郎總河不使人有異議也（[illegible]）

是年河決蘇莊衝入沛縣太行堤灌昭陽湖入夏鎮橫衝運道（[illegible]）

曾如春治河力主開黃家口傾六十萬金竭智畢慮既開新河雖深廣其南反淺隘故水不行所決河廣八十餘丈而新河僅三十丈不任受或告如春曰若河流既回勢如雷霆藉其自然之勢衝之何患淺者

之不深如春從之令放水河流湍下皆泥沙[illegible]勢稍緩下已淤平矣[illegible]留縣堤沛開如春[illegible]之鑒事畢（[illegible]）

明神宗萬曆二十一年二月乙卯戶部尚書趙世卿言河工用元宜動支徐州分司庫貯商稅并[illegible]價銀四萬[illegible]二百三十八兩為濟從之　四月庚戌工部[illegible]黃河[illegible]河議於堅城集以上開濬引河由下流多通復分六塞[illegible]加河業有成績加成兩濟可藉矣至於[illegible]何以拯救元元繼樓莊[illegible]樓二路而水勢多殺既可以移[illegible]之患又不[illegible]山之城行所無事莫善於此自今開浚分黃兩

[illegible]並乘兩[illegible]除蘆課五萬[illegible]行南部查發外其所望漕[illegible]馬價等銀乞敕各該巨工[illegible]速發以濟[illegible]工急之　八月辛丑山東巡撫黃克纘言自河決蘇莊[illegible]黃水[illegible]寧[illegible]外即成[illegible]單[illegible]人夫物力[illegible]取足於該[illegible]州縣必夫加[illegible]格改折是控之[illegible]民集免丁口[illegible]分別[illegible]亦言[illegible]田[illegible]十萬石并留撫按贓罰

[illegible]戶部[illegible]大學士沈一貫等言[illegible]河[illegible]役必[illegible]今[illegible]撫李[illegible]克纘[illegible]人[illegible]移[illegible]東[illegible]又[illegible]進[illegible]大決在[illegible]民生之昏墊[illegible]可已入魚[illegible]其[illegible]不必盡東也[illegible]東而昭陽湖不必任受也即東

交石李家口不必盡南也先年張秋之決其殷鑒矣乞
遴點熟河大臣以資防禦謹題請旨 癸酉附近[illegible]
天右僉都御史曹時聘為工部右侍郎總理河道提督
軍務 明神宗實錄

是年秋八月河決朱旺口及太行隄數處民舍漂沒
河渠志 載河從年溝始定 [illegible]
[illegible]知河內縣時河決朱旺役夫多死者應泰設
廬舍廩飲食作止有度民歡然趨事治行第一[illegible]河道
工部奏事 [illegible]

明神宗萬歷三十三年正月乙酉總理河道[illegible]
尚書[illegible]李化龍奉旨查勘兩年河工[illegible]

[illegible]年之[illegible]後[illegible]之失[illegible]
之[illegible]培[illegible]不[illegible]
決[illegible]之也[illegible]決南
[illegible]水數日[illegible]口
之[illegible]何道自此[illegible]不如[illegible]之
[illegible]隄防不[illegible]
[illegible]門防[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亦有不相[illegible]
[illegible]外見在郡中[illegible]
[illegible]許仲譽知[illegible]一松相應分別[illegible]
省年來緩於隄防急於挑濬及至隄壞水溢乃不引[illegible]

於[illegible]堤之不力而且委罪於後河之不深則何不取河
勢觀之也河[illegible]自曹縣以下[illegible]入張秋之路南岸自
虞城以下無入淮之路惟是[illegible]來運道由徐邳以達鎮
口故河北決曹鄆豐沛間則由昭陽湖出李家口而運
道溢南決虞夏徐邳間則由[illegible]口及白洋湖而運道
[illegible]成白直隸以[illegible]以[illegible]百六十里之淤
[illegible]二百六十里之[illegible]後黃河在山東直隸
則能保運道之命脈者寧多猶朱旺口以上決單則單
為沼決曹則曹為魚與夫[illegible]徐邳魚碣數十萬生靈
總繫命於運道之一線則隄防亦何可緩也至於中州
有更重者荊隆口銅瓦廂等處皆入張秋之路也孫家

[illegible]等處皆入淮之路也[illegible]不守而北
[illegible]哉故隄防固
[illegible]必順流不同而下雖通行上必旁奪此
一[illegible]之而行[illegible]議者[illegible]水行隄北
則[illegible]昭陽湖不能容小水且[illegible]分隄南則
[illegible]不能容水[illegible]之事
[illegible]之隄[illegible]南者自如大安
[illegible]由苑
[illegible]四尺北高
家樓[illegible]
南下[illegible]可知矣若水入新河[illegible]分行[illegible]伏秋暴漲
[illegible]而[illegible]趨上哉故上隄誠守

則河必在朱旺以上下亦其自然之勢也又村[illegible]滑之
足患也仍潰之道原爲失隄者進罟之地乃其弊也人
[illegible]人力不齊也被失機逸迴徬變其者特陰陽之
[illegible]之惟以求兩合卒使河[illegible]於[illegible]
[illegible]於多[illegible]以不明於地勢[illegible]而[illegible]
[illegible]也論兩自開歸東至徐[illegible]不[illegible]之地
[illegible]必無不守之人[illegible]官必
[illegible]河[illegible]同其[illegible]在地[illegible]必[illegible]河司道
[illegible]人人在[illegible]自不得分[illegible]人人[illegible]自不
[illegible]以[illegible]分功[illegible]
[illegible]治功事[illegible]如[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卷四　九

[illegible]各[illegible]不[illegible]治
月[illegible]部[illegible]史
[illegible]四月[illegible]
[illegible]自二十[illegible]年[illegible]口大開[illegible]城集來
[illegible]而蘇家莊大決則今河北徙[illegible]論
[illegible]地[illegible]者[illegible]余入[illegible]之田
[illegible]環城之水高於城者一二三尺[illegible]防[illegible]
埤[illegible]者[illegible]之通
[illegible]不得[illegible]以[illegible]數[illegible]封一
朝[illegible]今[illegible]今
歲[illegible]事又[illegible]不爲[illegible]處[illegible]從之　六月

[illegible]一韓言今日工程所稱勞費無已者無知
[illegible]河人[illegible]扶[illegible]四瀆莫敢望焉
前代[illegible]避其害我朝兼收其利所謂[illegible]者便漕也所謂
害者蓋徙也河之爲害所從來久遠[illegible]爲利者人
力[illegible]之[illegible]是河決蘇家莊入昭陽湖夏鎮以[illegible]
爲[illegible]者[illegible]可避[illegible]力以[illegible]私之
[illegible]費[illegible]一年[illegible]不減治河[illegible]亦既
[illegible]復[illegible]從[illegible]韓[illegible]從河[illegible]長老
之議[illegible]河[illegible]今[illegible]河北趨
[illegible]洪[illegible]河[illegible]口[illegible]以異
於[illegible]如[illegible]年[illegible]河

[illegible]卷[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故事
[illegible]今[illegible]視河
[illegible]河[illegible]衛尚
[illegible]河之
[illegible]合[illegible]河[illegible]祇
[illegible]形[illegible]若以
[illegible]不[illegible]必不[illegible]
[illegible]者[illegible]不[illegible]令[illegible]
[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令河[illegible]其
中[illegible]不能[illegible]太行獨以一線
[illegible]令[illegible]大[illegible]之精

小小吏有竭蹶之忠勇猶不能保前人以艱難成之後
人以容易失之豈不可惜分黄黄水守隄潰河之情形
亦既可睹矣泇河既罷則宜急復濁河使河歸正道泇
河閘猶存正相生[illegible]而[illegible]斷利兩利俱存一勞永逸
[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路猶不斷既乾未已將使河泇
又以勞費[illegible]終又甚不可惜且河之性[illegible]生潰豬生[illegible]
今河淮治[illegible]矣衆[illegible]伏秋已至霖潦奔發[illegible]
自[illegible]人[illegible]可遠[illegible]沛之[illegible]移[illegible]魚濟[illegible]如先年浸
[illegible]水衝衆秋[illegible]道日中斷[illegible]謂何得
無[illegible]乎[illegible]害[illegible]也况其於北[illegible]往[illegible]黄[illegible]失守
大司空落職可爲炯鑒矣今其故道尚在也假令走買

曾河[illegible]橋[illegible]日天幸倘如[illegible]日蒙墻之決潰沙固
趨[illegible]淮泗之門滿[illegible]患且上及陵寢億萬年王氣
謂何得[illegible]慮[illegible]大抵河道有全局治河有正經屬斯任
者[illegible]以[illegible]當議以公猶[illegible]以[illegible]付之身
任以[illegible]智慧之[illegible]廷而以公[illegible]之大夫則其分
也[illegible]力[illegible]有不[illegible]其[illegible]力既竭[illegible]而[illegible]正
[illegible]可也[illegible]力[illegible]而[illegible]
[illegible]難[illegible]以決淮上成則[illegible]
[illegible]或人[illegible]其心觀望則人[illegible]
其[illegible]一於是乎則臣等識過慮
顧河事而[illegible]如此矣今何不以憂而以賀也泇工未

成按[illegible]加四品服俸泇工未竣又進太僕寺少卿咨
未[illegible]不已而再何太急也其無乃職業之內而
有市心都人士有[illegible]家口[illegible]以下守相實
監督之下流未暢[illegible]識[illegible]守相
何不爭執是[illegible]尚有伏[illegible]異數[illegible]來[illegible]聘
割不息有後[illegible]交[illegible]遭[illegible]所議泇
河事宜猶未[illegible]之速也[illegible]不可
不[illegible]議[illegible]及回空無[illegible]後請宫
[illegible]實[illegible]功自[illegible]之[illegible]河[illegible]寄大
河未得安[illegible]前
河淺[illegible]日[illegible]者收功於

[illegible]入不報七月壬子以
[illegible]甚
[illegible]速修[illegible]八月癸[illegible]
[illegible]一決全[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兼今
[illegible]其勢[illegible]也臣[illegible]奏錢親
[illegible]等處上[illegible]家口新[illegible]之壩下[illegible]口北潰
之流[illegible]變地形[illegible]水勢[illegible]於沿河故老以求所謂
[illegible]之策[illegible]知[illegible]之大[illegible]者三而機之不可失者二
[illegible]水[illegible]下[illegible]所[illegible]上[illegible]所[illegible]下之往也
[illegible]而且[illegible]上之水也[illegible]而不[illegible]今河決[illegible]溢乎

地[illegible]踏陽[illegible]下流日漸水之出李家口者日漸微
緩勢不得不逆而上溢溢於南則孫家[illegible]皆入
漲之故近[illegible]已塞而無處於陵溢於北則[illegible]
[illegible]致[illegible]役已成而無處於運
[illegible]其地益卑其勢益[illegible]其挽回益
[illegible]謂[illegible]此魚[illegible]等處而無處於民此一者[illegible]知
[illegible]之不得不治也[illegible]之
又[illegible]自王家[illegible]以達[illegible]河[illegible]
[illegible]流直下流以出小河[illegible]有限[illegible]後甚
[illegible]長河上下[illegible]又[illegible]者
[illegible]而下清黃並行沙隨水刷河底日深河崖日

[illegible]數十年所未有也河而集水歸徐宿又有地昔
[illegible]之事皆[illegible]者一蓋以水爲歸出
[illegible]此時[illegible]先當[illegible]而不治或治而
[illegible]以[illegible]功[illegible]費可
[illegible]各[illegible]心[illegible]力[illegible]河之中路
有[illegible]一股北股出濁河南[illegible]惟南股
出小[illegible]橋地形卑下其勢[illegible]一下四百丈
合[illegible]以闊四十丈以至二十丈不[illegible]一丈五
尺[illegible]四[illegible]六十九萬五千有零用夫六萬名自
千[illegible]日[illegible]完水由小浮橋徐城[illegible]當其[illegible]誠
[illegible]以分其勢復用石砌護石隄以[illegible]

[illegible]倘及是壞工
[illegible]八[illegible]萬[illegible]及[illegible]備錢糧之資
已[illegible]令倉穀[illegible]括已窮且[illegible]河南[illegible]者
縣有天災之苦[illegible]耗臣
等[illegible]之毀又人能爲
無米之炊惟有[illegible]工[illegible]在別
部約該六十萬[illegible]萬
之數懇乞[illegible]於今[illegible]九[illegible]定
本[illegible]
[illegible]入伏以來黃
[illegible]尺不[illegible]又爲魚臺

[illegible]達即有[illegible]
[illegible]邪[illegible]留中
[illegible]大[illegible]
[illegible]以八[illegible]萬[illegible]分之[illegible]
[illegible]外部科臣
[illegible]二十
萬[illegible]及[illegible]司
山東[illegible]便宜取
用均足八十萬之數各[illegible]以濟工
[illegible]河諸臣即當刻[illegible]用收全功得[illegible]黃河北徙

南陽運道被灌大挑麥旺口舊河使水歸故道費用浩
大各部原當協濟雖帑藏處處空匱但此亦不得已之
役所宜應付亦難執例吝惜今次户部可勉從工部之
議如數借給若漕糧必不可留亦須設法處足與他其
兵部淮揚馬價及南京兵工二部役糧俱著如數借給
寧於別項撙節毋得自分彼此以致[illegible]擱誤[illegible]等
事俱依擬著會同各撫按便宜從[illegible]行刻期興工毋輕
縻妄費（明神宗實錄）

卷第四十二

行水金鑑　卷第四十三

河水

明神宗萬曆二十三年十一月癸酉原任總督河道李
化龍奏臣恐不肖蒙皇上拔以總河之任以其年七月
[illegible]八月視事至次年七月丁艱今年二月旋里中
間開迦河二百六十里行運一年計船一萬六千[illegible]以
上[illegible]之運事視往年更早二月已經巡漕御史及河漕
二臣具疏報竣臣以為可告無罪矣近見兵科
右給事中[illegible]條陳河事[illegible]及於臣[illegible]以少臣
者[illegible]說者[illegible]總之棄黃不治致失行限而已其意在不
[illegible]開迦分黃費亦不少借力以挑黃河則一了百了河
[illegible]迦河又當不[illegible]河即不成但棄迦而守[illegible]亦何至失
[illegible]大臣何當[illegible]息致忘[illegible]是當年時勢有難
以[illegible]與大丁者當前總督[illegible]估大挑計費一百四十萬
今[illegible]大動至一二十萬役時現銀尚不數萬工何敢即
[illegible]人役之後僱夫數萬民間視挑河如[illegible]又何
敢即興[illegible]使有銀矣有大役開[illegible]之[illegible]運以一年計遠
以[illegible]再[illegible]以中年計而運[illegible]不能待矣[illegible]則臣其
敢[illegible]黃[illegible]固必不得[illegible]也[illegible]非[illegible]迦勢固必不得已
也[illegible]迦非[illegible]可以代黃也以一百六十里之安流代
二百六十里之[illegible]險[illegible]入[illegible]運[illegible]兩月而運[illegible]即
謂之[illegible]年[illegible]利[illegible]今之[illegible]河者多以南陽之[illegible]不

知泇成而後可慮者止此百里之漕泇成而後為漕防
河者止此百里之間耳以連年之物力連年之事變相
提而論泇發不過開河亦不即成河既不即成隄亦不
即保從使河成定隄保矣黃水之泥淤壅擊而李家口
之漕尚費挑濬兩河之故道雖復而徐邳間之淤淺然
險已見矣濟徐邳上下數百里之漕皆可慮也泇成而
漕有所恃乃敢少以治黃用以休養民力得以稍息少
定驗之再歲人耗則泇不但為黃代漕亦可以黃助治
也此臣謂泇之急也泇由就而臣猶慮以不得復治黃
矣[illegible]憂之後行河以時不可失之疏有[illegible]可估計河
工之疏臣何敢自忘黃河哉向非丁憂則一年開泇

[illegible]卷四十三

一年挽黃運[illegible]以[illegible]河亦可成何至煩言官之評議耶
至於行隄之失[illegible]泇工無預泇河所代者夏鎮以南
之運道行隄[illegible]此若當時遷羅泇工而盡調官夫
以守一隄未必有隄[illegible]以無漕覆溺事者且在夏鎮以
南何暇及南陽哉且自三十一年七月河決蘇家莊獨
水壩是日即決[illegible]水隄又一日即決沛縣四鋪口
太行隄蓋[illegible]未[illegible]大行從沛縣者在河[illegible]者在
水其中已失[illegible]忍人[illegible]分黃之後全
河[illegible]南行故[illegible]之漕是[illegible]不澇今年之災則以全
月大水全河[illegible]何與[illegible]大使行隄無三
[illegible]失[illegible]以成河使無三十二[illegible]

年之災則未旺曰之分河可以成河乃[illegible]所失而河再
不成[illegible]天下有人自臣職司行河今按估地罰治
各官乃議[illegible]射的矣臣所
以[illegible]臣[illegible]使圖成之心夫豈泇分黃
[illegible]
工[illegible]故[illegible]以[illegible]之急[illegible]國家
有[illegible]萬錢糧為地方省數十萬[illegible]全家
之秋[illegible]虎臣之遲[illegible]良苦矣
泇之成早故臣得以二三十萬成前估一[illegible]萬之工
[illegible]不得以數萬成今估七八十萬之事蓋
[illegible]人也所不能者天也臣實不職無所逃罪伏

[illegible]卷四

[illegible]以[illegible]人言然後下工部覈
行[illegible]之當於治[illegible]是否有合機宜臣之急於開泇
是否[illegible]行隄之失果否起自臣[illegible]
[illegible]天下[illegible]必能知之天下後世必能亮之
臣[illegible]地[illegible]下工部覈議夫約[illegible]
以[illegible]萬之[illegible]而不能浚以今估七八十萬之
效治[illegible]以強[illegible]未[illegible]於河伯而不能以造化之
[illegible]而河日[illegible]從[illegible]
[illegible]於其後[illegible]力[illegible]勢為難
[illegible]為運道計[illegible]於[illegible]多今錢糧
[illegible]大[illegible]與工[illegible]事諸臣同心協力

□成績□□也得旨頃年河工未成祇因財力困詘有
難措手所以前功未竟今已措處錢糧著河道各官上
緊用心疏治務同心協力底於成功不必多滋議論無
裨實濟　十二月庚戌工部覆河道總督[illegible]條議
大挑事宜一處錢糧[illegible]各[illegible]勢難辦[illegible]應咨
[illegible]督撫按不拘庫貯現征錢糧各照應募夫數暫借
應用役各項經費到日補還一募夫役謂烏合之衆漫
無統紀勢不得不借力於有司議派山東募夫[illegible]萬河
南六萬江北四萬聽各司道酌量均派[illegible]印官親押赴
工督催[illegible]其庫獄城池另委佐貳官看守一應稽核
謂河工錢糧以十分爲率五分貯之山東三分貯之河

南二分貯之江北各委府佐一員專司支放凡應給工
食聽買物料[illegible]該司道核實出給印領赴各巡按衙門
掛號存案另委推官一員隨事稽查十日一報工完之
日聽按臣委官查核造冊奏繳一儲薪米謂夫役雲集
米價必至騰湧議借山東司庫銀三萬兩河南司庫銀
若干兩分發州縣收買米[illegible]運赴工所再按夫數百
名[illegible]米[illegible]以供炊爨[illegible]人情聚則必爭[illegible]
[illegible]之後人[illegible]夫[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一動[illegible]地[illegible]河[illegible]

之違年水旱凋敝已極議將募夫州縣本年見征錢糧
有留者破格蠲免起運者停徵一年其挑土覆壓民田
額稅照數豁除一明激勸謂在工各官募夫辦料運餉
督工塗宿河壖披霜冰雪非破格優處何以示勸議事
竣之日將府佐州縣正官已有恩典者於推陞行取之
[illegible]年未有恩典者特准給與其佐領等官照例
一體陞敘省祭[illegible]等官[illegible]帶者[illegible]加賞犒[illegible]以
[illegible]仍通免雜泛差役一[illegible]上[illegible]謂[illegible]已
[illegible]東下[illegible]之河[illegible]放水
之[illegible]行[illegible]王家口曹家
[illegible]之小宋集蘭陽之銅瓦廂祥符之張家灣[illegible]之

伏秋防守更宜加謹其最險要者王家大壩黃壩新隄
皆須溜[illegible]行之處合行管河各官各將[illegible]地[illegible]料集夫
嚴加[illegible]在[illegible]不得時刻懈弛俾皆依議行　戊午工
部[illegible]可入[illegible]總河大挑之役業已奉旨興工矣緣朱
家口二股[illegible]係黃河中路北股出濁河者[illegible]南
股出小浮橋者地形卑下可因就下之勢[illegible]復已湮之
故道[illegible]徐州之[illegible]正[illegible]水不旁溢[illegible]
[illegible]東注[illegible]者黃[illegible]之[illegible]爲泗[illegible]濟運
護陵[illegible]成[illegible]人[illegible]利臣余[illegible]建議謂
[illegible]上流[illegible]下流分水導河有關風
氣[illegible]大都爲陵[illegible]甚恐夫河臣既已躬親

荒度尚謀僉同毅然建必然之書嘗其扭日前之見而
智不及此而科臣周諾博訪有概於中穆然抱根本之
思故寧設為不必然之慮以佐廷議總之南股向係行
水之路況在趙家圈北距陵千有餘里其間無其磚岡
尚單存稍事人曾經勘所可慮者挑浚不如法水不東
而南耳備工力能當深闊合式放水之後直達徐邳恐
亦不致南奔錯叙何龍脈是在河臣鼎爲之防其於
科臣詳掖之議同相合而不悖乎合咨總河覆勘果未
可有段只每婦硐径如前議疏浚引水東注於南岸
倍加諸築勿令役消致干王氣仍將下流分水之說再
行詳酌務求至當以底成功從之 明神宗實錄

是年總河侍郎曹時聘題準大挑朱旺縣河南山東
直隸丁夫挑濬內黃城集出徐州小浮橋河長六萬
丈至明年工完於是河回故道民生其安時聘鋭意
挽河於是復請於朝發部寺漕折馬價等銀八十餘
萬以冬十月興工自蘇莊至徐州幾二百餘里恐州
縣正官受役分地而濬之州縣官急欲竣事其私派
夫役謂之跨夫河在碭徐州之上有八九里許未
及濬而蘇莊通流四十里淤忽從地下穿入新
是震撼東下不循故水也淤塞之門處和硬塞洼沮
淤於新河之外三四十里然大勢已定可以隄約東
之而魚沛單濟今年免於大河民免魚鼈矣未

一及論功行賞竟以憂去 明河全書
是年秋七月工兵梁河總給事中宋一韓論前總
督李化龍加河之罪不報 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三十四年正月工部尚書刑部右侍
郎沈應文言挑河之役一省自官總計五萬衆鮮
築河而所需原估王費八十萬奉旨發給六十五萬
者八部撥七萬戶部撥大工萬五千南京兵部十
萬工部直欠馬價柴值抵去五萬南京工部萬兩
以應天等府拖欠匠班織造等銀抵數均派漕直省
二十萬應天該銀七萬二千兩自有奇巡撫周孔教又
以災民乞免而銓部事例復因酌議延閣致令河臣望

金無策乞下所司將所欠之銀未足之銀應補應補
者俾今速完河工以濟急用庶免他虞上嚴旨命該部
馬上移文南京工部各省直撫按照數措發不得
再行爭執事例出於不得已其速議行 二月甲寅河
南撫臣沈季文奏頃者大挑朱旺口河南出夫六萬外
加跨夫十二萬食用甚夥恐臨期缺食况二省夫役獨
集一方河上米價每石銀一兩錢二分各夫工食幾何
而能堪此合將留歸二府道所河工近所州縣應解臨
德二倉麥折米扣留一萬石以救目前即扣河工銀八
千兩扣解戶部以償米價從之 四月癸亥大挑河工
成自朱旺口達小浮橋延袤一百七十里渠廣深築

隄高厚濬流復歸故道用衆共五十萬費金錢八十萬而自十一月至今五閱月而功成河道總督曹時聘上疏額詔請建祠賜祭以旌河神破格錄征以酬力役旨從之　六月己亥郭暖樓人字口河決北股至茶城鎮口直隸按臣黃吉士曹臣陳宗契疏聞下部覆議署工部侍郎沈應文言朱旺而上徐州而下舊河甚關悉百丈以至一百丈今所挑新渠寬者不過三四十丈耳廣狹相懸吞吐不及勢必盈漫龐家屯丁河臣原題量挑以分殺水勢昔雖有郭暖樓之潰甚漲所衝決非決裂而不可收拾也目今行南股者十之七行北股者十之三滔滔大勢仍趨新渠且壩工止留六丈官夫雲集

行水金鑑卷四十三　八

畚鍤方施待衝刷稍廣水勢必殺數丈決口直一鼓舞之力但兩股並駛勢不兩強河性變遷淤塞互易且出之水不獨蕭縣楊家樓一帶上下四方亦皆有之轉盼伏秋寧無橫決則大河南北增築新堤修補行縷不可不豫也全河既已東注惡溜必平今雙溝樽堤之險未夷梁閘不暢上流終梗明歲漕艘可又於治黃之後而盡由加于是在河臣嚴飭各屬度始厚終以收一簣奏旨河工垂成尤宜萬分加謹著河臣於應塞決口相機堵築剋期不爲中制不責近功務保萬全方稱竟局如蹈前轍不爾貸也　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三十五年四月壬子河道總督曹時聘以黃溜畢掣上壩潰決宜責令參政顧雲鳳等戴罪修築章下工部　八月壬寅河道總督曹時聘以河工告竣請敘勞績以勵臣工事下該部吏科給事中姚士慎疏曰臣惟國家有不可爽之爵賞人臣有不可冒之事功往者蘇莊河決河臣議大挑朱旺口使水歸故道用帑金八十萬然朱旺之役甫竣而彭家樓之決旋報即云築塞新功舊料可藉然皆照家積蓄安知今歲塞責明秋泛漲不又為彭家樓之續也且河上之役丁原下限廣處容有當其甚若罪大殺人潰決則驀然驚騷受其罰退成則高牙大纛享其功往昔大決故議大挑大挑故議大功使河再決而再挑再挑而再議功是歲

行水金鑑卷四十三　九

歲敘功無已時也先是巡河御史黃吉士查勘回奏亦言臣親見役竟蘇家以閘築因挑北流而使東注河臣焦心兼收各策只尚未嘗不慎謀未嘗不臧也第可惜善後未易剋束去歲蟻城放水即有人字河之溢今歲勘閱正值秋水泛漲四望瀰漫楊村集以下陳家樓以上兩岸隄岸衝決多口徐屬州縣猶為昨決而蕭碭又害更深近奉勘後黃堌口復決累經築塞昨日非久而趙家圈壘十新成淇水臨今勢甚危急工程繁多未更徹漫不可稱今功自古上之隄出而最者特起工科給事中孫善繼又上疏曰臣按臣等疏內云蟻城放水助宦人字河之溢又云楊村等處衝決多口蕭碭縣

河爲臣陵又云河身旁決衝田廬不可以稱全功臣
谷嗟歎息謂當事者不知何如責躬乃亡狗而敘功之
疏至矣夫豐沛蕭碭死者長爲魚鼈生者又無居食以
皆勢皆弱之處而決地平天成之績無論固與何以僅
不可徵即反之於以來成案卒河臣得與以爲治已
來運道無梗功又可朝夕議乎不思直口以下之患即
不治未嘗妨於運直口以上之黃即治何嘗涓滴有
濟於漕一二年所爲支吾苟完運務者惟泇河文帶
水耳夫泇非能自爲泇所恃者泰山諸泉之助而沂直
諸河之來也今歲夏前稍稍苦旱沂直諸泉即無以潤
泇而泇告急黃漲則漕泇泇格又誰濟乎故治河如治
病病有緩急治有標本專事泇以爲標而忽治黃以爲
本非計也今謂徐邳之間水多淤淺操舟之險比於經
門漕黃故道流斷未淺閘岸判頓卒難整理爲此說者
皆但日前以泇爲急耳如泇不足恃漕運告急驟而閘
之豈能及乎宜乘此冬春水涸起古洪閘抵蕭家閘大
加挑濬堅築隄岸以復故道錢糧取之歲修工程假以
六月即雙溝蕭家淺則謂以濟[illegible]閘月河以避其險何
不可者又云今之[illegible]
宋直口溜[illegible]一船挽拔[illegible]數百人[illegible]尾而上前船[illegible]
則後船[illegible]
以下[illegible]人長[illegible]水

出漏野沿天緯路窮絶糧運稽遲實坐於此故欲免直
口之危莫若巨梁橋東西開闊丈餘以殺其勢欲免暑
淺之苦莫若頓家閘上下浚深數尺以濟其淺欲免守
淤之備莫若修[illegible]口以東使水歸浪店閘以避其
害蓋總一河也自徐州以上必南不害陵北不害運中
不害民如是者功成邳州以下必我欲漕黃則黃欲漕
泇則泇我欲互用黃泇則黃泇互爲我用如是者功成
功成而後議敘則敘不濫敘當而後議酬則恩不濫如
竭有限之財驅重勞之民假便宜之權需歲月之久而
東衝西決有如漏卮方河臣飲冰之時奈何爲河漕遽告
成之會乎疏上而廷議益遠久之不得論功　十月戊
辰以河工告成紀錄管河各官敘顧三岡罰治兗州同知
許仲譽從輕督曹時聘請也　明神宗實錄
是年河決單縣東南水勢洶湧灌入城北四十里一
望汪洋民舍漂流　山東通志
是年五月大雨雹雷雨皆八淮交益田廬淹沒　肅寧縣志
明神宗萬曆三十六年二月庚申工部右侍郎劉元霖
題黃河之難大治自昔苦之[illegible]因蘇莊水決河臣議挑
朱旺口使水歸故道[illegible]工完遵例奏報本部覆行巡
按御史查勘去後茲據按臣黃吉士勘報謂新河告成
南陽魚臺等處其功實不可泯獨楊村集以下陳家樓
以上河身旁決徐屬受患不可以稱全功欲俟三年新

□□無衝決不大陛損又據河□跡謂楊村西下陳家
淺石上地形卑窪自衝一□母廻伏秋不無溢岸決亦
河性之常總不出長隄之北然賡之□於是利□□善
選姚士宜各有參疏未奉明旨□□□按臣勘閱當伏
水泛漲然滔滔東逝會歸于隄塞既閉無侵南陽水患
亦去此其丁成大較亦可想見已□臣論功議不可緩唯
其疏役不無少得是在□□□□乎至科臣議其繼疏
謂漕河不可常恃議於吉洪閘稍濶寬閘大加挑濬堅
築隄岸通舊運河以接黃河於伽溝馬家淺出月河以
避跌溜此兩利俱存之策謂泇流尚多遺策議開巨梁
橋以免直口之危淺頓□閘以免□淺之苦築隄王市

口以防暴漲之衝此近之士紳泇之計然該省又謂加肯
蓄而束浚黃善徙而難於□□加河屢拆已定閘壩已足
不為旁洩而後及黃流無他虞此當另行河臣從長勘
議者上俱是其議　八月己未陞應天巡撫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周孔教為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　十一月
乙未工科都給事中□□□□□□總河周孔教工科
摺選□□□□□□賜□□□□
明神宗萬曆□十七　二月辛丑總督河道工部尚書
曹時聘卒 明神宗實錄
萬曆三十九年□月河決狼矢總河都御史劉士忠
分中河郎中□□小淮徐道袁應泰築塞之明年春

工竣 □□□
明神宗萬曆四十年九月丙辰吏部□河道總督劉士
忠言黃水□決徐州□□隄去□百八十丈□□□隄口
闊一百四十丈□□隄口闊四十丈柴林鋪□□□
十里正河悉為平陸邳睢河水陡耗司道議開韓家壩
隄外小渠引水歸河由是壩以東河流漸□可通舟楫
大約挽回水十分之□唯□□宇□口□淺改為版築請
留徐邳□宿□□□□河□□□□□更覲其□□河事
從之　十月□□御史田生金□□□□邊患河患孔殷邊
臣河臣□□□三山口決□□□□□若干丈矣乃河臣
劉士忠疏不言海沒人民居合幾何作何查□而第曰

無傷於泇無□於運而已□□□□□□□之衝其民皆
栗居山嶺者□□開河隄夜決逆東一帶不知幾千萬□
合與□□下　奏報□徐徐然□挽回之有機修韓壩
為天救非唯不仁亦不忠矣請賜罷斥 明神宗實錄
是年河決徐州三山水灌睢寧等處出白洋小河口
入黃總河都御史劉士忠□中□□道吳大山袁應
泰開挑引水河□□□□年塞之 □□□□
明神宗萬曆四十一年正月乙酉總督河道右副都御
史周孔教卒孔教臨川人萬曆八年進士□□品未任
子□一增　七月庚寅大學士葉向高疏言河道為南
北□□漕運命脈河臣劉士忠既己予歸一切河務無

人料理所當與各省撫臣亟爲點用者也上報可　九
月庚申總理河道工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
景元卒景元大名人嘉靖進士以守制未任 明神宗實錄
是年秋七月河決邢家店口坡南背淵 徐州志
明神宗萬曆四十二年正月戊寅南京工部右侍郎吳
桂芳改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
提督軍務　七月己巳南大理卿劉士忠　士忠華州
人萬曆二年進士忠以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開復
二山河陝南大理寺卿其總河時曾以擒獲海洋倭寇
功賞金綺 明神宗實錄
是年六月河決靈璧縣陳鋪入冬於平河流復故 南

宿州志
明神宗萬曆四十三年正月乙丑先是徐州黃河繆隄
決口二百餘丈並隄決口一百七十餘丈先後河臣戒
欲估計應動錢糧約諸築塞或欲濬正河以便水之歸
則下流以便水之出屢經奏聞是時管理中河工部郎
中吳大山淮徐道副使袁應泰舒可名官以次挑浚二
山坎河湖築遙縷各隄計一萬二千餘丈用人夫四萬
七千四百八十六名實用銀八萬七千一百餘兩然不
煩內帑不派里甲較諸原估尚省銀五萬三千三百有
奇總督漕運陳薦疏列故勞各官以聞下工部覆　二
月乙酉淮總河侍郎吳桂芳回籍調理病痊奏薦起用

仍論河工甚亟不可缺員吏部以河推補　五月庚戌
工部侍郎林如楚覆督漕陳薦疏稱黃河所恃惟遙縷
二隄可爲東水歸漕之計邇因黃流役煩自徐州以下
各隄單薄河臣計地七百八十里科估九萬有奇議動三
府正銀佐以永石餘銀足裏云舉而又責成於府佐州
縣正官畫地分工先從今靈睢邳四處工完而後及於
山陽隄工在於一勞則於大並其分治省決其要終必
實計經所辦分丈尺以專其責核府實以要八成明賞
罰以儆其惰於所委府州縣官卑效息爲誠補前議所
未備而於河務深有神者也上是其言　四月甲辰協
理京營戎政兵部尚書舒應龍卒應龍全州人嘉靖壬

戌進士萬曆二十年工部尚書總理河道尋回部管事
加太子太保歷兵部尚書乞歸卒於家 明神宗實錄
是年河決狼矢溝工部郎中王命禹督塞之 江南通志
萬曆四十四年五月河復決狼矢溝水由蛤蟆周柳
等湖入泇河出直口復與黃會運河入口迎溜辦艱
總管河道陳薦檄以河郎中萬日久開將武河等口浚
水一濟後一年決口新長米沙河復故道總河侍郎
王佐加築月墻以爲保障　是年八月又決陶家店
張家灣水由會城大隄陳留等處入亳州渦河　本管
河道總督命河南管河道全良範管河司知徐可大
挑河挽水本年冬決口漸平加築大壩河流漸復

明神宗萬曆四十五年六月丙午工部奏河臣自劉東
星督任往後若夫俞編歷今多年河渠漕則陳薦久已
疏乞今時今且去旨致仕上親賢政下有玩心有事恐
難保方決裂有謂自清河口上達濟寧以迦黃兩道皆非
臣事安瀾者有謂河決清河則全河之水盡漫於四野
淮揚間者有謂自徐至邳宿險阻艱難舟多滯留者甚
至呂梁至沂至險之處茨於泰棠河泓此於漕道為梗
事在轉運之人漕河尚缺總理得人治理漕戶部催請
外伏望皇上即簡走部原議將河臣王佐陳薦議
點用一員令其剋期赴任視事俾統馭乎而經理常周則

河流兩可無虞矣　十月丁丑陞右副都御史王佐
為工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　明□□
實錄

是年大水河決狼矢溝逕東北各鄉村呂梁洪水乾
徐州志

明神宗萬曆四十六年四月庚午以河道總督王佐
奏河道總督任治河以節省為智不求實效如狼矢
決口不可不塞黃河故道難開久湮見河流溢可虞泉
源微弱當浚涸身尚多沙淺水報漸竹蔡田凡如此類
甚希迭賦　不日丙申命暫止河工候秋班軍至日挑
之　實錄

明神宗萬曆四十七年六月辛巳予原任總理河道大
子少保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潘季馴祭四
壇造墳安葬季馴歸安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歷右僉
都御史總理河道罷任尋起原官晉刑部尚書十六年
復起總理河道右都御史陞工部尚書總河如舊二十
年致仕卒於家至是禮部覆稱季馴四任河漕民免魚
鼈廿年修築隄垻動軼雖有身後之典而難泯生前之
偉伐誥命已還卹典宜速故有是命　十一月己卯總
督河道王佐乞休不允　明神宗實錄

[illegible]

[illegible]

是年九月河決河南脚沙堌水由封丘曹單至考城
復入舊河總河侍郎王佐命河南管河道於本年十
一月築塞之　[illegible]

卷第四十□

河水

明泰昌元年九月丙申（熹宗已登極矣）以總督河道侍郎王佐爲工部尚書　十月癸丑陞河道總督王佐晉爲添設兵部左侍郎　丁卯改刑部左侍郎陳道亨爲工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明熹宗實錄）

明熹宗天啓元年正月壬寅總理河道工部左侍郎陳道亨疏辭新命不允（明熹宗實錄）

是年河決靈璧雙溝黃浦由永姬湖出白洋小河口仍與黃會故道湮涸總河侍郎陳道亨役夫築塞時淮安霪雨連旬黃淮暴漲數尺而山陽裏外河及淸

河決口甚衆灌成巨浸水灌淮城民皆蟻城以居舟行街市久之漸築塞（明史本）

是年河決靈璧雙溝黃鎮而淮安山陽之裏河則決于公祠楊家廟淸江浦磨盤莊謝家嘴鳳在二廠等處外河則決安樂鄉顏家莊張家窯高堰武家墩等處淸河則決龍王廟徐家路等處淮時水灌淮安新聯二城小民蟻城而居裏外河淸河一帶汪成巨浸知府宋統殷知縣練國事力塞王公祠總河陳道亨行郎中徐行聰率同知趙廷璞估料充度與工不年八月南河郎中朱國盛分督本行嚴督河官畢力堵塞其高堰武家墩則躬親課工淸查鐵鍋石灰

料照段拆修浪窩卑矮至明年丁竣（南河全書）

是年五月霪雨河湖交溢（淸河縣志）

明熹宗天啓二年[illegible]月丙申復原任河道工部尚書楊一魁原職其子舉人楊明嘉奏請部覆從之　五月甲子[illegible]已經復原不任工部尚書楊一魁并妻張氏任氏一魁山西解州人嘉靖乙丑進士授行人選入南臺歷郡守藩臬以總漕河周咨荒度開武墩開黃壩以殺黃流改濬獲安既涉冬卿竟以河決中傷追削籍今上御極言者訟冤狀得蒙恩卹　十一月壬寅陞江西道御史巡撫房壯麗爲工部右侍郎總理河道　十二月乙亥原任工部尚書兼太子太傅王佐卒佐鄞縣人萬曆癸

未進士歷水部出守南陽洊晉工作拮据漕河臨邛司空以疾（明[illegible]）終於里佐淸白大節始終如一士論稱之（明熹宗實錄）

是年四月大水決郭家嘴平地水深七尺（徐州志）

是年七月黃河口決圍繞睢城廬舍漂沒（睢寧縣志）

明熹宗天啓三年正月丁巳河道總督工部右侍郎房壯麗申述稱病請告不許　五月己亥以河決去歲睢寧縣[illegible]閘下月甲辰[illegible]給事中楊所修疏陳三事一河[illegible]後[illegible]東[illegible]等處水歸故道而[illegible]一帶尚在汪洋宜設法成號上沒今竟淤淺可度水從劣溜逕折而南險淺隄遙隄且逼近焦不[illegible]

矣此隄近障祖陵誠不可尺寸踰及今水涸宜嚴諭治
河諸臣當度料理以寬根本之慮明熹宗實錄
是年決徐州青田大龍口徐邳靈睢河並淤呂梁城
南門淤沙高于地丈許雙溝決口亦滿上下百五十
里悉成平陸 五月庚子河決睢寧明史河渠志
是年七月山陽外河決乾溝新河西河決馬湖閘月
堝等處南河郎中朱國盛檄淮海道宋統殷會行淮
安府同知張元第於是年秋築塞之更於清口大王
廟分水處建立磯嘴以遏上流之勢南河全考
明熹宗天啓四年二月乙酉提督操江熊明遇請軫念
根本疏曰黃河為四瀆之長今乃潰溢大決流漂通陵

秋水漸漲徐淮間彌為巨浸諸臣負薪沉璧勞逾瓠子費
倍宣房鬪閭蕩漾之慘而潤州毗陵一帶河水告
涸民不能漕此逆證見於地者又如此 六月癸酉河
決黃水汹湧越山隄潰四散奔流衝裂徐州東南城垣
平地水深丈餘淹死人畜甚多明熹宗實錄
是年六月決徐州魁山隄一向東北倒灌州城淹人
畜房屋甚衆城內水深一丈三尺一自南門至雲龍
山西北天安橋入石狗湖一由舊支河南流至鄧二
莊歷租溝東南以達小河出白洋仍與黃會徐民苦
淹溺議集貲遷城給事中陸文獻上徐城不可遷六
議而勢不得已遂遷州治於雲龍而河事置不講矣

是年六月初二日奎山隄決是夜由東南水門陷城
頃刻丈餘官廨民房盡沒漂百姓溺死無數 六七年
城中皆水漸次淤淺漸復舊城 張璇高邑人由選
人天啓四年任戶部主事時黃水暴漲上下驚擾六
月初二日璇促裝移居戶部之聚奎堂是夜河決
城陷璇與家人皆服其先見 八月大雨河溢
九月靈睢河決西潰灘口及十七鋪
河決徐州總河侍郎李從心題請咨發夫柴料行
中河郎中令元嘉大挑故道復加堵築塞之南河全考
熹宗天啓五年四月癸巳[illegible]南居益為工

部右侍郎總理河道 九月丙辰兵科給事中陸文獻
疏言徐州城守不宜改遷六議一為運道不當遷每歲
糧艘由清河而入泝黃至邳河可行然河勢雖冬春
何嘗必循黃河故道黃水多泥而善走六十年前徐州
以下號為銅幫鐵底以河至此多險也呂梁之間
當事者去其中流石椿以為利於行舟不知河無關鎖
常年汎濫所恃者官以為保護民以身家性命為防
禦故不至他徙倘城一移則無修防守必疏潰決之
勢其妨運道不小也一為要害不當遷徐城三面阻山
一面臨河南引邳宿北扼兗濟西控汴泗一瀉千里之
勢以障江淮險要之設舊矣今陵寢徐為南北咽喉且

黃河自西而東閘河自北而南皆合於徐城之東北而
下扼河勢河阻城勢居然一重鎮也如近歲蓮妖發難
環攻浹月而不得渡以故河南江北得免於難倘遷鎮
遠移餘孽竄伏而無扼要以控之無地方官督率居民
以捍之萬一姦宄不測乘舊城之虛而據其內是又藉
寇以窟而自失其天造地設之險也三爲有費不當遷
蓋主徙城之說者亦爲城基易陷不可復居耳然黃水
所灌無不立淤者誠岸去城中積水使黃有所容去敗
垣之當水衝者使黃有所入愈入愈淤不久已成平地
就此酌量加高凡公廨之陷泥中者增其舊址取其舊
材仍舊添新而告成亦易也四爲倉庫不當遷徐設衛

所以重兵貯庫運倉改兌米一十九萬六千有奇差戶
部漕監領之今城遷則倉儲將徙之新城乎將因仍舊
地乎因新則倉厫之早晚滋繁如仍舊則積貯之防衛
誰屬況部司督攝錢糧則部署不能遠河倉廒又豈能
遠河今倉庫之防衛道鎮之彈壓其不能去河又明矣
五民生不當遷古有徙民實塞中實塞下者明王難之
恐其便於富民而不便於貧民也今徐城之有蓋藏者
已他徙也其城外臨河而居者皆負販之細民也舉盈
於時詔而輒徙爲民方失廬舍之安又無濱水漁鹽舟
車之利民生無賴而國計妨矣六爲府治不當遷徐淮
以險重故有改州爲府之議若退處平地三十餘里其

去邳宿幾何而不已撤淮之險阻乎況府治道理適均
輻車相依碭蕭豐沛各遠州百八十里而僻處一隅去
宿縣益遠亦何以成府之尊然已則有雲龍山延亘於
城之西南角相距可一里其間支河溝澮見漲爲平原
即於府城南稍增之以屯卹與山相接因高而立之基
再建一小城設立郡縣倉庫於其內而以道部臣統隸
之其舊城則設衛營建而以鎮將統隸之以防責行不
測即有突至之水患可無虞矣至如義留挑挖八萬以
興新役國用既匱民力愈疲不如守此頗要留四萬以
因仍修築打四萬以助工助其所省正而所全多也得
旨徐州負山臨河南北咽喉居衝扼要只宜固堤保城

不必更添州治其挑挖八萬兩留四萬以備修築四萬
歸還助工　丁巳吏科給事中黃承昊劾總理河道侍
郎南居益依附門戶題請嚴緝及陞補河遷延不至乞
速令休致得旨南居益依附門戶削籍爲民仍追誥
命　戊午陞總督二邊軍務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
史李從心爲工部尚書總理河道（明熹宗實錄）
[illegible]
明熹宗天啓六年七月壬申淮揚鳳各府屬春夏旱
蝗入秋亦復河溢海嘯瀕河之邑如泰興一
縣海潮江漲一夜驟湧入合衛沒人民溺死者無算總
漕蘇茂相具狀以聞下其議於部（明熹宗實錄）

是年七月初九日黄河決匙頭灣洪流倒入駱馬湖
左右自新安鎮以下邳宿城外週圍皆水蕩然大都
田廬淹沒數月少減（明史河渠志）
明熹宗天啓七年正月乙亥特命原任司禮監秉筆太
監崔文昇著總督漕運並通河道查覈京通等倉前去
會同户部科道及漕臣河臣等官將天下地畝等項額
數錢糧及漕運歲額錢糧數目於出納之際本折若干
存留若干各按冊籍細加查核必令剔蠹防姦清
核既今要視近内户不必重其事務自此責任而後可
以責其成功其各用數命題務所司各行撥給使撤刷
夙弊不堪坐欲以復我祖宗設立京通漕運等倉之初
意（明熹宗實錄）

天啓七年九月庚辰以蕭封人典敘録沿河効勞諸
臣總理河道都御史李從心加太子太師陞廕一級
巡撫山東都御史李精白加兵部尚書總督漕運都
御史郭尚友加户部尚書　十月己酉河工稍通錢
自天啓元年至六年止共二十七萬六千八百三十
兩太監崔文昇疏聞旨令勒限嚴行何令以後徵收
務完等銀總解一應歲終會同總督細加查核並立
考成法以嚴最有司　十一月戊戌以少保兼太子
太師總理河道李從心改户部尚書總督倉場　庚
子大理寺卿[illegible]總理河道命不允　丙辰以
九德陞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
提督軍務（崇禎長編）
崇禎元年二月丁未河道御史吳良彥言河流自
潼關入[illegible]以西多山水行地中未其
為患至[illegible]而東[illegible]汎濫潰決不時
故[illegible]家口[illegible]林[illegible]蠹綠日而甚
[illegible]一應埽料[illegible]柳稭椿[illegible]蔴等項例給官運買
緣官價太少未及其半故商人不承遺累里甲慕之
行水之地樹木稀殘歲市之數日甚外腳力有費僱
船有費搬運有費又餉上納又有費合計歲發官銀
一萬兩[illegible]必騰五千餘金而夫餉等項外之輪不

[illegible]中州腹心之地困苦至此若不講求長策兩河
赤子何有見天之日因思河南各府原有額定河道
錢糧[illegible]解不時拖欠數多夫此項錢糧即
使存[illegible]欠係別項借支亦當速抵原數題河
臣[illegible]即發[illegible]所[illegible]一一準
之民間公平價值或使[illegible]利[illegible]官河小
民甚有瘳乎旨令行[illegible]　四月甲午[illegible]理河道提
督軍務[illegible]左侍郎　七月己巳河道總
督李從心罷（[illegible]）
崇禎二年十二月庚午總督河道李若星入援（崇禎長編）
三年春河決曹縣十四鋪口　四月決睢寧至七月

中挑藍坍總河侍郎李若星請遷城避之而開郭州
壩浚水入故道北由曹家口匙頭灣通水北注以減
睢州之患從之明史稿
是年四月大水決郭家嘴石將州平地深七尺由
下洪湖入黄河[illegible]
是年辛安口決大水衝城没及女牆官舍民居漂流
一空睢寧縣志
崇禎二年二月辛亥總督河道李若星疏奏睢寧水
患不於城池潰決人民蕩析固百年未有之奇慘
也臣與司道廳縣諸臣僉議淤沙堆塞之場根基既
不取固又沿河數十里盡皆泥沙深者丈餘淺者七

行水金鑑卷四十四

八尺求一段故堤不可得若於此築堤恐隨築隨淤
徒縻金錢於洪波巨浪中河患愈無補救則南岸之
堤之不必築也明矣若落鋪決口始於天啓[illegible]
之處迄今四年於茲涓涓不止漸成巨川其[illegible]
灘之勢高于山嶽可越陵谷可遷此豈[illegible]決口而從
歸於飛之手則落鋪決口之不能堵塞也又明矣計
惟有開郭壩復故道沿河築堤以爲補偏救弊之
策耳今細考邳州[illegible]壩內別有一泓環繞羊山之
前後北抵落[illegible]但以淺不入故道復北究水源即開關
河嘴分正派以殺水勢則落鋪決口之壩借作迎水
之用[illegible]堵塞曹家口匙頭灣[illegible]處通水北注則泛濫

之勢自消而睢寧之患可減此目前救急工程不容
斯須緩者其睢寧[illegible]城池潰已[illegible]次去年四月十
四日水[illegible]沖而未退至七月十五日堤壞而城始坍
[illegible]月七民稍得移徙若再因循不遷貧沃
[illegible]之利而忘沉溺之害將來水復至[illegible]不胥人民而
化爲魚鱉者况此城昔如釜底今已深窪就中仍此
改建[illegible]即行[illegible]不得以縣
[illegible]八
[illegible]
[illegible]李若
[illegible]五月戊戌

行水金鑑卷四十四

[illegible]李若星[illegible]祖陵皇陵御省錢助建德陵
命[illegible]數收　十月甲子起朱光祚爲工部尚書兼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崇禎長編
崇禎四年十月丁未刑科給事中常自裕上言今歲
[illegible]異疊見黄河横決海没原武陽武封丘延津四縣
盡成湖泊民爲魚鱉意異天不弔夏旱秋霖河水
[illegible]裁[illegible]及[illegible]致[illegible]賦之[illegible]一望汪洋淪沼之後大
[illegible]中國具費率
[illegible]若於此時敬天
[illegible]拯救其所哭拜
[illegible]成之命[illegible]朴之

修防凡二三[illegible]而就[illegible]而走[illegible]
之間不久為吞噬之[illegible]乎
是年[illegible]決[illegible]荊隆口[illegible]敗曹縣
[illegible]太行堤[illegible]黃淮交[illegible]河決建
[illegible]下灌興化鹽城水[illegible]二丈村落盡[illegible]沒[illegible]
[illegible]始議[illegible]工未幾伏秋水發黃淮[illegible]興隨
[illegible]發而[illegible]復[illegible]壞范公隄軍民及[illegible]死者
[illegible]少北轉從[illegible]江儀通泰[illegible]至六
年鹽城民徐瑞等[illegible]命[illegible]可[illegible]而是
時總河朱光祚[illegible]問[illegible]閘[illegible]合疏
[illegible]義[illegible]口未[illegible]民田[illegible]水[illegible]開[illegible]

[illegible]為湖[illegible]而[illegible]開始於萬
[illegible]十二年未幾全塞今高堰日壞[illegible]議修築
可[illegible]閘浚[illegible]是[illegible]又從[illegible]史[illegible]張縉
[illegible]以捍[illegible]
是年河決荊隆口趙張秋六年始塞 河南通志
是年八月大雨河溢
是年九月河決西洋廟口及十七鋪口邑大水
申佳允字孔嘉永年人崇禎四年進士授儀封知縣
[illegible]河決[illegible]中[illegible]其口以才調杞縣歷
[illegible]節贈少卿 本朝賜諡端愍

[illegible]五年二月癸未工部尚書曹琥疏覆河南巡按
李日宣條議河道四款其一為職掌宜明從來印官
河官均任河防責成相等按臣議印河分認職掌以
各按功罪不准交[illegible]以[illegible]成從前[illegible]卸之習今始
可以盡破至中用之河道即運河之部臣一切防河
事宜尤應[illegible]其一為支收當嚴凡河工物料
買辦收存支放弊竇多端耗費無紀按臣立議官買
通計物料[illegible]府[illegible]使之均正責
成印官自買小民既免[illegible]物料必[illegible]為便
計其一為核實工役河[illegible]由夫役多虛冒與
工[illegible]用[illegible]使夫役[illegible]占[illegible]食[illegible]免虛糜

[illegible]按月滿算[illegible]行[illegible]給每月終印官出印領關支
[illegible]一日不冒工[illegible]與工料不費即
[illegible]可[illegible]河[illegible]河重在秋水
[illegible]之時[illegible]安[illegible]還務
[illegible]之後[illegible]不[illegible]秋防至河廳[illegible]同知通判
[illegible]其[illegible]此法不至大[illegible]可
也 三月丁未河道總督[illegible]四年夏
秋霪雨[illegible]黃[illegible]湖海交[illegible]府山[illegible]縣黃
河新溝口[illegible]丈六七尺蘇家嘴一
[illegible]六十五丈[illegible]二三尺工大費繁迄今未經
[illegible]司道廳縣親行勘估約

新溝口工料二萬七千八百七十兩有奇蘇家嘴工
料一萬七千六百五十兩有奇一項共需銀四萬五
千五百三十餘兩臣已陸續湊集各項錢糧責成郎
中徐標暫駐淮安府料理乞敕工部酌覆行臣轉行
濵河司道督司各府佐河官一體遵照趲築如限報
完章下所司　五月丙午補天津兵備參政朱大典
為左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時東撫以缺戶部尚書畢
自嚴工部尚書曹珖等請以總河尚書朱光祚移鎮
省城兼攝其事下部酌議吏部尚書閔洪學覆奏會
推新撫勢必少需時日而事機難緩河臣朱光祚威
望夙著見在濟寧可以朝夕受事應令兼攝巡撫料

理戰守實係便計即以總河關防行事俟新撫入境
一接管可也帝以新撫已簡用當令剋期赴任光祚不
必移鎮印務付劉宇烈兼攝　八月癸未直隸巡按
饒京疏報黃河漫漲泗州虹縣宿遷桃源沭陽贛榆
山陽清河邳州睢寧鹽城安東海州盱眙臨淮高郵
興化寶應諸州縣盡為淹沒而天長高郵寶應泰州
興化處處盜賊公行懇求皇上大沛恩膏因使再飢
之民不愁追呼而專求生計庶活心少留寇盜亦可
少須也帝命撫按嚴督道府州縣撫字勸賑仍將被
災實情勘明以聞　十一月丙辰直隸巡按饒京以
江北淮安諸郡連歲災荒流殍載道疏奏為災民年

年之計莫如築新決河口一者淮之鹽城廟灣揚之
興化寶應皆棊布於河海之濵黃河之水順流入海
所恃此兩岸之隄今一決而河身倏遷復將蘇嘴建
義等處決兩大口各二三百丈河水直從兩決口奔
迅而下入射陽湖遂使相近各邑盡沉水中民所以
無家無食而思盜也雖塞決工力頗大然不塞恐所
失倍多祈當乘時堵築即驅此飢民荷鋤钁畚之
舉將兩利併存此又救災之長計也　己未直隸揚
州府高郵州寶應縣民祁元達等疏言寶應首當
黃淮下流之衝去歲六月飽遭水患流移尚未盡復
不意今年六月黃河漲溢淮安蘇家嘴復潰數百里

之間廬舍盡沉水底寶應逼近淮黃水之來也獨先
水之去也偏後自六月至今已及半年水勢不退無
復種植之望加以功令嚴切漕米轉盼開徵民間各
項催科雜然並起窮民無衣無食舍死計復何之願
垂心瀕河下邑兩被異災準將本年漕米及一切逋
欠錢糧概賜蠲停仍大發帑金賑濟俾守死不去之
飢民不致畏徵而再飢則祝頌皇恩世世以之矣章
下所司　十二月丁卯山東道御史吳甡以揚州府
屬興化等州縣自崇禎四年六月水漲堤壞決新河
蘇家嘴建義口等處修築未成至今年六月蘇家嘴
等口又復大決鹽城而興化與寶應高郵無處不

被其害其高寶一帶漕隄如金門閘九里七顆柳及
淮安二城口等處又在在告潰數百里內村舍田廬
漂蕩一空老弱飢溺之慘鄭圖難繪在計臣亦知興
鹽為其當災傷興化諸處正議米折又每石折
銀八錢夫興化受水倒於鹽城即今全折亦只完納
四五昔曾截漕糧數十萬石以振山東飢民今獨奈
何吝此數千石米不以卹吳黎也至按臣言宋河一
事尤中肯綮業奉明旨嚴責矣然時日已久若長隄
不為之築黃淮永無歸海之期而興鹽等州縣長為
巨浸之區而淮鹽課數百萬何所取給大為出沒其
間漕運咽喉從此斷矣其關係何如者及今冬末春

初水勢稍退施力頗易至若明年桃花水泛縱予與
之漕耗亦奪終歲失望伏望嚴敕總河諸臣選委廉
能府佐州縣正官督勸確估分理其宿遷沿府董其
成而責其採土尺繩其後嚴限今冬十一月內興工
明年二月內報竣更預懸賞格築塞堅完者紀錄優
擢遲緩速虞者重議加罰如是則金錢不致委之逝
波而責任專功罪不爽乃無委卸之弊矣帝謂河
[illegible]如此[illegible]總河自限明何著朱光祚會同總
[illegible]行勘估[illegible]與工務在堅鞏早竣其踏
勘事宜議以聞[illegible]
[illegible]六月河決孟津口橫浸數百里明史五行志

卷第四十四

行水金鑑

河水

崇禎六年五月己未吏科[illegible]事中[illegible]河決之患於今三年總河朱光祚望洋而歎[illegible]伸河之所從識者已知其不能[illegible]以[illegible]則大漕臣事也以地方言則又撫臣事也今督漕而[illegible]者李待問也待問安得晏然已乎按黄河之勢如[illegible]決以泗州為壑而[illegible]溢之[illegible]決以淮揚為壑而州縣[illegible]之患今蘇家[illegible]各決數百丈河水不東歸海而從決口南下灌山盱高寶與泰數州縣淮揚淤澱則鹽課不興運道堙塞則京

師[illegible]此說非漕臣之憂而度外置之夠此一決去河至千里去漕臣僅六七十里乃坐視昏墊之民了無[illegible]之技使百萬生靈無半救之累腹無寸[illegible]之棲身田廬盡墊淪沉海底登城而號仰天而泣誰司民命而以治河非我事也兩淮為南北咽喉國家以重臣[illegible]之轉運之外俾以軍務責之[illegible]非尋常節鉞[illegible]今民生日見死亡盜賊日見生發故紅袍黃巾[illegible]江淮河海間有[illegible]與撫臣尹衡逍遙而莫敢問不若[illegible]之[illegible]妖[illegible]古今[illegible]據之[illegible]之期民黎絕更生之望[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而在封疆待問即欲

諉卸亦何從而諉卸乎章下所司　六月己巳鹽城民徐璐等疏言淮揚兩郡計二十一州縣四面地形皆高而興化鹽城地居窪下所謂澤國也且四瀆之水黄淮最巨交合於清河口而東歸於海瀕海一帶鹽[illegible]賴有范公隄障之始免浸沒之患自四年六月黄淮交漲隄潰河決[illegible]建義諸決口[illegible]數日之內水深[illegible]寒費今[illegible]數萬止完新隄[illegible]至七月伏秋水發崩坍[illegible]黄淮之水奔注下注[illegible]以興鹽為壑尤可異者四月[illegible]日海潮迅發范公隄衝決數處狂濤巨浪排

空而來近隄鹽場家廬灶舍及竈民商[illegible]漂者沒者死者無算失今不治久之興鹽兩縣與大海混合為一而鹽課漕運從此俱壞此豈尋常水患可不為之寒心也至小民流離死徙之苦前此兩年尚有稍裕之家儲積之餘竭貲盡力從事南畝不謂支祈[illegible]兩肆猖天刑[illegible]熟稻田盡付陽侯[illegible]處村舍悉為蛟窟而人與財俱盡矣今年水積不[illegible]仍前自去歲[illegible]以來如[illegible]海[illegible]之利魚蝦荷藻之類[illegible]何處尋覓今[illegible]未知三春不耕欲采粗而無路欲煮[illegible]而無鹽欲賣女而無受買之家欲鬻田而無交易之主衣裳無典質之具富室絕稱

貸之門身衣鶉結之衣人食犬彘之食以故老弱僵
卧道殣相望少壯轉徙被鴻滿路乞丐於江儀
通衢之境而其力不能徧不能支者或夫妻引頸
[illegible]材[illegible]或[illegible]投河葬身魚腹而最可傷者[illegible]任
[illegible]手明知無依可支說時無計忍飢舒首自縊僵
習官尚如此而况民乎鳩號之聲上震天地水熱交
[illegible]病疫而死亡者又不可以數計也嗟乎使人
止於死亡罪亦已耳而無奈閭左惡少旋市不逞之
徒[illegible]貧忍飢待斃甘心窮窟東西嘯聚千百成羣以
棹鄉為矜戟以舢板為戰馬殺人如麻膏血川原如
[illegible]門[illegible]家莊湖北莊等處所過殘滅其來也千人為

隊勢同席捲其去也瀰天為家任其出沒而海外巨
寇以下萬計飄忽無定縱橫任意新興上岡一帶幾
同戰場[illegible]等有不忍言者逃亡之家反作窩藏之案
技窺之窟盡為豺虎之場致河道阻絕鹽販不通市
無米津廚絕煙炊比之昔[illegible][illegible]易為估按戶口[illegible]籍
民[illegible][illegible]者十三逃者散者及[illegible]而流者十四僵卧孫
以[illegible][illegible]日夕者十存一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能撫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吏[illegible]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然
而為之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交得旨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治隄防致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聞　八月[illegible][illegible]以劉榮嗣為工部

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是年十二月十[illegible]日[illegible]東[illegible]監察御史臣吳振纓謹題為
[illegible][illegible]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籲控未及河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收整瀾以固根本事惟
我[illegible]家千百年之王氣本於鳳泗祖陵脚如[illegible]可之
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海不可[illegible][illegible]者也[illegible]河遷徙不常[illegible]決靡
定[illegible][illegible]以人力用[illegible]者不過[illegible]者[illegible]之則[illegible]隄[illegible]者
以[illegible]且[illegible]修濟者[illegible]之[illegible]特深費半[illegible]功倍[illegible]堤未
全潰水[illegible]泥淤之時[illegible]挑[illegible]括人[illegible]物[illegible]資少受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則[illegible]大沙泥[illegible]水而[illegible]河[illegible]高
徐[illegible][illegible]窩之間往往[illegible][illegible]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宿[illegible][illegible]盱[illegible]陵江淮自崇禎四年黃河[illegible][illegible]處處受
馬夷之害至五年霪雨[illegible]積尤之浸東南[illegible]漕之州
[illegible]無不被[illegible]及[illegible]下[illegible]號呼然如雎[illegible]民[illegible]控沉
命之苦求改析[illegible]而未[illegible]河患之[illegible]前御史吳甡
河決一日不塞之疏[illegible]情慘深切聖主[illegible][illegible]之憂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所急在新河[illegible]家[illegible][illegible]口二處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黃河[illegible][illegible]之下[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不[illegible]河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築西[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河之[illegible]而東[illegible][illegible]以歸於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邳則為[illegible][illegible]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直河以運而急潛有視此隄為緩且邳州繁其擱壩
羊山塞其分流水盡逼於睢寧有不容不決之勢矣
故如徐堡雲催露僅易家劉諸口先後俱決是向之
黃頭直至清河始合而今之黃水潰漫睢寧最下與
淮合併浩淼無涯歸仁隄失守漸被衝而兼之黃強淮
弱紆怒奔衝非一隄之力所能支故修歸仁隄以衛
祖陵而不堅塞睢寧外隄之決口則水勢大歸于
運漕每歲黃河泛漲桃花飽子非但百萬生靈不
堪父作沼蛙而祖陵萬一再驚何以慰皇上之孝思
此歷河者所未全討而不知為治河之要著也錢糧
出繫河防萬目然當大壞極蠹之日不得不為一勞

永逸之圖夫古今治亂以抑洪水與兼夷狄治亂臣
賊子並稱則不得以口口齊晉之禍為烈而以懷山
襄陵之割為淺也至於災疫之民死亡流竄什不存
一則獲薪久浸不宜復派工料使殘黎苦賠累之波
萍梗無依豈可空役孑遺俾顛仆作溝壑之精地方
有司仍仍施風弊刻骨猾胥雜派擾民沿河大賠賤
收買責通同管河之官每百止發七八錢而買運交
納費不三四者又闔縣叙差很役用附買脫及包夫
蠹蠧得財無支者又一塌明柳枝木椿蘆纜柴草等
以一入官只以次俱數十余而以少作多虎冒官錢
六七分謂害哗難盡書故河決之禍大而繇治河之

虐修而淤夫不見淮揚之光景乎有水無地有地無
田有田無人有人無税自徐邳而下大江而上千餘
百里以前旅輻輳之區為盜賊依踞之所邑里蕭條
水淺災沴不如昔以為今成今出窮為富庶而民愈
貧而穴全引久日久鹽亦日新竈户春蠶必為將來
之憂且曹濮相連癘氣不測不思以生之養之勞之
來之如受身者忠護咽喉以通五穀而後可講調理
無益之方足存中流牛公之以之河官親身查壁毋
使雖沒塞之金錢苦費而虞已防隨之于再納溝
尸是所當嚴加申飭者也伏惟聖明采擇施行奉聖
旨未內關仁等隄併家事宜著該部詳酌議奏其官

胥通同侵冒差派害民等弊該督撫按向來何無糾
參即著確查指實奏來不得庇縱淮揚災患堪軫已
有屢旨著嚴飭有司核實節糜以示存郵該部門知
道　七月十一日御史吳振纓又題為河患潰壞已
極漕河分合宜明祈慎簡才智精敏之臣以責半載
成功以保國家命脈事竊我朝之治河與前代異何
也前之河以河論我朝今之河以漕論利害故害河
即以害漕害漕即以命事大故總河以董河工設總
漕以管漕務皆以重臣特倚存無事之日如庖人尸
祝各有司存此不必代也然漕之於河正舟之於
水深淺多寡淤之淺涸有梗塞之憂宜修築者一

以為鞭長而不暇及一以為局外而若罔聞宜疏濬
者一以有分司而聽其開吟一以為專局而設無紓
理及河決民魚溺除潰溃顏藏者方為搞之呼分
遊者似有代挑之河臣以為河工之錢糧在河臣而
地方之楊列存於撫如遇風者坐作乎十年救懸
一者不備梯於曾臣此主伯亞旅各殫心力後此雖相
護也故以漕論漕凡水次之猶延宕逾之既淮洪
之過期此漕之罪也至早乾水溢出於天而欲以人
力濟之不能不與河臣同司其咎而欲為江漕屈乎
以河論河督臣既領衛轄部司各有分提不如兵巡
等道原有備兵治民之煩而漕既推諉恐後河亦奔

命不遑功未同居罰與並義不幾為司道屈乎然總
之急漕以急河以功令之一切挽漕事之窮諸臣亦難
辭責也況河之害又不止於漕乎臣請淮安災民徐
瑞等奏而為之法然滞零且猶有未盡之龥也試以
鹽城言之淮安原係水國十一州縣為甯而極貧苦
之邦惟鹽城一縣產米故漕米二萬三千每年九月
全完尚載米十餘萬石賣鄰封以完漕餉鹽城既沒
必轉糴於江楚淮民其能堪乎謂淮之有漕可且鹽
城則化地窪濱海鹽場獨多龍公堤一隙之內萬竈
皆也而決口鴞然肉窗盡沒謂淮揚之無鹽課可又
向亦非故隄論吞處處見告湖海淮黃盡作盜藪

謂江北之與淮揚可以此言之而河功之萬剂萬害
其可寢食寧日夕傻乎然治河雖言之矣非有驅轢
射潤之精采不能與舟船逆行舟車輻輳之
艱難不能以筋骸自司其為次不有之細密不
能化錢為無房間之有何下度分合用勢行焉一
勞永逸之明智不能使然者豈成事如河臣朱光祚
故練長才前以老成見推而今當捨此視其人全言
其未嘗求多用命自當建對漕各有待問殿矣已深
混漕不為不若災患年甚一年漲河有河部之推而
歸無代誇之誉在遠近皆以為不可即兩臣自信其
難勝矣皇上浸顧萬甲根本所係無念惻然明旨屢

申嚴加鞭策然臣之任事者氣與神耳氣暮者不再
朗神薾者不復許今詐水怒特復自九月以至二月
甲戌之間水涯居半一人淇則誤千萬人之功一日
弛則害億萬家之命竟以不得為已變今因無為
岢無聰明無忌精力技絆者足以破因循之習為頭
目之謂了此事之所以雙樣多諸事而存而也抑臣
行河下而有慨於物物為不在不淺已租
宗朝事以制宜節約之意指示而皆以有餘供經費
如河工歲修一十二萬以一十萬各處年處處巡督
實實修各河患必不至此而前總河李若星何邀捐
助之名以歲修節十餘萬也捐助奉旨而停則不得

不言節省矣不於估覈務實修而借惜為撙節於是決口應需以補益塗日前洪水應挑以虛役所故[illegible]分以[illegible]其[illegible]心[illegible]者有節省[illegible]報[illegible]後可[illegible]以備[illegible]火[illegible][illegible]大小[illegible]多[illegible]之精以應急需必不至一動[illegible]中[illegible]屢此遠處過[illegible]以此為天下風凡地[illegible]有節[illegible]錢糧[illegible]之用造冊中報以後查覈毋驚滑猾之名虛善後之策致用河漕兩并及之伏祈聖明采擇施行奉旨河漕國儲甚重決口未塞公私交害既誤諸臣已經分別下部嚴飭責成如再不效自當[illegible]河防積壞總錄各官[illegible]

[illegible]

劉榮嗣[illegible]

[illegible]

劉榮嗣欺罔[illegible]以聞

是年九月庚戌總理河道侍郎劉榮嗣下獄瘐死

崇禎九年七月[illegible]總理河道周鼎[illegible]決將成[illegible]經管官指[illegible]

是年河決長[illegible][illegible]之

是年六月河決長山隄口塞之入[illegible]河溢大水

先是[illegible]河之決會通[illegible]北築太行隄西起虎城界東抵沛縣復築[illegible]隄[illegible]太行隄西起虞城界東抵張村[illegible]又自茶城[illegible]抵雙蕭兩岸[illegible]之上每三里設[illegible]所[illegible]夫十名[illegible]夫[illegible]

[illegible]大水[illegible]

[illegible]決口辦料[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不得已[illegible]八月[illegible]未[illegible]工得旨新河

[illegible]錢糧不[illegible]經管錢糧其經手之

官何置不問若該撫按一并核議祗補具奏　九月
辛酉浙江巡撫張□奮謂疏報兩浙蝗罹水蝗章下所
司 崇禎長編
崇禎十二年二月己[illegible]河道總督周[illegible]進捐
助[illegible]命給敘然後　七月丁巳大學士[illegible]等捐
助河工旨命數驗收　八月庚寅帝以河工急需命
[illegible]體照[illegible]銀[illegible]數發與管工侍郎[illegible]撫濬
崇禎長編
崇禎十三年正月丁巳以張國維為工部右侍郎兼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仍帶住俸降二級總理河道提
督軍務 崇禎長編

是年大旱黃河水涸 睢寧縣志
崇禎十四年八月戊申敕封河神金龍四大王加宏
佑感應四字九龍神加翊運二字 崇禎長編
崇禎十五年正月乙未守備印司奇誣奏總督河道
張國維十二大罪帝令回奏國維具疏辨司奇先爲
國維以行賄參劾者也　九月[illegible]黃河決朱家寨
衝破汴城并衝賊巢[illegible]溺死者過半周藩踉蹌渡河
北[illegible]紫賊帽衣藍狐裘乘四人肩木肩輿並王妃世
子宮眷[illegible]餘人內侍三四人攜舊龍三隻暫寄柳
園[illegible]所司馳報得旨汴城水患異常周藩暫渡河北
[illegible]俟[illegible]徙濬較[illegible]所有護安事宜禮部速奏　十

月以申總河張國維疏 [illegible]　工科給
事中李上[illegible]開賊欲決河[illegible]一日決然不即
[illegible]城者[illegible]在今[illegible]城亡潰其所取
[illegible]以韓
[illegible]於
[illegible]決[illegible]取[illegible]之說督臣侯
恂不[illegible]入告乃曰河徙與變[illegible]流[illegible]二百年
於茲矣何[illegible]事之日則[illegible]開[illegible]之激
駭皇上[illegible]不燭[illegible]於[illegible]是誠何心[illegible]昔賊因
歸德[illegible]衆人[illegible]家[illegible]斬關而出殺死
[illegible]數人滿城鼎沸[illegible]不可守皇上試問恂家

於鄭城破家口何以獨全臣不知其何辭以對
[illegible]之子使之[illegible]能服三軍之
心[illegible]尚未
抵[illegible]之職
是[illegible]俱難辭
督[illegible]課成功
不必[illegible]侯恂見遭掌難何[illegible]已未總督
[illegible]臣流
[illegible]汴城故衝
周[illegible]又別開水道[illegible]入城根兩月以
水[illegible]城[illegible]故道引歸淮泗然

二陵無虞運道不梏已飛札飭臣侯恂撫臣王永吉
高名衡調發官兵抱防決口帝是其言命所在協力
修築　庚申禮科都給事中沈允培疏言河患與寇
患并亟請專敕才望大臣總理其事得旨敘寇運殊
決汴水漲決溜因擋遷援師已集故督鎮力圖勦蕩
不得藉口河變誤寇釁端　總督河道張國維疏言
舊河臣周鼎以阻淺罷職宜復其冠帶剝奪削以浚
運並其子追比贓銀止其幼孫宜賜矜宥旨下所司
丙寅浙江南御史周燦疏言汴城河決請敕按臣
確察是否天災抑由賊計則督臣之欺罔不可飾也
且河形已徙則漕運必須宜敕河臣相度經理得旨

行水金鑑卷四十五　十三

汴弱情形是否由賊灌大災若速行察明日令築塞
應否設官督理所司看議　十一月乙亥總督河道
張國維疏言先臣宋禮治河通漕功在社稷今塡祀
南旺薄田數畝歲修數經世祀生員宋炳光衣巾
恩未盡請優與錦衣世廕永錫南旺下所司　山東
巡撫王永吉疏奏黃河之決大勢[illegible]水宋李衝決
汴城東門直走睢陽碭山　鄒縣魚臺正當
其衝瀉之處則邳州泗州必受其害以兩州地形窪下
祖宗陵寢在焉恐不免昏墊之患若欲留定陶一帶
皆山東地今在汴河下流若論徐州清宿一帶皆瀉
直抵多則曹單徙為上流皆見行黃河故道也今新

河既開則舊河自涸上流既斷則下流自開固相應
之理而必至之勢耳千里運河一旦遂改乾涸之久
漸成平陸思及於此真可寒心至於賊氛仍在河西
歸德府及附近於河北山東河險已無可恃亦應撥
大兵分佈扼防難免暗渡此河形賊勢之大[illegible]也伏
乞皇上立簡總河臣星馳受事或築塞以遏狂流或
疏鑿以分水勢并乞敕下督臣侯恂河南撫臣高名
衡酌調兵將按地計程築墩傳置火器責以汛防河
一如防邊之法保全一綫咽喉若夫鳳泗水勢有無
浸及陵寢總漕臣史可法行將馳報今尚未敢遙揣
耳得旨汴河衝決關係陵運水勢直下情形詳議馳

行水金鑑卷四十五　十四

奏河臣黃希憲著星馳抒禦　丁丑總督侯恂疏奏
汴城河決賊勢披猖標下副總兵卜從善標營總
兵白邦政等兵督船濟渡難民十餘萬盡驗北岸請
賜賑卹得旨以所議救現今村集散處飢困可驗該
撫按設法安排賑濟不得坐視　十二月己卯命工
部侍郎周堪賡修治汴河發御前銀十萬兩并敕所
司不拘何項錢糧實撥濟用限以二月竣工　十二
月戊子巡漕御史汪向疏言治河略曰汴梁城後有
黃陵岡以障之再後有黃金隄以障之宋帝建都仗此
黃河保護東西二京乃一時不察遂從朱家寨決開
小堤欲灌賊而賊復大決以灌城汴城已成新河舊

河堤矣河北失此天險河必甚大且虞水注二京所
關史御史[illegible]今[illegible]彭州[illegible]新河而黃
[illegible]無水[illegible]越[illegible]口至雖[illegible]
[illegible]谷[illegible]水[illegible]力[illegible]
亦似[illegible]天[illegible]入[illegible]下注之[illegible]靜而[illegible]
絕東年重[illegible]又聞[illegible]兩口水已不流又
發西越二[illegible]決一口[illegible]一甲[illegible]較之
前口更[illegible]水九分而舊河止一分[illegible]決一口
今決兩[illegible]口[illegible]而[illegible]伏之
皇上[illegible]督[illegible]大[illegible]夜[illegible]不惜[illegible]錢[illegible]此
冬令水[illegible]之日[illegible]決口[illegible]故道則日

前之[illegible]可以[illegible]
而神京京[illegible]天險此正[illegible]
勢南奔[illegible]
司[illegible]
[illegible]開封[illegible]黃河[illegible]賊[illegible]為備[illegible]
九月中水漲令其黨[illegible]決河[illegible]城內之
水幾與城平民[illegible]河[illegible]於
京奏[illegible]東[illegible]水[illegible]汴城自是
[illegible]
河[illegible]帝令[illegible]河[illegible]黃[illegible]以身
[illegible]不[illegible]工部侍郎周

堪[illegible]督修汴[illegible]
崇禎[illegible]年[illegible]圍大[illegible]人[illegible]守不降有獻策高迎祥
[illegible]為魚[illegible]矣周王
[illegible]口賊[illegible]
[illegible]城[illegible]
決[illegible]北門入[illegible]門出流入滿水高
忽高二丈士民溺死數十萬
開封城北十里[illegible]黃河[illegible]人[illegible]年
夜河決開封之朱家寨溢北城越數日水大至灌城
周王[illegible]史王[illegible]之也迎祥
[illegible]名[illegible]北[illegible]避士民

[illegible]開封[illegible]
[illegible]入泗入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河身
[illegible]
[illegible]
崇禎十六年[illegible]月[illegible]河[illegible]奏河決
[illegible]
[illegible]抵[illegible]入請截
[illegible]河工[illegible]一勞
永逸之計[illegible]用[illegible]否[illegible]工[illegible]飭

其應動錢糧及遴委道員所司速議　戊辰督修汴
河侍郎周堪賡疏奏河決朱家寨馬家口上下兩口
相距二十里至汴隄之外合為一流直衝汴城得旨
兵部看議速奏　庚午御史苗胙土疏言臣復命至涿
州接邸報見工科給事中陳啟新以耿天除一疏蓋
為臣守汴苦之疏而發也臣讀竟歎曰燕翼為皇
上發奸至於稱引祖宗申明賞罰其彔祉其辭激其
理直可謂不愧諫臣不顧私交然皆無甚譏貶則是
吹影則非也為議似此排陷則非也顧守汴一案亦
大矣可決一案亦重矣天下至大且重之事須要天
下人明白衆聖心之以示一當誰敢隻手蔽天臣請

就其疏一一應之疏云決河灌汴乎臣應之曰黃河
之不遑修築者五年矣崇禎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河從黃令擄朱家寨等處決進七八里衝入土隄周
王發銀錢數千連夜招人堵塞撫臣高名衡以下皆
半夜出城修築當時賊未圍汴約以次年春開大與
版築至十二月而賊又攻汴矣狠攻二十晝夜而賊
去竭兩月之力僅修完城垣而賊又來自四月一十
八日賊圍城下消息不通七月門板[illegible]決河以灌
我衆然自七月至九月初旬[illegible]水九月十四
日水到城下十六日四門並壞洪流萬丈臣等方痛
之未死遑知水所自來乎聞按臣嚴雲京曾疏請決

河灌源清亦自認決河皇上惟赦二臣從實回話并
責舊督臣侯恂河北巡道楊千古各陳當日確聞確
見仍一面敕問周王及汴梁渡河士民果否十四年
有決之事則臣言可復撫按諸臣之罪自見矣疏云
河水漲至盈城舟城中以待臣應之曰水自十六
日灌城臣繞火城者五日臣素蔡兆七十餘人中
李用珊駕直二人蓋浮水十七日從一木於水上飄
流渡河二晝夜始達大隄監軍參臣王燮正在隄上
催舟迎駕見臣如書遊賀病哭驚身進城先覓周王
以次所達于燮見存可名而問也汴梁百萬生靈俱
死而撫按何以獨生撫按要緊官獨生而么麼不急

之人然何以偏死臣應之曰汴梁百姓周王宮眷而
外至七月初旬以點保甲為名實在人丁三十七萬
八千有零至九月初旬再一查點紙存奄奄待斃者
六萬餘人且城中白骨山積斷椽地滿神號鬼哭天
日[illegible]所以死餓者十之九至撫臣及臣等所以不
死者皆分信城頭以城堞為家也按臣嚴雲京所以
不死者在河北也[illegible]有專守信地
且以久餓之身[illegible]所以水到不
救也此死不死之所以分也[illegible]決河避賊未有高
名衡不識信而嚴雲京敢賊和者也未有心腹推官
不利諸於兩字而餓以一人一時獨生之者也臣應

之曰當[illegible]之久[illegible]城下也凡五閱月撫臣且不敢按
臣之面偶和當從何來臣自六月過河至封丘[illegible]
旨按[illegible]臣切[illegible]而去
此後左[illegible]利[illegible]不[illegible]撫身預謀
[illegible]以
[illegible]年[illegible]不及[illegible]前兩
舊[illegible]書復之大而復有一十[illegible]死一生他
人所不知之人[illegible]後同恐悲考
試以問之臣之[illegible]見臣之心見矣況臣此番[illegible]已蒙
恩[illegible]已出城而復入城[illegible]豈知是乎疏云臣
所[illegible]考祖宗朝廷之成稿予奪皆神人之憤怒也

[illegible]日臧稿予奪出自皇上而奏之日原自認罪
[illegible]臣若[illegible]機會以討且
[illegible]臣出部時
[illegible]與求其勿致臣功民
[illegible]於[illegible]以微臣倖得官
[illegible]何以示臣決[illegible]收可成
[illegible]以俟論定[illegible]臣今疏
[illegible]疏取[illegible]前得通名九卿科道從
公參議以守汴還守汴之人以河決問河決之人以
失事罪失事之人仍廣諮博訪之河南河北宗衿士
民之口如燕冀之言是乞速下明詔具臣當得某罪

明定其案則可以服人心否則宜正其誣則可以存
清議[illegible]有嚴旨不必深辨　二月丙子命暫
[illegible]　癸未總理河道周堪賡報河決馬家口
十一月辛丑工科都給事中[illegible]奏汴河塞決
無[illegible]汴[illegible]修築[illegible]殊局廷誤
[illegible]錢糧[illegible]工程限期[illegible]該部速
[illegible]張[illegible]命河臣周堪賡[illegible]修築河工
繪[illegible]以[illegible]
總[illegible]周堪賡上言河之決口有二一爲朱家寨寬二
里許居河下流水面寬而水勢緩一爲馬家口寬一
里餘居河上流水勢猛深不可測兩口相距二十里

至汴堤之外合爲一流決一大口直衝汴城以去而
河之故道則淤爲平地[illegible]須[illegible]力難施必廣濬
[illegible]數十里[illegible]水勢然後畚鍤可措頻繁濬並
舉需夫[illegible]兩兵火竭力以供不滿萬
人河南萬死一生之餘未審能應募否是不得不借
助於撫鎮之兵也乃敕兵部速議而令堪賡剋期興
工至四月塞朱家寨決口修隄四百餘丈[illegible]家口工
未竣忽衝東岸諸埽盡潭沒堪賡請停東岸而專事
西岸帝令急竣工六月堪賡言馬家決口百二十丈
兩岸皆築四之一中間七十餘丈水深流急難以措
手[illegible]秋霜降後興工已而言五月伏水大漲故道沙

埽壅涸者刷深數丈河之大勢盡歸於東運道已通
陵園無恙疏甫上決口再潰帝趣鶴鳴未及奏績而
明亡矣河之決也開封推官黃澍屈身抵京進守汴
至上其疏帝令嚴敕握御史給事中陳燕翼攻之謂決
河淹賊皆其謀澍以巡按御史嚴雲京嘗疏請決河
具疏申辨給事中李永茂因劾雲京而其同官光時
亨劾其先後言河決有因請治首事乃命撫按確核
於是河南巡按御史蘇京核奏始末言雲京為禍本
以會闖亡雲京竟獲免 明史稿

是年九月河決入渦河先是四月闖逆李自成圍汴
決河灌汴水但遶城隍而已九月十七日夜雨大風
河自朱家寨南決壞汴北門及曹宋二門而出南入
於渦 河南通志

中憲大夫[illegible]編錄

河水

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命兵部尚書楊方興總督河道 方興字浡然錦州人

是年夏黃河自復故道秋溫縣河北溺三十里時村
落盡沒 河南通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二年河決考城之流通口次年隨塞 淮安府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三年劉通口決於北從午溝至徐一
帶河流涸 [illegible]

世祖章皇帝順治四年以黃河流通決口工成河督楊
方興奏撫按員吏加級賞賚有差 [illegible]

是年九月十六日河溢陳留縣入當汪太行堤深
丈餘 河南通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五年河決蘭陽 河南通志

是年八月大水漂城堤 [illegible]

世祖章皇帝順治七年八月河決荊隆朱源寨築荊隆口隄 河南通志

是年七月淮黃河溢八月九月雨大水秋禾皆沒 [illegible]

世祖章皇帝順治八年築祥符邵家寨堤封丘[illegible]七寨
堤又築陳橋堤鄭家莊隄[illegible]
世祖章皇帝順治九年河決封丘大王廟口衝毀封丘
縣城水從長垣趨東昌壞平安堤北入海大為漕渠
梗河督楊方興與陳撫元得時[illegible]決口起大名東昌
兗州及河南丁夫數萬治之旋築旋決乃於丁家寨
鑿渠引流殺其勢祥符時和驛築隄又築常家寨隄
商丘王家壩堤考城王家道口隄[illegible]
是年河決邳州雲南道御史楊世學疏陳治河事宜
疏略云今之水勢與前代雖異而前代止治河
今則兼治淮矣蓋淮為河之下流而[illegible]如

鹽城興化泰州劉莊白駒諸鹽場則又淮之下流也
各鹽場下有海口上有閘壩河水暴漲多開閘壩使出
海口則自無潰決乃前代已行之利近聞定命一
切居民閉斷以杜餘黨蠢海溝大湖次堵塞漫而行水
之處變為耕田土豪衛武狼為已有之久假不歸此
海口所由塞也水東入海鹽船直以達揚而兩致費
人力今海口既塞則行所安復須人便之不樂復開
此海口所以終塞也鹽有安東廟灣下可入海而其
流不疏則勢不能水行將溢所以潰決因是而上之
則決於開封決中之則決於高寶矣聞有謀及海口
者其中奸人阻撓一切海例灌入則民田竈場俱被

其害不知海湖原有定時海口[illegible]自有閘自有
海口以來未聞田不可耕鹽不可煮也一口水所經
行之處以鄰壩分路被衝漂不知入海之路深擠之
則知[illegible]且海口盡開則水勢分散必不致衝擊也
一口沿海多必須設兵以防不測不知水門所開必
有專官入海之水其勢甚急舟難逆行且水由但設
啟閉則亦可斷也凡此皆鄰近衙豪私謀其利而籌
技其辭以亂當事者之心耳伏乞
敕下河漕兩臣親至其地查其必行[illegible]凡有海口之處
[illegible]閘河其灣道開口開閘各因其地[illegible]役循下流
[illegible]則督別其淺隘去其淤沙使河身益深足

以容水則河之波不及於隄河之氣易達於海河南
淮南之民庶免其害矣[illegible]
是年河口潰決邳城北門民房廬舍器物俱被洪波
者十居六七至二日後水始退[illegible]
是年河決自鯉魚山南門[illegible]武官營口遷邳民田上
之[illegible]河決[illegible]大沙河[illegible]決之河以分之
[illegible]一入[illegible]
[illegible]逾月始復舊[illegible]
世祖[illegible]是年
築封丘[illegible]武趙家莊堤隄
[illegible]麻莊隄[illegible]

[illegible]皇帝順治十一年祭陽武段家樓堤河北夏家
樓堤塞城上樓堤考城王家道口堤
是年河決陽武縣西南潭口寺[illegible]與堤平[illegible]
月始息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一年祭祥符[illegible]公家堤回龍廟月
堤陳桥堤蘭陽[illegible]堤陽武沙口寺北段家[illegible]堤及
祭封上中滎城堤決口始告成又祭[illegible]家道口
堤武陟沁河[illegible]村堤
是年大王廟決口塞　按大王廟[illegible]口自銅
瓦廂決後下流之河身已經淤墊及大王廟又決下
[illegible]七年至十二年[illegible]載餘河身日就淤

行水金鑑卷四十六　四

[illegible]河身尚深數丈[illegible]將河底
[illegible]知[illegible]從下流[illegible]
而於此云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一年祭祥符朝陽陽武南北岸
堤埽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四年河決祥符之槐疙疸
是年祭祥符槐疙疸堤清河集堤黑堈樓堤段家道
家堤[illegible]堤又月堤蘭陽劉家樓堤傳村[illegible]家口堤陽
武[illegible]大王廟樓堤蔡澤南岸堤河北王家[illegible]堤

是年七月十九日
上諭[illegible]大必得其人方能勝任吏部右
[illegible]品[illegible]部尚書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河道提督軍務[illegible]與他特諭
[illegible]日未辭二十四日奉
[illegible]以[illegible]品銜[illegible]部[illegible]
[illegible]任[illegible]不必[illegible]八月十七日[illegible]
[illegible]路[illegible]冬[illegible]小河[illegible]辦理
[illegible]不容[illegible]河[illegible]報[illegible]黃
[illegible]

行水金鑑卷[illegible]

每一念及[illegible]河[illegible]干而
[illegible]以[illegible]
恭[illegible]
天[illegible]任出京去
天[illegible]大[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日[illegible]
[illegible]見[illegible]
天恩[illegible]承
[illegible]勿忘[illegible]起程[illegible]任[illegible]以免遲悞之
皆奉
[illegible]十四日[illegible]見九月初九日又奉

旨名起昊山 恩賜
御衣於十月初一日到任 [illegible]
是年黃河南徙陳留孟家埠口潰決於隄南築縷月
堤五百丈復築堤一千二百丈陸續[illegible]水衝隄
知縣張重[illegible]河一道引河折入新河南[illegible]衝
決 該儀封縣[illegible]河長一千丈以殺北來水勢
而黃度河[illegible]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總河朱之錫疏
報丁艱奉
旨河道[illegible]以才[illegible]在任守制不必
[illegible]

旨[illegible]重大[illegible]才堪總理前已有旨[illegible]留著遵行不
必再有陳請 九月初十日[illegible]疏奏
旨河道重務正資料理仍遵前旨勉留視事不必再行
陳請[illegible]
是年[illegible]山陽之柴溝姚家灣隨即堵塞[illegible]
是年築[illegible]等[illegible]堤[illegible]家[illegible]堤儀封二家莊隄封丘
楊家樓堤大王廟堤虞城[illegible]堤[illegible]
是年[illegible]陽[illegible]城南[illegible]家樓築河堤賴以無患
[illegible]
是年九月河溢大水[illegible]
[illegible]冬十一月[illegible]河淮交漲流決治南北司合其

衆[illegible]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六年[illegible]月初八日總河朱之錫題
[illegible]入河南以下
[illegible]之元以前河
猶從[illegible]入海[illegible]護防[illegible]民困於役
[illegible]史册[illegible]以[illegible]夫有
歲編銀有額役[illegible]之法非不周[illegible]乃二[illegible]年之
間[illegible]大[illegible]與大役者[illegible]五十餘[illegible]治水
[illegible]夫五萬八千[illegible]大[illegible]塞荊
[illegible]用東[illegible]夫[illegible]萬[illegible]河役夫俱
以一十[illegible]未

易以人力[illegible]
朝[illegible]之[illegible]數百萬[illegible]南[illegible]以至
[illegible]中斷則
[illegible]
[illegible]數十年來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今[illegible]民力[illegible]未易[illegible]歲修
常[illegible]河[illegible]早夜焦思實有不[illegible]一

為[illegible]者為今之計亦惟是內約將處外增堤[illegible]
將補其[illegible]不失為治標之策而已除應急修工程俟
河[illegible]勘報容臣酌議具 題外今據見行事例有宜
[illegible]加損以裨河政萬一者共得十事一曰[illegible]明河
南夫役一曰酌派淮[illegible]夫役一曰[illegible]議[illegible]東河工一
曰議建設柳園一曰嚴剔河工弊端一曰釐[illegible]
[illegible]一曰[illegible]河[illegible]職[illegible]一曰申明河官專責一
曰申明激勸大典一曰酌議[illegible]夫食各為一疏仰
請
[illegible]
一 特議建設柳園[illegible]略云黃河悍激湍流勢若
[illegible]決非埽閉功[illegible] 溜用[illegible]以[illegible]自

[illegible]長堤歲用柳料數目不貲況伏秋河勢陡
發埽料在手[illegible]可以免塞決之費
[illegible] 自決[illegible]決[illegible]不致正流日[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人[illegible]之費故必使生植之數常有
餘於[illegible]然後可以源源相繼不[illegible]而[illegible]不
虞[illegible]然有[illegible]縱有不[illegible]之令錢無窮之人
力亦不免束手[illegible]於[illegible]子之歎[illegible]許
今縣不屬似可見[illegible]柳一[illegible]似[illegible]細而
其實乃治河[illegible]河臣[illegible]題請
責成印官各於河干按汛栽柳分別多寡[illegible]
[illegible]經部覆奉有

俞旨惟是黃河一帶遼遠偏僻夫役[illegible]雖[illegible]臣
等亦未能偏履長堤為慮為實尚未可知臣竊以為
尤宜責令黃河經行各州縣印官於順河[illegible]所各置
柳園數[illegible]取之荒地或就近[illegible]給官價每園
安[illegible]大[illegible]名[illegible]使[illegible]等官
可以[illegible]秋冬[illegible]明[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見數年
之後[illegible]地成林[illegible]
民力[illegible]以少[illegible]官[illegible]分[illegible]不
為少[illegible]工[illegible]柳多[illegible]及之物又重以
轉運之難[illegible]非一[illegible]人[illegible]能[illegible]部覆照例令
印官責成[illegible]均採均運來

旨通行[illegible]久今[illegible]有柳之家[illegible]其
轉售如有[illegible]可道等官力行
揭報[illegible]以[illegible]之策
興以易此 [illegible]
[illegible]
之[illegible]有[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工有[illegible]工有[illegible]法式非宜
[illegible]
[illegible]

鐵箆箕五齒鐵扒鐵杵木夯石硪雲梯等項儹備不
預徒手莫施一弊也製作滌草不堪適用一弊也之
二者是皆誤工者也一曰夫役有廠夫堡夫溜夫堤
夫泉夫閘夫淺夫鋪夫或食條編或食河銀有募夫
食估計河銀就成工食一弊也奸棍包佔一弊也官
富侵蝕一弊也假公濟私一弊也一曰物料有椿木
柳梢磚石草束葦蓆灰炭麻觔油鐵之類招索
弊也和減價值一弊也侵扣乾沒一弊也冒破用官
物一弊也之四者是皆誤工而兼以病民者也然有
在官在衙役者謂之不肖除屢經嚴飭外選以為在
官者宜責司道廳府州縣查訪確實報臣以憑題參

不得以河道不肯我事故行推諉如隱諱不報別有
發覺即查歲終照例覆各官中間考語如有大相
情謬者治以徇庇之罪在衙蠹地棍者一如訪盡之
例責成各屬推官不時開報重者題參輕者究治一
歲之內全無參報注以劣考庶奸弊可除而河工克
濟是則勞民費財中樽節撫恤之一道也一滌重
河工職守疏略云總河一官所轄黃運兩河不下四
千餘里豈能分身一一親理所恃以共濟者道府廳
印官耳而印官又未必能一一盡辦河則司廳尤其要
地是必須選而後綢繆可以無誤蓋因材器使用人
所來而獨治河之事非身親人以耐風雨之勞非精

細無以察防護之理非應酬兼行無以出衆夫之力
非易往真實[illegible]以應倉猝之機若徒事紙尺以為無
過去之無名留之有官府從試作悔已晚矣故非預
選不可法人之才略[illegible]信操守難信人事[illegible]意外
難期[illegible]過[illegible]易[illegible]行為[illegible]起見[illegible]故設為過計
改缺[illegible]有[illegible]之法有一一曰薦用
[illegible]各官[illegible]文改為內外取才
敘者內用[illegible]若府屬[illegible]果能[illegible]心河務即被實
薦果擢用又查前河臣楊方興於順治十年十一月
內題為就近點補[illegible]官等[illegible]河事等以鉅野
縣知縣佟養鉅補運河同知[illegible]知縣張鍾英補

黃河同知俱經部覆[illegible]
[illegible]節外紀應題[illegible]行者也一曰[illegible]材凡河官[illegible]
[illegible]終[illegible]薦官員[illegible]其才
[illegible]而河[illegible]有
[illegible]也又必諳習而後幹濟可以圖
成蓋人[illegible]能知[illegible]難而況治河之事求世之變
遷[illegible]防之方略與致器具物料之現[illegible]出夫
役[illegible]多寡若始[illegible]後施行機變之
來呼吸不及[illegible]後補救[illegible]故非[illegible]不可然
人[illegible]難而[illegible]
[illegible]

私計信賞必罰惟有功罪分明耳請習之法有二一
曰久任除道印各官不係專司管河酌宜依滿為期
不便更議外查工部題覆前河臣楊方興為請復河
差一年舊例事內稱河臣既稱河道事宜必須久任
以[illegible]以稽其成非三年斛清中河一差相應以後三
年更換等因奉有
旨欽遵在案[illegible]各河差俱以[illegible]為滿惟[illegible]一差
一年代更[illegible]通惠河道[illegible]閘錢糧出[illegible]
遣人夫更難整[illegible]一年一易[illegible]任須[illegible]不知
甫得週曉而報代之期又至功効難[illegible]且恐傳舍視
之[illegible]為數年經久之[illegible]工作不堅錢糧虛費亦

有司應合無准照各河差例改為三年庶道[illegible]不
無裨益似應題請勅議者也一曰交代河防職守刻
難乏人員缺代署[illegible]唯利害不切即熟悉經營者解
不易難免誤事除分司例應交代毋容更議查前河
臣[illegible]河[illegible]書[illegible]徐州海防二道為河[illegible]緊
之區山東河南一道為黃河要害之地四道[illegible]職併
其所[illegible]兼管河官如遇陞調[illegible]任等項與
[illegible]分司一[illegible]代交代又[illegible]新舊交代以[illegible]上
[illegible]不[illegible]各道不便更議
外[illegible]管河佐貳官合無
[illegible]作[illegible]降[illegible]代[illegible]內修防

[illegible]備[illegible]得[illegible]者[illegible]指[illegible]理司
官使於責成似應題請勅議者也以上四款要在相
沿而行用人[illegible]以不[illegible]可以無虞矣
一[illegible]專責疏路[illegible]天下之事[illegible]名[illegible]可
以理[illegible]隨[illegible]文移[illegible]非是[illegible]則
形勢之[illegible]內工程之[illegible]不[illegible]查
先[illegible]且
申飭各官[illegible]理公務[illegible]經
理河[illegible]分[illegible]又何暇合已
而耘人也況[illegible]在暴漲之時一
二河官[illegible]不下[illegible]內河道亦

不下百[illegible]往來[illegible]大[illegible]若更有他差
豈能無[illegible]前[illegible]興[illegible]
請申[illegible]河官不許別委已經奉有
俞旨但事久易弛上司[illegible]必[illegible]河官自恐取罪
勢又不敢强辭甚至有[illegible]本職而道[illegible]從事者河
漕[illegible]重議不得不遠為[illegible]
天語特[illegible]中飭若河官[illegible]臣[illegible]萬一
因[illegible]貽誤[illegible]以[illegible]之
罪又[illegible]但恐[illegible]河道
多故[illegible]郡城[illegible]不在[illegible]以
修防[illegible]之[illegible]人[illegible]相[illegible]何[illegible]合[illegible]令

該館同事道府代為申明俟河事稍定准赴補考庶
責成專而河務得以有濟矣　各疏工部議覆具題
俱奏
旨依議[illegible]　十一月初四日上袁懇師等疏奏
旨覽卿奏具悉垂情特準暫假數月扶櫬回籍事竣仍
作速赴任料理不必請代河務著遣官暫署[illegible]
是年築祥符欒家寨黑買台堤儀封蘇家坡堤及城
羅家口堤考城三家莊堤河南通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七年河決陳州郭家埠築祥符班
[illegible]堤儀封楊家堂堤封丘新龍口及商
[illegible]考城王家道堤河南通志[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堵塞魏家庄又河決虞城之羅家口本年隨即
堵塞[illegible]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八年二月初五日總河朱之錫題
估計考城王家寨口歲修工程錢糧一疏部議題覆
奉
旨河道設立總督原管總覈屬官稽察工程俾無冒濫
今[illegible]家堤口　工估銀　萬一千一百餘兩較十七年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是要任總河之意大不合理仍著朱之錫親赴
本[illegible]駁另行確估具奏　[illegible]月初十日總河朱之錫

題看得河患惟河南為甚而修防之嚴密夫料之繁
多較之他省猶[illegible]臣余縉所以據其前任
封[illegible]決大工若見之鼓奏而有河防六款
之議也臣轉[illegible]道嚴加詳議據查得[illegible]之政宜
[illegible]款[illegible]堅不克[illegible]堤而切埽埽整
[illegible]挑引河一著但形勢不同引
河有可挑不可挑[illegible]水性難定挑引河又有得成
不得成之異是又在司河者[illegible]則入發於當
決成害[illegible]歲修[illegible]運
[illegible]事[illegible]夫[illegible]事敵
決河[illegible]部覆奉有
俞旨在案但歲修之功[illegible]以先期估[illegible]
河勢[illegible]決[illegible]之來爭在呼吸若[illegible]
一分[illegible]必[illegible]必致不
易[illegible]如[illegible]決口[illegible]堵於境
內[illegible]路物枝不動錢糧[illegible]事略
[illegible]端[illegible]成路[illegible]殘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門夫
龍差似[illegible]一項嚴禁
已久併[illegible]前[illegible]於[illegible]

畢夫之劇累等事疏內奉明具題部覆奉
旨在案相應仍照部咨通飭遵行者也遠郡之夫役亦
免一玖河夫苦役凡人之情未有不好逸而惡勞者
但塞決人工尚不免調及各省每年歲修夫數雖少
遠地既口宜部近者又因河患原關通省不宜偏累
近地之民前按臣李及秀條陳疏內因已曾言之矣
況臣前覆按臣李[illegible]河夫之徵派當更[illegible]事一疏
河南一省原係分[illegible]遠近照地出夫其在五百里外
者仍議開年始[illegible]此奉富不由示寬然至云兌會
河夫派以供兵喂馬等役則是各有分隸遠近未
必相當役此紛紛似屬不便現今按臣劉源濬復有
免夫解銀之議容臣會同撫臣另議具題以聽部覆
可也隄柳之護視宜勤一款河防之法全資柳料若
樹蓺不繁即使錢糧不乏人力眾多亦終於束手無
策可查部覆前河臣楊方興遵
諭欽陳河道錢糧一疏內開河干一帶有栽柳三萬株
及二萬一萬株者分別紀錄有栽柳不及三千株并
全不栽者分別參處總河臣題報臣部具覆請
敕吏部查照勸懲奉有
俞旨臣前者特疏建設柳園一疏沿河州縣各置柳園
數[illegible]栽植柳林秋冬驗明行以勸懲之例亦准部覆
奉
旨在案但[illegible]行紀錄未有定議應印各官令[illegible]定例有
能自買柳[illegible]一萬株以上者許[illegible]柳園地名栽
過柳株呈報[illegible]道務於秋冬之時驗[illegible]活確數具
[illegible]報[illegible]紀錄其動支官價買[illegible]務
[illegible]二萬株方准[illegible]錄如有怠於栽植及柳[illegible]不
行[illegible]栽者[illegible]名題參分別議處庶勸懲明而鼓勵爭
先修防有賴是亦節勞甦民之一大端也[illegible]之舊
制宜復一款建設[illegible]設[illegible]夫
以[illegible]原係[illegible]例特錄工食[illegible]今議
歸畫[illegible]於河官書手[illegible]廠夫[illegible]于河夫正身內
假實守法者選充工食不必別議而責成更切[illegible]覈
自是[illegible]嚴矣奉
旨工部知道 河防疏略
是年築祥符王家集隄中牟[illegible]隄儀封楊家堂隄考
城王家道堤 河防志

卷第四十六

河水

聖祖仁皇帝康熙元年六月開封黃練口河決祥符中
牟陽武杞縣通許尉氏扶溝七縣田禾盡被淹沒
十月洪縣沁水溢灌入衛河淹沒民田甚衆　是年
築祥符縣城圍堤及蔡家樓堤陽武姜家莊堤原武趙
家莊堤及[illegible]家莊堤[illegible]城[illegible]等堤 河南通志
是年五月河決曹縣之石香爐口十一月歸漕 山東通志
是年河決曹縣之石香爐又決武陟之大村中牟之
黃練口及祥符之太平堵寨 [illegible]
是年河決孟家灣口 睢寧縣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年築祥符單家寨頭堤青谷堆封
堤瓦子坡堤又與中陽二縣會築閻岸又築陳留梁
家寨堤蘭陽常家樓堤王家樓堤原武趙家莊堤 河南通志
是年河決武官營口 蕭縣志
是年十一月初二日總河朱之錫題請復河官一年[illegible]
舊例疏云黃運兩河上關轉漕通塞下係民生安危
於此焉攸寄其間修防之方略異致節宣之法轉相
催即使明敏之官亦必得身親歷練始得[illegible]
施措咸宜無貽事後之悔以故前明[illegible]
管河分司三年一換猶恐不能練成請以六年九年
為滿而科臣尹琳復以管河司道等官遇三六年考
滿加銜照舊管事準與破格超遷之議此皆昔日慎
重其事以為不若此誠不足以專責成而期實效載
在河防一覽書之中歷歷可考也即我
朝前河臣楊方興於順治十四年四月內亦具有
請復河官久任舊例等事一疏臣於順治十六年正月
內復具有慎重河工[illegible]一疏俱奉有
俞旨遵行在案今以工部司官輪流陞轉又兼滿漢並
差議將管河分司亦改為一年更替之例敢不欽遵
成命第河工關係既重水性變遷無常呼吸又與他事
不同若一年一換初則生手未諳茫然無措及至稍

知頭緒而差期已滿年復一年豈免貽誤合無仰請
皇上軫念兩河重計將兼管鈔務所差滿官一年一
換其管河分司漢官仍遵前
旨三年一換差內暫停遷轉候其回部考覈之後準與
紋陞既於
新例無礙而
國計民生可以收熟練駕輕之效所裨河政非淺鮮也
奉
旨該部議奏部議題覆　奉
旨這河差滿漢官俱著三年更換 [illegible]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年杞縣河決等縣皆[illegible]月堤陳

留貫台堤蘭陽銅瓦廂堤儀封蔡家樓堤虞城羅家
口縷堤（河南通志）
是年河決朱家營口（睢寧縣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四年四月河決虞城永城夏邑三縣
廬舍田禾多被淹沒　築封丘大王廟隄（河南通志）
是年河決安東茆良口（淮安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五年二月二十二日總河朱之錫卒
故事節鉞重臣皆由　廷推而公出自
特簡實異數云公於丁酉孟冬受事凡爲修守綢繆計
者無不悉心擘畫以圖經久如夫役工程錢糧職守
及諸弊端中間興革損益皆商確至當一一條上幾

數十疏俱覆議報可於是河政煥然改觀庚子季冬
復任殫力盡職益勤於初經營河上什一在署什九
在外兼以兩暘勿若非旱憂淺即潦憂衝每當各工
並急則南北交馳寢食俱廢值盛暑介馬暴烈日中
隆冬嚴寒觸冒霜雪誠所謂勞不乘暑不蓋駸駸有
古大臣風以故首尾十年無大工巨役數省之民獲
免昏墊公亦坐是日憊欲乞身者屢矣會事格不果
乙巳冬督催空艘抵臨清夕處兩閘間風露浩浩夜
以繼日不少休息及東旋形神顦顇入春後閱視大
挑奔馳東臨邳宿間積勞日甚因繕疏請
告未拜發而公遽薨是時經紀後事家無餘財其歷年

所節河帑甚裕公在日不欲以餘羨邀功至是督撫
會疏陳公勤[illegible]狀具言歲省額銀爲
朝廷節省多至四十六萬有奇即此一端可以槩其官
守　公之治河也戊戌冬[illegible]口決公從石牌口迤南
別開新河二百五十丈接連大河以通飛輓己亥春
宿遷山陽蘇嘴[illegible]大險工叢集一請復太行老堤民修
之制各保廬舍護田[illegible]夫役悉照十年以前報
地分別遠近[illegible]用人服其公[illegible]楚[illegible]嘖[illegible]求兩達
部宛[illegible]乙丑冬清口至高郵三百里閒急[illegible]防公
集夫挑浚疏
請分給食米故工鉅而人不勞壬寅夏曹縣石香爐工
決幾成大患賴公駐工籌畫夫料手口卒[illegible]凡五閱
月塞決告成其他險工如王家道口孝成集槐疙疸
黃練集俱著有成効而惠民莫如軫恤夫役[illegible]路
當[illegible]之大動以萬[illegible]臥於道者以[illegible]濟[illegible]
公且締夫若累一疏備陳其不堪者六曲有調劑者
四
上嘉其奏下部議[illegible]因少[illegible]會歲[illegible]山[illegible]淮南
[illegible]公設法[illegible]全活者衆[illegible]
守法以堤塞[illegible]連數百十家公[illegible]代[illegible]獲安
其他[illegible]未[illegible]是公欲纂輯河防
一書續潘公季馴後會

世廟升遐遂罷詩文書稿隨手散軼今僅存疏稿數十卷未鋟[illegible]

是年築祥符魁星樓堤黑堽口堤封丘于家店月堤儀封石家樓月堤[illegible]

聖祖仁皇帝康熙六年築祥符黑堽堤中牟黃練集堤陽武穆家樓堤儀封石家樓縷隄[illegible]

是年河決桃源之煙墩次年堵塞(淮安府志)

是年縣西北長堤決石將軍廟[illegible]

聖祖仁皇帝康熙七年七月彰德府屬大雨河水湧漲平地水深五尺官民房倒塌無算 是年築祥符雙臺堤聶家寨堤黑堽堤魁星樓堤陽武趙家寨月堤蘭陽谷家營堤儀封石家樓堤小宋集堤[illegible]

是年河決桃源之黃家嘴塞之復決次年堵塞[illegible]

是年河決屋宇蕩然無餘(邳州志)

是年四月河決衝沒西北居民田廬數十里三次以下水不沒斷涉者褰裳而行漕艘不通 六月從上神廟決入治儀門內水深三尺自明天啓二年水決入治於今五十年再見 決三義壩衝定治後田廬數十里邑治幾廢[illegible]

聖祖仁皇帝康熙八年築祥符瓦子坡堤魁星樓堤陳留県家寨堤中牟原敬寺隄蘭陽梁家埠堤谷家營堤(河南通志)時羅多爲總河多滿州人

是年河決二汊口(虞城縣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九年築祥符李七寨堤守公寨堤中牟小潭溪堤原武劉大口堤趙家莊堤封丘大王廟堤河內仁孝寺堤武陟木欒店堤[illegible]

是年八月河決曹縣之牛市屯次年修築完固河歸故道(曹縣志)

邳遭河決者五年是年五月再入治王家營二堡廬家度文華寺皆先後而決邑內百里皆水其大堤決時衆見大火如毬旋轉堤上火滅蓬勃少頃雨雹疾擊人畜蹄聲震野是日之夜水與集亦大風雨火光灼然著人如熱 是年河水大漲三決隄流雜載道總河羅多自桃源界起東至龍王廟皆因舊址加築高一丈面一丈底闊六丈長三千二百三十四丈計程十八里半及入陵河水溢劇截村居廬舍及牀木無數[illegible]

是年決單縣之洪樓寺漂沒民舍[illegible]

是年三月工科李宗孔又題河患萬分危急修塞刻不容緩方行覆估工之次五月暴風雨淮黃大漲播卸高堰石工六十餘段衝決五丈有餘又將分沙河西堤岸衝倒淮黃之水直注於高寶湖當是時高堰幾崩淮揚二郡殆矣哉水之合淮黃從諸決口以注於湖也江都高寶諸有司無歲不防隄晝夜巡警

增堤與水俱高然以數十里奔悍之水攻一線孤高之隄值西風鼓浪堤奔聲如雷一瀉萬頃其決愈遲為害愈劇而江高寶泰淹東無田地興化以北無城郭室廬矣十五載中堤決者八而堤東下河自明隆慶間黃流入埶射陽其他如涤陽平望諸湖淺狹不能受水水驟至輙浸無所歸各河港疏濬不時淤塞日甚而范公堤下諸閘久廢入海港口盡塞雖經大臣會閱嚴飭開濬出水而年深工大所費不貲兼為傍海奸竈所格竟不果行 [illegible] 水迂迴從東北至廟灣口方入海七邑田舍沈水底者動閱歲時比及宿水方消而新歲之橫流又已踵至矣 自九年後黃運等河并歸仁堤聖家壩白洋河等工俱用正賦嗇塞皆河以外分為二大工分司道官總管餘各以佐貳督工於是年九月開工始皆總河羅多所請也 揚州府志

是年秋河溢大水 [illegible]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年築祥符黑堈隄陳橋隄中牟下潭溪隄儀封石家樓堤鄭州王家堤商北許家岡隄考城芝麻莊隄河內武陟各築沁河堤 [illegible]

是年二月羅多調別任總督河道改用王光裕于是光裕復勘議兩河情形移建季太壩 [illegible] 八月題報安東茆良諸決口就塞然黃河

故道愈淤正東雲梯關海口積沙成灘已二十餘里黃河迂迴從東北入海清口為黃水灌入茱家場悉起油沙天妃閘底淤墊本年回空漕船不能進口乃於清河縣南腰鋪地方支河之連蔡福口者疏濬通舟由周家閘行刑科彭之鳳疏言其害 [illegible]

是年茆良決口塞先是山安一帶之小決口甚多而茆良口為大茆良決於康熙四年歷今七載而始塞故下流海口淤成沙僅而淤澱日久云 是年河決桃源之陳家樓仰塞之又決七里溝十二年堵塞 淮安府志

是年六月河又決五堡堤八月決桃源七里溝 [illegible]

是年三月十八日河溢八月河又大溢高下淪沒 [illegible]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一年廣城黃河水溢 築祥符黑堈堤白石堈堤陳留赫家寨堤中牟卒莊縷隄陽武潭口寺隄封丘大王廟堤儀封石家樓隄蔡家樓隄商丘蘇家林隄考城芝麻莊隄河內大馬口堤武陟大原村堤 河南通志

是年水決塢池舊城居民負棲堤上兩夜啼號聲聞數里 邵州志

是年七八月黃河四溢兩河口隄決山西故大水各處村屋倒塌 舊縣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二年築祥符回河寺月堤陳留赫

家寨堤中牟陽武會築堤陽武又築王家店堤封丘築大王廟隄儀封築蔡家樓堤商丘築禹王廟前堤虞城築劉家莊隄考城築史家樓等處堤（河南通志）

是年三月河決桃源新莊口並王家營又自新河郭家口北決堤內外皆水田無立苗（淮安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三年築祥符貫台堤陽武張家莊堤儀封蔡家樓堤考城芝麻莊堤（河南通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四年築陽武王家店月堤（河南通志）

是年河決徐州之潘家堂及宿遷之蔡家樓俱於本年堵塞（[illegible]府志）

是年河決花山壩口辛安黃山白山劉家莊董家莊青羊木社等處當其下衝淹沒民田七百餘頃（睢寧縣志）

是年六月河決入治田禾淹盡民多流徙（[illegible]）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五年築蘭陽銅瓦廂月堤（河南通志）

是年黃流倒灌洪澤湖高堰潰決三十四處黃淮合并東下淮揚大困（江南通志）

桃源新莊決於十二年至是始堵塞蓋閱十二年八月堵塞將完遇秋水漲其復衝九十餘丈更將舊決口之底衝深以致禍延數載而河身之淤澱尚甚云

是年河決宿遷之白洋河及于家岡二處又決清河之張家莊王家營安東之邢家口二鋪口山陽之羅家口夏家口呂家口洪家口寶家口（淮安府志）

是年淮黃復大決高家堰時歲年被水諸堤工皆未竣河淮正道日以淤塞是年五月因久雨連大潰決前此諸工盡廢高堰一帶倒卸三十餘處水浸揚屬又過往年三之一清口堤俱不能支淺亦淤淀高郵之清水潭陸漫溝江都之大潭灣等處共決三百餘丈殘缺不可勝數深及四五丈不等自堤以東浩浩乎茫無際涯矣報聞　特遣大司空冀如錫少司農伊桑阿等親行相視訪究利病去甘奏報（揚州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六年春二月總河王光裕解任勘問

命安徽巡撫靳輔總督河道　二月

勅諭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靳輔茲以河淮關係漕運大計特命爾總督河道提督軍務駐劄濟寧州凡山東曹濮臨清沂州河南睢陳直隸大名天津江南淮揚徐潁各該地方俱照舊督理爾督率原設管河管閘郎中員外主事及守巡河道官將各該地方所轄漕河及河南山東等處上源往來經理尚有應濬衝決堤岸閘座應該修築挑濬者皆先事預圖免致疏虞有礙運道合用人夫照常派於有司項下附近有司軍衛衙門調取應用其各省直應修河工錢糧但係河道工程俱照近日所行事例通融計算支放務要規畫停當毋得糜費若所屬大小官員果能盡心

河務則據實舉劾有徒滋弊職怠玩誤事及於河勢要
之家侵占阻截淤淺例盜取河防應拏問者徑行拏問
應參奏者指名參奏其河道緊要機宜有干漕運督撫
衙門會同計議施行若有重大事情奏請定奪年終將
修理過河道人夫錢糧照例備細造冊圖畫貼說奏繳
或有土賊不時竊發盜河漁為梗即當擇選將領嚴督
兵馬勤加訓練申明紀律如遇敢究竊即督發領將
官兵剿滅勿使蔓延如有將領臨陣退縮殺良冒功及
推延貽誤失機者武官自四品以下文官自六品
以下會同提督巡撫以軍法從事鎮道等官題章參
處務期消弭亂萌保安地方其山東河南各巡撫悉聽

節制河道軍務有關載未盡者許以便宜舉行不從
中制爾以才望簡用須彈竭忠猷不避勞怨斯稱委任
毋或因循怠忽及處置乖方有負委托爾其勗之特諭

六月大挑山清高寶等四州縣運河并清口爛泥
淺引河四道及清口以下雲[illegible]河道

是年七月河決楊家莊一百餘丈時河流僅一線亦
有水從旁洩而河之故道竟成平陸者總河靳公上
經理河工事宜八疏先於宿桃二邑內開引河以
濟運又於清口以下直出雲梯關外並開引河以導
入海之勢 淮安府志

是年總河靳輔條奏經理河工事宜八疏
上叅今其請復大發帑金專任委支是年裁高郵分司
南河工部于是開白洋清河以東引水河而黃河始
入海門清口兩傍引水河而淮水始出河又築河岸
遙隄縷隄修高堤諸隄工以載導而揚境以內工
次同時並舉

總督河道靳輔題為河道敝壞已極等事疏略云皆
稽今日所以敝壞之故由力求今日所應補救之次
第大抵治河之道必當審其全局將河道運道為一
體[illegible]而合治之而後可無弊也蓋運道之阻塞
率由於河道之變遷而河道之變遷總由向來之議

治河者多盡力於漕艘經行之地若於其他決口則
以為無關運道而緩視之殊不知黃河之治否攸繫
數省之安危即或無關運道亦斷無聽其衝決而不
為修治之理倘決口既多則水勢分而河流緩流緩
則沙停沙停則底墊以致河道日壞而運道因之日
梗是以原委相關之處斷不容歧視也今當不必
全局之情形皆當熟籌而預施之則治果必
而決堵南必北無往非治[illegible]日從事[illegible]而終歸無益
豈惟無益將河患日深而莫可救藥矣何也黃河之
水從來裹沙而行水大則急而沙隨水去水小則
流緩而沙停水還沙壅水去則河身日深而百川皆

有所不能沙停水漫則河底日高而旁溢橫決職此故
黃河之沙全賴各處清水併力助刷始能奔趨歸海
而無滯也查各口河身之所以日淺者皆由順治十
六年至康熙六七年間所衝之歸仁堤古溝翟家壩
王家營二鋪邢家口等處各決口不即堵塞之所致
也蓋歸仁一堤原以障睢水及永固郎家白鹿諸湖
之水不使侵淮且令由小河口白洋河二處入河助
黃刷沙者也自順治十六年歸仁堤衝決之後睢湖
諸水悉由決口侵淮不復入黃刷沙以致黃水反從
小河口白洋河二處逆灌停沙積成陸地至康
熙六七年間各處水大黃淮並漲黃復由王家營邢
家口二鋪口等處衝決淮漲而古溝翟家壩等處衝
潰矣王家營邢家口二鋪口等處衝潰之後黃河之
水由決口漫者多而由雲梯關外入海者少古溝
翟壩等處衝潰之後淮河之水由古溝諸口直趨運
河繼決清水潭下淹高江等七州縣之田者多而從
清口會黃入海者少河淮兩水俱從他處分洩不能
並力刷沙以致流緩沙停海口積墊日加淤高從此
由遠而近由外而內河沙無日不停河底無日不墊
海口淤而雲梯關亦淤雲梯關淤而清江浦清口並
淤矣迨至康熙十五年間各處又復水大黃淮又復
並漲清口以下之河身既高不能奔趨歸海而睢湖
諸水又合淮水併力東激以致決高堰翟家壩等處
衝九處之外又將高良澗板工衝決大小二十六處
高家堰石工衝決大小七處清水盡由各決口直
注運河加衝清水潭淹高寶各決口下淹七州縣
之田而涓滴不出清口黃水又乘高四貫衝決于家
岡等處又復灌入爛泥淺將武家墩王家營決五十
丈入故明所開之新河經將家劉會合淮水直奔清
水潭其武家墩上流刷成大河寬一二百丈不等又
分一股入洪澤湖由高家堰石工決口會淮並歸清
水潭而淤各舊決口之處則又浸淫四漫藪之以前
勢必分溜以致下流更淤而河身之高墊更不可言
矣查河口清口以至海口約計三百里向日黃河水面
在清江浦石工之下今則石工與地平矣河身之深
深一二丈不等今則深者不過八九尺淺者僅有
二三尺矣黃河淤運河亦淤今淮安城堞卑於河底
矣運河與清口與爛泥淺盡淤今洪澤湖亦成平
陸矣況尤有堪慮者目今現在之河身既已甚高若
此而黃流裹沙之水則日日以萬里而來晝夜不息
一至徐邳宿桃等處即便緩弱致漫臣目見河沙無
日不加積河身無日不加高若此再不及早大為修
治則不特洪澤湖漸成陸地將南而運河東而清江
浦以下淤沙日甚行見三面壅遏而黃流無去路矣

夫以萬里遠來昔滔天之水竟至無路可去則勢
必衝突內潰而河南山東二省恐俱有淪胥沉溺之
憂彼時雖費千萬金錢亦難以尅期補救臣是以謂
今日敝壞已極修治刻不可緩也但既經修治則必
使無旋修旋圮之處更必使有可行可久之道始為
有當臣逐細籌酌其間修舉情形有必當師古者有
必當酌今者有須分別先後者有須一時並舉者總
以因勢利導隨時制宜為主臣謹竭臣之愚備采衆
論而折衷斟酌將應行事宜分為八疏條列具 題
貼黃謹盡伏乞
皇上睿鑒全覽 勅部速議允行庶已淪之田可耕旱
在之地可保運道可通錢賦可復其於 國計民瘼
誠均有攸賴矣靳文襄公奏疏

卷第四十七

河水

靳輔敬陳經理河工事宜第一疏略云臣竊見今日
治河之最宜先者無過於挑清江浦以下歷雲梯關
至海口一帶河身之土以築兩岸之堤也杳清江浦
以下河身原闊一二里至四五里者今則止寬一二
十丈原深二三丈至五六丈者今則止深數尺當日
之大溜寬河今皆為淺灘泥已經十年矣茲欲令黃
淮之水盡從此故道入海必須畧開去路華之使行
若築堤塞絕用水刷沙雖為治河不易之策然河身
淤土有新久之不同三年以內之新淤外雖板上面
其內淤泥未乾衝刷最易五年已前之久淤其間淤
泥已乾與板沙結成一塊衝刷甚難故必須人法疏
浚也今自清江浦至海口一帶河身之淤計經十載
如臣不役萬金亦議而貿貿以治新淤之法治之恐
決口告增黃淮淤下之際因河身淺窄一時衝刷不
開又生他變則臣 身受溺職之罪固不足 惜如
已費之錢糧將來之 國家民生之虞將何以見耶
水刷沙即曰不必人浚而東水歸漕則又必先築堤
既築堤矣與其取土於他處何如取土於河身寓浚
於築而為一舉兩得之計也今臣擬於河身兩傍近
水之處離水三丈下鍬掘土各挑引水河一道揭面

闊八丈底闊二丈深一丈二尺以待黃淮之下注蓋
黃淮下注之日中央既有一二丈舊有之河左右又
各有八丈新鑿之河其所存兩旁之地雖屬堅土而
薄僅三丈一經三面之夾攻順流之衝洗不待多時
即可盡行刷去將舊有并新鑿之河俱合而為一矣
又兩旁既各挑深一丈二尺則中只河心自可刷至
二丈之外河至深二丈寬四十丈便不虞淺從此日
洗日刷日深日寬有河免漫外之虞而無復當日之
舊矣其所挖丈尺計每地一丈挖土六十方即以之
挑築兩岸之堤底闊七丈面闊三丈高一丈二尺每
丈亦用土六十方也查工部尚書臣蘇如錫等條奏

內開堤底以八丈為度面以五丈為準高以一丈五
尺為虛等語計每隄一丈應用土九十七方半或為
防河下堅之策今臣所議高闊之數俱減每堤一丈
止科用土六十方者蓋以物力艱難姑從減省擬
議俾其足以抵當河水而止仍俟物力稍寬之時再
行量撥人夫協同議設守堤之兵加高加厚仍如部
臣等條議丈尺之數可也至部臣等原議上自南岸
自白洋河至雲梯關止北岸自清河縣至雲梯關止
務須一律修築等語俱應照議興築查白洋河至雲
梯關約長二百三十里清河縣至雲梯關約長二百
里以每里一百八十丈科之共約長九萬五千四百

丈每丈用土六十方共計用土五百七十二萬四千
方共九萬五千四百丈之內有向未有堤者有原有
堤而今全無土者有原有堤而入更缺窄須增填者
有堤根存土高一二尺至六七尺不等自三四尺至
一丈五六尺不等者合有無多寡而計之牽約存舊
土高二尺寬八尺每堤一丈計牽約存舊土二方四
分通共約存舊土二十二萬八千九百六十方實須
增土五百四十九萬五千四十方至於取土之處雖
以離水二丈為度然河身有在中央者有折流在南
岸及北岸者遠近不齊必須隨地科算總之離堤三
十丈之內不許取土其三十丈以外取土者每土一

方用夫二工一百二十丈以外取土者每土一方用
夫四工二百四十丈以外取土者用夫五工合遠近
而牽算之大約每土一方用夫四工兩岸之堤共用
土五百四十九萬五千四十方應用夫二千一百九
十八萬一百六十工每工該給銀四分通共需銀
八十七萬九千二百六兩四錢又自雲梯關外以至
海口尚有百里之遙除近海二十里潮大土淤之處
無容置議外其餘八十里之河身情形俱與雲梯關
內無異若不量挑浚以導之是自堤以東之則黃淮
合流出關之際河身既窄而兩旁又堅而厚大水
驟至不能承受歸漕勢必四處漫溢雖關外漫溢與

運道民生無涉然一經漫溢則正河之流必緩流緩
則沙必停沙停則底必墊關外之底既墊則關內之
底必於不過數年當復見今日之患矣臣聞治水者
必先從下流治起下流疏通則上流自不飽漲故臣
又切切以雲梯關外為重而力請築堤束水用保萬
全不致泄泄從事以貽後此之人害也惟是近海之
堤止期足以攔水可以不必過於高厚堤底止須寬
五丈面亦須寬三丈高止須六尺亦一體照取河心
之土然之兩岸共堤一百六十里計長二萬八千八
百丈每丈用土二十四方計用土六十九萬一千二
百方用夫二百七十六萬四千八百工每工照例給
銀四分通共需銀一十一萬五百九十二兩二共需
銀九十八萬九千七百九十八兩四錢統於臣第六
疏內設措錢糧以給之其需用人夫共計二千四百
七十餘萬工應限二百日完工計每日需夫十二萬
一千七百餘名念淮揚附近人民尚須供臣後疏挑
浚幫堤增或等各工之用斷斷不能更有如許多夫
前來應募且查康熙九年前河臣羅多與修黃河各
處之工除調用各處泉浚等夫外曾經令山東江南
邳鄂地方協募赴工在案今此工之大數作於河不
得不循例而行臣擬令江南之鳳陽府屬募夫一萬
五千名寧國府屬募夫一萬名蘇常二府屬各募夫

八千名鎮太二府屬各募夫四千名徐州并屬募夫
五千名滁州和州并屬各募夫二千名山東兗州府
屬募夫一萬[illegible]千名濟南府屬募夫九千名東昌青
州二府屬各募夫五千名河南開封府屬募夫一萬
三千名歸德府屬募夫八千名尚少夫一萬一千七
百餘名應於淮屬之邳海睢宿贛沭六州縣地方召
募其募夫之法各該府州就所屬州縣之大小近便
酌量派募務募二十歲以外四十歲以內精壯強健
之夫者其常川供役不許以老弱塞責及往來更換
以致躭悞工程即於該府屬首領州縣佐貳雜職等
官內遴選能幹之員專管驗募限部文行到該省半
月之內務齊人夫各帶土車鍬担等器飛星押赴工
所督率料理依限挑築至於地廣夫多其間恐有偷
安苟且之弊必須用畫段丈驗之法以肇之其法容
臣須督各監理官量取土之遠近按工畫段每用夫
五千工為一段編定字號插牌標識其中有原係平
地者有更有缺岸須填者有存舊堤之土多寡不等
者并堤段長短丈尺之數逐一書明標識之上仍立
簿一本一體登記交各監理官收存各監理官即按
各州縣協募人夫多寡之數照工撥給堤段令其如
式挑築臣仍親臨工所用部臣冀如錫等修議鐵杵
杵隙盛水不漏之法不時查驗以別其夯杵之堅否

臣更請立懲勸之典以鼓舞而警策之凡各州縣協
募人夫有老弱病廢及奸滑逃走一名至五名免議
外六名至二十名者各該州縣罰俸六年所委專管
官罰俸一年二十一名至五十名者州縣官罰俸一
年專管官降一級調用五十一名至一百名者州縣
官降一級留任專管官降二級調用一百名以上者
州縣官降一級調用專管官革職其所築堤既如有
一處夯杵不堅盛水即漏并低面丈尺雖合而面上
兩旁低窄有二四丈者將專管官降二級調用二處
以上夯杵不堅盛水即漏并底面丈尺雖合而面上
兩旁低窄至五丈以上者將專管官革職如所募之
夫盡皆壯健并無一人逃逸所築之堤隨驗俱堅提
面兩旁豐滿處處合式者該州縣官不論俸滿即陞
專管官如係正途照依應陞之缺加一級即陞如非
正途俱准照正途注冊一體加一級即陞以請責成
道府州并監理各官如各該道府州所屬有一官議
處者將該道府州罰俸半年兩官議處者將該道府
州罰俸一年三四官議處者將該道府州降一級調
用五六官以上議處者將該道府州降二級調用所
屬委官督工勤幹築堤既固如式依期早早告竣者
將該道府州亦不論俸滿即陞其各監理[illegible]募夫
一項與伊無涉不議外凡伊所管各州縣委官之內
有因夯杵不堅築堤不豐滿一員議處者將監理官
罰俸一年二三員議處者將監理官降一級調用四
五員議處者將監理官降一級調用六員以上議處
者將監理官革職如議處議敘相同者准與抵算如
監理官揭參者准免處分并無議處止有議敘者
將監理官照伊所任應陞之缺加一級從優即陞如
此則各官俱知勉力可自效矣臣略陳之未知是否伏候
睿裁
第一[illegible]挑清口東而下至海口一
帶河身之上以築兩岸之堤乃先治下流以導黃淮
歸海之上也惟上流難合上面有洪勢之處不行急
[illegible]疏通則[illegible]決口盡堵淮水有下之時
[illegible]淮水之處為洪澤湖下流高家堰以西至
清口約長二十里原係汪洋巨浸為全淮會黃之所
自淮江東決黃水逆灌之後此一帶河身漸就淤
成平陸向之汪洋巨浸今止存寬十餘丈深五六
尺至一二尺不等之小河一道矣查工部尚書[illegible]如
錫等條議內稱清口一帶沙淤之處速行挑濬等語
然淤沙萬頃挑濬實難臣再四思維惟有做照挑濬
清江浦以下河身之法於小河兩旁離水二十丈之
地各挑引水河一道俾其分頭衝洗庶可漸漸刷開
至於挑清口[illegible]引水河俱止擬離河身二丈而此處
議離河身一十丈者蓋清口浦以下係千年久淤之

堅土而此乃三年之內之新淤臣曾帶領夫役掘土
試驗浮土一層板土深有二尺下則係淤泥尺許淤
泥之下又屬板土板土之下又屬淤泥掘深六尺有
奇而尚不能到當日之湖底且面層板土雖極堅硬
而第二層板土因在淤泥之下反潤而鬆故雖離河
身二十丈之遠而易於衝刷不久便可合而為一也
惟是此處淤沙既易衝刷而臣亦議開引水河者蓋
臣目擊兩層板土之堅硬恐一時衝刷不開又於他
處生變亦未可定因思此番工程錢糧人力無不浩
繁若有一處慮不周到恐致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之
悔是以不敢不累議導引之策以圖萬全耳其所挑

引水河應面寬六丈底寬二丈深五尺每淤地一丈
掘土二十方遠傾於引水河六十丈之外兩岸共計
七千二百丈共掘土一十四萬四千方每方用夫三
工共用夫四十三萬二千工照例每工給銀四分共
需銀一萬七千二百八十兩亦於臣第六疏內措設
錢糧給用此工一治庶淮河下注之時可以衝開淤
泥經由清口會黃刷沙而無阻滯散漫之處矣伏候
睿鑒 [illegible]
第八疏畧云
保全河道之策全在能盡人力而不可諉之天數至
於隄岸衝決之由則官民夫役均有罪焉官之罪有

一在備員閑散不知河道為何物其於運道民生
不啻秦越人之視肥瘠雖有以未雨綢繆之策告之
者而茫然不能也一在圖於多事希圖乘機侵蝕故
薄者不填而缺者不補以致潰決廢壞不可收拾也
民之罪有三或與近堤之人有讐而盜決以淹之或
因己田乾旱而盜決以灌之至於間有窮困刁民知
商販畏淮阻之艱阻而乘其險其地也於是盜決以
候之堤決而商至商至而伊得遂其乘機取利之謀
矣若夫夫役之罪則總在利於私而不利於靜樂於
有事而苦於無事是以百計陰壞之耳他如高良澗
等處板工上年大水衝決除決口二十六處之外其

餘一帶殘堤貼樁之上悉皆卸拔樁木無土擁護易
於偷取拔湖內小船及水淹災民乘夜盜鋸者不一
而足又聞向來有等壞事夫役當大埽方下未合龍
門之時暗藏刀斧乘夜割斷秫頭繩以致所下之埽
隨即衝淌諸如此類是以殘壞至此臣再四籌維欲
圖將來久遠之計莫妙於多設專心保全河道之人
則設兵以守而立勸懲之法使之知利之當趨而害
之當避誠為不易之策也臣愚以為今既大費財力
高築堅堤必按里設兵使之住於堤上逐日看守并
將疏浚修築事宜一切責成之外河自雲梯關而下
至於海口為兩河朝宗要道每堤一里必須設兵六

名每兵一名管堤三十丈堤根栽柳務活堤旁畜草
務茂堤內則乘暇添土逐漸封寬每二里半一墩令
十五兵居於墩側每墩給浚船一隻各繫鐵埽箒二
箇於船尾繫繩以五丈為度每月之初十一二十
一日兩岸撥兵一齊各乘浚船或布帆或鼓棹或縴
錨下鐵埽箒於水底淌流刷沙往來上下務五丈之
繫繩不能到處懸鐵埽箒於水中方止兩岸共堤一
百六十里設兵九百六十名給船六十四隻再設兵
百四十名給船十二隻尚令浚堤外至海口一帶
之淤沙自雲梯關至海口應共設兵一千二百名應
設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給浚船七十六隻

各分汛地而責成之自雲梯關而上南岸至清口北
岸至清河縣各長三百里每里設兵三名每兵管堤
六十丈五里建一墩亦令十五兵住於墩側每墩亦
各給浚船一隻鐵埽箒繫繩以四丈為度應共設兵
一千二百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浚船八
十隻亦照前法責成之自清河縣至宿遷縣兩岸各
長二百里每里亦設兵二名每兵亦管堤六十丈五
里建一墩亦令十五兵住於墩側每墩亦各給浚船
一隻鐵埽箒繫繩以三丈五尺為度通共設兵一千
二百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浚船八十隻
亦照前法責成之自宿遷縣至徐州兩岸約各長

三百里每里設兵二名每兵管堤九十丈五里建一
墩令十兵住於墩側每二墩給浚船一隻鐵埽箒繫
繩以三丈為度通共設兵一千二百名守備一員千
總二員把總四員浚船六十隻亦照前法責成之內
河自清口西南至泗州盱眙一萬八千餘丈應
共設兵四百名每兵管堤四十五丈五里建一墩令
二十兵住墩側於堤內栽柳打坡為茂草以坡之
外二十丈俱令種葦於葦茭之外為永遠護堤
之葦應設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連河由清
口至邳州宿南岸約三百三十里每里設兵二名每
兵管兩岸堤各九十丈五里建一墩於兩堤令十兵

住墩側其栽柳畜草等項俱照翟壩一帶之法責成
之應共設兵六百六十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
四員以上六營通共設兵五千八百六十名俱設步
兵而無容設馬內以一分為百總管隊專支步戰兵
糧餉其餘九分俱支步守兵糧餉如各弁兵所管地
方堤坡堅實日漸封寬並無浪窩殘缺之處柳密草
茂外河之水果深至丈四丈及三丈五尺二丈不等
內河堤坡之外葦茭荷蒲盛長如是三年者守備該
管外兵拔為戰兵戰兵拔為把總把總拔為千總千
總拔為守備有缺即題陞無缺即報部後以應陞之
缺遇缺即陞如各弁兵所管地方堤破不堅或並不

幇寛反有浪窩殘缺之處并柳稀多枯茨浚芟割外
河之水不及五丈四丈三丈五尺二丈等深內淤茭
葦蒲荇發弛不種兵責四十板枷號一月穿耳徧遊
示衆仍革去糧餉另行選補千把總革職守備降一
級調用若各弁兵該管地方因循闒茸以致衝決隄
岸者官革職拏問兵從重處死至於一例河道而臣
議設兵船有多寡之殊者蓋下流既通則上之可無
意外之虞是以外河獨重於雲梯關以下也又慮水
汛之耳目不能及設有意外驟漲之處其本汛設船
不能即疏則又當旁調各汛船兵協力疏濬各汛本
汛以守其常通融協助以防其變而黃河無虞矣黃

河無意外淤淺之事則淮河自是安流淮河安流則
運河亦可無患其翟壩一帶之兵倍於運河者翟壩
一帶當淮河之衝爲上流最要之地也　八疏俱於
七月初八日題初九日奉
旨河道關係重大這所奏整理河工事宜各本著九卿
詹事科道會同逐一詳議具奏　八月十二日工部
等衙門會議具題十六日奉
旨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詹事科道掌印不掌印各官
會同詳確議奏　二十六日　廷議形董修[illegible]小溜
二十九日奉
旨河道關係重大應否缓修并會議各本內事情著總
河靳輔再行確議具奏
總河靳輔疏略云夫黃河發源崑崙其流最遠
自歷龍門合陝洛之水而益見奔騰又東至駱馬湖
口更加東省運河山泉諸水而勢愈難捍又東南至
於清口會合全淮而河勢益大矣似此滔天猛勢之
水止以海為歸故自清口至清河至雲梯關以至海口
尚有三百三十里之遠其中非任寬深廣大之身受
其來而暢其去安能從容趨海無阻也至順治年
間河道未壞之時清江浦以下之河身深二三丈至
五六丈不等寬二三百丈至六七百丈不等廣大如
此是以雖遇伏秋水漲足以有容而不至於泛濫乃

今日清江浦以下之河身深二三尺至五六尺不等
寬十二三丈至十八九丈不等逼窄如此是以即使
霜降水消亦難承載而每至於潰衝也臣請將今昔
寬深之數牽算而合較之深二三丈至五六丈者其
計深四丈深二三尺至五六尺牽算計深四尺皆四
丈而今四尺是前此河水之深十倍於今日也寬二
三百丈至六七百丈牽算計寬四百五十丈寬十二
三丈至十八九丈牽算計寬十五丈昔四百五十丈
而今止十五丈是前此河身之寬三十倍於今日也
以上十倍與三十倍合算之是今日受水之河僅
有前此三百分中之一分耳夫黃淮之水自若也伏

秋之漲仍然也而其入[illegible]竟減去三百分中之
二百九十九僅存一線其何能容於以知各處之漫
衝潰溢誠勢所必至者也不惟是也自臣於本年四
月初六日到任之後日與清江浦以下三百里河身
淺窄情形而清江浦以上深闊不過丈餘寬則尚有
百餘丈及一二百丈不等也乃自七月十八夜楊家
莊[illegible]之後一路漸漸淤淺臣親乘小艇徧閱
河中自清江浦以上歷清口并清河桃源兩縣以至
楊家莊前通計一百七十餘里其向之深丈餘者今
則止深二三尺至五六尺不等矣向之寬百餘丈今
則止寬十餘丈至二三十丈不等矣雖此係新淤之

上不難刷開然下流不通將令刷歸何處耶今臣若
欲將　廷臣先將緊要之處酌量修築則必以急堵
楊家莊決口為首務以其為漕艘必經之地現在淤
淺[illegible]行也殊不知清江浦以下三百里久淤之河未
經疏通即[illegible]楊家莊閉合龍門不旋踵而他處又必
告潰即清江浦以上至楊家莊業已[illegible]淤淺如將
下流河身及早挑濬疏通然後[illegible]家莊決
口則龍門閉合之後河流入海有路[illegible]七十里新
淤可以漸漸刷開故道[illegible]漕運亦可無虞若不挑
濬下流而但議堵決則水至無歸不特徒費錢糧
勞民力比一百七十里新淤[illegible]斷不能刷去必且更

於楊家莊以上徐邳睢靈地方另行潰決決口移上
一里則河身多淤一里將見東豫二省均受水災而
駱馬湖以下勢必全然[illegible]之所以力請大
為修治也況及早與修約費錢[illegible]百餘萬兩耳
早[illegible]修天[illegible]數年之[illegible]告竣則田土盡出賦稅
可增民生可望其樂業安居糧運亦可使之暢行無
阻若不急為大修只年年堵塞歲歲挑河恐數年之
費亦不下二百餘萬而河道愈壞漕運全阻至受淹
賦之累困不足惜其如民生　國計何哉此臣之所
以力請修治而斷斷不敢議緩也臣前題八議原止
就原任工部尚書薛如錫等條議款內所開工程定

議修築其臣議較部臣等款內增估者惟雲梯關外
挑河築堤一工再至於南岸白洋河以上北岸清河
縣以上則原未議及也今臣親加詳勘南岸自堤自
白洋河宿遷縣境起上歷邳州睢寧靈璧以至徐州
共計程二百八十里其堤內田地較之堤工但低丈
尺一丈及一丈一二尺不等而堤外淤灘則較之堤
工止低三四五六七尺不等甚有[illegible]灘與堤面相去
僅尺許及竟與堤面平者今歲伏秋水漲自平堤頂
雖賴河官竭力於堤頂之上督夫挑土幫戧搶護
然不過加四五尺寬一二尺高之子堤一段萬不能
恃以捍禦洪流又有堤外久停積水堪敵黃水黃水

不能浸入未經淤高之處則又一派汪洋清波千頃每遇大風鼓浪將舊堤積漸撞擊莫不剝落坍殘僅存數尺北岸遙堤自清河縣起上歷桃源宿遷邳州睢寧以達徐州共計程四百里內清河至宿遷一百六十里係漕艘經行驛遞飛馳之地堤工尚寬及至駱馬湖而上除近山之處原未築堤外凡見在之堤悉皆殘缺不堪其中雖無堤頂與河灘相平之處然堤頂較之內地俱高八九尺一丈不等而較之外灘不過高四五六七尺不等且必有積水浸堤甚至兩面皆水日受汕擊之患者內如徐州之花山張家樓一帶原係岡阜之地近因河底墊高士民條議創築

堤工擱水乃工程未竣而洪流驟至業已衝成大缺其水從北東直注出駱馬湖之後將運河猫兒河一帶漸漸淤墊以上情形俱臣親身經歷泞立徘徊往來相視目擊危險之狀真不禁心膽皆裂是以不得不併請急修雖駱馬湖以上非漕艘經行之地殊不知南岸一決其水必由邸家白鹿等湖漫過歸仁堤助洪澤湖滔天之勢鼓擊高家堰高良澗等一帶堤工各堤勢不能支必至決裂即或堤工堅固如鐵不即潰決亦必從頂漫過直衝運河之堤由清水潭下淹高寶等七州縣田畝嗣此淮流仍舊旁洩仍不助黃刷沙清口以下黃運兩河仍必淤墊此駱馬湖以

上南岸不治必壞運道之情形也北岸一決其水必由駱馬湖之後橫衝邳宿運河將河底并駱馬湖底積漸淤高嗣此東省山泉諸流不能暢行一遇伏秋淤漲則濟寧魚臺嘉祥鉅野滕嶧等州縣之田畝必至淹沒運河堤工亦必至於潰衝此駱馬湖以上北岸不治必壞運道之情形也至於黃河上流有決則下流必淤故駱馬湖以下至清口一帶攸關運道之黃河必得駱馬湖以上無旁洩之事方能深通是以凡此兩岸危險情形均當逐一修治也合而計之清江浦以下之河身不挑堤岸不築不用鐵掃箒等器設法加浚河身并浚海口則黃淮無歸黃運兩河并

高家堰一帶之各岸堤處處皆可衝漫見在決口雖大費錢糧堵塞堅固而此塞彼衝終歸無益下流既挑浚疏通交而清口以上爛泥淺一帶不挑引河則淮流不暢湖水不能連下高堰一帶之堤岸尚屬堪虞爛泥淺一帶既挑引河交而下自清口武家墩歷高家堰高良澗以至周橋閘一帶殘缺之堤不行加幫高厚并不築翟家壩之堤堵塞大小三十四處決口及成河九道之處則淮水旁分刷沙不力黃水必仍內灌而兩河必仍淤墊是以今日治河之道疏下流幫堤岸堵決口皆屬至緊之工誠緩一不可者也至於山清高寶一帶運河必須深挑以通重運此又

不待言者矣總之下流既疏殘堤既築決口既堵則淮水可使徑直趨海然後仍指楊家莊決口急挽黃流使之赴清口會淮則故道可復河道既可復故而并將駱馬湖以上兩岸卑薄殘缺之處逐一修治再行設兵看守之法庶幾可保久遠而不致於徒費錢糧徒勞民力也臣謹將各本內事宜逐一詳加確議分疏題覆

河水

十二月十一日總河靳輔題覆第一疏略云募夫一節 廷議謂遣派各省恐不肖官役借端擾民請敕臣酌量設法就近募夫不致悞工等語臣思道遠工長不肖官役借端擾民之事誠難保其必無然就近召募則斷不能足數若照舊例多加工食以鼓舞招徠之則動須增費數十萬兩從何設處且即使加給工食而淮揚被水已久困苦災黎除死亡賣身之外其逃散四方者一時不能聚集應募者少必至悞工臣反覆籌酌更得驢騾代挑之法凡下鍬掘土并夯杵成堤俱用人力其往來運土則以驢騾約可省夫一半并原限二百日完工者改為四百日完工則前擬每日用夫十二萬有奇者今止須用夫三萬餘名并驢三萬餘頭足矣又其作各工每日亦需夫七八萬其間但有可用驢騾以省人力之處容臣隨時斟酌而行則需夫不至太多可以仰遵 廷議就近設法召募濟工矣至所需驢頭查江南非出產之處但若議派東豫二省徵募恐仍有不肖官役借端擾民之事容臣竟動錢糧行濟東兗開歸等府價買解淮濟用若夫兩岸遙堤臣原題面寬三丈底寬七丈高一丈一尺每堤一丈用土六十方然臣又各處閱

史247-445

歷細察情形遙堤關係必需而縷堤尤不可少蓋黃
河流急則沙行流緩則沙墊而河身窄則流急寬則
流緩今莫妙於築縷堤以束水而以遙堤并加築格
堤用防衝決使守堤人等盡力防護縷堤設或大水
異漲即有浸衝至遙堤格堤而止自不至於奪河成
缺該守堤人等隨即呈將縷堤仍舊築起爲工亦易
臣請將原估築遙堤之土六十方分築遙縷二堤并
量增格堤其縷堤頂寬一丈底寬六丈高六尺每縷
堤一丈用土二十四方遙堤頂亦寬一丈底亦寬六
丈高八尺每遙堤一丈用土三十二方二共用土五
十六方較之原估每丈餘土四方或隔五七里或隔

十餘里即以所餘之土再築格堤一道格堤頂寬二
丈底寬六丈高五尺以上各堤均令守堤人等一體
加意防護並將各堤逐年加幫務極高厚可也（靳文襄公奏疏）
以上[illegible]
總見黃河故事錄
是年秋堤決大水（[illegible]）
是年七月河決宿遷孫家塘（宿遷縣志）
是年築中牟小潭溪月堤蘭陽銅瓦廂月堤儀封蜩
陽集月堤商丘楊家堂月堤虞城周家樓堤（河南通志）
是年創築雲梯關外束水堤一萬八千餘丈塞于家
岡武家墩高家堰等處大決口十六處（靳文襄公奏疏）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七年春

旨這河工各本著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詹事科道掌
印不掌印官會同詳確議奏
二月初七日和碩裕親王等會覆第一第二第三第
四第五第七等疏俱奏
旨依議第六疏奏
旨治河著動用正項錢糧捐助事例停
旨行第八疏奏
旨沿河地畝撥給兵丁又强令地主作爲幫丁是否相
合著再確議具奏（從河防覽行）
命更定河工處分之例
下擬將南北中河三分司部員其河道工程委該地方

監司府佐貳管理
令設江南河兵八營凡五千八百六十名罷淮揚徐靈
璧四府州縣堤淺等夫　三月
命原有歲修工程責成河南撫臣
創建王家營張家莊減水壩二座
塞山清安三縣黃河兩岸張家莊王家營邢家口二
舖口羅家口夏家口呂家口洪家口寶家口等處決
口餘諸小口並塞之
十一月再陳經理河工第一疏內未盡事宜部覆奏
旨河道關係重大特簡靳輔專任一切修築事宜今該
督以節省錢糧建立減水壩挑濬引水河具題爾部不

即准行議令伊桑阿等會議故為耽延殊屬不合著將
該督所題行其撥動民夫之處著會同各該督撫定議
具奏餘依議 又河南報黃河湖堤各決盡行閉合龍
門等事奏
旨覽卿奏黃河湖堰大小決口數十餘處盡行堵塞完
竣具見籌畫周詳實心任事有裨河工勤勞可嘉著議
敘具奏該部知道
是年決口盡堵水勢消落隨召夫數萬一面壓埽一
面築堤奈雲梯關數百里入海故道自堤潰決以
來盡屬沙淤水難入海東之洋茆蘆叢雜交錯又
非人力可施故將程墻至周橋二十五里湖陂從來

不曾築堤者速築大堤又將高家堰一帶長堤復行
加高幫實蓄水以衝海口又相勢挑挖引河以導水
勢
上命部堂伊桑阿部司徐達查勘覆
命 山陽縣志
是年總河靳自龍王廟起至四鋪溝上接宿遷四千九
百三十八丈計程二十七里半其縣前王家營一帶
地勢當衝題定每歲要工五百餘丈歲加修補又自
桃源東界至石人溝止築縷堤一道長一千八百六
十三丈計程十里三分五厘派本邑民夫三百名修
防 清河縣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八年二月准徐州人等分成十科緊
急
允總河靳輔題請留漕米二十萬石濟工 吏部題為
遵例自陳事奏
旨卿才品優長管任河督殫心修治有裨河工籌畫周
詳勞績茂著充副委任著照舊供職該部知道 科抄
是年創建宿遷縣之朱家堂溫州廟桃源縣之古城
清河縣之王家營安東縣之茆良口減水壩共六座
淮安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九年築祥符縣石坝堤中牟小潭

溪月堤及蔡家樓商丘孫家莊月堤又築虞城堤 河南通志
是年夏秋南北皆霪雨七十日黃淮並漲有滔天之
勢堤岸河身所在多工加以阻遏衝蕩之隄埝圯潰
莫不攻人患每歲竭力築工堅之所致云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年塞楊家莊決口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一年四月
命戶部尚書伊桑阿刑部侍郎宋文運給事中王曰溫
御史伊喇喀勘閱河工 侍郎布政使崔維雅隨來
河道奏
旨著勘工大臣帶往工所會同總河確議 五月河決
宿遷縣徐家灣塞之 六月河決宿遷縣蕭家渡

九月尚書伊桑阿等同崔維雅勘工畢復
命王曰溫崔維雅啓奏河道若從新幹修治必不能成
功其所建各減水壩當盡行拆毀別圖良策大加挑
築方可奏績　十月工部傳出
上諭著令靳輔急速至京　十一月初七日赴
闕十三日
傳同九卿詹事科道進見
皇上問爾向來力任治河必可成功今楊家莊方塞而
徐家灣又開徐家灣方堵而蕭家渡又決功如何得成
輔奏云臣受事之初河道壞極彼時挑浚疏塞皆至
緊至要之處蕭家渡決原係歲久民工尚可支吾擬大

工畢後另行續估請修不意洛口全塞各處之流盡
歸正河其勢驟加猛急而河身尚未衝刷寬深以致
蕭家渡決此皆臣智識卑短不能早見於事先之罪也
皇上云如今依爾度量此工究竟可以成功否輔回奏
河工最是艱難但人事能盡天時亦無不可成之功即如
清水潭從前屢塞屢決臣爲避深就淺之計越湖築
堤駱馬湖淺澀不通臣相度地形水勢改挑阜河別
通運道彼時大小屬官皆以爲創行新建相顧畏懼
臣一力擔任示以必可成之理即有後累不以相及
究竟清水潭築成阜河開通此皆人力既盡工無不
成之明驗也今蕭家渡之決總由人事耳臣蒙

皇上不加重譴召臣入京得面承
聖訓惟當竭盡人事明年春分節前務期竣工以仰副
皇上宵旰之憂勤至南北兩岸未經估修舊堤及地勢
卑窪之處俱應一律加修以爲善後綢繆之計仰賴
皇上洪福自然成功也十五日諭議蕭家渡處分擬將
總河以下凡在河工諸臣皆褫職督工其不合式處
責令賠修奉
旨免其賠修仍準動錢糧加修十九日辭
朝傳
上諭河道關係甚大事本極難朕作爾擇愛爾反看得
容易從今當小心謹慎凡源流緩急之間細心采訪時

時看作務治之事方可奏績成功之戒之（治河奏績書）
是年築祥符等四河守月堤儀封堌陽集月堤考城芋
家道壩（河南通志）
是年河決宿遷之徐家灣隨經堵塞復決宿遷之蕭
家渡先是河流一線紫經挑引河流通然不合其趨
勢必用借水刷沙之法是以靳公輔堵塞楊莊諸口以
壯其怒刷之力但引河淺窄至堌雖有伏水暴漲之
而飽極漩渦勢如鼎沸遇徐灣之堤卑薄致決及
徐灣堵後又加怒刷引河雖漸加寬深然方其飽
之際漩刷鼎沸則又如堵楊莊時故蕭渡之土鬆
則又決蓋徐灣蕭渡原係遠年舊堤其築時夯築之

堅否無由窮詰誌此一以見治河於極敝之後必當
作盡堵怒刷之法方可漸通毋爲虛費所惧致啓更
張一以見治堤者務期夯硪堅固慎毋貪苟完於一
時而貽將來之瑕隙也　是年大修兩河各堤工告
竣奏
旨將地勢稍卑之處再行增高并遠年舊堤悉爲加築
完固前此經理案內如碭蕭豐徐邳靈睢宿桃清山
安十二州縣黃河兩岸堤工并邳宿兩州縣北運河
兩岸堤工清山寶高江五州縣南運河兩岸堤工以
及高家堰一帶洪湖堤工俱行築竣總河靳輔方疏
請大臣閱視及舊突是潰決後有候補藩司崔維雅
者著河防二書疏請盡變前法而更張之於是
上遣廷臣勘驗復
召輔星馳
陛見諮詢治河情形至則備悉條奏辯論維雅剿襲之
謬於
上前雅無以對
上韙輔議令之卒功復
俞善後之請發帑金增築前工之稍卑者以防泛溢更
將遠年舊堤盡爲加築更挑積淤數千丈增建貓兒
窩攔馬河唐梗部伯南減水壩以爲萬全之計云云
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二年正月總河靳輔題爲請
加修善後工程等事一疏部覆奉
旨靳輔仍著革職帶罪并經管修築各官俱著革職帶
罪勒令將蕭家渡決口堵塞俟工完之後黃河果否盡
歸故道不致再決具題再議具奏河工關係甚大所需
錢糧浩繁若責令賠修恐致貽誤仍准動用錢糧勿得
借端科派擾累民間　三月塞蕭家渡口兩河會歸故
道　是月靳輔題爲今河歸故之後防汛日漸加增
等事奉
旨據奏蕭家渡決口堵塞黃河大溜直下七里溝等處
逼射堤埽險工甚多關係緊要應速行修築務令堤岸
堅固不致再有衝決所需銀兩著該督將就近見在錢
糧先行動用後以河銀補項其五省額徵缺額銀兩作
何撥補著速議具奏　六月靳輔題爲請修上流堤岸
等事部覆奉
旨河工關係運道民生最爲緊要下流既已築塞上流
堤岸自應堅固修築嚴加防護以免潰決這本內事情
該部速行確議具奏再覆題奉
旨河工關係緊要蕭家渡決口築塞方完河南堤岸工
程專令河南巡撫暫行料理如有應會同總河事情仍
移文商確勿致貽誤　十月請增江南營河兵六百名
又請添設河員俱報可　十二月

特命復總河原職 靳文襄公治河書

是年築祥符堤陳留楊家東堤中牟堤原武馬家渡
月堤張家水口堤陽武胖沙岡堤又南岸堤蘭陽孫
家莊月堤又北岸堤儀封修陸家口堤又北岸堤築
鄭州堤又與滎澤會築沈家莊月堤商丘築傳家莊
月堤考城築小河家集堤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七日總河靳輔
題今歲黃水數倍去年徐州河道自六月二十二日
即與去年大張水勢相平臣以為不日自落乃又漸
長無消驗於是水石磡暫為分減而南岸十八里屯
北岸六伯莊樓高地無堤之處亦復漫溢其水又將

碭山北岸王家堂堤工漫缺三十餘丈約略上流洩
去之水不下十分之二而徐城水勢不減仍復增長
不止高於去年二尺五寸直至九月初六日方始消
落城得幸免潰衝至徐州以下二山頭房村并雙壁
縣張寡未等各堡中廟灣區水漫堤根八九尺丈餘
不等各官冒雨搶救百計防護至八月二十日夜大
雨颶風將來字堡漫缺堤工四十餘丈而徐州北岸
長樊大堤歲修險工又明水溜至急衝去三工丁段
幸有月堤未斷獲免奪河阻運至宿遷山陽安東縣
黃河賴攔馬河減水壩分洩兩岸堤工俱無漫缺惟
安東北岸二鋪原非修防之處坍卸堤工六十餘丈

幸有月堤不至為患若山清高寶一帶運河先因淮
水微弱黃流倒灌臣將歸仁堤官路河口開放水歸
湖助淮刷兆淮流亦張運河仍係清水高堰湖水九
月方長今較去年更高尺餘亦賴減水壩宣洩不致
漫堤除漫缺二處臣見在嚴行各催勒限十月內修
完俟其果修築完竣臣另行開列職名具題外謹將
本年水勢情形先行題報奏

旨工部知道該部議覆奏
查徐州大堤與大河緊對以衝決河流之處該管各官
革職賠修俱有案例嗣後堤岸衝決若係汛地所應照
定例處分仍行河水漫決河流不移者應令免其革職

止令賠修似屬確議定例具奏 部議查堤岸衝決河流
遷徙者照舊例處分至河水漫決河流不移者若不
責令賠修該管修官員不行堅固修理防守官員怠
玩亦未可定嗣後限年之內堤岸漫決河流不移者
令經修之官賠修如過年限漫決不移者令防守之
官賠修俟
命下之日永為定例可也奉
旨依議

是年十月
聖祖仁皇帝南巡閱工總河靳輔迎
駕於紅花埠

上問今年河道如何比前深通否長堤大埽抑如何了
回奏河道比前更深通但今年水大異常將長堤大
埽衝去幾埽幸而有月堤今已下埽保護住矣
上問河道既已深通果然可以保得無虞否回奏如今
全在多備料物修防險工為主險工無失即可永遠
無虞
又問當日舊黃河在何處從何路入海幾時淺決衝斷
運河回奏前代黃河原從大名府德州海豐利津等縣
入海至宋仁宗時遷從徃南由徐州甘安會淮入海
明末流寇掘堤以灌開封河底漸高至[illegible]清初河決
河南荊隆口黃河由張秋南北運河而分并由山東

鹽河入海
上笑顧左右云朕原說是如此爾等還不知是晚
上駐蹕紅花埠侍衛趙昌傳
旨云朕為河道憂心異常有許多話要問爾爾同衆官
行過禮在此伺候少頃奉
諭俾進 [illegible]
上問前崔維雅奏各減水壩不當建依爾見識還是當
建不當建回奏這減水壩是必要的若無此各壩河道
斷難成功
又問爾有什麼博古通今的人否回奏學問臣也有不
出通曉政事有一人

又問是何姓名回奏姓陳名潢
問是何處人回奏浙江杭州人
又問爾衙門在何處回奏在濟寧
又問因何不在宿遷回奏濟寧衙門是向來所設因河
道北至天津南至杭州西至開封濟寧是適中之地
所以設立標兵又俱濟寧分汛漕在江南是總漕專
催山東是臣專催　十八日
皇上御製祭河文命學士孫在豐致祭河神
駕臨攔馬河
上問靳輔這攔馬河減壩的水減往何處去回奏這水
從縣東湖由沭陽海州一帶入海

又問此處離北運口多少路回奏十五里是晚
駐蹕宿遷
賜靳輔餅二盤兔五隻　十九日
聖駕自宿遷起行一路見栽柳繁茂云這柳栽得甚好
將來不愁缺柳矣隨
問云水面比堤裏平地是那邊高俟水涸可打量明白
再行具題回奏云必須俟冬底水涸時從徐州一路逐
處打量方得盡行明白
上云更好至蕭家渡見上年所走之埽
問這埽怎麼漏去了回奏將合龍門之時水勇溜急衝
去幾箇

又問值多少銀子回奏大埽值千數銀子小埽七八百
兩不等還淹死一箇好埽總
皇上云好利害隨問吏部尚書伊桑阿云目今河道比
爾當初來看時如何回奏比先漸漸治成矣
皇上又問云你在先爲何不保奏回奏河工關係重大
臣不敢保本日
駕至桃源
駐蹕二十日
駕自桃源起行將至清河縣
望見清口
問云此是清口否回奏是

上又云我爲河道關係國計民生刻刻存念將爾進的
河圖日日展看情形都看熟了今日河道已成是爾的
運氣回奏是
皇上洪福本日至淮安南幸 十一月初九日
上回鑾至淮安初開口子事語在選中至王公堤老壩口
上云此處也算得險工又令侍衛二哥往前再看有無
險工二哥回奏是大險工至天妃閘
上諭靳輔云今年黃水倒灌運河不可爲訓爾必須酌
一至妥之策使之永不倒灌方好回奏臣再三籌畫別
無他策惟有分黃助淮一法今年黃水倒灌因黃強
淮弱所致臣欲於徐睢黃河南岸再造減水壩以

如遇黃淮並強之時啓黃河北岸減壩閘洩若黃強
淮弱則南北兩岸減壩並啓以北壩洩黃以南壩引
黃助淮敵黃如此防法可無倒灌之患
上連聲稱好云此法甚妙爾再細斟酌作速具題 初
十日
駕臨視武墩
上云爾前奏將南北河道各分司部官裁去極好他們
如得甚麼河道不過每日打圍罷了是啊
上駐蹕桃源縣十一日自桃源起行
上諭云如今河道成了你該著一部治河的書回奏臣
亦有此志因無暇時所以未著

上又云你如今作速著起來再後二三年河道無恙時
便進呈以垂永久
又問錢糧節省了多少回奏節省了八十萬都在本做
工程上用去是晚
駕至宿遷侍衛納爾泰房岳等傳
旨江寧杭州二滿洲將軍副都統石文炳京口協領董
元卿今地方無事你們四人送
駕至京其餘各督撫將軍副都統俱回本任不必遠送
靳輔啓奏臣衙門駐劄山東以地方論應過德州傳
旨云送朕事小料理河工要緊你不必遠送爾隨我行
走多日朕的心事爾也知道了爾的心事朕也知道了

諸凡事務俱說完了爾治河好我甚喜說還有賞爾的
詩待我今晚寫出明日賜爾次早侍衛納爾泰齎出賜
輔
御製五言律詩一首云防河紆旰食六御出深宮緩轡
求民隱臨流歎俗窮何年樂稼穡此日是疏通已著勤
勞意安瀾番奏功輔叩頭謝
恩少頃侍衛出云
皇上著你自己進去謝
恩遂往
上前叩謝
上云如今河道已成爾治河已勞苦了但善後事宜著
實用心斟酌必期永保無虞操守以清廉爲上因奏云
臣謹遵
聖訓力圖善後事宜唯當捐糜頂踵仰報
皇恩至於清廉之諭臣雖幼年失學然亦稍解文義頗
知忠孝廉恥之道若一介不與一介不取臣亦不能
如軍興之際差遣標兵剿殺賊寇必須犒賞鼓勵大
兵過往必須幇助馬匹軍器多屬公務此等去處必
須費用總之交以道接以禮以及衣食在所不免若
欲圖富厚顧實是亦以直爲曲孜孜爲利此蹠之
徒罪不勝誅臣斷不爲也
上笑語左右云他說的是實話輔叩頭出次日侍衛納

爾泰傳出本月十二日
朕自通州帶來[illegible]於大江黃河並不能[illegible]
將一隻賞給總河以便緊急行走如若有益著總河輔
酌造幾隻輔叩頭謝
恩并賞給侍衛一隻并旗纛等物[illegible]俱全

河水

十二月十二日翰林院檢討張鴻烈題為
聖心愛民已極等事竊念淮揚水患關係運道民生淮
安以南則山陽鹽城高郵寶應興化泰州江都七邑
受害淮安以北則清河桃源宿遷邳州睢寧沭陽安
東海州八邑受害今
皇上俯采臣李時謙條議疏浚淮揚下河以救七邑之
民適值
聖駕省方親過淮揚洞察情形特遣大臣踏勘復經
會議速發帑金速往經理大哉

帝德如天好生七邑災黎何幸至此但臺臣只知淮安
以南七邑之害而不知淮安以北八邑之害其苦一
也只知七邑之民田昔受決口之水今受漲溢之水
而不知八邑之民田在黃河兩岸以今昔其苦尤甚
也臣世籍淮人何忍不為八邑籲請於
聖主之前乎查黃河兩岸明臣潘季馴設有遙堤縷堤
等四壩今則添設十三壩以殺黃河怒漲之勢策誠
善矣但黃水冬涸時民田似屬無患即如本年十月
間
乘輿由宿遷縣至清河縣四顧平沙若無水患及至夏
秋之間黃水盛漲倘水從壩上滾入則勢如建瓴禾

苗在地必盡付之汪洋若非挑浚支河使之有所容
納有所宣洩則糧田被淹正賦安供當河工未成之
日自無暇及此即已成之後費過金錢不下數百萬
國計至重孰敢虛以此為請也今幸值我
皇上發帑救民又蒙遣官往理足以仰承
聖慈何不一視先及淮南次及淮北查桃源縣一帶舊
有祠堂閘紹家湖等處以備水又有小河可以洩
水自宿遷縣以下至清河縣以上有新開河衝開河形
而睢寧邳溝尚在而東可達沭陽縣之沭河安東縣之
湖河可以入於海年來處處淤塞以致水無可洩合無
請

勅新遣大臣會同地方官詳細踏勘相其高下度其遠
近將十三座壩內隨形量勢或分或合各挑浚洩水
河一道以待壩上所滾之水俾水來則歸支河不致
漫淹平地田疇不淹糧自可辦有補　國賦何減山
鹽高寶等之七邑哉又按挑浚支河與堵塞決口加
築堤岸不同夫堵塞決口則有椿木柳枝蘆葦稻草
蘇麻等費加築堤岸則有採石辦灰燒磚運土夯硪
幫修等費故河工錢糧至為浩繁若挑浚支河不過
空土而已絕無此等繁費其便一也河工所用之夫
遠或數百里百餘里近或數十里最為勞苦若挑浚
支河則隨處莊農皆可應募各挑自己田頭之河非

同河夫走累其便二也山陽等五邑滿地只多
海口遙遠而串場河又多壩護鹽場故環繞迂迴今
黄河兩岸皆一望平衍地廣田荒宅河身不足惜較
之七邑為易其便三也河夫做工一日例給銀四分
以其離家遠近不等今挑浚支河只須募附近之夫
每夫做工一日給銀三分小民未嘗不樂於從命其
便四也更請将
敕諭勘諸臣共計十一處支河長某處至某處共建閘挑
寬幾何挑深幾何以方計土方若干每方給銀若干每
夫一名做工一日約挑幾尺幾丈共該夫幾何共該
工銀幾何徹底清算則一見了然矣但河工耗費已
多而挑浚七邑之下河費又浩繁今若挑浚十三墟
之支河所費又不知多少難哉
皇上拯救民命不吝金錢然當此節省錢糧之際何敢
不為 國家愛惜物力而代黄河兩岸之民作為婦
之請乎臣有愚策本諸歷代國史若能仿其大略而
行之上可裕國下可救民於以濟挑河之用綽有餘
矣至本支臣無非事之責但以火民困苦已極何使
臣如狂馬而於聖上仁政國計民生毫無裨益不但
用乎是以不避罪戾冒昧獻議如果芻蕘可采伏乞
睿鑒施行奉
旨該部知道 部議應行令總河確勘分別具題到日
再議奏
旨依議
十二月十九日總河靳輔題奏今以上自至河南
滎澤縣之兩河岸雖寬數百丈若遇伏秋異漲漫灘
而上直抵兩岸堤工其寬不下數十里至徐州北
岸係山背南岸係城中夾河道僅寬六十八丈將
千支萬派之水緊束於此不得暢流既難
然下達必致漫溢上堤以康熙十年間徐城
受淹[illegible]而上南岸之[illegible]歲屢見告
也臣先於大谷[illegible]南[illegible]縣毛城鋪地
方創建減水石壩一座又於黄河北岸徐州大谷山

地方創建減水石壩一座蓋擬分洩徐城迤上之異
漲也乃康熙二十一二十二兩年已賴兩壩宣洩得
以無患至康熙二十三年河流異漲兩壩不足宣洩
又於李道華壩十八里屯等高阜無堤之處漫難
而行且將碭山北岸王家堂堤工漫缺二十餘丈此
徐州州城以上之情形也今臣細酌善後之計在黄
河南岸必須於碭山縣毛城鋪迤上再
添建減水石閘一座不獨分洩異漲而石閘之
水先至蕭縣可免建設傷壩之虞又於徐州王家山
十八里屯二處[illegible]建減水石閘三座更
[illegible]大谷山[illegible]二座

統計徐城以上共添減水石閘六座遇平常水則閉
閘束流遇非常異漲則啓閘分洩每閘一座約可洩
水一百方可殺徐城大河水勢一尺徐城以上統計
添閘六座共可殺大河水勢六尺則徐城自免潰衝
而徐城以上各堤俱可保固矣又河流自徐城下行
百餘里至睢寧縣鯉魚山地方北岸係鯉魚山南
岸一帶爲峰山龍虎山兩山相峙夾黃河於中央河
面僅寬百丈而河底乃係山脚衝刷不深河流到此
又爲一束以致今年有來字堡之漫缺也臣擬於南
岸峰山龍虎山之旁開鑿天然減水深底石閘四座
以爲隨機分洩之計又南岸各閘壩減水之下必由

歸仁堤經過目今止有五堡減壩一座并便民閘一
座不足分洩應於五堡附近添建深底石閘一座減
水大石閘一座並將便民閘再行改深五六尺以資
分洩庶可無虞又攔馬河先後共建減水壩六座今
必須再添建深底石閘一座使河流由閘先進積水
以養壩尾俾免傷壩之虞又南岸各閘壩既建之後
不特可以殺黃河怒漲之勢而淮流微弱之時又可
藉以分引黃河之水由歸仁堤下注洪澤湖與淮
流然洪澤湖周圍數百餘里所引上流分黃之水一一
時不能灌滿仍難免黃水倒灌運河之患今必須再
於清河縣西建雙金門大石閘一座并於閘下挑引

河萬餘丈如遇黃河十分異漲則立啓此閘由引河
分洩歸海則黃淮會合之處又可減黃水一二尺有
裨運道最爲喫緊至於清河縣運口添建石閘一座
更屬保護漕運至要之工亦應於運口閘之上乘時
次建者也奉
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 張文端公治河書
是年築原武封丘黃陽儀封榮澤商丘虞城考城堤
工 河防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四年二月初一日九卿詹事科
道會議題覆奉
旨以建閘減水則壩若俟該督撫等會議具題必致遷

誤靳輔則曾奏請建造此等閘壩將無用滾水壩舊石
可用等語道事情若差前經看閘可道諳練河工司官
一員速往與靳輔詳議若建壩分水不致多損民田著
即一面興工一面具題倘水無歸路多致淹沒著會同
該地方督撫等官確議具奏　九卿詹事科道復會議
查得郎中兇愛與該督撫等會議請將建造各閘壩
以洩黃流洶湧之勢由此下入海則可有裨黃河
堤岸運道若不行建造閘壩黃河堤岸壅決之虞則
有害運道民生徒行糜費錢糧等語應照郎中兇愛
等所題速行建造其餘俱照工部前議可也奉
旨依議 行水金鑑

九月初二日總河靳輔題爲欽奉
上諭事竊照康熙二十三年冬間臣恭隨
聖駕閱視河工蒙
皇上面問臣云河南工程爾都見過麼臣面奏云河南
商丘縣以上堤工臣俱未見隨蒙
皇上面諭臣云爾亦該去看看臣隨於康熙二十四年
四月內前赴河南看得自河道敝壞之後蒙
皇上不惜帑金命臣等大加修治近年以來河歸故道
堤漸可觀此非我
皇上睿鑒之明乾斷之確不能若此也但江南居河南
之下必河南永保安瀾斯江南亦可無患若河南上

游有失則江南河道不旋踵而淤澱矣臣是以於請
加上流堤岸疏內請
敕豫撫將河南工程確勘加修蒙
皇上洞悉原委立賜
俞允也今臣遵
上諭勘閱河南兩岸工程凡經豫撫就近加修者俱皆
寬厚可保無虞唯有在先年視之尚屬可緩而揆目
前形勢確應早爲未雨之謀者則有考城儀封陽武
三縣創築加幫隄工共長七千九百八十九丈又封
丘縣荊隆口應築大月堤三百三十丈又滎澤縣應
修築埽工二百一十丈統計共需土方夫工銀二萬

七千三百七十八兩零然此工既竣之後不特河南
足保無虞而實可爲江南保障者也伏乞
皇上睿鑒勅下部臣將此五縣堤埽工程照例準動裁
剩裁扣銀兩即行興築必於康熙二十五年桃汛之
前一律告竣以防上流異漲有裨河防良非淺鮮矣
部議覆奉
旨依議
九月十八日總河靳輔題覆
聖心愛民已極一疏云竊照康熙二十三年冬恭逢
皇上閱視河工
睿鑒照臨之下無不洞悉幾微及

聖駕巡歷黃河一帶堤岸之日諄諄以減水各壩洩出
之水作何善法歸海毋致淹損民田爲
諭是黃河一帶之災黎已久厪
皇仁拯救之至意矣今又蒙
皇上俯俞部議將原任詞臣張鴻烈條奏一疏行臣確
勘 題覆查鴻烈疏稱邳宿桃清山安沭海八州縣
並受水患請挑支河宣洩等語是矣但沿河州縣之
並受水患者實不止此八州縣也臣逐一查勘除上
流地亢原無積水之處不議外在黃河南岸則有碭
山蕭縣徐州宿州靈壁睢寧宿遷虹縣泗州桃源清
河等十一州縣黃河北岸則有碭山豐縣沛縣徐州

邳州宿遷桃源清河山陽安東沭陽海州贛榆等十
二州縣合而計之凡受行水積水與減洩河水之漫
淹難涸因民生而議 蠲賑者實與徐州鳳陽淮安
等三府州屬之十九州縣地方而不止於邳宿等八
州縣也至於治之之法不在挑河而在築隄若止議
挑而不高築堅堤則水至無束散漫田間不特仍前
淹地而所挑之河不久淤成平地是徒勞民傷財而
無濟於民生 國計也惟竟以築隄為主量築堤需
土之多寡以定挑河空土之寬深俾隄成而河亦成
則水不旁洩或徑直趨海或就近趨湖由湖歸河由
河入海庶為永遠利民之舉今臣約略估勘欲永治

此十九州縣積水漫淹之患必須共築束水堤約長
三十萬丈隨地高低牽築頂寬二丈底寬六丈高八
尺每丈需土三十二方查黄河兩岸土性稍鬆連挑
帶築并陰雨食米等項每方止擬給銀一錢六分五
厘通共需銀一百五十八萬四千兩此項銀兩臣斷
不敢孟浪費帑查此各州縣被積水沉廢之無糧湖
灘一經築隄束水之後可以涸出開屯墾種凡全書
所載額田盡聽民間自種外其額餘官田請照臣另
疏欽奉
上諭事案內議墾高寶等處下河額餘官田事宜一律
而行惟下河額餘官田每畝擬令佃户納佃價銀九

錢者黄河兩岸頗餘官田每畝止令佃户納佃價銀
四錢益黄河兩岸之地土鬆而瘠不比下河地土之
膠而肥也至此項額餘官田止作有四萬頃科筭而
挑河築堤之經費一百五十八萬四千兩便可全得
臣請
皇上勅部準借撥銀五十萬兩先為興工餘俟陸續分
收籽粒并取佃價銀兩逐漸接濟若此工限期必得
六年方可告竣工完之後不特向來蠲除災荒之額
賦可以盡復而每歲更可加增銀十餘萬兩且河
工可以永固民生可以永遠一舉而數善備焉真
國家萬世之利也疏上奉

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議覆具題奉
旨這黄河工程應否即行修築著河道總督靳輔再行
確議具奏 張文端公日書
九月□□日
上傳吏部員外靳治豫至乾清宮 御前
問河道近日水漲異常汝父家信内有無工程情形治
豫回奏畢
皇上又諭云朕去年閲工親看黄河兩岸堤工在爾父
人力已盡無可再加倘或更有疎虞亦是異常之天災
矣
又諭今年如此大水若保得無事黄河必能加刷寬深

將來就可情矣

十月題請豁免河南堡夫課程柳料

允

十月二十三日大學士勒德洪明珠王熙吳正治宋

德宜學士麻爾圖牛鈕禪布穆成格吳興祖王起元

徐乾學韓菼傳

上諭高家堰下河黃河兩岸堤工事俱關係甚要應令

總河臣靳輔遣官面與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確議若靳輔

于成龍馳驛作速進京河務交與該管官員謹慎看守

交與該部 十一月起

赴會同九卿科道公議 十二月初四日辭出都 [illegible]

是年部覆總河靳輔疏稱山東單縣南岸堤工[illegible]

河南虞城縣境內應改歸虞城縣就近修防又河南

考城縣北岸堤工界連山東曹縣境內應改歸曹縣

就近修防奏

旨依議 [illegible]

是年管河務封丘儀封虞城考城隄 [illegible]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六年十月內題恭報兩河水勢

情形并進河圖奏

旨將此疏圖同本送京城內院番清單即交與九卿議

此議之時將圖問靳治豫

是年總河靳輔罷任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八年正月

南巡閱河渡浙江至會稽瞻禹陵二月日

駕至宿遷召見原任總河靳輔詢問河工善後事宜

賜酪酥糕一盆蘋果一盆

二月二十一日大學士伊桑阿王熙梁清標學士凱

旨布拜禮德國泰和西安郭世隆彭孫遹李振裕

郭琇奏

旨朕南巡閱河閱江淮等處眾民及行船夫役俱稱頌

原任總河靳輔感念不忘且見靳輔所理河道及修築

上河一帶堤岸於河工似有成效實心任事克著勤勞

前革職處分著照原品致仕官例復其原有銜級 [illegible]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年九月十九日大學士伊桑阿

等奏

上諭河道關係甚為緊要今河道情形如何作何治如何

之處須差大臣前往勘閱應差大臣等列名具奏本月

二十四日奏

旨著閱河道著博濟李光地徐廷璽去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一年正月初六日工部題奏臣

等議得戶部侍郎博濟等疏稱黃河南岸自徐州以

上毛城鋪起至海口止北岸自大谷山起至雲梯關

六套止所有減水閘壩現在衝損黃河底則深寬數

年以來黃水並未出岸海口迅流無阻其黃河南岸
楊横莊險工堤內地勢甚窪且無月堤見今所下之
埽亦屬卑薄煙墩險工水勢湍溜而埽根之水甚深
所下之埽單薄馬邏險工水勢湍溜又無月堤北岸
朱家莊險工逼近皁河運道所下之埽亦屬單薄安
東縣便益門南東門二險工逼近城垣以上六處俱
屬危險應令河臣修造月堤培埽修築其餘險工亦
應令河臣預為修防　本月十一日奉
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　會議得侍郎博濟等疏
稱黃河南北兩岸所有減水閘壩現無衝損黃河底
刷深寬黃水並未出岸海口迅流無阻[illegible]俱無庸
議其黃河南岸楊家横莊險工堤內地勢甚窪且無
月堤見今所下之埽亦屬單薄煙墩險工水勢尚溜
而埽根之水甚深所下之埽單薄馬邏險工水勢湍
溜又無月堤北岸朱家莊險工逼近皁河運道所下
之埽亦屬單薄安東縣便益門南東門二險工逼近
城垣以上六處俱屬危險應令河臣修造月堤培埽
修築其餘險工亦應令河臣預為修防[illegible]查
河工關係重要今靳輔既任總河俱應交與靳輔照
侍郎博濟等所議作速修築堅固如內有照原議難
行應急應緩修造之處亦令總河酌量緩急修造可
也　十八日奉

旨依議
十月二十五日總河靳輔題為　請豁開河築堤廢
地之糧并清出成熟地畝之賦以期上不虧　國
下不累民公私兩便仰祈
睿鑒事竊臣輔於康熙十六年奉
命治河興舉大工十有餘載上下於淮揚鳳徐四府州
之間各有開河築堤建造閘壩栽柳等項之處俱係
民間納糧田地理應豁免錢糧但查揚屬之高郵江
都鳳屬之靈璧盱眙徐屬之豐縣等五州縣工程無
多廢地尚少而淮屬之山陽安東清河桃源宿遷邳
州睢寧徐屬之徐州蕭縣碭山等十州縣工程甚多
廢地亦廣臣輔前此正欲確查旋以去任未經　題
請小民至今不無包賠之累每每環呼臣輔訴求
上聞臣等伏覩我
皇上愛民之心仁民之政遠邁唐虞而且
賜賑
賜蠲
天恩無歲不下似此開河築堤之廢糧致不蒙請
恩綸以除民累耶至兩河歸故中河告成之後涸出向
年黃水將原係河湖低窪沮洳之所拔成膏腴熟地
者亦復不少俱無豪強占種而不納糧夫隱糧律自
有明條前項廢地既請豁免則此項白占亦應陞科

但此陞科豁免二者俱係督撫之事以督撫為之呼
應更靈所當仰請
皇上特沛綸音勅下江南督撫遴委賢能道府就近親
查則陞者陞而豁者豁庶豪强不得再占無糧之田
而貧民獲免無田之糧在　國賦無虧閭閻幸甚誠
公私兩便之道也伏乞
睿鑒奉
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　議覆題奉
旨遣事情者遣部院堂上官一員前往會同該督撫將
應豁免應陞科錢糧確察定議具奏應遣官員開列具
奏又奉

旨著熊賜履去　覆題奉
旨依議
是年十一月十九日總河靳輔卒
輔字紫垣遼陽人由翰林院編修巡撫安徽累陞
右副都御史加兵部尚書十六年以原官總督河道
二十六年
詔問治淮揚下河之策公持議謂治下河當先治上河
與羣議異言者譁起公遂罷二十八年春
上再南巡視河公迎於淮安
上顧問河工善後事宜甚悉
詔旨復公官以原品致仕有實心任事之褒公家居三

載
上念公功不忘凡三
命閱河一
賜召對三十一年
特旨起公田間以原官總督河道以老病辭不許會西
鳳災有
旨截留南漕二十萬石泝河而上備貯以賑秦民仍
命公董其役公力疾就道經晝西更自清河至滎澤以
達三門底柱安流無恙西運將竣遂以疾狀疏
聞
特命公歸淮上調理將公病已劇猶疏陳兩河善後之

策及河工守成事宜數萬言又請豁開河築堤廢田
之糧并請清淤出地畝之賦
上特命大學士張公玉書尚書圖公納尚書熊公賜履
前後往相度清釐之尋復以病未罷
上猶不許再疏始得請則公以是日考終官舍矣實康
熙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也遺疏上
聞
上臨軒歎息靈輀既歸
特命入都城返其家前此所未有也
命大臣侍衛奠酒賜茶
命禮部議賜祭葬

命內閣議易名
賜謚文襄公著治河書十二卷前後疏若干卷
[illegible]文襄公集疏稿四冊
命內閣大學士張玉書刑部尚書圖納視高堰堤工吏
部尚書熊賜履侍郎淮揚三府徐州會同督撫清查
開河築堤建造閘壩栽柳田畝盡發錢糧并兩河歸
故中河告成後於成龍抗疏附科田糧免總河尚書
靳輔請也　內閣傳
旨問九卿詹事科道等故總河尚書靳輔居官如何對
任事年久諳練河務
賜謚文襄

卷第五十

行水金鑑　卷第五十一

中憲大夫分巡淮揚[illegible]兼理河務[illegible]副使加十級傅澤洪錄

河水

自禹之後治水之人多矣而不詳其所治之法詳所
治之法者蓋自歐陽玄至正河防紀始也夫治水非
徒法也因乎地形察乎地勢而加之以精思神用焉
然規矩備而要之明輪之巧不更加乎河防一覽備
矣臣不才奉
命督河十有餘年凡防事宜不能希附前人然河流變
遷運道改易宜於今者或不必合於古故凡見之施

行者亦不敢不錄而存之以備後此芻蕘之采其繁
且大者辭不厭詳焉　凡大工之興必先審其全勢
全勢既審則必以全力為之未有畏其大且難而曰
吾姑以紓目前之急已也康熙十六年以前淮黃於
東黃決於北運潰於中而半壁淮南與淮揚每口且
淪桑矣苟不將兩河上下之全勢統行規畫源流
並治疏塞俱施而但為補苴日夕之謀勢必潰敗決
裂而不可收拾臣受事之始正值軍興旁午籌餉維
艱而經理河工八疏工程極大請帑至數百萬計
廷臣不無其難其慎而我
皇上廓謨獨斷不惜大費悉准施行此兩河之得以復

故也大典擇抄 天下事莫不成於明作而敗於因循但人情當積疲之後大府不振無論賢不肖皆狃以爲故然非有以大震動之則賢者無以勸而不肖者無以懼自兩河失故十有餘年風弊相沿廢弛日甚河道委之府佐府佐委之州縣佐雜而府州縣之正印則袖手旁觀辦物料則累月經年計夫役則有名無實發工程則苟且支吾懲不勝懲雖河臣亦無如之何康熙十六年題請嗣後凡黃運堤岸修築各定年限其汛地衝決及催夫不發辦料不前推卸遲誤并不行轉催不行確查具題之上司增定新例較昔綦嚴其薦舉大計等典凡有河之道府州縣正印佐貳等

官俱將河工一併考成從此人知警惕衆千數百里之大工俱居指限期以告竣焉首議定分 兩河襟帶數千里贊襄戮力全在大小羣有司必使人如臂指而後其令行必使人無觀望而後其心一必使人知懲勸而後其力殫往時河工設分司四員以部郎領其事三年一易以爲嘗夫部郎之親民也視郡邑有間衆事率多稽滯且以年之有限也往往履任之初皆諫延及車輕路熟又以瓜期去故時擬部郎而歸之監司郡丞蓋監司郡丞之於郡邑呼吸之氣公事易集且可遴選其諳練者以名聞又綿其歲月責其成功是以吏習民安而政克舉然大工龐雜又非數郡丞

可理故又分設監理分理畫疆任責俾各尚其事展其長以課其殿最而黜陟行焉而河工無不効力之員矣裁增官守 舊制沿河堤岸額設河夫以供修防之役然有司按籍簽點必假手於吏胥由吏胥而及之鄉長里甲大都冒張虛數臨時倩應老弱故名存實亡而功以隳也今改設河兵八營營領以守備遊爲千把總一以軍政部署之令其亡故除補有報逐日力作有程各畫疆而守計功而作視其勤惰而賞罰行焉有必則東西并力彼此相援無事則索綯藝柳巡視狐獾窟穴較領夫舊制有條而不紊有實而可覈矣然守弁惟以督率興作爲務至於錢糧出入稽查

商確非文職不可故有一備即以一廳員監之然後文武相資而事易集焉設立河營 塞決之方必先殺其勢平其怒而後人力得施焉則莫如引河之善也引河之用有三一曰分流以緩衝也河一決則全流盡趨決口奔騰激蕩椿埽無所施應於對岸上流別開一河以引之則決口緩矣一曰預浚以迎溜也河身既淤爲平陸即異日黃流歸故必漲溢而他潰故必預開一渠以迎之務使水至歸槽遂其湍悍之勢則刷沙有力而後無旁出之虞一曰挽險以保隄也河性猛烈方其順流而下也則藉其猛以刷沙當其橫突而至也則恣其烈以崩岸故當其倏忽激射之時宜

酌左右之間急開一渠以挽所衝之溜頭引入中流以奪其勢而後危堤可保故曰其用有三也至於度土地高卑之數以定挑挖之淺深驗土性淤鬆之殊以酌渠路之去取又在任事者之盡心焉（挑河之法固宜相土地之高卑以以淤淺處亦有足驗者土人謂不如是者後水到之時不比深易刷定多因淤之處此等水中如挑最難施力必用分外挑深乃可 挑塞引河）

雲梯關者不知名自何時乃黃淮二瀆所由以入海者也往時關外即海自宋神宗十年黃河南徙距今僅七百年而關外卅離離海遠至一百二十里大抵日淤一寸海濱父老言更歷千載便可策馬而上雲臺山理容有之此皆黃河出海之餘沙也自河道內潰會同之勢弱下流不能暢注出海而海口之沙

日淤海口日淤而上流愈壅以致漫決頻仍內潰而不之止凡議河事者莫不力言挑浚而不知其勢有必不可者何也挑濬之河最狹且淺亦須寬至四十及丈方可通流以土方之算核工計萬夫三日之力不及里且漸近海濱人難駐足加以滔天潮汐一日行土不特隨浚隨淤尤恐內水未及出而潮水先從之而入矣夫海口之高皆因關外原屬坪陂沒灘以故出關之水亦隨地散漫散漫則無力無力則沙停耳禹貢紀河之入海曰同為逆河入於海夫河也而曷以逆名海湧而上河注而下兩相敵而後入故逆也禹既播之為九又曷為而同之不同則力不一力不一則不能逆海而入也禹貢聖人之書其言不可易也又考河防一覽潘季馴有言曰海無可浚之理惟有導河以歸之海然河非可以人力導惟有繕治隄防俾無旁溢則水由地中沙隨水去去即是世之能臣其言當不易也今日之雲梯關外是即今日之逆河也而不堤以束其同不同以求其入海也得乎及自青口以下至雲梯關三百餘里挑引河以導其流於關外兩岸築堤　萬八千餘丈凡出關散尚之水咸通東趨中間滙不得外溢從此二瀆就此一往自當衝以有力海口之壅積不浚而盡闢矣（[illegible]）

河水當之盛奔溢之時決口必非一處或大或小或

上或下議塞者莫不先大而後小先上而後下而不知其理有不然者蓋大口難塞非踰旬月不能竣迨大口工竣而小口又復汕刷而成大難用裏頭套護之法第能使之不闊不能使之不深既未有中泓既深而兩端不塌陷者則是所塞之工處處皆大口矣夫大口既已寬闊至於成河止矣必不至更刷而大若將諸小口盡行諸塞而後以全力施之大者至於先下而後上從事於其所易其理亦然截其尾毋攖其鋒下口盡通而後以全力施其上或挑引河或築攔水壩或中流越築審勢制宜而大者上者亦不難矣（[illegible]）

至深莫如水然苟不得其平則雖天下

之至剛者不能禦平水之法奈何曰量入為出而已今使上流河身至寬至深而下流河身不敵其半或更減而半之勢必懷山襄陵而潰決之患生夫河面窄狹之處或城鎮山岡不可開闊我則於其上下流相度地形多建滚水閘壩及硆洞放入通水之溝渠以測土方之法移而測水務使所洩之水適稱所溢之數則其怒平矣至其下或復寬闊如故又恐其力弱而流緩流緩而沙停則仍引上流所洩之水歸之正河以一其力如是則雖以洪河之浩瀚而盈虛消長之權操之自我不難擇便而疏導之矣量入為出 河之防堤也然堤太逼則易決遠則有容而水不能溢故險要之處縷堤之外又築遙堤以備異漲堤稍毀即責與無堤同也必選擇淤土每覆土一尺即夯硪三面築畢用鐵錐杵空沃以水水不滲漏為度然亦有純淤土而水漏者則其土必太堅錐不易入其擇水尤有力且土必龜折為驗堤之高卑因地勢而低昂之用水平打量毋一概以丈尺為準以水面為準築堤之法陡則易圮如堤根六丈頂止二丈俾馬可上下堤面及根必多種茸草以蓋之蓋草能柔水性能庇而淋而坦坡又可殺風浪之怒也其取土宜於十五丈之外切忌傍堤挖取以致積水成河刷損堤根然取土有遠近難易之辨故其工值之多寡視其遠

近難易而增減之又土方之數有虛實上下之辨故其工值之多寡復視其虛實上下而差等之堤既成必密栽柳葦茭草使其茁行叢布根株糾結則雖遇颶風大作終不能鼓浪與波此護堤之最要策也河防堤

防河之要惟有守險工而已河之易決莫如中州其地土鬆而沙多每一坍塌輒至數百丈緣其地寬曠不與水爭地其築隄甚遠至近者亦三五里此堤不守復築一堤以守之河流去堤身既遠則浮波實緩亦不能深入勢必從引而他去而淤灘仍為平陸故雖險而易守也江南自徐邳而下大抵皆城郭郡鎮不得不盡地戒嚴亦其勢然矣守險之方有三一曰埽二曰逼水壩三曰引河三者之用各有其宜當風拉溜其埽必柳七而草三何也柳多則重而入底然無草則又疎而漏故必骨以柳而肉以草也禦冲凌之埽必丁頭而毋橫何也水勢銛利橫下埽則小擦而靡大磕必折也然埽灣之處則丁頭埽又兜溜而易衝必用順埽魚鱗櫛比而下之然後可以擋溜而週堤至十分危急搜根刷底上堤而下坐埽不能禦則急於上流築逼水壩向其溜而注之對岸或一二三道若止一道恐河流悍烈壩一摧而堤即不可救也若開引河則其費甚鉅又必酌地形而為之若正河之身迤而曲如弓之背引河之身徑而直如弓

之弦則河流自必舍弓背而趨弓弦險可立平若曲折遠近不甚相懸河雖開無益也諸如此者殆如禦侮然埽之用必固其城郭者也壩之用猶之於郊外者也引河之用猶師至近關而迎敵者也夫吾既已內修其守備而外又或狎之或玩之欲雖強未有不遷怒而改圖者作者之法盡矣 治河築堤之運速視運土之遲速而已夫以人力有限以驢代之然終不若車運之便也夫驢之力雖勝於人然芻秣之費喂養之勞盈絀之患合而較之殆不得當矣車之制當用獨輪小車蓋挑土之處大抵原隰高低溝坑斷續雙輪則不行且小則往來迅而不滯也

車所載可得十二三百斤每日一夫一車之所運可抵一二夫之運較之於驢則無芻秣喂養倒斃之累較之於人又無名額逃亡及陰雨坐食之害且[illegible]工與作之時工程方興而夫役不絕則車之利尤大矣計一車之工本不及五錢河兵每夫工食一日四分不過出十二三夫之工食用之經年可得二百六十大之用矣運土之方 護堤塞決之用莫善於埽捲埽之用惟草柳二者而已蓋柳遇水即生草入水而腐為土性既宜之且又費甚省而採易辦也柳隨地可種草近則取之湖塘遠則取之海濱湖塘之蘆葦不如海濱所出之堅實長大一束可抵二三束之用但地遠不辦稍艱若抵衝塞決斷此不可酌其工程之緩急而用之可也 凡沿河種柳自明平江伯陳瑄始也其根株足以護堤身枝條足以供捲埽清淤足以濟修夫柳之功大矣然種柳不得其法則護堤之用微且成活者少惟明臣劉天和六柳說曲盡其妙當做其法行之總計每年歲修需柳不下一百萬束自康熙二十年勸令各官種柳已得若干株自二十六年以來所用之柳半取諸此再行各營弁凡春初防守稍暇之時每人每名課種柳若干不過二年沿河成林一有不測捲埽搶防不煩所運於他處即以本汛之柳供本汛之工力省而工易集所益非小也

土以方一丈高一尺為一方然有土方下方之別而有虛地實築之分為其起河之土自起土後築之不同為其土以亦有遠近土之難易之不同為其[illegible]價更有人力強弱之不同是以[illegible]有州縣寧縣起至碭山縣止每築堤土一方給銀一錢四分自宿遷縣起至山陽縣止并揚屬各州縣每一方增銀一分此題定之例也 辛土者[illegible]以所築之堤為準者也取土之法最忌近堤近堤則堤址卑窪便有積水傷堤之患故必離堤十五丈之外取之取起之土挑至堤上用大石夯碾之堅以五寸為一層夯至五寸或以一尺為一層夯至七寸然

後再〻一層土如前法夯硪要自底至頂層層夯硪
打就則徹底堅固可免滲水之患每堤高一尺兩面
坦坡必須築寬八尺如高一丈之堤應築寬六丈之
堤再加堤身一丈則頂寬一丈底當寬八丈高一丈
用句股法科之每丈計築成上方土五十方每方一
錢五分應給銀七兩五錢也 客土者遠挑運
之土以所起之土爲準者也如此處必須築堤而沿
堤去處俱係積水湖蕩春鋤難施勢必別處取土用
船裝運高寶定例以五十大簍爲一方每簍約重二
百餘斤每方約重一萬斤渾船運上船二錢六分運
至工所又工銀八分由船内運至堤上又工銀五分

堤基之上再用硪夫夯硪又工銀二分統計每土一
方共費銀二錢一分止築成上方土七分也 客 東
挑者止挑去河身之土而不係築堤者也所挑之土
必離河邊四五丈方許卸棄若就近堆卸則一經淋
雨仍復淌入河内矣其挑河工價以所挑河之淺深
爲準凡挑三四尺深者每方給銀六分五六尺深者
加一分七八尺深者九尺一丈深者一丈一二尺深
者一丈三四尺深者遞加一分至一錢一分止蓋六
尺深以上之河無翻塘戽水之勞不過每方六七分
而止其挑深七尺者未免有水一丈以外泉水愈多
故給銀遞加若黄河之内流沙陷足施工最難必須

設法泥挖大抵每方又遞加一分七八尺深者給銀
九分至一丈三四尺深者給銀一錢二分然又當審
工程之難易如人夫易募而水不多地高泉涸之處
尚可省一分也挑專 兼築者即用挑河之土以築防
河之堤也如所挑之河有必須築隄者其所挑之土
必須卸於應築堤基之上照依前式徹底夯硪成堤
如此則一舉而堤河成每挑土一方照挑河工銀外
另加攤土夯硪銀二分此挑河兼築堤作下方工價
科算以河工挑成爲準者也更有雖挑河而重在築
堤者每上方土一方給銀一錢六七分不等此以堤
工築成爲準者也總之視工程之難易而斟酌之兼築

上方下方者以築成堤工之實土爲上方土塘所
取之鬆土爲下方也然一堤之中亦自有上方下方
之別如築堤一丈則以平地起至五尺爲下方自六
尺至一丈爲上方如築堤一丈二尺則以一尺至六
尺爲下方七尺至丈二爲上方蓋築堤愈高則愈難
故必先爲斟酌難易而等差其工價庶鋪民不致
以易工而多取價收價者不致以難工而窘乏依則
勞逸之勢雖殊而高下之酬原均也然上方工價雖
題有定額亦與大築而言若築堤高至一丈以五尺
不得泥一定之例況取土更有遠近之不同上方若
篩鋪點遠取擔泥於汚淖之中其工價不宜一例亦有

至三錢餘一方者更難執一而論相地勢之高卑遠近而增減之可也下方 於水中築堤取土甚遠或至數十里外工費不貲者當用水中取土之法其法先定堤基隨用船裹遠土於水中築成圍埂其埂出水二尺中間三十丈長五十丈圍埂既成用草鞋防護隨將埂內之水車乾然後於離堤基十五丈之外啓土挑至堤基之上密加夯硪築成大堤其堤如底頂寬二丈底寬十丈高一丈六尺每堤一丈用土九十六方連鋪裹築埂之土幷車水防護一切夫工器具料物以及陰雨食米等項每方約需銀二錢六分較之尋常就近取土之費約省過半築堤 河決之始如用埽裹頭以防汕刷築逼水壩閘引河築堵必須深釘入底以防懸空快事河防一覽所載備矣至於沉擊埽箇全在揪頭繩索其力尤重於椿椿必須多而壯埽必重而後沉當御七而草三塡土之後飭埽工之外忽起翻花大浪急須於堤內下埽塡土晝夜巡截其翻花浪起於數十丈之內猶易若百丈之外則危矣其堤工若但坍毀而平下猶可塡土加埽一若懸空則危矣若內外頒敕亦不可救此河防所不載堵決者不可不知也堵決 昔人四防二守之制皆以保堤也然防守之制雖立而防守之人不足勢必坍把相尋與無防守同則歲修之法不可不講也今營

兵之設僅足以巡查隄防及運料捲埽栽柳之用至於歲修加築其勢有不能者何也汛遠而隄長也按自碭山以下黃運兩岸及歸仁高堰至海口一帶縷遙月格等隄統共四十五萬四千丈而河兵僅七千二百名計丈分修每兵當修六十六丈有奇堤高一丈頂寬倍之增卑培薄各堅土五寸須下土七寸以土方計之每丈須土二方一分是每兵常役之外又當歲歲築下土一百四十五方二分也豈能也哉前以河兵不足供歲修擬令每丁許其名募幇丁四名或其子弟家屬每丁給以堤內空地俾耕種其中以自食而課其歲修已經題請未及舉行然臣深思河道善後之計惟有歲修以保堤而幫丁一議實與河兵之設表裏爲用者也蓋易夫役而設營兵無名募往來之淹滯無逃亡之慮無雇替老弱之弊若幇丁之設則其利有八堤丁高厚永無潰決其利一授田力役貧民有歸其利二堤近民居風雨可守其利三萃聚樂業兵無逃竄其利四特有河患不煩召募其利五室廬相望盜無警其利六深耕易耨烝免絕蹤其利七刈蕣所餘榮秸充盈其利八或難之曰每兵一名幇丁四名驟增丁二萬八千八百名河岸安得如許閒田若查隱佔則良民擾若給額田則正賦虧何可行也以不然黃河兩岸二千數百里自十六

年以前非一望江洋即沮洳萑渚此身所目覩者也今兩河復故游灘盡出置之不問則去地若聽民私種亦無利於國將計畝起科而灘岸之田其糧甚微不過數釐至二分極矣增丁二萬八千八百名丁授田十五畝應田四千三百餘頃所納正賦從重科輸不過八九千金耳夫即減八九千金正賦之額田而歲得二萬八千八百名丁夫之用以保四十五萬四千丈之堤歲加高厚永無意外之虞運道長通民無災害其爲利孰多而孰少而況賦未必減二分所授未必盡額田也哉疏帮永衍　難之者又曰河臣怨府也督撫爲朝廷養民而河臣勞之督撫爲朝廷理財而河臣縻之故從來河臣得謗最多得禍最易也今既設河兵又設幫丁分地授守在河岸二千數百里之堤其中隱佔必多一經畫地怨言滋作且兵民並居勢必牛鬬將來挑土修隄圈埸植柳開關訐告從此而起在督撫必左民而右兵嫌猜內積挑構外作小則河屬諸員受其禍大則彼此交參而河臣不得一日安其位夫爲河堤謀萬全而先置其身於不自全之地何如循常守故用帑歲修之無累而無敗耶臣實之曰不然河臣與督撫皆天子大臣也河臣司水土以保運安民督撫諸臣司政教以養民理財職雖不同同於爲國也今百姓之得以降邱宅土無昏墊

之憂者何也今可近之得以耕種貢賦尺土必爭者何也皆以兩河歸故堤岸堅固而無潰決也督撫爲國養民理財自當返念民之何以得養財之何以得理必不爲一二奸民喋喋而市恩邀譽上失體國之忠下失寅恭之義也今使隄岸不固潰決一生則千里沿天窐盧爲魚鼈之居膏腴皆荇藻之產彼正賦之額田且不能保而有之尚得隱占夫非所固有也哉且幫丁之法一行亦必會同督撫檄行地方有司公同經理立石分界而後撥給非冒昧爲之也如果有民田近堤者亦可以空虛之間田互相換易其家屬有願爲幫丁者即除其額田應納之糧亦無不可也夫朝廷設歲修之河帑非不知循常守故爲無累無毀之身圖但汛遠堤長將來河患久弭人情怠玩忘舊日之艱危司河事者或意在借帑但於補苴目夕之計設一變生慮外即又費數百萬之金錢竭數年之民力尚恐不能奏功也其如運道民生何夫河道重任也必圖其大而毋略其小必計其久遠而毋籌其近必忘私體國而毋沽名市惠以便其私圖否則碌碌者皆足以任之夫豈

聖天子疇咨而命之旨哉帮丁　水土之工料物最難經畫之以總理又有講練之弁員與夫來之兵役而所需不給以致昔之束手以待其誤事非淺淺也然

物料可難採辦向係商辦舊例一切官辦所需之物行文於各出產地方有司給價買解一切商辦聽各商人赴工領銀送料交官夫地方有司必假手於吏胥由吏胥而及各行戶層層剝蝕至料戶或分文不給及運料到工專管之官貪婪不職者更從分外苛求勒聸小民不堪其命此官辦之害也工料之大莫如椿木而商人領價大都真偽相半其真商領銀入已分派各小行其值必虧偽者實無資本賣缘首領花費拖欠此商辦之害也在大工方急於星火而文檄追比僧督不前常至四五年種種悞工則一也臣愚事以爲務悉此弊再三斟酌終無至當之策若竟委

之在工各官恐破冒多若竟委之胥役又恐勢輕而無濟惟有擇賢而任以勸懲鼓勵之爲稍愈耳除歲修物料不多不必著員其大工物料若葦草檾麻之屬當委之點派各邑佐貳效即與工近習知在工所需之物必不敢欺且淹其椿木之屬當精選廉幹之府佐或専行買辦所辦之木果堅大如式價直不浮人佐來往運免濫大工若竣後題請優敘否則請黜亦如之實人知自勸採辦不前之弊或可免矣（以上論料）

中州黃河兩岸築堤多者至四五里江南境宿遷以下北岸則縷堤之內復築遙堤南岸則否蓋以南岸北下亦有湖淮之限不致奪河而北易奪故耳然自徐州兩岸歷睢邳宿桃至清口裴家場約五百里除諸湖淮水外別無分流之河睢河雖通流窄隘不能多受碭徐邳睢一帶壩閘所減之水幸漫難四溢民田悉被淹沒夫前此大興紀理之日正值河道壞極之時惟本河阻運是懼故隄防北岸不遺餘力而南岸未遑及之今兩河復故五六年無潰決之告則綢繆善後更當爲大害去而大利興之圖南岸遙堤一工其利有四黃患不限作重門之障一也束散漫之水匯湖入黃沮洳涸而爲沃壤二也引黃入湖歲久加高即岸成堤不煩再築三也挑工築堤即開成小河一道伏秋保險運料便易四也統計此堤約長八

九萬丈自房村至峰山有子縷二堤今應將子堤爲縷堤而以縷堤爲遙堤自峰山至宿遷便民閘舊有遙越堤皆須量爲加修至吳城亦有見在之堤不須另築然此堤所東者徐州以下之水而蕭碭以上隔於山岡尚未有所東也再於毛城鋪起築堤一道至王家山止以東徐州以西碭山以東芦十八里屯二閘之水使悉由豐河歸睢溪口入靈壁等河歸結仍堤以匯於洪澤則自碭山以及宿遷七百里別無靈潦之虞矣（以上論南岸遙堤）

河之有限沙如人之患痞小瘡則傷氣大噎則傷食故雖痛痒不形而治之不可不預也自河流順軌以來可冀日深然尚有礙□一處

為河之梗不可不反覈以圖之三砂者桃源之古城清河之曹家窑安東之蓮花菴也然三砂之中古城砂不甚崇墊水涸時尚深丈許蓮花菴近海且河流日漸南刷更一二十年必然從蘇家嘴正流可與砂不相涉惟曹家窑砂最巨橫亘者一二百丈每冬春水落時去水面不過一二尺夫河流迅疾一遇限砂則迴闊旋洑從底而起舟行甚險且河流為之不快但去之甚難雖乘冬春水落用釘耙鐵鈀等具鏟剗終難施力計惟有於其南岸側伏砂斷絕之處另開越河里許引河流使之避砂而行但所開之河不過深一丈寬五六丈聽河流自行汕刷此等工程當於

春初河防少暇時調河兵挑浚不煩募役也夫此砂既無大害又非運道經行之地然設遇亢旱之歲河水淺涸一則限砂之阻勢必流緩而砂停此亦淤積之一端苟有防於河雖小毋忽可也簡　黃淮二瀆敵也然黃強之時多淮強之時少強則易潰而河不兩行可減而不可分弱則易奪而自泗盱以東淮無他河之會惟即以黃濟淮使強者不獨強則二瀆交得其半而會同之勢成此減水各閘壩之最為得也黃河莫窄於徐州其至寬者莫能過百丈一遇伏秋大漲奔騰激盪必有衝突他潰之憂淮水北出清口每要為黃流之所抵淮少弱即不免乘虛而內注康

熙二十三年冬

皇上南巡閱工親臨清河運口蒙

上諭今年黃水倒灌運口須酌一至當之策期永遠無虞臣　欽遵之下再三規畫思善後利運之圖唯有從黃以濟淮而後黃不淮之策無如閘壩善建置閘壩之地又無如徐州上下蓋乃經營相度於黃河南岸碭山毛城鋪徐州王家山十八里屯睢寧峰山龍虎山等處為減水閘壩共九座其閘山坡石址壘為天然閘者居其七使以役黃河所受之水各從此勢由睢溪口靈芝孟山等湖以入洪澤而助淮如遇淮漲而黃消則淮亦足以敵黃而閘壩亦無可過之

水如遇淮消而黃漲則九閘壩所過之水分流而并至即借黃助淮以禦黃而淮之消者亦漲倘更遇黃淮俱漲則彼此之勢略等有中河以洩黃周橋六壩以洩淮亦不至偏強為害矣夫減水莫善於閘壩但建於運河則易建於黃河則難何也黃河兩岸俱浮沙其性不固加以水勢之排盪淘刷之緊駛事不越歲而頹圮今以天然之閘因勢天然之崗剷非鑿石動地終不能逆山根而欺之且千載之利也雖然黃舊洪自古記之引黃入湖數年後洪澤湖且淤下為平陸奈何曰不然夫黃流急則挾沙而行緩則停淤閘壩之水其流必緩又越數百里歷諸湖而入安能

淤洪澤爲平陸並與宿桃清三邑南岸潰決逼近而能墊湖者不可同日語也不惟是也靈芝諸湖等處地最卑窪誠使黃水數年一過流清而停瀦久之亦當如宿遷之侍邱倉其安東之碩項等湖汎如悉變爲沃壤其利又不特以殺黃而助淮已也夫侍是黃也閘壩未建之先清口河流黃常強而淮弱自建有閘壩即遇異漲而上下六百里遙互灌輸回環平準一似黃不得淮即上無以洩其怒而下無以佐其勢淮不得黃則孤獨無援而勢不敵二瀆相須齊驅而東鶩化敵仇而爲好合是直以黃淮爲秦晉而以各閘壩爲蹇修也黃淮交灸

川之善潰莫如黃蟻穴之漏不終日而潰天故防河最難然有決而害小有決而害大沿河兩岸數千里無在不當防尤必審其害之孰大孰小而經略施焉決之害北岸爲大何也南岸而北下也且開封南岸從汴河可以達淮歸徐邳而下其地山陵其堤歸仁其湖靈芝孟山洪澤其去無路久之而亦必復其故又與運道無係也然但一北岸而其害又有大小之不同若上自劉鄉下至滎澤六百里大抵山多而土堅不甚潰決不具論至安東以下雖北岸然與海近不遠漫徐邳北岸即潰決而岡阜四合盤紆東下貫阜河入駱馬而並歸中河曹單等小決由各處上下以入運或匯荊山口彭家河以入運皆無奇河之患若宿桃清河北岸一有潰決則運道首阻而自海沭以南馬陵迤左週圍千里渺然巨浸矣開封北岸一有潰決則延津長垣東明曹州三直省附近各邑胥爲沼近則注張秋由鹽河而入海遠則直趨東昌德而北溟渤而濟寧上下無運道矣且開封之境地皆浮沙河流迅駛一經潰決如奔馬掣電瞬息數百丈工必大而下埽更難故前代河決之患此地常十居七八自明臣劉大夏築太行堤西起黑羊山東至曹州以及曹沛高厚堅固北岸恃以無恐歲久不修風雨之飄零車馬之踐蹋殘缺過半臣任事十年屬以江南大工屢興未遑及也宿桃清河境內無山岡阻滯其河流之迅駛亦如之故其害之大亦略等國初封丘荊龍口大王廟之決前河臣楊方興塞之工六七年而始竣費帑者八十萬近則宿遷楊家莊之塞亦二十二萬若蕭家渡一工止旁決非頂衝然猶費帑十萬兩有奇而徐灣川方岸費僅三萬徐州花山之役則以馬陵山之阻駱馬湖之匯實一萬餘而已故曰決之害北岸爲大而北岸之害莫大於開封及宿桃清一帶而曹單次之徐邳又次之若安東以下非所慮也然此可就黃言黃未嘗統兩河南北之大勢而言也夫黃自滎澤以至雲梯海口兩岸堤工三千二百里潰決之害人人知

之淮自桐柏而至汎盱境八百里自清口至海三百餘里上下千一百里所堤防者止一高堰而堰之固不固未有知其利與害者知之者曰淮地最下平水者謂淮城盱眙與泗而等堰不固則浮其治而高寶七邑其魚也此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又有知之者曰堰不固則淮水東注黃且躡淮之後而清口必淤黃失長淮之援無以刷沙而海口亦必淤也此知其二未知其全者也夫河決於上者必淤於下而決於下又必決於上此一定之理下口俱淤勢必以漸而決于上從此而桃宿潰邳徐潰單曹潰開封潰奔騰四溢東省諸山泉亦阻塞而不得暢注濫之勢更挾黃水而愈漲而運道民生不可復問矣故高堰一堤全淮係之全黃亦係之非特淮揚二郡與運口之害已也此兩河南北之大勢也然則如之何而可北固開封之障增卑培薄中推宿桃清之守甚築中河兩岸之隄南謹高堰之守歲增坦坡以保之苟大者無虞則其他堤岸但遵四防二守之制即有潰決亦隨決隨塞跂足治之矣 [illegible]

行水金鑑卷第五十

行水金鑑　卷第五十一

河水

靳文襄公行水之法治紀廣矣備矣謹錄其梗槩而櫽括之得一十二條此萬世之津筏也豈獨為淮揚一方之永賴也哉 一開濬引河 引河之用有三一則曰引水以濟運也蓋河當挽敵之後黃流悉從各決口旁注其正流一線曾不足以方舟則不得不鑿之使寬而後運艘可行也一則曰預濬以迎溜也河身既積為平陸矣而去有磽坳之不齊者又懼將來黃流歸故之日或激而他潰或滯而停淤也故必相度形勢預開一渠以迎之務令水至歸渠成其湍迅之勢則刷沙有力而亦無岐出之他虞矣一則曰挽險以保堤也河性猛烈其順流而下也則籍其猛以刷沙而河受其益其横突而衝也則狹其猛以齧岸而堤受其傷方其倏左倏右衝突激射之時被衝之隄危於纍卵是宜酌左右之中急開一渠而將衝突之處迅行埽墻一面已所衝之溜頃引入中流以奪其勢而後彼堤可保故曰其用有三也但三者之用雖有不同然度上下高卑之數以定挑挖之淺深驗土性淤鬆之殊以酌渠路之去取凡此皆屬利導之要則又勢異而理同者也 [illegible]

船數百隻每一船數箏　蓋乘流放埽壓東岸刷沙入海船史
所費不省不可以紀述　一又以物力代人力所能之一快也　二浚築
雲梯關在清口之下者二百餘里黃淮俱從此關
以出海口者也前此海口壅積而言之者莫不議挑浚
矣特未察所以壅積之故耳因關外之土原屬坪衍
漫灘以故出關之水亦隨地散漫散漫則流緩流緩
則沙停是以如是其壅積耳公能悉其故因念水不
歸一則力不厚力不厚則溜不急溜不急則沙必停
欲救其弊非築堤束水不可如是創築土堤凡一萬
八千餘丈夫然後水就束於堤內一往急湍刷沙有
力海口停積之弊去而尾閭始通矣　三築高家堰
入淮河　四築清水潭入運河　五堵築決口康熙十六年以

前黃河兩岸決口二十一處南北運河及高堰等處
決口七十一處前此率旋堵旋決或堵東決西爲患
公乃以水下法則地形之高卑衡水勢之順逆相機
下埽凡埽之大小邊舖底套丁順之制以及物料之
輕重堅脆無不精晰畢當故費不糜而工克奏焉其
在南運河者自堵高堰清潭後餘者則已漸次告竣
矣其在黃河者決口有大小則堵築有難易人無不
以爲難後易應先堵楊莊爲說公則先堵小者小口
堵畢而後一力以堵楊莊於是用工既專而又無小
口刷大之患至於徐州蕭碭之決人莫不爲公危者
公又謂久淤之河原不能求通於一旦惟有盡人力
以求其必成而已每堵決口須皆安心靜氣以臨
之果不堵而後告成焉人無不歎服其神智也　六
建減水壩淮屬三十年以前之黃河唐家口名二百
丈水由於岸者六餘河底復深四五丈人堤之深如
是是以雖有萬餘里之洪濤猶恃足以容納而無患
也自淤成平陸之後遂爲堤沒之勺挽歸故道然欲
其既爲刷深而容納如故此所必無也夫既不能容
乃人人公有所洩則然泛溢者勢必横衝四潰矣
公乃以推測土方之法移而推測水方其法以上流
之寬深準下流之淺窄量入爲出以洩之然暫中之
水又必須留以停沙而後可冀其日刷則其間應留

而洩之數又不可不斟酌至當也公爲之審度地宜
於黃河兩岸建減水閘壩凡一十餘座因定高卑之數
既可以洩所應洩又可以留所應留是以上游奔赴
之水　及閘壩則可洩其餘使兩人至次均消其
北流之在閘者未及閘壩者仍合所蓄使其力可刷
沙而不至於緩弱夫然後堤工既可保固河身又
可日深是乃捻撅撅……故實用之一法也　七改南
運口　八改北運口　九均護堤　十堅築
工河之有堤也舊矣然堅則難壞鬆則易傾故公之
築堤也必令選擇淤土每築土一尺即夯實一層築
畢用鐵錐拄孔灌以水水不滲漏爲度此又有必然

土而水弱者則其土必大堅終不易入且土必龜坼
為驗不一律無也臨水之面坡必坦而坡面必令蓄
草以蓋之蓋以草能柔水性而坦坡又可免風浪
之擊也然偷不舞則工易衛故取土有遠近而遠者
則有增焉又土方之數有堅實虛浮之辨浮者每下
土一方堆成上土一方相去無幾實者下土一方僅
築上土七分故堅實者亦有增焉且遇冬時或挑土
於水中而以河土築堤也憲夫之寒則體有皮褲皮
難之具煖有火酒薑槳之助遇滂暑處瘴蒸而易病
也則豫備靈砂萬應玉樞等丹藥以濟之是以投醪
挾纊之感役數千萬人無不甘心者而提工用以益

堅云　十一改增官守先是河官之制設分司四員
以部郎領其事三年一易以為常夫部郎之親民也
視郡邑為有間舉事每格滯而未決且以其年之有
限也往往畏任之初多推托及事幹略熟則又以瓜
期去人多嗟惜焉公徵是疏請裁部郎而增轄郡依
且令監司統轄之承之於郡邑也呼吸通　凡事易
集且遴其諳練者以名聞及又事緒其歲月責其成
功夫是以吏習民安而政克舉焉至於夫工[illegible]一一
時並舉為尤劇公又題設監理分管諸員專繕別務
以任之俾各治所事各展所長日課其殿最布公信
而行黜陟於俄頃故群心悅服效忠者衆蔘功之成

也其又有鼓舞之術焉　十二設立河營舊例沿河
堤岸皆額設河夫以供修防之役然皆係顧募臨時
僱應故名有實亡而工因以廢也公欲立綜覈之法
專責成考功過而鼓舞之於是以兵法部署疏請設
兵夫八營令其亡故除補有報徭日力作有程而虛
實無遁情且營以守備統之遞為千把總凡官若兵
與郡丞河務佐雜各文職皆畫疆而守無無謂而
責成以專獄刑陟而引黜而功過以明人無不鼓舞
盡力者且按時度務使工勤則調兩營協應之呼應
既靈而緩急有濟其於捍禦也較額夫之舊制為有
實益云 [illegible]

[illegible]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初七日總河于成龍
為遠方之民應募河工等事奉
旨該部知道　部議先于原任總河靳輔等疏稱從前
興舉河工派募里民不勝苦累于輔乃易派募為僱
募重堤一工力固民爰令各員齎銀往江北[illegible]等
處分頭僱募每名預給銀數兩不等正在興工間奉
旨停工各夫四散而去預給銀兩無憑扣追查從前丁
程凡有預給工完扣除是以在工有預給之買冊
報無預給之名惟重堤一工忽然中止遂有預給之
名仰請豁免臣部以一切工程並有預給工食之例

應將該督等題請豁免之處毋庸議題覆奉
旨這事情著新任總河察明具奏今據總河于成龍等
疏稱訪察無異應如前河臣靳輔所題仰祈
皇恩特賜豁免七月十三日題本月十八日奉
旨這項給夫役銀兩工程中止且已經年久著免追取
餘依議 欽定治河書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四年八月工部題覆趙山察勘
河工一疏奉
旨察勘河工原欲嚴虛冒錢糧之弊以期河工堅固所
差官員理應矢公詳加嚴察前遣趙山等察勘時並未
察明河工堅固與不堅固及虛冒錢糧之處且有管河

官員以為不堅意欲重加修理而伊等閱視反稱堅好
者明係朦混徇庇大負差委之意趙山等著吏部嚴叙
議奏這察勘無益嗣後差遣察勘著永行停止 見右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五年十月十二日總河董安國
題兩河情形等事奉
旨著江南總督漕運總督江寧安徽巡撫公同也行會
勘確議具奏該部知道 會議得黃淮交匯起自山陽
安東以抵海口黃河兩岸縷堤卑矮不足捍禦業經
河臣於謹陳河工幫築等事案內 題明加幫在案
若照本年異漲水跡似宜再加高寬但江海湖河一
時並漲從未有如今歲之甚者相應仍照原估加幫

俟來年伏秋聽河臣相度水勢酌量另 題外惟海
口乃全黃去路業查雲梯關海下為昔年海口今則
日淤日墊距海二百餘里下流之宣洩既遲則上游
之壅積愈甚水勢不能容受小則倒灌大則漫溢斷
斷不免矣見今河臣於雲梯關下馬家港地方挑挖
引河一千二百餘丈導黃河之水由南潮河東注入
海急應儹趕開放又清河縣之甘羅城卞家汪堤工
單薄亦應一律加幫又天妃壩石工今秋異漲水上
石工築堰防禦應行加砌又山陽之老壩口大小東
路口險工當全黃之頂衝今秋異漲竭力搶救方保
無虞業經河臣於三壩大漲水勢等事案內 題明

急應修築越堤一道以為內障又山陽之王公堤石
工卑矮本年漫堤過水應行加高并應加幫月堤以
為外護又自清河歷桃源宿遷邳州睢寧靈璧以抵
徐州除兩岸縷堤見在高寬未至損傷者毋庸加幫
外查黃河兩岸清河縣之南河背為黃淮門戶河身
寬闊黃水每多倒灌應築攔黃大壩一道直接縷堤
并於甘羅城西創建草壩使口門小一分則黃水少
灌一分再清河縣南縷堤一千三百五十九丈五尺
陡坡塌卸桃源縣界內縷堤四千六百九十丈并靈
璧縣界內縷堤一千二百丈地勢低窪以及宿遷界
內彭家堡險工一千二十二丈埽臺卑矮殘缺被衝

簡增一百三十二丈舊城單薄均應加封雎寗交界
內數家樓險工三百三十五丈全黃頂衝勢甚危險
應建挑水磯嘴七道并於對岸濬出沙灘酌挑引河
一道導水中行以防衝激其武官營子堤七百零四
丈亦屬單薄並應加幫徐州界內小店月堤一百九
十五丈單薄不堪急應加幫并接月堤一道楊家窪
楊橫莊兩險工水勢南遷全黃頂衝應於楊家窪加
幫埽壩添築月堤并於楊樓莊北岸沙灘酌挑引河
以避危險其徐州護城石岸五百一十五丈為州城
保障本年異漲水與岸平應酌量加高奇黃河北
岸縷堤自清河縣界石人溝起由桃源至宿遷縣阜

家莊迤上止共工長一萬八千九百九十二丈內係
中河外係黃河一帶長堤兩面受敵更兼地勢低下
現在止卸汕刷酌量分別加幫上面宿遷以界內河
北分洪舊修理其南北兩岸束水子堤並接築[illegible]
水大漲一遇汛漲即有漫溢汕刷之虞其於北岸仍
循舊址加幫南岸臨河處者亦照舊址外幫臨河府
者酌量改寬與築并建小閘減清壩收閘水大則
籍以分洩水小則收束濟運再於閘兩邊欄湧之工照
運河例簽釘排樁鑲埽丁頭等中河之水由仲莊閘
直決黃河逼溜南趨黃水勢強每易倒灌運口議於
黃河之下楊樓由陶莊閘進口入中河北上使清水

由陶莊閘出黃庶不助黃水倒灌其雙金門石閘格
堤應移建於陶莊閘之下東水行運但今新運在南
未便驟改俟伏秋後河臣相機改建可也又清河宿
遷之護城堤并清河縣家營等處堤俱屬低矮均應
加幫又宿遷劉老澗等處減水壩照河南等處　題建造
減水石壩護心罩護並開挖下引河使[illegible]之處應行
挑濬導引入海再查阜寧縣岸堤工除邳州東堤無
虞其道淮揚議築外宿遷縣東堤五千二百七十六
丈七尺邳宿二州縣西堤九千零八十四丈七尺漫
溢殘缺高門王廟一帶尤屬殘缺應增建以衛民生
均應酌量一律修築以上各工俱經臣等公同親履

勘確除今秋異漲黃河漫溢水口急已經築完
堵其南岸營一工見在修築堵塞并歲修工程照
常修防不議外其餘會勘過者俟應築之處理合繕
疏　題覆其高門工方之時應聽河臣確估具　題
興工可也[illegible]

河南巡撫李國亮疏言滎澤縣北為黃河中心水
會歸黃流逼近城下查縣郡舊基高阜特題城移
建於此可永無衝決之虞部覆不允得
旨這遷滎澤縣城著照該撫所題行 居易錄 [illegible]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六年正月二十三日奉
旨河工關係重大這會勘應修應築工程俱著照該督

等所題作速興工該部即將錢糧撥給其海口爲黃水
入海之道所關甚屬緊要河道總督每年委賢能河官
專管修理勿致壅滯該部知道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七年十二月初一日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王熙李天馥吳琠學士布
泰喀里㬎奏錢齊保恩丕眄蔡徐嘉炎李錄予河道緊
要董安國工程未完之處俱已係錢糧今若不清楚
日後董安國于成龍互於彼此推諉著部院堂官一員
帶領才能章京前往會同于成龍將工程已完未
完之處用過錢糧數目逐一查明丈量詳造清冊帶回
欽此本日繕頭牌啓奏奉
旨著尚書馬齊侍郎常綬喻成龍去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八年三月初一日
聖駕巡幸高家堰閱視畢隨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尚書馬齊侍郎常綬喻成龍
李柟總漕桑格總河于成龍協理河務府尹徐廷璽河
學巡撫宋犖員外郎赫碩色德貴孫古等朕念河道
關係民生攸關親行巡幸由運河一帶以至徐州迤南
黃河細加看閱黃河底高灣多以至各處受險又至歸
仁堤高家堰運口等處留心細閱見各堤岸俱高而水
亦大此非水大之故皆因黃河淤墊甚高以致節年漫
溢黃河若淤高二尺則水高二尺淤高一丈水即高一
丈若治河專以築堤終屬無益如不將黃河刷深徒費
錢糧且運口太直黃水倒灌兼之湖水淤墊以致清水
不能暢流各河與洪湖之水如何得能敵黃若將清河
至惠濟祠埽灣由北岸挑引入惠濟祠後入河而運河
再向東斜流入惠濟祠交匯黃水如何得能倒灌朕欲
將黃河各險工頂溜灣處開直使水直行刷沙若黃河
刷深一尺則各河水少一尺深一丈則各水淺一丈如
此刷去則水由地中而行各壩亦可不用不但運河無
漫溢之虞而下河淹沒之患似可永除矣朕意如此是
否因等直奏不得以朕必是朕亦是一時意見亦不保
其必然且攔黃壩潮由馬家港窄狹雖將時家馬頭之

口堵築而黃水不能暢流山陽南岸韓家莊等處險工
甚多可慮至於下河不必挑濬如將上河修築鞏固則
下河不治而自治矣今朕念民生運道親行巡幸如不
週本窮源分晰條治於民生何益將來仍慮加甚高家
堰等堤堵築時家馬頭等口徒致靡費錢糧淹害百姓
今應將清口之西壩臺加添挑水壩修築堅固加長逼
於東壩臺將清口安置裏邊洪澤湖擇其水深之處開
直使河使湖水流黃河灣曲之處直挑引河使各險處
不得受衝董安國馮佑將河道廢壞已極此各工程責
令賠修罪其下河見有積水不得不引出歸海串
場汀射陽湖鰕鬚沙溝一帶挑通引積水流出歸海其

攔黃壩應行挑挖將家馬頭暫緩堵築使黃水流定太
黃堤築成之日再將將家馬頭決口堵塞至於歸仁堤
人皆稱係保護明季皇陵此但係妄誕三四十里路之
堤如何護得明季皇陵此隄之修專因水漲之時毛城
鋪等處發來之水至歸仁堤攔回仍歸黃河之意此堤
亦應酌量修築至於運河之水少有不濟治之甚易爾
等係河臣係爾等專責若此合去一成則河道可保無
虞如不然另想別策務必將被淹州縣之水設盡疏洩方
不負朕爲國為民之意爾等若挑挖引河其原有工程
仍照舊令各官修防不可怠忽宜挑挖引河黃河歸入
故道再將下河串場河與射陽湖浮河疏濬沙溝挑數
處通流使水歸海至於邳州清河桃源安東山陽寶應
高郵江都泰州興化鹽城等州縣百姓困苦已極如欲
拯濟而窮民不沾實惠殷實之人反得行其冒濫令一
州縣或截留漕糧一萬石或截留數千石此時值賤價
糶賣則窮民實有裨益邳州差部官一員糶賣其餘別
處米石責成總漕桑格總河于成龍同地方大臣安令
地方官糶賣如此以治諒百姓似不致流離河道水雖
衝決朕意如此是否允當爾等直奏不得以朕旨為必
是爾等速會議具奏 [illegible]
[illegible]
是日總河于成龍協理河務徐廷
璽等奏

上諭諭將攔黃壩拆開新河口亦不必堵塞其時家馬
頭亦不必合龍門俟沫黃堤築成之日另行定奪 初
三日
聖駕親閱黃河堤岸 初四日奏
上諭朕未到之前將王家營陶家莊引河挑完放水即
寫摺子具奏 四月二十二日河道總督于成龍協理
河道府尹徐廷璽奏
旨引河挑水壩可留建築奏稱清河縣陶家莊舊河水
溜甚遠兼料物未曾運到俟大溜稍近引河口再行
建築又奏
旨河身戧堤可留建築奏稱一因料物未到又因離堤
甚遠尚未修築奏
旨此堤不論遠近必須要修朕業已指示不用高寬止
用高五尺底寬一丈面寬七八尺以過水頭董安國等
引河下成方可請罪功若不成如何請罪 二十二日
河道總督于成龍協理河道府尹徐廷璽奏
旨一河有水之處必下埽方好當築時家馬頭舊河從
二十六年決之處挖至引河決口處此時方應堵築今條河
之間放至宋關酌量當發來 二十七日奏
旨臣查河灣曲之處俱應挑挖引河于成龍奏稱徐州
楊横莊一帶灣曲臣見已遵
旨行該道廳挑挖其各險灣曲之處容臣陸續挑挖奏

旨是凡有灣曲之處俱各挑直　二十八日據郎中朱
成格員外郎赫諾瑟摺開康熙三十八年四月二十
七日
皇上坐船出清口喚郎中朱成格員外郎赫諾瑟傳
上諭這南岸所堆石塊今若不令收起恐大水之時被
衝流失著速令收起
皇上下船上南岸傳
上諭這南岸若不修挑水壩新挑引河必不能暢流朱
成格赫諾瑟奏稱前日於接
駕之前于成龍等親至看過修挑水壩基址若在陳家
莊修挑壩恐清河縣東關危險在陳家莊迤下二里
餘對引河當處之上一里餘應修挑水壩打過樁又
奏
上諭理應速修為何遲了朱成格等奏稱挑水壩尾堤
若不接著南大壩恐水漲之時水從挑水壩尾衝進
挑水壩難以存立且應修堤岸甚遠所需料物甚多
因一時未能齊備是以稍遲又奏
上諭從朕所釘樁處修挑水壩二三十丈挑出水頭大
溜向北以至引河流暢尾堤在陳家莊旱地面築高五
尺水長之時若從陳家莊南任其流去無礙之事問要
緊朕旨交與爾等欽此
是月總河于成龍等謹奏為歲夫徒滋苦累亟請變

通以收實用事竊照連年河道敗壞小民昏墊致廑
聖慮巡幸江南不惜帑金指授修治更沐
皇恩蠲恤頻施截漕平糶無非愛民如傷之至意臣等
庸愚荷蒙不次
殊恩復畀督河重任今有無濟於工有累於民之事不
得不為我
皇上陳之查江南黃運兩河額設河營兵夫修防之外
每歲額設徐屬邳州睢寧宿遷桃源清河山陽安東
寶應各州縣歲夫共六千九百五十名協助河兵共
相修防臣等往來閱視河工各屬士民咸以歲夫苦
累紛紛見告訪聞百姓每派歲夫一名終年約費銀
至二十兩及至到工非老幼充數即旋到旋逃按厥
所由多係河棍人等包折肥己徒有歲夫之累終無
歲夫之實臣等何敢輕議裁減若不亟為變通究無
實濟臣等再三籌酌莫若將徐屬等州縣歲夫盡行
裁免止於每歲每名量徵銀五兩編入正項地丁之
內將河兵一例催徵起解河工但歲夫既裁必須添
設戰守兵三千三十名以遊擊一員守備二員千總
二員把總四員管理當伏秋水發之際酌量緩急分
撥搶救即以裁夫銀兩以充俸餉之用在小民亦除
荼餘在河工亦得實際矣再查海州山陽等處官蕩
出產葦柴歷年以來或發刀工或給委員原詢砍斫

運濟兩河歲搶工程之用乃因日久弊生或借乘運
縱拐兩遇霉爛或稱野火焚燒及海潮漂淌逆而拖
欠纍纍今查各蕩每年約得額柴一百一十八萬餘
束即責成該遊擊等管理每當九月霜降後撥兵開
采照額計日采完運貯水口調撥各營汛撥交給該
備弁運送各工改用每歲可得柴價銀二萬六千餘
兩除湊給官兵俸餉外尚有節省銀一萬五千二百
餘兩如蒙
皇上俞允準行其於河工民生均有裨益矣爲此恭具
奏摺
上請伏乞

勅旨 五月初一日工部議覆應如該督所題奏
旨依議欽此 [illegible]
七月二十五日工部議
覆時家馬頭先經該督等題請發帑先期備料搶塞
臣部以照例責令經修防守官員賠修等因俱次議
覆在案今該督等並不照例責令董安國等賠修何
得題請動帑修築應仍行該督等作速照例賠修完
工報部可也奉
旨時家馬頭地方最關緊要如有修築機宜恐致遲悞

著該督不拘何項錢糧動用修理工完之日將數目明
白題報著原修人等賠補 十月二十日總河于成龍
等題奏臣查淮揚徐三府州屬黃運湖河均關運道
民生最爲重大全賴堤岸高寬方資捍禦但一切險
工埽臺窄隘堤岸卑薄殘缺不堪非自今日爲然久
宜加幫高寬凡有黃流頂衝灣曲之處俱應相機挑
空引河以分急溜臣於前任時曾經勘明條議陳奏
在案雖原任河臣董安國請帑修築尚未成功而臣
於去冬復蒙
簡命再督兩河到任之初即會同欽差部臣并協理河
務府尹徐廷璽自徐州以至海口黃運湖河皆徧履
踏勘又蒙
皇上親臨勘閱凡有應修應築之處一一面爲指示臣
等欽遵

俞旨當即檄行該道廳逐處分別緩急詳加確估但念
工程緊急如循舊先估題修往返需時必致有悞臣
等將先經勘明之處形量工程之最險最急者一面
發帑興工或檄急公人員備料然後陸續題估其各
屬工程正在備築之際不意伏秋水汛暴發兼因天
雨連綿堤根土塘多被水占人夫雖多無從施取
土艱難是以各工不能一時告竣今值霜降已過水
勢漸消見在勒催各官添募人夫乘時協力備修指

日可告完工唯是加修創建石工甎工等料辦自應
方不無尚需時日其各屬歲搶工程如徐州之郭家
背吳家莊邳睢之三官廟戚字堡以及宿桃山安之
煙墩朱家莊老壩口等工最為險要皆在等不拘往
例先事預防或加幫戧堤搶築埽臺不惜夫料錢糧
得以保固平穩河防志 奉旨該部知道
是年十二月初六日巡視北城監察御史李□題為
河防各有疆界變例苦樂不均等事一疏奉
旨該部速議具奏　部臣等議得臺臣李□疏稱山東
河堤北岸止曹單兩縣共計一百九十里單縣六十
里曹縣一百三十里此應分修築之工也其自歸家

樓起至儀封縣交界止堤工三十里計長五千餘丈
係河南考城縣地方歷來修築無誤康熙二十五年
將考城縣三十里河汛險工歸併曹縣十餘年來代
為修理官民交困且河防設官各有責成河南設通
判一員主簿一員專駐考城以治豫省兩河之堤山
東設同知一員主簿一員專主曹縣以治東省兩河
之堤今考城三十里堤工推諉於曹縣則駐考城之
通判主簿何所事事又查曹縣額設徭夫三百六十
四名曹州定陶金鄉城武協濟徭夫六百二十三名
歲修一百三十里堤工如有險工臨時尚須添調今
又增考城堤工三十里夫不加增何能無悮恐不能

無顧彼失此之虞伏乞
敕下河臣于成龍協理河臣徐廷璽會同東撫臣王國
昌豫撫臣李國亮親詣河汛正明疆界將此三十里
堤工照二十五年以前仍歸河南考城縣官民修築
庶兩省連界之民各得相安無事而河工不致貽悮
等因前來查總河等現在河工看修緊要之處此事
不甚緊要應行總河等俟閒暇之日會同河南巡撫
山東巡撫詳勘定議具題到日再議可也康熙三十
八年十二月十九日題本月二十一日奉
旨這事情著河南巡撫山東巡撫委官會同詳勘定議
具奏[illegible]

是月十一日巡視東城浙江道監察御史慶暘瑄題
為銷金糜費日多河工迄無成功等事一疏奉
旨該部確議具奏　部臣等議得臺臣慶□疏稱我
皇上軫念民瘼於淮揚水患宵旰憂勤不啻甚殫竭
自原任總河董安國糜費歲修案內及各案大工銷
金不下四五百萬嗣河臣于成龍接任以來河庫錢糧
及屢次給過銷金又幾及二三百萬而二無一案報
竣迄今歸款並無一案還項臣以為若歲不嚴則無
任事之員限期不定則無完庫之數日復一日　國
帑終歸虛耗請嗣後有堤岸衝決者管河各官俱革
職帶罪賠修分司道官俱住俸督催成例限以半年

完日開復逾限不完者照分等革職[illegible]任賠修至
總河身膺重任百官皆其[illegible]屬[illegible]不可不嚴如
此庶河臣知所警畏河工[illegible]全無侵蝕
之弊等語查定例內黃河[illegible]海漕與運河不同修
築黃河堤岸仍定限一年運河堤岸仍定限三年如
黃河堤岸半年內運河堤岸一年內衝決者將經修防
守同知通判州縣等官均行革職分司道官降四級
調用總河降三級留任如黃河堤岸過半年運河堤
岸過一年限內衝決者將經修防守同知通判州縣
等官降三級調用分司道官降二級調用總河降一
級留任如過限年衝決者將管河各官俱革職帶罪

修築分司道官住俸督修工完開復總河罰俸一年
等因又定例堤岸衝決河流遷徙者照舊例處分至
河水漫決河流不移者限年之內令經修之官賠修
如過年限令防守之官賠修等因各在案今雖有賠
修未據較定之處若不嚴定勒限處分之例終無報
竣之期嗣後有堤岸衝決河流遷徙者仍照舊例處
分外河流不移者將管河各官俱革職帶罪勒限半
年賠修分司道官俱各降四級督賠工完開復如限
內不完將承修官員革職分司道官降四級調用總
河降一級留任未完工程仍令賠修現令應賠工程
總河具題動帑修築者甚多將此應賠銀兩亦照賠

修之例勒限處分如限內不完分司道官不行揭報
總河不行題參照徇庇例議處等因
命下之日永為定例遵行　又疏稱修理河工人員雖
有一定丈尺然無地名標誌若不畫一定界表以石樁
恐將來一遇衝決彼此推諉徇情庇護移甲作乙將
現在舊堤指為新堤請
敕總河將委經員將應修之河堤細為丈量編立號
數以每十丈為一號立一石樁上鐫號數下鐫修理
人員姓名其舊堤亦一體編號立樁備明舊堤字樣
造冊報部以便稽查等語應如所奏立石但每十丈
為一號立一石樁殊為繁雜應令總河等將現今所

修堤岸細為丈量於接連交界之處各立石樁上鐫
號數下鐫修理人員姓名其舊堤亦照此立石編號
鐫明舊堤字樣備造細冊報部可也康熙三十九年
三月二十日題本月二十二日奉
旨依議

卷第五十一

河水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九年三月初九日大學士伊桑阿等傳

上諭河工錢糧甚屬紊亂于成龍見經病故江南江西總督張鵬翮操守好著調補河道總督爾等即傳

旨與張鵬翮 鵬翮即奏為請

旨事竊臣一介庸愚荷蒙

皇上高厚之恩鞠躬盡瘁固臣素心但河工關係 國計民生甚為重大臣才識短淺未諳河務誠恐有負

任使伏乞

皇上另簡才堪治河之人庶幾蚤奏平成等因轉奏未

蒙

俞允臣思河道至今日潰壞已極恐涉畏難就易之嫌不敢再行瀆請我

皇上軫念河工宵旰廑懷自有

聖謨方略指示微臣奉以遵行但臣一得之愚不揣冒昧上陳

天聽一總河之責任宜專也從來定制祇設總河一員督管河道廳官專心致志相機修築歷有成效自靳輔于成龍為總河時始帶府尹臣徐廷璽名曰副總河事權不一議論參差不疏下流今黄口塞矣不修

時家馬頭今河流旁決矣不疏清口而黄水倒灌矣不築高堰不塞塘梗六壩而淮水東下邵伯高寶一帶堤岸潰決矣河壞已極糧艘難進糜費帑金無算毫無著落是徐廷璽在河工多年不曉河務明矣徐廷璽之不能清理錢糧抑又明矣豈可姑留河工令其貽誤伏乞

皇上乾斷將徐廷璽撤回別用如謂需人助理則見在之管河道廳等官皆堪量材指使者也一河工隨帶之人員宜撤也于成龍所帶人員甚多在成龍初意原欲衆擎易舉協力相助詎意一到河工花費 國帑鑽刺題官河工之壞亦由於此前經科臣汪灝條

奏奉

旨撤回成龍又以經手工程未完錢糧未清為辭殊不知工程淹沒從何稽核錢糧耗用從何究追皆由瞻徇情面以致迄無成功應請

勅該部仍遵前

旨盡數撤回將未清錢糧交部照追可也一部臣之不宜掣肘也河工者司空之事河工成則司空之職舉是工部與河臣事關一體理宜同心共濟以期成績乃部臣每事掣肘估修奏銷任意混駁種種弊端難述

皇上洞鑒之中伏乞

皇上敕諭部臣寬其文法責以成功庶精神得以專一
而河務不致旁撓矣以上三條臣雖在工言工但按
理直言必觸人忌臣受
皇上特達之知超擢至此惟祈河工畢成仰副
皇上堯咨舜警之意臣雖受怨招謗亦所不恤也爲此
具奏謹奏請
旨本月十四日奉
旨該部議奏　部議覆皆知所請奉
旨依議　又題爲請
旨事臣恭聞
天語河工花費錢糧因你做官不要錢可以清理欽此

臣思兩江總督惟潔已率屬有守足矣若夫河道潰
壞之際總河之臣貴乎有守而尤貴乎有才蓋河臣
有守必須屬員人人有守而後錢糧皆歸實用可杜
冒破之弊河臣愧非長才必得有才之人同心協力
贊勷河務庶幾可奏厎績之效謹就臣素所深知之
人臚列姓名上達
天聽見任陝西甘山道王謙才守超卓堪任河務請將
王謙補授淮揚道則其守可以清理錢糧其才可以
贊襄河務原任陝西咸寧縣知縣陳明綬居官廉潔
百姓愛戴原任四川潼川知州劉可聘前任浙江泰
順知縣係臣屬員臣見其操守謹飭才幹優長兩人

俱因公罣誤廢棄可惜請取用河工以勵後効原任
江蘇按察司趙世顯現任刑部員外丁易見任徐州
知州孔毓珣此三員俱臣江南屬員才守兼優辦事
勤敏見任工部郎中王進楫見任浙江湖州府同知
趙泰非此二員俱臣浙江屬員操守謹飭才能辦事
見任禮部員外蔣陳錫前任富平知縣士民稱其有
守有才臣奉差陝西審事覩聞最確候補守備紀之
慧前任江西守備不扣兵餉則有守督飭營伍則有
才曾經軍功卓異以上人員祈
皇上準臣帶往河工効力其見任者仍照原銜食俸遇
有相當員缺另疏題補以收臂指之用臣從仰體

皇上軫念國計民生務求有益河工起見絕無情面私
心伏乞
皇上俞允施行等因本日奉
旨此等人員俱依議帶去　又面奉
聖訓古人之法與今河勢不同其最緊者黃河何以使
之深清水何以使之出爾詳加籌畫　十七日又面奉
聖訓將黃河曲處挑空使直水流暢快則泥沙不淤
四月初四日尚書王鴻緒謹奏恭請
皇上聖躬萬安臣恭誦
聖諭云仍將交與董安國所挑引河再行挑濬使黃河
循北岸而流清口作何疏濬方爲有益又蒙

聖諭云伊等意見又復如何之處速議具奏欽此除司
尚書范承勳等公議具摺啓奏外臣謹再四循繹
聖訓眞洞達精微直抉黃淮强弱之機指示臣等雖大
禹之神智無以逾也茲仰體
聖慮所及合諸今昔議論謹爲我
皇上陳之伏查河防一覽云歸仁堤所以捍禦黃水睢
水湖水使不得直射泗州并攻高堰又遏睢水湖水
使之并入黃河益助衝刷關係最爲重大等語自白
洋河等處淤墊堤內之水不入黃河及由歸仁堤減
壩洩入洪澤而洪澤爲之加漲
皇上洞鑒情形時令河臣挑河以引堤內之水入黃刷

沙最爲有益乃河臣久未興工因衆議以胡家溝一
帶地方河身淤高難以出水不若自胡家溝挑挖以
至清口清口黃流比白洋河等處約低丈餘可以導
之助清敵黃一面將歸仁堤減壩堵塞則洪澤湖亦
不致增漲此說訪之新舊河員相同者頗多在臣之
愚見以爲不必直挑至清口止須挑至
皇上所指挑水壩之上令其出黃直頂大溜今正當挑
空引河之時而又有南岸清水隨挑壩直射勢必搭
循北岸而流矣臣據所開陳奏愚昧罔知可否
睿明自有裁鑒惟仰冀
慈看謹奏奉

旨這摺子交與工部行文河道總督張鵬翮如照王鴻
緒所奏開得即行速開　二十三日張鵬翮題看得部
臣王鴻緒奏摺內稱歸仁堤挑河以引堤內之水自
胡家溝接挑至
皇上所指挑水壩之上令其出黃等語其地形之高下
道里之遠近摺內未之及也臣率部員河官量度形
勢至桃源縣鍋底湖鍋底者水入不能出之謂也相
繼又有卞家湖議恐引水至此合連湖水泛濫難禦
桃源縣治有漂沒之患打量水平挑水壩黃河地形
亦高且道里有一百二十餘里之遠挑空工程需用
錢糧甚多如引水不出則屬無益且據道廳等官衆

論僉同臣再三訪求出水之處不若自涵洞口起至
老堤頭迤東挖空引河出黃河乃爲近便除臣已於
欽奉
上諭事案內另摺啓奏請
旨外應將此處毋庸再議理合具　題奉
旨該部知道　二十一日爲　題明盡拆攔黃壩以疏
海口事臣維濬河入海順水之性古人治河之道也
自原任河臣董安國等創築攔黃壩拂水之性以致
黃水倒灌清口淤塞下流不通上流潰決淮揚常受
水患勞費罔效以迄於今臣仰體
皇上軫念國計民生至意履任之後即親勘河工於四

月十八日過雲梯關到擺黃墿看得攔黃壩迤然如
山中間一線涓涓細流下流不暢無怪乎上流之汎
決也臣率領州縣各官於攔黃壩上流相度于黃河
水面寬八十三丈餘則攔黃壩亦應照此丈尺拆挑
一律寬深方足宣洩今查前河臣于成龍上年委郎
中朱成格止拆壩一十七丈見今水出其中續經署
總河印務臣徐廷璽委同知佟世禄等又拆壩二十
八丈七尺估挑引河亦未挑成尚有攔黃壩並積土
三十七丈三尺未拆且壩基高昂終屬壅滯盡行拆
去挑空深通與正黃河八十三丈之水面相符亟諸
馬家港於月內合龍使水勢不致旁洩盡由下河而

行俟黃水大長時將新挑之河始行開放資其暢流
之勢衝刷淤墊直達海口臣恐海口或有沙淤之處
舟行一百一十五里於二十日至八灘之地自到海
口一望東海汪洋無際此壩開拆深通則黃水入海
自是暢達其閉高堰疏清口於秋後水落可以次第
舉行因關緊要工程趁伏秋水發急於興工臣一面
動帑委原任知州劉可聘候選州同劉子沂暫作永
修官馮大奇王鎮王廷幹姜逢彩賈弘猷部充貫劉
長建張其祉等作速僱工拆挑勒限完竣其所需錢
糧覈實估計另疏　題報五月初八日奉
旨九卿詹事科道會同速議具奏議覆奉

旨依議　五月十四日員外郎拖克拖和中書張古禮
傳奉
上諭康熙三十九年五月初六日大學士伊桑阿馬奇
奉
上諭員外郎拖克拖和中書張古禮著馳驛前往河道
總督張鵬翮處將修過河工情形閱看伊等無有專責
將工程令河道總督張鵬翮明白繕寫摺子交與伊等
帶來啟奏　總河張鵬翮為欽奉
上諭事謹將應修工程一一為我
皇上陳之　一海口之運料河宜開也修工應用蘆葦
柴草等項多產海濱黃河轉運維艱舊有運料小河

一道自清江浦起至海口上年久淤塞今應加挑浚
深通使於運料於河工大有裨益　一六壩之宜閉
也一高堰滾水壩宜修也一武家墩至小黃莊石工
宜加砌也一古溝至六壩石工宜修也以上四欵[illegible]一運河
之宜挑深也一高寶江都一帶兩岸土石堤宜修也
一高郵城南之石壩宜修也[illegible]一歸仁堤臨河石
工[illegible]一運口以至濱海一帶兩岸堤工亟應加幫也
攔黃壩已經拆去海口已經疏通馬家港已經堵塞
時家馬頭飭令速堵完竣轉盼糧船過完運口禁堤
堵截使黃水盡皆下注入海涓滴不令旁溢正值伏
汛届期水勢必較往年甚大山清安東黃河兩岸堤

工必須加幫高厚以資捍禦但此堤工有前經動帑加幫者有撥捐工人員修築者俱未奏銷之後方行加幫恐致遲悞見在飭令該管道廳確查山清安三邑堤工原高寬丈尺若干領帑幫過若干捐工幫過若干今仍令再幫高寬若干一面查明造冊具 題一面發帑委員加幫庶不致貽悞 一王家營引河宜挑也此河原令馮佑挑空賠罪今已淤墊飭令馮佑作速挑空深通準其贖罪如不成河不準贖罪

一新改中河堤岸宜修也河運 一王家營減水壩之宜閉也查前河臣靳輔於此修減水大壩以洩黃河漫溢之水以免王家營民房淹沒後經于成龍築堤堵

塞遇黃河大漲漫溢之水無處宣洩淹沒王家營今臣親往查勘居民咸請開壩洩水臣審度形勢應動帑酌開十餘丈兩頭下埽裹住洩黃漲漫溢之水由鹽河而出 一桃源縣黃河南岸堤工宜加幫也臣親看近長湖一帶土堤長四千二百餘丈單薄不堪兩面受水在在堪虞應動帑加幫高厚以資捍禦

一駱馬湖口竹絡壩宜築也此口坐落宿遷縣黃河北岸與駱馬湖口正對原築有竹絡壩一座長五十五丈節宣黃湖大漲之水今看得黃河身高於去歲水漲漫缺二段共七丈黃水反流入駱馬湖口沖入中河亟宜堵築以禦黃水無致淤墊中河俟此口堵

後使黃水不得內灌中河然後酌量將中河頭然壩堵塞引駱馬湖水由舊中河進石閘入黃河助黃刷沙如遇黃水大漲恐其倒灌則閉閘以禦之伏秋二汛派該管縣丞胡徵堪住宿閘上不分晝夜風雨防守查此閘係原任知州李經邦承修因金門下窄上寬不能下板到底應飭令李經邦改修金門合式挑空引河深通然後議堵中河引水入黃 一王家營之缺口宜加築也此工坐落睢寧縣黃河南岸地方臣親往驗看大溜頂衝最屬險要所修月堤浮沙堆築單薄不堪而舊缺口又與月堤逼近無庸另修應令該廳陳謙吉將月堤賠修高厚作為正隄但該廳

已經告病勢難以設措恐致誤工應動歲修錢糧交與署事同知令平衛作速僱工修築以禦伏汛用過錢糧仍令陳謙吉等照例追賠還項 一徐州郭家嘴之險工宜修也此工在黃河南岸逼近徐城對岸沙嘴起入河心一里許以致大溜直射郭家嘴甚屬危險城池民生關係不小應將沙嘴挑空引河直出俾水勢大漲資其衝刷河嘴以殺大溜水勢郭家嘴舊有石工至北門迤西而止每年釘樁下埽稍救一時不能經久每年歲修搶修糜費錢糧臣親往查看據耆民咸稱對岸石山采石甚易加砌石工庶可經久臣率河官量度自北門石工頭起至段家莊止

長六百五十餘丈加砌石工與舊石工一律平整不
惟可保城池且可省歲修之費又蘇家山石嘴挑出
河心以致南岸韓家山一帶頂衝崩潰逼近徐城應
自楊家樓起至段家莊月堤止築月堤長四百餘丈
以作重門之障庶徐州城池得以保固無虞　一黃
運中三河堤岸有領帑興修者有捐工修築者多有
未完即已完者單薄不堪見在飭其堅固修築勒限
五月二十九日完工如致抗違不完另行　題參究
遣此等工程實屬不堪過伏秋水漲有衝刷塌卸之
處而承修人員多不在工看守行文往催緩不濟事
應責令本管河官動帑搶護用過帑銀仍於承修人

員名下追補　一徐州邳州睢寧宿遷桃源清河山
陽安東各州縣黃河險工逐一查明應照例動支歲
修錢糧進埽防護仍飭該管河官當伏秋二汛無分
晝夜風雨晝地防守務期保固謹將應修工程繕寫
摺子具奏伏乞
上睿鑒施行五月二十五日奏六月初八日奉
旨九卿詹事科道會同速議具奏　議准均如所奏
旨依議速行　五月二十五日總河張鵬翮題為欽奉
上諭事康熙三十九年五月十四日接奉
上諭跪聆之下仰見我
皇上至仁至聖無刻不以　國計民生為念臣雖庸愚

受茲河重任適值河工潰敝之後敢不殫心竭力
任勞任怨勉勵河員實心任事要圖安瀾以仰紓我
皇上宵旰廑念之意但從前之工程極敝目前之修理
紛紜臣徧歷河干集衆思斟酌施工次第謹將見
修工程一一為我
皇上陳之　一水以海為壑臣見捐黃壩巍然如山堵
塞海口下流不暢隨委賢能官動帑盡行挖去挑浚
河身寬闊深通曾經　題明在案今盡行挖去開闊
深通水流暢達沛然入海用過錢糧及請　賜大通
口佳名以垂永久建立海神廟以答神庥臣已另疏
具題　一馬家港係董安國誤開海口也今已堵塞

完工曾經　題報在案　一時家馬頭決口坐落安
東縣黃河北岸地方經董安國于成龍等任內兩次
發帑十萬餘兩興工尚未堵塞臣已親臨工所嚴飭
作速進埽勒限堵完該同知佟世祿任意遲延不完
希圖冒帑已經　題參　一陶家莊引河坐落清河
縣北岸地方今奉
旨令部臣范承勳等挑浚並建對岸挑水壩見在修理
未竣然必須上緊催工趕完俾水長便於開放（以下十二條入隄）
奉
旨九卿詹事科道會同速議具奏　議覆奏
旨依議速行　六月初四日總河張鵬翮摺奏河工潰

啟之後修治之法必須帑金以辦工料如石與甎祿
蔴蘆葦樁木柴草須預發帑金於五六七八四箇月
預行備齊俟秋盡水落并力興工臣來集衆議請先
發帑金一百萬兩以備辦工料但物料必須船隻運
送目今河海清晏地方無事先借京口崇明沙船共
一百隻運料尚不敷用交與江蘇江西巡撫動正項
錢糧遴委賢員照沙船式樣共造船四百隻發於河
官運料其蘆葦柴草產於海奈官蕩由黄河逆流輓
運甚屬艱難查有海口運料小河一道見今淤塞臣
已委趙世顯估計工料另疏題請挑濬有裨河工清
江浦五方雜處見有河工効力旗員每遇旗民爭競

地方官不敢查問且無巡緝盜賊專員稽查巡夜與
人料理河庫見貯錢糧關係重大擬將船政同知裁
去改設理事同知一員揀選滿洲賢能官員補授以
之審理旗民詞訟捕緝盜賊兼管船政仍屬總漕巡
撫管轄與河工地方均有裨益奏
旨工部議奏　部議覆奏
旨依議速行沙船見今差人前往察看俟到時將沙船
借用之處再議具奏　是月十七日總河張鵬翮為謹
陳治河條例　一堤工之宜堅築也取土有遠近故
價值有多寡取土之遠者每土一方估銀二三錢不
等取土之近者每土一方亦估銀一錢四五分不等

遠土或取於百丈之外或取於里許之外設近之土
亦應離隄二十丈及十五丈之外此定例也今見現
築各隄即於堤根取土且於近堤一帶先究下一二
尺並將週圍剷平以作假堤希圖虛冒錢糧又舊例
每堆土六寸謂之一皮夯杵三遍以期堅實行硪一
遍以期平整虛土一尺夯硪成堤僅有六七寸不等
層層夯硪故堅固而經久雖雨淋衝刷不致有水溝
浪窩山損坍塌之處今見各堤俱無夯杵止有石硪
又自底至頂俱用虛土堆成惟將頂皮設法硪一一
遍以飾外觀是以堤頂一經雨淋則水溝浪窩在在
不堪堤底一經汕刷則坍塌損壞崩潰繼之故年來

虛費錢糧迄無成效自今以後加幫之堤俱將原堤
重用夯杵密打數遍務其堅實而後於上再加新土
創築之堤先將平地夯深數寸而後於上加土建築
層層如式夯杵行硪務期堅固照依估定遠近土方
取土加幫不許近堤取土亦不許挖傷民間墳墓該
道廳督率該管員弁不時往來巡查如有近堤取土
飾作假堤夯硪不堅挖傷墳墓者即將義民人夫先
行懲處仍將承管官揭報以憑參究如不揭報經臣
察出定將該道廳一併糾參　一樁工之宜用整木
也運河中河原因頂衝刷灣之處水勢湍激□其汕
刷工堤是以估用整木簽釘排樁估用數□□□鑲

壓以資捍禦今見兩河排樁俱係一木二截浮簽澆
土所鑲柴束俱係一柴二截扮飾外觀及將舊堤老
土挖鬆一遇雨淋水漲樁木欹斜脹折柴草隨水漂
淌承築人員既得短少物料侵帑以肥己該管廳員
又冀呈報搶修朦視而不問河工竟成漏卮矣嗣後
排樁工程購木到工該道廳先赴工閱驗是否與原
估尺寸相符勒令承築人員務用整木簽釘入地甚
深埽用整柴鑲壓極其堅固如將木柴截用修築不
堅旋修旋壞該道廳不時指名揭報以憑參究如或
瞻徇容隱經臣察出即一併糾參該汛員弁咨斥究
治　一龍尾埽之宜停也臣徧查河工見工程堅固

者自在石工次則密釘馬牙樁足資捍禦其頂衝大
溜之處用丁頭埽密釘大木排樁深埋入土亦屬有
益至於平常工程槩用龍尾埽稀釘排樁淺埋浮土
一遇風浪即行塌卸徒飾外觀虛糜帑金應行停止
一石工之修砌宜得法也湖河堤岸原因長湖巨
浪堤岸單薄樁埽板工不足以資捍禦是以估砌石
工以為經久之計故各估冊內有馬牙梅花等樁有
面裏丁頭等石有鐵錠鐵鋦汁米炭柴等料各匠夫
役工食以及祭祀之類無一不備故小黃莊石工每
丈估銀八十四兩之多若照數辦料依法修砌自能
堅固永久安有旋砌旋倒之事臣徧閱湖河修砌石

工之處不惟石塊碎小不足尺寸而且鑿鑿草率參
差不平雖有石灰而不見過篩搗杵推貯樁木草皆
一木數截零星之數不足原估尺寸三類不能抵二
類之用鐵錠鐵鋦全未之見釘樁短小不足以繫數
層巨石石塊碎小不足以符原估丈尺石灰米汁短
少何以合數石而聯成一片鐵錠鐵鋦全無何以扣
石縫而使之合筍再加以減少匠工潦草修砌自必
旋砌旋壞安能經久與其參究於已壞之後何如嚴
督於未砌之前嗣後一切石工無論馬牙梅花等樁
皆用整木深釘務期極其堅深無論面裏丁頭等石
皆照原估置辦鑿鑿極其平整石灰須重篩篩過多

用米汁調和搗杵極其膠黏滿灌而入使之無縫不
到又用鐵錠鐵鋦聯絡上下合為一片凡有石工將
與備料到工該道廳先驗料物次勘工程如或料物
不堪短少灰米以及修砌草率有一於斯即指名
揭報以憑據實參究若徇庇容隱經臣察出一併糾
參該汛員弁咨斥究懲　一埽工之宜覈實也埽箇
工程大工堵決之外歲搶各工用埽最多柴草麻繩
等料價值久已覈定無容更張而靡冒之弊全在工
程以平報險用料以少報多本年修理次年估銷埽
箇新陳相因其中易於牽混廳營通同朦蔽員弁承
其意旨以險工為奇貨視工帑為固有虛開冒報遂

成牢不可破之弊是以大工在在興舉而歲搶錢糧
有增無減業經諄諭告誡嗣後報險呈詳一到該道
親行查勘果係險工即令動料搶修一面估計申報
以憑稽查如係假捏即以謊報參處該道狥隱經臣
親行查出一併　題參　一挑河之積弊宜除也挑
濬工程無論大河引河舊例止挑河而不築隄者每
土一方估用銀九分以挑河之土而復築成堤者每
方估用銀一錢六分所估原有贏餘若照估挑挖自
然河深堤堅無淤墊坍塌之患不謂分工人員領帑
到手任意花銷河身微微挑挖不及原估十之三四
堤用虛土堆成並不肯如式夯硪且將挑出之土堆

於臨河堤上使堤岸高聳以作假河之尺寸甚至工
未及半帑金告匱自知虧空難掩故將臨水之處有
意挖開引水入於河身報稱淹沒及至水退涸出報
稱淤墊是以年來挑濬甚多成河甚少侵帑誤工莫
此為甚嗣後挑河工程挑出之土盡堆於原估堤上
層層夯硪成堤使之高寬以資捍禦不許估計散土
以滋堆高假河之弊挖河人員務須照估挑挖寬深
敢復蹈前轍花費錢糧潦草工程以及引水淹沒虛
報淤墊者除挑過土方用過錢糧一槩不准銷算外
仍以侵冒誤工參究　一黃河淤墊之曲處宜取直
也恭奏

上諭將黃河曲處挑挖使直水流暢快則泥沙不染仰
見我
皇上洞悉治河良法臣查閱河工見項衝大溜之處對
岸必有沙嘴挺出此河曲之故也從此曲處挑挖引
河以殺水勢則對岸險工可平誠如
聖諭指示極其精當因詢河官何以不即遵行據稱挑
挖引河需費錢糧甚多挖後引水大溜始能成河若
進縱水必至少淤倘寬追賠是以人心懼縮不敢挑
挖臣思河工要應做事挑挖不如式者理應賠修若
實心任事挑挖深寬俱致今淤墊者此非人力之罪應
請免其賠修俾人無畏縮矣

皇上挑直之
上諭可以實見之奉行而河工有底績之期矣　一河
工用人宜亟講鼓舞之法也治河濬築之功首在得人
而人才必如何鼓舞方能奮發勉勵以圖報効臣清河
工官員有實心任事不避勞怨不侵帑金修防堅固
者工成之日請優敘即用其怠玩推諉虛冒錢糧工
程不堅固者一經題參請嚴加治罪務期勸懲而賢
者知勉不肖者知懼河工之奏效不難也　一夫役
之宜優恤也河工興舉須用民力如挑河築堤之夫
動至數千暴日之下風雨之時手操畚插不敢自逸
夜則露處沿堤捲葦為棚以藏身雖有雇值帑金止

可捌口工成之日照所給印票該地方官查驗免其
雜項差徭以酬其勞即六料益歡欣鼓舞而趨事恐
後矣以上各條俱關治河要務伏候
皇上聖裁允行敬請
天語申飭勒石河工俾得永遠遵守有裨河道良非淺
鮮奉
旨覽奏條陳河工弊端甚為切要極其周備著九卿詹
事科道會同速行確議具奏　議覆奏
可依議 [illegible]

河水

七月二十五日大學士伊桑阿馬奇析本啓奏奉
旨見今遣人往張鵬翮處著將沿次各省行取知縣職
名鈔出問他此知縣內張鵬翮有曾經識認居官優為
人好者著明白開寫摺子即付遣去筆帖式開住齎回
啓奏又河水情形各處工程修理若何亦著明白開寫
摺子並交與遣去筆帖式齎回啓奏　總河張鵬翮摺
奏黃河入秋以來水勢亦大臣於七月十九日至海
濱六套一帶勘閱工程詢據土人僉云今年水勢甚
大幸而大通口開通水流入海故隨長隨消不致泛
溢惟徐州黃河水長城南石狗湖水勢亦長七月初
八日將東門外石岸平漫一段長十二丈內埽一
段長七丈已經下埽防護無虞仍令原修官俟水落
賠修其餘邳州宿遷桃源清河山陽安東等處黃河
工程俱各保固平穩此目前水勢之情形也　陶家
莊引河部臣范承勳等原擬七月內完工因秋雨太
大河身受有積水見在車戽疏挖王家營引河係奉
旨令馮佑挑挖贖罪之工屢行嚴催據道廳等官詳報
馮佑違抗不挑應遵不成河不準贖罪之
旨將馮佑交與該道治罪另估挑挖睢寧黃河王家堂
加幫月堤作正堤動帑修築據該管署事同知令玉

銜呈報已完工九分見在勒催全完山清安東黄河
兩岸堤工卑矮之處見在確估造册加幫臣查勘河
工至安東二塘汪家莊地方見署同知趙泰牲及守
備姜逢彩住宿工所親借加幫戧堤保固險工實心
任事海口淤黄壩盡行拆去見今黄水通流入海蒙
欽定大通口侍名萬姓感悦時家馬頭工程已經具
題動帑委令趙泰牲張士仲等辦料俟水落作速堵
塞馬家港工程合龍之後西壩被大水漫開已經
題叅尤在責令承修官馮大奇等購備料物俟水勢
稍落速行賠修堵塞如敢遲延另行　題叅大通口
迤下濱海兩岸堤工委員傅澤洪等分段加幫見在

估修嚴催上緊修竣其海口運料小河挑濬黄河兩
岸堤工古溝至六壩石工高郵城南滾水壩高寶江
都一帶土石堤工歸仁堤相度引河路馬湖口竹絡
壩王家營減水壩徐州郭家嘴等處石工段家莊月
堤秭家閘缺口處處工程需帑與修戶部所撥五十
萬兩委不敷用見在分案估計請撥錢糧辦料興修
臣謹具摺付筆帖式闞住齋捧奏　聞[illegible]　八月
初一日總河張鵬翮題請見任浙江西安縣知縣陳
聘年候補内閣中書舍人張伯行等一十四人前往
河工以便分派工程遇有相當員缺保題陞補部議
覆允行之　十二月初二日題估挑空引河并符黄

河下流最窄之處無如安東便益門以及對岸韓家
莊臣率同道廳等官探量兩岸相距僅六十餘丈又
兼時家馬頭至尹家莊河身太曲對岸沙洲逼溜直
衝南岸韓家莊而韓家莊以下又突出沙嘴逼溜直
射北岸便益門月堤高於城勢甚危險應將兩處沙
洲於中間穿挑空引河二道使黄流直下以固城池
以保險工行據淮揚道恭議王謙詳估黄河北岸沙
洲自時家馬頭東對南岸引河尾新河頭起至便益
門西汀尾止估挑引河長五百四十丈應用土方銀
二千一十四兩五錢又黄河南岸自黄家莊東對北
岸引河尾止估挑引河長五百二十丈應用土方銀

一千五百六十六兩二引河下脣又估下埽二箇應
用埽料銀五十兩一錢二分連引河并埽箇共估土
方工料銀三千六百三十兩六錢二分等因詳估前
來臣查時家馬頭已經合龍淮黄已經交會二水合
流來春自必增長急應乘時借挑引河完竣俟桃汛
水長開放使黄水直下得以暢流則尹韓二莊便益
門三處險工可以補平又可保安東城社民生除發
帑委員乘此冬令水小借挑速竣並將原册送部查
核外理合具疏　題估奏
旨這本内事情著照該督所題行該部知道　是月二
十日總河張鵬翮題為挑空黄河灣曲引河事勘得

徐屬之楊積莊邳州之戚家堡桃源之談家口安東
之汪家莊四處工程緊要急宜先挑引河　部議奏
旨依議速行
聖祖仁皇帝康熙四十年三月十三日內閣中書殷德
珠捧
旨內閣康熙四十年三月初五日張鵬翮題請河員應
照臺灣例用賠修錢糧准豁免等因據九卿會議不
准行具題折奏奉
旨這本收貯翰衙門著翰衙門能騎馬中書一員前往
張鵬翮處張鵬翮悉知河務何處作為第一險要工程
何處作為其次險工何處作為歲修工程詳加分晰逐

段開明再何處衝決應賠修何處衝決不應賠修之處
一件定議具奏這本著差去中書帶來啓奏欽此　江南
徐屬邳睢廳宿虹廳桃源廳外河廳山安廳所管
之黃河自碭山縣起至海口止頻年河身墊高一遇
水發驚濤澎湃湍悍難禦江南裏河廳高堰廳山盱
廳所管之湖河自石勘起至高家堰六壩止洪湖水
勢洶湧一遇西風暴發巨浪如山處處堪虞裏河廳
所管運河自大墩起至淮關止面臨黃河背坐洪湖
兩岸受險江南揚河廳所管運河自寶應黃浦起至
邵伯更樓止襟帶三湖若遇大水湖河相連關係運
道江南安清中河廳宿桃中河廳所管運河自古城

起至仲莊閘止逼近黃河土係虛沙止孫家集迤下
于成龍創築子堤河身窄狹束水太緊因係已成之
土不便廢棄以上俱屬第一險要工程其裏河廳所
管運河自淮安起至淨河止揚河廳江防廳所管運
河自灣頭起至瓜洲止宿桃中河廳所管中河自劉
老澗起至張家莊止宿虹廳所管運河自支河口起
窯灣迤南止邳睢廳所管運河自窯灣迤北起至貓
兒窩迤北止以上俱屬其次險工江南險要工程每
年必須修理者名爲歲修工程如徐屬廳之郭家嘴
楊家窪楊家莊小店長樊大壩貍矢溝吳家莊谷家
莊等處邳睢廳之羊山寺董家堂戚字堡三官廟戴

家樓王家堂等處宿虹廳之郭家樓彭家堡朱家莊
大古城陳家道口等處宿桃中河廳之劉老澗上灣
兜桃源廳之煙墩上渡口龍窩九里岡二舖七里溝
雜背壩沈家莊等處外河廳之馬童莊大茭陵韓家
莊尹家莊柴市大車路口朱家溝新溝童家營胡家
莊御壩挑水壩等處山安廳之便益門鄭家馬頭時
家馬頭等處江南黃運中三河及臨湖工程有頂衝
埽灣及風暴打壞浪窩之處隨時補救名爲搶修工
程更有河性靡常倏爾變遷恐埽工不足捍禦或築
越堤或幫寬戧或加幫高厚或挑引河或釘排樁或
修石工或建閘壩名爲大修工程總之水勢無定目

前形勢如此將來或次險變爲險要或險要變為次
險亦未可定惟在因時制宜難以逆料若得實心任
事之人不恤嫌怨不辭勞苦不避風雨相機修防或
事出意外非由人力所致者無論限內限外情實可
原案查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一日奉
旨將廳長吳大瑜等處雖經衝決河流未從該管各官
革職賠修俱著寬免欽遵在案嗣後第一險要工程
應遵
旨免其賠修其次險工限外疎虞者照例不賠修若限
內疎虞者仍應賠修如此則賢者知所奮勵不肖者
知所戒勉咸思保固工程不致虛糜帑金有裨河道

匪淺鮮矣今三月初四日高家堰風暴大作臣親率
河官搶修險工濤聲如雷巨浪濺衣身歷不測之地
設有不虞身命介於俄頃河官之勞苦臣所目擊據
九卿云臺灣地處海島涉歷風濤故三年即陞黃河
兩河非臺灣可比等語殊不知臺灣官員只赴任與
去任時兩涉風濤耳河官每年桃伏秋三汛搶修防
守常歷風濤之中較安居衙署者迥乎不同又云捷
河修隄係河官專責而臺灣之受祿赴官者獨非職
任所在乎且臣閱邸鈔吏部議覆直隸撫臣李光地
題補子牙河主簿楊芳一疏如三年果能稱職照
清河之例即行陞用等語此又有例可援者也蓋鼓

勵勞員正欲保固河工節省帑金永保安瀾之意以
仰副
皇上宵旰廑懷河工至意況臣行年五十三歲形神疲
憊鬚髮蒼白三年爲期甚遲但題河官之時能保
臣之尚在河工乎此亦可以白臣心之無私矣至於
直隸除永定河外其餘工程及山東河南河官所管
工程次於江南恐俱照行例行黃淮交會河工無
成例請我
皇上聖明獨斷普恩靖詳乃克有此臣謹遵
旨敬陳末議伏乞
皇上乾斷施行　是月十七日部覆河南巡撫徐潮題

爲題明事一疏奉
旨該部知道　臣等議得先經臺臣李□□條奏疏稱
自嚴家樓起至儀封交界止堤工三十里計長五千
餘丈係河南考城縣地方康熙二十五年歸併曹縣
修理請將此三十里堤工仍歸河南考城縣官民修
築等因經臣部覆令總河等會同河南山東巡撫等
定議具題等因奉
旨速飭行河南巡撫山東巡撫委官會勘定議具奏
今據河南巡撫徐潮會同山東巡撫王國昌疏稱據
河南管河道李□□署山東濟寧道事兗州府運河同
知羅景會勘定議前來查此工乃前任河臣靳輔奏

皇上面諭親看全河形勢以河南考城縣北岸堤工五
千餘丈界連山東曹縣境內所衙者係曹縣之地換
歸曹縣就近修防歷今十有餘年深有益於運道民
生應仍遵照題定改換之成規但查曹邑換歸堤工
考邑已協夫五十名茲再議於南北兩岸各縣額設
夫內抽撥夫四十名共工食銀一百四十四兩同協
夫銀一百八十兩共銀三百二十四兩移解曹縣僱
夫取具曹縣印領報銷等因前來應均如該撫等所
題可也奉
旨依議　四月初四日內閣中書殷德珠捧
旨內開康熙四十年三月二十六日大學士伊桑阿馬

奇王熙吳琠熊賜履張英學士法良辛保希福納傳
紳范承烈王九齡曹鑑倫等以九卿議覆河道總督
張鵬翮題爲河員應照臺灣之例敘用及懸缺賠修
錢糧等事毋庸議並分晰險要歲修工程摺子奏請
奉
旨據張鵬翮疏稱黃河自碭山縣起至海口止明河自
白鶡起至高堰六壩止運河自大墩起至淮關止自宜
應起至更樓止自古城起至仲莊閘止俱屬第一險要
工程運河自淮安起至涇河止自學頭起至瓜洲止自
支河口起至猫兒窩迤北止中河自劉老澗起至張家
莊止俱屬其次險工等語但水性靡常倏爾變遷歲修

工程或變爲險要險工淤塞即變爲歲修督理此等工
程各官內亦有實心効力奉行者然不無隨衆塞責之
員豈可俱照臺灣之例一體敘用又疏稱九卿但知臺
灣官員赴任去住俱有冒涉風濤之險殊不知風濤之
險河員不時冒涉等語其臺灣官員定有歷俸三年即
行陞遷之例本意迥殊並非僅爲越海冒涉風濤起見
張鵬翮未悉此意遠事情前著九卿題覆會議准行與
九卿無涉朕以事關更改條例難以遽爲准行故遣人
詢問此情節張鵬翮未嘗不知且河員見今俱係保題
從優補授若將河員照臺灣之例敘用必致更改條例
如此更改則吏兵工三部條例俱致更改矣今將河員

若照臺灣之例敘用或仍補授河工員缺乎或陞補他
省員缺乎若陞補他省則河工歷練之員同時陞去獨
剩新任之員有無裨益河工之處未經議及即今河員
已經歷任二載其限三年自任事之日扣算或自今歲
明歲扣算又疏稱伊行年五十三歲再過三載能保尚
在河工等語如此則張鵬翮後接任河臣爲知從前官
員賢否乃欲將河員遽爲陞用此事情由並未聲明行
令張鵬翮將二部條例逐一再行詳查明議具奏仍著
原遣中書前去將九卿議覆准行稿鈔寫給前往中書
齎去與張鵬翮看　回奏切念河工潰決之後荷蒙我
皇上指授治河方略明晰精詳乃致黃河漸次刷深中

運二河深通糧船遄行六壩全閉淮黃交會黃童白
叟皆感頌我
皇上如天之仁敘臣受
聖主知遇深恩慚無報稱竊見河工垂成鼓勵修員盡
心河務故援三年即陞之例
上請茲伏讀
聖諭仰見我
皇上至聖至明洞鑒深遠微臣愚昧見不及此河員若
照臺灣之例欽用誠如
聖諭非僅為風濤起見又必致更改條例如歷練之員
或同時陞補他省誠恐新任之員未必盡諳河務倘

蒙
俯允定例之後扣算三年為期甚遠其中並無過犯合
例之人亦難多得且將來接任河臣未必盡知從前
官員之賢否似應將照臺灣三年即陞之例照九卿
毋庸議其河員之中有實心效力奉行者容臣於河
工告成之日照例具　題請敘如怠廢河務侵蝕錢
糧者不時糾參總之微臣受
恩最深凡有關河工之事雖一得之愚自當陳　請可
否伏候
聖裁恭遇我
皇上聖明在上恩同天地明並日月不加譴責容臣再

行詳議具奏不勝感激涕零臣謹具摺付中書殷德
珠齎捧謹奏請
旨　七月三十日總河張鵬翮題報開放陶莊引河日
期九月初一日奉
旨張鵬翮奏稱開陶莊引河黃河水向北岸流去等語
若黃河水向北岸流離清口甚遠爽此時自范承勳等
所築挑水壩起更長加以下堤岸過清口將黃河清口之
水儘向下流再合為一處則黃河之水可永無倒灌之
虞朕先曾面諭過于成龍今在河官員亦有知者著張
鵬翮將此事問知道的官員詳明定議其修堤所需錢
糧即為估計所修之處著盡圖速行具奏此事甚為緊

要不得延忽該部知道　九月二十三日總河張鵬翮
題準部咨到臣欽誦
天語仰見我
皇上至仁如天大智若神治河方略
睿照於事前應驗於事後
指示周詳平成永賴洵足超越萬世之
聖謨也臣自工所星馳至清口齊集眾河官詢問曾知
此事之員止據原任同知常維瑜筆帖式馬泰回稱
曾聞得前任總河于成龍云奉
行接長挑水壩過清口使黃水不得倒灌但我等未聞
其詳等語臣謹遵

聖謨指示自范承勳所築挑水壩起加築堤工至清口
西壩長四百八十丈五尺頂寬六丈底寬十丈再查
西壩見長二十丈今再接長五丈新舊合長二十五
丈俾清口黃河之水向北下流過惠濟祠後合為一
處益加暢流黃水可永無倒灌之虞十月初六日奉
旨九卿詹事科道會同速議具奏　議覆奉
旨依議速行　十一月二十六日總河張鵬翮謹題為
河工仰賴
聖謨底績有慶恭祈
聖駕親幸閱視指授善後方略以永保平成事伏惟我
皇上至仁如天大智若神勵精圖治中外晏安獨有河

工一事尚廑
聖懷宵旰憂勤
親臨閱視洞悉原委區畫精詳畀臣督河重寄臣才庸
素未諳河務凡治河事宜一一仰遵
聖訓夙夜兢惕恒以弗獲欽承
聖訓是慮蒙我
皇上指授疏通海口乃得水有歸路黃河刷深
指授堅築高堰并廣闢清口乃得引淮水暢流而出
指授築歸仁堤導泗州上源之水入於河
指授疏人字芒稻等河引運河之水注之江
指授築挑水壩疏陶莊引河過黃水而暢清流使永無

倒灌之虞
指授挑鮑穎等河引下河積水入於海其餘各處工程
指授周悉莫能殫述今黃運兩河水循故道漕運利涉
民田樹藝淮揚蒼生黃童白叟咸頌
皇上天授神智峻德豐功亘古莫比其盛但河工甫得
就緒保固更為緊要其間尚有應修之處與善後之
計微臣學識淺陋罔知所措日夕兢兢恭祈
聖駕於來春二月桃汛未發之前
親臨河工再賜
指授應修工程與善後方略俾臣知所遵循始終仰賴
聖訓永保安瀾克奏平成之績且東南臣民深受

皇恩戀
主之心實為殷切顒望
翠華臨幸亦得瞻覲
天仰
聖之忱矣奉
旨這所奏知道了該部知道　十二月二十日為題明
事竊得山陽縣黃河南岸運料河原任河臣董安國
在於遵
旨具奏事案內題准動帑挑空未竣旋被童營漫缺洪
墊經署理總河印務原任府尹徐廷璽題參撥給捐
工人員挑築亦未完工臣查明具題催追在案臣往

來看工相度形勢查運料河須起於檀度寺閘久已築壩堵閉詢問其故據土人云運河高於運料河數尺恐其開放建瓴之勢直洩無餘是以歷來堵閉臣現量水平果與土人之言無異夫既堵閉則此河為無源之水不能通濟下流亦難運料是此河已無益於運河矣且汰黃堤原為黃河南岸重門保障運料河身居汰黃縷堤二堤之中從前挑空此河將草灣并小茭陵二處汰黃堤穿斷外築有單壩難資捍禦是此河又有礙於隄工矣見歷來運料因此河未成係由黃河射陽湖轉運以濟工需是此河既不能分洩運河水勢反將有用之汰黃堤空斷誠屬無益應停其挑空將穿壞汰黃堤二處填築堅實以作黃河重門之保障固淮安地方大有裨益其各員應追銀兩追解河庫以備別工之用奉

旨該部議奏　議覆奉

旨依議已上係稿文未入書

卷第五十四

行水金鑑

卷第五十五

河水

聖祖仁皇帝康熙四十一年六月初三日大學士伊桑阿禮部尚書張玉書吳琠熊賜履學士來道常奇鐵圖紀爾塔郎中王九齡傅繼倫劉光美等奉

上諭朕因永定河南岸不時衝坍特旨令將南岸修築石堤看來甚有裨益今黃河南岸自徐州以下至於清口通行修築石堤可否永遠有益若果有益見在用帑不為數少朕於錢糧一無所惜修築此堤應於何處採取石料作何轉運約幾年可以告成著張鵬翮齊集河員詳議具奏　總河張鵬翮摺奏我

皇上仁德如天欲河定民安萬世永賴之盛心也臣以事關重大隨同集衆河官詳議欲將堤岸建修石工必得地基堅實釘樁砌石庶有捍禦之實若黃河水性無常遷徙靡定沿土岸最險工之處水深三四丈不等難以釘樁若另築越堤修砌石工而臨河險工每年歲修仍不可廢恐致重費錢糧若廢險工而不修興漲之水勢若排山又恐石工有坍卸之虞即如高堰土性堅實從前修龍門大壩等石工尚有坍卸之虞況黃河鬆虛之地乎故黃河止有徐州之郭家嘴清河之惠濟祠緣山根土岡量修石工其餘兩岸俱未通行興修誠以土有虛實之不同也且委員

查看黃河自河口至徐州南岸長六萬六千七百零
一丈五尺約需銀一千二百七十八萬五千九百六
十兩五錢零北岸除山岡不修堤外計長五萬四千
三百九十八丈二尺約需銀九百九十九萬七百六
十二兩五錢零工巨費繁曠日持久錢糧易致花費
告成難以預料臣等愚昧所以未敢輕易擬議伏惟
我
皇上聖明天縱治河方略咸荷
聖謨指授乃克底績臣等識見卑陋實無補於涓滴謹
將黃河兩岸土性虛鬆遷徙靡常情由據實奏明其
應否修砌石工之處伏候

睿鑒　七月二十二日總河發鵰翎諜題爲恭報微臣
勘明黃運兩河水勢漸消隄防保固仰慰
聖慮事竊照今年伏汛水勢大長甚久已於恭報伏汛
水勢情形疏內題明在案詎意題報後水勢猶復浸
長黃河兩隄之陴敞車路口韓家莊董家當鄧家馬
頭二壩王家營戚字堡彼矢溝雖蘭端顧家莊等處
險工要緊各險又高家堰湖水漸長於閏六月二十
三日至七月十四等日常起西風大暴巨浪拍擊堤
岸處處報險臣四下奔馳覘督各汛官晝夜竭力搶
救幸獲無恙但積水難消堤根浸虛風浪撞擊在在
堪虞正在籌畫宣洩之際見惠濟祠下黃水漸落三

四寸從北各汛亦報漸消據山安同知裴陳瑞報稱
閏六月二十六日大通口下二十餘里有西砌汛之
臧家溝值黃水頂衝漫約開三百餘丈河流不移深
省水勢分支由運料小河六十里直出海口分洩黃
溜以致水勢漸消而各處險工得保無虞臣聞報隨
往查看臧家溝以下俱係一片蘆蕩溢出之水由運
料河至入灘會同正河入海查此處在大通口下原
屬海灘曠衍無關運道民生乃先年宣洩黃流入海
之處原無堤工自前河臣靳輔因黃水未會故創築
縷堤水大聽其漫溢水落仍復歸漕于工程絕無妨
礙查舊案內靳輔曾云河道大壞之時非築堤不能

束水河道俱已寬深此堤雖有坍卸亦屬無礙等語
今淮黃會流通暢兼之今年水勢異漲大通口以下
堤岸逼窄實難容納正可仍留此處口門宣洩異漲
以紓上游各處險工俟水落漫淺再行相度形勢或
堵或留酌議奏聞臣勘馬家港口門漸淤全黃盡趨
大通口寬闊深暢八灘以下海口積沙盡去極其深
通復勘埽壩等工各官奮力搶護見在平穩運河工
程亦俱保固下覆高家堰六壩一帶工程雖有沖刷
隨即修補平穩疏內題明宣洩異漲之龍家溝芒稻
口天然壩清水溝等口門俱可暫停閉放其下河一
帶稻禾成熟民居晏然臣所過歷之處據士人咸稱

今年水勢大過三十五年幸賴
聖主軫念民生指授治河方略精詳周至以致河底深
通隄岸堅固小民穫享盈寧處頌
望日歡聲遍野除秋汛情形至期照例另疏題報外臣
思我
皇上仁德如天無時不以河工為念所有目前微臣勘
明水勢漸消隄防保固情形理合具疏報聞恭慰
聖懷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奏
旨該部知道　九月初六日總河張鵬翮謹題為恭報
秋汛水勢情形事該臣看得今年秋汛黃運湖河水

勢情形據各廳呈報黃河自徐州以至海口加長六
尺四寸及六尺九寸不等然皆漸次消落兩岸歲搶
工程相機修防俱各平穩馬家港前此水深數丈今
已淤平黃水盡由大通口暢出海口極其深通其大
通口迤下之臧家溝浸水今由高門港口門歸入正
河入海中河之水由臨河及劉老澗減埽分洩泄揚
運河之水由涇澗人字芒稻等河分洩各處工程俱
已修防平穩歸仁堤工程亦俱防守平穩高家堰及
六壩工程遵
旨加謹保固晝地防守隨時搶修隄防俱保固平穩其
高承爵承修高澗大壩未完工程見在嚴催修理如

再是廷另疏題報天然二壩雖未閉放挾淮水使強
勢出清口以敵黃水大長之勢今伏秋二汛黃淮并
漲大過三十五年之水賴有挑水壩加築寬長逼黃
河大溜直趨陶莊引河循北岸而行引河首尾刷成
大河故清水得以暢出黃水絕無倒灌之虞立大墩
一望滿河皆屬清水惟見一線黃流河濱土著耆老
歎以為從古未有今年入夏始而雨水連綿繼而水
勢大長幸河道深通水由地中行河如高寶興泰等
處最稱窪下俱得田禾收穫民居晏安黃童白叟咸
頌
聖主盛德豐功拯救數百萬生靈出昏墊而登樂土歡

聲雷動偏於郊原此皆我
皇上指畫精詳
聖謨獨斷乃克臻此所有秋汛水勢情形理合具疏
題報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奏
旨覽奏挑水埽築成逼黃河大溜直趨陶莊引河循北
岸而行黃水從大通口暢出海口極其深通淮水從清
口暢流敵黃絕無黃水倒灌之患高家堰堤工先因加
謹防守經伏秋大漲俱獲平穩運河水由涇澗河人字
芒稻等河分洩各處工程亦皆保固知道了該部知道
是月十五日總河張鵬翮謹奏為仰賴

聖懷河工底績恭請
睿鑒指示善後事宜事欽惟我
皇上勵精圖治中外敉寧
聖德神功亘古莫並獨有河工一事每蒙
宸慮念 國計民生攸係
親臨閱視洞悉原委區畫精詳
宸衷獨斷指授方略盡拆攔黃壩以通海口加築挑水
壩開陶莊引河以導黃汛北行加培高堰堵築六壩
以東淮敵黃挑張福口裴家場張家莊等引河以暢
淮流修築歸仁堤引河閘座以節宣睢水加築黃河
隄岸以固隄防諸部伯更樓等口以利轉輸塞時家

馬頭以杜黃水旁溢修理運河兩岸排樁深運河
改修中河以利漕運疏人字芒稻河涇澗等河以洩
運河異漲之水挑毎溝蝦鬚等河以洩下河積水新
建高郵南關車邏等處滾水壩以資蓄洩閉王家營
減壩挑鹽河以洩清黃異漲之水並減字壩等引河
逢灣取直以分水勢一應緊要工程次第修理俱已
完畢今歲伏秋大水黃淮并漲逾月不消水勢大過
三十五年依然隄防保固淮水敵黃海口通暢目今
運道深通民田耕穫黃童白叟感戴
天恩咸頌
聖主天縱神智又不惜數百萬帑金治河底績拯救蒼

萬生靈出昏墊而安樂土歡聲如雷洋溢都原此皆
我
皇上睿慮周詳
聖謨獨斷燭照於事前符驗於事後德同天地功邁百
王誠萬世永賴之偉績也微臣自慚學識淺陋前此
治河工程皆荷
皇上指示今工程修畢經過大水之後一切善後機宜
伏乞
皇上親臨指示不特微臣知所遵循即東南黎庶亦得
瞻
天仰

聖顏矣臣謹具疏繪圖差淮徐道張弼同知李梅恭
呈
御覽伏候
聖裁 河圖總說欽惟我
皇上德侔天地澤被寰區武功著定文德覃敷功化之
隆亘古莫比其盛河工一事猶重
宸慮今仰賴
聖謨平成之績方略周詳名言莫罄臣謹考黃河自龍
門歷雍豫兖徐至淮之清口會淮而入海淮瀆自洛
及鳳歷盱泗至清口會黃而入海是清口為河道之
關鍵也但黃勢怕強而淮勢怕弱必有以抑其強而

扶其弱乃資其利自前河臣緩築攔黃壩而海口淤
塞六壩潰決而淮水東注二瀆不交 國計民生俱
受其敝矣我
皇上天縱神智軫念民生三巡河道洞悉形勢
宸衷獨斷指畫精詳如拆攔黃壩以通海口築挑水壩
濬陶莊引河以流黃流開張福口裴家場等河以導
淮水加培高堰堅築六壩以東淮敵黃而淮黃交會
矣濬運河增漕堤而運道安開人字芒稻等河引水
注之江濬澀澗海溝蝦鬚等河引水注之海而下河
治其他疏築工程具有成效而最要者在清口大關
黃淮交會雖遇伏秋異漲依然清淮暢出逼黃遠避
絕無倒灌順軌安流淮揚一帶黃童白叟歡欣歌舞
感頌
皇仁謂為數十年來所未有皆我
皇上睿謨深遠
聖慮精微臣愚惟有潔己奉公殫力河干以禀遵成算
而已茲值工完理合繪圖恭呈
御覽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河道提督軍務
臣張鵬翮恭
進 十月初五日奉
旨已有諭旨了該部知道繪圖并發 是月十六日總

河張鵬翮謹題為據呈代題恭請
聖駕來春蚤臨河工以慰臣民顒望事據文華殿大學
士兼禮部尚書致仕張英原任福建巡撫宮夢仁日
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史夔翰林院編修吳
世燾翰林院庶吉士劉師恕原任右春坊右諭德兼
翰林院修撰楊大鶴翰林院庶吉士周燮翰林院編
修顧圖河翰林院庶吉士徐昂發候補僉事道程兆
麟原任吏部文選清吏司郎中劉始恢原任山東提
學道劉謙吉原任山東提學道陸鳴珂原任陝西提
學道陸德元原任湖廣提學道岳宏譽原任福建提
學道史陸輿原任福建提學道汪薇候補主事李滄
仁候補刑部主事程兆彪原任工部屯田司主事劉
愈原任福建延平府知府張楷原任浙江麗水縣知
縣賈其音原任浙江台州府同知連璧原任內閣中
書舍人李時震原任直隸故城縣知縣許國瑤原任
浙江嘉興縣知縣許肇起原任直隸贊皇縣知縣成
永健原任廣東英德縣知縣劉洛中原任河南夏邑
縣知縣張豹進士杜光先史弘許俶年舉人高天驥
喬崇烈丘閒衣王式丹賈良璧賈珩賈邦栴張點王
蕙成申朱纘命北棟喬徵王爵王懋訥李同聲劉肇
鈫張肯高克寯周寯沈儆生員張千來張甚蔡公錫
蔡日芝等呈為恭請

聖駕臨視河工以慰臣民顒望事我
皇上堯仁湯披禹智旁周文德武功亘天蹐地合生負
氣食毛飲醇惟茲淮揚 路頻罹水沴上厪
聖懷
法駕三臨指授方略不惜萬億帑金拯此一方民命諸
如建挑水壩開陶莊引河使黃流不致倒灌開清口
拆瀾黃舊壩使二瀆得以歸墟上河治則下河自治
更如堤障洪湖清流出則濁流自通惟在堅閉六壩
念人字芒稻等河以疏入江之路塞邵伯更樓諸口
以收轉漕之功大挑運河去二十年之淤墊堅築歸
仁灑數百里之漫流下及注潤錢贊諸河無不遍利

商民兩便田廬俱復桑麻佼野童叟歡呼此皆我
皇上愛民之周憂民之至心參造化手盡平成之所致
也昨蒙具疏恭請
聖駕閱視河工指授善後方略并等不勝欣忻旦至宵
還見所在紳衿百姓無不踴躍欣戚頌有雲霄伏聞
聖駕未即臨幸老幼提攜叩額瞻
天忱倍殷切懇乞代為 題達恭請
聖駕來春巡臨河工以慰輿情瞻仰蟲魚草木待
鑾輅以春回父老人民觀
翠華而雷動等情又據淮揚二府各州縣士民陸權韓
文挺于廷諫張國瑞張敬李自明韓邦佐李長年楊

天培楊起先余仲林余祥白華徐子觀金鼎興殷士
貴葉起管章張東曉等公具呈為
聖恩弘敷萬民感激懇代 題請
駕南幸以慰輿情事切惟黃淮二瀆自古為患數年以
來疊被水災幸蒙我
皇上德邁唐堯功高神禹軫念民生頻蠲租賦二次
親閱河工指授方略不惜數百萬帑金堅堵六壩大開
清口東淮刷黃海口深通河流順軌水不旁溢歷來
沈沒之田盡獲耕種往日浸澤國一旦變為膏腴萬姓
樂業永奏平成今蒙恭請
聖駕親臨閱視再授善後方略民生慶幸朝野歡騰兹

聞
聖駕未即臨幸環繞下情未能上達瞻
天仰
望之心翹望愈切為此虔叩軫念輿情准賜 題請恭
迎
聖駕南幸江南以遂萬民欣覩
天顏等情又據河工効力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張裕端翰林院侍講張希良翰林院侍讀學士史夔
候補左春坊左諭德鄭開極原任詹事府少詹事郎
達平候補僉事道程兆麟原任貴州布政司王永賢
原任山東提學道劉謙吉原任湖廣岳常道祧淳壽

原任山東提學道陸鳴珂原任陝西提學道陸德元
原任湖廣提學道岳宏譽原任福建提學道史陸輿
原任福建提學道汪薇工部屯田司郎中丁易原任
員外遷古禮工部郎中王進楫工部員外王登魁候
補刑部主事程兆彪候補中書朴中書張伯行候補
內閣中書楊守知候補內閣中書楊穆候補知府李
受候補知府傅澤洪原任同知夏宗堯原任同知適
甦等恭請
聖駕閱視河工親賜代　題以慰臣工瞻仰事欽惟我
皇上德邁唐堯功高神禹念淮揚二郡頻罹水患不辭
勞苦三次

親臨河工相度情形指授方略不惜帑金數千百萬拯
此一方之民建挑水壩開陶莊引河閉清口攔海口
閘六壩培高堰挑運河築歸仁堤浚人字芒稻河
閭計民生萬世永賴皆係
睿算所周亘古軼今史冊罕覯向蒙恭請
聖駕親臨閱視指授善後事宜江淮之間歡聲雷動至
穆端等望日瞻雲尤為迫切不啻百穀之仰膏雨草
木之被陽春茲聞
聖駕未即臨幸瞻望微忱未能上達為此懇代　題恭
請
鑾輿於春陽和煦之時蚤臨河工以慰瞻

天仰
聖之意各等情到臣據此該臣等會看得據江南鄉紳
致仕大學士張英等士民陸權韓文提等效力河工
官員張穆端等呈稱我
皇上堯仁溥被禹智旁周文德武功亘天彌地含生負
氣食福飲醇惟茲淮揚一路頻罹水沴上厪
聖懷
法駕三臨指授方略不惜萬億帑金拯此一方民命諸
如建挑水壩開陶莊引河使黃流不致倒灌閉清口
拆閘黃舊壩使二瀆分以緩高上河治則下河日治
莫如隄防洪湖清流出則黃流自通惟在堅閉六壩

浚人字芒稻等河以疏入江之路塞邵伯更樓諸口
以收蓄清之功大挑運河去一十年之淤堅築歸
仁隄數百里之漫流及涇洞等諸河無不通利
商民兩便田廬俱復黍麻被野童叟歡呼此皆我
皇上愛民之周愛民之至心參造化手畫成平之所致
聽聞
聖駕閱視河工再授兵發方略臣民無不踴躍欣感翹
首雲霄伏聞
聖駕未即臨幸老幼提攜叩顙瞻
天況悃欵切叩懇代為　題達恭請
聖駕來春蚤臨河工以慰輿情等因前來臣等見江南

臣民感戴
天恩顒望
聖駕來春蚤臨河工共仰瞻覲之誠情詞懇切不敢壅
於
上聞謹會同江南江西總督臣阿山總漕臣桑格江寧
巡撫臣宋犖安徽巡撫臣俞成龍具疏　題達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奉
旨知道了該部知道
聖祖仁皇帝康熙四十一年二月初三日河道總督臣
張鵬翮奏
上諭看黃河磯觜埽太短不能逼溜今欲照永定河修

長挑水埽　同奏永定河與黃河水勢不同黃河萬里
而來勢大水深磯觜加長一遇水長易致衝壞河官
應賠修之苦不敢接長又奉
上諭將一兩處試作長挑水埽即有衝壞免其賠修
又奉
上諭煙墩甚險雖有越堤必須保守縷堤此挑水埽應
行建築　初四日辰時河道總督臣張鵬翮奏
上諭挑溜煙墩至龍窩一帶堤工卑矮應行加高　二
月初三日河道總督臣張鵬翮奏
上諭王家營對過鮑家營開引河洩黃漲之水以保護
清江淮安地方著即開挑兩岸築堤以衛民田　又奉

上諭黃河逢灣取直開挑引河必須於對岸水溜之處
築挑水埽逼溜入引河方為有益　又奉
上諭開放水口須於水緩之處不可迎溜以防奪河
初四日奉
上諭半路劉河沈墻時堤岸單薄應修挑水埽
御製河臣箴付中書賜河臣張鵬翮
自古水患惟河為大治之有方民乃無害禹疏而九平
成攸賴及漢唐決徙未艾興使而南宋元以迄今河
普河道不可一古止河防今兼漕法既殫六患復貴其
力矧此一方耕鑿失職澤國波臣瘡痍已極爾茲鉅任
爾容息伏毋僨金堤潰於蟻穴毋使田廬淪為蛟窟毋

徒糜國帑而益難終日毋虛動奮發而功鮮覆實務圖
先事盡心導策莫悔後時飭補苴衛勿即私而背公勿
辭勞而就逸惟潔清而自持兼集思而廣益則忠無不
殫績可光毋忝我河臣欽哉以勗　十月初一日奉
上諭吏工二部黃淮兩河關係運道民生最為重要
朕念治河國家大事凡從前陳奏治河者被譴咎與雖
已悉其源流顧水勢變遷不常必是知河意方可實見
施行是以不憚勤勞屢親巡閱察其險易之形勢審其
疏導之機宜緩急先後具有成書至於簡命河臣倚任
甚切凡所屬官吏皆聽選用大修工程費以數百萬計
歲修帑金亦以數十萬計乃康熙三十七年黃淮並漲

給河董安國不堅築堤堰疏通海口因而河身墊高溢
出河岸以致劉崔洪澤湖口湖水從六壩處由運河
入下河淹沒民田于是罷董安國以于成龍代之從隨
授以治河方略詳加指示三十八年親往閱河駐蹕清
口河干又面諭于成龍清口宜築挑水壩挑黃水使趨
北岸方可免黃水倒灌之患陛指定其地再三申命于
成龍不遵朕旨致無成功及用張鵬翮為河道總督面
諭云須已發帑數百萬令大臣官員往高堰築堤開六
壩使高堰湖水暢出清口而清口築挑水壩尤為緊
要此壩不築則黃水頂衝斷不能使向北岸引水不得
暢流張鵬翮遵朕旨壩工築成黃淄遂直趨陶莊清水

因以直出最縴伏秋大漲並無倒灌之事其從張福口
引河築歸仁堤疏人字芒稻涇澗等河開大通口皆遵
朕旨一一告竣今年春朕閱河至此源見龍窩等處頂
衝危險命增築挑水壩此壩工刻日訖事可勞逸正中
河仙莊開口以與清口相對特命改由楊家莊豐輓安
東高民利济蓄時黃水泛漲或與岸平或漫溢四出今
黃河異涌河岸距水面丈餘縱過大汛亦無可虞矣張
鵬翮所修工程雖悉經朕裁斷而在河數載殫心宣力
不辭艱瘁又清潔自持一應錢糧供實用於河工無絲
毫浮耗朕心深為喜悅所屬大小河員並皆勉力于工
共襄河務亦屬可嘉自總河以下各官爾二部即詳加

議敘具奏特諭（已上俱河防志　河防志即張方鵬公名　書中所不知其改名次而得日行其旨）
十一月初六日總河張鵬翮奏
上諭河南黃河係聖上巡幸之地以來每須修治務將河
南黃河兩岸勘閱有工程緊要之處令修理堅固（河南府）
（河道府河檔案）
一硬墩險工於四十二年
皇上親閱在於大王廟東
指示建築挑水壩一座長十五丈三尺五寸寬五丈發
帑遣分司齊蘇勒建築　一龍窩張家莊險工四十
二年
皇上親閱

指示建築挑水壩一座壩臺長二十七丈三尺壩身出
水長十丈寬八丈發帑遣分司齊蘇勒建築　一九
里岡險工於四十二年
皇上親閱在於大王廟東
指示建築挑水壩一座長九丈八尺寬四丈發帑遣分
司齊蘇勒建築　一九里岡險工四十二年
上南巡閱鑒
指示舊龍門處建壩二座內第一座長十四丈寬五丈
第二座長十三丈寬五丈　一辛路劉險工四十二
年
皇上南巡在於上水頭頂衝處所

指示建築挑水壩一座長五丈寬八丈上下雁翅各長八丈發帑建築 淮徐道屬三縣册

聖祖仁皇帝康熙四十四年四月十九日河南巡撫趙□□題為欽奉

上諭事部議得同回寨與韓羅灣一帶乃祥符陳留蘭陽三縣連界地勢極為卑窪復有大堤一道並無重堤可恃即大堤之處卑矮單薄倘遇黃流暴發不足以資防禦今估築加幫接高堤工長二千一百三丈連填墊河形共計土方夫工銀一萬三千三百四十六兩四錢並與淨冒等因應如所題速行幇築工完核減造冊題銷可也奉

旨依議 河南管河道治河檔案

聖祖仁皇帝康熙四十六年五月十五日

上諭黃河兩岸工程河官修理的好伏汛水長再加謹防護惟河南黃河上游工程關係最為緊要伏汛水長著加謹修防其黃堌壩工程更為緊要著差賢能官員前往防險相度形勢修建挑水壩挑溜開行時總河張鵬翮遵即動帑修建挑水壩一座并下護埽七十丈歷年委官駐防 河南管河道 [illegible]

聖祖仁皇帝康熙四十八年二月三十日河南巡撫汪灝題為建壩已成等事部議得先經河道總督今陞戶部尚書張鵬翮會同河南巡撫汪灝以河南黃河南岸黃堌壩係舊日險工居黃河上游關係緊要奉

上諭修建挑水壩一座挑溜開行又於上水埽灣處下護涯埽七十丈其黃堌壩險工既已拋建挑水壩應照江南歲修例每年用料修防以垂永久今撫臣就近料理又據河南巡撫汪疏稱挑水壩工修建已竣第險要之處新建壩工及下邊埽箇大溜衝刷誠恐挑伏秋三汛水發勢必蟄陷歲修防護萬不容緩應如所題准其修理奉

旨依議 [illegible]

聖祖仁皇帝康熙五十年六月二十八日河南巡撫鹿祐題為新壩建築已成等事部議得先經河南巡撫鹿祐以馬家道口新建壩工正當舊壩上流先受頂衝之勢比舊壩更為緊要應照舊壩請給歲修銀兩辦料修防等因臣部以黃河工程例有保守年限今前項工程甫經告竣未及一年何得遽請歲修覆令該撫俟保守限滿具題到日再議今據該撫疏稱虞城縣馬家道口新建挑水壩係康熙四十九年六月內建築完工業已保固一年且新建之壩居大壩之上流先受頂衝之勢較之舊壩更為緊要若不照例歲修一遇汛水張發恐新壩蟄陷而大壩亦難保固歲修防護誠不容緩請給歲修銀兩辦料修防應如所題准其歲修奉

旨依議康熙五十三年因河流北行牆前漲出淤灘巡
撫寺 會題停修 [illegible]
聖祖仁皇帝康熙五十九年十二月內淮揚道傅澤洪
詳揭報料物 道屬各河廳遠近不一其所運料物
之虛實與做過工程之勤惰一時耳目不及周知是
以飭令揭報便於臨工稽查舊例廳官歲搶修各工
以及大工料物辦運到工該汛員弁查明各料觔重
尺寸數目收貯各廠五日一次揭報本部院暨本道
衙門存查開工之後每日將所下埽個鑲埽高寬丈
尺並樁尺寸根數以及力作兵夫數目亦五日一次
揭報院道聽候勘驗法良意美歷久遵行紐興部令

卷八 全盤來五十五 三十

日久法弛各汛員弁陽奉陰違有名為五日一揭或
積至三五揭十餘揭一總彙報者有前後日期料物
數目牽混不清故為朦混者有任意延擱竟不揭報
者各工料物收支數目揭報既已不清及臨工勘驗
勢必將無作有以少報多茫無頭緒從何稽查總緣
狃玩相沿以致良法雖存奉行不實除本道 以嚴
飭遵行外相應詳請查照舊例通飭嗣後各廳工料
該汛員弁查明收支數目以及兵夫名數務實五日
一次開揭呈報查考如敢仍前抗違牽混及彙揭怨
報者照溺職例詳揭咨斥如此則積習可除揭報不
混料物清而稽查便有裨工程多矣 [illegible]

聖祖仁皇帝康熙六十年正月日淮揚道傅澤洪詳請
發帑 淮揚所屬黃運湖河工程在在俱稱險要下
關民命上厪
宸衷為各省漕運之咽喉作兩郡州邑之保障若不及
早修防設有貽誤干係匪輕舊例每年霜降後即將
明年各廳歲搶修各工應用料物俱照今年用過料
物多寡數目酌核預發料價飭令各廳趁此工
務稍暇之時分頭購辦早運防工以備明春興工應
用如領帑不即辦料以致遲延誤工者查出嚴加參
處此真未雨綢繆有備無患之良法美意也自憲臺
蒞任以來歷今十有餘年悉照舊例而行並無遲誤

卷八 全盤來五十五 三二

惟查今年批發六十一年分預備料物銀兩按照上年
所發之數有不及一半者有僅及二分之一者即使
照數領出購辦已恐工用不敷乃無如河庫又無以
無銀找支為辭即間有找支者為數亦復無幾各廳
若日撫心束手無策坐慮臨期辦料之日月徒多相
與該廳之後縱本道即嚴加督催亦不能責各廳以
無米之炊也現蒙憲諭明載有 欽奉大人看了著
各廳將應修工程上緊料理本道有催督之責敢不
凛遵但修工必先備料備料必先發帑帑不照例早
發則料物何從購辦後即找支已誤時日勢難依限
運工修防無誤勢必不能本道目擊情形不敢緘默

用敢詳請憲臺查照上年各廳批發預備之數飭令
具領速爲給發使其及早辦運以濟工需以免坐誤
如有帑銀領足並不辦料以及遲延誤工本道據實
查揭仰請憲叅以儆怠玩　再詳請發帑　淮揚所
屬黃運湖河各處隄岸工程最爲險要攸關　國計
民生向例各廳歲修搶修各工應用料物於每年霜
降後即照本年用過料物數目酌核預發明年料價
飭令各廳遵領採辦貯工以備明春開工應用此歷
來舊例遵循已久唯是今年批發六十年分預備料
物銀兩按照上年所發之數或不及一半或止及三
分之一各廳遵批請領而河庫輒以無銀找支爲辭

間有找支其數亦復無幾以致各廳束手無措勢必
坐誤本道有催督之責難辭嚴譴用是憂心如焚已
於本月十五日詳請憲臺未蒙批示頃接閱邸鈔會
清河一案查勘工程處分甚嚴同屬河工諒無歧視
倘明年　欽差大人來南看工設有貽誤干係甚鉅
本道寢食靡寧不憚煩瀆用敢再籲憲臺迅賜查照
往例將各廳應領預備銀兩酌量再爲批發給領俾
得及早辦運既有以濟目前要緊之工需又可以杜
後來卸過之口舌若仍前因循在各廳因河庫扣項
繁雜無銀找支推諉延挨勢所不免萬一有誤工需
則會清河之覆轍可鑒而上下考成均干未便至於

各廳領足帑銀並不辦料或辦料無多不足應用以
致遲誤工程本道察實詳揭聽候憲叅以儆怠玩前
詳已悉茲不復贅　三詳請發帑　河工修防料物
爲主年前預辦成例昭然查六十年分預備料物銀
兩前經本道兩次詳請查照上年之例給發蒙批云
云當即飭行各廳遵照去後茲據各廳呈稟有稱年
內奉憲批發預備料物銀兩除河庫儘除扣項外所
餘有二三百兩三四百兩不等者或稱盡數除扣無
餘者或稱預備料物銀兩年內並未領發者或稱雖
係署事並未經手預備料物銀兩者本道稔知河工
重大兼之身任督催實難含糊責各廳以無米之炊

也惟山安一廳領發較之別廳頗覺不同即本道責
之以速辦儹運事亦頗易然安得淮揚道屬盡如山
安廳者使本道得以督責之今裏河同知錢士鏞置
預備料價於不詳不領矣署外河同知胡璉推卸修
防工程於題補引見之王德祚矣高堰通判楊三炯
安清通判孔傳煥揚河通判夏建鼎止就領發之數
儘銀辦料矣山盱通判張枸年方少壯緣病請休置
預備料價於不問矣江防同知或應署事之甘士調
領辦或應復任之胡璉領辦時已入春尚無定局將
來桃汛一臨各廳有全不辦料者有雖辦料而不敷
應用者倘遇暴風異漲勢必束手無措本道代人受

過固所甘心然而　國計民生關係甚鉅杞人之憂不得不緦緦過慮也查五十九年分歲搶修淮揚道屬如外河山安裏河江防等廳估報銀五萬四萬兩上下不等揚河廳估報銀二萬五六千兩山盱廳估報銀一萬四五千兩高堰安清等廳亦估報銀九千一萬兩不等現蒙憲臺確核陸續具題是五十九年分各廳所用料價業有成數今六十年分應發預備料物銀兩自應做照給領飭令各廳預爲購備方免貽誤今查各廳詳領之數無多除扣之項甚夥且不詳不領者又比比皆是六十年分預備之事較之五十九年之例大相徑庭矣再查五十九年分河銀

存庫等事案內蒙憲題請原疏內稱緊要工程臨時請撥遲緩莫及況六十年歲搶修料物例於年前發帑預辦尤難遲緩查六十年歲搶修料物銀三十萬兩以十五萬兩扣留鹽庫補還風浪殘缺等事案內借動銀兩以清欵項以十五萬兩解交河庫俾帑項有備而工程得無貽誤等語是鹽庫借項業已扣還淮關額徵仍屬全支以此現在之銀儘作六十年分預備料價及各案大工之用原自有餘今本道所屬之裏河廳迎水菴等處大工及外河廳王家莊大工銀兩雖蒙憲檄飭知批發而河庫究未全給其六十年分各廳預備料物銀兩又概以河庫無銀爲辭其

中事宜各有司存原非本道職所應知更非本道職所宜言但工程關係　國計民生修防必須有備無患懇祈俯鑒愚忱恩賜查照上年成例將各廳應發預備料物銀兩趁此初春之候再爲飭發雖或不能悉如五十九年之數然多得一分之帑銀即多辦一分之物料早得一時之詳領即早濟一時之急需本道竭力督催各廳竭力辦運若能不誤修防皆出自憲臺福庇矣　四月日又詳請嚴飭備料河工修防料物爲先必宜預儲於暇日乃可取給於臨時是以本道於上年歲底暨本年春初疊次呈詳請照往例批發帑銀嚴飭各廳預辦六十年料物以備修防之

用業蒙憲批各屬應解河銀已經嚴檄催提仰候解到另行飭領該道仍轉飭各廳將領過銀兩先行辦料運工修防毋得遲誤干咎當經遵行轉飭至再至三乃邇者桃汛已過伏秋瞬息即屆查各廳所備歲搶修料物有竟未到工者有到工寥寥無多者有竟未動工者有動工而僅以些微料物草草補苴者此皆各廳狃安目前僥倖將來之故習耳曷思今春旱暘已久即伏秋霪潦之徵黃淮水勢目今微弱即伏秋盛長之兆盈虛倚伏夫豈待智者而後知耶苟不及今水勢未發之前嚴催運料急儹做工誠恐一入伏秋雨霽水漲當此時始言備料斷難取辦於崇朝

當此時始言做工豈能施工於徒手臨事張皇必致貽誤則未雨綢繆之計不得不早為究圖者也除各廳辦運到工料物以及做工動用料物數目本道按月造具清冊送憲核查外相應呈請憲臺俯念工需最重嚴飭各廳將所有奉憲批發過歲搶修料價銀兩急速購料運貯工所以資捍禦庶免臨時束手本道身在同舟豈敢坐為秦越之視不得已而大聲疾呼非以苟塞督催之責正求為河工收先事預防之效也伏祈俯賜嚴飭各廳一體遵奉如有仍前觀望辦運不前者本道據實查揭仰請憲叅以警怠玩有裨河工洵非淺鮮矣寶梅軒偶存

卷第五十五